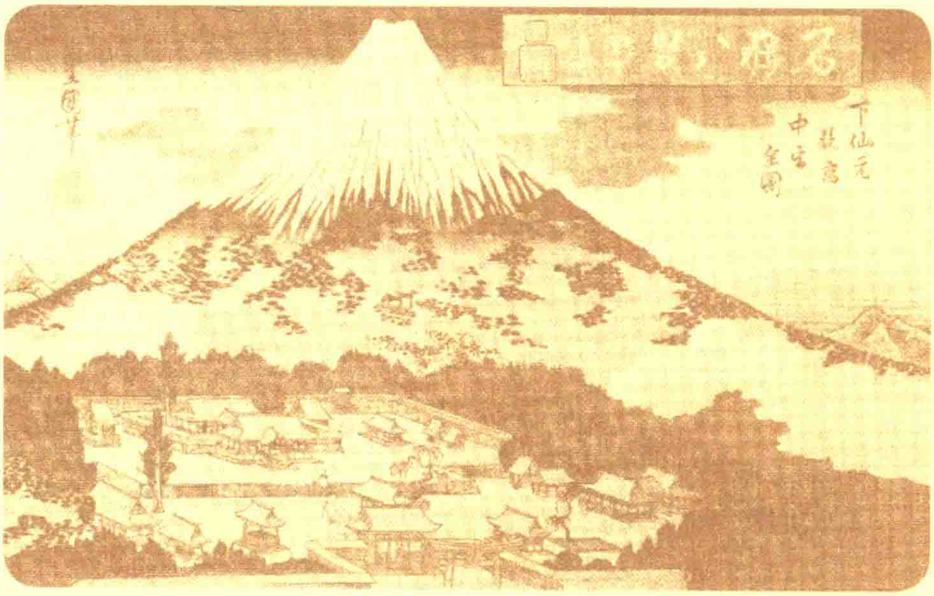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七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3輯，雜史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956-8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雜史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9077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946　字數:1892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1956-8/K
定價:23800.00 圓(全二十八冊)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三輯目錄

第一册目録（總第62册）

雜史

佛教

元亨釋書（目録、表、卷一—卷三十）……一

本朝高僧傳（總目、序、凡例、援引書目、卷一—卷二）……四三五

第二册目録（總第63册）

本朝高僧傳 續（卷三—卷四十七）……一

第三册目録（總第64册）

本朝高僧傳 續（卷四十八—卷七十五）……一

東國高僧傳（序、卷一—卷十）……二四三

續日本高僧傳（序、总目、援引书目、凡例、卷一—卷九）……三七九

第四册目録（總第65册）、

續日本高僧傳 續（卷十—卷十一）……一

吉水實録（序、卷第一—卷第十四）……三七

正法山六祖傳……二五五

日本往生全傳（序、極樂記、續本朝往生傳、拾遺往生傳、後拾遺往生傳、本國新修往生傳）……二七三

扶桑往生傳（序、卷上—卷下）……四〇九

淨土真宗付法傳……四五五
三國高僧略傳（序、例言、卷之上—卷之中）……四七五

第五冊目録（總第66冊）

三國高僧略傳 續（卷之下）……一
近世禪林僧寶傳（序、凡例、目録、卷之上—卷之下）……二七
高僧名士傳……一二七
和漢高僧傳……一五三
門跡傳……二四一
天台圓宗列祖略傳……三〇三
密宗血脉鈔……三二九
日本國大師一覽……四五一
唐鑑真過海大師東征傳……四五九
東福開山聖一國師年譜……四八七
蒼龍窟年譜……五〇九
東海一休和尚一代記（上）……五二九

第六冊目録（總第67冊）

東海一休和尚一代記 續（下）……一
智証大師年譜……一三
正受老人崇行録……三五
東海鐵塔諸祖年譜略頌……六一
峨山禅師行實並法語……九一

方廣開山無文元選禅師行狀……九九
越溪道蹟……一一三
損翁老人見聞寶永記……一二一
近世高僧年表……一六三
淨土傳燈總系譜（序、卷上、中、下）……一九九
東大寺要録（序、卷一—卷六）……二六九
興福寺年代記（序、卷一—卷六）……三八五
長谷寺缘起……四三九
扶桑伽藍紀要……四六一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四七七

第七册目録（總第68册）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第一—卷第四）……一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第一—卷第八）……一四九

神道

神道五部書（卷第一—卷第五）……三〇五
皇國神社志……三七三
古義神代考（卷第一—卷第三）……三九三
天滿宮世家……四三七
祖志（序、緒論、目次、卷一—卷三）……四五五

第八册目録（總第69册）

祖志　續（卷四—卷六）……一

雜紀

古事記（卷一—卷三）……八三
春記（卷一—卷三）……一六三
玉葉（序、例言、目録、卷一—卷十二）……二一七

第九册目録（總第70册）

玉葉 續（卷十三—卷二十六）……一

第十册目録（總第71册）

玉葉 續（卷二十七—卷四十）……一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72册）

玉葉 續（卷四十一—卷五十五）……一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73册）

玉葉 續（卷五十六—卷六十六）……一
明月記（諸言、目次、第一）……三九一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74册）

明月記 續（第一、第二）……一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75册）

明月記 續（第二、第三）……一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76册）

明月記 續（第三、補遺）……一
古語拾遺……三四三
将門記……三六一

大塔物語……三八三
保建大記（卷上—卷下）……四〇九
本朝稽古篇（上中下、續上中下）……四三七
十三朝紀聞（慶弘紀聞）（序、卷一—卷三）……四七五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77册）

十三朝紀聞 續（卷四—卷七、跋）……一
今日鈔（卷一—卷七）……七五
柱史鈔（卷上—卷下）……一七七
近古史談（卷一—卷四）……二二一
近世史談（卷一—卷四）……二九三
帝國史談（卷上—卷下）……三六五
續近事紀略（卷一—卷三、征臺略記）……四一五
尊攘紀事（卷之一—卷之六）……四七三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78册）

尊攘紀事 續（卷七—卷八、跋）……一
尊攘紀事補遺（卷一—卷四）……二五
行在或問（卷上—卷下）……七九
皇朝靖獻遺言（卷一—卷八）……九五
慶安小史……一七一
先朝私記……一八五
遠野史談（卷上—卷下）……二一一

西京傳新記（初編―四編）……二三七
日本詩史（卷一―卷五）……三三三
回天詩史（卷上―卷下）……三九一
和漢茶誌（卷一―卷三）……四三一
本朝畫史（卷上中下）……五一一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79册）

續本朝畫史（卷上―卷下）……一
近世畫史（卷一―卷五）……二七
雲煙略傳（卷上―卷下）……一一五
日本國事跡考……一五七
史館茗話……一九七
寤眠録……二二三
幽囚録……二三九
在津紀事（卷一―卷二）……二六五
正名緒言（上下）……二八九
本朝蒙求（上中下）……三三三
扶桑蒙求（上中下）……四〇九
神代千字文……四九五
本朝千字文……五〇九
内國千字文……五二一
日本千字文……五三三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80册）

大統歌（上下）……一
盡忠録……一九
涉史偶筆（卷一—卷六）、涉史續筆（卷一—卷七）……四一
香亭雅談（上下）……一八九
櫻史新編……二三五
酒史新編（上下）……二五五
國朝佳節録……二九七
外史剳記……三一一
歷代君臣名功録（上中下）……三三三
傳疑小史……三九三
仙臺支傾録……四〇九
先哲醫話（上下）……四三七
奇談新編……五二三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81册）

中朝事實（上下）……一
潛中紀事（卷一—卷六）……一〇七
正保野史……二六五
稽古要略……二七三
丙丁炯戒録（上下）……二八五
養真亭藏泉譜……三二一

新撰寛永泉譜（前編―後編）……三九九
明治新撰泉譜（一集―三集）……四二一
明治新撰泉譜別集（初編―貳編）……四八三
大東世語（序、巻一―巻二）……五一七

第二十一冊目録（總第82冊）

大東世語　續（巻三―巻五）……一
近世叢語（巻一―巻六）……三五
新撰叢語（巻一―巻三）……一〇七
修身叢語（上下）……一五一
日本智嚢（巻一―巻十）……二二三
皇朝金鑑（上書、序、凡例、總目、巻一―巻十七）……三三九

第二十二冊目録（總第83冊）

皇朝金鑑　續（巻十八―巻五十五、跋）……一
戰略新編（序、目録、巻一―巻五）……四一七

第二十三冊目録（總第84冊）

戰略新編　續（巻六―巻十一）……一
策府（題、序、凡例、目次、巻一―巻二十四）……七九

第二十四冊目録（總第85冊）

策府　續（巻二十五―巻三十、跋）……一

外史

日本外史前記（巻一―巻五）……九七

日本外史（序、例言、引用書目、目次、卷一―十八）……二二九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86册）

日本外史 續（卷十九―卷二十二）……一
續日本外史（卷一―卷十）……七三
近世日本外史（卷一―卷八）……二五三
續近世日本外史（卷一―卷二）……三九一
日本外史補（自序、凡例、目次、引用書目、卷一―卷七）……四四一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87册）

日本外史補 續（卷八―卷十四）……一
江戸將軍外史（卷一―卷五）……六一

史表

皇朝金石年表……二五五
日本金石年表……二八七
史籍年表……三一九
日本史籍年表（前編）……三五九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88册）

日本史籍年表 續（前編續―後編）……一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89册）

日本史籍年表 續（後編續）……一
銅雋和漢年契……四五
增訂新撰年表……七七

近世儒林年表……一三五
日本外史年表……二三五
重撰和漢皇統編年合運圖（上下）……二六三
年代紀略……三四一
新編分類本朝年代記（卷一—卷七）……三六一
國史年表……五二九
逸號年表……五三九

第七冊目錄（總第68冊）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第一—卷第四）……一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第一—卷第八）……一四九

神道

神道五部書（卷第一—卷第五）……三〇五
皇國神社志……三七三
古義神代考（卷第一—卷第三）……三九三
天滿宮世家……四三七
祖志（序、緒論、目次、卷一—卷三）……四五五

圓仁 著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東京東洋文庫影印鈔本

據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
東京東洋文庫影印鈔本影印

入唐求法巡礼行記卷第一
承和五年六月十三日午時第一第四兩舶諸使
駕舶緣無順風停宿三箇日十七日夜半得嵐風
上帆搖艫行巳時到志賀島東海為無信風五
箇日停宿矣廿二日卯時得良風進發更不覓
澳投夜暗行廿三日巳時到有救島東北風吹征
當帆引北至酉時上帆渡海東北風吹入夜暗行
兩舶火信相通廿四日望見第四舶在前去與第
一舶相去卅里許遙西方去大使始畫觀音菩
薩請益留學法師相共讀經誓祈亥時火信
相通其貌如星至曉不見雖有良風冥々而元
漂蕩之勢大竹蘆根烏賊貝等隨瀾而流下鈎
取看或生或枯海色淺綠人咸謂近陸地矣申
時大魚隨船逝行廿七日平鐵為波所衝悉脫落
夜信宿不去未時西飄二三丈更還住如斯數度
海色白綠寄更令人登桅子見山島未積不見
廿八日早朝鷺鳥指西北雙飛風猶不變側帆
指坤巳時至白水其色如黃泥人眾咸々若是揚
州大江流水令人登桅子見中々從或裂會直流
南方其寬廿餘里望見前路水還淺綠暫行
不久終如所申大使深怪海色還為淺綠所疑
鎌語令正南中々間導揚州掘港難過今既涉
白水疑逾掘港歟未時海水亦白人咸驚怪令
人々桅令
見陸島猶稱不見風吹不變海淺波高衝鳴
如雷以繩結鐵沉之僅至五大文經少時下鐵試
海淺深唯五尋使不擢或々將下石停明日旦
始或以須東下帆艍艇漸前逐淺深合漸進
停西之競事縱不當論定急際冠遠疾或兵

東風切扇濤波高猛船舶卒然趍昇海渚乍
驚落帆柁角摧折兩度東西之波互衝傾船
柁葉着海底船艫將破仍截桅弃柁船即隨
濤漂蕩東波來船西傾西波來東側洗流船
上不可勝計船上一衆憑歸佛神莫不誓祈
人々失謀使頭以下至于水手裸身緊逼褌船
將中絶遷走之艫舳各覓全處結構之會為瀾
衝咸皆差脱左右棚諦結繩忙牽競求活途
淦水汎溢船即沈居沙土官私雜物隨淦浮沈
廿九日曉潮涸淦亦隨竭令人見底々悉破裂
沙埋搦栿衆人設謀今船已裂若再逢潮生
恐壞散歟仍倒桅子截落左右艫棚於船
四方建棹結纜搦栿亥時望見西方遙有火
光人々對之莫不忻悅通夜瞻望山嶋不見唯
看火光二日早朝潮生進去數百町許西方見
嶋其貌如兩船雙居須臾進去即知陸地流行
未幾逢兩潮洄洑横流五十餘町船沈居泥不
前不却爰潮水強遄掘決船邊之淤泥々即
逆沸船卒傾覆殆將埋沈人々驚怕競依船
側各々帶褌處々結繩繫居待死不久之頃船
復左覆人隨右遷隨覆遷處稍逮數度又
船底第二布材折離流去人々銷神泣淚發願
當戌亥隅遙見物隨潮浮流人々咸曰若是
迎船歟諍論之間逆風迎來終知是船也見小
倉船一艘乘人先日所遣射手壬生開山大唐人
六人趁至船前爰錄事以下先問大使所著之處
答云未知所著之處仍聞驚悲涕淚難耐即
就其船遷國信物錄事一人知乘船事二人學

同信同戴廿已下卅七人同遷歸去指陸發去午
時到江口未時到揚州海陵縣白湖鎮桑田鄉東
梁豐村日本國承和五年七月二日即大唐開成三
年七月二日雖年號殊而月日共同留學僧等到守
捉軍中季賓宅停宿聞大使以六月廿九日未時離
船以後漂流之間風強濤猛怕船將沉捨矴擲
物口稱觀音妙見意求活路猛風時止子時流着
大江口南蘆原々通七月一日曉潮落不得進行
令人登桅頭看山岡南方遙有三山未識其名鄉
里幽遠元人告云若待潮生恐時久日晚不能拯
濟船上之物以繩縛船渡此海邊人載其少不
得搖動判官以下取覽別之未時從離從海邊
行漸覓江口終到大江口逆潮遙流不可進行其
江稍淺下水手木淺船亏行覓人雖得僅遂責

蘆人即問國郡等之此是大唐揚府海陵縣淮
南鎮大江口即亦其高人两人上船向淮南鎮從水
路而到半途被两人來云鎮家更指江口却歸日
晚於江口宿二日曉彼二人歸去過晡有塩官即
差判官秦宿祢高名唯録事高岳宿祢百
興令向鎮家通文牒即塩官判官元行存爲
小船來慰問使者等國風大使贈土物之便向
淮南鎮去從江口北行十五里許既到鎮家鎮
草木中之更可過而於掘港庭即將飲軍两人
歸于江口亦到江口判官元行存在水路邊中
今日已晚夜頭停宿隨言留住登同綠漆亦加
刂前之人三日丑時潮生江路之船刂前而赴掘
港庭巳時到白湖口逆流極遙大唐人三人并
本國水手等漕船截流到岸結纜暫待潮生

於此聞第四船漂流北海午時儀到海陵縣白潮
鎮管內守捉軍中村實先於海中相別録事
山代氏益等廿餘人迎出再得相見悲悦無極
流浪中情哀哉俱居此間雇小船等運國信
物并洗曝濕損官私之物雖經數日未有州縣
慰勞人人各覓便宿辛苦不少請益法師與留
學僧一處停宿從東梁豐村去十八里有延海
村村裏有寺名國清寺大使等爲憩漂勞於此宿
住九日巳時海陵鎮大使劉勉來慰問使等贈
酒餅兼設音聲相從官健親事八人其劉
勉着紫朝服當村押官亦同着紫衣巡檢事
畢卻歸縣家十二日從東梁豐村取水路運隨
身物寄載舉同日午時爲僧迎船差國事
大宅年雄射手大宅宮繼亦從水路令向縣家
申時當留學僧亦往東梁豐村來到此間十三日
大熱來時當海白潮漂着以來蚊蝱甚多其大如
蠅入夜惱人辛苦無極申時留學僧衆同居書
基奇剛十四日辰時爲縣州迎船不來大使一人
判官二人録事一人知乘船事一人史生一人射手
水手等惣卅人從水路向縣家去登時開元寺僧
元昱來筆言通情頗識文章問知國風并贈土
物彼僧贈桃菓等亦延寺過宿其院皆話所望
暮際雷鳴洪雨雷同尤甚十七日午時射手大宅
宮繼與押官等十餘人從如皋鎮家將卅餘草
船來即聞大使昨日到鎮家申時當知宮山
録事等與射手從東梁豐村來宿住寺裏十
八日早朝各私財物運舶船巳時録事以下水手
已上從水路向州去水牛二頭以繫卅餘艘或編

三艘爲一船或編二艘爲一船以纜續之前後
程難聞相聽甚征稍疾掘溝寬二丈餘直流無
曲是即隋煬帝所掘矣雨下辛苦流行卅餘
里申時到郭補村停宿入夜多蚊痛如針刺
極以艱辛通夜打鼓其國之風有防援人爲護
官物至夜打鼓廿二日寅時水牛前牽進發
暗雲无雨行時聽鷄聲始有人行林皮生棗小
雨且不已時大使隨到來索條狀修其浮損船
隨便檢校於所由守捉司其守船水手上任鼓
令上向不得歇留看登時差准船所共候系丸
不遂遠泊船々發午時到臨河倉鋪竟夜進
行廿三日卯時到赤岸村問土人答云從此間行
百廿有如皐鎮比行有堀掘開路塩發去進
塩官如皐院尋江官米詳所由船行大僧行縛
水牛更編三船以爲一番各番合水手廿人令牽
船而去暫行人疲更上長續繫牛諸右左岸
謁疲已眷疲多人難讀坐牛疾征冥人皆々
下廿五日卯時富戶人定比至午時水路北岸楊柳
相連未時到如皐茶店暫停船諸北岸店家
相連射手丈部貞名不從大使所來々從此行半
里西頭有鎮家大使判官不居此來向縣家大
使判官求用貨物來爲更向州令發來船
又々今日州使來狀死生掛從先遣新羅國使與
與本國一處與今年朝貢使稱新羅國使而相
若路踐今大使不先來鎮家既定本國與新羅
異奏遠邈即縣州衆三一言之既爭作同折從頃
壁疲倦申時鎮大使劉勉駕馬來泊船之處
馬子從者七八人許檢校事既卽去錄事以下船

未詣大使所日晚不到於此停留廿一日卯時大
使以下共發去水路左右富貴家相連專無
阻隔暫行未及人家漸疏先是鎮家四圍矣
未使相從三四里許歸向本鎮從鎮家向縣
二百廿里巳時發邳水牛各合一船指掉延到
絕无人家申時到延海鄉延海村停宿掘溝
甚多年舍同樣半夜發到堰官船積鹽或三
四船或四五船雙結續編不絕數十里相隨而
行不可見記甚為大奇廿二日平明諸船繫
牛牽去白鵝白鴨往往多有人宅相連巳時已
後或行三十里有二三家有見不定入夜暗到
時到村來知其名諸船於此宿住廿三日卯時
發行大人申時從此問去縣二十里皆行不久水
路之側有人養水鳥進集一處不久投殺一處

所養數二千有餘如斯之類江曲有之矣所經之
處不有竹長四丈許為上指北流行自向西行
日多指西行時時或北或南或西北辰時前途見
塔所問土人答云此是西池寺其塔是大塔有九級
七所官寺中是其一也延行不久到海陵縣東
頭縣家官人長官一人判官一人從鳥使來聽
有七人來聽其事皆行到縣南江縣令等迎來
西池寺南江橋前大使判官錄事等下船就池
到寺裏宿住縣司來奉餼但請參而實信福
在船上縣十人悉集競見而實信從官不好
廿四日辰時西池寺講起信論座主并先後
三綱來迎衆船上問遠來兩僧等事通情
設僧眾暫歸來比至巳時大使以下出寺乃發縣
同共發來縣家官人等以竟然聽君單半數

相送申時到宜陵館此是停供往還官客之
人處依准判官藤原貞敏卒介下痢諸船於
此館前停宿兩僧下船看問病者登時歸船
聞第四舶判官不忍渇水下船居白水郎宅來
舉國信物船悉破損但私之物无異損依无
遞船不得遂上廿五日寅時發去人々悉病到
船不一唯先行之船留為後者後行々人進在
前路白海陵縣去宜陵館五十里許去州六十
五里巳時到仙宮觀五行不休未時到禪智
橋東側停留橋北頭有禪智寺延曆年中
副使忌日之事於此寺修自橋西行三里有揚
州府大使為通國政差押官未遣府使來申時
發去江中犯滿大舫船積蘆船小船等不可勝
計申平行東郭水門酉時到城北江停留大

使未登陸諸僧往來遣府司請居留學僧未來船
船上入夜雨下辛苦尤劇廿六日晡時下船宿於
於江南官店西僧居店別居廿八日昏後鹿步
船向壹居寺半途有詔不入寺衰邑到官店宋
久々須開元寺僧令操等九箇僧來慰問接事
卅日開元寺僧貞順慰問業々僧開江府寺名弄所
帥名鱼贈土物八月一日早朝大使到州衙見楊府
都督李相公事畢歸來寄後請益留學兩
僧出牒於使衙請向台州國清寺尋請被給
水手丁勝小麻呂仕充求法驅使者際依大使
宣為果海中擔願事向開元寺看定閑院三綱老
僧卅有餘共來慰問巡礼畢歸店館三日請令
請益僧等向台州之狀使牒達揚府了爲畫
造妙見菩薩四王像令畫師向寺裏与有衙由

到不許外國人濫入寺家三綱等不令畫造佛像
仍使牒達相公未有報牒四日早朝有報牒大使
贈土物於李相公被相公不受還却之又始今日充
生料每物不備當後從揚府將覆問書來彼
狀偁還學僧圓仁沙弥惟正惟曉水手丁雄滿
右請往台州國清寺尋師便住台州為復從台
州却來赴上都去留學僧圓載沙弥仁好伴始
滿右請往台州國清寺尋師便住台州為復從
台州却來赴上都去者即答書云還學僧圓仁
右請往台州國清寺尋師決疑若彼州無師
更赴上都兼經過諸州
留學問僧圓載
右請往台州國清寺隨師學問若彼州全無
人法就上都覓法經過諸州訪覓者

又許使畫造像之事為卜羡有停留既了
須明年將歸時奉畫佛者仍以此時到開
元寺大門揩樓其西七日馳書信諮開元寺三綱
兼贈土物附還信送報礼唐八日聞第四船在
泥上未到泊處國信物未運之其船底棚新脆
塗水始滿隨潮出潮落船底洞流不之為淚
海之災戒法僧未登陸坡頭判官警陸居
白水郎今在船中人五人身腫死大唐運般十隻
許來一日一度運國信物至此如高山嶽峽不該
運便要早者尤甚聞遣昨日揚州給可行運船
之狀今發赴既了未詳子細九日巳時節度使
李相公牒於開元寺許令畫造佛像未時勾當
日本國使王友真來官店慰問僧等兼曰早令向
台州之狀相談歸却請益法師便贈土物等使

登時為人王客來嘗書問國清寺消息頃聞
判官與留學等十日辰時請益留學兩僧隨身
物等斤量之數定錄達使衙即聞第二舶著
海州第二舶新羅譯語朴正長書送金正
南房午時王大使來道相公奏上既了須待
勅來可發赴台州去大使更留學僧暫住揚府
請益僧不待勅符且令向台州之狀牒達相公
二三日後相公報牒不許且發待報符可定
遂已具同人令僧住本寺等褒者船所作卯金成去扇
留數日十六日辰時兩僧與元寫冗勅但令未
德暮澄勾當日本國使王友真共相公使人到
官店勘錄金成隨身物十七日中時聞第四舶
判官到如皐鎮公私雜物並悉運到鎮家令
編小舶擬向揚府入夜比及廿將病者金成死

已廿八日早朝押衙宋未來檢校許奉檢本國使判
金成隨身物依數令交付從井依請來時押衙
本勾當買棺葬去廿一日檢校船之使在取所
揚復參唐人趁來即聞水手長佐伯金繼在縣
終鎮死去廿二日王大使將相公牒來要其狀佐
兩僧及從者令住開元寺者廿三日晚頭開元寺
牒將來送勾當王大使廿四日辰時第四舶判官
已下乘小船來取數總計卅艘已下番從卷使
達寺令檢校安居來時兩僧并從人出官店路
開元寺既到寺裏從東塔北越二廊於第三廊中
間房住登時三綱并寺和上及監僧出赴集上
座僧志謙寺主令徵都師說達監寺言起居
司令瑞慰問隨身物同運寺裏廿五日早朝有
綱維請外到寺庫案衝此至午時三論留學

常暁師来慰談筆家設供相共吾常暁師也若
歸錄巻始正遣問語真言請巻付迴記然早弟
四舶船頭判官及吾備掾讃淺々掾不便無謂
即第四舶為高波所漂更登高瀬難可得回
水手等乘小船往舶々未達中途潮波漂墜
舶々不知所向但射手一人入潮溺流有白水郎拯
之廿六日李相公隨軍遊擊將軍沈弁來諮問宣
語相公諱四字府吉甫々四字也翁諱々文諱吉
甫暮際沈弁君使贈來蜜一埦請益法師為
供寺僧衆寺庫司僧令歸問寺僧數都有一百
僧即沙金小二兩充設供料留學僧亦出二兩換々
計小四兩以送寺衙綱維監寺僧等共集一處秤
定大一兩二分半登時請寺家銀價須具令執
更報當取々合要設齋斂者　沙金小四兩

在來法僧未得定意呈再見生日嗟作字數詰
泉樹因謹獻件沙金以替香積供伏願々和聯鑒
之皆開元寺衆僧宜斂但期在明日矣八月廿
六日本國天台法花宗還學傳燈法師位傳牒
請益僧廿九日供寺衆僧百種雜集以為周足供養
百餘當寺僧常簡奉綱維請与作齋文其壽在
判卅日長安千福寺僧行端來筆言述慰遣問
得長安都唐道息九月一日元畀來從開府寺西
涉河有元量龍寺有老僧名文鑒春秋七十餘
維摩經記五卷今現在宣講其疏記多用
擊生融天台未識此寺諸僧來集醍之醍醐都
有卅八人共救宣彼文鑒和尚二日監寺僧言歟
未於庫頭設齋斂九日相公為大國使設大餘大使
不出但判官已下盡赴集矣廿一日聞副使不來

留住本國但判官藤原豐並為船頭來十三日聞
相公奏狀之報符來於揚府未得子細迴應後聽
軍院要籍薰大一郎來語州衙多少揚州節
度使領七州揚州楚州盧州壽州徐州和州也
揚州有七縣江陽縣天長縣六合縣高郵縣海
陵縣揚子縣也今此開元寺江陽縣管內也揚府
南北十一里東西七里周卌里從開元寺正北有揚府
從揚州北行三千里有長安都從揚府南行一
千四百五十里有台州水路三千來里人說不定
今此揚州淮南道台州江南西道也揚府管
僧尼寺卌九所州內有二萬軍總管七州都有
十二萬軍唐國有十道淮南道（十二州）關內道（廿二州）
山南道（廿州）隴右道（九州）劍南道（卅三州）總計三百十
一州揚州去京二千五百里台州去京四千一百里

台州是嶺南道十六日長判官云得相公牒偁請
益法師可向台州之狀大使入京奏聞得報勘
時即許請益僧赴台州者未得待至十
九日壽聖寺廣絢法師來相見語談當寺僧尔
々是法花座主講慈恩疏廿日為得相公牒狀偁
日本國朝貢使數內僧圓仁等七人請往台州國
清寺尋師右奉詔朝貢使來入京僧等發赴
台州未入可允許須待本國表章到令發遣者
發由在條文廿一日瑞寺老僧宿神玩和尚來相
看慰問廿三日揚府大郎騎馬軍二百來步軍
六百來總許騎步合千人事當本國五月五日
射的之節廿八日大使君贈昆布十把海松一叢
廿九日大使君贈砂金大十兩以充求法料相公為
入京使於水館設餞又蒙太使宣僧請益法

昨早向台州之状得相公牒偁大使入京之後聞
奏得勅條後令向台州者仍更添之緘書写
相公先了昨日得相公牒偁此事別奏上前了許
明後日令得報恬居家　勅詔早令發赴者聞道
今天子為有人許殺皇太子其事之由皇太子擬
殺父王作天子仍父王殺之子云　十月三日晩頭請
益留學兩僧往平橋館為大使判官等入京作
別相語長判官云得兩僧情願之状將到揚都
聞奏早令得符者四日齋後兩僧各辭謝送
情願状贈判官所其状如別入京官人大使一
人長岑判官菅原判官高岳録事大神録事
大宅通事別請益生伴須賀雄真言請益
圓行等并雜職已下卅五人官船五艘又長判官
寄付延暦年中入唐副使位記并祭文及錢

十七得判官状偁延暦年中入唐副使石川朝
道益明州已今有勅叙四品位付此使送贈
被贈其須便向台州路次若到明州境即請
祭文次火燒捨位記之文者三論留學常曉須
住廣陵館不得入京五日打從大使入京船發
赴京觀從日西兩下六日始寒七日有蘇求九日
始令作袈裟等三衣五條絹二丈五寸七條絹四丈
七尺五寸大衣絹四丈　揔計十一丈六尺縫手功
作大衣廿五條用一貫錢作七條四百文作五條
三百文揔計一貫七百文今開元寺僧貞順勾當
此事十三日午時請益僧從惟曉留學僧從仁
好同時剃髮十四日砂金大二兩於市頭令交
易市頭秤定一大兩七錢　准當大二分充
價九貫四百文更買白絹二疋價二貫今作七條

三綱監之令僧貞順句當此事齋後禪門宗僧
等十三人來相看長安千福寺天台宗惠雲座
門宗學人僧敬崇法常權實行全宗密法華
法真惠深全古從實仲詮曇照業書〻遠
聞〻元整雲遊山水從北五臺下游楚泗今到
此郡昧喜頂禮大奇〻〻歎之甚已今欲往天台
右諱便別珍重〻〻夜業喜銀〻但本僧休晋
有大日今遇和尚未定知為遊法情〻兼室承章
〻〻若有到天台必將相見珍重〻〻十九日為令
惟正惟曉受戒牒報判官錄事大唐大和二年
以來為諸州多有密與受戒下符諸州不許百
姓剃髮為僧唯有五臺山戒壇一處洛陽終山
瑠璃壇一處自此二外皆悉禁斷因茲請報所
由取處分廿二日早朝見彗星長一丈許在東
南隅雲暮不多見寺主僧令徽談　此星是劍
光也先日曉日今夜三箇夜現矣此日有相公帖無
日令七箇僧七日之轉念涅槃般若諸寺亦然不
嘉年三月亦有此星極明長大天子驚怪不居殿
上別在卑座衣著細布長齋放敕計今年合
然仍聞付之在本國之日可見與寺主語有合矣
廿三日流弃來〻彗星出即國家大衰及兵亂
東海鯤鯨二魚死占為大怖血流成津此兵
革衆起征天下不揚州今上都府元和九年三
月廿三日夜彗星出東方到其十月應宰相及
王相公已上計殺宰相及大官都廿人亂殺計百
人已上僧寺雜事未定為後記之入夜至曉此
房見此彗星在東南隅其尾指西光極分明
遠而望之光長計合有十丈已上諸人僉云此是

兵銅急充年來四日庸人令作壞正小堂其四面
當寺僧貞順專句當此事坐其一一棟絆絶二丈
一尺長八尺四寸數八尺四寸緣析四尺二寸兩箇坐
其之析都計四丈二尺依手切作一箇用二百斤
丈總計五百丈廿日啓前秀參藏十二月二日買維
摩關中疏四巻價四百五十文有勅斷銅不計
天下賣買說六年一度例而有之恐天下百姓一
向作銅器無銅鑄錢所以禁斷矣十一月廿日開
元寺僧貞順私以破釜賣与商人現有十斤其
商人得鐵出去於寺門外遭巡檢人被勘捉歸
來巡檢五人來云近者相公斷鐵不令賣買何輙
賣与貞順答云未知有斷賣与即句當并貞順
具狀請處分官中免却自知揚州管内不許
賣買鐵矣啓請相公衛前之盡依三人入停來因

見來言通情相公擬白月三日於當寺瑞像閣
上刻造三尺白檀尺迦佛像其瑞像飛閣者於
隋煬帝代栴檀尺迦像四軀從西天飛來閣上
仍煬帝自書瑞像飛閣四字以懸樓前八日齋
前相公入寺裏來禮佛之後於堂前砌上喚請益
留學兩僧相見問安穩左右相隨步軍
計二百來虞候之人卅有餘門頭騎馬軍八十匹
許並皆著紫衣更有相隨文官不知數者並色著
騎馬怱不得說相公著僧事畢即於寺裏釃
派大椅上被擡而去又物持於百餘表記寺狀
理析十六日依啓謝相公到寺慰問無贈小論水
精念珠兩串銀裝刀子六柄斑筆廿管螺子三口
別作贈狀相同入啓函裏便付相公隨軍沈弁
大夫送去　十七日巳時沈弁歸來陳相公傳語以

謝得啓又作留取大螺子不截尻一口与截尻
螺子二口及鋺珠刀筆付使退還更差虞候人少
贈來白綃二疋白綾三疋即作謝付迴使奉送
天大唐國今帝諱昂即名先祖諱純淳誦評
括預豫隆基恒湛淵虎武世民音同者盡諱
此國諱諸字於諸書狀中總不著也是為明寺
僧寺叡法師所々示也十八日相公入來寺裏禮閣
上瑞像及檢校新作之像少時隨軍大夫沈弁
走來云相公屈和尚作同共使法登閣相公及監
軍并州郎中郎官判官皆椅子上喫茶見
僧等來皆起立作手立禮唱且坐即俱坐椅子
啜茶相公一人隨來郎中以下判官以上總八人相
公着紫郎中及郎官三人着緋判官四人着綠
衣虞候及步騎軍并丈人亦与前不異相公對僧

亦迎坐問那國有寒否留學僧答云夏熱冬寒
相公道共此間一般相公問云有僧寺否答云多有
又問有多少寺答三千七百來寺又問有尼寺否答
云多有又問有道士否答云無道士相公又問那國京
城方圓多少里數答云東西十五里南北十五里又
問有坐夏否答有相公今度時有語話慰問
中情既畢相揖下閣更到觀音院檢校修造
事十九日為充廿四日天台大師忌日設齋以綃四
疋綾三疋送於寺家留學僧綃二疋請益僧綾
三疋綃二疋具狀送寺家畢具在別紙賣買
得六貫餘錢廿四日寺頭設齋眾僧六十有餘
幻群法師作齋歎文食儀式也眾僧共入堂
裏以第列坐有人行水施主僧等於堂前立眾
僧之中有一僧打椎更有一僧作梵梵頌云如來

何於此經究竟到彼岸願佛開微密廣為
衆生說音韻絕妙作梵之間有人人經梵畢
之後衆共念經者二枚許即打槌轉經畢次
有一僧唱敬礼常住三寶衆僧皆下床而立即
先梵音師作梵如來色無盡等一行文也作梵
之間綱維令請益僧等入裏行香盡衆僧戴
矣行香儀式與本國一般其作梵音人之請
矣衆起立到佛左邊向南而立行香畢先歎
佛與本國無歎而嘆佛之文不殊矣歎佛之後
即披檀越先請設齋狀次讀齋歎之文讀
齋文了唱念尺迦牟尼佛大衆同音稱佛名
畢次即唱礼與本國通為天龍八部諸善神王等
頌一般作之唱礼俱登床坐也讀齋文僧并
監寺綱維及施主僧等十餘人出食堂至庫頭

齋自餘僧沙彌咸入食堂喫齋於庫頭別為南
岳天台和尚備儲供養衆僧齋時有庫司僧
二人弁備諸事唐國之風每設齋時飯食之
外別留料錢當齋將竟隨錢多少依衆僧數
亦合與僧但贈作齋文人別增錢數若於衆僧
各與卅文作齋文者與四百文並本通儀錢計
與本國通布施一般齋後同於一處嗽口歸
房凡寺恒例若有施主擬明朝設齋供僧時
齋即暮時告人巡報明朝有齋若有人設齋
時晚際不告但當日早朝告人巡告房頭有
餘若有人到寺請轉經時亦令人遍上房告令
經其揚府中有卅餘寺若此寺設齋時請彼
寺僧次來令得齋例如斯輪轉隨有齋事編緣
寺名次第屈餘寺僧次是乃一寺次第取其僧

次一寺既分餘寺亦並半取寺次半取僧次隨曆
鏡之應僧不定一寺一日設齋計合有實僧
次此寺僧次又有化俗法師与本國道飛教化師
同也說世間无常苦空之理化導男弟子女弟子
呼導化俗法師也講經論律記疏等名為座主
和尚大德若納衣收心呼為禪師亦為道者持
律偏多名律大德講為律座主餘亦准之也自
去十一月來寒雨數度相公始七箇寺各令七僧念
經乞晴七日為期及竟天晴唐國之風乞晴即
閉諸北頭乞雨即閉諸南頭相傳云乞晴閉北頭
者閉陰則陽通宜天晴也乞雨閉南頭者閉陽
則陰通宜天雨也廿六日夜人咸不睡与本國
正月庚申之夜同也廿七日冬至之節道俗各致
礼賀住俗者拜官賀冬至節見相公即道
推移日南長至伏惟相公尊體萬福貴賤官品
并百姓皆相見拜賀出家者相見拜賀口叙冬
至之辭互相礼拜俗人入寺亦有是礼衆僧對外
國僧即道今日冬至節和尚萬福傳燈不絕早
歸本國長為國師云云各相礼拜畢更道嚴寒
或僧來云冬至和尚萬福學光三學早歸本鄉
常為國師云云有多種語此節總與本國正月
一日之節同也俗家寺家各儲希饌百味總集
隨前人所樂皆有賀節之辭道俗同以三日為
期賀冬至節此寺家亦設三日供有種總集
廿八日寒雪廿九日天晴揚州有卅餘寺就中過
海來鑒真和上本住龍興寺影像現在法進
僧都本住白塔院善者在此白塔寺撰文遂矣
惠雲法師亦是白塔寺僧也彼州有開元寺龍

興寺六色揚州能興寺事中將安否諳百論知
向寸恩來相見又第一號削官　晩來朝良貞敬
從光院廟畢若殊發心擬畫作妙見并四天
王像仍以廿日令大使僧人粟田家繼到　廿寺
完畫佛處廿日早朝於洛眼羅神宮家於畫
妙見并四天王像　十二月二日本國寺後宿為人雅
正木受戒更估相公雅光估送之所由因句不當又
成奠（吳）路間失打例今更估從其狀　如例五日勤
畫事畢八日國忌之日從檢五十貫餘於廿開元
寺設齋供五百僧早朝寺就僧集　廿當寺列
坐東北西廂家辰時相公及將軍入寺來從大門
相公將軍從之餘入來安陣兵前後左右衛
州府諸司皆隨其後至講堂前砌下相將
軍東西列去相公行人入東廊（轎）盡將軍西行入

西幕下織頂改鞋深乎出來殿前有二砌椅相
公就東椅登將軍就西椅登由各東西來會於
堂中門就座禮佛畢所當於堂東西兩門各有
數十僧列立各擊作蓮花并碧幡有一僧打磬
唱一切恭敬々禮常住三寶畢即相公將軍起立
取香呈州官皆隨後取香蓋合訖東西各引相
公東向去持花幡僧等引前同聲偈　如來妙
色身等二行頌之終一老僧隨軍士隨衛在前揺
下去畫僧引香畢還從其途指堂迴來作梵
不息將軍向西引香亦与東儀亦同之時來會
本處廿頌東西梵音哀響絕妙其唱禮一所不
動獨立行於（析）磬梵休所之々致禮常住三寶相
公將軍共坐本座擊鐃引香時受香之香爐鐃
坐有一老僧因索和之讀呪敬畢唱禮所唱者

天龍八部等頌語句在嚴守靈每一行尾云敬禮
常住三寶相公諸司共立礼佛三四遍唱了即
各隨意相公等引軍至寺後大殿裏喫飯五百
眾僧於廊下喫飯隨寺大小屈僧多少大寺卅
中寺廿五小寺二十皆各座一處長列寺每寺之
勾當各令弁供處處勾當各自供養其設齋不
遂一處一時施飯一時喫了即起散去各赴本寺
於是日相公別出錢更勾當於兩寺令涌湯浴
諸寺眾僧三日為期九日本國判官藤原貞
敏於開元寺設齋出五貫六百錢作食供養新
畫阿祢陀佛妙見并四天王像并六十余眾僧
又以斯日令延龍興寺法花院壁南岳天台兩大
師像十八日未時新羅譯語金正南為定諸使
歸國之船向楚州發去申時勾當王友真來云
大使宿入今月三日到京都了逐日相隨大使入
京勾當書佔奉達州衙又沙弥等受戒之事相
公不許比年有勅斷不令受戒非勅許未可
允許云云廿日買新曆夜頭下雪廿一日雪下天
陰廿三日天晴第一船通運射手水手十余人來
寺看望令念經齋後元興寺僧通體來相
見白道辭與言更有極靈寺久琛法師傳阿
得真言法逆者開悟三論當寺僧亭晚任彼
寺於琛法師處受真言法模畫兩部曼荼羅
廿九日暮際道俗共燒紙錢俗家後夜燒竹
與爆聲道萬歲街店之內百種飯食異常
滿日本國比夜宅庭屋裏門前到處盡點燈
也大唐不介但點常燈不似本國也寺家後夜
打鐘眾僧參集食堂礼佛礼佛之時眾皆下床

地上敷座具礼仏了還上床座時有庫司典座
僧在於衆前読申歳内種々用途帳令衆聞
知未及暁明燈前喫粥飯食了便散其房遅
明各出自房観礼衆僧相共礼謁寺家設供
三日便休開成四年己未当本国承和六年己未
正月一日甲寅是年日也官俗三日休假当寺
有三日斎早朝相公入寺礼仏即帰去二日始令
南岳天台両大師像両補各三副昔梁代於
韓幹是人当梁朝為画手之第一居画合寺
儀及亓者其眼則䀹動之等南岳大師影讃
写眷於揚州龍興寺勅安置法花道場瑠璃
殿南廊壁上乃今大使僧従粟田家継写取
先一鋪送遣於開元寺令其家継写縫上宿
見衣眼之験也一依韓幹之様又彼院同廊
壁上画写誦法花経将救致異感和尚未就
数及其来不能具写瑞像閣東有普賢廻風
之堂昔有火起焼彼寺焼至法花院有禅
師匡祐於此堂内誦法花経忽然大風
起自院裏吹却其火不焼彼堂時人因号普
賢廻風之堂又於東塔院安置鑑真和尚素
影閣題云過海和尚素影更中門内東諦過
海和尚碑銘其碑序記鑑真和上為仏法渡
海々事倶和尚過海遇悪風初到蛇海長数丈
余行一日即至黒海々色如墨亦皆又聞勅
府到州其府状称准朝貢使奏為日本国使
帖於楚州雇船便以三月令渡海者未詳其旨六
日相公随軍沈弁来々相公傳語云今月初五日為
国弁持饒設開元寺栴檀瑞像閣寄登盛斎

令講經募緣請本國和尚特到聽講並作本
國諸官等結緣捨錢者七日沈弁來傳相公語
揚州府諸官擬以明日會集孝感寺將唐本
國和尚相來者諸者並有講經法師講募緣文
案被此僧勸說聞講金剛經所乞錢五十
貫狀過相公賜招募因緣同日寄孝感寺講
經仍緣者且狀以判流弁中々相公施一千貫以
論以二月為期每日遍赴聽法人多數計以一万
貫得從此因彼期國第千貫錢從國人捨二百
貫令國家計少人數例募五十貫者將續感少
八日新羅人王請來相看是本國弘仁十年流著
出州國之唐人張覺濟等同船々人已同漂流之
由申々為交易諸物離此過海忽遇惡風南流
三月流著出州國其張覺濟兄弟二人臨將發時

同共逃留出州從北出州就北海而發得好風十
五箇日流著長門國々頭解本國語九日西廊
並天台記畢十四日立春市人作鶯賣之人買
翫之十五日夜東西街中人宅燃燈與本國年盡
晦夜不殊矣寺裏燃燈供養佛並奠祭師影俗
人亦爾當寺佛殿前建燈樓砌下庭中及行廊
側皆燃油其燈盞數不遑計知街裏男女不
憚深夜入寺看事供燈之前隨分捨錢巡看
已訖更到餘寺看禮捨錢諸寺堂裏并諸院皆
競燃燈有來赴者必捨錢去無量義寺設匙燈
竹燈計此千燈其匙竹之燈樹構作之貌如塔也
結絡之樣極是精妙其高七八尺許並從此夜至十
七日夜三夜為期十七日沈弁來兩處頭發使問
孫蒙相公牒得往台州否沈弁書答云弁諮問

相公前後三四度諮請大國和尚往台州猶一文
牒不審得否相公所請揚州文牒出到浙西道
及浙東道不得一事須得聞奏勅下即得發
得又相公所管八州以相公牒便得往還其潤州
州判有相公者有擅領彼此守職不相交然兼非
勅語証元以順行更看後當奇寶之物敷張珠奇不
並卅二賢聖畫貌異種殊絕不可記得聖賢者只
或閉目觀念或仰面遠視或向傍似有語話似勢
伏面瞻地卅二像皆有卅二種容貌其坐之形或
結跏趺坐或半跏坐〻法不同卅二賢聖外別置
普賢文殊像并共命鳥迦陵頻伽鳥像畫綵
並燈供養諸聖設入夜習禮〻佛并作梵讚歎
作梵法師一來入殿擎金蓮玉幡到座聖前同
聲梵讚通夜不休每一聖前並燒燈十八日曉僧

養樂歎香時即供飲食百種盡味視聽習無不
論畫晝更會集多數並於寶頂設齋供僧入夜更
並燈供養並以梵讚計二日二夜又大官軍中并
寺家僧並以今日咸〻皆揀米不限日數從州通來
分付諸寺隨衆多少斛數不定十斛廿斛耳
寺庫領受更與衆僧或一斗或一斗五升衆僧
得〻揀擇其惡破者為惡不破為好設得一斗
之米春合為二分其好纔得六升惡好要異修遣
納官家諸寺出同此式各揀擇好惡皆送納官
家得二色米好者進奉天子以充御飯惡者當
著納於官家但合付人事人中并僧不致百
姓揚州揀米來更難擇揚州擇來〻色極
黑擇卻稅粒并破損粒唯取健好白餘諸州
不如此也聞道相公揀五石隨求門閏之節中

二夜郎官一石單中師僧一斗五升粥一斗又
相公近者屈來潤州鶴林寺律大德光義暫
住惠照寺相公擬以此僧為當州僧正便令住
此開元寺其僧正捻領揚州都督府諸寺之
事並僧不見此唐國有僧錄僧正監寺三種
色僧錄統領天下諸寺整理佛法僧正唯在
一都督管內監寺限在一寺自外方有三綱并
庫司寺暮際僧正住當寺　廿日暮際僧正
來相看歷情廿一日留後大使不安寧十二月
六日壽將來案其狀偁十二月三日平善到上
都安置東京禮賓院者長狀如別長判官傳
從村清同月日狀偁今月三日辰時到長
樂驛勅使迎來傳陳詔問使到禮賓院並
相隨異者略記事由廿五日就延光寺僧惠威

覓得法花圓鏡三卷同正月三日當寺度僧
正入寺庫諸寺老宿於庫頭並設齋百種周並
設音聲四日依令正寄請為令整理所買船
令都匠番匠船工鍛工等卅六人向楚州去令於
當寺請僧令說兩兩七人為一番番讀經五日
下八夜當縣電光泛雨似夏月當西南後至西
日降雨至暗始晴相公為整理開元寺瑞像閣
設講募緣始自正月一日至于今月八日講事已
迄百貫買木寄置寺庭且句當令朝創之本
國朝貢第一舶使下水手射手六十余人皆並
臥病辛苦十九日天台山禪林僧敬文來相見
書云敬文住天台山禪林寺隨師在此山中去
歲廿一夏學四分律南山鈔學天台法花經止
觀去年十月初三日離寺至浙西潤州二日

本國有使進獻有大和尚相從到此寺訪敎
父又本國年時隨和尚行滿見寂々開聖衆
取天台敎門今後計已卅年未得消息適聞
云澄大德已喪亡遺門義眞當須奈何允許
滿和尚却來入天台山滿和尚已巳化經十八年
敎文幷聞二大德在收此寺語受請益僧書
更因是前入唐澄和尚々弟子爲寺天台道
遂來到此國緣却來下暫住此寺不得逢敎
請照之敎文書々當澄和尚貞元廿一年入天
台後歸本國談書得遣門將天台敎法被去
撲緣多少彼國當時備居々是南岳示生今
後事宜不錄今既是澄和尚弟子却來下問
何不已入天台待恩住於此經久勅下來使即發
送本國如何更得從容々請右僧問來書

彼天台國清寺常住僧衆座主在敎文卷々國清
寺常有一百五十僧冬住夏行有三百二三人
泊禪林寺常有四十人住夏即七十余人國清寺
有維那座主每請止觀廣疏座主下成業禪
林寺即是廣脩座主長講法花經止觀玄義
冬夏不闕後學座主也有數人々多有語如
今住經當州惠照寺禪林院到春歸去大百
敎文又此來業言通情已後相續來語話訖
嵩山院持念和尚全雅傳與舍利幷諸尊儀
軌亦數十卷此全和尚現有胎藏舍利兩部曼
荼羅色像作壇法二月五日和尚全雅來房裏
作如意輪壇五日州官准勅給祿索觀察使
帖伯准閏正月二日勅給使下赴上都貳伯陸
拾僧每人伍疋計壹仟叁佰伍拾疋准貞元廿

一年二月六日勅並曰皆給絹五疋者爲例元
有祿給僧之例今度祿時與僧不但下人家
酒查一判官已下水手已上每人各賜五疋更无
少分八日得長判官同四月十三日書札使對見
天子之日殊蒙面陳兼不蒙許例深憂悵者
第四舶射手一人水手二人依犯法被禁先日
被縛將州著枷未被免來時出東郭水門次
之間第四舶監國信并通事緣買勅斷色
相交人來喫唯使入州去諸船到禪智寺東
邊停住使入寺巡礼晚際第四舶通事知乘
船事被先趁來長官傔從白鳥清岑長岑留
等四人爲買香藥等下船到市爲所由勘追捨
二百餘貫錢逃走但三人來廿一日早朝發
大使傔粟田家繼先日爲買物下船住市所由捉

縛州衙裏著今日被免來　第四舶射手和恙
被來到江陽縣迴船堰夜宿廿二日辰時發
手身人部貞淨於市買物先日被捉闌縛州
衙今日被放來又不失物不久之舍第四舶
射手水手二人被先却來史越留貞原先日往市
買物所由報州請衙今日趁來將到市
白塔寺白塔下停留春際且救入夜暗行
戌時到宜陵驛宿住廿三日早朝發辰時到
邵縣堰驛北去楚州寶應縣堰左十一里到南
去江陽縣堰廿三里出揚州東郭水門從禪
智寺東向北而行戌時過寶應縣管門驛
橋暫行即停宿時發行廿四日卯時到寶應
縣白田市々橋南邊有法花院辰時到寶應
縣郭道側有安宜驛南去揚州高郵縣一

百卅里，地去州八十里。午時到山陽縣，去州六十五里。中後到楚州城。判官錄事等下船入驛館。拜見大使。請益留學僧等參從入館相見大使判官等。大使宣云：到京〻日，即奏請益僧往台州之事。雇九箇船，且令修之。未私荒使〻未對見〻前，諸事不得奏聞。再三催勸〻奏，但許雇船修理，不許遣台州。蒙敕報偁：使〻未歸國之日，從揚州至台州，路程遙遠，僧到彼求歸期，計不得逢使等歸發之日，何以可得逐歸本國。仍不許向台州。但其留學僧一人許向台州，五年之內宜終給食糧。其對見之日，復奏，敕全不許。復復重奏，遂不敢許。比擾者語話之後，入開元寺，住於衙庫西亭。廿二日。因見貞言請二三日以法行語〻。大使在京，再三上奏，請益令往台州，敕又不許。請益僧上奏，僧蒙敕許令往青龍寺，於義真座主所，十五日受胎藏法。但留學僧不受令，則求法文旨。日早朝，全雜來流轉官，不交往寺，移往龍興寺，相去五里。從揚州有牒〻楚州，并勾當王友真及日本國朝貢使事，具狀偁當學問。新羅譯語仁好僧從拓滿朝貢使奏請往楚州學問。奉敕宜依所請。件因敕等條，請往楚州別朝貢使却迴到揚州，便往台州。奉相公判准狀，若令別朝貢使訖，擬遣台州，同十時王友真句當拜領僧等雇一小船（子）早遣來州司，待發給糧。奉相公判准狀，若州宜准狀。若其在縣久，王友真勅不許還容。日本國持節大使正三位行太宰官兼太宰守鎮西府都督參

府議長廿四日　大唐國

午年事

雲麾將軍（是二品）檢校太常卿（是文官云 三品官）兼左金
吾衛將軍（是武官第一國說 可除職已上三品）員外置同正員廿七
日留學僧爲向楊州排比隨身物處後本國使
賜留學僧束絁廿五疋怙綿十疊長綿六十五
屯砂金廿五大兩充學問料朝貢使賜句當王
友真酒飯惜判香後本國相公處西學僧賜沙
金流波賊別同澄值去月四日從長安歸十
三日至汴州自空驛檢當楚州更不向楊州官
人亦從在京之日沉病辛苦從去閏十二日入內
載共五人隨事不得從舍集諸蕃數五國南
照國第一且日本國第二自餘皆王子不著冠其
形醜屏麗着皮氈亦又百學士隨信物不許留
廿日間圓載禪師獨有勅許往留台州自餘皆下
歸本鄉又請益法師不許往台州左右盡謀

遂不被許是以歎息者十四十五十六日此三箇日
是寒食之日此三日天下不出煙總喫寒食十七日
十八日爲向楚州官私雜物亦總載船裏十八日香
隨請益留學僧亦出開元寺往平橋館候船諸官
人來駕船十九日早朝諸官人入州辭別相公申
時駕船載人物船總十箇僱人平橋館東駐留
廿日緣公事未備之不得進發午時先入宣使
內監國信答通事孫永藏新使山代吉永射手
上敬繼長利判官僧從白鳥村請益宗十全人
家一船未便聞大使亦以今月十二日到楚州往流
上都不得責貴便春前伴人亦爲買雜物來
又聞大使以下惣臥病辛苦尤極病後漸可第二
船判官藤原豊並路間臥病不任辛苦死去
自餘諸人並皆平善真言請益圓行法師入青龍

寺但得大日庭文書平写父然未詳相請奉法此
不得入京更令弟僧義澄著冠成判官傔從
令入京向當東梁王大夫相隨向楚州去不許
永蔵未審即打鼓發去監國信傳大使宣々
請益僧發起台州之事大使到京之日度々奏
請處不被許大使寄上天台山書一函幷
与留學及寺家求決此揮濟求決未並令付留學
僧既了此八日晉請留學僧幷從從二人
王大夫與軍向揚州發去惜別惆悵三月一日
大使國相公令本國畫工三人於開元寺畫妙見菩
薩四天王像是海中漂没々時所發願也二日晚
頭功畢三日相公於開元寺設齋供五十余僧捨
錢七貫五百文以充齋餞二色香請天台山禪林
寺僧敬文從揚州來寄送本國元行法師書

札一封寄上圓澄座主書狀一封是敬文從揚
州來在路不逢圓載闍梨到揚入開元寺
者門人不放入移住崔家禪院遣惟正惟曉
贈細茶未夜頭本國相公為遭海中所發之願
於開元寺官設千盞燈供養妙見菩薩幷四
天王像令唱禮未年漂没々時更發願到陸之
日擬造身高畫妙見菩薩十軀藥師佛一軀觀
音一軀着岸之後公事繁多並在揚中諸事
難備不能供造到本國之日必將畫造幷供
功德々々此州不作三月三日之節四日請益數人
禪師向揚州發去語々到揚州使發共圓載
闍梨向天台山去並先令付元行和尚信物時
與天台府々々　五日晉請前畫胎藏曼荼羅一鋪
五副之但未綵色又請求法注鈔遣可留付唐

國之賦獻大使相公與賦在判相公張宣云云要
留住是為佛道不敢違意要住即留但付國之
政極嘆官家之闕使導遠勅之罪有擬恐歎
但語思量耳耳十七日運隨身物載第二般與
長判官同船其九隻船分官人各令船頭押領
押領本國水手之外更雇新羅人諳海路者六
十餘人每船或七或六或五人亦令新羅譯語正南
商可留之方便未定得否十九日州刺史誤道
學問相公々々不出但判官已下眷屬之人入州
定學問後請益僧出寺起居廿二日早朝沙
金大二兩大坂腰帶一送與新羅譯語劉慎
言卯時朝貢使出館住船辰時軍已上各騎
馬過通人八人巳時解纜上船參住吉大神請
益僧參第二般船頭長官判官第一船藤

下第三船菅判官第四船藤判官第五船伴判
官中並着軍將令監送九隻船又有勅使藤
海州登州路次州縣支給第一船水手觀福參
緣在楚州館遂史生越智貞原被人讒誣
目內不許留船頭下不判令監送軍將般
酉時動棹便發出河到大淮之南邊停宿廿
三日未時劉慎言細茶十斤松脯贈來與請益
僧申時同唐人導第二船使以今月廿四日發
自海州東海縣詳度從楚州北有大淮
自西南東流所謂大淮橫流到於東海夜頭
請益僧送延曆寺消息一通令付大使傔從江
博士粟田家繼廿四日酉時打鼓進發出河入淮
中停宿廿五日卯時發風吹西南象淮東行未時
到徐州管內漣水縣南淮中停宿風吹不變

緣第一舶新羅水手及梢工下船未來諸船爲
此拘留不得進發通夜信風不變廿六日早
朝風變西南打鼓發行潮逆風橫皆到所停
午後又發未時第一舶第三舶已下八箇船淮（白）
入港到橋籠鎮前停住第二舶不入港從淮
直行當鎮西南於淮中停住去餘諸船五六里
望風吹東南入夜稍正東從淮口一船來便問
河底來船人答云從海州來日本國第二船〻人
今月廿日出海州到東海縣昨見未發云〻乎自
（同）第一船打鼓發即第二船奉所在前去廿七日
卯時去淮口七十余里逆潮暫停餘船隨後追
來風吹西南衆人各言緣淮曲迴見風有變色
日風途只應是西風云〻巳時行午時東北風吹
未到海口廿許里鄉所停住暮際艮風雷雨
吹廿八日天晴巳時爲得順風祭住吉大神午後風
變東南夜頭風變西南廿九日平明九箇船時
拔發行卯後從淮口出至海口指北直行迎客
渾將緣浪很高不得相隨水手稍叠皆傾船
向海州去望見東南雨云大海玄遠振白西北
山渚相連即是海州管內東極矣申時到海
州管內東海縣東海山東邊入澳停住從澳
邊東有胡洪渚南風切吹搖動尤令甚東海山
純是高石重巖臨海企處松樹蕭疏甚可愛
怜自此山頭有陸路到東海縣百里之程五月
一日天晴雲氣趁晚來時郎下已下登陸岸祀
祠天神地祇不久之頃雨下艮風稍切波浪猛涌
諸船踊騰小澳多船數有相觸驚怕殊多留
學僧爲送穀山在楚州合付書信書四通足

留却意一摺時付記傳留學生長岑宿禰歸
國既了官人祭祀之後共議渡海所新羅水手申
云自此北行一日於密州管東岸有大珠山今得
南風更到彼山修理船即從彼山渡海甚可平
善節下應之而諸官人不肯二日風變西南節
下審集諸船官人重議進發今申意謀第
二船頭長岑宿禰申云大珠山計當新羅
正西若到彼進發災禍難量加以彼新羅與
張寶高興亂相戰得西風及乾坤風定著
賊境案舊例自明州進發之船為吹著新
羅境又從揚子江進發之船又著新羅今此
度九箇船北行既遠知近賊境更向大珠山專
入賊地所以自此渡海不用向大珠山去箇
船同此議節下未入意敘論多端爾時從第一

船遣書狀報判官已下具狀偁第二三五七九等
船隨船者情願從此渡海右參議合具如前
者隨狀將報既了夜頭風吹南北不定三日第
一船昨夜議合之狀令長判官等五船頭等
二船者史生名餘四船不到者各得合正南書
偁第二三五七九等從此過海但還與第七八船
者四日卯時請益僧及惟正惟曉丁雄萬各
相隨相公往密州留住下第二船遷駕第八船
西風不變第八船頭伴宿禰報相公請益合蒙
相公判宜依僧等情願者第二船頭長岑宿
禰請相公船呈同渡海之事其意猶依先議
相公宣云夜者風色云云不定明日早朝從此過
海如有風變便向密州耳者五日平明信風齊
故第一船隨偁第一四六八等船為擬作船艤裝

先擬往密州界修理船從彼過海今信風吹自
狀稱擬從此過海轉報諸船皆請益僧擬
在楚州與新羅譯語金正南共謀到密州界
留住人家朝貢船發隱居山裏便向天台兼往
長安節下不遂所謀令諸船從此過海不隨
節下往密州界之議加以信風連日不變所以
第一船只隨從此過海之議節儧擬發仍所
求得法門一箱兩部曼荼羅幀等儀伎大
箱一合寄付第八船頭伴宿禰兼付隨身物
請益僧惟正惟曉水手丁雄滿四人下船留住
岸上節下賜金廿大兩諸人臨別莫不惆悵
比至辰時九箇船擧帆進發任風指東北直行登
岸望見白帆綿連行在海裏僧等四人留住
山岸處喫時尋水入澗洞不久之間有聞多人聲
驚恠望見有一船到泊船處十餘人下石
停住從船處來問僧等在此之由僧等答云僧等
本是新羅人先住楚州為往密州有相識之由
暫駕朝貢使船隨相來朝貢使船今日過海所
以下船留此船人等云吾等從密州來船裏
載炭向楚州去本是新羅人人數十有餘和
尚今在此深山絕无人家亦當今无船往密州去
頭宿住否為復尋村里行如久在此不知風雨
隱居何處僧等至此絕洞恩逢新亦不知所
為所賣隨身物乃至食物總與船人不留一
物更語謂有金物同不敢言便廻向村里去
船人等語云從此南行踰一重山大餘里
方到村里令交一人送去便將一人相從遊行
石巖嶮峻下谿登嶺未知人所指憂慮元

程涉泥淖，申時到宿城村新羅人宅暫
憩息。便覓新羅僧從密州來，此之意。僧等
本々新羅僧慶元、惠溢、教惠，不要便船來，
到此間一兩日宿住（佐）請勾當垂愍。夫於時村老
王良書云：和尚到此處，自稱新羅人，見其言
語非新羅語，亦非大唐語。見道日本國朝貢
使船泊山東候風，恐和尚是官客從本國
船上逃來，是村不敢交官客住，請示以實示
報，莫作妄語。只今此村有州牒及押衙使下有
三四人在此（山）探候，更恐見和尚捉入州。云々。惠（思）悉
會海州四縣都遊將下子巡軍中張亮、張茂
等三人帶弓箭來，問從何處來，僧等不據以實答
道：從人稱有新羅過，據投，即作方便說，謀使者
本之僧不實，是本國船上來，緣病暫下船夜

宿，不覺船發，唐人到此請老使人送去。堂
軍中事的建事由，僧將僧等往村長王良宅
巡軍中請具錄留却之由，與押衙。僧等便作狀
交與其狀：僧日本國朝貢使九箇船泊東海山
東嶋裏候風。此僧緣腹病兼患腳氣，以當月
三日下船，從僧二人、行者一人相隨下船，尋求
登山處，日夜將理，未及平愈，朝貢使船為有信
風，昨夜早朝到船處，覓之不見矣，而却絕岸
堀堆之際，戴庚船一隻，人來有十人在其向東中
便敬村里僧等請唐一人，從山處來到宿城
村所。時隨身物：被衣服、鉢盂、銅鋺、文書、淨瓶
及錢七百餘貫子，未知今擬往本國船處，尋船
歸國。請老使人送至子巡軍中，子更加刑々狀
報押衙都遊奕，前入夜自說時，今當與從兩大

風切吹音聲々聲不可聽聞蕭而無風平
相當此處在時雷雨并息風色有變早朝諸問
多逢北風六日天晴縣家都使來請狀依喚
張作狀與之子巡將并老吏二人遣泊船處令看
彼船發未但張使者遣來不可得發去子巡
將議竟々令老吏一人將和尚隨身衣服到第
二船處到山南即覓驢騎去在此元處信使
驢馬者晚頭縣都使來々今日且行明日在
山南作簿錢色雇驢待和尚來須明日早朝
但契衙早來香時已前到彼宜飯訖了即去少
時押衙差州司衙官李順把狀走來且取但
彼九隻船發來專到那湯衰者定庭寄住
夜定人報來者子巡張亮擬著船使說便船
船已發並不見之狀差人報來於押衙所七日
行時子巡軍中張亮亦二人雇吏令將隨身
物將僧亦去天晴雲氣從山裏仍越兩重盾
山涉取埿處泥深路遠已時到縣家都使
宅齋々後騎驢一頭僧從亦去步行少時有一
軍中通來々押衙張和尚亦通來殊差使人
催來々時到興國寺々人亦々押衙在此寺
待通來々今發去寺主典座僧雇驢三頭
騎之發去驢一頭功錢五十文三頭計
百五十文行廿里到心淨亦是即尼寺押衙在
此使入寺相看具陳事由押衙官姓名海州
押衙兼左二將十將四縣都遊奕使句當蕃
客翊議郎試左金吾衛張實殿奏之後便
句縣家去更雇驢一頭從尼寺到縣廿里晚
頭到縣到押司錄事王岸家宿驢功與錢状

又一人到百里百姓八日平明頭喫衙之後押衙
入縣午時歸來縣令通直郎守令李式甫縣
丞登仕郎前試太常寺奉禮郎攝丞崔君
原主簿將仕郎守主簿李登縣尉文林郎
尉花達捕賊官文林郎尉陸僚不相隨押衙
來者共僧等語話主人與縣令等設酒食喫嚴
即向押衙及僧等香後出文錄事宅向船處
押衙與八箇年中挑此小舡篤之同發縣令共
式甫沒新麵二斗寄張押衙獻州刺史第二
舡在前路小海押衙專此縣是東岸州在西
岸良判官張痛來之船舡從此小海西岸有
海龍王廟良判官共令於此廟裏發令撥法
彼處判官前令相看之上帆直到從船邊直憤
僧等且欲上船押衙不肯來時到海龍王廟相
者良岑判官粟錄事紀通事神崔軍等與
陳留住之由並語年苦之事判官等聞之誠憫嘆
哉歎來此問其和錄事病在船上法相請益戒
明法師並郡府諍話遍衣等同在船上官到海
相看押衙等三僧入州昭者大使便令得僧
等三人相隨押衙入州去從神廟西行三許里到
州門前押衙及將等先入門很少時喚僧等且入
至刺史前者椅子令坐問挑到之由令押衙申刺
史姓顏名措粗解佛教向僧等自說語話已後
便歸神廟刺史顏大史卷一箪將令相送僧
等三人及到者暫住海龍王廟從東海山宿城
村至東海縣一百餘里總是山路或驚或步
一日得到從今日始東北風吹累日不改然後
九隻舡遥為西惡風之後石浮地海昧賽喂

在唐請益為求佛法起請數度未遂所意臨
歸國時苦敢（取）留却之謀事乃不應遂被擇覓（也本）
左右盡議不可得留官家嚴檢不免一介仍擬
賀第二船歸本國先在揚楚揚州覓得法門
并諸資物留在第八船擬留却所將隨身之物
別從留至州之舍並將與他室年駕船經過歟
息是皆為未遂求法再九日風猶良濕夜除
夏西南十日巳西起未時良岑判官出廟上船傳
不相隨之船相看或明法師及通事閔幹未栗録
事紀通事為有句當事未上船十一日亥時雷鳴
第不駕船便發上帆直到西南風吹擬到海縣
西為風所扇直看濤瀨下帆搖櫓渡至晚看
不停斷路徑經日年若深到縣潮落船居泥
上不得搖動夜頭僕從上船語云今日從宿城
村有狀報倭本國九隻船載內第三船流着
密州大珠山中時得衙及縣令本兩人來宿
城村覓本和尚却歸船或但其二船流着
萊州界任流到密州大珠山其八隻船海中
相失不知所去云云戌時半縱擬出云不得浮去
十二日旦風東西不定船未浮去又從縣有狀報
良岑判官不得朝貢使船內第三船流着當
縣界先日便發者未見云狀風或不定十三日
早朝潮生擬發緣風不定遂退多時午後風
起西南特成西風未時潮生船自浮流東行上
帆進發從東海縣前指東發行上難節海色
祝住吉大神始乃渡海風吹稍切入海不久半
一人諸先臥病中治死去裏之以席推落海
之隨波流却海色稍清夜頭風切直指到十

四日平明海還白緑風途不変望見西方山島
見北至午時風止海色淺緑未時南風吹側帆
向丑戌時為得順風依灌頂經設五穀供祠五
方龍王誦經及陀羅尼風変西南夜半風変
正西随風時船　十五日平明海水緑色風起正
西指日出處而行巳時風止未時東南風吹側
帆北行水手一人病苦死去落却海裏申時人
卜部占風不多宜但占前路難訢羅瑞應无
驚怖々　船上官人為息逆風同共發願祈乞
順風見日没處當大檣正中入夜祭五穀供
誦般若灌頂等經祈神歸佛乞順風子時風
轉西南不久變正西見月没處當艫舵倉之
後　十六日平明霍霧雨氣四方不見論風不同
或云西風或云西南風或云南風望見最白當

於船小檣懸門便知向東北去側帆而行或提
南風吹上天難晴海上西方當霧塞滿不得通
見今日始主水司以水倉水乾船上人官人已下每
人日二升僅遣已下水手已上日每人一升半午
未之後見風色多依東南指子側行霧晴天雲
於艮坎坤有黑雲塞請益僧遠知不多好不
要飲懷入夜從而事苦無極　十七日早朝西止雲
霧重々不知向何方行海色淺緑不見日影
迷方渴或々向西北行或々向正北行或望前路
見鳥飛行鼓翅海濱似淺下縄量之但有八尋
欲下石停不知去遠近有人々今見海淺不如
沈石暫住且待霧晴云進止衆咸隨之下
石纜當儲見霧下有白波擊激似見異物行
知是鳥鳴來合明不久霧氣微霽鳥鳴合明

未知何國境便下艇差射手二人水手五人遣令
尋陸地問其處名霧氣稍晴北方山嶋相連
自東南始至于西南綿連不絕或云是新羅
國南邊今卜部占之稱大唐國復還新羅所在事
在兩邊未得定知持艇之後所遣水手射手
將唐人二人來便道登州牟平縣唐陽陶村之
南邊去縣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從此東有新羅國
國得好風兩三日得到云云　船上官人悅
及綿便依估聽州縣管天未晴望見山頭未
得頭緒東風吹日暮霧飲暗十八日設食
日無人猶一帆水一帆東風不變又以州但有
粟其粳米欲黄云云　請益僧爲早到本國發
誓迎本所發諸願令卜部祈請神木火珠一
奉祭於住吉大神水精念珠一串奉施於本國
龍王剃刀一柄施於船之神以祈平歸本國

巡禮記卷第一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第二
十九日平明天晴北風吹從所泊出來時風西
北擔棹指西南行中時到邵村浦下碇繫住當於
邵村之西南擬入於澳逆潮遄流不許進行廿
日早朝新羅人乘小船來便聞張寶高與新羅
王子同心罰得新羅國便令其王子作新羅
國王既了南風稍切澳潮逆遄不得定住東
西淺橦振殊甚廿一日雲霧從夜南風切吹
廿二日雲雨申時挾抄一人死卻載艇移置
渴嶋廿三日雲氣南風廿四日霧雨此泊船之
處法艘新風吹浪高近日下八箇艘其三
箇艘所去新羅所餘之艘其少設逢暴風不
能堅住無抛廿四日西風吹暮際騎馬人
來於北岸從船上差新羅譯語道玄令迎通
玄卻來云來者是押衙之判官在於當縣
本國使船泊此日久所以來擬相看緣夜歸去未
得相看明日還泊於船上更令新羅人於岸
上傳語於道玄將為官人今申來由便聞本國
朝貢使乘新羅船五隻流著萊州廬山之邊
之五隻不知所去雖聞是事未詳只第式之船又
聞大唐天子為新羅王子賜王位差使擬遣新羅
排比其船幷賜祿了廿五日風吹不定霧氣未
晴午時昨日從岸歸去押衙之判官等十數
騎馬於官人酒果示至敬言之白獻酒餅未敢容
人賜絹不肯船多有酒酸無當浪漂新羅流所
五六度矣來後擔棹向乳山去申時村浦往渡
行未及半途暗霧忽起四方俱闇不知何方之
風不知向何方行施所停住風浪靜覺得劫量

去頭夜無異廿六日早朝雲霧黯暗巳時見乳山
遠在西方風起東北勢擬發行巳時到乳山西浦
泊船停住山嶋相衛如垣周圍其乳山巖々崢嶸
峯高頗頂上如鋒山根白嶺下云指六言之檀
西邊崖有石山巖峯銳嶺高數千尺甚々東北
雅有山連云宿鋪乎來時所經八廿餘騎馬
縣驛來之押衙潮落擬來相看之先來候迎訖
中有一百姓云昨日從廬山來見本國朝貢船
九隻俱到廬山人物無損其官人等總上陸地
作蓬屋在從客候風之不久之間押衙[illegible]新
羅船來下船登岸多有娘子朝貢使判官參所
爲譯語道玄遣令通事由已後乘帆來下船
到押衙處相看畢作詞請食報先在東海縣
但得海々糧此船隨逐風打歸流著此間遠

須不可在此擬還海糧仍請生料之押衙報云
之更報州家取處分晩頭歸宅從日東北風吹
廿七日陰雨北風廿八日天晴押衙來與官人相看
廿九日北風吹今新羅譯語道玄作謀而在此間
可穩便否道玄與新羅人商量其事却來噵
住之事可穩便五月一日遣買過海糧於村勾
當王訓々家與同留住此村之事王訓等如要任
若我專句當和尚更不用憂本國之使事不要
未論定意從日西風吹廿日西風起節鏡出浪
爲風所切行路迷礙不諫即半日時風停任流
到海口停留遣令汲水日沒之時於船上祭天神
地祇又官私諸願鏡等奉上於船上住吉大神
申時水手一人自先沉病將臨死未死之前裹
其身載艇送弃山邊送人却來云舁著岸上病

人衆危亡欲水路之我病若念事附留去船之衆
人莫不惆悵三日風吹不變從乳山西面浦口舉
帆進發風途離岸午時風止更又東風吹迴帆
歸到乳山浦口停宿四日辰時從泊口西南四五許
里行於望海村東浦泊北邊結纜五日下船
登陸依五月節沐浴洗衣晚頭從船處將狀
來甚狀住海風雖有不遂利涉渡劉良二而謝
合船潔齋從明日始三箇日宜讀和尚持經合
佛祈願順風暝寒章喜光儀普激夜來即起
夜頭於陸岸宿六日早朝赴船已去於船上答
新羅譯語道玄向押衙宅去答後更登陸岸
看幕排比供給之事晚頭登五百歲王訓望
所勾頭縣來七日西下九只平朝縣從東早十二日
登本處天神地祇從巳日至十三日奉也晴時勝

風吹不定十四日州押衙來於船上問船上之人數
且歸村家邵村勾當王訓來相看便問本國
相公未見復船先從廬山過海過風更流著於
廬山以來之泊入夜雷鳴從雨十五日朝雲已暗
亂雲雨猶切切押衙來於船之請船上人數憑
是錄其數付縣州家晚頭押衙歸朝貢使處
緣洗浴未十六日天晴押衙使來請朝貢使張縣
之狀請差僧作留住之狀付高人孫清送林大使
宅船上官人卷村子二人水手二人與州押衙共遣
請粮押衙種子物贈州縣而不受去前件粮米
自陸卸來十七十八日風途斷亂先人論不一
喧十九日夜比至日時雷鳴電耀從雨大風不寄
相高艫纜悉斷船即流出任繫下碇便得停
從船頭神殿蓋踏之板為大風吹落不見所在

人氣惱不能自禁昔西風吹便擬過海歟
□□□上岸人午時風變西南計不離本泊
□□□發入夜雷雨更甚廿一日巳時西風吹
□□□發行風止不前暫停待風南風微吹
離之帆躍泊岸既泊上下都自先久饑晚頭下
船廿二日早朝同上下都於岸上祀池日晴雨異風
吹廿三日雲天微晴入夜風雨驚切廿四日西風切
吹雨氣未晴仍未進發晚間官人共議風已從
日不變明朝便發廿五日早朝復乘風止不得進
發中時稍有和一後懸白帆從海口漸去度之
須臾風入來晚際往流向孔山泊去讀人皆驚若
是朝貢使從庭山來放馳艇進問彼所謂取
遣唐使夜迅艇不得語息海來廿六日擬發候風
遣唐使晚頭西北雨音電光雷々雷電雷鳴入

夜船忽然振搖驚怖沈極戌時泊西北岸之
孤島且聞遠響久々不息而久之雷電閃
光閃々耳雷電光々振不休暗視大雨似流盛
滔章難船之諸人不能出入若日晚霹靂落來
帆柱打撥桅子驅音之面斜處折々其所折齊深四
寸有餘闊三寸許長三丈餘自外折弃之者五行
深四寸者五尺已下片々狼藉採集一處整著
船舶之上並奉幣帛到本國々日參遣神社
祇充祭祀々燒龜甲占其崇但船上下都諸公
薦於當處神前所以得神冥好作法祈發願
讀經檢便可安穩仍於余偶節際又於船上
祭當處神其破折々桅子既々既是折船更
送者且作桅之材計處弃之雖可得者更
作桅計今弃不隨造海事須結渡所被折之桅

早可進發。〻諸人儀議，便擬進發。風起西
北，少有動船。風吹便以，人心不奈。卷上下木碇處
風穩，船到晚，議發。須風元感，暫行下碇，入乘風
風殺大艇帆漸行，儀鳴口風以東紀發，下碇繫
留。廿八日辰時，雷聲霹靂，石神振鳴，奉幣祈歸。
未而下雨。晉檣擢進入乘鳴，東南少海有鳴於
此泊船。廿九日天晴。今日西 言一日 風起西北，迴時不定。
至今日可往此村之事，眼請官人，未許。今日又請，
未被允許。六月一日天色霽晴。緣留住之事，皆
請辭離，不定。天下雨。二日天晴，雖无往諷，人心念
欲歸鄉。為碇論到，終日離出。晚際卷上帆過，
船忽然流去。時當磯下，下碇盡日，儀得平善。
三日西風微吹，或吹或不吹。上帆下帆，三數度更。
則帆順遂轉遠，擬赤山去，從邢村浦東潮為行。卷
浦口潮落，繫船岸磯下，檣指張不能西處。
有諸石相去漸當岸，磯邊石相合衝觸船時，以
裂。人各合力指棹步碇，去漸覺出，隨流出行海
中。停留暮陰，大風從西，雷聲電光不可視。同船
上諸人振懼，大叫呼，音聲叫喚，以過霹靂。四
日早朝上帆進行，皆到風上，下碇繫住。五日進明
照帆進行，午後到赤山西，逢潮逆，皆停繫。今時
頃又行，漸入山南，雲聚忽遠來，逢風急吹，張帆
頓覺下帆之會，見烏龍來遶船三迴，還居鳴上。
衆人驚怪，皆謂是神靈不受入泊，迴船却出
赤山，稍過，坐海中，此方有雷聲，鼓雲鳴來。
船上官人驚怕殊甚，猶疑神不和，相同共
發願立誓，除祈祠船上霹靂神，又祭船上住
吉本明神，又為本國八幡等大神及海龍王并登

州諸山準擬不著霧暗雷鳴漸以風起東
西下矴繫居以船難經日久不能過海又不得
入澳經多日夜漂蕩海裏不任檣動小日夜暮
六日乳風切吹拔入赤山泊風合相煩仍卷流石
拂比帆布風以浪陸更流鎮石未上遂入風波
存奢行逐不與小合離會之至莫過之大矣七日
午時乳風吹舉帆進到赤中之港到赤山東邊
泊船乳風大切其赤山純是巖石高秀處即
文登縣清寧鄉赤山村山裏有寺名赤山法花
院本張寶高初所建也長有莊田以充粥飯
其莊田一年得五百石米冬夏講說冬講法花經
夏講八卷金光明經長年講之南北有巖峯
水通院庭從西而東流東方望海遠開南西北
方連峯作壁但坤隅斜下當今新羅通

事押衙張詠及林大使王訓等專勾當八日齋
後請寺法師及惟正惟曉等登寺偶謁寺家
諸僧卅有餘相看啜茶夜宿閑房九日齋
後相請春戒明法師及從僧等相尋登來共
於食堂喫茶後粟田錄事新羅通事道玄
等同登來宿一夜十日齋後粟錄事歸船
上去本國七箇僧留住山寺起七日西南風大切
子時尤甚廿二日大風暴雨通夜不止廿三日昇
朝過看山寺拔樹折枝崩巖落石從泊船
處水半是冰冰船當磯基已破橫艇帆青
纜並皆破散飛同帆先極便發尋便遣泊船
處今看康寶其船為大風吹流着磯破損
破打艇一隻並已推裂船當於磯三兩夜浪
濤卻山纜矴不繫與波流半日西

風吹定切懷搖更副下碇爲碇〻纜繞流遊
岸磐留舡〻諸人心迷不契究似來兩日之
後歸到舊泊補綴艇艇廿六日合頭令取矴
及覓桅料之材自去四月起首雲霧暗昏風
雨不止一兩日晴還更雲塞廿七日聞張大使交
關船二隻到旦山浦廿八日大唐天子差入新羅
慰問新即位王之使青州兵馬使吳子陳崔副
使王判官等卅餘人登來寺裏相看夜頭張
寶高遣大唐賣物使崔兵馬司來寺問慰
廿九日遣明共道玄闍梨入來容居爲兼當往之
事便問船處歸去赤山浦東南渉少渡大海
与東岸極遠是吳干將作劍處時人喚爲莫
邪嶋但莫邪是嶋之名干將是鍛工之名七月
十日五日夜發去風波浪猛騰激涌沸浪澇

北岸船舶漂振轉懷不少十四日辰時發山傍
到泊和尚在岸頭共戒明法師及粟錄事等知
事往村法華若村天門院相看法空闍梨法
曾至本國歸來二十年夜宿其院十五日山院興
齋使買新羅粟來飯十六日早朝還山院下右路
聞人道船船明日發去到泊船處覓船不見
悵住岸頭赤山院衆僧共來慰問俱登我
山院契飯便見州使四人先來在院逗日宿
朝貢使糧七十石來者今於當村緣朝貢使己
發不得領過便張縣家去院龍花少深臨淑
施封了慰問懇懃廿一日中時本國揔已下九
後船來泊此赤山浦即遣惟正起居相公並諸
諸判官錄事等相見近江權博士粟田家繼
及射手左近丈部貞名不敢問請益惟正尔

問第二舶遂逢之事　廿二日不發　廿三日早朝
山頭望見泊船處九隻船並不見便知發頭
發西北風吹赤山東北隅派去百許里遙見山
峯高青山三峯並連遙遙不絕此乃秦始皇
於海上修橋之處從此望又於此山向東見蓬萊
見
山儀山明山便於此死其時麻鞋發見在矣
處若說使得知之三緣為向天台長回國之數
留在赤山院無問行李向南去遠路絕遠闕
向北巡則有五臺山去此二千餘里計南遠北近又
聞有天台宗和尚法號志遠文鑒座主並天台
玄素座主之弟子今在五臺山修法花三昧傳
天台教迹北臺有宋谷蘭若先修法花三昧
得道近代有遊禪師楚州龍興寺僧也持經
誦滿一千部入臺山志遠禪師所受法花三昧來
入道場求普賢在院勤道得見大聖加以去年
來已請新羅僧聖林和尚口說記之此僧入五
臺及長安遊行得廿年來此山院語話之次
承聞臺山聖迹甚有奇特深喜近於聖境暫
休向天台之議更發入五臺之意仍改先意便
擬山院過冬到春遊行巡礼臺山廿八日中縣
使竇文至來兩人將縣帖來其狀偁

牒　青寧鄉

得板頭竇文至狀報日本國船上抛却人三人
右撿案內得前件板頭狀報其船今月十五日
發訖抛却三人見在赤山新羅寺院其報如前
者依撿前件人既船上抛却即合村保板頭當
日狀報何得經今十五日然始狀報又不見抛却
人姓名兼有何行李衣物并勘赤山寺院綱維

事僧亦有外國人在都不申報事須帖鄉耆
人勘事由限帖到當日具分析狀上如勘到一
事不同及妄有拓注並追上勘責如違限勘事
不子細元勘事人必重科決者　開成四年七月廿四日典王佐帖
主簿判尉胡　君直
攝念鐵宣貞　報法僧亦使作狀報留之由其狀
如左　日本國僧一人從小師二人行者一人留在山院事
右僧等為求佛法涉海遠來雖到唐境未遂
宿願辭鄉本意欲巡聖國尋師學法緣朝貢
使早歸不遑相隨留住此山院已後便擬
巡禮名山訪道修行但隨身物鐵鉢一口銅鋺
二具銅瓶一口文書廿餘卷遮寒衣裳亦更
無別物今蒙縣司勘問具事由如前條件狀如
前謹牒
開成四年七月廿八日日本國僧圓仁弟子惟正惟曉
僧惟曉行者丁雄萬狀
牒青寧鄉赤山院狀上勘日本國僧人船上不歸事
由于狀
右日本國僧圓仁小師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四人口
遠聞貴國興流佛教故來投學聖教欲以寺
名山聖跡巡禮諸方緣時熱且在山院避熱待
時涼即便行遂不早縣司狀惟恩察其僧等
緣身衣鉢更無別物如違狀後不爾法清亦
虛妄之過謹具狀事由如前
開成四年七月　日赤山院僧法清狀
八月十三日聞相公已下九隻船在青山浦更有渤
海交關船同泊彼浦從彼有人來報縣家索
牒廉貴所以送於九隻船從過赤山浦發遣

北風連日常吹今猶有更何所謂不發
[illegible]應是人座傳十五日寺家設餺飥餅食等
作八月十五日之節斯節諸國未有唯新羅國獨
有此節老僧等語云新羅國昔與渤海相戰之
時以是日得勝矣仍作節樂而喜舞永代相續
不息設百種飲食歌儛管絃以晝續夜三个
日便休今此山院追慕鄉國今日作節其渤海
為新羅罰纔有一千人向北逃去向後却來依
舊為國今喚渤海國之者是也十賢為惟正惟
曉始讀因明論流青州都督府管內有四箇州
萊州登州淄州棣州並山東道登州四縣牟平縣
文登縣蓬萊縣黃縣蓬萊縣在州下今此山
院是文登縣清寧鄉赤山村內清寧鄉南
望海有莫耶島記之于時作飼三宿六言在裏出

東南傍小海從赤山北向東轉去陸路得到
九月大　一日己卯　問錄往臺山行李州名里數過
八箇州到五臺山計二千九百九十來里從赤山
村到文登縣百三十里過縣到登州五百里從
登州行二百廿里到萊州從萊州行五百里到
青州從青州行一百八十里到淄州從淄州到齊
州一百八十里過齊州到鄆州三百里從鄆州行過
黃河到魏府一百八十里過魏府到鎮州五百
來里從鎮州入山行五日約三百里許到五臺山
依新羅僧諒賢口說記之　三日午時縣使一人
將縣帖來　其帖文如左
縣　帖青寧鄉
先得狀在赤山寺院日本國船上拋卸僧
三人行者一人

右撿案内得状，縁前件僧等先是本州中使
訖，共登州司要有遞勅使，請往海口所由及當
村板頭并赤山寺院綱維等須常知存亡。請
處分者。奉判：准状帖所由者。依撿前件人事，
須帖海口所由、當村板頭及綱維等須常知存亡。
登州司遞勅牒，有東西不知去處，速具報，不容科
決。仍限帖到當日具示當取状，状上者。

開成四年八月十三日典王佐帖

主簿判尉胡君直

攝令威宣員一

司功

先在青寧鄉赤山寺院日本國和上拋却僧

僧三人，行者一人

右件僧等先中州中使訖，共有東西未。八月十

四日帖赤山寺院并村保板頭海口所由等須知

蒙帖同大衙家三稱：村正譚亶拋却僧至客
鄉壹状報，其譚亶見在，伏請處分。牒件状如前，謹牒。

開成四年九月 日典王佐牒

青寧鄉□□二日員

日本國僧圓仁等 状上

奉帖勘當拋却在赤山院日本國僧三人行
者一人，今來東西存亡事由状

右僧等為慕佛法，權住山院，已得公驗，將欲
遊便出巡禮諸處，縁時臨寒來，有東西在此山
院過冬，到春巡禮名山，訪尋聖跡。僧等請所状
報，兼報村老帖勘東西存亡之端，具事由状已如前。
牒件状如前，謹牒。

開成四年九月三日日本國僧圓仁等牒

十二日午時，雲霧交色，雨及東北陵龍相鬭鳴聲

兩巻下雪光珍輪數封不是對晚頃心頭上
以散冰雹流積三四寸許後積如雪老僧云
古來相傳此山多有龍宮

祠部　牒

上都章敬寺新羅僧法清

右請准格所在隨緣頭陀

牒得前件僧状稱本心入道志樂頭陀巡禮名
山歸心禮謁經行林下所在寺舍遠尋先跡
門途游佛理請准元和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勅三藏
僧般若口奏弟子大合不請頭陀奉依擇數
者勅游行所在頭陀勿斷聖典任爲持念損
心迫於風疾數動三恒案臘之間要須市易將
息今欲往諸山巡禮及尋醫療疾恐所在關
戍城門街鋪村坊佛堂山林蘭若州縣寺舍
等不練行由請給公驗者付庫檢得報稱
名同者謹檢格僧尼有能行頭陀者到州縣
寺舍任安置將理不得所由恐動者僧法清請
頭陀檢勘同者准状詳故牒

元和二年二月　日令史潘倫牒主事

趙參

日本國求法僧□　　牒　當年

員外郎周沖[illegible]

僧同行　從僧惟正惟曉　行者丁雄萬

請赴往臺州縣給與隨緣頭陀公驗

牒僧本意欽慕釈教遠投仁境偏心聖跡
悉樂巡禮見說臺山等諸處法教之根源大聖
之化處西天高僧踰險尋訪漢地名德至彼得
道意僧等久依彼芳猷偶因良緣幸到聖國今
欲往赴諸處以遂舊情恐在道路不練行由請

[illegible]若三藏為頭陀僧奉請名賢准勅許住
昔緣今已伏望當寺准　當國格例牒州取諸
僧名賢並副綱維知事僧等普賢道振海外僧
難之甚願吹揚佛日不任思誠之至具狀如前
條件狀如前謹牒
開成四年九月廿六日　日本國延曆寺求法僧
廿三日檢唐曆立冬自後寒風稍切　廿七日下雪
自九月中旬已來寒風漸起　山野無青草　澗
泉有凍氣　廿八日始當院收蔓菁蘿蔔　院中
上座等盡出揀葉　如庫頭無柴時院中僧等不
論老少盡出擔柴去　十月一日始霜下　五日泉
水凍　十日夜半聞群雁聲空飛向南去　十五日夜半
月蝕　院家作聲打板　五更之初月色漸
明　十一月一日赴新羅人王長文請到彼宅喫齋

各々讚歎僧人對寺院夜宿二宿　十二日晚頭
歸到山院　九日冬至節衆僧相禮　辰時堂前禮
佛　十六日山院起首講法花經　限來年正月十五日
為其期　十方衆僧及有緣施主皆來會見　就
中聖琳和尚是講經法主　更有論義二人　僧頓證
僧常寂　男女道俗同集院裏　白日聽講　夜頭
禮懺聽經及次第　僧等其數卌來人也　其講經
皆據新羅風俗　但黃昏寅朝二時禮懺且依
唐風　自餘並依新羅語音　其集會道俗老
少尊卑總是新羅人　但三僧及行者一人日本國
人耳　廿七日齋前由當院講托惠正出寺往南
山法會院赤山院綱維知書請歸　不許行
南院更牒狀請　十九日晚綱維綱維僧許　廿二日
緣寺不許歸於本院

赤山院講經儀式　辰時打講經鐘打驚衆
鐘訖良久之會大衆上堂方定衆鐘講師上堂
登高座間大衆同音稱歎佛名音曲一依新羅
不似唐音講師登座訖稱佛名便停時有下
座一僧作梵一據唐風即云何於此經等一行
偈矣至願佛開微密句大衆同音唱云戒香定
香解脫香等頌梵唄訖講師唱經題目便開
題分別三門釋題目訖維那師出來於高座
前讀申會興之由及施主別名所施物色申訖
便以其狀轉與講師〻〻把麈尾一〻申舉施主
名獨自誓願〻〻訖論義者論端舉問舉問之
間講師舉麈尾聞問者語舉問了便傾麈尾
即還舉之謝問便答問答〻〻與本國同但難
儀式稍別側手三下後申解白前忽然起

聲如大嗔人盡音呼諍講師蒙難但答不返
難論義了入文讀經講訖大衆同音長音讚歎
〻〻語中有迴向詞講師下座一僧唱處世界如
虛空偈音勢頗似本國講師昇禮盤一僧唱三
禮了講師大衆同音出堂歸房更有覆講師一人
在高座南下座便讀講師昨所講文至如含義
句講師牒文釋義了覆講亦讀〻盡昨所講文
了講師即讀次文每日如斯
新羅一日講儀式　辰時打鐘長打擬了講
師都講二人入堂大衆先入列坐講師讀師入
堂〻〻會大衆同音稱歎佛名長引其講師登北
座都講登南座了讚佛便止時有下座一僧作梵
〻云何於此經等一行偈也作梵〻〻南座唱經題目
所謂唱經長引音多有屈曲唱經之會大衆三遍

散花毎散花時有所頌唱經了更短音唱
題目講師開經目三門分別述經大意釋經
目竟有維那師披讀申事興所由其狀中具
載无常道理亡者功能亡逝日數登州刺史
姓烏名角時人喚烏使君有三諱字明綺給
也明日即還來日青州節度使姓壽時人喚
壽尚書無諱字也

新羅誦經儀式　大唐喚作念經

打鐘定衆了下座一僧起打槌唱一切恭敬々
禮常住三寶次一僧作梵如來妙色身兩
行偈音韻共唐一般作梵之會一人擎香盞
歷行衆座之前急行便休大衆同音誦摩
訶般若題數十遍也有一師陳申誦經來由了
大衆同音誦經或時行經本或時不行經本念
經了導師獨唱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次
稱佛菩薩號導師唱云南無十二大願大衆云藥師
瑠璃光佛導師云南無藥師也大衆同音云瑠璃
光佛導師云南無大悲也大衆同音云觀世音
菩薩餘皆如是禮佛了導師獨結願迴向迴向稍長
迴向之後導師云發心大衆同音亦云發心次導師
唱發願已竟頂禮三寶次施主擎施物坐導師與
咒願便散去　廿九日晚頭此新羅院佛堂經藏
點燈供養別處不點燈每房竈裏竹葉
及草從壞出烟黃昏初夜後夜寅朝禮佛後
夜諸沙彌小師等巡到諸房拜年賀年之詞依
唐風也開成五年庚申正月一日戊寅早朝禮佛了不
相拜謁且歸自房喫粥之後堂前禮佛了通
禮佛了便於堂前衆僧同禮拜更卞座次下

依以來正月十五日得當年曆日抄本寫著如左

開成五年曆日 干金 納音木 凡三百五十五日 合在[illegible]

歲德[illegible]道

大歲申 大將軍午 在 大陰午 在 歲[illegible]在申 歲[illegible]在寅 歲

破在寅 歲殺在未 黃幡在辰 豹尾在戌 蠶官在未

正月大 一日戊寅土建 晉時中 十三日雨水 十八日驚蟄

二月小 一日戊申土滿 十三日春分 十八日清明

三月大 一日丁丑水開 二日穀雨 十三日立夏

四月小 一日丁未水平 十三日小滿 十八日芒種

五月 一日丙子水收 十六日夏至 十九日小暑

六月大 一日乙巳火開 十一日大暑 廿日三伏

七月小 一日乙亥火平 二日處暑 十八日白露

八月大 一日甲辰火成白露 十六日秋分 廿六日寒露

九月小 一日甲戌火除 二日霜降 十七日立冬

十月大 一日癸卯金收 二日小雪 十七日大雪

十一月大 一日癸酉金破 二日冬至 十七日小寒

十二月 一日[illegible] 中[illegible] 十八日大寒

右件曆日具注勘過

此日山院法花會畢 集會男女昨日二百五十人

今日二百來人 結歡已後 與集會衆授菩薩戒

齋後散去 赤山法花院常住僧衆及沙彌等名

僧曇表 僧諒賢 僧聖林 寺主 僧智真 典座 僧軌範 僧門

僧頓證 寺主 僧明信 上座 僧惠覺 僧修惠 法端 院主 僧

法空 左 僧至行 僧門 僧善範 沙彌道真 主

事 沙彌法(?)證 沙彌(?)日宣 沙彌神[illegible]

留應(?)尼三人 老婆二人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牒 當院

請遊禮諸處尋師訪道

牒 圓仁等 擬 仁德往院 經(?)遊 暖居高深 難八翩

國境之誠在物難奪 往以歲陰推遷 春景

漸暖 今欲出行巡禮諸處 訪尋佛教 伏請

處分 謹牒

開成五年二月十九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牒

廿日 當院綱維更作一狀 差維[illegible]家使[illegible]

當州軍事押衙張詠已去求法僧別作一狀
送押衙其狀如左辰奉開春景惟衙伏惟押
衙尊體動止萬福即此圓仁蒙推免竟日然
蒙尊流恩問孫厭動慕元任感戴限以滌情
不庇殊路彼之誠何以為喻圓仁銜慕久欲
淹留居院今欲往赴諸方尋訪聖跡伏候公
仁事今當縣處謹遣弟子僧惟正奉狀代然
不謹狀

開成五年二月廿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張押衙　侍者謹空

廿一日得押衙張詠信明日差使張叉登縣所得
帖張委使騎張於赤山院留心相待者院家
衆僧及押衙并村人皆知青州以來諸處通
三四年有蝗虫災擊起穀稻損人飢貧多有
賊人數衆不少恣行窃盜无人節說當今
四人同行討應太難且在山院過冬待秋穀
熟出行穩便如欲安行且向揚楚州擽彼方
穀熟飯食易得若欲遂本願從楚州海州直
大路向北亦得々人說不同一一難依違又登縣
長官請勅少府請年廿七日晚頭得押衙張佰
昨已具高意報當縣宰君通報來文々中州假
十數日間州司有處合分可東西者二月一日更收
一狀偕押衙其狀如左仲春漸暄伏惟押衙尊
體動止萬福即此圓仁蒙恩奉諭且示及具
表高情具悟厚深元在少僧不勝感荷伏候縣
張々中州假十數日間州司有處合分可東西者
設不斟酌理均孫但可聊行李萬帶發足遠
害恐叩非時々暫寄住縣司中州來必早應

兼有進發空過到前當入楚時伏請更垂其
謂因行重涉滄險毒之道恐（偽）會負平生不遂
猶責將以少事奉煩閣下悚愧難讀累離茲心
斯乃為慕押衙所護伏望舍和濟勸早賜處
合從副法語普勝遠攜臨（注）外求法善根同結今
聞不任勤仰之至謹遣弟子惟正奉狀代申不宣
謹狀

二月一日求法僧圓仁狀上

張押衙　侍右

得押衙報云更差使中報計不久即來且教客
元至長慶年中自到新羅已宿（治）喚多少人從日
遊々七日赤山寺子收孫師教本院同南去十日
貴國奇々事子收孫詠賢濟寧上座小師々錢々
兩人同宿語本志歸院中老少無人聞卌十四日依

新羅僧常寂讀注劉村封敍後見白石記新
儀聆已者云同事由本村有新羅人王憲
夢有一僧來語云我是文殊師利古佛堂頹
積年無人修補佛菩薩埋沒地中見此信志故來
告報若欲知實從我家東南寶塔邊便得見若
覺已驚怪以夢中事語諸道俗遂赴古塔邊
掘地深至胸已來得佛菩薩像今見掘得彌勒
像一軀文殊師利菩薩一軀普賢菩薩一軀觀世音
菩薩一軀大聖菩薩一軀羅漢一軀佛骨鐵
同廿軀已上諸人見之奇異不少夜頭行佛道俗
會集施捨通夜十五日香不限人數便見張押
衙得押衙張詠西行之事少人寺時老人上州
刺取處分三五日而不相得如眾聽急即專
令所由奉送至縣遭遣白文巡撿十五日到司

押衙船從揚州來在赤山浦十七日為与寄押衙
面狀一封屬於院家并以書一封同贈張大使
其狀如左　攀違改歲德音希聞勤懿增深春
景已暄伏惟押衙尊躰康居即此圓仁蒙恩
謹以靈限不獲覲謁瞻係日深欽詠何言圓
仁留住山院多年過年厚蒙荒借仁從殊感深
情斯乃押衙慈造兼庇蔭遠垂以微身能酬
答于深銘心骨但增感愧先蒙台開許從
淮水傳使賜船送達淮南者迫同出山靈
不往遊慕因以本意專尋天台并聖境何得
不赴緣有此配先向臺岳既遠誠仍言事不諧
深愧高情浸遊可遣使人空致餉營莫賜貲
求法已後歸本山從清海鎮將向本國伏望
參張大使具陳事情　到廻時許明年放月

若有彼方人船往來請垂高念特令寄看
歸鄉專畢鴻功不任勤仰之至謹留空狀代
申不宣謹状
開成五年二月十七日日本國求法請益傳
燈法師位圓仁
謹上押衙　謹空
南判官尊體萬福雖未接奉先已蒙聞
宛如面覲伏惟照悉事情同前請具悉
斥限陰無緣不到書狀至然年具謹空
生宗未接奉久歎　高風伏增欽仰仲春已暄
伏惟大使尊體動止百福即此圓仁蒙恩仁
元任勤仰圓仁為求舊情遂歸唐境微身
留遊大使本鄉之地感慶之殊難以奇言圓仁辭
鄉之時伏蒙筑前大守寄書一封轉獻大使

忽還和流浮滄海，共資物所付書札，隨波沒
落，悵悵之情，一日不積。然無莫賜，惟賚能奉
求朗，但增馳結。不備。謹奉狀起居，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二月十七日日本國求法僧傳燈
法師位圓仁狀
清海鎮張大使　麾下謹空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狀上
請蒙賜公驗往赴五臺山名山及諸寺
巡禮聖跡，尋師學法。僧圓仁，弟子惟正
惟曉，行者丁雄萬，隨身衣鉢等。
右圓仁等本大心慕尺教，欲弘佛道，遠聞中花
五臺山諸處佛法之根源，大聖之化處，西天高
僧踰險遠投，唐國名賢遊茲得道。圓仁等未任
欽慕，涉波諸事來遊，宿願來開成五年二月內
到文登縣青寧鄉赤山新羅院，隨生緣於院
過一冬，去於海亭幸蒙放任東西遊到居仁邊
今欲往赴諸方禮謁聖跡，尋師學法。恐所在州
縣關戍城門街鋪村坊寺舍不練行由，伏望
賜給公驗，將為憑據。謹具如前。伏請處分。牒
件狀如前，謹牒。
開成五年三月二日日本國求法僧傳燈法師位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伏蒙惠賜公物，若干尋在錢
身不勝感荷。圓仁是外蕃庸僧，何敢當斯
重賜。資難銷謝，但增悚愧。伏惟使君去心曹
天下貴列千城，清風高仁，化遍數軍府界總
素欽作圓仁為求佛教感德，遠來當遊貴境
今沐仁德，凡在下情，尤任感慶。開成五年二月
九日留住文登赤山新羅院入縣院僧請相

送對句當州府使張押衙宅押衙相見云云
未得縣牒擬差人報去和上自來赴到什誠〻
行事且有戲應隨〻相慶便見縣牒文登縣
牒勾當新羅押衙所
當縣先申日本國船上客僧圓仁等肆人
牒檢案內被括稱前件客僧等先在赤山院住
今為春暖欲往諸處巡禮恐不練事由今欲從
東西未敢專擅狀〻者奉括准狀牒至者未有准
括牒勾當新羅張押衙處請處分者准狀牒
張押衙者謹牒
開成五年二月十日典王佐牒
主簿判尉胡君直
蹋縣下三府
登州都督府 當
文登縣牒
日本國客僧圓仁等肆人
僧圓仁弟子僧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
隨身衣鉢等
牒檢案內得前件僧狀去開成四年六月因隨
本國朝貢船到文登縣青寧鄉赤山新羅院
寄住今春設往東西今欲往諸處巡禮恐所
在州縣關津口鋪路次不練行由伏乞賜公驗
為憑請處分者依檢前客僧未有准狀給公驗
處請合〻者准前狀給公驗為憑者謹牒
開成五年二月廿三日典王佐牒
主簿判尉
胡君直
入夜於押衙宅宿昔押衙牒付圓仁等往縣司
令求公驗自奉行由事明早相送入縣便辭別押
衙及赤山院〻僧法清等相別了向北行廿里
到望海村王家斷中齋後北行五十里夜到

文登縣入惠海寺極樂閑院宿　廿一日早朝
入惠聚寺擬覓行歷北院安置各時赴惠海
寺極樂閑院新中李明才早朝入縣衙得逢
押衙縣長官求判未得公驗唐國風法官人政
理一日兩衙朝衙晚衙須聽鼓聲方知坐衙
公私賓客候衙時即得見官人也　廿二日於當
寺押衙飯須長官請明不能求得公驗文牒
開成天子今年正月三日崩天下三日舉哀着
服又聞新天子上位城中殺卻四千餘人先帝
時承恩者已於三日寒食節三日斷火各法
縣令胡主簿鄭主簿共數十人入寺來相看
尉同具說遠來留住之本意文登縣着徵識之
西根唐國國東境奉皇御宇撫育什比遊覽
國之佛事々々悉報今在縣南　廿四日早朝得
縣公驗文如判所由李明才勾當至牟平縣帳
押衙所廿五日巳時入縣辭長官却入寺齋後
綱維典座等到縣西頭中辭別縣行廿里到招
賢館宿知館人高媼在館中待候主人慇懃廿
六日開明早朝出招賢館行廿里到龍泉村斜
山館新中知館人梁公度石館前任不憂不好
緣斷痛不得發行使於館宿　廿七日早朝發到
牟平村宋日成宅新中乞嚼醋蝗蟲專元一色
湯飯喫不得西北傍海行七里到牟平縣城東
未半里有廬山寺來時入寺宿只有三綱典座
直歲五人更無僧人佛殿破壞僧房皆安置
俗人變為俗人家縣城東西一里南北二里已
上廿八日從廬山寺發登州刺史為君當奉信
二人奉信一行直歲信常表白奉三僧邦有

宿主人村人姓有賢名於白宅迺九府縣謝供饌
食擊將來寺主遷一行表謂村人於當府司
畫者白可付開元寺宿縣具事由如前

開成五年三月二日、徐求法僧圓仁狀

登州都督府城東一里南北一里城西南界有開
元寺城東北有法照寺東南有龍興寺更無別
寺城外側近有人家城下有蓬萊縣開元寺僧
房稍多盡安置官客無閑房有僧人來無處
安置城北是大海去城一里半海岸有明王廟
臨海孤標城正東是市粟米一斗三十文粳米
一斗七十文城南街東有新羅館勃海館從登
州赤山到登州行路人家希曠是山野牟平
縣至登州傍北海比年蝗災百姓飢窮喫
橡為飯三日早朝錄縣長官使來屈赴長官所相
見入州見錄事司法入判官衙見判官從職問
入奏見使君邀上廳囑喫茶使君手書施兩
碩米兩碩麵壹㪷油一斗醋一斗鹽柴叁拾根
以充糧根四日問長使君判官錄事縣司赤物
入開元寺行香使君判官赤庫頭喫茶喫求
法僧未賜春問本國風俗尋時赴張家請日本
三僧寄寺典座僧到彼斯中且以早朝奉狀謝
使君給糧料狀請公驗其狀如左　日本國求法
僧圓仁伏蒙給賜米貳碩麵貳碩油壹㪷醋
壹㪷鹽壹㪷柴叁拾根專在寂寥無任感戴
圓仁是外蕃伺僧何敢蒙斯仁惠實難銷謝
但增悚悅伏惟使君恭膺天命榮貴一城清
風高標仁政遐敷軍府安泰緇素欽仰以
為感供教咸蒙逸遠來凡僧忝貴境弟沐仁德特

豈慕疏拙自霑樣下情無任感愧之至謹奉
狀陳謝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三月五日〻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使君　閣下　謹空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請賜公驗往赴五臺山及諸方巡
禮聖跡尋師學法僧圓仁弟子惟正惟曉
行者丁雄萬隨身衣鉢等
右圓仁等本心志慕尺教修行佛道遠聞中華
五臺山等諸處佛法之根源大聖之化處西天高
僧踰險遠投唐國名德遊茲得道圓仁等
有欽羨涉海訪尋未遂宿願去開成四年六
月到文登縣青寧鄉赤山新羅院隔
於滄溟忘懷土之於遥岸今蒙放任東西得到使
君仁境今欲往赴諸方禮謁聖跡尋師學法恐
所在州縣關津口鋪及寺舍等不練行由伏
望使君仁造特賜公驗以為憑據伏請處分
牒件狀如前謹牒
開成五年三月三日〻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蒙使君張〻本司撿過又從京城新天子詔書來
於州城內第門前庭中鋪二毯子大門北砌上置
三几〻上敷紫帷〻上著詔書黃紙上書州判官
錄事等縣令主簿等兵馬使軍將軍中行官
百姓僧尼道士各依職類列在庭東邊向西立
從內使君出來軍將二十人在使君前引左右
各十人錄事縣司等見使君出伏面欲到地使
君唱云百姓等諸人俱唱諾使君於一毯上立
判官在於一毯上立皆西面立有一軍將喚諸

錄事縣司之列一時唱諾次實諸軍押
衙將軍兵馬使之列軍中列一時唱諾又諸
客赤郎諸官客諸太子唱諾次之百姓木百姓
老少俱唱諾次之僧道尼僧尼道士俱唱諾次有
二軍將取詔書几來當使君前一拜了取詔
書當額指之一軍將跪坐勒之受書擎至庭
中向北而立唱之有勅使君判官錄事諸軍等
齊俱再拜有一軍將云百姓拜百姓再拜但僧
尼道士不拜令兩衙官披詔書其二人着綠衫
更有衙官兩人手擎讀聲大似本國申政之時
詔書四五紙許讀申稍久諸人不坐讀詔書了
使君已下諸人再拜次錄事一人軍將一人出於
庭中對使君言謝恩白本處立使君宣諸司
人各勤勾當判官已上盡唱諾次都使唱之僧
道尼僧尼道士唱諾次之百姓唱諾次諸書使君
使君前再拜使君下廳以袖遮之諸官客赤教
十人到使君前伏地稱身而立軍將唱好去一時
唱諾官人諸軍僧道百姓於此散去五日使君
所施米麵於庫頭設供

米五斗麵一碩廚油（任國）菜三十根

右物使君仁惠不敢獨受今以爲供物於寺住
院設空飯來日從合寺衆僧請白

三月六日　本國求法僧圓仁

當寺綱維　（法前）

六日午時共合寺僧一十餘人又新中中時當
州軍事押衙王長宗布施一頭驢以充馱根
七日王押衙宅裏齋開元寺佛殿西廊外僧
伽和尚堂內北壁上畫西方淨土及補陀落淨土

是日本國使之所願於壁上書着緣起並沒
却但見日本國三字於佛像左右書着願主名
即是日本國人官位姓名錄事正六位上建必
感錄事正六位上羽豐翔雜使從八位下秦宿
雜使從八位下白牛養諸史從六位下秦海魚
使下從六位下行散位大西字度僧人從七位下連
雁負僧人從八位下紀朝臣貞大字季同年入說其
本由不知何年朝貢使到此州下八日早觀
狀之刺史乞僧公驗　重春日暖伏惟　使君
尊體動止萬福即此圓仁蒙恩僧從有退教
日不獲拜謁下情無任悚惕謹修狀子僧惟正
奉狀不宣謹状
開成五年三月八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使君　節下　謹空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等
右圓仁本願往臺山經夏後遊諸處巡禮聖迹
然衛時熱有阻行李先有牒憑乞　使君公驗伏
請處分　牒件狀如前　謹牒
開成五年三月八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刺史傳語云如今即到齋時赴莫押衙請共齋
令僧四人到宅齋九日得院長語云州牒明日令
得牒付刺史申使請載刺史白時發到青州節
度府所令得公驗云午時於劉白改宅齋十
日雨下到張家齋十一日巳時得州牒兩通一
通留後官一通從使把牒入州謝刺史通辭
別寫得州牒之本登州都督府
牒上　押兩蕃使
據日本國僧圓仁等状請公驗往五臺等所名山

及諸方巡禮聖跡尋師學法求僧圓仁弟子僧
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并隨身衣鉢等
牒檢案內得前件僧狀本心志慕釋教修行佛
道遠聞中華五臺等諸處佛法之根源大聖
之化處西天高僧踰險遠投唐國名德遊茲
得道圓仁等舊有欽羨涉海訪尋未遂宿願
去開成四年六月到文登縣青寧鄉赤山新
羅院隨緣住持今欲往諸
方禮謁聖跡尋師學法恐所在州縣關津口
鋪及寺舍等不練行由伏望特賜公驗為憑
檢者依檢日本國僧圓仁等先檢文登縣申
去年六月十二日日本國入朝貢使却迴船到
當縣東青寧鄉赤山東淺口暑岸至七月十五日
發續得縣申日本國迴國船已拋却僧圓仁
并行者等四人州司先具事由申使訖謹具牒
不審給公驗否者判史判州司無憑便給公驗
付安錄申尚書取裁仍遣僧人自賚狀見尚
書取處分者謹具如前者有申　使處請公
者具狀牒上使者謹錄牒上謹牒
開成五年三月九日府史匡從副牒
具狀申上
尚書十日行迴
縣書通事訖典匡從副　官浪言　宗下二
十二日平明發向西行卅里到王徐村藂廣宅斷
中便發向卅里到黃縣界九里截村少允宅宿
主人無禮數夢見因證座主十三日早朝發西行
卅里到藏齋館於東極宅齋主人極慳乞一盤
菜再三方與齋後發西行卅五里到乘夫館

喫茶行卅五里到萊州掖縣界徐宋村姜
宅宿主人心直夢見我與和尚十四日發行卅里
到南丘館王家斷中主人初見不肯無事難
易說誑謾萊國之態後行十里到高村王家
喫茶行卅里到中李村有卅餘家經五六宅
覓宿處家〻多有時飢食者自喫不合與人
各到自食合以供給也後發西北行十五里路邊
有王府君墓石上鐫誌久經歲月誌石倒地
繞北海浦行廿餘里到萬村法雲寺宿〻館人
今事是館本是佛寺因後為館時人喚之為
佛吾館〻前有二塔一高二丈五層鐫石構作
一高一丈鑄鐵作〻有七層其銘文云王行則
昔奉勅征伐東蕃沒海同船一百餘人俱被
賊擄送之倭國一身逃竄得還遂歸鄉塗

年九月十五日遣收賓館〻廿九日早發西北行卅
里至芝陽館斷中齋後行卅里到牟城村高
安宅宿主人不惡三月一日平明發行十里至故
縣館西北行卅里到堅姦縣孫乾莪宅斷中不
報直入宅索得主人情但主人心麁勤齋後從嵩
北行卅里到蓬萊縣管內望仙鄉王庭村寺宿
入夜雷雨唐國行五里立一候子行十里立二候
子築土堆四角上狹下闊高四尺或五尺六尺不
定曰喚之為里隔程二日平明發行卅里到安
香村延慶宅齋後行卅里到登州入開元寺宿
登州去赤山浦四百里行路山坂漸破脚策杖
勝步難行矣城南地界所由喬改來請行由例
書行曆〻如左日本國求法僧圓仁弟子僧惟
正惟曉行者丁雄萬右圓仁等日本國承和五年

四月十三日随朝貢使家船離本國來大唐開成
三年七月二日到揚州海陵縣白湖鎮八月廿
日到揚州寄住開元寺開成四年二月廿一日從揚
州上船發六月七日到文登縣青寧鄉寄住赤山
新羅院過一冬今年二月十九日從赤山院發
今月二日黃昏到此間人不許客宿家家逐到一家
又不許宿事三更更到縣家宿主人
有過心十五日發行十五里到于徐村孫家斷
中主人心殷勤齋後行十五里到萊州〻城東西
一里南北二里有餘外郭縱橫各應三里城內
人宅屋舍盛今出城外東南龍興寺宿佛殿
前有十三級博塔基階頹壞周廊破落寺無
衆僧僧有二僧寺主典座心性凡庸不知主客
之礼萊州管四縣掖縣昌陽縣膠水縣州城

西南是市粟米一斗五十文粳米一斗九十文
十六日早朝寺任綱維寺家無飯各自取食
齋後西下不發十七日平明發向西南行入
登州路行五里偶然人散得起正路行十五里
到潘村潘家斷中主人心麁惡不作礼數就主人
乞菜醬酢塩揔不得遂出茶一斤買得醬菜
不堪喫齋後發行卅里到膠水縣管三埠村劉
清宅宿家婦真躁夫解隹風東南去村三十
里有膠水縣十八日行五里過膠河渡口萊州管
內人心麁剛百姓飢貧傍河行十五里到青州
北海縣管田庄下家斷中主人殷勤齋菜豐足
齋後傍膠河行卅里到芙蓉驛東耿村耿家
宿去耿家西一里有古城時人喚之昌國城〻
周十二里東西南北皆城內見有百姓家三兩戶

縣同村老郎々處討城次來一千餘年之衣河里
住處城門地中今見拾得金銀珠玉古錢馬鐙
等多有寶物藏在地中每雨下後拾得之耿家
主人粟善十九日平明發行廿里到王疃村趙家
斷中主有道心供菜飽足齋後行卅五里到北海
縣觀法寺宿佛殿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中
十二來僧盡在俗家寺內有典座僧一人縣中來
一斗六十文又小豆一斗三十五文縣城東西二里
南北一里是先代濰州今爲北海縣廿日早發
行廿里斷中遇渤海使從上都歸國更行廿里
到孤山村宋家哄答主人慳極一撮塩一匙醬
皆非錢不與齋後廿里到壽光縣界半城村宋
家宿主人愛僧客取宿錢廿一日發行廿里到
盛味店張家斷中主人心平齋後行廿里到青
州府龍興寺宿寺家具錄來由報州從登州在
百四十里廿二日朝衙入州見錄事司法次到尚書
押兩番使衙門前擬通入州牒緣遲來向吏
毬場不得參見却到登州留後院送登州文牒
壹通晚衙時入州到使衙門令劉都使通登
州牒都使出來傳語喚入使宅尚書傳語云
且歸寺院續有處分歸到寺裏節度副使張
員外入寺來相見又見幕府判官姓蕭名度中
廿三日早朝赴蕭判官請到宅喫粥湯藥茗茶
周足判官能佛法有道心愛論議見遠僧甚慇
附
問欲齋時節度副使差一行官喚入州通奏
院齋官人六七人飲食如法廿四日春節破陣樂
之日於州內毬場設宴曉頭直歲典座引向
新羅院安置廿五日爲請公驗更作狀進尚書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右圓仁等歸心聖跡浮海訪尋欲往臺山巡
禮巡遊諸方尋師求法恐路遠時熱不遂本
願先具州縣中事由伏望　尚書仁造特賜公
驗希遂愿誠早遂前路伏請處分
　開成五年三月廿五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從登州文登縣至此青州三四年來蝗蟲災起
吃却五穀官私飢窮登州專喫橡子為飯
客僧等經此險處糧食難得粟米一斗八十文粳
米一斗一百文無糧可喫便修狀進節度副使張
員外乞糧食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請施齋糧
右圓仁等遠辭本國訪尋尺教為請公驗未有東
西到處為客飢情難忍言音別不能專乞伏
望仁恩捨香積之餘供賜異藩之貧僧先賜一
中今更惱亂伏深慚愧謹遣弟子惟正狀謹疏
　開成五年三月廿五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員外　閣下　謹空
員外施給粳米三斗麪三斗粟米三斗便狀
謝日本國僧圓仁謹謝
員外仁造給米麪不勝感戴難以銜謝下情但感
悅之誠謹奉狀陳謝下空謹狀
一　開成五年三月廿五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員外　閣下　謹空
廿七日遣惟正入本典院採公驗事本案張已
有處分給與公驗一頭給公驗一頭聞奏待後
日朝衙尚書押名押下了便送到云云　廿八日早
天氣濃流登州留後官王李訓來院相看便問

渤海王子先日來到擬歸本國待勅使來發去
於當寺復從院有齋處請起假斷十衆僧且
十來先日與狀迎尚書乞齋糧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請施給齋糧
右圓仁等遠涉滄波投尋佛教漏身多年歷到
尚書貴境巡遊旅季齋飯飢乏語音不同無
處乞食伏望尚書仁造施給糧食令極養貧僧
並乃恩捨之福比於陳如鴻濟之德競乎滄物
无任欽欽之誠謹奉狀陳請伏增悚懼不宣
謹狀
　　開成五年三月廿九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尚書
　　閣下　謹空
遣弟子惟正令奉狀所蒙邀張張明日有處分若
卅日赴齋觀士請到宅斷中後開節度使錄求
法僧來由聞奏先訖四月一日朝衙謝得尚
書賜給布三端茶陸斤齋時當寺有齋今日
尚書郎君生日國設長命齋二日早朝齋判官
宅喫粥便入州奏狀謝
尚書施物色牒
　　　　尚書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蒙
尚書仁造賜給布參端茶陸斤下情不任感戴
謹奉狀陳謝不宣謹狀
一
　　開成五年四月二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尚書喫入衙前傳語所施極少不足言謝皆知
上來好去次入節度副使張員外院辭別員外
喫入衙官給茶餅食畢卷辭別員外到寺歇
赴趙德濟請齋齋後幕府判官施給粮米
二斗麫料少豆二斗黃昏入幕府判官宅謝

訖路粮辭別。三日平明發，從府判官差
行官一人送過城門。幕府從初相見，時時心極
慇懃。在寺之時，每日有恩施問不絕。發行之
時，差人送路，並示道路。今日南書題單諸神
廟乞雨。從寺發，過州城西北去，城十里有堯山，山
上有堯王廟。堯王昔遊此處，行過之處靈驗甚
廟。民相傳云：每乞雨時多感應。雨中城向北行卅
里到益都縣界石羊村陳家飡。主人心平。齋
後西北行十五里到臨淄縣界淄水驛，西行廿
里到金嶺驛東王家宿。主人心性直好，見客
慇懃。望西遙見白山。四日平明發，西南行十六里
入小路，望長白山去，向西行五里到淄州淄川縣界
淺趙村，入趙家飡。主人極貪，食無錢可買，心無
慈。齋後向西北行卅里到長山縣東古縣村郭
家宿。主人姓王，大宋是淄州人，心平有道心。五日平
明發，西北行十里到長山縣，從縣西行十里到綦
家斷中。主人慇懃。齋後西行十五里到長白山東
面，日欲中時，於仙人臺前不村史家喫茶，問
礼泉寺。主人差從不村望西直行十五里到礼
泉寺。々後向正西入山去，錯差路，行十餘里，看
差路不知所向，從夜却不村史家宿，竟夜約
火燭不眠。六日早朝，主人說謝，又差一人相送指
路。正西入谷，行過高嶺，向西下坡，方得到醴泉
寺菓園喫茶。向南更行二里到醴泉寺斷中。
齋後巡礼寺院。礼拜誌公和上影，在瑠璃殿內安
置。柱階砌皆用碧石構作，寶幡奇綵盡世珍
奇，鋪列殿裏。誌公和上是十一面菩薩化身，其
緣傳著碑。々和上朱代金城人也，隱遁於此舊

山滅度其院内竹木所向但作影像奉國致
空寂西谷邊有醴泉井向前泉涌香氣甘味
有喫之者除病增壽尒來名為醴泉寺和上滅
後泉水涸盡但空井在今泉井之上建一小堂
更作和上影々前堂門有石井深五尺餘今見無
水也寺之南峯名為龍臺獨出群岫地圖所載
昔有龍舞其頂以此為名因勅改名龍臺寺
後因泉涌改名醴泉寺東西南方為峯連密
北面開豁無山矣寺舍破落不多淨聖跡
陵滅無人修治寺莊園十五所于今不少僧從
本有百來僧如今隨緣散去現住寺者三十向上
也典座僧引向新羅院安置七日早朝堂頭與
衙便發典座送出僧寮明日當寺大齋因何
早來々緣欲早到長山不經此寺門向北行十
五里到醴泉寺莊斷中向正西行二十里到章
丘縣從縣西行十五里過淄河渡口時人喚為
淄口從口西北行卅里王家宿主人心平八日早發
正西行廿五里到臨濟縣入尹家斷中便發有烏
太德五十來過市正西行三十里申時到臨邑
縣東從龍村張家晚來雨下主人心平九日朝
來雨下石滑發遲後雨晴便發正西行十五里
到古縣邑前臨邑縣城郭無一存全先代
寺舍破滅佛像露坐還為耕疇甚可哀憐
正西行十五里到源河渡口過河行十里到禹城
縣界臺埠村里甫家宿主人有道心十日平明
發正西行四十里未時到禹城縣々市粟米一斗
卅五文粳米一斗七文小豆一斗十五文麵七八十文
過城西行十里到仙公村趙家宿適秋霜竟

竟雨至晩雷雨店主人無道心十一日行時霽發
西行廿里午時到黃河渡口時人喚為藥家口
水色黃泥駛流如箭河闊一町五段許向東流
也黃河源出崑崙山有九曲六曲在土蕃國三曲
在大唐國渡口南北兩岸各有渡口城南北各四
町有餘東西各一町許此藥家口多有舟船載
法過人每人出五文一頭驢十五錢河南屬鄆
州禹城縣河北屬德州南界過河北岸斯中
巴人每人喫四椀粉粥主人驚怯多喫冷物恐
不消化矣正西行三十五里申時到德州平原
縣界趙館村趙家宿主人無道心十二日早
發正西行卌里到師州夏津縣界閒村趙
家午斯主人有道心施齋飯菜蔬飽足齋
後發西行卌里到夏津縣東去家店孫家宿

主人有道心十三日發西行卌里到王淹村王家
斯中主人足道心施齋飯齋後西行廿五里申
時到唐州城裏開元寺宿見說中丞中節
度使於開元寺新開道場條張衙令人知
聞從諸州來受戒僧四百有餘昨日道場罷訴
戒僧皆散去〻見未發者只有三十餘人也寺
綱維具錄日本國僧來由報中丞十四日朝衙
入州參見中丞〻〻家設一十僧齋便赴中
丞請於使宅齋〻後打到寺晩際入戒壇院
見新置壇場壘塼二層下階四面各二丈五尺
上階四面各一丈五尺高下層二尺五寸上層亦
五寸壇色青碧時人〻取瑠璃色〻十五日於城
內劉家斯中飯食如法齋後入善光寺見広
衆戒壇空衣懸幡鋪席以繩索以不置壇

辛勤鋪著以為齋禮明日起首可行過堯林
晚衙入州經中過十六日平明發西行廿里到
清河縣東分章流村劉家斷中喫榆葉羹
主人雖未解佛法自出齋飯與僧求斷中齋後
發西北卅里到冀州南宮縣東趙固村趙家宿
主人心直十七日早朝主人施粥飯正北行十五里
西北行十五里到南宮縣入城宿張家斷中出
城西北行五十里人家希到唐陽縣入城內覺
觀寺宿寺舍破落無有僧徒亦有知寺僧一人
見客不慇懃床鋪設極不勾當十八日平明
發向正西行卅里到新河口入城南家斷中從
西門出過新河橋正西行廿里平原遙遠人家
希絶到趙州寧晉縣東唐城寺宿寺
極貧殊無可論十九日辰時發寧城內飛

行十五里到秦丘村劉家斷中主人雖貧布
施齋飯午時發西北行卅五里欒氣扣羨到
趙州南開元寺宿寺舍破落佛像尊嚴所僧
心鄙陋見客僧廿日平明喫粥西北行卅里到
鎮州欒城縣城外錄家斷中向西北行三十里
到鎮州大廓縣東作護驛劉家宿主人賊心
第人廿一日早發正北行卅里到鎮州節度府入
城西南金沙禪院不見斷中有二僧見客無
慢撥遣報度禮入院中喫食主人歸不自作
餺飥與客僧齋後向正北行廿里到使莊楊家
宿此莊即鎮州節度使王大尉之莊大尉善
京安於右十王節度使家人等善見在有一年
將妹劉勾當善當精妙向行一里建碑安染
主高堆不定開者蓋尉義後經今五世〻〻矣

[illegible]僧心極惡　廿二日早朝多人施粥向正北
行卅里到南接村劉家斷中主人從來發心長
設齋飯供養行僧不限多少入宅不久便供飯
食婦人出來慰客數遍齋了喫茶向正北行
卅五里到鎮州界行唐縣入城門西禪院宿有
卅餘淨僧心極鬧亂廿三日早朝喫粥向西北行
卅五里到黃山八會寺斷中喫素飯時人稱之
為上房普通院長有飯粥不論僧俗來集便
僧宿有飯即與無飯不與不妨僧俗赴宿故曰
普通院々中有兩僧一人心閑一人心鬧有一黃
毛狗見俗嗔吠不憚杖打見僧人不論主客
振尾猥馴齋後向西北入山尋谷行時人喚之
為國信山從上房行谷卅里到劉使普通院
宿從遇五臺山金閣寺僧義深等往深州求油

歸山五十頭驢馱油麻油去又見從天台國清寺
僧巨堅等四人向五臺說云天台國清寺日本國僧
一人兼子沙彌一人行者一人今見在彼中經二年　廿四
日天晴發從山谷西北行卅五里見過一千客駝
五百許年行過一嶺到西嶺普通院々主不在
向稱食院中曾未有粥飯須過午無定人今主
都人食齋後尋山谷行西北三十里到莫堯普通
院宿雷鳴降雨廿五日雨下普通院深山無粥飯
喫少豆為飯從趙州已來直至此間三四年來
有蝗蟲災五穀不熟粮食難得齋後雨停尋
谷向西行三十里到解普通院巡禮五臺山送
供人僧尼女人共一百餘人同在院宿　廿六日天晴
喫粥了向行山谷卅里到淨水普通院齋院
中食之山風漸涼青松連嶺險西當嶺西行

卅里到繁城普通院過院西行嶺高谷深翠
峯出雲頭谷水瀉流從繁城西行十五里申時
到龍泉普通院宿院後丘上龍堂裏有泉清泉
院過此泉處為龍泉普通院々有飯粥廿七日發
從山谷向西行卅里到張花普通院共九僧粥中
過院有粥飯從院行谷十里到茶鋪普通院過
院西行十里踰大復嶺々東谿水向東流嶺西谿
水向西流過嶺漸下或向西行或向南行峯上
松樹谷裏樹木直而長竹林麻園不足為喻
山巖峻嶮欲接天漢松翠碧與青天相映嶺
西谷裏未開張草木至西寸從茶鋪行卅里
暮到角詣普通院宿院無粥飯廿八日入平谷
西行卅里巳時到停點普通院未入院中向西北
望見中臺伏地禮拜此即文殊師利境地五頂
之圓高不見樹木狀如覆銅盆遙望之會不覺
流淚樹木異花不同別處奇境特深此即清涼
山金色世界文殊師利現在利化便入停點普
通院禮拜文殊師利菩薩像因見西亭壁上題云
日本國內供奉翻經大德靈仙元和十五年九月十
五日到此蘭若々々院中僧未見日本國僧來奇異
示於壁上々題記者々午時食堂齋々後
見有數十僧遊南臺去暮澄當嵐雨下自大三
四年中停入山至于今日入山谷行都經六日未盡
山源得到五臺自去二月十九日離赤山院至
計可行二千三百餘里除却虛日在路行正得卌
四日也甚悅在路並無病累廿九日停點院設百
齋僧齋起請同齋因台州國清寺僧巨岵歸
本寺付書二封送國栽々人可齋後見救十僧

禮南臺去。上時晴天忽陰，風雲闇暗，卷雨
降雹。境際見其路來，被雹打破，望子而歿。
五月一日，天晴。欲巡臺去，所將驢一頭，寄在停點
院，屬院主僧句當草料。從停點西行七里，向北
過高嶺，十五里行，到竹林寺。斷中。齋後，巡禮寺
舍。有般舟道場，曾有法照和尚於此堂念佛，有
勅謚為大悟和上。遷化來二年，今造影安置堂裏。
又畫佛陀波利儀鳳元年來到臺山見老人時
之影。花嚴院。堂中有金剛界曼荼羅一鋪。次
入貞元戒律院，上樓，禮國家功德七十二賢聖諸
尊曼荼羅，彩畫妙好。次開萬聖戒壇，以玉石作高
尺，八角。底築填香泥，壇上敷一絲毯，闊狹与壇齊。
棟梁椽柱，粧畫妙絕。押壇老宿法號靈覺，
生年一百歲，七十二夏，貌骨非凡，是登壇大德。見

唐摩熟見說：去年六月中，天竺那蘭陀寺僧三人
來遊五臺，見五色雲、圓光、攝身光，歸天竺去。竹
林寺有六院：律院、庫院、花嚴院、法花院、閣院、佛殿院。
一寺都有四十來僧，此寺不屬五臺。五月五日，寺中
有七百五十僧齋，諸寺同設。是定州靈巖寺僧
所設。竹林寺齋禮佛式：午時打鐘，眾僧入
堂。大僧、沙彌、俗人、童子、女人，依次列坐了。表歎師
打椎，唱一切恭敬，禮常住三寶。一切普念。次寺
中後生僧二人，手把金蓮，打蠡鈸。三四人同音作
梵。施主行香，不論僧俗男女，行香且遍了。表歎
先讀施主設供書，次表讚了，便唱一切普念。大衆
同音唱摩訶般若波羅蜜。次唱佛菩薩名。大衆同
詞同禮：釋迦牟尼佛、彌勒尊佛、文殊師利菩薩、大
聖普賢菩薩、一萬菩薩、地藏菩薩、一切菩薩摩訶薩。為

哉天人梵王等敬礼常住三寶為聖凡之展敬
礼常住三寶為今日供養花嚴敬礼常住
三寶為所信及母法界衆生敬礼常住三寶打
槌唱〻読合咒願上座唱咒願了祈願合上下
左右道俗男女平等供養已衆僧等禮懺了訖
次場口次打槌合掌表歎所打槌〻為今日證
菩薩莊嚴及法界衆生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
大衆同音念大迦牟尼佛弥勒尊佛大聖文殊
師利菩薩一百菩薩一切菩薩摩訶 如次唱 同日念 念佛了打槌
随意大衆散去暮際鳴鐘而闍院飾嚴道
場供養七十二賢聖院〻僧常欽有書迎張諸
院〻同請日本僧侶赴請入道場著礼念法
事堂中僧侶次第安列七十二賢聖畫像寶幡
寶珠盡世妙珍張施飾列雜色還遶散從

香花燈名香奏樂念供養賢聖讃嘆〻〻後大
僧集會一僧登礼座先打磬鐃次説法事〻無
由一〻唱界供養名及施物已為施主念佛菩薩次
奉請七十二賢聖一〻稱名各稱名竟次唱唯願慈悲
哀愍我等降臨道場受我供養〻〻言立礼七十
二遍方於下座更有法師登座表歎念佛勧請
諸佛菩薩〻一心奉請大聖釈迦牟尼佛一心奉請
當來下生弥勒尊佛十二上願藥師瑠璃光佛大
聖文殊師利菩薩大聖普賢菩薩一万菩薩百億三一
心奉請次同音唱散花供養〻〻又音曲散般次有
尼法師又表歎等一切僧法師次僧法師與諸僧
同音唱讃了復打磬鐃同音念阿弥陀佛僧侍
次尼衆賛僧出門前如是相賛讃歎佛百到来和
事畢樂出道場歸散其奉請及讃文寫記在

料七箇同院各設七日僧齋入時法用與同此
日但引音時道場僧衆音聲歎佛不同一唱
奉散花但表讚更有別僧打磬作懺法事欽
食如法十四日夜准今曉去數十遍來沙浴於西
王壇受具足戒十六日早朝出竹林寺去來
行十里向東北到十里到大花嚴寺入庫院住
齋後入涅槃院見賢座主於閣上講摩
訶止觀有四十餘僧列坐聽講便見天台座主
志遠和上在講筵聽止觀堂内莊嚴精妙難
名座主云講第四卷畢待下講到志遠和上
房禮拜和上慰問殷懃法賢座主從西京新來
文鑒座主久住此山及聽講衆四十餘人並是
天台宗同集相慰喜遇講筵遠和上自說云
日本最澄三藏貞元廿年入天台求法台州刺史
陸公自出紙及書手寫數百卷與澄三藏々々
得疏却歸本國云々便問日本天台興隆之事粗
陳南岳大師生日本之事大衆歡喜不少遠座主
聽說南岳大師生日本弘法之事極喜花嚴
寺十五院僧以遠座主為其首不受施利日唯
一餐六時禮懺不闕常修法花三昧一心三觀為
其心腑寺内老僧宿盡致敬重齋後入
涅槃道場禮拜涅槃相於雙林樹下右脇而
臥丈六之容摩耶悶絶倒地之像四王八部龍
神及諸聖衆或舉手悲哭之形或閉目觀念之
貌盡經所說之事皆爲像也又入般若院禮
文鑒座主天台宗曾講止觀數遍兼畫天台大
師影長供養預語慰問甚殷懃更見大鞋和
尚影曾在此山修行巡五臺五十遍於中臺頂

冬〻夏石下經三年也遂得大聖初破着得大
麁〻高一尺長一尺五寸大一量其五行小一量十
行現著熱前初〻當作一百五千貝夜放說與
百五千僧設七百五千供今作熱於高閑上臺
供養以清涼山五月〻夜極寒尋常著綿襖
嶺〻谷〻樹木端長無一曲戾〻木入大聖
境地〻時見極賤〻人亦不敢作輕蔑〻心若逢
驢畜亦起疑心恐是文殊化現歟舉目所見
皆起文殊所化〻想聖靈〻地使人自然對境
起崇重之心也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巻第二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巻第三
廿八日入平谷西行卅里巳時到停點普通院前始
望見中臺頂此即文殊師利所居清涼山五臺之
中臺也伏地遙禮不覺雨淚遙望臺頂圓高不見
樹木便入停點普通院禮文殊像見西亭壁上題
名云日本國内供奉翻經大德靈仙元和十五年九
月十五日到此蘭若云云時入食堂喫齋見上僧並
意文殊像不見意遂處座恠而問衆僧乃云云
山諸處如是更香後見數十僧從南臺去一上
時晴天忽淮風雲闇暗雷雨天冷晚際見其歸
來被雹打破笠子濕身經由來自今月三日中時起
入山至今日每日入山谷行經六日始得到此臺去
二月十九日離赤山院直到此間行二千三百餘里
除却歇日正行得卌一日已想悅同到並無病
畢廿九日院中有百僧各各同赴請又日台州國清
寺僧巨堅巡臺歸本寺付二封書送回國上人所五
月一日天晴巡五臺去從停點普通西北行十七許里
向北過一高嶺行十五里到竹林寺斷中仍見蘄州
來求受戒沙彌數十人在寺准日齋後巡禮寺有
般舟道場曾有法照和尚於此堂念佛三昧有
勅謚号大悟和尚遷化來二年今造影安置
歲又畫佛陀波利儀鳳元年來到山門見老人之影
花嚴院佛堂有金剛界曼荼一鋪二日入貞元
戒律院上樓禮國家功德七十二賢聖諸尊曼荼
緣畫精妙次開萬聖戒壇以白玉石作高
三尺八角以香泥築墳壇廊壇上敷一張毛毯
緣緣道之八角造闌楼壇於香押壇左右注請
靈覺生年一百歲卌二夏[redacted]足登壇大德

見客慇懃見去年六月中天竺那蘭陀寺三藏三
人來巡禮五臺見五色雲圓光瑞身光歸天竺去
廿竹林寺有六院律院庫院花嚴院閣院佛殿院
一寺都有四十來僧廿亦不屬五臺五月五日有七百
五十僧齋諸寺同設并是齊州靈巖寺僧主所設
矣晚際隨去十四日夜惟正惟曉共數十人於白玉
壇受具足戒十六日爲謝於竹林寺齋於東頭臺
向東北行十餘里到大花嚴寺入庫院住宿後到
涅槃院見賢座主於高樓上講止觀講第四卷
欲終有廿餘僧同聽便見志遠和尚在講下聽
止觀其院門外花嚴精舍難名特下講禮拜志
遠和尚及講座主同聽衆僧亦和尚亦慈問慇懃
座主所從西京來文鑒座主久住山習講止觀法
花經數通諸聽衆是遠和尚門下不計有識言敘

聽者志遠和尚々々貞元廿年見日本國最澄三藏入
天台求法台州刺史陸公自書家是及書手寫數百
卷與澄三藏々々得之將歸本國々々使問日本
天台宗興盛之本曰相續南岳大師生日本弘法之
事遠和尚及大衆甚歡喜大花嚴寺十二院僧衆
重多皆以遠和尚爲首座和尚不受施利日唯一食戒行
清高六時禮懺不闕常修法花三昧一心三觀
以爲心腑喜起物外遠山諸寺老宿盡致欽敬
者甚深意一去欲得見普賢菩薩法花三昧之
雙泰後入涅槃道場禮佛涅槃相於雙樹下大
賜而臥一丈六尺之容摩耶夫人悶絶倒地之像四
王八部諸神天人及諸聖衆舉手悲哭之形歌
同日觀念之處一切經相作次入般若院禮文鑒
座主兼禮天台大師影鑒座主相喜不已及廿

寺開二座講說傳天台教義感見遠國僧求天台教
求到此處甚有感歎更見大鞋和上說言在
此山巡禮五臺五十遍又言在中臺頂冬夏不
下經三年遂得大聖加被著大鞋高一尺五寸大一
量則廿五斤小一量則十斤量見留此處和上曾
造一萬五千對鞋施一萬五千僧設七萬五千供
養訖於高閣上供養盡廿四將近歷寺來次二十餘
畢壽遠和上請次講遠和上云見說天台山已次
此不合更次不肯過之晚際與數僧上菩薩院
見持念和上年七十遍可卌來已人云年高色壯
得持念之力開堂禮拜大聖文殊菩薩像容貌顒然
端嚴無比騎師子像滿五間殿在其師子精靈生
骨儼然有動步之勢口生潤氣良久觀之恰似
運動矣老宿云初造此菩薩時作了便裂六遍摶

作六遍頻裂其博士惆悵而云吾此一天下天下共推
以為妙手一生來摶作佛像不曾見裂損今
時作此像齋戒至心盡自工巧之妙欲使天下人瞻
禮特為發心之處今既六遍造六遍皆摧裂的應
不稱大聖之心若實然者伏願大聖文殊菩薩為我現
真容親覩金顏即便造作纔發願了開眼見
文殊菩薩騎金色師子現其人前良久乘五色雲騰
空飛去博士得見真容歡喜悲泣方知先所作不
是也便改本樣長短大小容貌髣髴取所現之相第
七遍摶作此像更不裂損每事易為所要者皆應
矣其人造此像了安置此殿露光眼中注淚乃云
大奇曾來未曾見者今得見已乃願生生常為文
殊師利弟子言竟身亡向後此像時時放光頻現
靈瑞每有相時具錄聞奏勅施袈裟今見披在

菩薩於上者是其一也因此每年敕使送百領袈裟
敕賜山僧每年敕使別敕送香花寶蓋真珠幡
蓋佩玉寶珠七寶〻冠金鏤香鑪大小明鏡花毯
白氎珍假花菓等積漸已多堂裏鋪列不盡之
餘者總在庫貯積見在自餘諸道州府官私施
主每年送者不可勝數今五臺諸寺造文殊菩薩像
皆寫此像之樣然皆百中只得一分也其堂因緣
七寶傘蓋當菩薩頂上懸之珍彩花幡異色珠鬘
亦滿殿鋪列寶裝之鏡大小不知其數更出到殿
北望見北臺東臺岡頂高隆絕無樹木短草合
簇遙望觀之夏中秋色卻到寺前遙望南臺亦無
樹木臺頂獨秀與碧天接連超然出於衆峯之外
西臺隱中臺望不見也於菩薩堂前臨遙有三間亭
子地上敷板四面高欄亭下便是千丈之岸巖嶮
老宿〻昔者日本國靈仙三藏於此亭子見一
萬菩薩遍礼讚到閣院見玄亮座主經四月講涅
槃經自天台疏聽衆卌餘人總是遠和上門下弟
座閣院講法花經晚座涅槃院識公觀西院之
衆亦注來聽從諸院來聽者甚多當寺上座僧
諸甚共遠和上同請二座〻閣院此二講會可謂五臺
山大花嚴寺是天台之流也共衆僧上閣礼拜功德
閣之門外莊嚴所有寶物與菩薩像相似也見辟支
佛頂骨其色白踵色狀似本國蠟石骨內堅實
大二許梳頭許大見是頭已上之骨上生白髮長五分
許似剃來更生矣西國僧貞觀年中將來者也亦
有梵夾法花經又佛舍利安之於瑠璃瓶裏金字
法花小字法花精妙難也閣前有塔二層八角莊挍
殊麗塔下安置阿育王塔埋藏地下不許人見是阿

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之一數也次入善住閣院頭寺
有禪僧五十餘人盡是毳衲錫杖各從諸方來巡君
者也勅置鎮國道場有天台宗僧謂四分律之座
遠和上門下十八日赴善住閣院之請到彼齋中覓
從台州國清寺將來書先於楚州付留學僧圓
載上人送天台山延曆寺來次於登州國清寺僧座
已通決之便請台州下信刺史押下已了修禪寺
敬文座主是寫送臺山於天台諸德等日本國元
行和上送天台書及天台修座主通決已畢請州
下信之書台州刺史批判與下信之詞是寫付來
次日始巡臺去從花嚴寺向西上坂行七里許到
王子寺契泰向西上坂行六七里至王花寺更西上 向
坂十餘里到中臺・南面有求雨院從院上坂半
里許到臺頂・上從南有三鐵塔並無層級相輪

等也其形一似覆鐘周圍四抱許中心一塔四角
高一丈許在西邊者團圓並高八尺許武則天子
鎮五臺所建也武后者則天皇是也鐵塔北邊有
四間堂置文殊師利及佛像從此北一里半臺
頂中心有玉花池四角各四丈許名為龍池池中心小島
上有小堂置文殊像時人呼之龍堂池水清澄深
三尺來在岸邊見底砂礫並無塵草臺頂中
坦周圍可百町餘超然高起猶如蟹背中臺形圓
舉於此望見餘之四臺西臺北臺去中臺稍近
下中臺向北上坂便是北臺之南涯又下中臺向西
上坂便是西臺之東岸也三臺地勢近相連來臺
南臺去中臺五十來里中臺東畔長嶺高低
廻曲遙向南五十里地便與南臺西北畔連延北
臺東北畔嶺下與頂上高低長嶺參差取東四

十餘里便至東臺西北遥望五臺高頂出衆嶺
之上五臺周圍五百里外便有高峯重々隔谷高
起遶其五臺而成墻壁之勢其峯參差樹木稠
密唯五頂半腹向上並無樹木然中臺者四臺中心
也遍臺水涌地之軟地上軟草長者一寸餘茸々
稠密覆地而生蹋之即伏舉脚還起步々水濕
其冷如冰處々小窪皆水滿中矣遍臺砂石間錯石
塔無數細軟之草間莓苔而蔓生雖地水濕而無
泥緣莓苔軟草布根稠密故遂不令遊人汚其鞋
脚奇花異色滿山而開從谷至頂四面皆花猶如鋪
錦香氣芬馥薰人衣裳人々云今此五月猶寒花
開未盛六七月間花開更繁々者其花色人間
未有者也從臺頂東下坂半里許有菩薩堂有
粥飯糧供巡臺僧侶從鐵塔前向西漸下路

行十餘里下峻坂二里許更上坂向西半里許到西
臺供養院院後有三大巖崢嶸嶮峻巨秀三
峰並起名曰香山昔天竺僧來見此三峯乃云我在
西國久住香山今到此間再見香山忽出現此亍
從供養院向西上坂五六里到西臺頂々々平坦周
圍十町許臺體南北狹東西闊東西相望東狹西
闊臺頂中心有龍池四方各可五丈許池之中心
有四間龍堂置文殊像於池東南有則天鐵塔一
基四面無段高五尺許周二丈許莓苔軟草繁
石々塔奇異花草不異於中臺地上水滿濕停
於草下露處水停三方稍深而東岸邐迤漸下
與中臺脚根連從臺西下坂行五六里近谷有文
殊與維摩對談處兩箇大巖相對高起一南一北
高各三丈許巖々皆平皆有大石座相傳云文殊

師利菩薩與維摩相見對談之處其兩石中間於
下石上有師子蹄跡蹈入石面深一寸許巖前有六
間樓面向東從南頭置文殊像騎雙師子東頭
置維摩像坐四角座老人之貌頂髮雙結惺色
素白與向前覆如戴蓮荷著黃丹衣及白裙裙
上覆披皮裘毛色斑駁與赤白黑兩手不入皮袖
右膝屈之著於座上豎其左膝與踏座上右肘在
搽几之上作掌以中五指左手把麈尾以腕押左膝之
上開口頭盛似語笑之相退於座前西邊有一天女
東邊有一菩薩手擎鉢滿盛飯與立又於此樓前更
有六間樓相對矣人ゝ見化現時之様與造之矣樓
東行百許步有八功德池水從大巖底涌出者甚
夜却到法花院宿廿一日齋後却到中臺菩薩寺
喫茶向東北邊望谷底深竅數十町地見白銀之

色人ゝ是言千年凍淩年ゝ雪不消積為凍淩谷深
與背陰敵前巖遮日光不曾照著所以自古已來
雪無一點消融之時矣谷之前嶺便是中臺之東
畔也從菩薩寺向北傍中臺之東岸邊下坂十里
來又更上坂行十餘里到北臺ゝ頂周圓六町許臺
體團圓臺頂ゝ南頭有龍堂ゝ內有池其水深黑
滿堂澄潭分其一堂為三隔中間是龍王宮臨池
水上置龍王像池上造橋過至龍王座前此乃五
臺五百毒龍之王每臺各有一百毒龍皆以此龍
為君主此龍王及民被文殊降伏歸依不敢行惡
龍宮左右隔板墻置文殊像於龍堂前有供養
院見有一僧三年不飯日唯一食ゝ泥土便發
願三年不下臺頂有數箇弟子院前院僻臨深
谷臺邊崖峻與可千丈此谷是文殊菩薩化現金鐘

[illegible]鐘樓谷々之西涯是中臺東[illegible]之底[illegible]陵是高巖々之北岸極嶮互渡重岩[illegible]年年深淺在幽底與踏畔又向東南望見大花嚴寺臺頭十町有則天鐵塔多有石塔圍遶砌[illegible]臺道數地上降三四步皆有小井池名爲龍池水涌瀉底與清淨二北二東岸凌高距瀑巖七名岩名之宋谷曾有一僧依天台智者法花三昧行法祈感得見普賢并及多寶塔之處南西雅嶮路与有路可攀踏西北岸漸下成堆路爲深谷是頂東頭有高踞名羅漢臺臺亦無樹木從羅漢臺向東南下路邊多有爐石踏地方圓有石墻之然其中爐石積踏是地獄之處昔者代州刺史性暴不信因果聞有地獄不信因遊臺觀望對其爐急然見從天猛焰燒石冕炯衝天與起焚石火炎赫奕与成圍廊繖卑現前令協刺史[illegible]怖令大聖文殊師利猛火即滅矣其迹今[illegible]石爐石壘爲垣周五丈許中滿黑石廿二日從踏壇北臺東腹向東北邊迤下坂尋嶺東行卅里許到上米普通院在臺東忽見五通光明直入堂中照然忽不現矣維正惟曉同在堂[illegible]不見物奇之不已普後尋嶺向東漸々坂卅里來到東臺々東頭有供養院入院喫茶向南上坂二里許到臺頂有三間堂壘石爲墻四方各五丈許高一丈許堂中安置文殊師利像從堂西北有則天鐵塔三基幷無諸臺若同也臺頂無龍池地上亦無水生草稍深臺頂周圍四方若可十丈許臺脉南北漸長東西從北根長一[illegible]許臺南有嶺高低長連三里許從臺頂之取

高頂而無樹木從臺頂向東北下半里地於谷裏崖
上有窟名為那羅延窟人ゝ昔者那羅延佛於此
窟行道後向西去窟內濕潤而水滴戶闊六尺窟內
黑暗宜有龍潛藏矣日晚却到供養院宿時欲
黃昏天色忽陰於東谷底白雲靉靆忽赤忽白
而龍揚雷聲霹靂在深谷給國人在高頂低頭
而視風雨共雹亂墜底深而息廿三日齋後下臺
却到上米普通院便向南直下坂行十八里許入谷
更向東南行三四里更向西谷行一里許到金閣寺
ゝ在谷邊西國僧佛陀波利空手來到山門文殊現
老人身不許入山更教往西國取佛頂尊勝陀羅尼
經其僧却到西天取經來到此山文殊引同入
此窟波利纔入窟門自合至今不開窟巖堅塞
黃色當窟戶有高樓樓門在樓下人不得見於樓

東頭有供養院窟ゝ樓上有轉輪藏ゝ六角造之
見千窟記窟內多有西天聖迹維衛佛時香山
摩利大仙造三千種七寶樂器具佛滅後文殊將
利將來收此窟中拘留秦佛時兜率天王造鐘
成一百廿石聞聲者或得四果或得初地等佛滅文
殊師利將此鐘來置此窟中迦葉佛時造銀箜
篌有八萬四千曲調八萬四千曲調各治一煩惱佛滅
度後文殊師利將此箜篌來收入窟中星宿劫
第二佛全身寶塔一千三百級文殊將此塔來
收入此窟振旦國銀紙金書及百億四天下文字
文殊並收入此窟ゝ從窟上坂百步許有文殊堂
普賢堂此乃大聖和ゝ見金色世界之處也日晚
却到大花嚴綱維寺到涅槃院安置閣下一房此
則請法花經座主玄亮上人房ゝ主ゝ同請權居閣

院遮和上及文鑒座主院天台教迹文書備足廿
三日始寫天台文書日本國未有者　六月六日敕使
來寺中衆僧盡出迎候常例每年敕送衣鉢香
花等使送到山表施十二大寺細帔五百領綿五百
屯袈裟布一千端青色染之香一千兩茶一千斤手
巾一千條兼敕供巡十二大寺設齋七日於此寺設
齋々後時花嚴經一部晚際敕使共數十僧上
菩薩堂求佛現到涅槃院執禪遮和上八日敕使設
齋僧一千僧九日齋後敕使往金閣寺十一日今上降
誕日敕於五臺諸寺設降誕齋諸寺一時鳴鐘
上座老宿五六人起座行香問敕使在金閣寺行
香歸京廿一日天色晴明空色青碧無一點翳共院
亡指晚院中數僧於院閣前庭中見色光雲光明
暉曜其色殊麗炳然流空當于頂上良久而沒矣

院中數十僧不出來者不得見更有汾州頭陀僧
□十二年及諸善遍歷若十年供養五臺義圓
日遙今年供養於同見光瑞經渡與云義圓發心
十年已來每年送遍山供不闕未曾見一相今共
外國三藏同見光雲誠知聖感難者在殊台三藏
大聖化同有緣哉從今已後同語々緣長為文殊
師利弟眷屬々々　廿九日寫大台教迹畢作目錄呈
遮和上令題法諱　七月一日為法長求排比行李
見人說從五臺往長安向西南行二千餘里得到
長安已香前拜遮老宿及請天台止觀文句二座
主及諸大衆就院々僧廣初設空餞送路齋後
使發院內大衆相送到三門外相別更取
竹林路從竹林寺前向西南行一高嶺到保磨
鎮國金閣寺堅固菩薩院宿遍五臺供養之僧義圓

亦歸於閣去今日從花嚴寺續後來同院宿院
僧奉諸ゝ日大于國靈仙三藏昔住此院二年其
後移向七佛教誡院亡過彼三藏自剝手皮長
四寸闊三寸畫佛像造金銅塔安置今見在金
金閣下長年供養云ゝ　二日共義圓座主等及寺十
餘僧開金閣閣礼大聖文殊菩薩騎青毛獅子聖像
金色顏貌端嚴不可比喩又見靈仙聖人手皮
佛像及金銅塔又見辟支佛牙佛肉身舍利當菩
薩頂上七寶傘蓋是勅施之物閣九間三層高
百尺餘壁檐椽柱無處不畫內外莊嚴盡世珍
異頹然獨出杉林之表白雲自在下而靉靆碧
層超然而高顯次上第二層礼金剛頂瑜伽五佛
像斯乃不空三藏為國所造依天竺那蘭陀寺
樣作每佛各有二脇士並於板壇上列置次登第

三層礼頂輪王瑜伽會五佛金像每佛各一脇
士菩薩二菩薩作合掌像在佛前面向南立佛菩
薩容貌與第二層像各異粉壁內面畫諸尊曼
荼羅填色未了是亦不空三藏為國所造礼
已畢下閣到普賢道場見經藏閣大藏經六千
餘卷總是紺碧紙金銀字白檀玉牙之軸看
願主題云鄭道覺長安人也大曆十四年五月十
三日巡五臺親見大聖一萬菩薩及金色世界遂發心
寫金銀字大藏經六千卷云ゝ又有畫障子臨
相菩薩之根本又貞觀年中大宗皇帝送袈裟
使到天竺見阿育王古寺石上有佛跡長一尺八寸
闊六寸打得佛跡來今在長安城轉寫來此臺也
次開持念普賢道場礼拜尊像其則不空三藏
[illegible]充為今上家君遙長遠奉　勅持念修法

之道場西三時以白檀汁和泥塗作壇風吹時香
氣遠聞令銅盌具甚多數著壇上次用香資
室孔香賢并像三尊並立壇上安置一并像室
內外莊嚴綵畫鏤刻不可具言七寶經函具陳
繡佛以線串真珠繡著縚縚幼邊奇妙自餘
諸物不能具錄礼畢却到院斷中齋後共
供主頭陀僧義圓及數人同為一行向南臺去
從金閣西去寺五里有清涼寺今管南臺計
五臺山都号清涼山山中造寺此寺最初故号
清涼寺寺中有清涼石石破頭陀川向南去
不得到彼寺出金閣寺三門寺廣向南上坂行
廿里到南臺西頭向東傍臺南岸行四五里到
臺上無見樹木臺東南側有供養院從院
北上坂三百步許到臺頂於三間堂內安置

文殊并像白玉石造騎白玉師子軟草稠茂密
凌香花遍臺芳馥臺頭西北及東南長嶺崗
行遥遠向漸遠東西北面深溪陝千途屈曲
頂向北遥見四臺歷然在眼前迴看遍觀五頂
圓高超然秀於衆峯之上千峯百嶺松杉鬱
茂參差問出五頂之下深谿邃谷不見其底
幽泉澗水但聞流響異鳥頡翔於衆峯之上獨
翼凌高飛臺上頂者稱矣五頂之地五百里
外四面皆有高峯擁列圍繞五臺西可千里連
其峯由西有臺峰周遶之勢峯谷重重不知幾
重且從東入臺山入山谷行五百里上至覺崖之
頂下到深谷之底留經七日方得到五臺山地
其餘三面四維亦是遍涉山谷方到五臺誠此
蕃山乃萬峯之中心也五百里龍潛山云北細

風雲四時八節雹雷頻澍天色忽晴陰人
不見長明之光景每晴明時觀五臺是淨黃之
色臺上忽見一路雲起俄爾之間雲遍山入
此山者自然起得平等之心山中設齋不論僧俗
男女大小平等供養不看其尊卑大小於彼皆生
文殊之想昔者大花嚴寺設大齋凡俗男女乞
丐寒窮者盡來受供施主憎嫌云遠涉山坂
到此設供意者只為供養山中眾僧然此塵
俗乞索兒等盡來受食非我本意若供養此
等乞丐只令本處設齋何用遠來到此山僧勸令
皆與飯食於乞丐中有一孕女懷妊在座備受
自分飯食訖更索胎中孩子之分施主罵之不
與其孕女再三云我胎中兒雖未產生而亦是
人數何不與飯食施主曰你愚癡也肚裏兒雖
是一數而不出來索得飯食時與誰喫乎女人
對曰我肚裏兒不得飯即我亦不合得喫便
起出食堂纔出堂門變作文殊師利放光照
曜滿堂赫奕皓玉之貌騎金毛師子萬菩薩圍
遶騰空而去一會之眾數千之人一時走出忙然
不覺倒地舉聲懺謝悲泣雨淚一時稱唱大
聖文殊師利迄于聲竭喉涸終不蒙迴顧髣髴
而不見矣大會之眾飡飯不味各自發願從今
已後送供設齋不論僧俗男女大小尊卑貧
富皆須平等供養山中風法因斯置平等之式
自餘靈化頻現多瑞天下共知今見齋會於
食堂內丈夫一列女人一列或抱孩兒兒亦得分
童子一列沙彌一列大僧一列尼眾一列皆在
牀上受供養施主平等行食有人合殊多索亦

攀嶮々通步小逕崔々之山中步登五六七町過五
臺五百里門奇異之花開數如錦滿山遍谷香々
氣靈驗每臺步有菩薩生者若參文殊寺住
此五臺避暑文殊寺紀為僧配從住寺已一夜
其地望寺許之其僧見許已數一座具諸五臺（百）
地望寺臨々眺只許一座具地此僧數一座具
遍諸五臺大寺眺不要普住此處遂以慕菩薩致
五臺上之頃半山來其僧在後將參後香子哉
慕菩薩之上今元是氣今見每臺遍出慕菩薩燃
不聞是氣有參後香滿其生發香氣氛氳相
傳々五臺五百里數一座具地矣今在南臺上
若頭陀等數十人同求大聖紀現及夜不見遂
歸院宿同夜其寺々東請一夜於嶺上室中見有
聖燈一點衆人同見之乳孫其燈光初大發

許後漸大如小屋大衆至心高聲唱大聖號更
有一燈近谷現之初如笠向後漸大兩燈相
去遠望十丈許焰光熾然直至半夜沒而不現矣
三日齋後共頭陀等同為一行頭陀在相送直到
谷州在路與作主人從臺頂向南下行十七里許
於谷裏有一院名為名七佛教
誡院（院）額題云八功起蘭若日本僧靈仙曾在
此處身亡渤海僧貞素哭靈仙上人詩於板上
書釘在壁上寫之如左哭日本國內供奉大德
靈仙和尚詩（并序）　渤海國僧貞素　起余者誥之
應公矣公僕而習之隨師至浮桑小而大之介立
見乎緇林余亦身期葉物厭求宗霸業元和
八年窮秋之景逆旅相逢一言道合論之以心
素至於同垣小子非其可乎廣諸未嘗早向臨

厚鶺鴒之至是痛丹心廿仙大師是我應公之師
変也妙理先契示于元元長慶二年入室五臺每
以身厭青瘀之器不將心聽白猿之啼長慶
五年日本大王遠賜百金達至長安小子轉領金
書送到鐵懃仙大師領金訖將一万粒舍利
新經兩部造勅五通等囑附小子請到日本答
謝國恩小子便許〻諾〻言豈憚万里重波得
遂鍾無外緣期乎遠大臨迴之日又附百金以大
和二年四月七日却到靈境寺求訪仙大師亡來日
久泣我之血崩我之痛便泛四重溟渤視死若
歸連五同行李如食〻頃者則應公之原交所
絕也吾信始而復終愿靈几兮表悉空留澗水
嗚咽千秋之聲仍以雲松惆悵萬里之行四月蓂
落如一首途嗟哀〻耳不亂歷以涙自續請日達

明菴幽泉明鏑從同滄波客的說遠靜白足
遠大和二年四月十四日書於小寮中安置七佛像
當寮戶有一堂〻南邊有一小龕室於室下有
二層石破落遍地甚無人看於此寮前七佛
現其南行三里許到大曆靈境寺向老宿問靈
仙三藏亡處乃云靈仙三藏先居多在鐵懃蘭若
及七佛教誡院後來此寺住浴室院被人藥殺
中毒而亡過弟子未埋殯來以何處〻〻於寺三門
邊有聖人舍利奇僧首存於大原幽都等三節度
府皆現舍利身白〻錢是積至佛身作神護佛
法埋在地中積年成塵自然現今在臺山靈境
寺三門內三州節度使警誡具錄相與奏達使
令諮有二舍利在寺門左右其神靈驗氣一攸奉
州所現顏色同其使却到本道狀之送三州教

後來持將舊僧多有靈驗具如碑文寫之里刹近三門側亂前有山榆樹根底空谿成窟名曰聖鐘窟窟中時時發鐘響響發之時山岸振動相傳云相是大聖文殊所化也相傳呼為聖鐘石寺之正東去寺十來里有高峯號為寶石山峯上多有小石每石現圓光精光充五色雲時見聖人化現所致也　四日齋後向西南入谷踏嶺行十五里到大曆法花寺堂閣於峻崖上建立四二庵西臺是花樓寶殿任地高低窟舍比樹經像靈物絶妙難言巡覩諸院次入法花院見神通和向影此和上在生依天台法花三昧引法得安念法花經四十三年不出院證得六根清淨通化數年其影及所持法花經及三昧引論并讚得三昧果數大椅子並今見在彼法花寺西北十五里有佛光寺　五日齋後西南行二里到上房普通院宿　六日早發向西南行五里許向南遠望高嶺巖頂嶮巇中心有一大孔透見那畔之虛其孔遠見如笠子許大斯乃昔人命射穿透過之處向西南行七里許到思陽嶺普通院先年西天梵僧佛陀波利來到此處雨淚遙禮臺山感得大聖化為老人約令却迴天竺取佛頂之處今見建寶塔塔上置佛頂陀羅尼及序便題此記逢老人之事從思陽嶺西南行十三里到大賢嶺於普通院斷中從嶺上過當嶺頭有臺山門樓此乃五臺南山門也齋後向西南行五里許到代州所管五臺縣向西南行廿里過胡陀河到建安寺宿　八日齋後向西南行廿里到忻州定襄縣七巖寺宿　九日早發西南行廿

里許到胡村普通院斷中歇十日早發行卅里
許到宋村普通院斷中行卅五里到石嶺鎮
南關頭普通院宿十一日早發行卅里許到大
于普通院斷中行卅五里至猲地店宿十二日五
更發行卅五里到白楊普通院斷中更行十
五里到三交驛歇次入達覺寺店見收釀名為
三交釀更行十五里到古城普通院宿十三日
平明發行十五里到太原府府河東道也則北
京去西京二千東里北門入到花嚴下寺住見南
天竺僧法達從臺山先在白〻我見之鴻臚館什
三藏第三代苗裔五臺山大花嚴寺僧下山來
皆於此寺下故名花嚴下寺彼信奉主義回頭
陀引到此寺頭陀自從臺山為同行一路已來
向當衙敏恭元不同少十五日赴四衆寺〻請其

頭陀赤到振寺齋〻後入度脫寺巡礼孟蘭盆
會及入州見龍泉次入孝福寺巡礼佛殿閣下
諸院皆鋪設張列光彩殊人絃陳珍貨傾城人
盡來巡礼黄昏自歸十六日入開元寺上閣觀望
閣內有彌勒佛像以鐵鑄造之金色佛身三丈餘
坐寶座上諸寺布設名蓮旦勝十七日赴節度
同十將胡家請共僧主僧義回到彼宅齋諸寺
喜南尼舍十五日赴齋十七日齋十八日南天竺三
藏法達邊寫取五臺山諸靈化傳碑亦十八日欲
向長安發去頭陀僧義圓見雇博士自出帔襖子
一領畫五臺山化現圖擬付傳日本國為待畫
畢不得發去十九日隨頭陀赴女弟子真如性請
到宅斷中同巡臺來今為畫人廿二日共頭陀
赴花嚴女如宅齋其是同巡五臺者也廿三日共頭

院赴尼真如大業寺請大德院香尼大德三人送
義頭陀同巡臺來廿六日畫化現圖畢頭陀語
道日本國三藏同巡臺同見大聖化現今畫化現
圖一鋪奉上請將歸日本供養令觀禮者發心
有緣者同結緣同生文殊大會中也看讀辭別
院中衆僧始向長安去頭陀云余本心欲送和上直
到汾州在路領人人令到此間向當事未了不免
停留十數日間不遂太原諸諸同巡臺僧今離去
余欲得送和上向長安去頭陀篤篤替余勸勾
當行里李暫乃侍奉並令遍客在路稱莫使
為同行發頭陀相送同出城共巡禮石山去便同
出城西門向西行三四里到石山名為晉山遍山有
石炭遠近諸州人盡來取燒修理飯食極有火
勢乃見巖石燋化為炭人云天火所燒也竊惟不

然蓋是衆生果報所感矣山門有小寺名為
石門寺寺中有一僧長念法花經已多年近日感得
舍利見領城人盡來供養僧俗滿寺不知其數
舍利之元源者念經僧於夜房中坐念經有三
道光明來照滿房曜明如晝遍照尋光來處
寺西崖巖迴中來無處覓字及寺院其僧數日更
後尋光到巖所掘地深一丈餘得三瓶佛舍利青
瑠璃瓶裏有七粒舍利白瑠璃瓶中有五粒舍利金
瓶之中有三粒舍利擎來安置佛殿中供養太
原城及諸村貴賤男女及府官上下盡來頂禮供養
皆是和上持法花經不可思議之所感得也從城
至山來往人滿路稠密觀禮奇之從石門寺向西上
坂行二里許到童子寺慈恩基法師避新羅僧
圓測法師從長安來始講唯識之處已於西堂樣

殿後殿有大佛像見碑文云昔義州禮禪師於此
山住忽見五色光明雲遍地上空而過其光明
雲中有四童子坐青蓮座遊戲響動大地巖巘
頹落岸上崩處有彌陀佛像出現三晉盡來
致禮多有靈異禪師具錄申送請建寺遂建此
寺因本瑞号為童子寺數以鑿造彌陀佛像出現
顏容頗端正跏趺座々體高十七丈闊百尺觀
音大勢各十二丈云云　七日齋後發於此与供養主
義圓頭陀別矣共同巡臺僧令雅同為一行並往
西京從童子寺南踰一嶺到西冠寺斷中從西
冠寺向西南出山行卅里到清源縣入晉通院
宿院主不諳主客之禮　廿八日向西南行十五里到
晉村家斷中西南行廿五里到石高村入石亮
院宿　廿九日西南行廿五里到文水縣李家斷中
是義圓頭陀親門徒設飯食如法齋後行卅里到
郭柵村入村寺宿院主僧見客不喜　八月一日
西南行廿五里到汾州東眾香寺斷中寺東有
汾河泊水汾河流到此灘泊攻壞為泊用田千町
許与漸向南流到河中府入於黃河從眾香寺西
行五里到汾州城南行門西邊入法津寺經藏院宿
此院是臺山供主義圓頭陀院也於大原若請云
到汾州為到院歇息因此到院宿州押衙姓何
來寺中相看安存是義圓頭陀門徒見此遠客
作主人慇懃從州向西去寺五十里山中有唐城
院有仙塔座主講天台止觀門人五十餘人今見
在州南去州八十里有寶福山高處人〻室天佛
行道之處從今靜然甚多　二日雨下早朝到州
押衙宅奉謁押衙設斷中齋後發向南行卅

里到孝義縣〻北一里有庭鋭文侯墓〻入城門宿
院宿賈桂論座〻初見客不審後語話相歡喜
曾講涅槃經教通邑能紋典斯道唐論四及大
義涅音八卷旅途今上來畢功逐三日早發向南
行十五里到王同村〻同院斷中香後南行廿里
到冷泉店宿〻主人困通四日粥後循汾河並山岩
行廿五里到小水店李家斷中香後循汾河西南
行十里到靈石縣過縣循汾河南行廿里到陰地
關〻司勘當過關南行十里到桃枛店掉家宿
店臨汾河有五六家〻人心平五日平明南行十
里到長寧驛汾水關〻司勘入是河中府北境
晉州汾西縣界因南行廿里到永清驛斷中香
後南行廿里到晉州霍邑縣〻城西過側
有白雞泉昔魏孝文帝行城西過見石下白雞
雞山其泉涌出縣城南流三里有餘猶異澄又
帝自代過此南見今猶吹於此矣〻　〻〻二年建今　賢君太〻
稱異者三位驗列魚如覆鉢位號爲大北西二百
里崖岸北向縣家西臨汾河縣北來太原三百五十里
南去上都九百一十里南去晉州百六十里從縣西
行十五里到霍邑村馬家店宿主人藏六日
粥後南行十五里到蓋呂驛斷中〻主人鉉有道心
極貧香後南行廿里到趙城縣從縣南行十五
里到屏項村大曆寺宿七日朝南行廿里到洪洞
縣斷中香後南行六十里到晉州城門西晉
通院宿八日早朝出城西門西南行廿里到晉橋
店斷中南行廿五里到坂關店過河入蒙靈晉
通院宿河北晉州襄陵縣南境河南絳州太
平縣北界九日朝霧西少時西〻南行廿五里到

太平縣斷中出南鄭門同未中行五十里到長
秋驛宋家店宿驛北十五里許有馬頭山　十日
早發西行卅里稷山縣斷中從縣山望見稷堂
縣十五里地黃無滔滔路及城田人家無地下斷語
齋後西行六十五里黃無滔滔路契累數皆百姓
蠶絲黃盛之時到龍門縣入招提院宿院主
僧元同師　十一日齋後西南行十六里到躍梢渡
汾河從渡西岸看東岸之南行卅五里到寶
鼎縣管內參村入村院宿　十二日遲發向西望
見黃河南行廿七里到寶鼎縣入天王邑斷中
齋後南行卅里到臨晉縣舩店宋家宿大人
有道心　十三日早發南行卅里到辛驛店頭
斷中齋後南行卅五里到河中節度府黃
河從城西邊向南流黃河從河中府已北向

南流到河中府南便向東流從北入岸西門
出側有蒲津關到關得勘入便渡黃河浮
船造橋闊二百步許黃河西流造橋兩處
流不遠兩流合都過七重門向西行五里到河
西縣八柱寺宿寺在縣城西去縣百步未地
十四日歇　十五日發西行廿里到朝邑縣於店斷
中齋後西行卅五里到同州入廣化坊大王院
宿夜雨　十六日朝時雨停發西行十里渡洛河
西行十里到馮翊縣安遠村王明店王家斷中
西行不行入村院宿從洛河西穀苗黃無契
盡村鄉百姓愁極　十七日西正西行廿五里到
蕃驛店高家斷中西行卅里到坂市店入天
王院宿　十八日遲發西行廿五里到永安店斷中
齋後西行廿五里到新店經卅米家覓宿處

不得入趙家宿十九日雨行廿里到京兆府東
櫟陽縣斷中於縣南頭見山陵使迴入京城
是葬開成天子使蕃暮軍兵隊列五里一軍
兵在大路兩邊對立不妨百姓人馬車從中路
過縣西去縣八九十里山中有陵頭去京城東二
百餘里過軍營中南行廿五里到高陵縣渭
橋渭水闊一里許橋闊亦尔鎮從渭水在北岸
上渭水本從五臺出來東流過入黃河橋南
行五里到三家店佛殿宿廿日早朝行廿五里
到萬年縣灞橋店斷中灞水本從終南山來
入渭河齋後從灞橋南行十五里到滻水橋
滻水從終南山來入於渭河灞滻兩水向北流去
水色清淨來同得涇水西行十里到長安城東
章敬寺前歇寺在城東通化門外從通化門
外南行三里許到春明門外鎮國寺西禪院宿
廿二日早前山陵使迴來從通化門入春明出鎮
國寺入春明門到大興善寺西禪院宿　廿三日齋
後到左街功德巡院見知巡押衙監察侍御史
姓趙名鍊通狀請寄住城中諸寺尋師狀文
如左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弟子僧惟正惟曉行者
丁雄萬并隨身衣鉢等　右圓仁等去開成三年
隨朝貢使來尋訪佛教今年三月請青州公
驗入五臺山禮謁聖跡遂到此間擬學聖法伏
請寄住城中寺舍尋師聽學謹具如前伏聽處
分　　牒件狀如前謹牒
開成五年八月廿三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知巡侍御差巡官一人領僧去於資聖寺安置
廿四日辰時巡院押衙作狀差巡官令送見功德

使院押衙傔使護軍中尉開府儀同三司知內省事上將軍仇士良封三千戶僧等隨巡官入使衙從寺北行過一坊入望仙門次入玄化門更過內舍使門及總監院更入一重門到使衙南門見有左神策步馬門總過六重門到使衙案頭通狀請處分　細問來由更作一狀分析事由如左

日本國僧圓仁弟子僧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右

圓仁去開成三年四月隨本國朝貢使上船過海到七月二日到揚州海陵縣白湖鎮八月內到揚州寄住開元寺過一冬開成四年二月離揚州到楚州寄在開元寺至七月到登州文登縣赤山院住過一冬至今年二月離登州三月到青州權住龍興寺十日已來遂於節度使韋尚書邊請得公驗五月一日到五臺山巡禮聖迹七月一日從五臺來今月廿三日到城今請權寄住城中寺舍尋師聽學却歸本國謹具如前伏請處分

牒件狀如前　謹牒

開成五年八月廿四日　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開府不出不得通狀案頭何判官送到內護國天王寺安置寺屬左神策軍毬場北寺与大內灌壇即皇城內城東北隅之帝坐二七僧今時會衆僧見客周匝　廿五日早晨從使院有使帖僧等隨使入使衙得功德使牒僧權寄住資聖寺作綱維供給者令巡侍御在使帖牒資聖寺便差巡官送到寺且在庫西亭安置　廿六日雨下暮際綱維安排房院於淨土院安置院主僧師安有道心見客僧慰問慇懃每白諸僧等同侍令話砝人未得的實　九月五日夜繫念毗沙門程發乞

示語雖人聞揚州節度使李德裕有勅令
入京九月三日入内作宰相　六日早朝當院僧懷
慶持念為業將佛舍利并經來令禮拜請
如要持秘法余請知一城内解大法人青龍寺
潤和尚但解法藏深得一業城中皆許好手
彼寺雖有西國僧未多解語持念之輩不多在
解大興善寺文悟闍梨解金剛界城中好手青
龍寺義真和尚解兩部大興善寺有元政和尚
深解金剛界事理相解彼寺雖有西國難陀
三藏不多解唐語大安國寺有元簡闍梨解金
剛界好手兼解悉曇約盡解書梵字玄法寺
法全和尚深解三部大法新天子造一寺在宣陽（折）
坊來賜寺額是元和已大后所造也今上與太后
判勅（所造勅）城中諸寺簡擇五十餘僧配入此寺七日
香晴左街功德使巡院押衙趙鍊入當寺來逼
取七僧從八月廿六日至九月十日夜雨不審十
四日作狀起居知巡侍衙兼花　季秋漸冷伏惟
侍御尊體動止萬福即此圓仁蒙恩限以寡事
不獲詣辰勤謁之誠在物難奈圓仁先因常
甚為奉煩今得居院欲擬參謝緣數十日淫
雨不晴未由遂情伏深悚戾伏請莫賜嗔責
親謁在近但騁結謹遣弟子惟正奉狀起
居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九月十四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狀上　知巡侍御　閣下　謹空

侍御答書在別更得侍御傳語云寒中衣到
也河寺索元寂飯、食應不如法和尚自作一狀
將來令進開府交量有寶嚴寺寺十八日作狀

謹上侍御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右圓仁先日伏蒙雅旨殊賜安存下情无任欣
荷之誠然圓仁未到已蒙使司仁造權寄寺
感戴伏深更無可望如請移住有空館寺伏
恐紛大官今請依資聖寺往來諸寺尋師
聽學伏意求法度歸本寺伏乞侍御恩造特
賜允許謹具如前伏請　處分牒件狀如前
謹牒
開成五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侍御傳語云任和尚意更有所要即報來與
和尚取穩便十月十三日差惟正去懷慶同往
青龍寺令見知法人於東塔院有義真和尚解
胎藏日本國行闍梨於此堂法更有法司遍
解金剛界年七十三風疾老耄　十六日遣大興
善寺令問揀知法人翻經院有元政阿闍梨
解金剛界持念又書備之天竺難陀三藏不多
解唐語文惟阿闍梨不及於政阿闍梨　十七日遣狀
起居政阿闍梨兼借請念誦法門文籍書狀未
因轉展欲作之誠難以奇言昨辱榮問殊慰
愚情孟冬漸寒伏惟　和尚道體動止万福
圓仁遠辭本國諸尋佛教遊到城中未有眼
勤伏聚　和尚德尊道高寬暢法藏開演真
教圓仁雖未頂謁殊作通風伏以要事不獲
寺謁勤慕空積本願來日但增馳結謹遣弟
子僧惟正奉狀代身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十月十七日日本國僧圓仁狀上
興善寺政和尚　法前　謹空　　於赤山寺夢見貫將

餅一與其賣餅人々此更餅定三千大千世界
寶之餅也々々聞諸奇歎々々借得金剛法門
十八日於西母廿九日往大興善寺入勅翻經院尋見
元政和尚於是金剛界大法入勅置灌頂道場禮
諸大曼荼羅設供養受灌頂　又翻經堂壁上
畫金剛智和尚及不空三藏影於翻經堂南有
大弁正廣智不空和尚金剛頂金剛智不空二三
藏影於此院翻經也　開成五年十二月廿九日
更見畫人金剛界曼荼羅一到本國大師救其事
說心極大歎喜頻禮拜大師々々云我不敢受
汝禮拜我令拜汝々々　然熱歎喜畫曼荼羅一求
十一月三日雪下　十三日雪下　廿六日冬至節僧
中拜賀々々伏惟和尚久住世間廣和衆生臘下及
沙彌對上座說一依書儀之制沙彌對僧右

膝著地說賀節之詞喫粥時行餛飩菓子
十二月八日准勅諸寺行香設齋當寺李德裕
宰相及勅使行香是大唐玄宗忌日皇帝也
捻用官物設齋當寺內道場三教談論大德
知金法師表讚　廿二日令永昌坊王惠於畫人金剛
界大曼荼羅四副　廿五日更別入新年衆僧上堂
喫粥餛飩雜菓子衆僧喫粥間問維那典座直
歲一年內寺中諸庄及交易并客坊諸色
破用錢物帳衆前讀申
開成六年　會昌　正月一日僧俗拜年寺中三日
有飯供僧　四日國忌奉爲先皇帝勅於薦福
寺令行香請一千僧　六日立春節賜胡餅寺
粥時行胡餅俗家皆然又有勅從左右街
大將軍是國親今帝舅河陽元來食貳主

舉行於諸寺樓菊壘土貴令訴衆丑依
令五大將軍八日發從出兼時女對令甲引
馬騎軍將五六千來把棒過道步軍一百來
衛質步軍並皆着錦衣帽子錦袍其大將
軍着衣冠龍紋皆繡鳥衛瑞草之文拜南郊
從從嚴翔府節度使　七日今天子幸大清宮
香　八日早朝出城幸南郊壇〻在明德門前
諸衛及左右軍廿萬衆相隨諸寺異事不可
勝計　九日五更時拜南郊了早朝歸城幸
在丹鳳樓改年號改開成六年為會昌元年
又敕於左右街七寺開俗講左街四處此資聖
寺令雲花寺賜紫大德海岸法師講花嚴
經保壽寺令左街僧錄三教講論賜紫引
駕大德體虛法師講法花經　菩提寺令招福
寺內供奉三教講論大德齊高法師講涅槃經
景公寺令光影法師講　右街三處會昌寺
令內供奉三教講論賜紫引駕起居大德文
溆法師講法花經城中俗講此法師為第一惠
日寺崇福寺講法師未得其名　又敕開講道
教左街令敕新從劍南道召大清宮內供奉矩
令費於玄真觀講南花等經　右街一處未得
其名並皆奉　敕講從大和九年以來廢講今〻
新開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罷二月八日令
刪家曾養志補盡了又敕令章敬寺鏡霜法
師於諸寺傳阿彌陀淨土念佛教廿三日起首
至廿五日於資聖寺傳念佛教又巡諸寺每
寺三日每月巡輪不絕又大莊嚴寺開尺迦牟尼
佛牙供養　從三月八日至十五日薦福寺開佛

牙供養藍田縣從八日至十五日設無导茶飯
十方僧俗盡來喫左街僧錄体虛法師為會
主諸寺赴集各設珍供百種藥食珍妙菓花
眾香嚴備供養佛牙及供養樓廊下敷設
不可勝計佛牙在樓中庭城中大德盡在樓
上隨喜讚歎舉城赴來礼拜供有人施百石
粳米卅石粟米有人無导供餘頭之有人施無
导供雜用錢之有人供無导薄餅之有人施
諸寺大德老宿供之如是者々發願布施莊嚴
佛牙會向佛牙樓散錢如雨求法僧等十日往
彼隨喜登佛牙樓上親見佛牙頂戴礼拜兼
入翻經院見義淨三藏影壁上畫三藏摩頂
松樹　街西興福寺亦二月八日至十五日開佛牙供
養崇聖寺亦開佛牙供養城中都有四佛牙

崇聖寺佛牙是那吒太子從天上將來与終南山
宣律師一莊嚴寺佛牙從天竺入腿肉裏將來
護法迦毗羅神將護得來一法界和尚從于闐
國將來一從土蕃將來從古相傳如此今在城中
四寺供養二月十三日定令則出大法師供養會剋
素晉泰六及受傳法灌頂以五瓶水灌於頂上
至夜供十二天每事各擇色燈慈恩寺塔十五日
興唐寺奉為國開灌頂道場從十五日至四月八
日有緣赴來結緣灌頂乃月廿五日詣崇聖寺訖
尺迦牟尼佛牙會有人多々從南山和尚隨毗沙
門天太子得此佛牙那吒天子從天上將來与諮
令普求金供養　四月一日大興善寺翻經院為國
開灌頂道場直到廿三日罷四日往青龍寺入東
塔院委細詣見諸菩薩等七日往大興善寺入翻

頃道場遊畫及登大聖安國寺　九日開府使碑
讚揚開府功名德政事之也從大安國寺入望仙門
左神策軍裏建之題云仇公紀功德政之碑章（注 開府）
馬及諸嚴備之事不可計數今ゝ在望仙樓ゝ
觀看　十三日家畫工王惠向寺畫胎藏幀功錢
十五日喜ゝ睦見當寺老僧送卅五繒來ゝ有難
之以與和尚欲作胎藏幀以付布施來ゝ啟
彼有緣人十人許相共隨喜ゝゝ和尚今畢作胎藏
曼荼錢物滿ゝゝ元曼荼願得其物又夢有一
僧將畫來ゝ從五臺山來從北臺頂記付畫戀
問日本和尚便開封看畫初渾ゝ生華來相錫
先望五臺一見ゝ　其問詞付送來白繒六尺小口
子並慈極好領得其物擊畫ゝ　晚間侍土惠來
畫幀功錢同堂空ゝ五十貫錢作五副幀共八日

始畫胎藏幀五月漸熱伏惟　和尚道體萬福即
此日仁蒙惟先被約抄瀉事不得截就面後
了夜伏深一兩日後專到拜覲未間但增馳結
謹遣弟子僧惟曉謹狀起居不宣謹狀
會昌元年四月　日日本國求法沙門　仁圓
青龍寺真和尚　座前　謹空

繒參疋
右物輕尠謹充遮艴之資　仁入數年行客
身分貧薄奉覲難通無物供養前件微物謹表
寸志伏望領至莫嫌輕少不宣謹白
會昌元年四月　日求法僧圓仁上
青龍寺真和尚　法前
興善寺新譯經念誦法等四月廿二日寫了和尚
日令可解金剛界大法畫付囑了其法門未畫

專令更有不足者別處尋覓　此元政和尚令前
後都計廿五兩自外不在數限
　鐵畫拾貫文
右雖輕少謹表寸誠伏望捨領回入為法澤來
喜遇和尚求學胎藏大法伏請　慈悲特垂付授伏
馭誠侍佛法利益有情元任歡欣之誠謹奉狀謹白
　　會昌元年四月廿八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上
　青龍寺真和尚　法前
廿八日下手畫胎藏幀　於日黄畫金剛界九會
曼荼羅功錢兩貫定除畫絹外六十文真和尚
教化俗人助和絹卅六尺賜充畫絹
五月一日遣行者丁雄萬謝昨日伏奉　昔日諸弟
欲成就歡躍無極深謝　和尚教化賜絹卅尺
充畫功德慕緣殊深專在回仁元任感荷無喫

處來推　和尚道藝可論良可回仁蒙惟先緣
有小事不獲自詣謝(陳)悚恢(悃)伏深從白寺到院中
兩謝未間但譯此作元任感愧歡欣之誠謹遣
丁雄万奉狀伏中不宣謹狀
　　會昌元年五月一日　求法僧圓仁　狀上
　青龍寺真和尚　法前　謹空
五月一日勅開講兩街十寺講佛教兩觀讚寶
教當寺內供奉講論大德嗣標法師當寺講
金剛經青龍寺圓鏡法師於菩提寺講涅槃經
自外不能具書　三日始畫金剛界九會曼荼
幀五副除畫絹外六千文是畫功也　此日於青
龍寺設供養便於勅置本命灌頂道場受灌
頂施花始受胎藏毗盧遮那經大法並蘇悉地
大法　五月十四日與乳藥謝　六月十一日今上

降誕日於內裏設齋兩街供奉大德及道士集
談經四對論議二箇道士賜紫大德總不
得著南天竺三藏寶月入內對君王從自懷中拔
出表進請歸本國不先諮開府恶發五日軍內
收禁犯越官罪故寶月弟三人各決七棒通事僧
決十棒不打三藏不放歸國　八月七日為歸本國修
狀進使依資寺日本國求法僧圓仁弟子僧惟正惟曉
行者丁雄万　右圓仁等去年八月廿三日從五臺
山來到城中伏蒙開府大造令權寄住資聖寺
今欲却歸本國不敢專擅謹具如前伏聽　處分
牒件狀如前謹牒
　會昌元年八月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九月一日勅兩街諸寺開俗講七日日本僧惠
萼弟子三人到五臺山其師主發願為求十方僧
供却歸本國留弟子僧二人令住臺山　廿三日大雪
下一尺霰樹木摧折　十一月一日冬至節僧中拜
現[illegible]之[illegible]衙、安大官家作諸寺轉經　十二
月[illegible]院　四日月共大伯星相近一處行
八月因宗富寺官香城中諸寺有谿慧星衙沒現
會昌二年　歲次壬戌　正月一日家家立竹杆懸幡子新
歲祈長命諸寺開俗講二月一日勅加尊號開府
充觀軍容使便知天下軍事　十七日寒食節
前後一日都三日暇家家懸蓬　十九日清明節
廿九日於大法寺法全阿闍梨門將受胎藏大法
又於大安國寺元簡阿闍梨所宣審次悉星壇
三月三日李宰相聞奏僧尼條流勅下發遣保
外無名僧不許置童子沙弥　八日薦福寺開佛
牙供養　諸寺隨喜供養　衛西興福寺開佛

牙巡院帖興善青龍資聖等三寺外國僧三
藏等　右奉軍容處分前件外國僧並仰安
存不得發遣者事須帖寺仰准此處分訖
報者准狀帖寺者
會昌二年三月五日帖
押衙知巡何公貞
十一日詣興福寺禮佛牙一宿　十二日晚因臺山衆
僧義圓歸山付送百五十僧供　日本國求法僧圓
弟子僧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
敬送清涼山佰伍拾僧供
右圓仁等設供意者求法得遂過海平難今奉
請達廣利郎（主）劫〻生〻常為大聖文殊眷屬利
益十台法界含靈同霑此福謹疏
會昌二年三月十二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等謹疏

迴鶻軍兵入唐侵境今在秦（府）國家抽六節度府兵
馬遣迴鶻界首城中有迴鶻人數百准勅盡斬殺
訖在諸州府亦同斯格
巡院帖資聖寺　日本國僧圓仁并弟子惟正惟曉行
者丁雄萬等
右奉使帖得狀令發遣保外客僧者寺具圓仁等
來教專種發遣奉　軍容處分不用發遣依前收
管者准狀帖巡者帖寺仰准使帖處分者
會昌二年三月十日帖
押衙知巡何公貞
見說迴鶻兵馬入秦府城從節度使逃走歸途
節度使在路不敢入玄法寺法全座主三部大
法施胎藏大軌儀三卷並別尊法三卷胎藏手契
充遠國廣行遣書謝深棧逆亂得難今百畏契

伏惟座主道體百福即時圓仁懷具依少啟諸
辰不獲伏深反戾謝座主慈流施法門之恩允
廣行不勝感愧私傳遠國以答法恩但未有供
養悚惻尤甚一兩日後自到院中面謝未間但
增馳結謹遣小師奉狀不宣謹狀

四月　日　日本國求法沙門圓仁狀

金座主　法前　謹空

四月廿三日天子在御樓冊尊號諸司軍兵馬排
隊樓前百寮僧門道士班列軍相隨尊號五月
奉勅開供諸兩街若左右座廿五日因勅留學僧從
僧仁濟來便得載上人會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委曲云日本入唐大使相公到本國京城有卒
長判官得任錄命錄事得左少史高錄事大
軍典淳和皇帝去年七月崩第二船漂落裸人

國被破船人物皆損偶有卅來人得命坼破大
船作小船得達本國云云又楚州新羅譯語劉
慎言今年二月一日寄仁濟送書云送朝貢使梢
工水手前年秋迴彼國
玄濟闍梨附書狀并砂金廿四小兩見在劉惠
萼和尚附船到楚州已巡五臺山今春擬返國
慎言已排比人船訖其萼和尚去秋趣往天台冬
十得書云擬趁李隣德四郎船取明州歸國
萼和尚錢物衣服并弟子悉在楚州又人船已
備不免奉邀從此發載上人委曲云僧玄濟
將金廿四小兩為有人人書狀亦付於陶十二郎歸
唐其物見在劉慎言宅廿五日使牒勘問外國僧
[illegible]業巡院括揚化團
當國諸寺　應有外國僧寺

右奉　使帖勘從何國來及到城年月並住寺
并年幾解何藝業具名申上者本寺須帖團作
速析狀通切待申上不得遲速者准狀帖團者
　會昌二年五月廿五日帖
押衙知巡何
資聖寺日本國僧圓仁 年五十 臈 諳法花宗 弟子僧惟正 年二 丁
僧惟曉 年卅二 臈 諳法花經
　奉帖勘從何國來及到城年月並住寺并
　解何藝業等
右圓仁等為抄寫國本經論流傳本國去開成三
年七月隨日本國朝貢使來到揚州去開成五年
八月廿三日到城奉使牒權寄住資聖寺聽學謹
具如前謹牒〻件狀如前謹牒
　會昌二年五月廿六日　日本國僧圓仁等謹牒

五月十六日起首於青龍寺天竺三藏寶月所重學
悉曇親口受正音　廿九日有　敕停內供奉
大德兩街各廿員　六月十一日上德陽日大內浮從
津香兩街大德對道士　御前論義
道士二人得紫　僧門不得着紫　七月廿一日留學
僧傔人仁語歸天台去惟正相隨到楚州令取
本國書信　八月十六日夜月蝕　十月十三日惟正從楚
州歸到上都得大國書二封　楷巖院狀一封　高丘
人書一封　刀子四柄　具付勾中金廿四小兩　楚州譯
語劉慎言先已用盡恐更得兩空手來得譯語
張〻檢因載留豁命先已用矣盡奚財先已折用
十月九日　勅下　天下所有僧尼解燒煉咒術禁氣
有軍身上杖痕鳥文雜工功曾犯婬養妻不持
戒行者並勒還俗若僧尼有錢物及穀斗田地莊

園收納官如惜錢財情願還俗去亦任勒還俗宛
入兩稅徭役勅文在別城中兩街功德使帖諸寺
不放出僧尼長閉寺門僧眩玄奏自作劍輪自領
兵打迴鶻國勅令彼僧試作劍輪不成又准宰相
李紳聞奏因起此條流其僧眩玄當誑妄罪僧尼
財物准　勅條流天下大同諸州府中書門下牒行
京城內仇軍容拒勅不欲條流緣　勅意不許日
勅准在別　爲新條流訖左街功德使帖諸寺勅
許請權停一百日內帖諸寺不放僧尼出寺左街
功德使奏　准勅條流僧尼除年已衰老及戒行
精確外愛惜資財自還俗僧尼共一千二百卅二人
右街功德使奏准　勅條流僧尼除年已衰老
及戒行精確外愛惜資財自願還俗僧尼共二
千二百十九人奏　勅左右街功德使奏准去年
十月七日十六日　勅條流令還俗僧尼宜依其愛
惜資財情願還俗者委本貫收充兩稅戶向
後諸道有如此色類並准此處分所蓄奴婢僧許
留奴一人尼許留婢二人餘各任本家收管如無家
者官為貨賣同衣鉢餘外資財收貯待後勅處
分其僧尼所留奴婢如有武藝及解諸藥諸術等
並不得留不得剃削私度如有違犯綱維知事
錄狀官檢資產錢物等委功德使自勘聞奏

會昌三年歲次癸亥正月一日

十七日功德使帖諸寺僧尼入條流內並不令還俗此
資聖寺卅七人　十八日早朝還俗訖左街還俗僧
尼共一千二百卅二人右街還俗僧尼共二千二百五
十九人　廿七日軍容有帖喚當街諸寺外國僧
廿八日早朝入軍裏青龍寺南天竺三藏寶月等
五人興善寺北天竺三藏難陀一人慈恩寺師子國

僧一人資聖寺日本國僧三人諸寺新羅僧等更有
龜茲國僧不得其名也都計廿一人同集左神策
軍々容衙院喫茶後見軍容々々親慰安存當
日各歸本寺　廿九日楚州新羅人客來得楚州
譯語劉慎言書一通頓昌阿闍梨書一通二月一日
使牒々僧尼已還俗者輒不得入寺及停止又發
遣保外僧尼不許住京入鎮內　二月廿五日和書
公主入城百司及三千兵馬出城外迎入通化門入
內得對勅令安置南內院是大和公主大和天子姑
和回鶻國嫁与回鶻王今緣彼國王法崩兵馬亂
起公主逃歸本國隨公來回鶻人並不得入城回
鶻王子隨公主來公主在路自殺之　四月中旬勅
下令殺天下摩尼師剃髮令着袈裟作沙門形
而殺之摩尼師即回鶻所崇重也　五月廿五日

使帖勘諸寺外國僧來由
巡院帖善提國
諸寺應有外國僧等
右奉使帖作　勘從何處來及到城住寺年月并
年幾解何藝業者具名分析申不得遺漏者事須
帖國作速具分析狀也待準申使者准狀帖國者
五月廿五日行押衙知巡何
本國求法僧圓仁　年五十一許信　解法花經　弟子僧惟正　年廿一
僧惟曉　年廿二　並習法花經
右圓仁等為求佛教隨朝貢使過海去開城三年
八月廿三日奉使處分權寄住資聖寺謹具如前
謹牒々伴狀如前謹牒
會昌三年五月廿六日日本國求法圓仁謹牒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巻第三

入唐求法巡礼行記巻第四

會昌三年六月三日軍容韓官歸宅向前五六度
進表請坐家勅不放今進表請五月有勅放歸
家仍便賜家具至三日軍容韓官歸宅勅除
薪中尉以内長官特進楊欽義任左神策護軍
中尉左衛功德使當日便上任十一日今上誕陽
日内裏設齋兩街大德及道士御前論義每街
僧止十二員大德功德使佑巡院令簡擇大德每
街各七人依舊例入内德對道士論義道士二
人勅賜紫衣兩大德惣不得著紫衣僧道歸白
前十五日内宮内諸司各赴諸寺設齋獻壽大
子詹事韋卿（家）撰涅槃經疏廿巻進今上覧已
焚燒經疏勅中書門下令就宅追索草本燒
焚其勅如左　勅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詹
事上柱國范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韋宗卿
忝列崇班合遵儒業溺於邪說是扇妖風既
開誣惑之端全戾典墳之旨簪纓之内頽靡
何深况非聖之言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
傳雖欲包容恐傷風俗宜從左官猶謂寬
恩可任成都府尹馳驛發遣太子詹事宗卿
進佛教涅槃經中撰成三德廿巻奉勅大圓
伊字鏡略廿巻具已詳覽佛本西戎之人教張
不生之說孔乃中土之聖經聞利益之言而韋宗
卿素儒士林衣冠望族不能敷揚孔墨翻乃溺
信浮屠妄撰胡書輒有輕進况中國黎庶久
染此風誠宜共遏迷聲使其反朴而乃集妖
妄將惑愚人位列朝行豈宜自愧其所進經内
中已焚燒訖其草本委中書門下追索焚燒不

得傳之於外　會昌三年六月十三日下廿三日仇
軍容薨　勅送葬衣　廿五日勅斬仇軍容孔
目官郎中並護端公等四人及男女奴婢不盡殺
破家　廿七日夜三更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已
西十二行四千餘家官私錢物金銀絹藥等總
燒盡　廿八日三更內裏失火燒神龍寺　廿九日長
樂門外失火燒草場向前有勅焚燒內裏佛
經又埋佛菩薩天王像等向後二處失火　又
東市二夜數處失火日本國僧圓仁弟子僧
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房內除四人外更无
客僧及沙弥俗客右奉寺家牒偁奉使
司文帖切不得停止客僧及沙弥俗客如後
有人糺告房裏隱藏請求當罪伏請處分牒
件狀如前謹牒　會昌三年七月二日日本國僧
圓仁牒弟子僧惟曉從去年十二月一日病至今
年七月都計八箇月病　會昌三年（當日本承和十年）七月
廿四日夜二更身亡日本國僧圓仁弟子僧惟曉
右弟子僧惟曉久患瘦病以昨夜二更身亡謹
具狀報伏請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
會昌三年七月廿五日日本國僧圓仁牒日本國
僧圓仁弟子僧惟曉身亡右弟子僧惟曉僧
除緣身衣物外更无錢物死後葬斗不如後有
人糺告稱前件亡僧房內別有錢物不收僧
圓仁及同學僧惟正請蒙科罪謹具如前伏請
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　會昌三年七月廿五日
日本國僧圓仁謹牒　日本國僧圓仁弟子亡僧
惟曉　右弟子僧惟曉身亡並无錢買地伏乞
三綱和尚慈悲賜與一墓地埋殯謹具如前

欽請益入唐求法大學
靈錄　會昌三年七月廿五日 大興國僧圓辯
緣絶依判與一墓地 廿七日殯葬於春明門外
鎮國寺東頭資聖寺瓦窯北角地 廿九日覆
墓 同院惠見僧宗信專句當葬事 緣左院
僧懷安設送殯人 從送殯僧思習僧教十僧
懷約僧惠見僧宗信當寺門從本三教講論
大德知玄法師遣同學僧可達令送殯葬送
殯出賊人僧侶共計十餘人於墓殯前請七
僧稱名十念呪願 八月十三日為求歸國投左
神策軍押衙李元佐 是左軍中尉親事押
衙也 信敬佛法極有道心 本是新羅人 宅在
永昌坊入北門西迴第一曲 傍墻南壁上當護
國寺後墻西北角 到宅相見 許計會也 十五日
晚際曉三七個香 寸夜將鉢 廿九日至七日香九
月十三日七七日香 為度請 因代齋 附馬杜琮為淮南節
度使仍判天下鹽鐵使 淮南節度使李紳
敕追入京拜相 河北道路府節度使劉從簡
叛 敕下諸州府抽兵馬都五萬軍打路府 入
界不得 仍在界首相守 從軍每日用廿萬貫錢
諸道般載不及 遂從京城內庫般糧不絕 路
府留後院在京左街平康坊 路府押衙畺孫
在院知本道事 敕令捉其人 走脫 不知去處 諸
處尋捉不獲 唯捉得妻兒女 並斬 破家 有
人告報 路府留後押衙畺孫剃頭 今在城僧
中隱藏 仍敕令兩街功德使疏理城中不僧公
案無名者盡勘還俗 遞歸本貫 諸道州府亦
同斯例 近住寺僧不委來由者盡捉 京兆府
投新裹頭僧於府中打殺三百餘人 其走藏者

不敢衛護行也回鶻國兵馬大敗本道便聞
奏潞府兵嬈歸本道訖 十二月三日准曉百
寮 十二月得楚州新羅譯語劉慎言書云
天台山留學圓載闍梨稱進表遣弟子僧
兩人令歸日本國其弟子亦來到慎言處覓
船慎言與排比一隻船差人發送訖今年九月
發去者 會昌四年歲次甲子二月越州軍事
押衙姓潘因使進藥將圓載闍梨書來書
云緣衣糧罄盡遣弟子僧仁好亦兩人往本國
請衣糧去者潘押衙云載上人欲得入城奏請
得越州牒付余令進中書門下余近日專候方
便入中書送牒宰相擬破不許入奏例上人事
不成也 三月敕下朕欲駕幸東京仍曉示百寮
如有朝臣諫者誅身滅族 敕不許供養佛牙又
敕下代州五臺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終南山五臺
鳳翔府法門寺寺中有佛指節也並不許置供及
巡禮如有人送一錢者脊杖二十如有僧尼在
前件處受一錢者脊杖二十諸道州縣應有送
供人者當處投獲脊杖二十因此四處靈境絕人
往來無人送供准敕勘責彼處僧人無公驗者並
當處打殺具姓名聞奏潞府留後押衙作僧
潛在彼處也宰相李紳李德裕奏停三長月
作道士教新定三元日正月上元七月中元十月下
元唐國恒式三長月不許殺命今上則不然為
破潞府敕召道士八十一人又於內裏令作九天道場
於露處高壘八十椅床鋪設精彩十二時行道
祭天尊乾脯酒肉祭大羅天四月一日起首直
到七月十五日為縱胡十共道場不在屋舍內於露

道中作法晴明即日癸雨下郎霖身八十一人十多
有春痛者已　今上偏信道教憎嫉佛法不喜見
僧不欲聞三寶長生殿內道場自古已來安置佛
像經教抽兩街諸寺能持念僧三七人番次差入
每日持念日夜不絶今上便令焚燒經教毀拆佛
像起出僧衆各歸本寺於道場內安置天尊老
君之像令道士轉道經修練道術國風每年至
皇帝降誕日請兩街供奉談論大德及道士於內
裏設齋行香請僧談經對釋教道教對論議
今年只請道士不請僧也看其體色從今已後不
要僧人入內道士奏云孔子說云李氏十八子昌運方
盡便有黑衣天子理國臣等窮惟黑衣者是僧人
也皇帝受其言因此憎嫌僧尼意云李字十八子
爲今上當帝十八代恐李家運盡便有黑衣奪

位[illegible]寺准[illegible]許僧尼寺打鐘
[illegible]有者事須諸寺鐘聲未動已前各歸本
既文寺許別寺宿若有僧尼衙家打鐘聲後向
別寺宿經一夜者科違敕罪從前不許午後出寺
今不許犯鐘聲二月駕幸右街金仙觀是女
觀觀中有女道士甚有容天子召見入意敕賜絹
一千疋遂宣中官令修造觀便通門特造令修樓
其觀本來破落令修造嚴麗天子頻駕幸向
後駕幸左街興唐觀是道士觀又賜千疋特令
修造銅鑄聖容作聖容當庄按奇絶城中諸
寺七月十五日供養諸寺作花蠟花餅假花菓
樹示各競奇妙常例皆於佛殿前鋪設供養傾
城巡寺隨喜甚是盛會今年諸寺鋪設供養
勝於常年　敕令諸寺佛殿供養花藥等盡般

劉稹與唐觀察天尊十五日天子於左軍觀裏召百姓令看百姓罵〻棄佛法看登仙神雖肯觀者天城百姓不來諸寺被棄法器物悔憧甚之打潞府兵入他界不得但在界首頻有勅催怪無消息征兵多時都不聞征討者何假兵衆驚懼捉界首放牛兒耕田夫等送入京來稱捉叛人來勅賜對日於街衢與斬三段兩軍兵馬圍著殺之如是送來相續不絕兵馬尋常街裏被斬尸骸滿路血流湿土爲泥看人滿於道路天子時〻看來旗鈴夾擺遼亂見說被送來者不是唐叛人但是界首牧牛耕種百姓枉被捉來國家兵馬元來不入他界恐王怪無事妄捉无辜人送入京也兩軍健兒每斬人了割其眼肉喫諸坊人皆〻今年長安人喫人勅退淮南節度使杜附馬入京宰相李紳情願作淮南使勅依後送節與杜附馬入京得對日拜相仍判鹽鐵度支百寮盡疑自古已來曾有附馬拜相之例國風宰相場與平章事李德裕奏〻附馬拜相不合宗典勅急從容來有詔旨附馬猶不得與已打潞府兵費每日內二十日費錢諸州般載不及天宗城官庫物破盡有勅令失百司判錢隨官尊卑納錢多少內充打潞府兵粮諸道州府官皆同此例又勅下令毀拆天下山房蘭若普通佛堂義井村邑齋堂等未滿二百間不入寺額者其僧尼等盡勒還俗充入色役具令分析聞奏且長安城裏坊內佛堂三百餘所佛像經樓等莊校如法盡是名工所作一箇佛堂院敵外州大寺准勅併除罄盡諸道天下佛堂院等不知其數天

下尊勝石幢僧墓塔有勅皆令毀拆勅召
國子監學士及天下進士及第身有學者令入
道教未曾有一人入其道者已今年已來每有霖
旱時功德使奉勅於諸寺觀令轉經祈雨感
得雨時道士偏蒙恩賞僧尼寂寥無事城
中人笑曰祈雨即惱亂師僧賞物即偏與道士
八月中太后薨郭氏太后信太后有道心信佛
法每條流僧尼時皆有諫諍皇帝令進藥酒
與藥殺矣又義陽殿皇后蕭氏是今上阿孃
甚有容今上召納為妃而太后不奉命天子索
弓射殺箭透入胸中而薨太原府兵馬三千人
三年在回鶻營守捉今年打回鶻破歸到府
未經數日未共親情相看其府使便差發遣
打潞府去軍健不肯去辭訴云三年打回鶻事

去歲乃迴到家鄉未見親情更無不伏請差
郡兵馬着節度使不肯三千人一時恨此城捐
節度使聞奏捉進京城勅使兵馬迎入其門
其人號打回鶻功辭不合致之具錄事由聞奏
勅不依奏勅賜錢刀令斬三從於東市北街頭
斬之從潞府投來來僕兵不肯於此處斬也九
月潞府大敗將捉得彼處押衙大將來送到京
城斬殺六七度已後斫叛主劉從諫頭來三鋒
繪頭穿之於高三丈餘上頭頭名先送兩市進
入內裏天子坐銀臺門樓上看大笑曰照儀已破今
未除者唯兩天下寺舍並條流僧尼都未了潞府不
知委哉十日後唯勅進潞府劉家資財錢物貨
珮家具不每度七八宋全載車載送到城中進納
門庫仇軍容呪常侍知內省事與酒詳與翁

擬賜顏對奏云云天子稱斷專責是誰何那州立之
也天子怒當時打殺　勅令從其妻女亦流於外
討賊令守陵墓仍從中官收納家中錢物寫于
滿庫珠玉金銀不盡皆滿庫錢帛延跪不知數每
日從京兆般入內庫一月之內般運不盡自餘資
財奇貨之物不可計數　皇帝到內庫看拍手咲
之朕庫不曾有此等物諸高班低頭不語道士趙
歸真奏云云佛生西戎教說不生夫不生者只是
死也化人令歸涅槃涅槃者死也盛談無常苦空
殊是妖怪未涉無為長生之理　太上老君聞生中
國在太羅之天逍遙無為自然為化飛煉仙丹服
乃長生廣列神府利益無疆請於內禁築起仙
臺練身登霞逍遙九天庶福聖壽永保長生之
樂云云　皇帝宜依勅令兩軍於內裏築仙臺高百
五十尺十月起首每日使左右神策軍健三千人般
土築造皇帝意切欲得早成每日有勅催築兩
軍都虞候把棒檢校皇帝因行見問內長官曰
把棒者何人長官奏曰護軍都虞候勾當築臺
皇帝宣曰不要你把棒勾當須自擔土便交般土
後時又駕築臺所皇帝自索弓無故射殺虞候
一人無道之極也從去年來兩街誦說經已自登
經已後好事拳不歇筆四時八節之外准一二日僧尼每
行送作諸寺營辦床席氈毯結樣鋪設椀
疊盤盤椅子不一度行送每寺破除四五百貫
錢不了勅令毀拆天下小寺經佛般入大寺鐘送
道士觀其破拆寺僧尼麤行不依戒行者不論
老少盡勒還俗遞歸本貫充入色役年老者有
戒行者記大寺雖有戒行若是少年者盡勒還

從黄黄城中毀拆三箇小寺條流僧尼一
准勅文已十二月中勅々條疏儀潞賊已破取來
年正月更拜南郊仍預百寮曉示諸職早令排
比者百司准勅於理橋道掃路不通人馬車牛城
南郊壇特虔誠造於壇四面充奉床帳精周城
望一切取城中内家之根百司悵々不已會昌五
年歲次乙丑正月三日拜南郊儀伏成儀一依元
年不許僧尼看又惹有條流不許僧尼午後
出寺又不許犯晩鐘及向別寺宿所以僧人不得
看南郊也築仙臺欲成就勅令道士調練仙丹
道士長趙歸真奏々有一般仙藥此國全无出
土蕃國有此藥臣請自向土蕃採此藥兩軍中
尉不肯仍奏々差別人去即得從趙歸真求從
長不合自去勅依中尉奏不教去有勅問藥俻

何藥具曰中奏者道者去奏藥名曰李子衣
十斤桃毛十斤生雞膜十斤龜毛十斤兎角十斤
等勅令於市索訪覔盡稱无因此道被打頭
恐不徹通於諸寶求乞不得寒食從前已來
准式賜七日暇築臺夫每日三千官健遵命食之節
不褒救中官根把其状三千人一時衛聲呼節
驚怕每人賜三疋絹賜三日暇三月三日築臺成
就適仙臺人君上臺兩軍中尉諸高班道士亦
隨皇帝上兩軍中尉諸趙歸真曰今日進仙
臺了不知公等求得仙否歸真低頭不語見
説仙臺高百五十尺上頭周回與七間殿基齊
上起五峯樓中外之人盡得遙見孤山高聳
般從南山般石作四山崖龕窟盤道結構精
妙便栽松柏奇異之樹可義稀兼使有勅令道

士七人化於臺上飛練求仙又勅下天下寺舍不許置
莊園又令勘檢天下寺舍奴婢多少兼錢物
斛斗疋段一一詣實具錄令聞奏城中諸寺委
兩軍中尉勘檢諸州府寺舍委中書門下檢
勘其城中寺舍奴婢三等收身有藝者軍家
收无業少壯者貨賣老弱者填宮奴婢夫父
南子北今時是已功德使帖諸寺奴婢五人為一
保々中走失一人者罰二千貫錢諸寺錢物兼
貨賣奴婢價錢並皆官收擬充百寮祿料又
勅令天下諸寺僧尼年卅已下盡勒還俗遞歸
本貫人之又上仙臺勅令青龍寺人推疑左軍中
尉青龍寺人不肯推之勅問朕使推如何不奉宣
人奏々中尉是國家重臣不敢推下天子甚打替
二十餘丈上作道場朕兩度已去得未有

一人登仙者何遣道士奏曰緣國中尺教與道教
並行黑氣越著掌於仙道所以登仙不得人君宣
兩街功德使々衙頭云朕者是何聽盡不要巳
數日後勅下天下僧尼五十已下盡勒還俗遞
歸本貫訖後有勅々天下僧尼五十已上无祠
部牒者盡勒還俗遞歸本貫有祠部牒者委
當州縣磨勘差殊者盡勒還俗遞歸本貫城
中僧尼委功德使准此例條流者中書門下准
勅條諸道訖城家僧尼功德使條流甚嚴切旦
勘定无祠部牒僧尼之數具錄聞奏便帖諸寺
令毀家具其有祠部牒者總棄將入軍家磨
勘其祠部牒上數有差汙處及生年與功德
案入條牒者錄者盡入還俗之數不叁條者
便收入軍家不出遂使諸寺僧尼同无告留也

大家皆々不遂出身者不當僧尼之課稅收養
埋鑄物者毀折寺舍之地也　皇帝宣々毀王之
施極深令人民不安朕欲得填之事須參量
之日擬還設齋慶事歟迎兩街僧尼集左軍
衰斬其頭同填施者拾撿卜塞奏々僧尼奈
是國家百姓若令還俗各自營生於國有利請
不用迎入請依奈司盡勒還俗遞歸本貫充入
色役者　皇帝點頭良久乃々依奏者諸寺僧
尼亦同斯事既既去寺不知所向因仁通收請
情敕還俗封歸本國功德使收状未有處分
但頻有條來安存功德使帖諸寺准敕條流不
許僧尼出寺事須差家人五六人守寺門輒不
得放僧尼出寺如有違越者綱維三老及典直
并守門人各決脊杖二十其出寺僧尼當時處死
者左右神策軍者天子護軍也每年有十萬軍
自古君王頻有臣叛之難仍置此軍已來無人敢
奏國經敕賜尒每中尉初上時准敕出兵馬迎
尒別行公事不屬南司今年四月初有敕索兩
軍尒中尉不肯納尒有敕再三索敕意索護
軍尒付中書門下令宰相管兩軍事一切撥令
敕相處分也左軍中尉即許納尒右軍中尉
不肯納尒遂奏云迎尒之日出兵馬迎之納進之
日亦須動兵馬納之中尉意敕若許即因此便動
兵馬起異事也便仰所司暗排比兵馬人君怕且
縱不索見說功德使條流僧尼還俗之事兩
議次第且令卅已下還俗訖次令五十已還俗次
令五十已上無祠部牒者還俗第三番令祠部
牒磨勘差殊者還俗最後有祠部牒不差謬

者盡令還俗所僧尼絶也斯之爲識天下大同
也緣准勑行故從四月一日起年卌已下僧尼
還俗遞歸本貫每日三百僧還俗十五日年卌已
下僧尼方盡從十六日起年五十已下僧尼還俗
直到五月十日方盡也十一日起年五十已上无祠
部牒者還俗前年已來條流僧尼即簡粛行
不依本數者還俗遞歸本貫今年不簡粛行
粛行不論驗僧大德内供奉也但到次第便令
還俗頻有勑問已還俗者多少未還俗者多少
催進其數外國僧未入條流之例功德使別
奏取裁有勑〻外國不〻若无祠部牒者亦勒還
俗遞歸本國者西國北天竺三藏難陀在大興善
寺南天竺三藏寶月并弟子四人於中天成業者
解持念大法律行精細博解經論在青龍寺
並无唐國祠部牒新羅國僧亦无祠部牒者多
日本國僧圓仁惟正亦无唐國祠部牒功德使准
勑配入還俗例又帖諸寺牒〻如有僧尼不伏還俗
者科違　勑罪當時決殺者聞此事裝束文書
寫經論持念教法曼荼羅等不盡裝裹訖　文書
並衣服都有四籠便買三頭驢待處分未亦不
裹還俗亦聞可憐聖教不得隨身將行又勑切
斷佛教路是諸州府搜勘得實科違勑之罪
十三日使帖來當寺僧无祠部牒者卅九人數問
有日本國僧兩人右先還俗僧林宗信親相識情
厚許相送到汴州〻去京一千四百里見他議亦不
理其情也三經三考亦來相憂〻遠涉求法過此至
難應不免改服自古至今求法之人是有艱難請
安排也不用此難則无回歸國且當將聖教得歸

本國使合奉郵郡那信法過適題檀命能信一艘
以死歸國從春曉登嶂一寺僧了便巻倍歡十四
日早朝入京兆府請文驗照元名學在路難力故
西國三藏等七人並同至府請文驗府司判与兩通
牒作路次老人道過遶些後（從）會昌元年已來經功
德使通狀請歸本國討百有餘度又曾屬數
箇有力人用物討會又不得去今因僧尼還俗
之難方得歸國一悲一喜左神策軍押衙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殿中監察侍御史上
柱國李元佐曰求歸國事投相識（識）來近二年情分
殷親客中之資有可闕者盡能相濟緣功德使
无道心故請歸國事不遂許在府之間之致
飲食氈褥不闕數相助十五日出府到萬年縣
府家老人送到太理卿中救大天賜見合與

[illegible]言侍御史十七通今寺使來問何日出
[illegible]金錫國棊一串巴縣中歌狀銀謝
[illegible]奉法論大德去年歸鄉（張）不得消息今潛
[illegible]頭陀在楊卿宅家今童子清滄將書來
書中有消別之言具些快（恢）矣當寺請維摩百法
[illegible]涅槃經座主垂底先女已下俱道
諸龍今[illegible]頭者經夜來縣中相看李侍御与
外甥陳十三郎同來相問一頭勾當行李來去
[illegible]龍帽亦又入寺檢挍文書籠帳亦雲栖庄
[illegible]籠帳相共排比總不得隨身將去晚際出
[illegible]老人道送既應縣去々城八九十里去
[illegible]屋々同相遶（送）到春明門外與李楊卿老
[illegible]書來々弟子書狀互通至手書付送前路
[illegible]藏官人尉但將此書通入的有可登

老[illegible]府中賜緋魚袋楊魯士前曾相奉
在寺之時殷懃相問新書數度到寺慰問
飽續禍袄祥未今更前居將書來送路絹二
[illegible]蒙頂茶二斤團茶一串錢兩貫文付前路
書狀兩封別有手札布絁々楊老人送來絹
一疋楊布一端錢一千文充路上用自餘相送
人不許具錄數於春明門外辭別々留斷合矣
楊衙使及李侍御不肯歸去相送到長樂
坡頭去城五里一店家一夜同宿話語李侍
[illegible]御送路物少吳綾十疋檀香木一檀龕像兩
[illegible]和香一瓷瓶銀五股拔折羅一口氊帽兩頂銀
字金剛經一卷（見日衣物也）軟鞋一量錢二貫文數
在相識已來相殷懃乃云弟子多生有幸得
遇和上遠來求佛法數年供養可福未足一生
不破雖和上還俗和上今遇王難打歸本國去弟
子計今生應難得再見當來必在諸佛淨土
還如今日與和上作弟子和上成佛時請莫忘
弟子々々 又云和上所著納袈裟請留與弟子將歸
宅裏終身燒香供養既有此言便以送之既
十三郎亦同結緣至處十六日早朝相別與發去
唐僧十九人同到晚際到昭應縣宿同到者
一僧生年廿是長安城裏人父母兄弟姊妹今見
在從少年入佛法在大薦福寺侍奉 新羅僧力
所近日僧難表接新羅僧名字淨經寺官家隨
其人騎遞向新羅國去在府之時百官作計中
斷不見遞過觀情啼哭衙中相別遞被遞到
昭應縣同宿大家互更發其僧臨去晚與同
行盡不覺到縣明郎知家下三人中兩人合路覓

[illegible]事見報知早到城裏家中添養齋
[illegible]三日過陰開是國忌之日並也渴
[illegible]既陸縣東寧縣皆有楊卿書狀並通入
訖六月一日到東都崔太傅宅送楊卿書太
傅專使來傳語甚存記絹一疋九日到鄭州刺
史李舍人處有楊卿書任判官處亦有楊卿
書將書入州見刺史及判官並已在縣聽
州長史敵中監察侍御史賜緋魚袋辛
久昱在長安長供飯甚有情今見縣懇去年得鄭
州長史赴任今在州相見悲喜交馳存問豐厚
便喚宅裏齋中驟具判史施兩疋絹諸人皆五
以前是兩京大路乞客諸行人事不弁若不
是大官是專常衣冠請天　未極是懸熱者即
得一疋兩疋如上得兩疋是判史懸重緣也　鄭
官施夫領一疋辛長史見來便更贈絁褐衫各
從出州歸到宿處辛長史專史（伕）來施絹一疋
絲肚一斤茶褐茶書一中之續到拜辭請頭時
侍者派縣家乙老人貪辭不及相待便發行
十五里迴頭望西見辛長史走馬趁來三封行官
過道邊來遂於土店裏任喫茶語話多時相
別云此國佛法即无也佛法東流自古而有
和上努力早達本國弘傳佛法弟子多幸頂謁
多時今日已別今生中應難得相見和上成佛之
時願不捨弟子十三日到汴州節度副使裴郎
中處有楊郎中書狀竹兵馬使處有楊卿書
並通送訖裴郎中存問懇熟便差行官一人專
句當般發送兵馬使不在州不得相見裴郎中
差報直到陳留縣西頭上待（縣）隋末來緣官私難

載船不及相逢前發去汴河路以無船不免自〻
雇船汴州已來緣河路水人心急惡不善誡縱
喫汴河水之急流渾濁已東縣不說稻粮在路
自持粮食廿二日到泗州〻管在徐節度府泗
州普光王寺是天下著名之處今者庄園錢
物奴婢盡被官家收檢寺裏寂寥无人來往州
司准勅欲擬毀拆廿三日渡淮到盱眙縣去使
州界東二百里本意擬從此到楚州覓船過
海縣家對還向揚州去通狀申論縣令不与通
理不免向揚州去從盱眙縣至揚州九驛元水路
文書籠馱每驛須驢之在路見裝令人皆任
海州刺史今春從入縣任台州長吏更有綺林
博士縣下爲役州司馬因相見〻五月廿九日離長
安在城之時城中僧尼還俗已盡唯勅每寺留

三僧勅檢錢物待官家收寺鐘物已淡載人運
塔〻諸寺見下手毀拆寺數青龍安國三寺通
爲內園〻〻廿八日到揚州見城裏僧尼正裹頭
遞歸本貫擬拆寺舍錢物莊園鐘等官家收檢
近勅有牒來〻天下銅佛鐵佛盡毀碎稱量斤
兩委鹽鐵司收管記錄聞奏者紀都縣兆人
遞到江陽縣同物請往楚州縣家便遞向楚
州去從高郵寶應山陽縣七月三日得到楚州先
入新羅坊見摠管當州同十將薛詮新羅譯語
劉慎言相接存問慇懃又書船子知已喜譯語
宅便入山陽縣通狀具說本意日本國朝貢使
皆從此間上船過海歸國圓仁今遠到此間歸國
請從此間過海縣司不肯乃〻當州來是極海之
處既是准勅遞過不敢停留更頒遞到登州地

□□□可上船歸國者新羅譯語劉慎言自
對縣内物計會大中家及許与縣令肯乃此同
是文牒了藏篋里李紳相公管内唯勅遞過〻
人兩日得留使是違勅〻罪〻縣司不肯与遞
押衙大使劉譯語更入州計會又不肯兩日之
間百計不成已須遞過定已　山陽縣司不恳劉
譯語苦屬左右設計不得乃〻和已欲得向南去
所向南遞去欲得向北去所向北遞去若全得海
州間覓船所縣司曰不及也全窮无可中論仍
請往登州〻〻是唐國東北地極去楚州一千百
余里縣家出牒差人遞向登州去押大使劉譯
語雖欲得鈎留且新羅坊衆首從此發送歸國
緣州縣不肯違者鈎留不得也五日晚際出家
下到劉譯語宅語譯語以三百文与家丁船計會
□知上未已契〻畔遠海道路見已因急慎言在
待安置宅裏令兩三日歇息然未且歸本貫以
早來家下安存歸家大使譯語調乃將參見
遞從楚州至登州道路盡是山坂曠野草木
高深蚊虻如雨終日跋山行野村棚遠遠希見
人家人心麁惡行七八十里方有一二家令人怕畏
若將文書鑷子隨身行將謂是物被人驚損也
不得今又勅斫佛教切令燒斫向北州縣人心麁
惡見將佛教儀隨身行必應作諍欲罪及遍
約告劉譯語商量從京將來聖教功德幀及僧服
赤都四箱且寄著譯語宅裏令付譯語屬令
檢校若屬〻若到登州得便船即將去請來求
間在長喜務獲勿令滿失〻〻譯語約領許待
我此行李辭大使設三兩樣劉譯九尼論斷

羅日子十枚讓与面白金資僉不少准面遁揚楚
州縣人心新無大難把撥見譯語有人頻々問
从日本國過來船两使到南江常州宋君岸上
付同三千金望徹責打船別房唐船載物來
是從會昌三年送回載園要牙了未船令打迴收
令欲徹老人條未又日本國惠萼同弟子令會昌
二年礼五臺山為求五臺供就李驎德船打歸
本國去年々々將從耕到來今遍國難還依見
在楚州々々特問圓載上人消息元人江未八日發
劉譯語有書狀付送登州已來路次得人而搞
來存与作主人來事亡船入淮九日香時到漣水
縣々屬泗州楚州譯語有書付送漣水鄉人今
屬令安存並討會留約之事仍到縣先入新
羅坊々人相見心不慇懃就總管等求覓識

總管事難為陪從事第十二郎當為清海鎭
兵馬使在登州赤山院時一度相見便問名識
網々和上求法歸國之時事須將付名識到漣水
筆百計相送同往日本相離之後其人又歸到新
羅過國難逃至漣水住今見便識情合不疏
竭力謀停住之事苦覓識管未能作計之
仍作狀入縣見長官請停泊當縣新羅坊内
覓船歸國長官相見處極慇懃依新羅人處合令
句當秦飯欲令且令將先長官們々新羅坊殷
昔有相識吾登日緣問咸四年日本國朝貢使從
楚州發歸國時皆於楚州及當縣抽人的令
相贈長官處令新羅大々領和上到新羅坊若
人與聽即合付取領狀來若無人聽即打頭和
上來便共使同到坊内總管未將領定有專知

當不肯所以不依領狀却到縣中長官判稱右
人善寺安置三日從歇崔十二郎從作彩今路
縣縣及遣送人向州發去崔十二郎雇船排
比路粮從登萊藏等一切同備便相別弟子
有心欲得留和上從此發送歸國縣家人不
肯及官家條已了以日可及不違本心狀後自
牧到登州界言莫相語〻十五日到海州入縣
通狀請暫停泊日本國朝貢使船此間君肯府
從此發歸本國因〻未通使來朝令歸本國
節設道到此間便是海岸狀乞暫停泊當州
自覓舟船歸本國長官〻遠君所雇舍從
京也府遣來請於當州推泊使君不肯便
遣過和上請停住事余尋雖送縣司不肯由
事須經使君迴狀十六日入州到[illegible]密國

歸國判史不與遣理仍判云唯勅遣送州司不
敢停留告云者十七日發從海州向北元送縣
停海所以不見海終日過野便入山十八日到懷
仁縣海州人心孝順見客歡喜來同相接寺
內心亦善廿日發山野行草木高深希逢人
日上山入谷踏泥水辛苦无極廿一日到莒縣裝
在密州縣司百姓心麁惡廿六日到密州人心往
惡諸養者稀八月二日到高密縣人心和軟皆
到所異縣皆在萊州人心孝順誠安存客十若
日到昌陽縣萊州管人心好十六日到登州見
縣公所來赴任又有勅〻天下金銅佛像當州縣
司剝取其金稱量進上者從海州直到登州
已來路境不可行曠野路狹草木掩合寸
步過泥頻失前路若无知道人討路一步前

難也出野入山出山入野坂路嶮峻溪澗水深
冷寒涉者入骨竟日入山行即一日百遍踰
山百遍渡水入野行即樹稠草深微徑難覓
草之動有人行也蚊虻如雨打不可及草下淤
泥至膝至腰路次州縣但似野中之一堆矣山村
縣人飯食麁硬愛喫鹽茶粟飯澀吞不入喫
即胸痛山村風俗不曾煮羹喫長年唯喫
冷菜上客慇重極者便與空餅冷菜以為上
饌向北一望一千三百里盡是山野雖近海邊不
曾見海到登州方始見海登州者大唐東北地
極也枕乎北海臨海立州州城去海一二許里雖
是邊地條流僧尼毀拆寺舍禁經毀像收檢
寺物共京城無異況乃就佛上剝金打碎銅
鐵佛稱其斤兩痛當奈何天下銅鐵佛金
有何限數准敕盡毀碎化塵物遂到縣牒送
牟平縣向東南傍海岸入野難過山坂險甚
日到牟平縣得縣牒又向東南海行廿四日到文
登縣踰山涉野羅破衣服盡入縣見縣令請
往當縣東界勾當新羅所求乞以延唯命自覓
舟卻歸本國長官准狀牒送勾當新羅所去
縣東南七十里管文登縣青寧鄉廿七日到勾當
新羅所勅平盧軍節度同十將兼登州諸軍
事押衙張詠勾當文登縣界新羅人戶到宅
相見便識歡喜存問慇懃去開成五年從此
入五臺去時得此大使息口寺勾當州縣文牒
公驗事發送今卻到此又慇懃安存便過縣
牒具說心事大使取領停留許覓船發送歸
國又相喜云前從此發去已後至今不得息不虛

將謂早歸本國不謂更到此間再得相見大奇
ゝ弟子與和上有因緣今資財若無異事請委
歇息不同憂煩未歸國之間每日齋粮余情願
自供但飽食即晩大使便作狀報州得文登縣
牒稱日本國僧圓仁惟正二人京兆府賜給長
牒俸各一道准勅遞本國為郷被遞到此縣請
到勾當新羅所求乞以送令便有過往日本
國船即欲歸國者今見在浦者十日後得州牒
ゝ其僧亦且委安存如有過往日本國船即任意
東西者近有勅天下還俗僧尼緇服若作本州
縣盡收焚燒恐衣冠親情恃勢隱在私家竊
被緇服事須切加收檢盡皆焚燒訖聞奏如焚
燒已後有僧尼將緇服不通出巡檢之時尋此
色者准勅處死者諸州縣准勅牒諸坊諸郷

[illegible]尼緇服將[illegible]焚燒又有[illegible]
寺舍寺家寶珮珠玉金銀仰本州縣收檢進上
又有勅ゝ天下寺舍僧尼所用銅器鐘磬釜鐺之
委諸道鹽鐵使收入官庫且錄聞奏者有勅郡
天下獨脚車條流後聊有人將獨脚車行者宮
家喚致流天子信道士數獨脚車碾破道中心
恐道士心不安故有勅斷天下猪黑狗黑驢牛等
此乃道士著黄恐多黑色欺黄令滅故令近海
州縣進活獺兒未知其由從有勅令諸道進年
十五歲童男童女心膽亦是被道士誑惑也
唐國僧尼本來貧天下僧尼盡令還俗乍非俗
私無衣可着無物可喫艱（歎）窮至甚凍餓不徹
入鄉村劫奪人物觸處甚多州縣捉獲皆是
還俗僧因此更條流已還俗僧尼勘責更有

廿二日大使宅人高山魏俊取往楚州去大使向
議作書付送楚州譯語劉慎言處存大使請
先所寄經論文書功德幀及衣服等大使宅客
客不絕向大使請閑靜處過冬太守差擬往赤山
院緣州縣准勅毀拆盡無房舍可居大使處分
於寺莊中一房安置飯食大使供也新羅人還
俗僧李信惠弘仁末載到日本國太宰府住
八年須井宮爲筑前國太守之時哀恤斯人等
張大使天長元年到日本國迴時付船却歸唐
國今見居在寺莊解日本國語便爲通事在使
處分客中事一切委令勾當自敘信無異來
疏問是大使頗有事狀送粮食安存（存）慰懃十一
月三日大使來到莊上相看安乃又余取今將七
日上州見新刺史歸去因問次具述法因
本國事無諸高州歸來春可就此與已見疑
七月已來五書天下擾唐境又迴鶻國兵入塞
擾亂國地　勅抽諸道兵馬三四年已來天下州
縣准勅條流僧尼還俗已盡又天下毀拆佛堂
蘭若寺舍已盡又天下焚燒經像僧服罄盡又
天下剝佛身上金已畢天下打碎銅鐵佛稱斤
兩收檢訖天下州縣收納寺家錢物莊園收家
人奴婢已訖唯黃河已北鎮幽魏潞等四節度元
來敬重佛法不拆寺舍不條流僧尼佛法之事一
切不動之頻有勅使勘罰之天子自來毀拆焚
燒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十月十五日黃
昏月蝕入夜月體總沒滓不見三更初漸
出現近有勅天下諸州應有還俗僧尼無行
可在知在已上不會東西流還俗僧被法漏處

也府准　勅遞牒西蕃取遞送到鳳翔節度使
鳳翔節度使宣奏　勅旨且令鳳翔府收管至
遣入西蕃國時天下道州還俗僧尼也一切令來
西向當使章發遣求僧未請當州過所既到
云自求船還准　勅遞過不合停滯待船者太書
官入當寺云有恐勅文不肯給公驗　會昌六年
歲次丙寅正月朔癸卯九日辛亥遣楚州取文書
功德大使大使家人高山到來得楚州譯語劉
慎言書云有勅禁燒佛教經論幡蓋及僧衣
物銅瓶碗木楚燒淨畫有違者便處極法白
家經幡功德大小皆焚燒訖唯留和上之文書未燒
流來切照鎮櫃密之不敢將出寄付又之退得
的信李讓德船回急之日本客相隨來問尋訪
洵中未逢息去次又有此國信來即專附上之

高山之在楚州現見從船下來人云有些僧人等
為請答僧就船來到今過信難叢頭極之云
日五日為取楚州劉慎言處寄着經論未看下
雄藹就阿古合船遣楚州大使勾當發送其船
至三月十三日發訖九日得大使書云退得而來
船上人張之日本國來人僧一人俗四人見到揚州
將本國書信物未寄來請負見請答信之四月
十九日聞天子崩來載用諸道州縣舉哀着孝
訖身體爛壞與崩矣廿七日新羅人王宗流稱
州將日本國懷臨海注所書來中具說來由
五月一日吾家却歸揚州去便付書狀峻付流
師　新天子姓李五月中大赦並有勅天下每州
造兩寺節度府許造三所寺每寺置五十僧
去年還俗僧年五十已上者許依舊出家　十其

中年登八十替國家賜五貫文優寵之長月錄
惹祈居五月廿二日楚州宣物語六月十七日
得楚州惣管同十薩詮書信付李國遇送（來）
便知前請南州丁雄萬續欲發來並知五月
一日歸南州人王宗五月下旬得楚州便入揚
州說李國遇說矣　六月廿九日丁雄萬來到
並得楚州主人劉慎言書先寄功德類文
書之中能藏金剛兩部大曼荼羅威色者緣
淮南勅牒嚴切劉慎言已焚訖其余雜書文
文書不具得將來雄萬不得向揚州而來七
月廿二日山陵訖見說會昌天子三月廿三日崩
十月二後上人從揚州來到始得相見仍日本
太政官牒及延曆寺府小野少貳書參
內記書及勅符黃金不並大政官牒延曆寺

牒及小野少貳錄本並封揚州節度使本牒
事李紳不敢自開全封追上長安今已具覺
訖勅付淮南節度使封全合付本主國送
上人將來其勅文見在十二月二日巳時日蝕
十分之一合已　會昌七年（丁卯）（改次）二月中改為
大中元年護大使從去年冬以遣船至今年二
月功畢專欲載同之未發送歸國同三月十日
間入浙羅告　義道予參明至未副使試太子
通事合入賜緋無貨全蘭中判官王朴未到
當州牟平縣南界乳山浦上船過海有人譖
張護同十將遣國章掇發送遠國人負送牙
不來追擬天使々々副使不受其讚言深怪
縣牢國到不許差船送客過海不被天使
不敢專擅切莫大登州界過海歸國々事不

僧實為商量往明州趁本國神御井等船歸
國須自下元船往南將十七歸本處那般人
鄭審則載衣物傳語習送州衙同三月三
日出行至大殿大使二十里相送始別十七日到
到婺州諸縣縣家大朱山驛馬浦過新人文溪
陳忠船載炭欲往楚州商量船將擬須至
及五月五日上船候風九日發須風變東南
去大朱山不遠於琅琊臺与香客与島中間
拋石經經四宿十二日夜發十四日黃昏到海
州界東海山田灣浦泊船候風十八日發到中
路風變元寔飄流從亦竟夜十九日飄到海中
錦鄉島邊泊船報答廿三日得東北風北更
欲二更起了到東海山過夜廿四日早發三更到
淮水從桂鎮逆風猛浪不能入指遊根盤義

恆居亡埜六月一日風取稍靜趁瀬衝入五日得
到楚州新羅坊總管劉慎言專使作樣象
國頭一人船運衣糧來使於公廨院安置訪江
明州本國人等已發去料前程趁取的不及
仍為劉大使謀請從同發送歸國九日得蘇
州船上唐人江長新羅人金子白欽良暉金珍
等書云五月十一日從蘇州松江口發往日本國過
廿一日到萊州界牢山諸人商量日本國僧人等
今在登州赤山院欲往彼相取往日臨沂次過
人說其使未已往南州趁本國州趁本國船事
今且在牢山相待事須回棹來々　書中又云春
大郎神一郎等家明州張支信船歸國也來時
得消息已發也春大郎本擬雇川船歸國大
郎往廣州後神大郎將錢金付張支信訖仍

春太郎上明州船發去春大郎兒宗健兼有此
物今在此船云云又金珍等付囑楚州總管
劉慎言云日本國僧人到彼中即發遣交來云云
十日從船隨牢山將書狀付送金珍等處消
息將金相待具說却帳向牢山後海排比路粮
楚州劉總管每事句當為與資粮諸及登
州張大使舍弟張從彥及嫂皆送路十八日晚
從楚州新羅坊王可昌船三更發十九日立秋
(此處間無風)廿六日到牢山南桃家莊訪金珍船去
已往登州赤山浦訖見留書云專望赤山相待
既知不能向乳山趁逐彼船廿七日將書付於
家船張楚州劉總管訖更雇船主王可昌船
望乳山去廿八日發到山東海候風信經十五日
發已得七月十三日達于旅萬重存一人從後被

[illegible]寺乞來等候人金珍等船十九日得風信發
廿日到乳山長淮浦得見金珍等船便載人物
船便發廿一日到登州界泊船勾當新羅使同
十將張詠來船上相看船上衆人於此糴粮
從此渡海八月九日得張大使送路信物載在
剃十五日剃頭再服緇服廿四日祭神九月二日午
時從赤浦渡海出赤山莫琊口向正東行一日一
夜至三日平明向東遙見新羅國西面之山風
變正北側帆向東南行一日一夜至四日曉向東見
山島嶼嶼與稜連問梢工乃云是新羅國西熊州
西界本是百濟國之地終日向東南行東西山島
聯綿(錯)二更到高移島泊船屬武州西南界島之
西北去百里許有黑山山體東西迥長見說百
濟第三王子逃入避難之地今有三四百家在

西十值五日風變東南發不得到三更得起
風發六日卯時到武州南界黃茅島泥浦泊
船亦名丘草島有四五人在山上差人取之其人
走藏取不得是新羅國第三宰相放馬處
高移島到丘草島山島相連向東南遙見耽
羅島此丘草島去新羅陸地好風一日得到少
時守島一人兼武州太守家投鷹人二人來船
上語話云國家安泰今有唐勅使上下五百余
人在京城四月中日本國對馬百姓六人因釣魚
漂到此處武州收將去早聞奏訖至今勅未
下其人今在武州囚禁待送達本國其六人中
一人病死矣六日七日無風八日聞惡消息異常
驚怕無風發不得船衆捨鏡等祭神求風僧
等燒香為當島土地及大人小人神等念誦祈願
平等得到本國所在彼處為此土地及大人小
人神等念誦金剛經百卷至五更雖無風發去
纔出浦口西風忽至便上帆向東行似有神驗
相救從山島裏行南北兩面山島重重与泰出口
欲巳時到雁島暫歇是新羅南界內家放馬之
山東有黃龍寺莊往往有人家二三所向西南
望見耽羅島午後風好更發船從山島裏
行到新羅國東南出到大海望東南行十日
平明向東遙見對馬島午時前路見本國山
從東至西南相連分明至初夜到肥前國松
浦郡北界鹿島泊船十一日平旦筑前國丹判官
家人大和武藏并島長來相見擬知國中事宜
十五日到橘浦十七日到博大西南能擧島下泊
船十八日到鴻臚館前十九日入館住十月六日給

將唐絹八十疋綿二百屯給水手梢工人
并家畜生糧米十碩送來依國符也十月一日
[illegible]所十九日太政官符來大宰府曰圓仁五人速
令入京唐人金珍等卌四人依大宰府量加支給者
官府並列廿六日不獲入京之状出於府衙十一
月七日叡山上座仁好將惠叡僧安暁到來
々將來延暦寺十四日得太政官十月十三日符有儀
給唐客人金珍等事廿五日少貳少貳入京從上
使乞通說於大納言宅奉啓伴右中弁小野宰
相宅皆有状並付少野少貳說二十八日於大宰
府入唐時所斷人剩般若五仟卷唱呪馳使奉
送緣帋同日早朝一時發遣緣帋使說使將
經同日為竈門大神將一千卷　廿九日午前為
住吉大神將五佰卷午後為香椎名神將五
百卷　十二月一日午前為筑前名神將五百卷
午後為松浦少貳靈將五百卷二日為香春名
神將一千卷三日為八幡菩薩將一千卷觀齋
師無事相助將經僧布施白綿貳佰屯十四日午
後南忠劉梁到來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第四

明德二年十月日全部四帖感得了寸書之
[illegible]權大僧都清賢[illegible]

正應四年十月廿六日於長樂寺燈樹菴
書寫畢以草本兩〻後人以證本可校合
法下春鈔寫遍照金剛融源二十記之

以類本校合了不審事注之
二經位ニ左之々

成尋　撰

參天台五臺山記

天保五年（一八三四）抄本

據天保五年（一八三四）
抄本影印

參天台五臺山記第一
延久四年、三月十五日、(乙丑)寅時、於肥前國松浦
郡壁嶋、乘唐人船、一船頭曾聚、(字曾三郎)南雄州人、
二船頭吳鑄、(字吳十郎)福州人、三船頭鄭慶、(字鄭三郎)泉
州人、三人同心令乘船也、船頭等皆悅、給物簽
丶相摘也、悉(之)与物米五十斛、絹百疋、褂二重、沙
金四小両、上紙百帖、鐵百廷、水銀百八十両等
也、同乘唐船人、賴緣供奉、快宗供奉、聖秀、惟觀、
心賢、善久、沙彌長月、不乘船還人、永智、尋源、快
尋、良德、一能、翁丸、拭淚離去、辰時、依西風吹不

一　自養齋藏

出船、在壁嶋西南浦、法華法、後夜經第六卷、如
意輪供、海邊人來、時諸僧皆隱入一室內、閉戶
絶音、此間辛苦不可宣盡、午時日中經第七卷、
如意輪供、唐人酒盛、宴以有興、申時文殊供、戌
時初夜經第八卷如意供、
十六日(丙申)寅時、依有東風、出船上帆、無幾、有西
風、船還着本泊、〻〻　卯時、後夜經第一卷如意
輪供、海邊男女頻來賣買、終日閉戶、極以難堪、
午時日中經譬喩品如意輪、申時文殊供、船頭
抄劄十以鶏酒祭諸神、燒紙錢、恠讀祭文、其後

酒宴、五六日度双六興宴、戌時初夜經第二卷
〻〻　如意輪供、毎日念聖觀音呪一萬遍、風天
真言一萬遍、祈乞海安、
十七日(丁酉)天晴、卯時後夜經第三卷如意供、辰
時、邊人來集、閉戶絶聲、午時日中經第四卷如
意供、申時文殊供、戌時、初夜經第五卷如意供、
依無順風、猶在壁嶋、
十八日(戊戌)天晴、依無順風、不出船、七時行法如
例、修了經六七八卷、
十九日(己亥)天晴、寅時、東北須風大吹、先東坏出

大日本史　二　自養齋藏

見埼、波躰宜由來告、而以艫進船、卯時上帆、乱
聲擊鼓出船、受東風切扇、波濤高猛、心神迷惑、
不修行法、心中念佛、隨波上下、船亦轉動、波去
上坏上、人洪損、(杯戴大船上坏高五)尺、(海上至大船上六尺)
言予終日不食、聖秀、心賢、長明、不覺醉臥、餘人
頗宜、予侍懸大袋、終日竟夜辛苦、五箇年間以
不臥為勤、今望此時、殆可退轉也、
廿日(庚子)天晴、飛帆馳船、雲濤遠眼、只見渺々海、
不見本國山嶋、午時、北過高麗國耽羅山、予頗
宜少食、｜　三人童醉同昨日、唐人中二人醉

臥、申時少雨下、入夜不晴、不見星宿、口、任風馳船、不知方角由、唐人取中、終夜雨氣不散、只以非大雨為悦、聞風浪聲、猶如鳴雷、

廿一日、辛丑、風吹如故、雨氣不散、辰時、髣髴見日光、即知方角、知風不改、午時天晴、少有乾風、船人騷動、祈神卜之、艮風出来、予心中不動、念五臺山文殊、并一万菩薩、天台石橋五百羅漢、念誦数万遍、戌時、始念不動尊呪一万遍、丑時、六千遍、｜有吉夢、寅時、一万遍満、｜有好夢、

廿二日、壬寅、天晴、艮風大吹、唐人為悦、中心思之、万遍呪力也、其由亦抄劄｜林皐告云、（此字郎、）林昨日未時、入唐海、｜以縄結鉛入海底、既日本海海深五十尋底、有石砂、唐海三十尋底、無石有泥古、昨日量｜者、住室内間、不見尺量者、林皐但馬唐人林報子也、予見四方、無山無際、三人猶醉臥、終日竟夜飛帆馳船、数万念誦、敢無間断、

今日濱崔二来船中、如巡視記、

廿三日、癸卯、雨下、艮風大吹、波浪高扇、午時、天晴風止、海中宿船、待順風吹、令人登桅令見山嶋、悉称不見、戌時、得順風馳船、終夜飛帆、荘尚有、

廿四日、甲辰、天晴、風吹如故、馳船不止、午時風止、船留、令人登桅見山、戌時、南嶋称不見、風吹来、終夜向北馳船、人々竟夜歎息、雑猶在船、

廿五日、乙巳、天晴、東北風吹、大悦進船、巳時以後、四方大翳、不辨東西、午時天晴、須風如故、未時、始見蘇州石帆山大岩石也、無人家、船人大悦、丑時、至蘇州大七山宿、従日本国、至大唐蘇州三千里、（弘法大師云、海路間三千里、到蘇州、）

廿六日、丙午、天翳不知東西、未出船、巳時天晴、依無順風以艫進船、申時、着明州別嶋徐翁山、無人家、海水頗黄、西南見揚山、有人家、三姑山姑相連、有人家、将着徐翁山間、北風大吹、騒動無極、殆可寄岩石、適依佛力、得着別嶋宿、諸僧皆醒如死、亦蘇、

廿七日、丁未、天晴、巳時出船、依有北風、以艫進船、未時、着明州黄石山、山石并土、其色如紅、大海水大濁寂黄、従此嶋得順風、一日至明州云、北見北衆山、有人家、依南風吹、去黄石山、廻船着小均山、黄石西南山也、有四浦、多人家、一浦有十一家、此中二宇瓦葺大家、餘皆葺屋、十有

餘頭羊、或白或黒班也、小均山東南、有峯子山、
有人家、湾海五六町、峯子山南、隔海數里、有大
均山、有二十四湾谷、人家多々也、大均山西畔
有隨稍山、有港無人家、小均山挨有清水、法師
等以瓶三口取水来、献佛閼伽、諸僧飲之、
廿八日、(戊申)雨下、依無順風、猶在小均山、沈小六
郎来示山等名、申時、南風大吹、嶋人以小船四
艘、相共助大船、廻嶋着北面宿、
廿九日、(己酉)小雨下、依北風大吹、不出船、廻嶋着
南面、戌時、始終法華法、一時經第一巻了、如意

大日本史　五　自養齋藏

供、一時文殊供、一時西界供養法、了無障、衆
四月一日、(庚戌)辰時、依北風吹出船、申時、着袋山、
有隨稍山西山也、有人家、東南有欄山、有人家、
雖有順風、依潮向止船、巳一七時行法修、了
二日、(辛亥)辰時、出船、依潮滿、以艫進船、午時、到着
東茄山、船頭等下陸、参泗州大師堂、山頂有堂、
以石為四面壁、僧伽尚木像數躰坐、往還船人
常参拜處也、未時、乗坏参仕、了山南面、上下有
二井、水極清淨也、沸湯行水、了向東南見揚翁
山、有人家、翁山西見馬務山、無人家、有三路港、

依風向吹、不出船宿、七時行法修之、了經四五
六巻了、
三日、(壬子)依西風吹、尚不出船、在東茄山、福州商
人来、出茘子唐菓子、朱如干棗大似棗、離去上
皮食之、七時行法修了、一船頭曾聚志与縫物、
泗州大師影一鋪、告云、有日本志者、隨喜千万、
四日、(癸丑)巳時、依有順風、出船向西、行上帆馳船、
未時、南見烈港山金垢鄉、有人家、向西北、上有
呉農山、無人家、連四座小山、大船不可通来、云
山外通船烈泥山南、有一小山、号為鐵究山、無
人家、山下治得船留、鐵鼎山西、有加門山、無人
家、西有令纜山、無人家、山中下有通船来、去向
西南、入定海縣、ヽ南有一座山、名遊山、港口有
虎頂山、無人家、上到拓寶山、無人家、金鷄均在
港口東畔、無人家、從港入明州、令不入明州、直
向西赴越州、依越州指南人出来、申時、出船向
東、山北邊同二點止船、有人家數十、明州界内
也、七時行法、
五日、(甲寅)天晴、辰時、借河船移積雜物、人々分乗
両船、既了巳時、得順風出船、午時、着明州陸地、

大日本史　六　自養齋藏

急進船、未旼過明州界、入越州界内進船、酉時
止船越州小嶋、亥旼、依潮滿出船、終夜以艫進
船、七旼行法｜
六日、乙卯寅時、一點、着越州思胡浦、見鵜鳥入篭
持来、賣与船人、終日留住此浦、七時行法｜
七日丙辰、雨下、依潮乾、不出船、食糖餅、以小麦粉
作菓子也、其躰似餅、大三寸許、圓餅厚五分許、
中入糖、其味有義、七時行法｜
八日丁巳、天晴、未旼、越州人以書通言談話、其後
依酒乱、客人二人鬪乱、閉室不見、七旼行法｜

大日本史　七　自養齋藏

九日戊午、雨下、巳旼、乗移小船、運積法門、幣猶在
思胡浦、七旼行法｜
十日己未、天晴、午旼、依潮滿、少下船至川口、七旼
行法｜
十一日庚申、雨下、子旼出船浮海、丑旼夢見多聞
天、大子、兵眷屬、七旼行法｜
十二日辛酉、巳旼、出船、雨雖少下、依潮滿風宜、未
旼着越蕭山泊、三船頭林廿郎、梢工陳從来向
慇懃、与小刀谷一柄、廿郎陳從、谷進糖餅六
枚、從陸来人送六枚、船人〻分与｜七旼行法

十三日壬戌、小雨下、巳時雨止、潮滿〻来、音如雷
聲、人〻集出見之、造岸潮向来、奇怪事也、即出
船｜未旼、着杭州湊口、津屋皆瓦葺、樓門相交、
海面方疊石、高一丈許、長十餘町許、及江〻河
左右同前、大橋立河、如日本宇治橋、賣買大小
船、不知其數、廻船入河十町許、橋下留船、河左
右家皆瓦葺無隙、並造莊嚴大船、不可數盡、七
旼行法｜
十四日癸亥、午旼、潮滿、人々多来、開河中門戸、入
船上河數里、又開水門入船、大橋兩處、皆以石

大日本史　八　自養齋藏

為柱、并具足物以貴丹畫莊嚴、中旼着問官門
前、見都督門、如日本朱門、左右楼三間、前有廊
并大屋、向河懸簾、都督乗船時屋也、官人乗轝
具五六十眷属、出入大門多々也、七旼行法｜
十五日甲子、巳旼、李思愷買作飯與志、味如日本
餅淡、大如茄頂、頭細、以小麦粉小豆甘葛并糖
作菓子也、林皐志与櫻子、大如棗、味似鸎實也
又似鸎實、未旼、梢工陳從志与甘蕉一枝、長四
尺、口任一寸、皮三寸五分、皆斉在之、寸切、喫汁
如来煎、極甘美也、吸取汁後去捨、一船頭曾聚

送糖餅十枚、今日依都督酒宴不上船雜物徒
然在小船、終日雨下、
十六日乙丑、雨下、巳時、問官着客商官舍、乘轎子、
具數多眷屬、來滑予上官舍住一屋内、運紀船
物、以官夫運納、予行向問官許、付申文一見、｜
後返了、明日自參府、可獻上者、即還舍休息、未
時、与船頭共向宿處、店家廿町計、取置物以金
銀造、食物菓子不思議也、七時行法、｜
十七日丙寅、巳時、家主張三郎、調美食送、見兒馬
二疋、一疋肩物、一疋人乘、馬大如日本二歲小

大日本史　九　自養齋藏

馬、高僅三尺計、長四尺計、耳長八寸計、似宋耳
形、彈琴童二人出來、人々与錢、行法七時、｜自
料買草鞋一足、直八十文、
十八日丁卯、雨下、家主食如昨日、錢三貫借送問
官、閑封後可返者、賴緣供奉狀宗供奉聖秀、谷
買草鞋一足、直谷四十文、七時行法、｜
十九日戊辰、雨下、宿坊壁上、懸阿閦佛真言、〻〻聖
秀令取書、取｜現轉女身因緣、為渡日本也、陳
一郎來向、五度渡日本人也、善知日本語、申云、
以陳詠為通事、可參天台者、乍悅約束、｜家主

張三、買送予料笠、直五百五十文、賴緣供奉笠
直三百文者、七時行法、｜
廿日己巳、辰時、惟觀取金銀如負持來、巳時、以快
宗供奉為首六人、遣問官市、中時、沙汰｜切負
以小船運來、問官之恩、不可思議也、小船賃三
百文錢与、｜七時法、｜
廿一日庚午、雨下、陳詠櫻子一裹持來、細布一端、
与呉船頭、｜申時、向浴堂沐浴、八人料錢八十
文、呉船頭出｜以細布一端、与家主張三郎、宋
取歸家、｜七時法、｜

大日本史　十　自養齋藏

廿二日辛未、辰時、家主張三來、為買錢、沙金二小
兩、水銀百兩渡家主、｜紙志与人々三帖、一船
頭曾聚三帖、李二郎三帖、林攵郎二帖、大
頭男三帖、李愷十帖、留守人十帖、色十郎賢來
分与人〻、練袈裟一条、甲袈裟一条、鈍色袍一
領、赤色薄物裳一腰、表袴一腰、快宗供奉、甲袈
裟一条、赤色練裳一腰、綾表袴一腰、大口一腰、
賴緣供奉、主袈裟一条、聖秀持袴一腰、布袈裟
一条、惟觀持袴一腰、布袈裟一条、心賢布袈裟
一条、布一段、衣料、善久布一段、長明衣料、戌時、

呉船頭林少郎李二郎、相共出見市、以百千七
宝、莊嚴一處、或二三百燈、以琉璃壺懸、並内燃
火、玉大徑五六寸、小三四寸、每屋懸之、色青赤
白等也、或懸玉簾莊嚴、女人嗙琴吹笙、伎樂
多、不可思議、或作種々形像、以水令舞、令打鼓、
令出水、二人如咒師廻轉、二人從口吐水、高四
五尺、二人從肘出水、高五尺、二人馳馬、惣百餘
人、造立高臺、人形長五寸許、種々巧術、不可宣
盡、每見物人与茶湯、令出錢一文、市東西世余
町、南北世余町、每一町有大路小路、百千壹貫、

水甲本史　十一　自養齋藏

不可言盡、見物之人、滿路頭并舍内、以銀茶器、
每人飲茶、出錢一文、都背北方、從市中過行、前
後共人數百人也、如唐笠、宋張時様、張絹、内以
蠟為燈、系毛轎子十余乘、腰輿十余乘、男女乘
之、最為甚妙、敢不見盡、依宿、｜七時法、｜
廿三日壬申天晴、陳詠來与上紙三帖、｜高麗船
人來告、知日本言語、惟觀、心賢、善久、笠直九十
文、錢与之、陳一郎干柿十果、持來、卒大白美也、
人々各果、｜行法、｜
廿四日癸酉雨下、龍華寶乘寺金剛社會、請書到

來而依雨不行向、廿三四五三箇日齋、每日二
千人、々會主請書在別紙、七時行法、｜
廿五日甲戌早旦、從金剛宝乘寺、金剛般若會、々
主計送迎船、即出乘船、一時計着寺、先拜大佛
殿、燒香、中尊丈六金色弥勒、佛左右有丈六釋
迦、弥陀佛、弥勒服仕有比丘形二菩薩、無著世
親、欤、堂莊嚴甚妙也、黃金佛具燈臺等、有其數、
以珠卷赤色縫物練絹、以色々練絹結幡花鬘、
代礼堂立寄子食床、僧侶并居佛面左右、賜紫
大師等為首、各座次礼五百羅漢院、次礼觀音

水甲本史　十二　自養齋藏

院、次須菩提院、衆人燒香為差、佛前敷絹、有一
僧、執香爐啓白、次諸僧並立、打鈸十口許、次
著食座、諸僧先以坐具、敷寄子坐、下帖疊之、先
食菓子荔子、梅子、松子、龍眼、味如干棗、似荔子
頗少、去上皮喫之、胡桃子實、極大皮薄、易喫破、
又作菓五六種、不知名、有莆生蓮根紫苔為菓
子、有櫻子、次乳粥、次汁三度、冣後飯、極少盛之、
申時、乘船還宿、七時行法、｜
廿六日乙亥辰時、詠共參府、獻天台山由申文、參
於廊、可點茶由有命、即向廊喫茶、次從都督内、

以新去茶院銀花盤送香湯飲、丨見物之人濟
々也、退出、丨七時行法、丨木患子琉璃裝束念
珠一串、悉与家主、丨
廿七日丙子、午時、府使到来、随申乞、安下寺可下
府宣者、南屛山興教寺、可宜由示、丨使子極細
布六尋、丨七時行法、丨
廿八日丁丑、天晴、巳時、府使来令見興教寺請文、
又右旨云、虞惟奉右旨、送銭二貫文、住興教寺、
齊僧八負、与闍梨轎子一乗、請表曰、早赴興教
寺齊斋、以言示義由、府使丨七時行法、丨

大日本史　十三　自養齋藏

廿九日戊寅、辰時、府使并轎子持二人到来、即向
興教寺、四里許、八人并施十郎、共到大門前、坐
寄子、寺教主諸僧来向、諸共禮、堂々荘嚴甚妙
也、大佛殿、釋迦三尊、次禮十六羅漢院、皆等身
造像也、次禮天台九祖、等身造像、次禮五百羅
漢院、長三尺造像、次文殊堂、次深沙大王堂、次
阿弥陀堂、有三年行道念佛、誦弥陀經僧、大佛
殿後二角、有等身大辨功德天像、次禮鬼子母
堂、次還安下處、次講堂、講經百餘人着座、教主
一人、禮佛登高座、次一座無讀師、座高六尺許

有搞如佛説法、儀式、唄二人、維那打桂、出唄教
主、表白讀玄義、釈籤第六卷、丨次食座、諸僧向
食堂、丨日本僧等於教主房別食、盡善盡美、銭
五百文、賴縁供奉快宗丨、各二百文、通事施十
郎百文、他人無銭沓、丨　還宿所休息、大教主
老僧、爲點茶、請行向喫茶、此寺造立後、經一百
四年、黄金火舎口徑一尺、白銀一尺、有其数、入
見教主宿處、置銀大枕、懸銀掉、懸衣裳、出見、諸
堂、有方池、有黄金白銀魚、出遊、申時、出寺、大小
教主、送大門前、有茶菓、從興教寺北隅二里、有

大日本史　十四　自養齋藏

淨慈寺、參拜大佛殿、石丈六釋迦像、次禮五百
羅漢院、最以甚妙、次礼石塔九重、高三丈許、每
重彫造五百羅漢、並有二塔重、閣内造塔食堂、
有八十余人、鉢皆裹絹、懸木上、懸油紙、如興教
寺食堂、教主、勅賜達觀禪師、寺七十四狩、入宿
處喫茶、坊内荘嚴甚妙、寺内三町許、重々堂廊
敢以無隙、以造石敷地面、如塗漆、出去之間、大
師出大門送之、諸僧列送、取手束轎子、後還、丨
申時、還着宿、取使者与銭百文、轎子擔二人、各
五十文、七時行法、丨

卅日己卯天晴、未時、天台國清寺僧四人到來、其
中一人、僧名允初云、赤城處成教主通天台教
餘人不能丨、陳奇云〻、同二點、陳一郎來、惟觀相
共以眼珠二分、貞二百餘粒、買錢出吉非幾八
百文持來、七時行法、丨
五月
一日庚辰天晴、巳時、家主張三郎來示云、參天台
申文、爲令加宿坊主名有召、仍參府者、午時、淨
慈寺妙惠大師、勅賜達勤禪師、送書云、二日齋
者、申時、家主張三郎、船頭吳十郎、同來告云、知

府都督、爲大師其志下官、二人共進署名已丨
來日可參天台者、七時行法、丨
二日辛巳雨下、午時、靈隱寺僧德讚來、志與茶二
瓶、天台路間可喫者、與小刀一柄、丨明慶院浴
靈僧來、志與茶二瓶、即與剃刀二柄、丨申時、陳
一郎來告云、預沙汰府停人二人、錢各百文可
取者、以長命錢二百文送之、七時行法、丨
三日壬午雨下、辰時、國清寺允初、以書一封到來、
可奉赤城成教主者、午時、陳詠借得明州沈福
船來告、即運積雜物象船已丨同二點、府使來

以上紙四帖、令書日本假名、賦宗供奉三枚、老
僧一枚、令書獻丨志與上筆一管去、丨申時、陳
詠取杭州公移持來、爲悅千万、吳船頭來、船感
觀、張三郎示水銀砂金直錢十三貫、將來、船賃
且二貫與、丨約束四貫也、依雨不出船、七時行
法、丨
四日癸未卯時、出船過通濟橋、次門見公移免下
丨過十五里、至芛二水門、清水閘依潮少閉門
々下止船、丨午時、壽昌寺則明來、以書一封與、
船頭陳詠乞錢、仍與一百文、丨申時、以一人送

經一卷自來與書云、杭州捍江芛三指揮芛五
都長行兵士徐貴、生年三十七、十月二十七日、
坐今來捨四十二章一卷、奉上國師者、返答可
祈万歲由、丨亥時、府使來、仰可開水門、申丨七
時行法、丨
五日甲申天晴、卯時、陳詠參府、申可開水門由、使
者來、開水門出船、他船三四艘、太以爲悅、巳時、
江下止船、依潮未滿也、申時、潮滿出船、得順風
上帆、過錢塘江、三江中其一也、酉時、著越州西
興泊宿、七時行法、丨

六日乙酉天晴、卯一點出船、過十里入河、船頭陳
詠行問主船司衙、令見杭州牒、取問门札來、即
開水門、名定清門、古閘基石船入門｜過十五
里、至五雲門、第二水門也、以主船引入閘孔、開
門入船、即附綱手｜巳時、於蕭山寺前下船、遙
拜｜、山上有石九重塔、上階鶴造巣、次過官市、
參主市司、乘轎來船謁、船過入｜、次過驛捐亭、
傍有五重塔二基、高五六丈許、名覺苑寺、遙拜
｜、自五雲門、過五十里、未時、至錢清堰、以牛輪
繩截船、家希有也、左右各以牛二頭卷上船、陸

大日本史　十七　自養齋藏

地、船人々多從浮橋渡、以小船十艘造浮船、大
河一町許、過三里、有山陰縣、有大石橋、通前五
大石橋也、過二里、至錢堰、從堰過五十里、戌時、
至府迎恩門、止水門閉｜宿下、七時行法｜今
日過百廿里｜
七日丙戌天晴、卯時、以杭州令見官人、令開門入
船、河東有大伽藍、河左右有市、以錢四百文買
米五斗、見頸白烏數烏、聞小鳥聲如打金鼓、人
飼烏云々、見道士、表衣如日本付衣、迎恩門、如日
本朱雀門、大五間、左右有廊廊、有[illegible]樑、通水料

欲、過五里有都督大殿、如杭州府、過五里有都
油門、以牛二頭、令牽通船、都油二階門樓五間、
如迎恩門、未時、過六十五里者、盤江同四點、過
十五里、至白塔山酒坊、過一里、至勅護聖禪院、
先拜十六羅漢院木像等身、中尊千手觀音、次
禮金堂阿彌陀丈六像、有脇仕四菩薩、有小十
六羅漢像、次禮釈迦堂、莊嚴甚妙、教主阇梨出
來點茶、次入奥禮、大師堂、天台祖師、次將入竹
林中、令見筆、拔取廿本志与、還釈迦堂、好茶出、
大門取手令乘船、家懇懃人也、過十五里、至東

大日本史　十八　自養齋藏

関、有天花院、不參禮、過｜過十五里、至曹娥堰
宿、今日過百卅五里｜七時行法、經三卷如例｜
修｜
八日丁亥天晴、辰一點、潮滿、先以水牛二頭引上
船陸、次以四頭引、截入大河、名曹娥河、向南上
河々北大海也、河附蒿見山、行過五十里、午山
點、至王家會、暫逗留買薪、過廿五里、酉一點、至
曼千浦口、河名也雖同、河上下名異、過廿五里、
至蔡家山宿、七時行法｜今日過一百里也、
九日戊子雨下、卯時出船、巳時過十五里、至曹頭、

借小船乗移運入雜物、河水淺、大船不能上、仍
借小船也、過廿里、午時、著三界縣、過卅五里、申
四點、至黄沙、頃風出来、上帆進船、過十里、戌時、
至蔡家浦宿、七時行法、｜今日過九十里、｜
十日乙丑天晴、卯時、出船上帆、馳船過五里、至剡
縣、巳時、著張九郎家、錢小八郎恙、与午齋一兩、
礼拜百遍、雖制止不承引、有一人与香直錢卅
文、一人十文、恙之家主、母生年八十五、出来礼
拜、志錢二文、家主燒香、入夜、志酒一瓶子、時又
一瓶、亥後夜料、｜七時行法、｜

大日本史　十九　自養齋藏

十一日庚寅天晴、小家主張九郎、雇夫九人、轎子
擔二人、与三貫三百文錢、｜主人〻別三百文、
至國清寺、三日功食文与二百文、家主志百文、房僦五十文、轎子功七十文
頼縁供奉、私以六百七十文錢、雇二人乗轎、餘
人徒行、過卅五里、至新昌縣、以錢九十八文、与
夫十三人酒料、｜過十五里、至三嶴高陳公店
宿、七時行法、於轎誦加經六卷、与家主坊功五
十文錢、｜
十二日辛卯天晴、卯時、出坊、過十五里、辰三點、至
月懸仙桂郷、亦有石阿弥陀佛堂、壽昌寺僧正

明知大師弟子行者性季建立、件童行出来進
茶、而依器械不喫、過十五里、午時、至天姥、出錢
百五十文、令喫酒十三人、過十五里、申時、過新
昌縣界、入台州天台縣界、若関嶺高山頂也、過
関嶺一里、至鄭一郎家宿、七時行法、｜於轎誦
加經六卷、
十三日壬辰天晴、卯時出宿、過五里、永保郷内是
十三家休息、次過五里、至飛泉口休息、次過五
里、至陳七叔家休息、諸人喫茶、雖与錢家主不
取、次過三里、至景福院休息、礼金堂半丈六釈

大日本史　二十　自養齋藏

迦像、心噴撰取古經中瘵痔病經八陽地蔵十
王經、次過二里、至荳家橋休息、立牓至天台縣
廿里、過関嶺廿里者、次過五里、見石塔、高五丈
計、名何方洋塔、次過五里、午時、見赤城山、〻頂
有塔、遥以礼拜、智者大師入滅之處、姑以拜見、
感淚難抑、次過五里、赤剗、至清家休息、頼縁供、
出錢百五十八文、十三人令喫酒、牓云大平郷、
東至國清寺一十里、至京縣五里、家主有道心、
令喫茶、｜漸見赤城山、南面如以赤石造城、次
過五里、入國清寺、山見石大塔、高五丈、五重塔

供下当有奉字

大、行山過五里、未一點、至國清寺大門前橋殿
斛見迴寺畢、松欝茂十里、挾路琪樹璀璨、五嶺
抱寺、雙澗合流、四絶標奇、寺主賜紫仲方、副寺
主賜紫利宜、監寺賜紫仲文為首、大衆數十人
来迎、即共入大門、坐寄子喫茶、次請共入宿房、
慇懃數刻、宛如知己、又次喫茶、寺主大師、取遣
唐曆、見日吉凶、壬辰吉日者、即参堂燒香、先入
勅羅漢院、十六羅漢等身木像、五百羅漢三尺
像、毎前有茶器、以寺主為引導人、一々燒香礼
拜、感涙無極、次入食堂、礼七郎天、燒香、食堂作

大日本史　二十一　自養齋藏

法、不可記盡、不思議也、次参大師堂、額云、真覺
法空大師院、智者真容安坐禅床、定光影像坐
寳座上三方、天台諸大師、皆以並坐、燒香礼拜、
悲涙難禁、昔聞今見、宛如符契、次参大佛殿、丈
六金色釋迦像、左右坐丈六弥陀弥勒像、燒香
礼拜、次参戒壇院、荘嚴甚妙、不可記盡、燒香礼
拜、他院々以後日可参礼、燒香、國清寺、隨朝閑
皇十八年戊午歳正月廿九日、奉勅左司馬王
弘、依智者大師遺旨建立、至大唐武宗皇帝會
昌五年乙丑、三澄廢、至宗皇帝大中五年辛未

正月、勅下從此重建殿堂屋、惣八百間、處寺在
天台縣北一十里、次退歸宿房休息、申時、寺主
儲饗膳甚妙、食床荘嚴不思議也、七時行法、一
如誦經六巻、轎間所作也、酉時、入浴院沐浴、毎
日湯云々
十四日癸巳、辰時、寺主来坐慰問、取出木患子琉
璃装束念珠一串、志奉寺主、大衆同来慰問、見
闍梨官府、巳二點、寺主坊有食、七人皆参向、以
沙弥一人為留守、寺主院是智者大師懺堂、名
教跡院、先入智者懺堂、礼大師持佛三尺釋迦

大日本史　二十二　自養齋藏

弥陀觀音等佛數十躰、次礼見大師持經法華
經第七巻、皆御筆、奥有日記、有師御筆名、感涙
難抑、他巻皆燒失云々、抑佛後懸大師影像十六
羅漢、泗州和尚影等、次着食堂、荘嚴甚妙、副寺
監寺等同食、午時、参礼三賢院、三賢者、豊干禅
師、拾得等寒山等、弥陀普賢文殊化現禅師、傍
有廊、二大士是俗形也、三賢、唐太宗貞觀年中、
相次垂迹於國清寺、豊干禅師、先泊於寺大藏
西北隅庵居、乃一日遊松径赤城道、側見一子、
而啼可年十歳、問無家亦無姓、師引歸寺庫収

食、号為拾得、後有一賢子、從寒岩而来、遂号為
寒山子、貞觀十七年、朝議大夫使節台州諸軍
事守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閭丘胤、问豊干禅
師曰、未審彼地、當有何賢堪為師仰、師曰、見之
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乃可見之、
寒山文殊遁迹國清、拾得国清拾得普賢状如
貧子、刺史遂至國清寺、厨中竈前見二人、向火
大笑、刺史礼拜、二人連聲喝刺史、自相把手、呵
々大笑、叫喚乃云、豊干饒舌、饒舌弥陀、不識礼
我、何為、二人乃把手出寺、急走而去、二人更不、

返寺、刺史至豊干禅師院、乃開房唯見虎跡、仍
问僧寶德道翹、禅師在日、有何行業、僧曰、豊干
在日、唯切舂米供養、夜乃唱歌、自樂豊干詩、余
自来天台凡經幾万廻、一身如雲水、悠々任去
来、妄旨在傳録、寒山在天台縣西七十里、号為
寒岩、国清寺大门前過一町、松林東在拾得巖、
次礼普明禅師、以錫杖築出井、名普明泉、在大
佛殿艮角深沙大将堂内乾角、燒香丨、次礼豊
干禅師在日齋堂中有数躰小佛、後二角谷有
木像三賢、燒香供粮、次礼地主山王元弼真君、

真君者是周霊王子王子晋也、寺者王子宅也、
成仙經数百年、而謁智者大師、受戒付屬地也、
究如日本大台山王、天台記云、真人周霊王太
子喬字子晋、好吹笙作鳳鳴於伊雒间、道人浮
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不得、偶乘
白鶴謝時人而去、以仙官授任、為桐柏真人、右
弼王領五岳司、侍帝来治羣山、次礼定恵院、智
證大師傳云、将右大臣給癸路粮砂金世両買
材木、於國清寺止觀院、起止觀堂、備長講之説、
又造三间房、填祖師之願、即請僧清觀為任持

人、仍燒香礼拜、次参明心院、智者在世經幾有
紅箋数十合、任持僧咸寧、年八十二、念法華經、
持經者名、點茶并楊梅、次礼轉輪藏一切經、八方
重々置之、下入人令輪轉、故云轉輪藏、二階樓
内如搭二丈計造之、燒香丨、酉時還宿房、丨寺
主茅子為珪依切々乞、与木患子青琉璃装束
念珠一串、七時行法、
十五日甲午、天晴、巳時、以陳一郎并惟觀、寺主許
贈細布一端草鞋一足、副寺主許紫檀琉璃装
束念珠一連、監寺許贈紫檀琉璃装束念珠一

斎、午時、於食堂共食、寺主對坐、未時、依鴆植闍
梨切乞、贈黑木青琉璃裝束念珠一連、七時行
法、─
十六日 乙丑 天晴、巳時、寺主許献沙金三小両、状
云、
進上
砂金参小両
石物雖乏少、志准香積一鉢僧堂一日供料、
進上如件、
凞寧五年五月十六日　大日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寺主

大日本史　二十五　自養齋藏

阿闍梨寺主 字未明　凞寧以下二行本書成一行
返状云、　領金砂壹大両、却設得一日堂供候、
法賀石橋、因寺奉為
國師和尚修設祝
法筭、人還謹此咨
白國清寺主賜紫　、仲方　是咨
國師和尚法師　郎尅
午時、諸僧共見、来日可渡十方教院、㝡可云使
宣處、七時行法、─
十七日 丙寅 天晴、辰時、渡教院、在寺西院、智證大
師住國清西院、今亦符契、寺主自手掃治、㝡可
云懇懃、七時行法、─
十八日 丁卯 天晴、辰時、乗轎登山、頼縁供奉、沙弥
長明、留守餘人皆登、寺主来向、皆云、金銀之中
少々随身、可奉院々者、銀四両随身上山、登寺
東嶮峻坂道十三里、参金地定恵真身塔院、内
額名勅真覚之院々、是天台大佛真身塔也、塔
内有龕々、内坐大師真身、焼香礼拝、涙更難禁、
昔只聞名、今観奉拝、中心之悦、何事如之、住持
老僧出来點茶、悉与銀壹両、出智者大師留身

大日本史　二十六　自養齋藏

之墳、乗轎漸向大慈寺、金地銀地、南北交領、殖
松竹、東西娑婆、路由其中、過二里至大慈寺、
陳朝大建十年戊戌三月六日、宣帝為智者大
師置寺、号脩禪寺、至仁壽元年辛酉、花寺因國
清成後自癈、續造改為禪林寺、會昌癈後、重建
殿堂屋宇、惣二百十九間、大宋三朝大中祥符
元年戊申七月初三日辛酉、勅改禪林寺名大
惣寺、斯則智者傳法之地、又号銀地道場、智者
大師以陳大建七年、警其先非東遊、九月至此
山、乃見定光禪師夜宿、金地禪師曰、北峯銀地、

汕當住此、即初入場、今大慈寺是也、先參大佛
殿燒香、丈六釋迦彌陀彌勒、次參智者大師真
身院燒香、次參定光大師堂燒香、次參法華懺
院堂内、有大白象形、是智者大師脩懺法時、所
現普賢幷所乘象樣也、又於此處現三道宝階
大師、額書法堂、大師堂者、是大梁朱皇帝勅賜
額也、智者大師者存日、隋帝師号法空大師者、
滅後賜謚、次礼戒壇院、莊嚴如國清寺戒壇、隋
十五里、有二戒壇也、大慈寺戒壇、陳宣帝勅建、
國清寺戒壇、隋煬帝勅建、次礼佛隴道場、副寺

主將向房點茶、三度伏地礼拜、答拜、〻〻、其後數
刻拭涙、通事陳詠云、容顏似智者大師、思穀大
師重來、仍礼拜畜、悉与禪宗永嘉集一卷、證道
歌注一帖、又三度礼拜、答拜同前、拭涙同前、稱
似智者云〻、次行向食堂齋、寂可云珠美、知事
僧与銀壹両、〻有一老僧持來日本國元燈上
人影像、賜紫大師号弄讃、依忽劇不書取、但見
日本人影、感涙頗下、大慈寺巽有石象道場、此
智者大師感得普賢乘象降來摩頂之處、古來
相傳、普賢白象化爲大石、様圖不以真象、所以

銷石象道場、便於象南石屋西邊盤石、敲之出
聲、似千實鼓、世云、智者説法、槌之集衆、象東西
石相對、形似屏風、中間有石簣、様如大箱、其
高八尺計、云上古賢人集天下要文、納斯篋中、
唯智者開見之、餘未有其人、又從大慈寺北行
廿五里、山路有亭子、曰捫蘿亭、浙東觀察使御
史中丞孟簡所建、仍字之曰、孟中丞亭子、從此
行廿五里計、上至天台山、寂高云、峯号曰華頂、
此則智者安居、降伏天魔、感得神僧之地焉、招
手之石見在、定光之跡、垣新苦竹黧黮、茶樹成

林、〻邊亭子曰倒景亭、其泉横流、人物棲息、次
下華頂、却到山脚、隨溪而下、至歩雲亭、又傍溪
行至千石橋、有廣大道場、先拜白道猷尊者影
像等身、金色堂三面懸十六羅漢畫像、燒香礼
拜、道猷尊者、弟三果人、晋時晋初中、天竺國大
那爛陀寺沙門白道猷、遠涉流沙、礼五臺山、至
天台赤城山、降山神之後、尋來過石橋、親見五
有大阿羅漢、礼拜供粮、所以奉安置尊者形像、
庵主印成闍梨、知事共出來點茶、僧堂宿處重
〻廊有其數、次參石橋、路坂造廊廿餘間、過廊

至石橋頭、亭子五間大屋也、公家每年供粮五
百羅漢會也、先向山礼拜燒香、供養五百羅漢、
次至橋頭燒香礼拜、橋色皆青、向長也丈計、東
頭闊二尺、西頭闊七尺、龍形亀背、似互虹梁、西
澗令流、從橋下過世為瀑布、西流出剡縣界、從
下仰觀、若晴虹之間、橋勢鴟嶮岭瀧、聲如雷、橋
西頭二丈計、巖高一丈、自非得通人、敢不可過、
近代之人、至橋中半、稱渡石橋、最奇怪也、長廊
之內、有安羅樹三本、高一丈計、是通歡尊者、從
西天種將来殖、葉似石南草、橋上有二三重小

大日本史　二十九　自養齋藏

滝、申時還庵、齋備珍膳、人々重參石橋、予留宿
所、此寺名石梁寺、寺知事僧預銀二兩、已上智
證大師云、每披天台山圖、植膽花頂石橋之形
勝、未過良緣久以存思、遂以渡海、今小僧追大
師前蹤、遂宿念拜石橋、感淚無極、七時行法、
今見夢記、日本康平四年七月廿日夜、夢大河
有白石橋、小僧成尋渡一橋未及、有間斷、有一
人以蹈床渡令渡、成尋已﹂夢內思之、天台石
橋也、非發菩提心人不渡之、令渡遂﹂心中悅
喜、以今日見石橋躰、符昔日夢、天台山石橋者

銘序

唐上都左街寶壽寺文章應　製內供奉
大德賜紫沙門元孚述　仙都僧利見書
天台風景與諸郡不同、自古神仙所居之處、非
軺東牧伯則無由適此、元元和末間游石橋、舉
頂○砂靈○雙瀏攙臺無所不至、乃有石橋銘
曰
混沌未判　孰為化工　挺埴天台　勢負蒼穹
厥石為橋　宛若晴虹　匪雕匪琢　匪磨匪礱
實地之胃　實天之功　星流碧潭　月懸虛空

大日本史　三十　自養齋藏

絕壁中開　萬壑通同　道歡上人　子喬仙翁
更履斯險　軽捷如風　潛虬飲飛　洪穴濤洋
驚湍殷雷　犇激吼噪　赴于朝宗　浩﹂翁﹂
拔石移山　崩崖拉岸　山鋪翠屏　樹綴珠貫
發孫綿戈　動相如翰　緬懷茲橋　用伸厥贊
慶曆乙酉歲閏五月既望、寺僧擇息、置石
弘衆揚鳴舉　刊字
壽昌寺監寺掌　御集賜紫　體平
壽昌寺主掌御書賜紫　方延
山門副僧正同監壇選練賜紫　清緒　篆額

勅補山門都僧正監壇選練宗教大師履歌重五
十九日戊戌、辰時、参石橋、以茶供養羅漢五百十
六杯、以鈴杵真言供養、知事僧驚来告、茶八葉
蓮華文五百餘杯、有花文、知事僧合掌礼拜、小
僧、寔知羅漢出現、受大師茶供、現靈瑞也、者即
自見知知事、告随喜之涙、予合掌、倶下、巳時、於
食堂齋、盡珎膳、予料錢三百文、快宗供奉六十
文、聖秀惟觀心賢善久、各三十文、是印成闍梨
志也、雖返預知事、更不取錢、午時退出、過數十
里、於智者泉亭、對面壽昌寺監寺、寺賜紫三人、

大日本史　三十一　自叢

以通事教剗慇懃、智者大師、以錫渠石出井、仍
名智者泉、未一點、於真身塔院休息、住持老僧
點茶、同四點、着國清寺、酉時、寺主送非時食、遠
行之時、可用非時、者擔轎二人、各与六十文錢、
｜七時行法、｜於轎誦加一部、
廿日己亥、巳時、寺主相共、参向天台縣、官人許、於
國清廨院點茶、次行縣衙大守、出迎共入亭坐、
寄子、令見杭州公移、以通事陳詠通言語、大守
點茶藥、問日本皇帝姓名、答帝王元姓、雖有名、
庶人不知、又問、石橋貴不、答極貴、退還、出還廨

院、見普照明覺禪師影像、又見右行廊行康行
者影真身、以漆塗綵色、作定印端坐、入滅形也、
未時、還本寺、申時、主以使請郎参向、以種々珎
菓進酒、予雖固辭、及兩度、寺主四杯、陳詠一杯、
七時行法｜轎擔二人各与錢廿文、
廿一日庚子、辰時、参堂有講會、光唄元散華作法、
如杭州興教寺、巳時、文法大師来請、賴縁供奉、
快宗供奉共行向、有茶湯糖餅、午時、出食堂別
饗、寺主取儲、小僧錢一貫、賴縁供奉百二十文、
快宗供奉百文、五人各五十文、八十餘人皆各

大日本史　三十二　自叢

錢、良玉借天台山記、植教主借律行相、七時行
法、
廿二日辛丑、天晴、午時、法花法堂莊嚴、与良玉黒
木瑠璃裝束念珠一串、依頻乞也、未時、禹珪捨
与寒山子詩一帖、中心為悦、七時行法經二卷、
｜寺主大師許、送納袈裟一具、日本纈物横皮、
依被要又送鏡筥一口、兩度返事在左、
神芳啓慈着伏蒙
日本國法主阿闍梨大師特捨
法衣一件

霞膊一件已受領訖感佩之至不任下懐
謹具狀壓
謝伏惟
法慈甫賜
孚察不宣天台山勅景德國清寺主臨壇賜紫仲芳
上
日本國法主阿闍梨大師
五月二十二日狀
又兼
法慈特示鏡莒

一口深感
厚意勤篤不敢推轉謹　上
謝毋宣天台國清寺主臨壇賜紫仲芳復
日本國大雲寺未國師
五月二十二日　五
廿三日壬寅天晴、辰時、寺主副寺主監寺諸老宿
等未集、見法花壇莊嚴、思未曾有、巳時、惟照闍
梨來、借善才知識抄普賢十願釋一、曰植闍梨
來、借天台大師衣座室像觀心誦經法一卷了
見鵯鶥鳥、似鳥頭小、腹白背黑、羽白班也、午時、

以善以長命為使、大慈寺副寺主許、送連子緋
琉璃裝束念珠一連、石橋印成闍梨許、送赤木
有銀吉立笠大念珠一連、雖乞穗子、依無患子、
以赤木送已、七時行法、了
廿四日癸卯天晴、辰時、取住十方教院講堂有講
會、鳴植闍梨為講師、表白後只以讀天台大師
傳一枚為事、寂奇恠也、申時、寺主房有茶藥菓
子、七時行法、了
廿五日甲辰天晴、午時、寺主齋、未時、赤城寺中式
闍梨來、借天台大師遺旨一卷、南岳七代記

卷、寺主來點茶、志与良玉禹珪如栗三人各々
紙三帖、依住一院親也、願初叔賢通新元吉、各
二帖、一院住人也、鳴植闍梨四帖、行者禹昌、綾
二丈細布三丈、依能書人、今見要書故也、禹珪
細布一端、為來日昔台州共人惟礻料切々乞
取也、台州申狀、令書良玉、能書人也、七時行法
了
廿六日乙巳天晴、午時、寺主禹珪陳詠諸共乘轎
出寺、先向天台縣、謁知縣、問寂照入唐年記、答
六十一年、次問奝然入唐、答八十一年、見皇太

后御法花経、感喜無極、有茶湯、退出、向監酒許
縣第三官人也、有茶藥、第二官人推官秘書、依
向杭州不謁、寺主帰寺、三人赴州、從寺過四十
五里、至泊歩宿、七時行法、｜途中於轎加誦経
六巻、
廿七日丙午、天晴、卯時、出泊歩、過五里、入臨海縣、
｜於茶院、見百五歳老翁、公家被充日食云々、依
耳不聴、向往事過、｜申時、過五十里、至丹丘駅
英永福院、石色赤、故名丹丘也、山以赤岩疊、過
一里入州城朝京門、至國清寺廨院、有元表白、

從國清寺来會告云、台州是属毋龍王宅、地名
丹丘、水名靈水、山名小固山、山城名白雲城、去
天台縣九十里、章安寺者、在臨海縣東、一日至
寺云々、七時行法、｜
廿八日丁未、雨下、辰時、参向州衙、謁知州少卿元、
来向階下、次共登著寄子、通判郎中官人亦著寄
杉子、使君對坐、次小僧坐具、並有二座、推官秘
書都監大保二人坐、小僧以通事申云、欲安下
國清寺由、即来国清寺牒先自牒、令覧杭州牒
有點湯、退出之間、使君被送、從階下切告令帰、

｜次向司理秘書衙、有點茶藥、依大雨下、帰
廨院、｜未時、依有使、行向通判郎中衙、以通事
示子細、有茶藥、石寄轎於前、固辞返出於門外
乗、次向法曹秘書、點茶、石寄轎於前、雖切固辞、
以傳人執以自手引乗、愁乗出了、退帰宿房、々々
人々来集、不可記盡、陳四郎名永来、志與茶小
器十口種々菓子酒等、七時行法｜
廿九日戊申、雨大下、辰時、向都監大保衙、有茶藥、
次向監酒殿直衙、有茶藥、次参開元寺、今名景
德寺、廣大伽藍也、於大門詢管内僧判官、賜紫

覚希賜紫久良二人、同共入院、々々礼佛焼香、於
僧判官房有茶藥、次向教主闍梨居明房、點茶
湯、次参寺主都僧正房、有茶湯、年六十二、最可
云高僧、次於藏院、謁監祝侍禁、同謁子鳴長老、
有點茶、登樓礼五百羅漢、退帰宿房、七時行法、
六月初一日己酉、天晴、巳時、通判郎中齋容有子
鳴長老三前皆銀器筋匙、齋後通判問云、以凡
夫眼見三千界如何、答｜、又問、法花修行方軌、
答了、借觀心経法花経可借約束、｜告云、雖在
俗身、常持法花、最至要也、者未時帰｜開元寺

都僧正覚照大師子章兵台州管内僧判官賜
紫覚希二人、先出文狀、即来坐面謁、點茶、〻被
乞念珠、令約束〻、次鴻長老来坐、慇懃申収、参
府被告三日齋田州縣二通持来、杭州返牒天
台返牒、二人使合与五十文錢、七時行法〻
二日庚戌、天晴、午時、司理秘校法曹秘書主簿秘
校三人、乗轎来向、燒香、司理以書問云、金剛経
是名一合相、其義如何、答〻、次問歌利王何人、
答〻、同如筏喩者意何、答〻、同如夢等譬何、一
〻答〻感歎無極、未時、向学堂、謁字頭、上表案

大日本史　三十七　自養齋藏

文、預〻歸宿、〻須敢賜紫永明来、謁申收、禹珪
取表案来、求能書人、図慮外能書冠者、来令書
写、〻表文大日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主
傳燈大法師位臣ム欲乞
天恩巡礼五臺并大興善寺青龍寺等聖跡、
右ム従少年時、有巡礼志、傳聞江南天台定光
垂跡於金地、河東五臺文殊現身於巖洞、将欲
尋其本處、巡礼聖跡、而為大雲寺主三十一年、
護持左丞相二十年、如此之間、不遂本意、今齡
満六旬、餘喘不幾、若不遂鄙懐、後悔何益、因之
傳謝商客船所参来也、就中天竺通獻登石橋、
而礼五百羅漢、日域霊仙入五臺、而見一万菩
薩、性雖頑愚、見賢欲齊、先巡礼聖跡、次還天
台、修身修行法華秘法、専求現證、更期極樂、所
隨身天台真言経書六百餘巻、灌頂道具三十
八種、至于真言経儀軌、持参青竜寺経藏、糺其
訛謬、伏望
天恩、早賜　宣頭、将遂素意、臣ム陳表以
聞、　凞寧五年六月日　大日本国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主
傳燈大法師位臣ム　上表

大日本史　三十八　自養齋藏

酉時、従府有使、明日齋者、七時行法〻
三日辛亥、天晴、巳時参府、依有使者也、街南面向
山有齋處、少卿對坐、奥有一座、老宿道士着白
練衫付黒裳、袖口付黒紵、黄二寸計、不用帯頭
有增冠長垂、三前以銀器筋匙、並置齋〻置錢
五文以白糸貫之、糸長垂、道士三○○○卿問
云、法華名経其義何書、○義文答〻衆生手如
来一偈、是大摩訶衍一偈書獻〻、次書問仙佛
二経何勝、答以佛教宜為勝、退出、時奉表早可
奉由約束、〻下國清寺由委承、〻午二點、出廊

院過五十里、申旼至国清寺、在宿房主尭僧饗
應、無極、与宿料錢五十文、七旼行法、一輪間誦
加經七卷、
四日壬子大雨下、卯時出宿、午旼過五十里、到國
清寺、人力七人、各与二百文、申旼、向寺主房、好
茶菓子、七旼行法、一輪間誦加經六卷、
開元寺都僧正文狀案文爲後日書置也、
都僧正覚大師　子章
在子章謹祇候
起居

蚕。
。阿闍梨大師狀。
旨
牒件狀如前　謹牒
熙寧五年六月日
都僧正覚照大師　子章牒

參天台五臺寺記第二
六月五日癸丑天晴、辰時、副寺主監寺智海表白
業、多以來集、訪台州往來遠行疲労、今見州帖
二通、感喜不少、良玉将來善財知識十願釋惟
照、闍梨返獻、者即良玉借行願品釈、一持來借
澄観行願品疏二巻、抗州台州等牒案、
抗州　公移付客人陳詠、
移日本國僧成尋、昨今杭州巡礼、欲往台州天
台山、燒香供養羅漢一回、成尋等是外國僧、恐
関津口本被人根問無去着、乞給公移、隨身照
會、并移明州客人陳詠状、昨於治平二年内、往
日本國買賣、与本國僧成尋等相識、至熙寧二
年、從彼国販載留黄等杭州抽解貨賣、後來一
向只在杭蘇州買賣、見在杭州把飯営張三客
店内安〇、於四月二十日在本庄内逢見日本
國僧成尋等八人稱説、從本國從海前來、要去
台州天台山燒香、陳詠作通事引領赴杭州、今
耳課遂僧同共前者台州天台山燒香迴來杭
州赴船却帰本國、并移抱飯営開張客店百姓
張賓状、四月初九日有廣州客人曾聚等從日
本國博買得留黄水銀等買來杭州市舶司抽
解、從是本客船上附帶本国僧人成尋等八人
出來安下、今來却有明州客人陳詠与送人相
識、其陳詠見在江元店安下、本人情願耳深遜
僧同共往台州、得前去台州天台燒香迴來杭
州赴船却帰本國、如将來却有異同、谷耳深罪、
不將看右事、須出給公移付客人陳詠状執、可
帶本國僧成尋等八人前去台州天台山燒香
訖、州激此公移赴州在路不肯別致東西及違
非留帶如連罪帰有處、熙寧　五月初三日給
權觀察推官呂甫
權節度推官李疏
觀察判官許直
尚書比部員外郎簽書節判廳公事徐
大常博士真史館通判軍州事蘇立
尚書比部郎中通判軍州事劉直
右諫議大夫知軍州事沈
台州　給
准　抗州牒已給公據付客人陳詠状執引帶
日本國僧成尋等八人前去台州天台山燒香

訖依前帶引延僧迴來當州趂船却皈本國牒
狀州激此公據外牒州照會州司已帖天台山
門僧司照會公據僧成尋狀稱欲在國清寺安
下三年在寺修行乞公據與容人陳詠赴　杭
州激納前來公據乞
本司陳　景劉押業陳　押司官倫　勾押官揚
孔目官鳳
右具如前除已下天台國清寺安存僧成尋等
宿食外事須出給公據付隨來容人陳詠便收
執前去　杭州與本州今未給　公據一處赴

三　自養齋藏

杭州牒徼納不得逗留熙寧五年六月初一日信
守司法參軍權州　楮司
守司戶參軍　馬衣
軍事推官　孔
軍事判官　劉出
尚書留郎中通判軍州兼勸農使安內
光祿少卿知軍州事兼勸農使錢臣
州
帖國清寺
准杭州牒已給公據付客人陳詠收執引帶日
本國僧成尋等八人前去台州天台山燒香牒

渾當作揮

州照會施行州司已帖天台縣及山門僧司照
會外公據僧成尋等經徼陳狀稱蒙客人陳詠
引領到國清寺燒香本寺是智者流教道場就
此讀誦蓮經答還心願為客人陳詠稱為母親
在當年老無人侍養催促成尋等依舊將公據
迴轉杭州徼納成尋欲屋在國清寺安下三年
在寺朝夕修行法華秘法候看經一百日設羅
漢齋僧方畢却令隨行來障僧迴還本國亦留
千下小師一名在身邊三年侍養却為國清寺
主事僧衆等為見客人陳詠要將帶公據回轉

大日本史　四　自養齋藏

杭州又無上命指渾不敢安存恐有病患乞賜
帖下國清寺將殊與安存及乞公據與容人陳
詠赴杭州徼納元據本寺寺主仲芳狀申有容
人陳詠帶杭州公據引領日本國僧成尋等捌
人到寺燒香欲在本寺看經未蒙指揮未敢申
聞者　右具如前陳已出給公據付客人陳
詠收執前面杭州元帖天台縣及牒杭州照會
外事須帖天台景德國清寺仰詳日本國僧會
成尋取陳事由安存日本僧與安下隨來僧賴
緣等八人在寺看經別聽指揮仍具知前狀申

熈寧伍年陸月初臺日帖
守司法參軍權州院指　由
守司戶參軍馬乙上新書　夜
軍事權官孔新一字　卩
軍事判官劉指　止
尚書郎中通判軍州兼勸農使安　回
光祿少卿知軍州事兼勸農使錢　压
申時、與陳詠織物青色三重大掛一領、沙金一
兩、銀三兩、還抗州粮料也、七時行法、
六日、甲寅、辰時、溫州開元寺僧守則来云、鴈蕩山

大日本史　五　自養

在溫州、諾矩羅尊者道場、山石惟異、可巡礼、從
比州五日到溫州、城内有永嘉真覚大師道場、
述證道歌人也、者已時、西山鴻實庫主来請、即
行向、陳一郎、善久、長明為共人、拜懺堂佛、見房
〻庫主房世事、具足不可思議、五百人儲具、皆
以具足、者以種〻珍菓珍膳等饗、有客人赤城
老僧共喫、有父麗行者二人、名本譲、藥之午時、
於堂庫院寺饗、陳一郎亭并二人僧共喫、七時
行法、
七日、乙卯、天晴、已時、陳一郎松花餅廿枚持来、從

壽昌寺子章童行送者也、寺主送安元治氣正
元丹、每服廿九湯下、無忌、国清寺送抗州迎牒
案文、
台州天台山景德国清寺
當寺先去今年五月十五日。明州客人陳詠。有
帶抗州公據引領日本國僧成尋等八人到寺
燒香本僧後稱本寺是智者流教道場之地欲
要就看經一泊日　畢供養羅漢齋僧宣懺訖
遂令六僧却還本國只留小師一名在身邊侍
粮本僧稱遊五臺後還本寺三年誦經修法華
秘法本寺為未蒙　上命指揮未敢安存其成
尋等却經　本州陳状乞帖安存并乞本州公
據發遣客人陳詠帶前来公據使衙徼納本寺
已蒙　州帖下本寺安存日本國僧成尋等
八人在寺安下讀經已訖今客人陳詠將帶本
州公據前去徼納謹具状申聞
知府　陳詠伏候
台旨謹録上
牒件状如前謹牒
熈寧五年六月日台州天台景德國清寺綱維僧

鳴忍
監寺掌教訴賜紫仲文
副寺主掌金宝賜紫利宣
寺主掌御畫臨壇賜紫仲芳
申時、僧堂大炊男二人、來乞腋珠、各与二粒、雙
頂一粒、道新二粒、同二點大雨丁、大雷頗驚心
神、七時行法、一
八日丙辰、天晴、巳時、陳一郎向杭州、寺主志与鳥
眼一足、副寺主織物小袙一領、監寺白小袙一
領、手布一、襪一足云云、
植罽梨与絹手布一、心操尋常、自然有衆人饗
應、寺主以下皆出、大師送陳詠、午時、扠質來返
時寺誤
南岳心安一巻、未時、當時北宿如日來謁、字曰文氣、
與詩一紙、
如日謹成詩一章
贈送
日本國師伏惟
垂覽
天台國清沙門　如日上
卿國扶桑外風濤幾萬程人心誰不畏天道自

大日本史　七　自養齋藏

分明鵬起遮空黑鰲回似海傾到應王誓首竃
賜仏公卿
如日和尚、年七十二、常作詩詠、為一生事云云、予
示云、祖師智證大師、住唐六年間、自他詩集十
二巻、還歸本國、常悔作詩、因之小僧於本國啓
白本尊、起請不作詩、不獻和為怯、七時行法、一
九日丁巳、天晴、辰時、禹珪小師、持來當寺送台州
返牒案、
天台山景德國清寺
當寺今准
州帖准杭州帖、已給公憑付客人陳詠、収執
引帶日本國僧成尋等八人、前去州天台山
燒香、帖州昭會施行、州司已牒天台縣及山
門僧司昭會外、今據僧成尋等經、衙陳狀
稱、蒙客人陳詠引領、到國清寺燒香、本寺是
智者大師流教道場、就此讀誦迟經、吞還宿
願、成尋欲要在寺安下三年、在寺朝夕修行
法華秘法、候百日設羅漢齋、僧了畢、却令隨
來陸僧同還本國、只留手下小師一名在身
辺侍養、却為國清寺主事僧衆為無

大日本史　八　自養齋藏

上令指揮不聽敢安存恐有病患乞賜帖下
國清寺將与安存并據本寺主仲芳等申有
容人陳詠帶杭州公據引領日本僧成尋等
八人到来燒香欲在本寺看經禾蒙　指揮
不敢安存等事者
右當寺所蒙　使牒指揮前項事由且寺司子
主事三綱僧衆知委已訖所是日本國僧成尋
等要在本寺看經寺司令僧成尋等八人就寺
十方教院安下日夕看經已訖謹具狀申
聞
通
理郎中
知府　小卿伏候
裁旨謹錄狀上
牒件狀如前謹牒
熙寧五年六月日　景德國清寺綱維鴻恩牒
監寺賜紫仲文
副寺主賜紫利宣
寺主賜紫仲芳
禹珪為使、寺主被送州返牒耳、七時行法、｜
十日戊午天晴、午時、參惠光大師看經之院、天台
第十三代祖、惠光大師宗昱闡講道場也、院主
可明寺六十出来點茶、次拜觀音寶殿燒香了、
惠光大師本寺也、次礼方等懺堂八角天蓋、內
外有廿四幡三重、二丈六尺懸末得其意、天蓋莊嚴彩
色甚妙、緑八角入大鏡八寸許、蓋大徑一丈許、
佛座圓也、數躰仏并坐、以見圓室上下、外面以
萱葺、內塗壁、極閑靜也、高一丈徑一丈計、入定
處也、次入如日文章房點茶、還坊之次、參寺主
院、令見懺法私記并我心自空圓感喜不少、為
寫本借留已了、切々相留、點茶菓子藥酒、望晚
歸々、七時行法、｜
十一日己未天晴、禹珪辰時向台州少卿許、送所
持天台教目錄、以禹昌新書寫承以奉入、奉借
真言書目錄、依先日令也、通判郎中許、奉借觀
心注法華經第一卷、午時、日宣闍梨来、借天台
大師衣座室圖、鴻植闍梨借實相觀注抄妙樂
大師念佛觀了、未時、談始大懺法、頼緣供奉快
宗供奉等料也、七時行法、｜
十二日庚申天晴、巳時、日宣闍梨、借送杭州孤山
智圓闍梨作弥陀經疏一卷、鈔一卷、披見之、自

日東傳來弥陀疏一卷、智者說非也、詞俚義陳、
日本作僞稱智者說、欲得行之、予見之寂可云
謬說、傳敎大師圓宗目錄百四十四卷、六千八
百九十七紙內、弥陀經疏一卷五紙、智者出者、
何稱日本作乎、智圓、源清弟子、天禧五年、作此
疏經、五十二年、申時、如日和尚、送大揚梅一桶、
七時行法、｜

金僊子　如日作、撰歌三首、令僧行唱、相送
六處塵妄見性空不須弔　起悲風古今賢達皆
明此還似南柯一夢中不生不滅謂無生百歲
光陰鏡裏形三昧炎焚無主物百千年後不知
名臨行一句付兒孫不用悲歸送出門絲髮不
移無寂處本奴從此不開言
去後兒孫或埋或化一任敢（不審）性作頌二首
數片乾柴　一推（堆）猷天　不動不遷　金剛常住
生死本空　去住自在　紅猷輪中　火光三昧
又作示生滅頌一首
生也無職　死也無迹　若問皆歸　青天霹靂
呈　曰本國師大法主闍梨行次望修行福力
相助幸矣〇淨土息力不虛不宣老比丘如日
稽首〻〻
十三日（辛酉）、雨下、辰時、良玉來、借律行相弥陀疏
返送三賢院宣闍梨、｜七時行法、｜
十四日（壬戌）、天晴、未時、植闍梨、返送妙樂念佛觀
念、并送林檎菓、似日本青梨、味似梨、于茸少〻
同送、七時行法、｜
十五日（癸亥）、小雨下、未時、寺主從州還、告送云、知
府少卿表并目錄、感喜無極、通判觀心注隨喜
千萬羕悅者參五臺表上京｜云〻、七時行法、｜
爲珪、持來開元寺僧判官消息通判返事等、
覚布啓近蒙
象馭遠祇雲城雖忻接
見之儀益鮮
延容之具弟增愧赧奚罄指
陳恭惟
栄履奚煩
起居無怪具如傾（不明）致
慈彩幾積丹哀伏翼（冀字歟）
修進之餘
強加食息人次謹奉手啓咨致幸望

昭寀不宣台州管内僧判官賜紫覚布手啓上
日本大師侍右
　季菱十四日
十六日甲子天晴、辰時、釋賢来、借永嘉祥宗集一
巻了、申時、寺有請師参向、有菓子酒、七時行法、
十七日乙丑天晴、巳時、食堂齋、前日沙金三両、出
送齋也、餅心餅汁三度、寂以丁寧、諸僧大随喜、
七時行法、丨
十八日丙寅天晴、辰時、寺主許送拄杖一柄、銀散
物拄尻也、朝棟入道志与也、國清寺前裁料由

大日本史　十三　自養齋藏

示、丨七時行法了、
十九日丁卯天晴、未時、行向中礼座主計、訪半風、
稱有夢相、切々示送、仍行向祈之、誦壽量品三
遍、泣涙無極、若邪風所為歟、頗振動、有弟子執
肩、有點茶、自執筆書感謝之由、退出、丨七時行
法了、
廿日戊辰天晴、未時、寺主送浄油一瓶、蘓州香燈
一小瓶、可充法花秘法燈油者、寺主借南泉坊
安養集十帖、丨七時行法了、
廿一日己巳天晴、巳時、請釋賢令圖書我心自空、

風氣之誤

依日本慶耀供奉、
依人々告、件本并釈借丨、七時行法了、
廿二日庚午天晴、巳尅、如日文章作歌三首頌三
首送之、付使借我心自空圖、丨七時行法了、
廿三日辛未天晴、未時、從中礼座主許、返送妙藥
大師念仏觀一巻、七時行法了、
廿四日壬申天晴、未時、交讀注法花第三巻了、交
時、案得鮮界還後寂光意、中心感悦々々、七時行
法了、
廿五日癸酉天晴、巳時、從中礼座主許、送棗餅一

大日本史　一四

杯、作飯一杯、心餅一杯、申時、赤城寺中式闍梨
来、返天台大師遺旨南岳七代記了、七時行法、
廿六日甲戌天晴、巳時、西山實庫主、火熟荒二果、
自今持童行来、未時、雙項童行、取寺主返事来、
而未仕之、七時行法了、
廿七日乙亥雨下、辰時、紫子香来、伏地拜見堂飯、
丨申時、寺主副寺主監寺三人、与天台縣知縣
推官二人同来、入見法華法堂莊嚴、拜見皇太
后宮御經、丨以書問答、法門、以心地觀經理藏
悔文論得經偈書与知縣、丨感喜不少、七時行

法了、
廿八日（丙子）、天晴、辰時、出大门、於橋亭、謁臨海縣
官人、七時行法了、
廿九日（丁丑）、天晴、於教院講堂、講會之次、有茶餅、
道新所儲、八十餘人同喫、午時、食堂齋、臨海縣
官人所儲齋也、七時行法了、
七月一日（戊寅）、天晴、辰時、童行道寧依切乞、与紫
檀琥珀装束念珠一連、―七時行法了、
道寧　稽首和南　道寧伏深　慶幸
得遇
慈顏過蒙
恩重屢錫
寵憐向者伏辱
頒賜數珠其荷之心千勝莫狀允來輒有懇
慈敏不以為讓而道寧中心之願懇告
國師闍梨攄子數幸求一串未悉可容果珠
元前者即舟納還其當受恩大矣容道寧終
身報
答修祝
壽齡无何離過敢有斷

大日本史　一五　自□□藏

聞幸錦
鳴造恕悉為最不誦行者道寧和南
國師闍梨左之
二日（己卯）、辰時、房中僧寺相共讀法華經阿弥陀
經念佛、修法和尚遠忌、―七時行法了、
三日（庚辰）、天晴、未時、良玉送熟茄二果、七時行法、
四日（辛巳）、天晴、未時、誦四要品、修―禪大師遠忌、
依智證大師遺誡也、七時―、
五日（壬午）、天晴、寅一點、始六時大懺法、賴縁快宗
二人供奉同修、以十方教院弥陀佛前為道場、
懸福莊嚴、七時―、
六日（癸未）、天晴、六時懺法、七時―、丑時、堂繩床
睡间、夢謁日本左府、被仰云、行琉球國由聞之、
而今在唐為悅云云、
七日（甲申）、雨下、已時、摧惟觀善久行懸齋可得錢
來、六時懺法、七時―、
八日（乙酉）、雨下、午時、智海表白、儲齋請賴縁供奉
快宗供奉、同行齋了、六時行法了、
九日（丙戌）、雨下、從今日就七軸本、誦經十三時行
法―、

大日本史　一六　自□□藏

十一日脱文然
文字者合忍
月小手書文
字之順不合

十日丁亥、天晴、十三時行法了、無別事、入夜寺主
来聞懺法、為随喜也、寺感安院養集無極拉闍
梨同以感歡、
十一日戊子、雨下、午時、修懺法、日中之間、大衆多
来聞懺法、十三時了、
十三日己丑、雨下、午時、良玉来、返律行相十顧釈、
十三時了、
十四日庚寅、午時、為訪寺主痢病、参向法華懺院、
十三時了、
十五日辛卯、午時、日中懺法、次過去尊神等、同以

自養齋藏

廻向、依盂蘭盆日也、雙頂童行田、得八文錢志
父母我身、給仕小僧者、且与三百文、十三時了、
十六日壬辰、天晴、午時、出食堂、有錢二百文、於食
堂、老翁出来乞錢、与四文了、思文殊化身、有小
唱歌小女乞錢、人々各与一文、予与三文、十三
時了、
十七日癸巳、天晴、巳時、於寺法華法院有齋、謁僧
共食、十三時行法了、
十八日甲午、天晴、午時、嶺上座房齋、智海表白、并
此、一時行僧也、十三時了、

官當作宮

十九日乙未、辰時、劉規庫主粥、一行僧皆行向、小
僧一人料送房、僧堂夏供後、依海表白勧進、諸
房為日本僧儲齋也、午時、同齋、自行向、海表白
等同来、日本一行僧問齋了、以沙弥長命為留
守人、行者雙頂、従房々運取、予沙弥為例事也、
未時、海表白送粽一杯、蜜一杯、以俊美童行法
為使、十三時了、
廿日丙申、天晴、西山鳴實座主齋、海表白同来、有
容僧二人、俗二人、不知名、十三時了、
廿一日丁酉、天晴、羅漢院主法周齋、海表白齋了、

自養齋藏

見五百羅漢畫像、未時、於大門前橋亭、謁天台
縣知縣太守并明州推官、點茶、推官問云、一心
三觀何觀、答、止觀文并鏡譬夢譬、以次問答、以
色見我何云邪道、答啓公之語云々、次乞一偈、答
是大摩訶衍一偈、并問共一法身一偈獻了、而
問赤城寺劉成教主衆轎来會、知縣問云、安有
存問有不足事可示者、元不足由答了、官人来
宿房、見法花通場懺法堂、見皇后宮御經、感歡
無極、十三時了、
廿二日戊戌、雨下、海有表白齋、今日乙及両度、最

可

下云懸懃、十三丨、
廿三日己亥、雨下、三宝院宗益齋、一行僧行向了、
十三時丨、
廿四日庚子、天晴、庫院齋、不知誰人所備、不似例
齋、寂好、十三時行法了、
廿五日辛丑、天晴、監寺大師齋、僧俗十餘人同齋、
十三時丨、
廿六日壬寅、去夜二半三七日懺法結願、丨浴院
處交坊齋、有錢、老僧五十文、余人三十文、如日
文章具、小師光梵來、小師借觀心論了、文章、志

大日本史　一九　自養齋藏

与老僧好茶一嚢、七時行丨、
廿七日癸卯、天晴、羅漢院如貫闍梨齋、寺主同來、
如貫闍梨、坐具敷地、伏地礼拜、答拜了、件闍梨
私造作堂僧房有其數、寂以甚妙、德行高僧也、
齋了、行者等著座、喫同器爲例事、奇怪多端、見
惟觀寺五條、二長一短、寂爲怪、諸律中五條、皆
一長一短也、今造二長一短誤也、者年來所存、
敢無可會釋、方只答坦然不知、案内、見七條九
條、二長一短、五條同造由、自今以後、永可停止、
二長五條之路次義問監寺許、被借智者大師

供禮文遵式也、七時行法了、
廿八日甲辰、式坦主中部齋、年六十五人也、位所
有便宜、七時行法了、
廿九日乙巳、天晴、清祥座主齋、今見師舍利日記
懸師影、供養丁寧也、佛出大門、向赤城寺、拜大
佛殿弥陀丈六像、智者大師、参此大殿、於仏前
入滅、今禮燒香、感涙先下、次參懺法堂燒香、寺
曰中巖寺、即是西國高僧白道獻降鬼神後所
立寺也、山高三百丈、同廻七里、即天台南門也、
古今即國家醮祭之所、其山積石、石色赤、朝霞

大日本史　二〇　自養齋藏

望之如雉堞、故名赤城、亦名燒山、〻頂有墖道、
獻真身塔也、半山有飛霞寺基趾、山下有石室、
敎主周成闍梨、將向房点茶法門問答、夜別紙
申刻還、七時行丨、
卅日丙午、天晴、文皓庫主齋、有水團炙夫二種菓、
其外種〻菓子多〻也、晚依請參向寺主院、有
茶菓藥等、見咸敎主答寂以不許也、從赤城送
書在右、
處咸和南昨日蒙
道馭充捨衡闕幸接高論不勝似抑受以

惟惟誠宿誥且来
起居如何輕利耶未遑前去展
謝率茲叙
露少布一一諸留
前既不宜赤城比丘處咸和南
孟秋晦日
日本國師阿闍梨 侍人
一日丁未雨下、無別房齋、庫院齋丁寧也、七時〳〵、
二日戊申天晴、午眨、從台州少卿許、以息男為使
被送返真言目錄、老宿道士一人、老僧一人同

道来、点茶、〳〵近隣房祥台座主齋、七眨、
三日己酉雨下、七人行天台縣仲縛要法支齋、所
昇闍梨妹也、老僧一人、依雨留房、〳〵七人各得
銭七十文、七眨〳〵、
四日庚戌天晴、三賢院日宣闍梨齋、寺主聞来、尽
善盡美、七眨〳〵、
五日辛亥天晴、有元表白齋、有日本日延詩、有天
台祖（圭杭州孤山智圓闍梨造也、借取還房、見
合西山祖畫、未有乃失、未眨、如日文章送、文字
云、国師法位、日来万福、適聞

大宋皇帝来詔定應如日贈送詩云到應王麗
賜必赴意願王成仏富應衆人聞善之無盡未
欲下拜見且好誠辞惜拝如日詩呈献 尊官
者無妨容告請見之此相親郎日如日再白知
上、七眨〳〵、
六日壬子雨下、惟照闍梨齋、宣闍梨、植闍梨同来
齋、從寺主許、有文字、日本消息、唐云文字、昨日吉縣謁忍
通判郎中、前奏表、遊五臺、今朝中有文牒下忍、
許遊五臺、亦令官員妨送、上京面見
皇帝、注法花、更借兩卷云〻、齋了、向天台縣、謁通

判郎中、借經第三四卷〳〵、委聞宣旨、〻七眨〳〵
〳〵聞宣旨由、中心之悦、何事如之乎、
七日癸丑天晴、慎如表白齋、從知縣有文字、寺主
相共可来山、即出吉縣仙尉秘書出、今見台州
牒、可上京面見皇帝
宣旨、其状云、
台州牒、　日本國僧成尋等、
今日初三日、准　樞密院劉子節文、據台州奏、
准杭州牒、出給公據、付明州客人陳詠引領到、
日本國大德僧成尋等八人、到天台山國清寺、

燒香、内僧成尋、要留小師一名、同在本寺看經
三年餘、發遣向本國、當州不敢一面指揮、已令
權在本寺看經外候
勅旨奉　聖旨成尋等八人并通事客人陳詠
令台州選差使臣一名優与盤經暫引伴赴闕
仍指揮兩浙淮南轉運司令沿路州軍事与照
管量差人船令劉佳台州准此等事
右眞如前除別行外事須帖日本國大德僧成
尋等八人一祥　樞密院劉子内聖旨指揮准
此照會熙寧五年閏七月初四日帖

大日本史　二十三　自養齋藏

守司戶參軍馬
守錄事參軍杜
軍事推官孔
軍事判官劉
大理寺丞知臨海縣權通判李
尚書理田郎中通判軍州兼勸農使安
光祿少卿知軍州事兼勸農使錢
知縣仙尉、以書重〻問答、推官秘書同以問答、
推官問、見圓覺了義注楞嚴經耶、答、圓覺經云、
地獄天宮等一行、次參通判許對面、獻如理如

量六〇（句ニ有）智證大師歎、〻晩歸寺、〻七時〻、
八日、甲寅、子皐齋、午時、書州返牒送縣、未時、參寺
定鎭守天齋、仁聖帝平水大王五通天王白鶴
靈王紙二白文燒了、元弼眞君金擬錢二百文
燒供了、爲上京參臺祈禱也、智者大師進上綿
衣一領、即奉寺主〻七時行法〻
九日、乙卯、天晴、希鳳齋、七時〻、
十日、丙辰、天晴、了性齋、爲告云、州由行白知縣許
推官在一處、問答了、晩還本寺、從寺主許有請
一行皆參、有菓茶藥酒等、七時〻、

大日本史　二十四　自養齋藏

處咸和南
日本阿闍梨侍者、來辱示海、兼迹日
道候禪寂宴如嚮者、掌朗出懺請到山寺
一食聊表單悃、今云翌入成赴天子明詔
至尊之命既重、是以小子之薄祐也、五臺
游訖可望不忙天台教源之地、希賜重遊
幸兵前所示、婆沙觀法二久深感、謹奉皈
納秋涼川陸善加宝愛不宣天台赤城比
丘處咸和南
閏七月十日

日本阿闍梨
十一日丁巳天晴、巳時、向台州、寺主手自破子入
來、菜丁寧沙汰、寺中上﨟十余人、皆出大門送
寺、自取手乘轎、雖固辞不兼引、實大師乘轎、植
闍梨乘馬、同向新坊、○文殊大師齋、所如貫闍
梨早來在齋所、盡善盡美、在錢一貫、單衫一領
日記自筆文書等、多取出、德詔和尚、即文瑶師
也、因之有此又書也、者瑶大師伏地禮拜、敘度
答拜同之、未時、出庄、申二點、者臨海縣内宿、七
時〻、

大日本史　二十五　自養齋藏

十二日戊午天晴、未時、著洲國清廨院、即參少卿
許、以筆言問答、皇帝殊有勅宣、其旨寂重、必蒙
厚恩〻〻、一兩經圍取　朝廷指揮兵具使臣
上可京者松門巡撿潘大保本宿廨院等言通
語七時〻　出小卿同下有一人若冠与半紙
披見詩一首也石橋建比知何載側險〻〻水
水清多少人心平与曲就半試驗最分明
十三日、己未以爲珪春僧判官許白扭青瑠璃裝
束念珠一連都僧正許奉五香白琉璃裝束念
珠一連

覚虎啓侍者來厚
書兵白檀念珠一串
足荷
勤意殊少刻詣前
拜謝人還謹此通
懇不宣　覚虎上
大日本國師
十三日
都僧正、行向松門縣了、有弟子返申、未時、小卿
送天台縣、　進奉皇帝色目、問實否、答實、由〻、

二十六

念珠五串、銀香爐一口、青色織物綾一足也、七
時行〻、
十四日庚申天晴、辰時、潘大保還松門了、景德寺
僧官來令喫○茶畢、同寺僧來乞念珠、依不隨
身不与、景德寺表白、賜紫　象休
一心拜告
日本國大法師願求念
佛教珠一索終身受持永當宝惜然願此世
佗世生常相逢值
諸佛國土為法眷親伏望

慈悲特垂
喜捨幸
甚謹白
煕寧五年閏七月日　表白賜紫象休白
十五日辛酉雨下、辰時、道士先公来點茶、〻禹珪
歸國清寺、与錢四百文、丨行者同歸、与錢卅文
了、七時、
十六日壬戌天晴、向少卿許、告〻路間事等沙汰、
未丨今一二間可住、有句當事示及者今両三
百日不可有句當事由答丨七時丨少卿送錢

大日本史　二十七　自養齋藏

文字在後今送錢感索文省且究乳藥之費幸
留撿暄咨上
日本闍梨　十六日
惟觀指惧篭子開召鍛治一人与錢十文開丨
頗無益耳申時白蓮院首座僧与處州備師共
来礼拜重〻問答理即覚義并修性不二奇件
僧頗知天台教
十七日癸亥辰時国清寺主来坐告曰久不飯寺
為慰問来也者明州秀才四人来宿予問司理
官子秀才明州秀才来由答云明州温州台州

三州秀才并就台州比試取解約五百来人已
上取十七人将来春就　御試取三人作官五
百人秀才中只取三人給官天下州府軍鎮秀
才約廿万余人春間御前比試只取三百人作
官約千中取一也予七時丨
十八日甲子雨下已時司理官来金剛般若事重
〻問答景德寺十方藏院賜紫比丘若明普安
禅院住持傳教比丘惟果。問法門重〻問答。来
了感歎無極惟果云日本國東過三万里者仙
集山〻〻實否何答云先年日本東夷名俘囚其

二十八

中僧念久来云東過數万里有羅漢住處造仙
宮不知數者若此山名集山云〻温州秀才七人
来宿寺淒南家今宿秀才丨七時丨
十九日乙丑雨下辰時寺主被飯國清寺丨待使
臣来汝可飯者明州秀才来問云佛還為生死
人耶答此問甚深哥維入重玄門倒修凡事不
為生死人仏豈忘本覚耶七時丨
廿日丙寅天晴午時東掖白蓮院景堂来謁次石
仏院今改妙勝院僧六人来謁明州秀才注六
問来問一一答丨次明州秀才挙人姚肇来以

五问来问一一答了七時｜
廿一日丁卯天晴國清寺轎擔男錢長小周与錢
各二百六十文返皈｜未時北山普寧院住持
闍梨来礼赤城寺僧具俗陳敳造文字来礼七
時｜
廿二日戊辰天晴辰時参问少卿衙来日可皈寺
使臣追可行寺者次参轉運諫議衙筆言重问
答見手中獨鈷亦云得見金剛杵何見金剛禪
答禪常在心中何目望得見唯獨自明了余人
所不見運使頻好〻即召轎床前取予手令乗

十六日本史　八　二十九　自養齋藏

頻雖固辞更不免手愁乗轎出｜前日通判被
返注法書司理官備｜行付司理官衙乞返得
｜陳敳来云来日齋者受｜七時｜｜　明州
秀才来云達磨西来九年弘法國師東至傳其
言句
廿三日己巳天晴卯二点向通判衙被出问以壽
量六句釋顧侍之｜参少卿衙見轉運使牒錢
二百貫可宛日本僧上京盤纏沿路州軍鎮厚
致労问旨也退出｜巳時向陳敳齋所種〻珍
膳不可數盡錢一貫惟観善久長明各百文手

時出廨院秀才等出大門送申時至汝潭除八
處宿七時｜
廿四日庚午天晴卯時出宿未時到着國清寺十
方教院雇州轎擔二人各与五百文錢寺人力
｜馬与錢二百卅文｜扶賢永嘉集持来返依
示寺主也七時｜
廿五日辛未天晴於庫院寺主齋未時韶州客人
来話六祖恵能禪師住処有州内曹溪寳林山
南華寺有二百僧六祖真身塔在彼寺州四十
里者申時寺主房有茶薬菓須住州間留寺僧

十六日本史　二十　自養齋藏

等行休大師等答五度云〻七時｜
廿六日壬申雨下神或表白齋午時去天台縣謁
推官示人力十人到剡縣料推官答云聖旨不
同常事州縣盡心運送者问知縣仙尉推官答
近差入州一月日皈云〻轎人各与廿四文錢
廿七日癸酉天晴雖〇大慈寺参小馬小閣等有
錢多少論不来寂無本意七時｜
廿八日甲戌雨下寺主為錢送儲齋寂以甚妙錢
一貫縁行宗伯二人二百文余人五十文七時
｜

廿九日乙亥天晴午貶台州大理寺丞監税○推
推官○○○○道至天台國清寺日本國成尋
通放○兵士葉大来成尋等未軍資○○請取
錢二百貫　孔郎請文
日本國成尋等八人
右成尋今月二十九日遞鋪兵葉大賫到来
牒一通准　察院郎文及准
上令指揮優與盤經錢牒付成尋八人前去盤
纏已於兵士葉大邊責領隨身牒已訖謹状
年月日

日本史　三十一　東叢書藏

参天台五臺山記第三
熙寧五年八月一日丙子天晴依州牒寅時出國
清寺向台州来時於臨海縣道安驛對面使臣
崇班令見州牒来日到國清寺可待者申時至
八○徐八家宿今日行八十里七時行法誦繳
了台州帖大日本國僧成尋當州准樞密院劄
子節文據台州奏准抗州牒出給公據付明州
客人陳詠引領到日本國大○僧成尋八人到
天台山國清寺燒香内僧成尋要留○一名同
在本寺看經一年餘僧發遣回本國當州不敢

大日本史二　　自養齋藏

一面指揮已令權在本寺看經外候勅旨○
聖旨成尋等八人并通事客人陳詠令台州選
差使臣一名優一（衍字）名与盤纏暫引伴赴
國緣准
聖旨指揮優与盤纏即未有數日○差定監路
稿酒税高侍禁暫引伴日本國僧成尋赴國又
慮監塩使臣有礙
塩法不許差出本州遂具狀申
轉運衙令賜降下　指揮令准
牒命指揮已轉牒至　京沿路州軍照會并牒

准南轉運司依詳
朝旨施行外牒州清立使於軍資庫先支官錢
一百貫文應副成尋等一行人赴発及沿路盤
纏使用所有其餘令要錢數即関報前路州軍
候見管伴人申報令要數目並依
容院劄子内
聖旨指揮支法給仍告示管伴人如更要錢及
所須物件並申經過處請領應副者并別選差
使臣引伴窾早起発赴
京訖具差去名銜狀申本州令勘會管下場務

大日本史二　二　自養齋藏

使臣谷係監塩外在城兵馬都監鄭崇班目下
待替相次赴青今請本官批使引侍僧成尋等
八人并通事引領人陳詠赴国闕并上件令支
官錢二百文省内退一索四十文省底索不支
外實支官錢一百九十八索九百六十文省已
○軍資庫仰於見管官錢數内據數支給什日
本國僧成尋等一行人沿路盤纏使用須至行
遣右具如前上件實支官錢一百九十八索九
百六十文省州已出給正句沽軍資庫仰於見
管官錢數内據數支給付日本國僧成尋等一

行請領沿路盤纏使用外支須帖日本國賜紫
僧成尋等一行人准此照會赴軍資庫據數請
領上領官錢起發及沿路盤纏使用如更要錢
及所須物件即請計會管伴鄭崇班申報經過
州軍請領
　熙寧五年七月廿四日帖
　　守司戶參軍馬
　　守錄事參軍杜
　　軍事推官孔
　　軍事判官劉
大理寺丞監城下税務權。官劉任衡推。
大理寺丞知臨海縣事權判官通判李喧
尚書理田郎中通判軍州兼勸農事安任衛
光錄少卿知軍州事兼勸農使錢使　暄
二日丁丑天晴卯時出宿巳時到着州國清廨院
即參少卿衙東過五里於東門謁少卿來日可
請取錢者點茶退出七時行｜
三日戊寅天晴辰時參少卿衙善久等向軍資庫
請錢請文自向庫容舍書之与藏司了倉外廊
予絹綿糸錢種〻物不納積置不可稱計手時

大日本史　三　自養齋藏

上名五郎衙陳熙寧來向告云以小船可送錢
者即借小船送錢以推觀善久爲使七時｜
　日本國師隨
詔都下温州進士朱　定　謹
　成拙什拜
　錢幸希
　　采照　定　和尚
生性殊邦決至和放懷求適渡流沙浮艤迢遞
　辭鄉館駐錫懇懃覩
國華瑞應山川供悵望
恩頒緡帛支
旌嘉好隨
明詔趨
。闕何憚
啟程万里賒
　熙寧五撰仲秋初三日書
四日己卯辰時參少卿衙告可啟由兵士四人轎
擔可送越州者巳時出廨院以兵士四人擔轎
申時到着國清寺左房主有種〻用意宿料五
十文外加廿文七時｜　今日行五十里

大日本史　四　自養齋藏

五日庚辰卯時出宿巳時行向天台縣一郎長者家尋惟觀船答未来者若来可令宿錢由示〻〻次謁監酒官華言問答〻〻過五十里午時着国清寺從台州至天台縣九十里至寺百里也酉時寺主院有菓藥酒等七時〻〻〻寺主送使臣鄭崇班文字一封彼見之知前去剡縣可相待者

六日辛巳天晴雇手辺人力十二人借寺主副寺主海表白轎賴緣供奉状宗供奉予三人同乗轎出寺法門雜具大略令擔去世間雜具分置寺主并海表白房寺主自令持七条袈裟来志返安養集十帖纖法私記一卷〻〻出寺之間寺主副寺主為首寺中上臈出大門送寺主取手令乗轎慇来〻〻巳時至縣行會路待天台縣人力十人擔錢来午時来同去申時過四十五里至関嶺南家宿七時〻〻途中入景福院礼佛寺主点茶即与詩一首

惠日啓臨
大師象駕光訪今成一章
奉餞
行駕拜
呈伏惟
釆覧　天台北丘　惠日上
紫詔
中天下
金書下日拓揕[不審]松専待
候報我
聖歌謡

七日壬午天晴卯時出宿同二點至天姥山関嶺[二字行大字]從天台縣至関嶺四十里從関嶺至天姥駅十五里從駅至新昌縣五十里天台山記云自天台山西北有一峯孤秀廻拔与天台相對曰天姥峯〻下臨剡縣次望宛如在天表関嶺天台縣新昌縣境也過七十里申時到着新昌縣謁知縣并少府令見州牒乞可下那即以使送宝巌寺大伽藍也寺主点茶知縣并少府来問沙汰乞人力十二人轎三乗約束〻〻諸僧并縣人人来集見之七時〻〻〻寺主儲非時食

八日癸未卯時人力八人来擔法門等次轎三乗

大日本史　五　自養齋藏
大日本史　六　自養齋藏

人力四人来不可与錢由知縣示送寺主儲食
辰時出寺國清寺轎并十二人皆返遣｜行向
知縣少府許二人在一処謁｜已時去縣十里
立牒至剡縣廿五里至東京二千三百四十里
午時到着剡縣從新昌縣三十五里至剡縣也
即謁崇班知縣乞安下所即安下實性院本名
清泰寺有傳大士影礼拜燒香院主智深長老
云諸寺歩木魚鼓集行者是以傳大士為根本
大士覓嵩頭陀時歩魚鼓頭陀即應鼓音来自
尓以来天下大小。院為集大衆歩木魚鼓云〻寺。

大日本史　七　自養齋

長老儲食知縣國傳仙廚秘書監務奉職三人
縣官来点茶湯知縣問云見仏無定処何遥礼
聖跡荅云法界皆道場見佛無定処佛種從縁
起是故礼聖跡感喜不少筆言問荅重〻也長
老入夜沐柿持来筆言問荅數刻退皈七時｜
｜｜礼堂見長老房（台州兵山返遣了　与二百文錢了）
九日甲申雨下卯時長老儲粥辰時乗船知縣出
小船五艘二艘僧三艘崇班以人力廿人運錢
法門雜具入船此間瑞像院傳天台教上都賜
紫希顔恵安都寺主諸書来礼拜荅拜了次乗

船了申時過六十里至三界子一點過五十里
至曽女山宿七時｜
十日乙酉天晴卯一点出船午時至東関先入天
花院礼佛喫茶次乗移杭州大船具迎来台州
大船一艘杭州大船一艘也使臣并僧各一艘
乗了子時過七十里至州東門宿七時｜
十一日丙戌天晴辰時回船入先相寺礼佛喫茶
甚妙寺院多住僧多已時回船過十里至越府
前申時崇班送酒一瓶茶一瓶七時｜
十二日丁亥天晴午時乗越州新大船轉運使被

大日本史　八　自養齋

渡杭州以崇班被示云於杭州奉謁者越州官
人上下以女舞楽船送轉運使儀式不可注盡
七時｜
十三日戊子天晴雨下崇班子秀才来云潤州大
江中金山寺必可礼云〻杭州有三百六十寺蘊
州有三百六十石橋云〻木蓆八領諸僧表送（進三領）從
州送之法華法堂莊嚴｜七時｜
十四日己丑天晴從都督衙送轎三乗於景德寺
齋予頼縁供奉快宗供奉乗二乗与崇班共向
寺君人〻有管内僧正賜紫大師筆言問寺主

闍梨良諝和尚入滅日荅不知由人问涅槃經
私志百巻事问荅不知由極無本意次参大仏
殿燒香礼拜次参懺堂了着齋座食極以甚妙
已但無錢寺僧為奇但自思念有官錢二百貫
雖不請取越州二百貫杭州二百貫有　宣旨
仍不史錢也七旼｜
十五日庚寅未旼台州陳都衙并通事陳詠到来
為悦無極七旼｜
十六日辛卯天晴未旼以崇班轎并兵士四人参
都智府謁了〻齋旼起居辞三通文字次第奉

大日本史　九　自養齋

入七旼｜
十七日壬辰雨下台州兵士四人返遣了越州相
替守護船七旼行法了
十八日癸巳天晴官錢從今月以小師可用由示
崇班了七旼｜
十九日甲午天晴已旼從杭州轉運使送牒崇班
日本僧出路从不見来錢塘江浅不及渡今月
之内可出船蕭山汴水浅大船不得進示縣借
小船六艘可来者午旼出船過五十里子旼至
錢清堰駐船宿七旼｜誦經一部了

廿日乙未雨下卯旼以水中八頭付轆轤縄大船
越堰船長十丈屋形高八尺廣一丈二尺也越
州為日本僧上京新綵色荘厳依　勅宣也申
旼至于蕭山小船六艘将来乗移今日過四十
里至河口定清門宿七旼｜｜経一部了
廿一日丙申雨下辰旼從法過門乗大船待潮生
天小晴申旼潮生渡錢塘江過十五里酉旼到
著杭州官舎運船物宿七旼｜｜　都衙云從
越府至杭府一百五里〻〻未一定
廿二日丁酉雨下辰旼借轎茶向轉運使衙有官

大日本史　十　自養齋

人四人三人著黒衫一人著緑衫点茶湯送大
船由有命次参提挙衙有茶湯依雨大下不参
知府都督并通判衙見府内重〻大门廣大官
舎数百市内大小路辻賣買綾羅金銀香薬絹
絲布食物等満多人戸同越州府与陳詠沙金
一両出家賃妻子上京料也已時轉運送大船
二艘僧并使臣乗了依船未造今日駐留七時
｜
廿三日戊戌辰時囲船至府駐船依船士
造船也依造船间可經日從杭州大郷衙送大

船三艘依轉運指揮也一艘僧一艘崇班一艘
小使并通吏申時推官并右藏都監來船謁了
拜見皇帝大后御經感歎（本作款）无極問官春閑封文
間深恩之由示之彼又為悦戌時通吏借沙金
三兩錢十貫於京可并（并力）本數者莊嚴
七時了
廿四日己亥天晴寅時出船運使以兵士四人催
船副船行陸午時出杭州北門右餘杭門水上
二階樓門也子時至倫濵宿七時——今日
過十里從杭州至秀州二百廿里

廿五日庚子天晴卯時出船午時至塩官縣長安
堰未時知縣來。長安亭点茶申時開水門二処
於。出船〻出了閑木曳塞了又開第三水門閑
木出船次河面本下五尺許開門之後上河落水
面平即出船也亥時至縣宿七時——今日
過六十里
廿六日辛丑雨下寅時出船午時入秀州堺內崇
德縣界秀州是割蘇州所置也有四縣崇德縣
嘉興縣花亭縣海鹽縣也亥時至三塔寺大門
外河辺有三塔高三四丈許磚塔也去州二里
也今日過一百里從秀州至蘇州一百卅五里
也七時——至州門〇杭州防送兵士二人
返遣了
廿七日壬寅天晴辰時向秀州步鄉衙通到在一
処以通吏問答了巳時州使絹十五疋持來七
人表七条可染道料也即示可染色返了回船
著北門兜率院前午時少卿送酒三瓶与使臣
錢三十五文了法酒一瓶志送崇班小使為取
於船令飲七時——送兵士二人為役人省
廚

今送
大師
食堂分折酒　二瓶
法酒壹瓶
右具在前
八月　日守司理參軍監康
所送去酒食恐被公人偷據請逐色酒物批盥冲（咨）覆
廿八日癸卯雨下午時兜率院諸僧來迎即入院
礼諸云莊嚴甚妙見澄照大師影（道宣律師諡号也）妙
樂大師日記了見僧正房壷水中造山有仙宮

寺如鉞、州釈迦院二秀山有一僧問天台未一
一合了未時管内副僧正傳教臨壇首座賜紫
廣教大師用和出文状
秀州管内副僧正傳教臨壇首座賜紫廣教大
師　用和
右　用和　謹　祗候
謝
日本傳教闍梨大師伏取
慈旨
牒件状如前謹牒

大日本史　十三　自養齋藏

熙寧五年八月日秀州管内副僧正傳教臨
壇首座賜紫廣教大師用和来坐船中志与
茶二瓶兼燒香有慚愧人也拜見皇大后御
經題密目録了与文状一紙在右
今日叩兼　闍梨大法師見尓
聖敀並王后經用和幸〻無量願生〻世中常
値闍梨大法師於一一處對揚教法闡生降（可考）仏
國土廣度一切衆生也用和愚意礼客法師今
赴京闕面見聖人佛法必得興隆也用和今見
此公凡出家人須二十歲方得入帳為重行在

寺未年二十不得入帳供甲大凡人年二十歲
風骨已成　業心散難為教誡欲乞　西對聖
人睟言凡出家不俱年限俱從父母立疏捨人
寺許容使入帳貴得出家從小学業無難是用
和願也更有凡僧人暫離本州須得公據往他
州不赴公據阻他州罪當還俗着得公據往還
時方為穏便次壽主院比丘願從出文帖来船
老僧也乞借戒牒依船可早去不借七時〻
廿九日甲辰天晴巳時府使取七条長矩衣尺寸
還了七時〻

大日本史　十四　自養齋藏

九月一日乙巳天晴申時出船過州北門經六里
至三樹堰令開二水門出船了堰官人来入船
中謁見道場裱持袈裟不進船戌時七条七帖
衣衫七領持来有府丈状錢十四貫四百文出
献了即出船至閘頭宿七時〻　防送兵士二
人返了
二日丙午天晴寅時出船過五十四里申時至藕
州平望縣驛駐船同二点出船戌時至盛墩宿
七時〻
三日丁未天晴卯時出船巳時過大湖五湖中東

湖也午時過松江水三江中一也三島居書江
銘有木橋石橋有橋不知其數未一点至茶陵
亭有利住橋長一里二丈間四十八間也橋有
高攔以朱塗之中有樓四間橋了有笠沢亭次
渡大橋次渡市橋至呉江縣從平望馭過四十
五里至呉江縣也河左有酒税務蘇州使王寺
和衆小船迎来今日終日過大湖酉時從呉江
縣過四十五里至州前宿七既—
四日帆天晴卯時諸寺依都督命来迎船進向
清詔亭數里諸僧歩行蘇州官内僧正廣化院

大日本史　十五　自養齋藏

住持傳教臨壇文照大師善顒蘇州管内副僧
正報恩寺傳教慈照大師法如件二人来轎子
副船行開元寺主
蘇州管内僧正廣化院住持傳教臨壇大照大
師善顒
右　善顒　謹祇候
起居
闍梨大師伏聽
慈旨
牒件狀如前謹牒

熙寧五年九月　日蘇州管内僧正廣化院
住持傳教臨壇文師善顒
蘇州管内副僧正報恩寺傳教慈照大師法如
右法如　謹祇候
起居
闍梨大師伏聽
慈旨
牒件狀如前謹牒
熙寧五年九月日　蘇州管内副僧正報恩寺傳教慈照大師
法如牒　一行ず

大日本史　十六　自養齋藏

開元寺主賜紫道隆同寺賜紫宗雅同寺賜紫
誉昇同寺賜紫處参同寺賜紫法潤同寺賜紫
道月等百余人僧徒行至亭見莊嚴甚妙縣也
〻盡幕三間皆莊嚴州兵士十人令持轎子三
乘来僧正等著倚子点茶令見顕密目録了文
崇班〇轉運都督衙拜謁了見州門〻官舎如
杭州廣大也市賈買不可思。也石大橋三〻議百
六十云〻東西南北有堀川故也都督著赤衫
官人三人同坐會運使許通判并推官坐會都
督運使共迎送都督前召轎子取手令乘而固

辞令持轎出中門了衆饗應無極以通事問種
〻支七時行法了
五日配辰時為拜因通大師影向普門院州兵
士十人州轎也以四人為轎子持餘人在前後
皆如昨日有衣冠陳一郎快宗供奉聖秀心賢
為共人過八里至普門院圓通大師影堂燒香
了在講堂乾角莊嚴甚妙前立常燈常花(香衍)
臺銘之法印和尚花香有影讃以行者令啓取
了普門先住持日本國因通大師真讃扶桑海
國有山峻雄師蘊靈粹挺生厥中少(衍)慕釈氏

十七

早脱塵籠皈我聖代愛武真風一錫破浪万里
衆望祥符天子延對後隆是身之未空花可喩
是身之化水月還同長天雲散高巖雪融諸相
(衍)非相瞽首圓通治平元年五月初一日前住
持法印大師守堅重修述讃寺主点茶件伽藍
本報恩寺僧房也因通大師早以建立一堂之
後皇帝造加諸堂廣大寺也茶大師仏殿燒香
了任僧多〻問因通大師入滅年紀之処寺主
答云此年未云〻傍有報恩寺副僧正未詣仍参
向燒香先見副僧正房畫湛水造山奇岩怪石

不可思議有衆多仙宮郎点茶次参講堂有菓
子儲菓子廿種計並居郎付倚子飡之陳一郎
同喫了退出僧正大門送来切〻固辞留門内
取出轎門前乗了還亭州兵士十八人与百文
錢了拜因通大師影極以悲涙感喜不可注盡
報恩寺廣大伽藍也往還之間見遣大寺數十
処州内作法莊嚴不可注盡未時出船依運使
催来也從都督許送酒五瓶文字書宜奉郎中
比田負外郎通判蕪州権発遣軍州蕪管内歓
農使騎尉賜緋魚袋巖　君既法酒五瓶右謹送

十八

上伏惟留納謹状者使与錢卅文了
宜奉郎中問書出田負外郎通判軍州蕪管内
勧農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巖君既(一行十り)
法酒伍瓶
右謹送
上伏惟
留納謹状
九月　日宜奉郎中尚七田負外郎通判軍
州蕪管内勧農吏騎都尉緋魚袋巖
君既　状

同二点出船過數里出州北門名閶門河水立
門樓有廨門内有會州亭大伽藍有數処石橋
大岩數十過了七時｜｜｜從蘇州至常州百八十里
六日庚戌雨下卯時出船巳時越上亭堰入常州
堺堰水門并轆轤皆荒蕪年尚戌時過八十里
至常州無錫縣宿廣大縣也苑如州作法七時
行法了酒一瓶与都衙并通事了
七日辛亥天晴卯時出船辰二点暫駐船崇班送
酒一瓶都衙自持來糖餅十枚巳時出船召取
杭州兵士一人梢工一人喫酒召水手三人
同喫酒戌時過一百里至常州南門前宿府使
職負王瑜來出文狀諸寺諸僧數十人出文狀
來迎依入暗來日可奉謁由示了管内僧正傳
教賜紫懷雅管内副僧正講經律大德中惠
管内僧正傳教賜紫　懷雅
右懷雅　謹　祇候
起居
日本　大師伏取
慈旨
牒件狀如前謹牒

大日本史　十九　自養齋藏

熙寧五年九月日管内傳教賜紫　懷雅牒
曾大平興国寺僧十五人薦福禪院僧二人廣
福禪院二人城下表白一人也今日得順風終
日上帆馳船今日過百里從常州至潤州百八
十里七｜｜｜
八日壬子雨下卯時入州城門辰時臨川亭駐船
逼留州刺史以王瑜并兵士八人為使午時出
北門南北水門二階樓門外過二里駐船監酒
送酒五瓶兵士七八人為使即出船曳之戌時
過三十五里到奔牛堰宿七時
九日癸丑天晴卯時越堰左右各有轆轤五以水
牛十六頭左右各八頭辰時過十八里至蔡縣
暫駐船同二点出船未時過五十四里至丹陽
縣駐船同二点出船丑時過七十五里至潤州
南門宿七｜｜｜
十日甲寅天晴卯時開水門入州城蕭閑堂官舍
也休息上堂謁通判推官二人有点茶登時來
會管内僧正宣教大師日花管内副僧正延慶
寺賜紫白超
管内僧正宣教大師日華

大日本史　二十　自養齋藏

右　日華謹祇候
起居
國師伏取
慈旨
牒件狀如前謹牒
熙寧五年九月　日管内僧正宣教大師日華　牒
管内副僧正延慶寺賜紫　白超
右　白超謹祇候
起居
國師伏顔

大日本史　二十一　自養齋

裁旨
牒件狀如件　謹牒
熙寧五年九月日管内副僧正延暦寺賜紫白超
普慈院住持傳法沙門慶蒙甘露院住持傳教
比丘應天谷出文狀来问荅法門不委記辰時
至京口堰駐船午時衆小船崇班都衙通支相
共渡揚子江参金山寺一名浮玉嶋江中孤絶
山也不令女人入山一一礼拜燒香諸堂遶山
有行廊内有諸堂莊嚴甚妙宛如元衆城以緋
青緑青朱砂等貴丹皆悉畫処々高棚或有黒

漆塗或有朱塗如懸鏡二里之間无○　數百
廊殿樓臺映日照耀梁朝洞臺魏代永寧更不
能及大仏殿丈六釈迦像諸堂十余所岩洞塔
婆宬以甚妙一切經藏寔可貴重僧堂置鉢寢
所置衾或二領三領八十余所其外房々皆以
優美看經院内八十余人各居經先讀一切經
泛海樓内有等身釈迦像如今日見第一莊嚴
寺也寺主大師備齋供珍膳美菓盡善極妙申
四点渡江向亭休息依湖乾不用船知縣送馬
二疋崇班共乗還今日始乗乗唐馬如日本鞍表

大日本史　二十二　自養齋

敷霞鞍骨鐙懸金輪酉時帰着船馬舎人与錢十
文了州南北門築正垣十文許上造高樓見異
國軍料云々此州東晋時王都也地名金陵城宋
建業水名楚水江南王朝都此州謂青齋宗梁
陳也渡又都大宋皇帝云々依湖乾不越堰宿七

十一日乙卯天晴申時以牛十四頭左右各七繫堰
依堰司命上陸見越船宬以布有也堰下河船
駐宿七時
十二日丙辰天晴卯時出船出水門過一里出水

门向揚子江廣大如海有數百船渡江間從州
船二艘各。兵士廿人。艫各四枚以左僧船。共。乗
崇班船綱各付一艘令牽船一時許渡江了寂
可云勤功送着河口兵士船歸了江間卅五里
已時至河口有利涉亭入揚州城内了次至橋
〻頭有迎湖大江廟遠見金山寺四面是妙也
次入流州内隋帝時所分置也今又属揚州無
別刺史至水門駐船待潮生可開閑木中一点
潮生閉水中木入船過二里到着流州堰宿七
時〻〻〻

フト本史　二十三　自養齋

十三日丁巳天晴卯時越堰牛廿二頭左右各十
一牽上入上河〻左有廊五十間每間有五隔
午時至揚子鎮江都縣駐船此河隋煬帝所堀
也堀満寛二丈餘直流弄曲夫四点過十里至
揚州安貿亭来迎管内僧正傳教賜紫惠禮管
内副僧正壽寧寺住持講經臨壇賜紫惟推
管内僧正傳教賜紫　惠禮
右　惠礼　謹祇候
起居
三藏大師伏取
慈旨
牒件狀如前謹牒
煕寧五年九月日管内僧正傳教賜紫惠礼
管内副僧正壽寧寺住持講經臨壇賜紫惟雅
右惟雅　謹祇候
起居
三藏大師伏取
慈旨
牒件狀如前謹牒
煕寧五年九月　日管内副僧正壽寧寺住

フト本史　二十四　自養齋

持講經臨壇賜紫惟雅
僧判官壽寧寺講經臨壇賜紫通演同寺賜紫
五人知支一人建隆寺了素住石塔慧照寺法
實石塔寺賜紫守詢首注進僧都住寺也龍興
寺秋之首鑒真和尚住寺也開元寺賜紫一人
知支一人雍熙禪院智潤興教禪院賜紫文清
住持僧子等合十七人出文狀予從船下陸入
亭面謁礼謝了從州送酒八瓶兵士五人可召
仕人者留一人仕之四人返遣了未三点出船
終夜牽船丑時過一百五里至新湖口宿揚府

南北十一里東西七里周卅里築城七時——
從潤州府至揚州府四十五里
揚州使酒庫
奉　指揮送
日本僧酒如渡
百陶酒玖勝計参小瓶到折食
百陶酒壹肆伍勝小位小瓶折路食
右具如件
九月　日句當人李　貲　等
虵
監

十四日戊午天晴卯時出船辰時至邵伯鎮止船
從船前[不明]捧幡去廟羅伎樂數十人渡边祭神人
云〻未時開水門二所了次開一門出船——子
時過六十里至高郵廣大縣也北去楚州宝應
縣堺五十五里南去江陵縣卅三里揚州有六
縣江陽縣天長縣六合縣高郵縣海陵縣揚子
縣也揚州去東京一千五百里而行千四百五
十里有台州七時——

死人葬

十五日己未天晴卯二点開水門乘入縣見死人
葬船人〻皆以白埋裹頭女人三人去胸啼泣
至縣官舍前止船午時出船得順風飛帆子時
至楚州宝應縣管内僧行賀搖停船七時——
——今日行五十五里

入楚州

十六日庚申天晴巳時出船過十里至黄浦鎮駐
船同二点出船順風上帆戌時過八十里至楚
州城門宿七時——　從揚州城至于楚州城
三百十里云〻
十七日辛酉天晴辰時見鸕鴣大如鳩尾長一尺
觜赤足背毛青也〻有白斑紫毛也〻交入籠
置船又鹿如日本鹿与羊置船飼人見莊家以
驢馬二足覆自口懸麥粉石臼挽回牽無人副

驢馬引臼

巳時出船回州城至閘頭築城南北九里三百
步云〻至于泗州二百十里巳時過十里至閘
頭依潮乾不開水閘中時登州秀才与陳詠与
來相人由告之問命今幾年答可保八十余年
者戌時依潮生開水閘先入船百余艘其間經
一時亥時出船依不開第二水門船在門内宿
七時——

十八日壬戌天晴頭〇終日在閘頭市前戌時閑
水閘船即得順風上帆等牽綱手寅一点過六
十里至楚州淮陰縣新閑駐船七時｜｜｜経
四巻｜
十九日癸亥雨下卯三點出船過六十里申三点
至閘頭石梁鎮内也戌時閑閘出船至淮時口
宿七時｜
廿日甲子雨下寅時出船入淮河牽船未二点至
盱船　縣貴山寺塔十五重如閣頂見羅漢井
寺名先福寺昔五百羅漢見住処也季知縊州
大師行状須風上帆戌時過八十里至泗州東
淮頭停船七時｜｜｜
廿一日乙丑天晴卯時以小船令牽船同二点入
小河〻口南北有二階閣内立八角大石刻周
経額名度人経依遠不見何経淮河有浮船〻
脚有六十余艘従河口過二里至州前停船午
二点知府送酒三瓶与使銭三十文同四点故
徒行参晋照王寺先拝僧伽大師真身塔西面
額名雍熈之塔礼拝焼香八角十三重高十五
六丈許毎層黄色瓦如黄茶梡有光毎階下有

二十七

自養齋藏

羅網具中尽菩薩賢聖天衆像荘厳不可思議
也塔内荘厳中心造銀宝殿在黄金宝座向西
大師坐後有二尺鏡前有脲足左有銀大水瓶
二口高二尺五寸許左右有一僧像宝殿以七
宝荘厳無種〻瓔珞玉幡前有黄金宝殿上下
皆金長八尺横四尺柱等皆金也塔内四角大
柱以黄金巻柱梁柱貫皆以金造之柱上有半
出菩薩形皆金色内有連子毎頭有天象形左
右有龕形内四面懸綾羅天蓋幡等無隙以瑠
璃敷地有三重連子内前黄金宝殿垣上七宝
花香燈供具〻足造置多以金造四面各有黄
金灯炉二高二尺次四面各五間毎間中八尺
次六尺黄金板以黄金造半出金卜佛各廿躰
許生仏前中門額普照明覚大師連子上有銭
羅網北一間有入宝物小門大方一丈許額名
收抱刹有階人登階入宝物有七宝篇外間四
面懸天蓋幡无隙佛面外二柱以銀并覆口経
二尺圓有連子高六丈許護銀箋也四面上長
押懸綾羅皆縫物大師変相也餘柱皆朱色也
仏面立床子上置灯炉三口〻廣二尺四面地

二十八

自養齋藏

數黒石皆有光階下四尺四面立並女人誦經
各取花具外通路男女不知數階下四面皆立
床子有香灯具次佛面礼殿三間別棟黄瓦葺
宝殿之内立床子造供具不可思議也階柱上
有黄金師子懸大七宝蓋種〻幡具懸之有四
有七宝七重小塔高六尺許有紺瑠璃師子懸大
七宝蓋種〻幡具懸之有四面廊四方各一町方
〻五十間許西北二面壁畫大師卅二変相束〻
廊前有小殿造居等身真寂大師影僧伽大
師令兄也容顔甚妙也有種〻眷属塔巽方有

大日本史 二十九 自養齋藏

二階閣内立石大鐘從閣鹿出遊有一男細子
也件男所飼鹿也塔前庭有鶴一双遊塔四面
庭地或敷碧瓦或敷黄瓦有光文奇妙廻塔後
廊外有講堂有大師影安中心莊嚴甚妙也造
小宝殿垂繡羅帳左有僧形寺主未向茶次入
僧堂百五十人休息坐各有衣鉢或臥或坐或
昼法門或讀經次出北廊礼彫石法花十二间
内立石卅二枚廣三尺高五尺刻昼經一部七
巻廿八品石色青色刻文内入牛粉仏一字題
名以来入講堂点茶之次以通事陳詠問寺主

泗州大師入滅経幾年入滅月日何各經多年
無知人云〻予乞硯筆昼之中宗孝和皇帝
景雲元年三月二日入滅至今年三百六十三
年者寺主見称知也頗前後相違次礼寂北乾
明禅院寺主出来点茶次塔西有大仏殿丈六
釈迦弥陀弥勒皆有脇仕二天等囲繞二階大
殿也仏面户左脇丞天親菩薩像右手當齋執
花一茎左手當肩掌持紺瑠璃器盛花三枝内
外映徹頭冠花瓔如常有脇有文殊像手取如
意普賢像左手捧花臺上有經未曾見様也造

三十

紙經也化菩薩如常西壁外西有三藏影各長
六尺許羅什右手執如意左手垂膝曇無讖左
手當胸捧龍入瑠璃壺内外映徹右手垂膝仏圖
澄左手當肩掌向外現山海右手垂膝恵遠左
右手垂下生通生右手當胸執行扶左手垂膝
東壁東面摩騰右手當肩執紂左手垂膝竺法
蘭左右合掌當胸前以右左大指横取塵尾僧
會姓康氏即康居国大丞相長者棄俗入通神
儀叫正逝化為任右手捧瑠璃瓶當乳左手執
瓶上從瓶放光二尺許如日本開扇三人皆着

塔影
現板

跦鞋玄奘左手抗經當胸右手當胸小指頭相
捻次窺基字供通右手执念珠垂前以左手把
右手腕二人着花鞋鼻如花大仏殿前有花薗
立石植種〻花草并十樹花西有經藏四重閣
也内造宝殿納銀色一切經無帙只綾羅褁之
開大集經一帙奉礼見了燒香供粮人〻多〻
也東有鐘樓四重閣上階有鐘下階内有等身
尺迦像仏前有地藏菩薩像十王囲繞左右壁
辺坐三尺十六羅漢仏後有九子母九子囲繞
皆着色〻現衣四面廻廊一町計仏後有四重

三十一

大閣石宝岩之閣丈六尺迦像坐三面有五百
羅漢等身像上階白衣觀音有五人照仕登上
階〻高殆及一町於像見四方在掌中塔九重
菁黄光瓦如茶碗作瓦也大仏殿上階黄瓦階
下碧色光瓦如紺瑠璃鐘樓經藏上二階黄瓦
下二階碧色瓦見了入内坤角有二穴大如一
寸計隔子開之以白板長二尺又廣一寸計去
穴二尺計向穴板現塔影随穴負二塔皆逆塔
也是希有事也十三重咸移板書詩傍步付王
敏題塔影詩変化明知普照昊蒼生咫尺昧中

扃容先塔影層〻見報應須防暗遂顛退欲之
間大門外廊左右置内外典籍賣買即買取法
花感應傳一帖慈氏菩薩一帖道場五方礼一
帖白衣觀音礼一帖申時还船知府送酒五瓶
送返支使者与錢卅八文路間食者寂可云丁
寧七時
廿二日丙寅天晴巳時以都監轎参泗州大師院
燒香拜礼了途中千万人滿路敢無隙賣買宝
物食物如抗州市陳一廊査子持来形似木瓜
味似梨午一点見短人長三尺餘計午二点出船

大日本史
三十二
自養齋藏

過廿二里宿胡口酉一点停船灯内七里臨淮
縣同十三里也七晩
廿三日丁卯天晴寅二点出船河極駛流黄濁難
飲戌時過五十五里至下易縣宿終日牽船河
駛船重數非幾七晩
四百廿里
廿四日戊辰天晴卯一点出船終日牽船戌時過
八十里至有偶駅宿七晩
廿五日己巳天晴寅一点出船辰時見青陽駅館
舍等寂廣大也同二点梢工屑福持来醬一坏

薑一杯蘿蔔一杯揃ニ者日本挹取也申時崇
班来向船点茶戌時過四十里至通海鎮停船
宿七時──
廿六日庚午天晴寅二点出船申二点過三十八
里到宿州虹縣有大橋即出船戌時過七里至
店家前為駐船宿七時──
廿七日辛未天晴寅四点出船卯三点得順風飛
帆縱日駛船酉四点過七十三里至史頭縣ゝ大
橋下宿七時──
廿八日壬申天晴卯一点出船終日牽船亥時過

大日本史　三十三　自養齋藏

四十五里至静安鎮宿七時──　経四五六
七巻──
廿九日癸酉天晴寅三点出船終日牽船戌時過
四十五里至宿州宿七時──　経一二三丁
卅日甲戌天晴寅二点出船辰時過十五里至州
儀舟亭知府送酒三瓶送返事与使銭卅五文
知府并通判示送云今日可逗留欲儲齋者答
云早可上京齋無用由也時出船過一里開知
府重送酒大一瓶糖餅五十枚有文状送返事
既了依同使重不可与銭

朝奉郎守大常少卿知宿州軍州事兼管内堤
堰橋道観農使上護軍備紫元　居中 一行十り
法酒三瓶
右謹専送
上伏惟
仁私俯垂
留納謹状
九月日朝奉郎守太常少卿知宿州軍州事
兼官内堤堰橋道勧農使上護軍備紫元居中 一行

大日本史　三十四　自養齋藏

朝奉郎守大常少卿知宿州軍州事兼管内堤
堰橋道勧農使上護軍備紫元居中 一行十り
糖油餅五十枚
法酒一餅
右謹専送
上佐候
仁私俯垂
留納謹状
九月　日朝奉郎太常少卿知宿州軍州
兼管内堤堰橋道勧農使上護軍借紫元
居中　伏 一行ヘ

即出船戌时過四十里至寄宅鎮宿七时——
十月一日乙亥雨下寅三点出船辰时志送崇班
交菓子兼了都衙兵通吏計各送酒一提子糖
餅五枚小手十六人与酒二瓶糖餅八枚梢工
与酒一提子糖餅五枚十前々州酒皆以如此
分志船々依無暇不委記巳时過柳子駅未四
点至柳子駅未四—至柳子鎮有大橋申时一
里停船宿七时———今日行五十里
二日丙子天晴寅三点出船終日牽船戌时過六
十里至亳州永城縣甫城縣甫城甫亭停船從
宿州至至當縣一百五十里從縣至南京二百
里七时——

三日丁丑天晴辰时出船從大船下挽船橋無柱
以大桟木交上一鐵結留宿州以後皆如是未
四点過三十四里至鄴陽鎮（鄴ニ似タリ下同）去亳州一百里云々
有大橋名鄴陽市橋過三百歩又有大橋此領亳
州鄴縣内也不停船過鎮—戌時十六里至甫
中宿七时———今日行五十六里
四日戊寅天晴卯一点出船辰四点過十八里至
南京迎應亭停船有大橋辰三点出船得順風

上帆兵挽船酉時過五十二里至十八里
今日行七十七里七時——
五日己卯天晴卯一刻出船巳時過宋州穀熟縣
官計以兵士十人送之從大橋下過行終日挽
船酉一点過七十四里至南京大橋南停船宿宋
州内有南京官名楊侍讀從南京至東京三百
二十里從越州至楚州八州河不流河也河
左右殖生楊柳相連從泗州至東京駅流河也
河左右殖生楡樹成林大橋上兵店家燈炉大
千万也伎樂之声遥聞之七時——

六日庚辰天晴辰时挽船從橋下過店家賣買不
可記盡經二里至次大橋外停船梢工宿積子
蔓取上市頭—五十石計上—於宿州卅石計
上市之梢工脩福家可云當人也時大河亭次
過六百歩過望雲亭河中有損沉船凡此河駛
河見損船及十余隻八月七日出台州府至今
日六十二ヶ到着南京經千一十三州二千六
百七十五里從台州至関嶺越州界也二百卅里從
堺至到縣一百里已上乗小船從河不過一百
九十里至越州府垂大船行々堀河過一百五

里至抗州有經二百廿里到秀州府過一百廿
五里到蘇州府過一百八十里到常州府過一
百八十里到润州府過四十二里到揚州府過
四百廿里至宿州府過一百五十里至亳州永
城縣過二百里到着南京也從南京至東京三
百廿里從台州至東京二千九百九十五里從
揚州至東京一千六百十里也酉三剋過三十
五里至宋州葛駅停船宿七眠｜｜
七日辛巳天晴卯一点出船乙眄至宋州府有九
橋河辺有寧陵縣駅即挽過一里停船衆崇班

大日本史　三十七　自養齋藏

橋過一町半到象厩一屋有三頭象一屋有四
頭象先見三頭象有飼象人教象有外国僧弄
来見可拜芽一象屈後二足垂頭拜跪次教可
称諾由即出氣出声｜高一丈二尺計長一丈
六尺計鼻長六尺計牙長七尺曲向上以鼻卷
取蒭食之｜師与錢五十文了望芽二ノ所｜
師又乞錢五文与了拜諾同前高一丈長一丈
三尺有牙次至芽三象所高長同芽一象拜諾
同前与錢同前三象皆男象也至四頭屋芽一
象高長同前芽一象拜諾与錢同前女象也有

无牙一尺五寸計右無牙芽二象无女象牙拜
諾与錢如前芽三象牧象也高一丈三尺長一丈
七尺計屈四足拜諾声極高人〻大驚三声出
之与錢同前芽四象牡象也与錢五文後象
師從牙登頂上挙牙令登人是希有事也高一
丈四尺計長一丈八尺計屈後二足拜諾同前
皆黒象也後二足付繩繋之処〻積置蒭如山
每日食一頭十五竹禾蒭長十八尺計象元廣
南大王為戰於城所養也破廣南之後於此養
之云〻象無毛膚色如日本黒牛毛落時色鈍

大日本史　三十八　自養齋藏

色也陰藏付〇其形如馬牝象乳
廿八里酉二剋至府中宿七眠｜｜
八日壬午天晴卯一点出船過七里辰一点至東
京宋州蕓邑鵠縣舟停船有大橋廣大縣也賣
買店家繁昌莊巌異佗縣崇班志送饅頭廿九
即分与一船人〻捎工水手等｜同三点出船
過七十三里酉二点至府中駐船宿七時｜
｜今日行八十里
九日癸未天晴卯一点牽船過八里至東京汴州
雍五縣停船有大橋崇班告送云此縣有女子

暫可逗留者即女子与夫共乗馬来件賀富縣
官人也共人兵士等廿余人也午一点陳都衙
照寧借錢十貫依負持来返納通事陳詠十貫
同返｜稍二三貫持来返｜終日在縣留宿七
時｜

十日甲申天晴辰二点出船終撥船酉過八十里
至東京陳留縣宿有大橋七時｜｜｜去洛陽
城四十五里

書本云
以讃恵大師手跡之本比校之｜云云

大日本史　二十九

參天台五臺山記苐四
大宋國凞寧五年十月十一日乙酉天晴卯一點
從東京陳留縣拽船中一点過三十八里到着
鏁頭去洛陽城七里停船使臣崇班前立使者
參日日本僧參着由先安下處待　宣旨間
宿此所七眊行法了内殿崇班來入船内數尅
慇懃取遣茶共喫仰惟觀梢工水手兵士等二
十人令喫飯了陳都衙通事梢工事梢工扇福
兵士長一人令喫酒了兵士十人連署借錢三
百文返文書志与就了各來感謝見數百大小

大日本史　一　自養齋藏

船先着河左右邊梢工兵士等各來悦到着京
由出國情寺六十五日至洛城諸僧喜悦何事
如之進奉　皇帝念珠五事銀香爐等内殿崇
班見沙汰了台州奏状在色日不可奉別解文
者進上念珠香爐有不得意思輩欲因之進上
顕密法門六百餘巻目録表右状中昔天台智
者以蓮花香爐水精念珠獻　隋煬帝今日域
愚僧以紙銀香爐五種念珠進　今上聖主共
表祝延志奉祈萬歳旨奏之也
十二日丙戌天晴雖　宣旨不下旦辰時拽船遏

二里至開封縣水门问官前止船已眊内殿崇
班具甥来向點茶午時官人来梢工扇福賣物
取上提上如山但豆蔻等貴物隠船内依日本
僧船不入見過了午眊出船未尅至同縣下土
橋停船見從橋上中縣車過行雖似日本車屋
形前後左右有四柱憲蓋柱也申時拽船過三
里見麗景门七间髙楼有三戸過一里至相國
寺前退安橋下停船侍中一人来船崇班来會
拜礼點茶宿船七眊行法了汴河左右前宿船
不可稱計一万斛七八千斛多〻莊厳大船不

大日本史　二　自養齋藏

知其數両日見過三四重著船千万也侍中用
金帶㝡甚妙也黄门女聲
十三日丁亥天晴早旦從大平興国寺傳法院告
送八月四日安下處　宣旨下了早可来入者
已眊向傳法院余先頼縁快宗両供奉乗馬残
五人〻步行以船兵士十四人合運〻門雜物錢
等所残一百四十六貫運置既了依残可多不
請取越州抗州揚州各二百貫如案多有残被
下八百貫　宣旨㝡可云殊恩崇班為乗馬同
来小使通事同来院少卿副寺主名少卿来迎

諸僧有其數入講堂點茶四重閣也中門西僧
房為安下所三間大房也老僧并小師五人同
宿中門東一間小房安（原作宗下）下賴快而供奉少卿雖
備儲齋依於船喫了不喫午時勅使侍中御藥
官名也来坐以通事種々更問答公家被下寺家
日本僧八人通事曰飡文書三枚送客省尋擦
印儀式優義也依黄門女声召勾當僧數尅沙
汰寂丁寧也崇班告錢殘負以通事示云公家
不可被知品任意可用者不究安下盤纒希有
事也是（見）闍梨官符即令出見以出見以寺賜紫

僧為　天覽書字印分　花押十り　進奏法門目錄
付侍中了數尅之間點茶三度及申剋還參内
了五ア通具皇太后宮御經見了討也委奏歎
進奉　皇帝香炉念珠等見了院大卿来馬還
房即崇班相共參向中天竺人也年五十六云
々出西天三箇年来着當朝乙經二十五年名
日稱三藏色黑如墨依有德行　公家為國師
并院司々々点茶還安下所有非時食飯汁塩
酪也崇班為宿直来宿別求一房宿小使還船
通事同留宿七時行法了酉畤從御藥許送羊

毛疊十枚深青色長丈廣三尺五寸厚一寸依
宜旨也八人通事各一枚殘一枚典座取了一
二三
十四日戊子天晴辰一点敕使御藥来以筆言示
曰銅壇具盡功德皇后經長髮等祠部入内進
呈　（以下四行唐人云也）要將来者盡功德并銅壇被物色本后宮
物者經并髮闍梨牒祠部入内　進呈　者即
依負八供粮
具兩壇鈴杵五胡鈴四口塔寶三鈷独鈷鈴各
一口五胡五枚三胡五枚独胡五枚羯磨四枚

輪一枚橛八枚室杵二枚縛日羅一枚閼伽器
八具五色糸二結法花曼陀羅一鋪八字文殊
曼陀羅一鋪仏眼曼陀羅一鋪梵字不動尊三
井寺慶耀供奉取了也衣座室天台大師像一
躰百光房律師希有智惠也文珠三種真言㳄
梵字一巻尊勝等諸真言梵字一巻慶耀供奉
送五臺山并了成尋也西天三藏見梵字等感
歎無極少卿并惠詢三藏定勝筆受等見漢字
并草率字感歎無極皆以進覽闍梨官符依召
進呈其案文云大政官牒延暦寺應補阿闍梨

傳燈大法師位成尋事　右得阿闍梨大僧
正法印大和尚位明尊今年三月十八日奏
狀偁成尋者故法印大和尚位文慶入室弟子
也即從師受学胎藏金剛兩部大法并護摩秘
法諸尊別行儀軌等重從入道兵部卿親王稟
学胎藏金剛蘇悉地參都大法護摩秘法依為
其器賜印信既畢又重從阿闍梨法橋上人位
行圓研究參部大法護摩秘法諸尊別行儀軌
等盡其深理如寫瓶更從小僧稟受兩部大法
護摩秘法等修学功積顯密業成薰修練行星
霜稍尚仏法棟梁寂之法器久習一乘之奥儀
顯飛詞華於清涼殿之春風深通參部之大法
即懸觀月於畢竟空之晴天加之門徒赴請之
經臺門碩学竪義者必可与阿闍梨位解文者
薦挙之虎成尋旁當撰其望請天恩延暦寺公
阿闍梨釋照之闕賜官符將授傳法灌頂不勝
領国弘宗誠者正二位行權中納言兼中宮權
大夫藤原朝臣經輔宣奉　勅依請者寺宜承
和依宣行之牒到准狀故牒　天喜二年十二月
廿六日正五位下行大炊頭兼左大辨筭博士

小槻宿祢孝信牒左少辨正五位下藤原朝臣
定成正文進上了皇太后宮法花經依宣旨進
上六尺髮同依宣旨進上奝然日記四卷覚大
師巡禮記三卷依　宣旨進上至巡礼記并四
云日本自來為甚不通中国入唐進奉答曰滄
波万里人皆固辭國之久絶也又被問即今国
主姓長答曰日本无姓誰問百名由庶人不如
之又問曰日本進上官人負呼甚者多少來答
大政大臣兼関白從一位藤原某乃至參議位
階姓名依貞事進了御藥子一點參内畢還房
齋種々菓菜過差也未時見大宋皇帝御筆碑
石高二丈五三階大閣内无他仏等次見真宗
皇帝御筆碑文二三間大殿之内額名乾明之
殿无佗仏次見筆受定照大師書道德二大字
各三尺字也各書絹一鋪一字同三點定照大
師來請即隣席也行向吹茶見王羲之蘭亭書
并摸本影像等了即問當院人々名照大師書与
并近來訳經三藏大師等名照大師大六字上
平泗州普先王寺額依勅書去年高麗國使与
大羅漢三字書満三副絹了者大卿者西天訳

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宣大師賜紫日稱
中天竺人也小卿者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同
訳経宣秘大師賜紫惠賢三藏者詔同訳経梵
才大師賜紫惠詢訳経證義文章文恵大師賜
紫智普訳經證義西天廣梵大師賜紫天吉祥中
天竺人也譯経正梵学梵惠大師賜紫師遠訳
經正梵学廣智大師賜紫惠璨訳経筆受崇梵
大師賜紫明遠定照以上當院左街副僧録同
知教门公事訳経證義兼綴文〻鑒大師賜紫
用寧（開宝寺）右街副僧録同知教门公事釈経證

大日本史　七　自養齋藏

義兼寺綴文澄鑒大師賜紫文素（報恩寺）左街講
論首座訳経澄義宣密大師賜紫顯静（開宝寺）左
街鑒義訳経證義慈雲大師賜紫清振（壽聖院）訳
経證義講経論宝惠大師賜紫可憑（景德寺）訳経
證義講経論明義大師賜紫清衍（景德寺）訳経證
義講経論賜紫大正（報恩寺）譯経等受清梵大師
賜紫智宝（慈教寺）訳経正梵字字梵大師賜紫惠
海（大相国寺）已上普見在訳席近年故者西天訳経
三藏銀青光禄大夫試光禄卿普明慈覚傳梵
大師賜紫法護謚演教三藏訳経三藏朝散大

夫試光禄卿光梵大師賜紫惟淨是人江南李
王孫大聡明解王天梵語兼會經論文章謚明
教三藏雖故人近年三藏也仍注欽當寺三藏
見訳文子合集得一部二十五巻未徹天吉祥
三藏来當寺二十二年者二人典座道日光可
通此中可道承行見了日李僧會申旼從内返
給仏像道具梵字等有感由告送留下法華持
驗日記七巻者七旼行法了戌旼實大銀器盛
粟一杯松子一杯自將来餘人料皆有傳止非
時食了得四五六

大日本史　八　自養齋藏

十五日（己丑）天晴辰點茶両堂燒香帀三藏將向
房點茶次宗大卿房具拜處執手固辞將入房
中點茶湯次参小卿房三拜少卿俱時三拜點
茶七人皆参至十五日朔日定礼法者大小卿
共還時遠出送已旼小卿三藏二人来坐點茶
了午旼三藏来諸帀向房合見皇帝問日本風
俗荅学文武之通以唐朝為基一问京内里數
多少荅九條三十八里也以四里為一條三十
六里一條北邊二里一问京内人屋數多少荅
二十万家西京南京不知定數多之也一问人

戸多少答不知幾億万一問本国四至至北界
答東西七千七百里南北五千里一問国郡邑
多少答州六十八郡有九百八十一問本国王
甚呼答或称皇帝或号聖主一間有百姓号答
有百姓号以藤原平源橘等為高姓其餘百姓
不違委記一問本國相去明州至近曰何不通
中國答本国相去明州海沿之間不知幾里数
或曰七千餘里或曰五千里波高無治難通中
國一問本国貴官有是何名目答大政大臣一
人左大臣一人右大臣一人内大臣一人大納

言四人中納言六人参議八人是名上卿一問
本國世系（三藏云神代人代名七系）答本國世系神代七代第
一國常立尊第二伊弉諾伊弉冊尊第三大日
霊貴亦名天照天神日天子始生為帝王後登
高天照天下故名大日本國第四正勝尊第
五彦尊治三十万八千五百四十二年前王太
子已第六彦火出見尊前王第二子也治六十
三万七千八百九十二年第七彦　尊治八十
三万六千四十二年次人代第一神武天皇治
八十七年前王第四子也第七十一代今上国

主皆承神氏一問本国四時寒暑与中國同不
同答本國四時寒暑与中國同一問自明州至
日本國先到何國郡去國王所都近遠答自明
州至日本太宰府筑前國博多津従津去國王
所都二千七百里一問本國要用漢地是何物
貨答日本要用漢地香薬茶垸錦蘇芳等也一
問本國有是何禽獸答本国無師子象虎羊孔
雀鸚鵡等餘類皆有一問本国　王堆氏答本
国王無姓一問本國去毛國近遠答曰去毛國
近遠不知未時御藥案頭院書生令清書来曰

可進奉由示了唐朝郡即州名邑即縣名村即
郷名也答郡有九百八十以為小州名是為本
國最善日本郡唐朝名縣也申旼院書生来清
書文粤取愚名即如了其清書文曰日本国大
雲寺主阿闍梨傳燈大法師位成尋今供本國
支件如後（問答注畢）　如前右謹具如前謹録状
上
牒件状如前謹牒年月日本国大雲寺主阿闍
梨燈（下）傳（上）云同二點従梵才三藏房有請即行向
点茶菓廿種以銀器備之喫了七時丨一二

十六日(庚寅)巳時齋間定照大師手自捧珍菓一
杯來次自諸人料次飲一杯汁一杯手侍來家
可云慇懃之午時持向將來目録令看点茶来
時御藥來坐沙汰問答文字持參既(一作親)了崇班來
坐點茶了院書生与三百文了感喜不少通事
与九文了戌時文殊供小卿并三藏來坐聞之
壇可送由約了七時――了參向文惠大師房
點茶了三四
十七日(辛卯)辰時小卿并三藏及照大師令持法
花法壇來於房林邊洗沙汰即運入立之莊嚴

大日本史　二一　自養齋藏

畢三藏來燒香礼拜以薫陸香數日料志与了
三藏帰房後送書狀曰御藥指揮合問阿闍梨
或恐弟子等寒冷各要置買衣被及諸般物色
等但請通令支彼中見在錢假置錦絹等用請
知之已上消息也大略依聖旨示及耳巳時以
官人令時絹十五疋紬十疋送出錢三十九貫
八百五十文置了三藏送練物家了午時客省
官人承聖旨來問何日欲朝見者答不日朝見
欲參五臺山者官人云然者集中文可進上者
即造奏狀案預書生了當寺文惠大師訳經證

義議者來向通内外学人由三藏以筆言示之
戌時文殊供時院人々多以來策聞七時行法
了五六七巻
十八日(壬辰)天晴辰一點院書生申文案文持來
自書可進上者自書与了案曰日本國大雲寺
主阿闍梨傳燈大法師位成尋右成尋昨於台
州天台国清寺燒香奉聖旨成尋等八人并通事
客人陳詠令台州差使臣一名暫引伴成尋等
赴闕令於傳法院安下准台州差得替都監鄭
珹引伴成尋等八人并客人陳詠已於今日十

大日本史　二二　自養齋藏

三傳法院安下成尋等乞引見謹具狀申聞伏
乞指揮謹録狀上牒件狀如前謹牒年日月牒
傳法院牒容省像日本国大雲寺主阿闍梨位
賜紫成尋狀昨於台州天台国清寺燒香奉聖
旨乃至旨引見者牒具如前事須牒容省請照
會施行謹牒年月日入内侍省東頭供奉官向
當御藥院傳法院李巳時齋間典座可道送弥
三種照大師送汁并菜五謹　午時景德寺右
街僧録澄鑒大師法瑩同寺瓦街副僧録同管
勾教門公事訳經證義兼綴文々鑒大師用寧

開宝寺左街僧録知教門公事神恵大師方謙
今日出箭頭寺殿直官不安如品乞為僧人也賜紫大師三人来坐講
堂為見日本僧即於宗會依梵才三藏命令見
梵字不動梵字文殊真言一巻尊勝真言一巻
皆以感觀梵漢両字共以称美慶耀供奉震旦
振名了梵字不動并独胡始自僧録七師[illegible]
捧頂觀念次皆入成尋房見法花壇場伏地三
度礼拜諸大師供時拜了臨坦要見道具随喜
讃嘆退出乗馬之處院諸僧共出送之大卿小
卿出去間不出會中畋院書生三人来依稱有

例給名与一貫銭了綿紋小衣依無銭不貫由
通事懇歎仍与銭一貫畢七時行法了経一二
十九日癸巳天晴巳畋齋普正大師義物菓五種
手自持来居床食照大師奏一杯菓三種送之
今才三藏次六十貫銭温室一万人并有齋讃
寺諸院大師向温室之次終日連々来見拜法
花坦場賜紫大師等名字不遑委記未畋行向
文恵大師房年六十三者自畫影像注名并自
身無常由詩讃房有茶湯退帰之處送来数杖
之後又自持来白衣觀音像一鋪即懸壁上送

帰了酉尅廣文大師来坐點茶伏地拜法花坦
場三度了院書士一人来告院牒并奏状下容
省了三人共向滲省司了者密々乞銭二貫即
与了從浴室頓雖有請使朝見以前有不他行
說仍不向浴室七時行法了雖有行向西天三
藏房問梵語志以二万貫銭他處被造大浴間
此両三日不帰院房依之不遂本意從三四五
廿日甲午天晴巳畋齋從文恵大師房送羹一杯
弥菓二杯皆用銀器諸僧料同送之照大師送
羹一杯崇斑来向令喫茶了齋後照大師来請
即行向點茶温列鳴蕩山僧二人来會午時文
恵大師随身銀器茶器銀花盤奉向諸僧皆喫

茶家可云懇懃人之錦一百五両持来直銭八
貫四百文下了温列僧并照大師来伏地礼拜
法花壇并顕密法門等各三度行向梵才三藏
房阿弥陀大咒句義了者了可返者當院本名
譯経院今名傳法院見僧住五十人行者七千
人皇帝偏多日齋料夏冬衣服炭油等充行他
寺更不然云々中畋梵才三藏以阿弥陀句義自
来向文恵大師次来借了酉畋自持来返西人

共随喜感觀戍時院死自来告二十二日朝見
由七時行法了経六七
廿一日乙丑天晴午時院司家主持来院牒云傳
法院准客省牒已定今日二十二日今日本國
僧成尋等八人并通事陳詠朝見所有名下進
奉物也色被遂一閲坐希公文迴子等者右劄
付僧成尋等并通事陳詠仰於今月二十二日
絶早赴東華門并進奉物色祇候朝見即不得
主望日乱有唐突夾帯將入文字入内仍具諸
實知委子狀申上不得有違熙寧月日次作請

文案持来日本国大雲寺主阿闍梨傳燈大法
師位成尋准監使公文准容省牒已定今日二
十二日今日本聖僧成尋等八人并通吏陳詠
朝見所有名下進奉物色請遂一閲坐迴示劄
仰今月二十二日絶早赴東花门并進奉物色
祇候朝見即不得至日乱有唐突夾帯將入文
宗入内具知委文狀申上者右具如前成尋等
委依准前項指揮知委諸謹具狀申　　闻謹録
狀上
牒件狀如前謹牒

熙寧五年十月　　日通事陳詠牒
沙彌長命僧善久僧心賢僧惟觀惟僧聖秀僧
頼縁阿闍梨傳燈大法師位成尋未時文惠大
師来借輔
國中有一傳法蕊蒭曰明教大師賜紫契嵩式
通用外教秉戒行精潔賦生清高撰此輔教諭
三策大體護持三宝勸修十善勉其朝貫帰奉
像教今年六十四歳還化荼毗之後耳根不壊
舌根不壊男根不壊持課穗子数珠不壊并舎
利等今已建塔觀波華之今有輔教三策奉呈

日本阿闍梨幸聖随喜看閲一番訳経證義文
惠大師　智普和南
傳法院准客省閤子准閤门奏劄子閤门檢會
儀制應每有海外進奉蛮子番客等朝見具劄
子与朝見目问奏進奉人姓名已下着所賜衣
及賜酒食後依例於崇政殿報無公吏前再拜
出如散文物及酒食未了皇帝崇政殿已起次
日引出引當殿唱賜酒食唱拜再拜随拜萬歳
唱谷祇候酒食畢唱拜再拜随拜萬歳唱谷祇
候出

熙寧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延和殿進呈奉
聖旨依李征進奉人例後殿引見門賜齋食差
閤門祇候伴候到請告報管句日本国進奉人
所詳前項聖旨指揮施行石閑送傳法院詳閤
閤子内事理施行
右劄子付日本国僧成尋等并通事陳詠仰依
容有閤子内事理具知委子状速申不得有違
　年月日有判容省官人来与文状
客省檢會番夷朝貢條貫内一項進奉人〻皇
城並令訣語官預先行告報不得將帶頭及壞
投文字者
右劄送引伴日本国僧通事陳詠作依此造亦
日本国僧成尋等八人朝見不得將帶頭及并
壞投文字入皇城各具知委文状速申
　熙寧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在判
七時行法了經一二三
廿二日丙申天晴寅時行法二時了卯一點借馬
九足并通事無内先入一大門至廊下馬有安
下所懸幕暫送留客省官人引入第二門間乗
馬人數百入門昇殿拜礼之人等也次入第三

大門經數里入東花門南廊安下懸幕簾立倚
子且備饗膳間數千人来見辰二點容省官入
二人来教立御前呼萬歳作法辰三點以容省
官人并通事為前立入第四門漸出庭見拜人
二人并舞例三拜次三拜次三拜東方一人進
出引聲呼随其谷三拜也共着赤衫諸判通判
欣　聖主居遠和之殿北面後左右數百人並
立其中有員胡録人數十人聖主坐録何子曰
銀床着赤衫日本一服庭中立并人數百人左
右以御前為上列之次僧等出庭中向南對御
立以西為上並立八人次有一人引聲出引見
次通事進出敬屈呼聖躬万宝次諸僧低頭呼
万〻歳次引聲云賜倒物次從四方經僧前搭
渡東方賜衣絹等即諸僧呼如前次引竜講却
祇候諸僧呼如前次勅使御藥從御前仰寺諸
寺可燒香　宣旨他勅使從　御前来仰可參
五臺山了即退出畢至安下所吹齋種〻珍菓
菜飯不可記盡勅使上卿一人来對坐同喫齋
畢如本出二門乗馬歸本院見市頭賣買金銀
珍宝不可記盡東府西府谷數里大殿迴廊見

過了即車入賜物送来傳法院物數在請文日
本大雲寺主阿闍梨傳燈大法師位成尋等准
祗候庫賜到下項對見分物金羅紫衣一副三
件金羅褐僧衣七副各三件白絹定一百六十
疋右具如前交領到前項並足如後異同耳受
重罪不詞牒件狀如前謹牒年月日牒馬人〻
与錢九百文了各百文有之未時院書生三人
持来　宣旨　面奉
聖旨已差使臣令引日本國僧成尋等八人并
惠詢白今月二十三日後赴下項去處燒香

大相國寺　大平興国寺　啓聖禪院　顕聖
寺　感慈塔　開寶寺　福聖院
右劄送
同譯經惠詢并日本國僧成尋等諸容依前項
聖旨指揮　年月日
入內〻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傳法
院李舜奉在判於御前賜紫袈裟衫衣裙為成
尋過分也延久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於日本備
中國新山夢於大內賜此申袈裟覺後即思於
大唐国賜紫衣相也今如去年夢　七人

皆諸色袈裟裳八人同八丈美廣絹二十疋也
通事錢三貫文也諸人同心各二疋絹与通事
了合十六疋也中间僧二人下法師二人祓朝
見是希有也各充賜廿疋并裝束已以成冨人
了豈異驟尾蝿手中眨從梵才三藏房有請即
行向以銀器盛珎菓十杯饗有少飲從公家賜
羊毛疊十六枚諸僧各二廣四尺長七尺八枚
以紫染旨染絹襃之兜如衾賜青染絹幔八帖
四重隔帳蓋莊歳戸外三间同引帳結店已了
与使四百文錢了院諸僧来随喜朝見三藏云

從西天三藏二人去年来不朝見参五臺山了
汝於　王者有緣也者成眨三藏送諸僧茶菓
七時行法了經旁四了容省官人一人来与絹
二尺了八人各出足也
廿三日丁酉天晴卯一点使臣入內〻侍省內侍
殿供奉官来即出講堂少卿并三藏来會点茶
容貌優美年可廿五六即借馬九疋出立先從
行向大平興國寺廣大伽藍也参大佛殿寺諸
僧来向中尊六尺迦西弥陀東弥勒點茶之後
出東大门衆馬行六里到啓聖禪院大门諸僧

来向従西胑門入先於大門内點茶引幕張帳
立倚子次礼大佛殿丈六弥勒為中尊左右弥
陀千百億釈迦荘厳甚妙次礼盧舎那大殿焼
香先新誓　聖主萬歳万〻歳有維那并金高
聲呼依次礼東大殿焼香尺迦像次礼西大殿
金字一切経荘厳不可思議東西南北壁邉有
墨字一切経二部毎間経上造樓閣一間三宇
具下棚置経次礼泗州大師堂廻見寝殿毎一
間三人宿造有厨子三皆有関鎰十一間殿也
次見食堂見住僧百五十人云〻次礼仏牙堂

大日本史　二十一　自養齋藏

勅使自開封有勅封簡之内有七宝塔高八尺
許塔内有純金樓閣〻内有純金筥方一尺計
以錦綾色〻縫物絹等十重褁之筥内有純金
小厨子云〻以赤錦三重褁之四向立白瑠璃
内見纖銀蓮花座上置佛牙長一寸三分廣六
分厚四分云〻今礼拜焼香涙下數行始自使
臣諸僧百餘人皆置頂礼了次見国王焼香大
侍殿次着齋座皇帝勅賜齋備百菜餅膳不可
記書使臣三藏成尋寺司四人一處喫陽幕七
人仰并通事監寺賜紫一處喫〻了出院向大

相國寺經八里到寺大門四重閣也従胑門入
於大門内点茶先礼弥勒大殿六丈仏也従胑
門西弥陀東千百億尺迦荘厳大石高七尺計
四面廊各二百間計次登大殿高閣上礼五百
羅漢金色等身像中尊釈迦等身像焼香了西
樓上有普賢像白象眷属皆具足次礼仏牙堂
使臣開勅封各法花之院四面廊外西方也中
有七宝殿〻内有高臺〻上純金宝殿高二尺
廣二尺五寸宝殿之内有純金宝閣高二尺八
寸廣二尺三寸閣内有純金筥廣一尺高一尺

大日本史　二十二　自養齋藏

作法如前厨子有勅封二先帝今上封敢不開
見微瑠璃佛牙放光希有之不可思議感涙無
極牙堂外前有人尺迦像登樓上礼五百羅漢
皆金色也見京内如掌廣大不可思議識見
聖主焼香絣瑠璃大殿遥有光明件両院菁瑠
璃瓦大殿有五數中尅還院了使臣参内了来
早且来院了参残両院者酉眈使臣送使云明
日上賜官馬九疋私不可借馬宜旨下了者借
思之希有朝恩也更非一世事欲使与一百五
十錢了同二點三藏来坐勅馬車感歡無極次

惠大師来坐随喜讃歎今日借馬九疋与錢一
貫五百文了七時行法了経五卷七人僧并通
事与綿十両練絹一疋半了
廿四日戊辰卯一点三藏中门張引幕立倚子待
侍中成尋出参共待三藏点茶同二点中使侍
中来坐待官馬至辰二点未見之曰之私借馬
出院許也官馬待將還欲過數里見皇城南门
宣德之门七间门楼门也左右有二楼各重〻
五尺計高頗下内面左右楼廊造双外面有左
右會如日本朱雀门是南面東第一门也東隔

大日本史　二十三　自養齋藏

三百歩有左掖门人従此出入五间大门楼也
漸過巽角有大楼無门戸下一丈五尺重瓦上
造楼也次向北行見東華门東西南第一门大
楼门七间有三门戸外面左右有十餘间舎官
人進居　朝見之日寂初入门也漸〻向東门
経數里次到福聖禅院先入奥着僧室傍造岩
堀諸僧入坐喫茶次入食堂侍中二藏成尋三
人同坐食當寺主人私房了饗膳盡善窮美
皇帝勅賜齋也点座時侍中问飽否廿僧答飽
満侍中感次大佛殿礼丈六金銅釈迦像形貌

美也脇仕二菩薩十大弟子四天王皆以甚妙
也大宋皇帝建立也内天井皆宝殿也荘厳不
可記盡次礼東堂泗州大師像中坐四面有一
切経荘厳不可思議次南礼弥勒堂丈六像次
西方礼使藏中心宝殿有銀泥一切経先見成
實論宝殿轉輪合見之四面厨子上有四重小
阁四面壁邊有墨字一切経二部上皆造四重
宝一间有三小閤（閤）不可記盡次礼盧遮那堂四
面有三千金銀仏像長一尺座光皆金銀也大
宋文宗皇帝建立次羅漢殿中有一间小殿内

大日本史　二十四　自養齋藏

納舎利左（脇）造三百一十尺塔納舎利為天火被
焼今造寂殿宿置也前有等釈迦東弥勒西泗
州大師立像着衫裙袈裟後所供養也西別座
羅漢十六羅漢五百羅漢二又像也次登阁上
五丈計見西京内縣大綃天蓋幡無佛像七间
五重大阁也次出院向開宝寺見皇城门東第二
门名景龍门第二名天陽门重〻楼门也小楼等
皆如東南门従此向北経數里到開宝寺等次
額名勅壽禅院塔額名感慈塔入塔焼香礼拜
先祈　聖主次祈乞心願泗州大師真身塔入

遠原作遠

所也莊嚴非眼所及次七宝莊之柱造付亘
鏡居菩薩聖主壁皆如山此九重塔有別塔階
心柱二百二十六尺登塔階之中慇懃勸進啟
九重之内皆如高一堂造立三千仏侍中云若
欲登參五臺必可究登九重者登礼了登第十
四階見四方如掌次下了流汗辛苦次見羅漢
堂造大等身十六五百羅漢寂以甚妙退出之
間侍中告云可進感悅遠者以三藏令書案文
以寺張書僧令清書進表已了
申時還間見皇城西門名閶門北第一門也入

大日本史　二十五　自養齋藏

門向南行二町許有第二門名曰秋門高樓如
前今日廻皇城四面大略八町計如日本皇城
同二点着不洗了九重廿一大塔上下之間心
力俱屈寂以難堪自非勅宣敢無登人每重有
勅宣制止之札文曰奉聖旨曰僧俗秀（本ノ、）乱不可
登塔上若要登者寺具經名　進奏取　聖旨
可令上者酉尅筆才三藏以筆示曰大唐特尼
中使相伴燒香具礼寂厚也未曾有事也者院
司家（院書生者名司家文名職掌）禾呈參五臺客省牒客者
牒　傳法院（曹在卿巢名）

凞寧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入内内侍省ス
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李舜舉傳
宣容省日本国僧成尋等合赴五臺山燒
香
宣容省日本國僧成尋等合赴五臺山燒香（此一行重復ノ原如此）
尋於延和殿覆
奉奏
聖旨依奏者
牒具如前事項牒
傳法院諸詳前項

大日本史　二十六　自養齋藏

聖旨指揮施行者謹牒
凞寧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牒
權樞密副承旨西上閤門副使權同官内容者
四方館公事大点醒衆觀公事張在判東上閤
門使管勾者四方館公事勾當御前忠佐軍頭
引見司秋（在判）司家三人乞錢各二貫先例參臺
人皆錢与司家者与錢者答法問三藏可隨被
指揮者七時行法經第六巻
廿五日（己辰）天晴巳時勾當可人道通乎甚煎物
一杯廣智大師送汁諸僧料皆具子時照大師

来請点茶未時撰出大日経義釈廿巻金剛頂経
疏七巻蘇悉地経疏七巻最勝王経文句十巻
法花論記十巻安養集十巻以上六十四巻将
向三藏計（許カ）借預已了
奏聞公家可写留當院由示了知證大師傳一
巻借献已了行向文恵大師房返補教編三巻
日来朝見諸寺院焼香相續无暇今遊臺日迫
忩劇天「極五臺還来之時可借看由聞達了借
献往生要集三帖了為令知源信僧都業自持
向源信僧都行状一巻唐務州七仏道場行辿和

請納往生要集返事一通日本諸儒參源信
僧都房作詩一巻於文恵大師房南在三藏房
者即向三藏房二人共見感可写留各示之始
自国清寺諸州諸寺往生要集不流布由聞之
大略務州諸（清カ）納不流布欲於日本所聞全以相
返以筆言問三藏云司家来乞銭三人各二貫
者而前日絹六疋三人各二銭五貫上臈一人
三貫次二人各壹貫今従容者送遊臺牒重所
乞无理三藏答曰前絹銭已多々不可与答即
由前司家了可主大貪欲者之酉時照大師舎

弟賜紫僧恵褒来拜答々照大師曰普安禅院
住僧在城西寺也者七時了経弟七
廿六日 庚子 天晴辰一点向太平興国寺浴院沐
浴僧俗數百人集浴室内晴遅不見形午時文
恵大師来返往生要集状云往生要集已略覧
之甚妙観旨燈必已勝敬也却亦之近晩詣
訪支喫少菓子者未時慈濟大師来借阿弥陀
大兄句義了同二点文恵大師来請即相共而
向房以銀器感珍菓八種并義菓五種饗羹五
度茶飲五杯銀小器也同四点還房申時遊臺

使臣来
勅宣文宸有盛随身還去以後日可盡来月一
日可共去由約了出文字如後三藏共出向点
茶
鐸謹惟
謁
大師
十月　日　右班殿直新授官伴劉鐸
酉一点慈濟大師来返阿弥陀大兄句義与
頌一紙如後

伏蒙
日本闍梨見示
弥陀大咒記謹囬
納目書拙頌奉
謝狀惟
法慈如賜
采覧
譯經詮義慈濟大師　　　　　　　　　　マヽ二可有カ
弥陀密咒不思議具足十種甘露味　　智敬上
大士能持此法門縱横演出為編記五於（原作故）女歳
大日本史　卷（十）　二十九　自養齋藏
多誦持覧茲語句増妙利願今以此編流通同
入文殊根本智
成時三藏切請即行向与詩二通如後依紙長
不續在別大惠大師和在別進左大臣殿了於
三藏房數剋問答有珍菓五種皆用銀器問曰
日本興詩否答曰日本道俗以詩為興宴甚至
小僧啓白本尊永絶作詩但見感不如退出了
七時法了經
第八
廿七日辛丑天晴辰一点梵才三藏文惠大師共

入南隣七宝院礼七宝無價塔高二丈造立十
重閣内錢右王所造九重毎重造佛菩薩羅漢
塔右左文殊普賢乗獅子象雲上造立雲高大
尺計造立一百年來塔前坐梁朝志公和尚等
身像瘦黒比丘形着見紫袈裟衫裙挙袖見手
骨露現瘦礼拝焼香了已時照大師來請有一
郎中望相見者即向大常博士列鑄拜覲了照
大師点茶次廣智大師自茶持來令喫了同二
点　御藥來坐被示曰歳寒此難堪春間可赴
五臺者答云小師通事欲早帰日本依之今年
大日本史　卷（八）　三十　自養齋藏
早々参者通事相云由申文与御藥了文曰日
本國具位名等　　今月廿六日
聖恩特差使臣引押成尋等往五臺山巡礼
聖境伏縁成尋等乍到大國言語不通今欲
乞將同來通事人陳詠往被　貴使於事伏
乞監使御藥樣狀敷
奏謹録狀上
牒件狀如前謹牒　　年月日　　具位名牒
遊臺使召來為書中文等乞錢一貫即与了三
藏点茶通事毛衣毛頭巾毛（原作手京脱足之字）袋毛襪等直錢五

貫与了御藥早可赴五臺仰通事了通事買老
僧料毛頭巾毛沓草手袋三種持來直一貫五
十文与了七時行法了經第三
廿八日壬寅天晴巳時三藏送羹八杯菓八杯菓
最美也諸人悦以喫食午時買兩衣二領兩裙
二裙錢直三貫四百文（一具一貫七百　一具一貫七百）老僧并
頼緣供奉料錢六人各以絹一疋半貫之成旼
司家永和來乞錢密与一貫了七時行法了經
第三
廿九日癸卯天晴辰時　勅使侍中來爲　御覽
召日本襄來即進　覽納褁橫皮爐巾一具
薄物三重繁文綾檜皮色袍堅文織物綾表袴至
于裙者依与一般不進覽指貫合袴綿袴一襲
入日本紫繁文綾袋使人令持官人参内々許
曰三藏來見此次日告諸寺燒香使臣侍中昨
日御藥來見依兩人侍中奏隨負所召也皆以
鮮淨毛以之爲悦也午時過予具鞍九具來三
藏定五十四貫買來時遊臺使臣來沿海盤經
宜旨十低州縣傳馬宜旨一紙忍縣兵士宜旨
一紙皆以丁寧　勅宣也　朝恩（原作臣）不可思議感

淚難禁以後日可注取侍臣持還了与三百文
錢了雖專輙依三藏定也申時饗東依負返賜
同二點参少卿房以珎菓茶藥補桃酒饗食其
中有金橘大如棗色似金肉實如小茸子皮似
茸子得八菓將來与小師等八人了出自温州
無他州至燒向廣智大師房有茶藥二丸成封
七人讀經修智證大師遠忌七時行法了經四
卷慈濟大師送文在後
蠟燭壹對獻上
圖象臺山供養
菩薩幸
留納　慈濟大師　　智敬
今見夢記延久元年同十月七日夜夢在旅路
帝王召御藥賜粮由云云中心思之五臺修行
成就相也者今日見沿路粮料　宜旨符契昔
夢
卅日乙巳天晴辰時以通事陳詠并惟觀爲使志
送三藏沙金三兩潤布一端依万吏沙汰丁寧
也兩度返送第三度予納了同二點馬二疋買
一疋直十貫一疋直八貫稅錢八百十五文合

廿貫也官中判父到来了午時羅漢供講堂荘
厳張帳幕懸縫物十六羅漢泗州大師一鋪各
金二尺高四尺前居金銀作双供花等次前立
金色伎楽菩薩廿躰高二尺次前供百味膳即
焼香供養赤鈸四口小皷一口鏡一口法螺一
口讃声満院内次廻諸堂焼香讃嘆次向諸房
持佛先向少卿房出佛布施絹次三藏房出錢
一貫次参地主護法次向崇梵大師房絹一足次
廣智大師房絹一足次照大師房絹一足次有
閑鑠房頻押扣咲過了次成尋房出絹二足少

大日本史　三十三　自養齋藏

卿三藏等切返一足了次文恵大師房絹一足
次慈濟大師房絹一足次還本堂了未時三藏
送頭巾龍脳香四両乳口絹三種物文恵大師
自持来茶一斤銘曰廬山芽一等茶奉送日本
闍梨供養訳館比丘智普封上曼殊師利菩薩
同結勝縁者戌時從三藏房送珍菓八種神挑
酒一瓶子諸僧各別皆有今朝贈羹八抔珎菜
今夜重如此其志丁寧也同二點少卿并三切
諸向羅漢供有茶餅等終日竟夜伎楽歌讃飲
食粥菓頻雖請出立沙汰無暇不向頻遺恨也

丑時典座可遂自持来錢九百文者老僧二百
文七人各有念仏残錢所奉供也者老僧児顧
納受畢七時行法了経芽五

大日本史　三十四　自養齋藏

參天台五臺山記第五
同四年十一月丙午天晴巳時使臣并三司官
人來參五臺山沿路盤纏文字三司官人與老
僧文云三司日本国僧成尋等差殿直劉釟引
伴成尋等赴五臺燒香訖却引伴赴闕日本國
僧捌人每人各來三勝麵壹引參兩貳分油壹
兩玖錢捌分塩壹兩貳分醋參合炭壹斤壹拾
貳兩柴漆斤高客通事壹名每日支口券米貳
勝貳勝右仰沿路州府縣鎮館驛依近降馹令
供給往來則例其券并沿路批勘文曆候四日
繳納赴者
熙寧五年十月二十捌日給
判官
制使
使
客省官人來成尋錢十貫通事錢五貫下賜宣
旨持來以通事請遣官庫于時請取來即二貫
与客省官人畢八貫納置三藏房即出院如卿
三藏諸大師皆大門出送於中門乘馬官御馬
十疋兵士廿人下給每人取馬口各二人私夫

大日本史　一　自養齋藏

馬二疋三藏自沙汰貢物大门外見物道俗濟
々列立漸過京中經五里至順天门外見金明
江有大橋樓首剋從门馬鋪過十二里至祥府
縣新照馬鋪西一町永福院主出來點茶諸僧
皆來拜七時行法了經第六
二日丁未天晴卯時從新點馬鋪馬十疋來御出
行道十五里至八角馬鋪擾馬十疋過十里至
五里午時至醋溝馬鋪擾馬十疋過十里至十
里店馬鋪十疋擾馬過十里至中年縣三異馹
齋勅使侍中馳來賜於五臺可奉供香即還參
了從馹錢四百五十文請來中年馬鋪馬十疋
來即出行過十二里至義井馬鋪擾馬十疋過
十二里酉時至日沙馬鋪留宿今日行七十三
里七時行法經第七
三日戊申天晴卯時騎馬十疋猶向西行過十二
里至國田馬鋪擾馬十疋過十二里至道土店
馬鋪擾馬十疋過十里至鄭州靈顯王廟八百
八文買紙幡一百連香一囊奉供燒香了二百
二十間廣大廟靈驗神云云次過五里奉寧馹
午時止宿使臣李宅在此州因之逗留從此州

大日本史　二　自養齋藏

京兵士二十人還了與錢五百文了從州出賛
兵士二十人今日三十九里七時行法經第八
驛錢四百八十文請來了
四日(乙酉)天晴今日依使臣乞請逗留依州下行
粟米諸僧以粟爲飯頗以難堪私八百五十文
買白米交飡耳使臣以羊毛疊借與使臣兄第
等來拜七時行法了經第一
五日(庚戌)天晴辰時賣馬二疋直十五貫錢本十
貫今八貫本九貫今七貫路间飼馬有多煩仍
賣了已眊馬十疋將來即出駅向乾方行過十

三　自養齋藏

二里至候家庄馬鋪十疋出來賛了次過十二
里至須水馬鋪十疋出來替了次過十二里至
廿里黙馬鋪十疋來替了次過十里至永青馬
鋪十疋來替了次過十八里至滎陽縣〻〻駅廣
大駅也路北邊有大海寺次有天齋仁聖帝廟
之门西大崖下掘大穴有數十立屋人多住多
乞匂人次有勅賜護聖禅寺次入滎陽駅了宿
今日過五馬鋪六十四里三時行法了經第一
縣兵士廿人替了
六日(辛亥)天晴卯四點出馬十疋即向西行十二

里至汜水縣孟店馬鋪出馬十疋向西行過十
二里至同縣汜水馬鋪出馬十疋向西行過十
五里入勅行慶閑二階楼门數十人兵士並立
見人數過入西京東间也過一里有西樓门至
行慶馬鋪十疋來替了過十五里至鞏縣郭村
馬鋪十疋來替了孟州捗内縣也見黄河過行
次行路河南岸過十二里至同縣住村馬鋪向
西行過十八里同縣上駅留宿申一點留了今
日行七十二里西京之内也經第三縣兵士廿
人替了

四　自養齋藏

七日(壬子)天晴卯眊來鞏縣上駅馬十疋向坤方
行廿四里至永安縣馬鋪馬十疋出替過十二
里渡路河浮船橋八丈船十六艘渡二町許橋
也過十二里至牙庄馬鋪十疋出了過十二里
至河陽縣内望仙坡馬鋪十疋了南方見二山
陵并莊嚴寺過十五里至河陽縣南北樓门廣
大向北行來也次渡黄河浮橋先五町許浮大
船廿一艘造橋隔一里次渡浮橋十六大船三町
許河二分取也過河陽駅至孟洲河陽门前主
廣禅院宿二時行法經第四今日過七十上里

縣兵廿人替了孟洲兵士廿人出了
八日癸丑天晴卯一點河陽駅馬十足将来郎衆
馬向北入孟洲門行店家前過一里出洲北門
向北行十二里至梧桐馬鋪十足衆替向北行
過十五里至五里馬鋪十足衆替向北行過
十八里至十八里馬鋪十足衆替向北行過十
七里入懐州門四面垣上皆有矢倉垣外有堀
川出洲北門一里至覃懐駅廣大駅也請食銭
了此駅河内縣也今日行七十里三時行法了
経蔚五臺無二手臂程切失右大指一具瓜尤

大日本史　十　自養齋藏

令死指二足膝下余無以踝歩行女相具来拜
與銭不取僧尼銭本不取由切中使臣與廿文
自然有戈智文字云々孟洲兵士廿人還懐洲兵
士廿人来
九日甲寅天晴卯一點門馬鋪馬十足衆向北入
懐洲南門過一里出北門向北行廿里至萬善
駅十足衆替向北行五里北行登大降山小路
堆次至長老堠百小伽藍有道者由聞之次過
十里至山上長平馬鋪十足衆替從萬善駅至
長平馬鋪十五里也次過十里至黄望堠有小

堂文宣王謁孔子影也次過一里有孔子小堂
從長平馬鋪過十五里至夾泉鋪十足衆替過
十二里至澤洲晋城縣星軺駅中歇留了尚大
降山内也駅客住往合東西壁立石雕詩云
大行道中作
　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蔚洲河
　東路性略安撫使
曉霜殘雪満弓刀萬壑巌風競怒號為誓丹心
報明主據鞍不覚太行高
　慶暦五年冬至日題

大日本史　二　自養齋藏

朝奉郎尚書司勲員外郎知軍州兼管内勧農
　事軽車都尉賜紫金魚袋
　前河東轉運使尚書刑部員外郎　王逵上
宿郷車寄一二知己
東南重畳揔星軺（大行山在本道東市）霜雪随年入鬢毛去日
不知三路重迴時使覚太行高登山臨水離魂
所鑠石流金暑氣豪満眼風波石莫問一齋分
付興香醪
　慶暦戊子歳夏六月花陽盧　覬書
過太行作

西上閤門使莫州刺史知路州及提舉沢潞冀州
兵馬公事　郭諮
難於登蜀道特隘接壤初盡日至絶頂百八拄
一車壊橋溪石抓空館栢籬跡偵好帰休去漳
西有弊虚
今日過四馬鋪六十二里了此駅店宗見駱駝
六足背上有鞍肉前後二谷高一尺皆有長毛
足如牛頭如鹿頭似馬鼻如牛付縄尾如猪似
馬高六七尺長七八尺或一丈六頭大小不同
太行山有群羊三處或五千或三千或一千〻
大日本史　七　自養齋藏
官家　御領〻〻二時行法了経房六盤纏銭
講取了
十日乙卯天晴卯一点里軺駅駅馬十疋来不向
北行山上過十二里至天井関馬鋪馬十疋来
替尚向北行太行山上過十里至南小箕馬鋪十
疋来替向北行山上道七里至晋城縣過太行
山了過六里至澤州高都驛見州外節垣上四
南作矢倉如壊州未一点止宿駅了依壊州兵
士廿人從此州還遣所催沢州兵士廿人也每
峯有堠名不可委記山内住宅有數十或廿家

以下四五家以上散住山上多作畠雜役車往
還山上非險峻山西堝山中家爲高駅名舎壁
立石刻詩留題大樹詩
　祥府十己歳今
　大参陳公領河東外計掌税駕於高都大
　槐之側有短什書之詞壁至是倏一紀近
　則轉輸孫公亦有是詩觀増年所漸深墨
　迹式缺因令上勒石庶披覧之可見
　尭佐
朧朣逐牧亘支離養天壽我平不材人樹〻能
　無咎仲
大日本史　八　自養齋藏
太行山上塵五臺道邊樹界園五変家興亡中
此路比路邀長在此樹欝何茂推謂不材哉性
合天理同
　天聖九年五月一日　改南和　郁刷
　安國軍節度掌書記宣徳郎議大理許事兼候観書
太中大夫大行尚書都官郎中知澤州軍羽兼
管内視農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王　世昌立
　未時留宿雖遺恨使臣稱辛苦切留了今
　日過四十五里了二時行法了経第七駅

下粮錢
十一日丙辰卯一点出馬十疋乗向北尚行阿東
道従州外廓過十五里至玉太馬鋪馬十疋乗
替了過廿里至喬村馬鋪高平縣内也過十五
里至高平縣高平駅宿未時留了今日行六十
五里二時行法經了八驛粮錢六百余文請文
了
十二日丁巳天晴寅一点駅馬十疋乗向北行過
十三里至長壽馬鋪十疋乗替過十七里至接
馬〻鋪十疋乗替過十五里至沢洲上黨縣上

大日本史　九　自養齋藏

黨駅十疋乗替過廿里至韓店馬鋪十疋乗替
過十八里至同縣郝店馬鋪十疋乗替過十八
里至潞州崇賢驛過驛三里至開元寺安下少
卿儲八人僧兵通事齋盡善窮美珍菓香膳種
〻不可記盡寺中諸僧来向焼香感謝〻〻都監
大保来生還向之次可参次仕由告了今日餓羊
頭山了二時行經了一今日百里申時止宿
十三日戊午天晴卯一點寺主送粥諸僧皆喫了
辰時道俗男女数千人来拜施錢香等次諸堂
焼香大仏殿三面壁善才知識甚妙也巳時澤

洲兵士二十人還了潞洲兵士二十人来了即
馬鋪十疋乗向北行過二十五里至呈寺馬鋪
十疋馬乗替渡深都橋向北行二十里至寺底
驛依無止人被宿過一里至資慶寺宿主老僧点
茶依崇賢駅請錢兵士遅来今日四廿五里宿
了兩驛粮錢合八百文請来了潞洲此留縣内
也二時行法了經了二
十四日乙未天晴卯時寺僧儲粥諸僧宿喫与錢
百文了行者一人與六十文了依無驛馬以呈寺
馬鋪馬衣留飼乗行二十五里至孝義馬鋪

大日本史　十　自養齋藏

只有悪馬戴疋無馬仍以李馬童行只召擔夫
士人令擔雑物二十里至九龍山九龍馬鋪出
馬五疋浅八李馬用之里寺馬鋪馬夫与錢百
文了過十五里至紫㟁山紫出寺荘嵗廣大寺
也欲夜宿间從寺内死人擔出作鷲出寺過五
里至襪亭駅宿二旼行法經了三
十五日庚申天晴卯一点出馬十疋乗向北行過
二十五里至潞州襄垣縣窐子馬鋪五疋出本
馬五疋相如乗向北行一十里過潞州界入成勝
軍内縣過十里入軍内從馬鋪過廿五里至星

軺駅過驛入勅廣教禪院安下寺僧点茶依兵
士等事未一点留宿見寺講經道俗男女聽聞
輩百人許講師佛左方前向西坐高慶女一人
佛右方前事坐向講師誦頌隨講師出声次女
付声次諸僧同音誦不知何事講後諸僧未拜
日本僧道俗男女皆未拜寺主為日本僧儲大
齋宬盡善耳從戊勝軍下依錢了兵士廿人出
來潞州兵士廿人還了寢堂莊嚴不可思議天
井入數百鏡每寢床上在小宝殿二時行法了
經第四

十六日辛酉天晴卯時星軺馬鋪十疋將來駅在
寺南五里東向北行過十二里至放駅馬鋪十
疋出乗替向北行越駭子山過十五里至交口
馬鋪十疋乗替向北行過十五里至銅鞮縣西
陽駅錢一貫半請來十疋乗替向北過十八里
越千佛山至良候馬鋪宿山東面石刻千佛故
名山也今日六十里宿了行法二時經第五六
卷
十七日壬戌天晴卯一点馬十疋來替向北行過
十五里至武鄉縣新馬鋪十疋乗替過十二里至
南関駅錢四百六十文取了十疋來替越斗底
嶺過二十里至大原府郡縣來遠馬鋪十疋乗
替越石霞山過十五里至盤馳山盤地馬鋪十
疋乗替越盤馳山過十五里至團柏驛宿北六
七日每日見駱駝三四十疋委見形躰頭面如
馬而于鼻付綱如牛無上齒口如牛頭細長常
曲捧頭如鶴頭々上下共有髮足如牛兩分尾
如猪尾背上二鞍骨高一尺毛長常臥如牛高
一丈二三尺也宬可了罪業深重今日行七十
七里駅錢送五百十二文三時行法中經七八

十八日癸亥天晴卯一点馬十疋來乗向北行過
十五里至團柏店馬鋪十疋乗替過十五里至
白珪村馬鋪十疋乗替過廿里至大原府汾州
大谷縣壞迹橋壞遠馬鋪十疋乗替向北行十
五里至徐溝縣徐溝駅北云并州七十四里留
宿今日行六十五里三時行法經第一
十九日甲子天晴寅一点馬十疋來乗向北行二
十里至三女馬鋪十疋乗替行過十五里至東
橋馬鋪十疋乗替行過十五里至利店鋪十疋
乗替行過二十里至平晋駅莊嚴廣大驛大原

大駅大原大府以色幕殊以荘厳即以行事侍
一人送種〻菓茲酒九瓶各納壱斗〻即與飲
之三時行法了經第二
廿日(乙丑)天晴卯一点從大原府龍圖許送粥并
有齋請已畢衆人々多即十人參府齋荘厳不
可思議知府龍圖容皃可云貴人容人圖四
人同坐三座各三人合九人同喫三座每前向
外有頂捧大香盤作人燒沈檀香如日本不斷
香每一人床有作長一人立人形彩色甚妙捧
火舍向人燒香造花二杯苔二杯胡桃一杯椎

大日本史　十三　自養齋藏

一杯谷高一尺計盛之其次珎菓十坏以銀盞
盛之菓十坏门銀器着座之後酒菓十餘度最
後右飯真實第一齋也齋了還駅了被送錢十
貫通事計酒二瓶使計酒七瓶被送尓時道俗
来拜其中老廿三人各志与覆面斷綿并切衣
等三時行法了經第三入夜從府被送粥
廿一日(丙寅)天晴卯時從齋被送粥巳時齋雖非
如昨又次丁寧也被送紫皮裘一領羊毛皮裘
一領錦襪三足三人老僧料醋一瓶酒一斗昨
今每使各三十五十或百或百五十皆与了紫

衣老僧来拜志与皮鞋一足錦襪一足有感々
々午時馬十疋衆出駅向北行過十五里至白
楊木馬鋪十疋衆替行過十五里至楊曲馬鋪
留宿龍圖為祈送文云龍圖閣直学士朝散大
夫起居舍人集賢殿脩撰知太原軍府事兼管
内勧農使河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并代沢
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総管騎都尉賜紫金魚
袋彭城縣開国子食邑五百户劉庠
施紫皮裘一領于日本国大師禦寒伏願安樂
安都大若李氏增延慶壽

大日本史　十四　自養齋藏

府中殿舍廣大數百重々门樓廊外天倉不可
記盡宛如京城今日行三十里二時行法了經
第四
廿一日(丁卯)天晴卯一点馬十疋衆向北行過十
五里至塔地馬鋪出馬十疋衆向北行過十五
里至百井寨百井駅同官兩頭供奉官来問馬
十疋衆替并兵士廿人出替太原府兵士廿人
還了出駅向北行過二十里至大盂馬鋪十疋
衆替向北行過十五里至石嶺関重〻门四面
垣上失倉如城兵士二十人出替供奉官来謁

了百井兵士二十人還了十疋乗替向北行過十五里至新興馬鋪十疋乗替過十五里至忻州駅宿今日行九十里一時行法経了五

廿三日戊辰天晴卯二点馬十疋忻州兵士二十人来替向北行過廿五里至池池馬鋪十疋馬来向北就金山過廿里至忻口塞金山駅午時留宿両駅銭将来了依并便宜諸人皆沐浴使臣汎灌因之逗留駅容殿壁立刻詩三月廿六日行次忻口見桃花馬上口占都轄運使　天章閣待制王次金山嶺上望忻口紅緑一川桃与柳山東寒食花已闌寒ゝ垣春方来地寒擺艶

大日本史　十七　自養齋藏

難遅蔑却喜陽和延一月楊鞭処々見桃花忘却慢ゝ極白沙癸卯歳管界巡拾

其覚上石並書寨主劉温琪立邢靄刻今日行四十五里二時行法了経第六忻州少卿儲粥難有齋請依営ゝ不参向過了

廿四日己巳天晴卯一点忻口馬鋪馬十疋来忻口塞兵士二十人来向北行過二十里至平地泉馬鋪代州縣内也十疋馬来乗向北行過十五里至買村馬鋪十疋馬来向北行過廿里至崞縣駅未一点留宿寨主来謁点茶銭五百廿一文諸僧共修天台大師供以新鍮石盞十六坏餅菓茶等備依論畫讃導師作法了縣官人二人来喫菓等三時行法了経第七兵士二十人替了五十五里

廿五日庚午天晴卯一点馬十疋向北行廿里至龍泉馬鋪十疋来向東行過二十五里至代州内崇軺驛廣大州也有都督府代州大卿儲齋並酒菓諸僧飽満代州兵士卅五人被送崞縣兵士二十人還了依有虎怖盗賊恐怖使臣申

大日本史　十八　自養齋藏

廿六日辛未天晴卯一点大卿被送粥同四点被送路食餅餡五十心餅五十糖餅五十作飯五十廣餅五十法酒二瓶大辰一点門前馬鋪馬十疋来馬鋪十人如例為擔人出驛向東出州門渡大橋向東行廿五里於店家喫酒菓即出行過卅里入繁時縣城内住宿繁時駅南行衙今日行五十五里三時行法経第一代州兵士三十五人還了縣兵士卅五人出来

廿七日壬申天晴卯三点出繁時駅行衙申一点到着宝興軍宝興駅未時始入滅山谷入軍初

门始見東臺頂感涙先落過數里入軍门三重
城垣如州城軍東有興国寺下院入宿駅見壁
有記文云大原文叔同諸弟契家住五臺求
文殊宿此興寧壬子季夏念十日故誌
念二日登於東臺求其
文殊観其聖境甚妙未時乙東現於五色祥雲
並其圓光至申時現其遍身之光出於山谷瞻
禮至於昏暮返廻時廿六日復筆
大原府永利両監巡提私塩礬鐵司吏人王倚
斌筆離郷數日到治洋沿路山林量色新此立

大日本史　十七　自養齋藏

去五臺在白里須觀聖地過政僧
山中耕者
暁来雨過急趨耕惟恐田中草復生坡上頑難（字脱）
並墾牛羸人困強驅行勤身春種心無憚樂聖
秋收歳有成力穡莫憂風與旱天時人事自分
明
到寨有作
兩崖直下宝興軍谷口川頭過幾村野獸有時
晨飲澗居民無事尽局门雲屛起處山先暗日
来沈時天正昏更隱此中同霧豹　興朝還會感

宿宝興駅舎有作
荒城孤壘截崖根南北川肩勢已分耳畔水声
清瀬石面前山色碧侵雪花盤嶺上随風綻禽
語林間入皮聞忠義處心無畏避當遅豺虎任
成群　同前路虎累故有是句
石雞詠
淡花文彩羽毛齋可愛形容號石雞飲啄匝心
相上下飛翔得侶鬪高低毎堂清暁披煙聚及
到黄昏聒耳啼時候不知空吽噪虚名可媿為
留題繁時縣兵士三十五人還了宝興兵（軍）士三

大日本史　十八　自養齋藏

十五人出来從五臺寺主許迎馬十疋行先七
人送之於灯下供養物色目注之砂金三両銀
十両以上成尋供養文殊唐綃三疋頼縁快宗
聖秀三人各一疋也惟観心賢錢各一貫善久
長明錢各五百文　皇太后宮御經供養目録
大皇大后亮耶付鏡変文等書了今日行五十
里昨今從駅至駅中間無馬鋪三時行法経営
二三了
廿八日癸酉天晴卯時從真容院送馬八疋軍駅
馬二疋人〻乗登山先行谷十里次登坂寂以

峻嶮時〻下馬徒行雪十月中下旬雨下凍氷
馬足難駐谷间五里有地鋪兵士谷住止谷三
十里故十五里登山頂北臺傍路也先下馬拜
北臺遥拜西臺中臺南臺至千東臺隔山不見
従岑漸下十里諸僧来迎以都維那為首坂口
小堂副僧正乗馬来次諸僧列行捧幡八流五
色也宝幢二本鐃鈸僧八人惣數百人許来先於
堂点茶先文殊供養物依等主令取積輿上數
餝輿内金銀絹如先日色目鏡髮又銀二両龍
脳香一莒薫陸香三両渡与已了香輿加名香

了諸僧列行五里歩行日本人乗馬漸行時参
臺下半真容院置文殊宝前了申一点入安下
房荘厳甚妙也重〻以色餝等取盡幔帳之數
生先行浴室沐浴了次入堂礼佛焼香堂内荘
厳不可思議七宝真珠充満佛前立禅床終夜小
師皆帰房了於途中西堂見現五色雲使臣先
見之告予次見之也堂中諸僧行者有其數而
文殊供両品合行直界供養焼種〻香次如意
輪供次法花法一時經第四五了終夜於禅床
睡夜无小便思寂奇異也皇太后宫法花經奉

供養了
廿九日甲戌天頗翳卯時於文殊宝前副寺主来
坐令喫粥副僧正覚恵大師承鏑大師閣主廣
大師同喫主僧正覚證大師須行者被他行〻
辰時諸堂焼香副僧正共引伴先文殊閣四重
荘厳堂内七宝供具不可紀尽次四重閣丈六
釋迦弥陀弥勒次第三閣銀等身佛四躰四方
佛〻〻文殊閣名瑞相之殿第二閣名化相之
殿午時於副僧正房齋客勧齋大師延一坐生
年七十四云〻午時前雪始下廿八日之间天雪

今日下是希有事也文殊迎接敢無所疑院内
謁僧皆感之副僧正取出菩薩石与人〻予得
二顆皆有五色光未時温琦表白来坐问答數
剋寂可云才人安下坊名迎福亭第三重戸扉
記云東頭供奉官傳州人事於治平肆年七月
二十八日宿此赴任内謁菩薩遇菩薩見五色
毫光辰持直見至午時方息全家樂矣崔何
又云鼎州龍興寺諸經論沙門真
宣与當院師公寺主间謁　聖容思後再来故
記之耳時治平四年六月日真宣壁上又云趙

州栢鄉坊市户紨辛李臻武頎周備於煕寧
四年四月七日到此處安下至此月十日廻帰
去清涼寺礼拜一万菩薩去諿故記思於再来
遊此周倫記又云真定府平内縣市户何諷与
毋周氏等十八人同参真容見五色毫光全家
樂矣悲後再来煕寧五年三月五日
煕寧三年五月十五日到山至十八日遊臺東
臺上見白毫光五色光裏面現文殊菩薩兜羅
錦世界五色雲随行人府州閑足帛鋪尼王和
妻毛氏街和尚及毋親午氏牛宣街頭頎王揚
哥陳和唐清劉平等至廿二日記副僧正哥志
石三顆皆有五色光是希有叓申時賜紫都維
那省須廣清涼傳揩本三帖持来依要文字乞
得覧了中心之悦何叓如之作傳妙齋大師延
一今朝拜謁人也尓時上卿来鳫门郡被流人
也以文字通言成時使臣藥二種茶一斤時来
志与三時作法了経弟六副僧正送非時食廣
大齋如今朝極不便也明日可停止之水瀬殿
主省岳送石四顆
十二月一日乙亥天晴辰一点参宝章閣焼香下

地藥師佛十六羅漢上階殿盧舎那仏大六像
康統葉上千釈迦圍繞四千銀菩薩次左延壽
王菩薩大六像圍繞三千菩薩銀像次右長壽
王菩薩丈六像圍繞三千銀菩薩合一万并次
参集聖閣下地千手観音三丈像上階殿五髻
文殊菩薩丈六像十六羅漢観自在并次参僧
堂文殊菩薩三堂加階四處共百文錢上献次
参無言常坐僧耗和尚坊拜見了既経廿年〻〻
午時参副僧正坊齋三人使臣通事同喫齋後
馬十疋寺指南僧省認為前引八人通事参大
平與國寺本名鹿寺白中臺半腹也去真容殿五里
先礼文殊閣丈六像本大平興国寺也次礼渾金経藏
次登上殿礼一万菩薩以礼萬聖閣下地五方
仏各百四菩薩次上階十地菩薩次礼三千金
佛閣皆以七寳作堂舎重閣廣大伽藍寺主賜
紫崇暉和尚儲珎菓茶藥生年八十二語云廻
五臺五十八度焼左手无名指供養文殊於東
臺見文殊圓光頭光摂身光并見一万菩薩於
南臺上見金色世界云〻身較声高寂可云聖人
之次出寺下坂一里礼金剛窟文殊菩薩宅礼

窟穴人燃松入穴取土了燒香礼拜穴前有井
名文殊井窟上有寺身文殊像眷属圍繞興國
寺并窟八百文獻上了次礼大華嚴寺廣大伽
藍也次參僧房見西天竺三藏令見貝葉經數
十連阿弥陀經阿曾迦經梵本〻〻令見純金尺
迦五寸像令見天竺袈裟欝多羅僧并安陀會
也予問云僧迦里衣有否答云完迦呂無〻〻今
年秋從西天來從傳法院以供奉官爲使臣被
送五臺山也十月到着〻〻身色黒髮久不剃一
寸許若還西天若欲上京申一点還安下處了

上官來出文字志酒一瓶菓子八種次〻司來
入夜還了琦表白送日本國院返牒持來文云
大宋國河東道代州五臺山大華嚴寺真容并
院文殊聖容殿當殿今月廿八日有
大日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主傳燈
大法師位大宋國賜紫僧成尋賫到
大日本国
皇太后宮降來
先帝御書經卷
妙法連華經一部八卷
无量義經一卷
觀普賢經一卷
阿弥陀經一卷
般若心經一卷
右前件經依教領得於
文殊師利菩薩真容面前如法安置永充供養
福利迴向
大日本國
先皇帝伏願覚心超悟通明
佛性之源

宝界安居速結
法王之位
皇太后伏願長芳
凝德贊
寶暦於千齡永著
坤儀茂
瑶圖於億世然後普願國情
君壽俗富民康
台衡贊
堯舜之風

蕃屛曜
唐虞之化
法輪永茂
鳳曆延鴻慶禱
文殊眞垂
昭鑒謹祝

自養齋藏

大宋國熈寧五年十一月日五臺山眞容院知
　菩薩殿講經律論沙門省垂等廻向
五臺山眞容院知大經藏沙門　温著
五臺山眞容院表白兼講主沙門　温琦
五臺山眞容院知錢帛庫講經律論賜紫沙門省古温道
五臺山眞容院知客講經律論臨壇闍梨沙門省認温淮
五臺山眞容院知御書宝庫大閣講經論沙門温明　省諸
五臺山眞容院知大師太閣賜紫沙門　省廣
五臺山眞容院知前殿講經律論紫賜沙門　頒潛
五臺山眞容院堂維那講經律論承侍　省斯

自養齋藏

五臺山眞容院尉典座講經律論紫賜沙門　省挑
五臺山眞容院都維那講經律論臨壇賜紫沙門省頎
五臺山前十寺副僧正兼眞容院供粮主同句當僧正司公吏講經律
　論臨壇首座妙齋大仙賜紫沙門延
五臺山十寺副僧正兼眞容院供養主同勾當僧正司公吏經律論傳
　大乘戒覚惠大師賜紫沙門彖鍤
五臺山十寺僧正兼眞容院主勾當僧正司公吏講經律論傳大乘
　覚證大師賜紫沙門順行
又大皇大后宮亮附送鏡髮返牒文云
大宋國河東道代州五臺山大華嚴寺興容井院

文殊聖容殿今月二十八日有
大日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主傳灯大
大宋國賜紫僧成尋賫到
大日本國故
右丞相從一位藤原朝臣第六女子爲
大皇大后宮亮藤原師信朝臣家室產生云逝
藤原朝臣以云室親身物所施
鏡一面
髮三結
右前件物奉附

大日本史　二十七　自養齋藏

文殊師利真容殿内如法安置持仲供養所集
善因
朝臣家室伏願
追隨三嶋之仙
鏡智澄輝
證悟一乘之位更冀
居家賢固咸承
吉善之因
莊公處私悉獲
安寧之報

文殊在
聖力昭彰證祝
大宋國熙寧五年十一月日五臺山真容院知菩薩殿講經
律論沙門省岳等迴向
餘人〻名位如前作者溫琦表白即自持來法
门童〻問答五臺縣知沺伯祥來坐鴈门縣監
酒王上官同來坐者頎和尚送菩薩石四顆副
僧正送五顆藥枕二石提子二依无可然物答
不忘遺恨不少石提子一筒頎趙行者溫翰了
來年冬仕時可用料也爲遂百日修行明年可

大日本史　二十八　自養齋藏

參由示人〻了今朝見仁宗皇帝御筆飛白宝
章尚顏莊嚴甚妙不可記盡三時行法了經第
七
二日丙子卯二点退向馬十疋行者四十人副僧
正被催送即來坐安下亭暫談話後還本房了
予爲辭別參入行者申云爲送被去大門者献
錢二貫頎行者了賜紫者頎知客者認共見了
還亭出立處鴈门縣監酒王上官鴈门令黄炎
送石提子一口燒石一顆行者四十人喫酒了
丘頂有雪此度不拜明年可遂巡礼出寺過二

里小堂副僧正都維那乗馬先来儲茶薬寂丁
寧事也漸登華巌頂間雪大下入華巌嶺小堂
晩去袈裟裳渉行下坂依雪凍馬足難駐也役
弟過三十里至嶺下弟四鋪從寺知容僧温志
来儲大齋午時出鋪下行雪猶大下過十里雪
止天晴過三十里至宝興駅軍立送炭柴多〻
也軍兵士二十五人出来行者馬返了知容来
住廨院儲大齋為令申淤衣出名簿行者温仁
為令奏公家出名簿三時行法了經弟八
三日丁丑天晴依駅馬不足山馬五疋軍馬五疋

用之卯一点知容送粥二点出駅過三十里於
店家喫飯午時出店過廿里未三点至繁時駅
安下行衙山行者八人惣與五百文銭了依両
日送来也軍兵士四十人還了尒時知縣来坐
今年四月来縣明年遊臺必可謁者三時行法
了經一二丑收夢從真容院還出時路盤經真
容院廿石大石廿石以馬出立由〻〻昨日夢三万
菩薩送給由云〻今日行六十里
四日戊寅天時卯時馬十疋来即出駅過三十里
於店家喫茶菓依家生謹厚与菓酒銭了過廿

五里申一点至代州駅縣兵士三十五人還了
州兵士二十人出替大卿送大齋并酒官人等
多来慰問入夜大卿送酒一瓶菓子五種三時
行法了經三四了繁時縣十一月二十七八九
十二月一二三并六日食銭請来予雖制止使
臣請来也在山喫寺齋出寺主軍駅有寺食只
可謂一日料而請六日不便也
五日乙卯天晴卯時從府被送粥辰一点与使臣
通事共参府謁大卿以通事樂通言寂好人也
点茶二度湯薬一度即送駅有齋酒路食別被

送餕餡五十隻砂餡五十隻糖油餅五百箇素
油餅五十箇散子五箇使与二伯文銭了次被
送路食酒大瓶二口通事一瓶使与二佰文了
諸事沙汰使与銭二貫文了從州前馬鋪十疋
来已一点東馬還至龍泉馬鋪官人二人各用
馬〻直乍騎過了過四十五里申時至涼縣駅
州兵士廿人返了馬鋪搭〻依極疲与餕餡廿
二箇了十一人各二与了馬鋪一人依使臣消
損破損被責泣涙与銭一百文了使驚返頭巾
元還了入夜知縣少府監酒三人共来坐數尅

以通事訖話還了二時行法經第五
六日^庚辰^天晴卯時出駅州馬五足駅馬五足用
之過二十里至買村馬鋪州馬五足還了駅等
馬鋪兵十足用之過十五里至平化泉馬鋪五
足相替駅五足返了過廿里中一点至忻口金
山駅二時行法經第六涼縣兵士二十人返了
忻口寨兵士二十出替
七日^辛巳^天晴卯一点出馬十足即出行過廿五
里至沱池馬鋪十足乗替過廿里至忻州駅子
三点留宿使臣一紙將来其状云五臺山真容

院講大花嚴經傳戒賜紫省感状五臺聖境鎮
還軀想得他方仏國無一注名者香松月下生
々世々礼文殊偶成一頌呈上又頌曰菩薩出
世間普救衆生苦无量无數劫而起大悲心
使臣取書追還不入内不奉謁遺恨宸深忻口
兵士返了州兵士二、十人出替忻州建國寺主
起立来拜州少卿送糖餅八十枚酒大瓶通事
一瓶二時行法了經七八今日四十三里
八日^壬午^天晴卯一点馬十足来過十八里至新
兵馬鋪十足出替十二里至石嶺関兵士二十

人出替関司来謂十足出替過二十里至大盂
馬鋪十足乗替過十五里至百井駅依巡検使
宿至寺宿名崇南寺造神陀落山海中異類衆
生供養觀音東壁畫帝釈修羅戰二時行法了
經第一関兵士二十人還了百井兵士二十人
出替
九日^癸未^天晴寅時出馬十足即乗向南行過十
五里至地塔馬鋪馬十足乗替過十五里至揚
曲馬鋪兵士并擔人合三十人与油餅酒了馬
鋪兵士三人与了馬十足替乗過十五里至大

原府平晋駅宿未二点止了龍圖送菓飯種々
食酒大九瓶而通事一瓶小師等一瓶留下七
瓶返納了食次有酒珎菓十種許中兩三種分
留已了二時行法經第二
十日^甲申^天晴卯時龍圖送粥已時迎馬十足至
笠三蓋兵士二十人送之即参入儲甚妙齋不
可記尽過百前日齋還間二人擔入籠於馬前
後放之各百許即將向駅各二百文銭与了未
時酒十五瓶送之予四老小師二人通事各二
五小師各一瓶如前毎瓶一斗即通事二瓶留

下十三瓶返上已了依思眾報也申時送衛使
臣依責買切逼留二時行法了経巻三
十一日乙酉天晴卯晩送衛殿直切逼留依之沸
湯已時送齋有酒一瓶醋一瓶申時馬鋪馬十
足來即出駅間被送齋不喫出了過二十里尒
時至新店馬鋪宿二時行法経巻四大原府被
送路食糖餅五十枚餕餡五十心餅五十
十二日丙戌天晴卯時馬鋪馬十足來即出行過
十五里至東橋馬鋪馬十足替過十五里至三
女馬鋪馬十足替過廿里至徐溝領内徐溝駅

未時止宿了銭請來丑時夢入文殊現身説法
處見宮殿云云額名如此二時行法了経巻五
十三日丁亥天晴卯一点出駅乘馬十足行過十
五里至懐遠馬鋪十足替過二十里至白柱馬
鋪馬十足替過十五里至團伯領團伯駅宿今
行六十五里二時行法了経巻六内銭一貫五
百文請來
十四日戊子天晴卯晩馬十足來即出駅過十五
里至盤陀馬鋪十足替賊石覆山過十五里至
來迎馬鋪十足替賊斗底嶺過二十里至南關

駅宿今日過五十里駅壁詩
百事感心賠魏闕五年騎馬猒兵刈蛾眉皓歯
無消息至得南関一段愁
闕將家宿比　　潁寧辛亥八月二日還
駅銭持來二時行法了経七八一二了
十五日己丑天晴寅三点馬十足來即出南関駅
過十二里至新馬鋪十足乘替過十五里至良
候馬鋪十足乘替過十八　　西陽駅十足乘替
至文口馬鋪十足乘替過十七里至故亦馬鋪
十足乘替過十八里至星軺駅申一点止宿威

自養齋藏

勝軍兵士二十人出替大原兵士二十人与銭
一貫返遣已了今日九十里西駅各廿五里也
二晩行法経三四了
十六日庚寅天晴卯晩馬十足來即出駅過二十
五里至寰子馬鋪十足替乘過二十里至褫亭
駅即至馬鋪十足替過五里至紫蒀寺山土色
如紫故名也即不入寺過十五里至九龍馬鋪
止宿未三点留了今日行六十五里二時行法
経五
十七日辛卯天晴寅二点馬十足乘出九龍馬鋪

過二十里至孝義馬鋪十疋兼替過十五里至
寺底驛十疋兼替過二十里至呈寺馬鋪十疋
兼替過二十五里至潞州崇賢駅未至州門一
里都督送迎人笠持等六人駅州刺史来宿因
之前亭宿申時參府使臣通事共点茶之後數
尅談話又次好茶点、茶次点、湯自藥也召出馬
前都督執手騎馬雖固辞不許即乘了以文齋
送駅酒三瓶送之種〻珍菓不可記尽威勝軍
兵士二十人与銭六百文与菓子等還邑潞州
兵士二十人出替了三時行法經六

大日本史　三十五　自養齋藏

十八日壬辰天晴辰一点出崇賢駅過十八里至
都店馬鋪十疋馬替過十八里至韓店馬鋪十
疋替過二十里至上黨駅未一点止宿今日五
十六里三時行法経第七
十九日癸巳天晴卯一点出駅馬十疋替過十五
里至榎馬〻鋪十疋替過十七里至長壽馬鋪
十疋馬替過十五里至高平駅途中人〻置茶
垸馬乘掭〻器等了今日四十五里三時行法
了経第八従縣送羊畳十枚
廿日甲午天晴丑一点馬十疋来出駅過十五里

至高村馬鋪馬十疋替過二十里至己云馬鋪
十疋替過十二里王大馬鋪十疋替過十八里
至高都駅巳時止宿依使臣請乞也沢州南門
外也従州送羊畳十枚紫絹羊畳七枚従州内
過行至駅州兵士二十人出替路州兵士与酒
二瓶還了従州送大齋僧八人使臣通事今日
行六十五里三時行法経第一
廿一日乙未天晴丑一点馬十疋来出高都駅過
十二里至北小箕馬鋪十疋馬替過十里至南
小箕馬鋪十疋馬替卯一点出馬鋪過十二里

大日本史　三十六　自養齋藏

至天井圓馬鋪十疋馬替十二里至星軺駅従
鄉事馬鋪十疋馬替過十二里夾泉馬鋪十疋
馬替過十五里至長平馬鋪十疋馬替過十五
里至萬善馬鋪南有萬善駅十疋馬替過二十
里至懷州覃懷駅但駅但牓銘北至星軺駅七
十里又星軺駅銘〻南至覃懷駅七十里北至高
都駅四十五里今日一百五十里懷州兵士二
十人出替澤州兵士返了三時行法了経二三
廿二日丙申天晴卯三点馬十疋来出駅過十七
里至十八里馬鋪十疋兼替過十八里至五馬

里馬鋪十疋來替過十五里至梧桐馬鋪十疋
來替過二十里至孟州河陽駅宿此駅東堂子
旼留了駅莊嚴甚妙堂〻皆懸幕張帳今日七
十里三時行法了経第四
廿三日丁酉天晴卯三点出北門馬鋪馬十疋即
出駅渡黄河浮橋雨過十五里望仙坡馬鋪十
疋出替過十二里至牙庄馬鋪十疋出替過十
二里至油店馬鋪十疋出替過十二里至孝義
馬鋪是中路也非先路十疋出替過二十里至
洛濵駅來旼止宿了今日七十一里二時行法

経第五参向兵還向大河小川皆凍原人馬行
氷上立春以後大河氷鮮大流寂希有也孝義
馬鋪東有孝義駅但无券處也而為寄宿處〻
又河陽南駅廣大也見過了州第三司不知何
州死去了妻子眷屬以死人入莊嚴棺持入駅
悲呼之声滿駅寂為悲了已経十四日従逑來
〻於京可葬云〻
廿四日戊戌天晴卯一点馬十疋来出駅過十八
里至仕村馬鋪十疋來替過十二里至郭村馬
鋪十疋替過十五里至汜水馬鋪十疋替過十

五里至孟店馬鋪十疋改替過十二里至榮陽
駅十疋改替過十二里至水青馬鋪十疋替過
十里至二十里店馬鋪十疋替過十五里至須
水馬鋪十疋替過十三里至候家庄馬鋪十疋
替過十五里戌一点至鄭州本寧駅依奉官先
宿〻店家今日行百三十七里三旼行法了経
第六
廿五日己亥天晴卯旼移奉寧駅店家与錢二百
八十文了三十人之内十人各八文兵士二十
人各五文究〻依使臣請乞甃逗留以百二十

文盛柴沐浴申一点馬十疋来即出駅鄭州兵
士二十人出替過十五里至道土店馬鋪十疋
擾馬過十二里至國田馬鋪酉一点止宿了有
便宜宿所之道土店元宿白沙馬鋪先宿又好
也今日行二十七里三旼行法了経第七
廿六日庚子天晴寅一点出国田馬鋪馬十疋來
過十五里至白沙馬鋪擾馬十疋渡金池河行
堤辺過十二里至義井馬鋪擾馬十疋過十二
里至中年縣馬鋪過三里至擾馬両疋本馬八
疋過十里至十里点馬鋪擾十疋過十二里醋

溝馬鋪擾馬十足過十二里至八南馬鋪擾馬十足過十二里至新点馬鋪擾馬十足過十二里至順天門馬鋪十足擾馬即入門看門官人暫止搭物以通事解子細即過五里至傳法院使臣送着還宗馬鋪十人与五十文持錢重四人与八文了諸僧来集随喜感歎五臺山行者李温仁出来從他道先来酉一点入宿房了戌時從三藏房被送酒大一瓶珍菓三種（小栗子石榴大梨）三時行法経八

廿七日（辛巳）雪下参臺沿路廿八日全天晴无雨

大日本史　三十九　自養齋藏

雪着真容院了廿九日大雪下今日一日天晴参入大平興國寺巡礼院々二日天晴出真容院登華厳嶺回有小雪即天晴十六日無雪今日雪下明知文殊菩薩加護院内諸僧皆以感悦依西月三雪　公家致恠動傳法院被祈雪下即廿四日大雪下五寸許云々而途中无雪下弥以聞喜辰旼参天吉祥三藏房拜觀從中印度摩竭提國到来經廿二年云々見其容貌寂可云奇特用見中天竺僧二人五天竺西北大天國僧二人中天西人從陸地西藩来今年二月到着當院月内朝見賜紫衣五月参五臺山五月還着院天吉祥三藏同参臺又也大天國二人從南海来着廣州今日着當院皆喫茶藥還房次入新来中天二人房喫茶藥午時從大天国僧房有請即行向喫茶并湯藥皆知唐語今日院内上下皆来集労問来時新来中天来坐令喫茶了次大天國一人来坐令喫茶了官人来房装束張帳引幕未時司家三人来令見還着由院奏状錐乞錢先日六貫六足与了因之錐有廿余貫称無由不与之人貪欲官人

大日本史　四十　自養齋藏

也先例参臺僧還着時必有恩由稱之而問三藏後可与也通事与錢三貫了今朝鄭州兵士二十人各与十五文長一人与二十文了戌時三藏贈薯蕷八杯三時行法了経第一

廿八日（壬申）天晴巳時通事陳詠齋以　公家給錢五貫并私錢一貫合六貫献三蔵令修齋構堂南面少卿并梵才三藏左方一座天吉祥三藏次文恵々々次慈濟々々次檀越陳詠右方一座小僧次中天賜紫二人次大天國二人有方面座日本僧七人寺餘僧来堂礼堂幾各引

百文從早且奉祈皇帝皇后并鈸鋪讚次蚕并
皷至齋期廻諸堂燒香供養齋了天吉祥三藏
召請予与新來中天二人通事共喫茶次見月
燈三昧經梵本无量壽經梵夾弥勒授化經梵
夾字甚妙也貝葉長一尺六寸廣三寸谷入金
莒函重畏錦紋令見日本慶耀供奉梵字三人
梵僧感歎无極次見白傘蓋真言紙梵本次見
校勘印本後序写取了如右

新雕神咒楞嚴經白傘蓋真言後序

提點兩浙路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
奉郎守尚書屯田郎中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苗振述

壬辰歲冬余權知蘓州有西天中印土摩竭陀
國那爛陀寺三藏智吉祥天吉祥二僧經由見
訪雖言語不同而傳訳頗曉同其所能且日誦
神咒結印谷三千六百道粉壇一百八座鮮經
論一十七部余因出楞嚴經白傘蓋真言示之
乃曰是經神咒頗多闕矣今有梵本貿而可知
余對曰是玉之訳久矣何歷代未能補之彼上
人曰唐訳楞嚴經主般剌密訳者而印土人也
訳語者又烏長國人去中印土西北二万五千
里非中印土人故不能尽通中天語言又訳至
三藏不空者亀茲國人也嘗游中印土亦不能
尽通中天語言至今二本差殊多所漏略如智
吉祥寺即中印土人本剎帝利之種族浄飯王
宗裔也自雜中天在路一十六年凡經十國余
回請梵本校勘唐經白傘蓋真言般剌密諦本
止有四百二十七句許少二百七十四句頭
少梵音啓請并三歸依又不空訳本止有四百
八十一句亦少二百十句二本俱少十方仏海
相日月相十吉祥六大神通等或句讀顛倒不

次今以中印土梵本離析祥正排次神咒共計
七百一句次請梵書並刊華字募工雕印廣
流傳時　大宋皇祐五年四月三日杭州公署
序

潤州金山龍游寺僧　克志校勘
定州開元僧　崇惠校勘
代州五臺山真容院賜紫華藏大師　丞遷都校勘
杭州前管内僧正賜紫崇周大師　可中都校勘
西天中印度摩竭陀國那爛陀寺沙門　天吉祥同神咒

錢唐鮑　璘書

雕華字　胡遂
雕梵字　顔坑
大天國三藏来座以照大師取梵經兩巻来令
見予東印度梵字令不似中文不知何經件三
藏依不知唐語也同令見耀公梵字見感無限
未時司家三人与錢一貫了依三藏命也容省
官人来乞朝見奏狀依三藏制止不与返了令
日齋大卿不堅依古參内依御生日大卿一人
對御齋云〻見天吉祥於五臺見文殊垂身圓
光身光五重金鐘五色光七重花樹罗漢七人

大日本史　四十三　自養齋藏

等像畫惣十二相也感涙難禁今日三度行向
天吉祥三藏房既了申時文慧大師来借廣清
涼傳三巻古傳二巻了申時三藏梵才大師来
座早作表可進奏狀由示之今日如意供三時
不動兩界合行一時後花法一時經第二巻遊
臺往還以日本冷泉院前内親王給五條袈裟
着用每日奉祈後世往生極樂以治部卿上終
頭巾着用奉祈二世
廿九日癸卯天晴於梵才三藏房見奝然法輪并
寂照大師来唐日記即借取書取揚文公談苑

如左
公書雍熙初日本僧奝然来朝獻其職貢今年
代記奝然依録自云姓藤原氏為真連國五品
官也奝然善筆札而不通華言有所問書以對
之國有五經及釈氏經教並得於中國有白居
易集七十巻地管州六十八土曠而人少率長
壽多百餘歲國王一姓相傳六十四世文武僚
吏皆世官即在史局閲所降禁書有日本年代
紀一巻及奝然表啓一巻日得修其國史得其
詳奝然帰國附商人船奉所貢方物為謝宋白本

大日本史　四十四　自養齋藏

倭之別種也八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或言
倭之名不雅改之蓋通中國文字故唐長安中
遣大臣真人来貢皆讀經史善屬文後亦累
有使至多求文籍釈典以帰開元中有朝衡者
太学應挙仕至補闕求帰國授檢校秘書監
放還王維及當時名輩皆有詩序送別後不果
去歷官至右常侍安南都督呉越錢氏多因海
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餘巻有錄而多闕賈
人言日本有之錢俶置書於其國王奉黄金五
百兩求寫其本盡得之訖今天台教大布江左

古十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
遂合門之僧不通華言善書札令以牘對云住
天台延暦寺〻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圓通大
師國王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郡寮百許人
每歳春秋二時集貢士所試或賦或詩及第者
常三四十人國中專奉神道多祠伊州有大神
或託三五歳童子降言禍福事山有賀茂明神
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經論語孝經爾雅
醉鄉日月御覧玉篇蔣魴歌老列子神仙傳朝
野僉載白集六帖初学記本國有國史秘府畧

大日本史　四十五　自養齋藏

日本紀文館詞林混元録等書釈氏論及疏論
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數寂照領徒七人皆不
通華言國中多有王右軍書寂照頗得其筆法
上召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館後于
上寺寂照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三日使
丁謂見寂照甚悅之謂姑蘇人為言其山水奇
見寂照心愛因留止吳門寺其徒不願住者遣
教人歸本國以黑金水瓶寄謂幷詩曰提携三
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斟殘月春爐釈夜澌都
銀難危侈業石自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君應可

知謂分月俸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律精
至通內外字三吳道俗以歸嚮寂照東游予遣
以印本圓覚經幷詩送之後寄書奉予詩中兩
句云身隨客（顆先有字今補入）槎遠心学海鷗親不可志也回覚
回目不暫捨云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
王第子寂照書稱野人若愚書末云差乎絶域
殊方雲濤万里昔日芝蘭之志如今胡越之身
非歸雲不報心懷非便風不傳音問人生之限
何次過之云〻
後題寛弘四年九月又左大臣藤原道永書略

大日本史　四十六　自養齋藏

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用慰馳結先巡礼天
台更攀五臺之遊既果本願甚悅懷王之心如
何再會胡馬獨向北風上人莫忘東日後題寛
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從英書略云所諗唐
曆以後史籍及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者因寄
便風為望商人重利唯載輕貨而來上國之風
絶而無聞学者之恨在此一更未云引手之後
相見無期生為異鄉之身死會一佛之土書中
報寂照俗家及墳塋吏甚詳悉後題寛弘五年
九月九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

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紙墨尤精尤大臣乃國
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到右十一楊文公談苑第八文
中天新來二人來坐点茶了次大天國二人來
坐点茶了容省官人來依先約与絹二疋了三
司參什了亦可傳三司由了如意供三時法花
法二時經三四不動一時了
卅日甲辰天晴卯時以通事參五臺山慶悅表奉
御藥許了午時通受還來云侍從内被出遅來
但表被納了以文惠大師合作表以定照筆受
令書也日本國延曆寺阿闍梨大雲寺主傳灯

大日本史　四十七　自養齋藏

大法師位賜紫沙門臣成尋等右臣等先蒙聖
恩特差天使兼遞馬駅劵送彼五臺瞻礼聖相
已於今日二十六日却通傳法院託以臣異國
凡四十三翹誠願數今獲円成慶悅于心仰荷
睿睠臣等無任瞻天威聖激切歡赫之
至謹奉表稱謝以同湊奏　年月日具位公
状表
未時使臣承直來雖乞參昨日預容省了申示
了昨日買法花法壇枚八枚八百文方木五本
二百五十文今日造了又与百文了戌時堂莊

巌了三苑切諸參向喫酒珎菓十二種菓五種
汁五度飯魚丁寧也三時行法了經第十
永安元年八月五日癸未依仰仕業切兵

大日本史　四十八　自養齋藏

參天台五臺山記第六
大宋國熈寧六年(癸丑)正月一日(己巳)天晴從卯一
点通事諸僧參大卿少卿梵中三藏廣梵大師
崇梵大師新來中天文惠大師大天圀二人典
座房皆有茶湯慈濟大師廣智大師定照筆受
退出先畢仍不謁還畢諸大師來坐点茶未時
廣梵大師与上官一人中天二人共來点茶湯
看法花壇莊嚴感歎無極申旼梵才三藏來坐
看壇場惟觀買來新曆二卷(六十九)天下郡譜五姓括
一部蜀程図一帖茶器十(百五十)口六時行法經六

大日本史　一　自養齋藏

二日(丙午)天晴梵学大師真梵与照大師共來看
法華壇景德寺住僧右街僧錄澄鑒大師法堂
小師也新來中天二人御筆賜名惠遠惠寂大
天國二人名吉祥子衆護容省取受孫宣惑來
乞門見奏依有聖旨來催者注付草真名与畢
惟觀手買來曆一卷傳燈語要三卷揚文公談
苑三帖百官圖二帖太上老君枕中經一帖七
時行法經七八一
三日(丁未)天晴齋旼三藏送菓四種于時蘇州雍
熈寺賜紫僧戒月与照大師共來点茶湯了他

寺僧七人又來皆看法花壇隨喜感歎惟觀買
來曆一帖京州圖一帖七時行法畢經二三
四日(戊申)天晴從廣梵大師天吉祥許有請七人
皆參向点茶二度湯一度詁云王舍城為外道
婆罗门家今無王舍城登靈鷲山一日云々屋
舍數校如日本國坐為礼二同賜紫僧二人來
看法花壇不知何寺僧廣梵大師見八字文殊
曼陀罗梵字不動尊天台大師影手感歎々々
申旼大天國一人來令見大天國袈裟西重黃
色七條無堵七時行法畢經四五六

大日本史　二　自養齋藏

五日(己酉)天晴五臺行者溫仁寺手与五百錢返
了菩薩名直也人々与錢揔一千文了殿直劉澤
來与絹一疋畢了參三藏房有茶飲見大天國
漉水囊宛如搭鈴形入水小口水不落下最奇
恬也五臺行者溫仁諂僧名与百文畢七時行
畢七八
六日(庚戌)天晴齋時典座可道持平茸煎揔大器
一杯分諸僧共喫道事持李草括要一帖注千
字文一帖与通事養生要集一卷頗知醫道故
戌時照大師房喫藥酒七時行法畢經一二

七日辛亥天晴他諸寺高僧八人来拜答拜畢天
吉祥三藏共来取遣茶令喫畢成時次菓子十
二種酒請照大師令喫已畢次請大天國二人
可道典座令喫菓酒畢七時行法了經三
八日壬子天晴他寺高僧三人来拜行法二问不
起拜次景德寺僧一人出文字来拜令喫茶湯
畢名行興慈氏大聖院主者容省官人以取受
孫宣武為首二人絹貳拾疋持来因賜絹勅給
者即乞請文從取受書与案文写与本使畢案
文云大日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主傳灯
大法師位賜紫云今交領得容省有押到回賜
絹二十疋者
右件前項絹並依數交領訖謹具狀申聞謹狀
　熙寧六年正月七日大日本國延暦寺阿
　　闍梨傳燈大法師賜紫某
昨日事依忘却退今日記之即三人与一貫五
百文畢次司家三人来乞錢答此度無文字沙
汰仍不可与由示畢是依三藏命也申時備菓
子十二種請中天竺新来賜紫惠遠寂二人令
喫茶藥湯已畢七時行法了經四五

九日癸丑天晴齋時可道典座送菜二種巳時相
國寺譯經正梵學宗梵大師惠海来喫茶湯畢
大天國吉祥子同喫畢他寺賜紫大師等八人
来拜看法花壇礼拜畢七時行了經六
十日甲寅雨下他寺僧十五人来拜照大師自手
持茶来令喫畢於文惠大師房与梵才三藏共
喫茶次於梵才三藏房茶藥奉借百光房伴師
作懺法界私記一卷金剛頂經蘓悉地經并一
卷申時容省官人二人持来狀云正月十一日
駕出闍梨并通事等赴內門前祗候迎駕居請
来日五更早来於內門前山樓從西廊上祗候
請書知
即依使請書与返報　勅宣感謝成尋等八人
并通事来日五更早参內門西廊上祗候迎駕
起居与使二人錢各二百文畢令喫茶藥畢以
行者令借馬九疋馬主来且取三百文畢殘六
百文来日可取者以　宣旨文令覧三藏感々
大天國吉祥子取　宣旨文令見梵義大師持
還畢酉時通事陳詠見　朝見處来七時行法
了經七

十一日乙卯雨下依容省官人来候九人乗馬参
南門前廊有安下處而依雨　駕出延引者乍
騎馬還畢午時天晴馬九足主与九百文畢未
時容省官人一人来十三日可有駕出者与二
百文畢挽才三蔵借肴観心經法花經四巻大
懺法一巻懺法注抄一巻文恵大師借懺法畧
私記一巻金剛頂蘇悉地疏官符一巻七時行
法了經八
十二日丙辰天晴容省官人来与文字云容省参
得聖旨令闍梨等於興國寺南門前迎駕起居

大日本史　五　自養齋藏

惟㴾上者已時登講堂上階見華嚴海會観
音像善才童子向菩薩立見四方京内如掌見
大宋正教序如右
大宋新訳聖教序　文化戊寅壬月重以大藏中宋紹興戊辰之本校之乃以○點付字側皆者辨爲
大矣哉我仏之教也化道群迷闡揚宗性廣博
宏辯英彦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説庸愚豈可度
其源義理幽玄真空莫測包括萬象鮮音喩元
根綜法納之紀綱沙无際之正教拔四生於苦
海譯三蔵之秘言天地変化乎陰陽日月盈虧
乎寒暑大則説諸善悪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

端非可尽述若窺像似女影随形離六惟以長
存歴千劫而可久須弥納蔵於芥子如垣蕩於
無邊達磨西来法傳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
彼岸菩提愛河坐滅用行於五濁悪趣極溺於
三菉途中經意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
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歳月煙蘿起香界之自遠
巍巍罕測杳杳難名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
至道起於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摠繁形類竅鑿
昏明絶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師天息災
等常持四息早悟三乗翻貝葉之真詮讀人天

大日本史　六　自養齋藏

之聖教芳猷重啓運偶昌時闡五声於文章暢
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巍巍耀光曠劫而民埶
童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弥光妙法浄衆騰音利
益有情倶登覚岸无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
悲浩汗物表柔伏貪恨啓滌昏愚演小乗声聞
合其儀諸大乗正覚立其性含悟而蒙福蔵教
釈而重興幻迷途火宅深喩雖設其數不知者
多善念生而無量潛臻悪業興而随縁皆随調
御四象積行十方樹花雨於金輪擭恒沙於玉
闕有頂之風不可壊天際之水弗能漂澄寂湛

然圓明清淨之智惠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曰
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宙朕
慙非博學釈典微闲豈堪序文以示来者如麋
蛍爝火不足比之於暖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
尽於深閎者哉
大中祥符八年八月日翰林侍詔朝奉大夫守少卿同
軽車都尉臣白憲奉勅書
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勾當印經院編修所監訳經臣知
西天訳經三藏臣　天息災　等謝表
臣天息災等言今月十四日西頭供奉官街紹

大日本史　七　自養齋藏

欽傳聖旨賜臣等
御製新訳經三藏聖教序者
厳旨宏深
皇謨炳蔚
渾保於覚路昭
扆象於（落字）門緇素之倫皈依罔極伏惟
應運統天叡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
清洋神禹業邁災唐
步斗極以申戍
握河圖而闡化

削平多疊紹恢震旦之區
洪濟黎元同金妙喜之國犒復燕微淨衆廣闕
仁祠覃海藏之真詮訳雞山之秘語臣等仄居
紀域風尚真樞候律占雲織
中華之有聖聚沙刹杖知妙道之在人幸奉見
多遠踰葱極精誠懇至惠力潛待冒弱水之險
難遂稾街之
稾街之
朝謁遽叨
震春獲演契經翻善逝之微辞續摩騰之舊典

大日本史　八　自養齋藏

勉遵
仏記粗暢宗源
心游二諦濬發
惟幾之思賊戍
杳煥之言上着察回旁昭
懿律灑
中宸之輸舒布
王猷導迦陵之音遍滿法界是以標題玉簡冠
映金園超勝會於永平陋前面於貞觀群生鄉
慕如蘆於一雲未字瞻持若踏於十地臣等素

慙懼時幸偶
休明叨
綸綍之奬稱盆苾蒭之榮曜欽羡
震護愈励傾慶臣等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営之至謹奉表称
謝以
聞　臣天息災等誠惶誠恐頓首　謹書
雍凞三年十月日　西天訳経三藏朝散大夫
試鴻驢少卿明

放大師賜紫臣天息（本作災）等上表
御書院祗應臣祐有方錐門
十三日己丁天晴卯一点向興國寺南大門僧俗
多以集立辰一点謁焼使供奉談話同二点
駕出前陳供奉官人騎馬数千人来或着紫衫
或着赤或着善悪青衫馬並鞍具甚妙也不可
記尽次御馬十疋置鞍牽来皆以錦霞鞍鐙不
具其体鞍以黄金白銀琉璃作之宛如錦霞帯
次有腰輿以錦霞次上卿近御輿騎馬並来徒
行兵士官人不知其数三重圍御輿各着錦衫

捧金銀杖年若中僧各捧金銀杖杖令持共人
下馬之處自叙之捴供奉人不知幾万人制御
輿入大門於中門前朝見既了頗低頭皆以敬
屈了興国寺諸僧一里参向御輦即前至于鐃
鈸先入寺捧金銀造蓮花各長五六尺香爐焼
香御輿張錦頂無鳳蓋木皮後陣人不委見数
入門畢即還傳法院畢不見皇帝焼香作法午
時還御云云未時従内有御使賜茶菓入銀八
角莒、盛鍮石盞即令作三藏進表案文云大日
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主傳灯大法師位

賜紫沙門臣成尋
今月十三日蒙中使賜到上元節茶菓下
項成尋茶二斤菓子十楪
小師七人各茶一斤菓子共三十五楪
右伏蒙
聖恩賜到上件茶菓臣寺已私受訖不任
曠天荷
聖栄耀微切屏営之至謹具狀稱謝以聞
謹奏
煕寧六年正月　日具位如前成尋等狀表封

上盡具位名狀表謹封
与使臣錢二百文畢三藏并典座可道馳東西
沙汰表事等他僧無此茶菓日本僧施面目耳
三藏許送菓子廿五種加新菓也茶二斤至茶
被返畢小師五人先遣明申文令作三藏令写
照大師付司家軍御藥遠去間令付陳御藥案
文云
大日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主傳灯大法師位賜紫成尋
右成尋今欲先遣小師頼縁快宗惟觀心賢
善久等五人令陸路往明州尋商客船却帰

大日本史　十一　自養齋藏

日本切慮經過州縣関津不練行由別有阻滞
欲乞宮中出給公憑許令前去仍乞公文牒明
州市舶司揀拾穩便船艘遂一交付商客前往
其頼縁等五人乞且於明州廣惠教院安下等
候便次又有沙弥一名長明今乞聖節授壇受
戒亦乞剳付戒壇院許令受戒訖使令随後皈
日本國未敢自專伏乞監使御藥大造據狀敷
奏施行謹録狀上
牒件狀如前謹狀年月日具位名　牒
成時請大天國吉祥子并典座可道令喫茶菓

酒畢七時行法經三
十四日戊午天晴備弥菓廿二種茶一壷送少卿
坊次菓子五種茶一壷送梵義大師天吉祥房
次菓十種茶壷送慈濟原作儕大師房國清寺行者二人
来喫茶畢慈倫大師来坐筆書云恐今晩来日
。宣内前者今朝齊時三藏送平茸乳羹
大一杯分与松本諸僧行興國寺見物種々舞
樂雅樂女舞童舞等如相國寺元三日見物云
々松本一人不行見大累駕出日本行幸名々莊嚴令
見万人次燒香人出錢多々叙云々七時行法

大日本史　十二　自養齋藏

畢經四五餘日　駕出五岳　次天清寺次
相國寺夜半還御云云
十五日己未天晴辰時慈濟大師来坐今日月望
十五日之来拜者次大天國吉祥子来語同
前次崇梵大師来同前以通事為使菓子十楪
茶一壷送崇梵大師房次送廣梵大師房次送
道晃典座房次送照大師房數皆同前六人僧
行興國寺見　大皇大后皇大后三人恐皇后二字有之行詣燒
香傳語云如駕出供奉人數只女官騎馬上騰
戴覆面衣下騰頭面三后各五六十人以上令

持棄日扇如日本儀式大皇大后者皇帝祖母
皇大后者　皇帝母后皇后者皇帝夫人云〻以
數百納式人持之式員驢馬云〻　聖秀一人爲
留守人不行見七時畢經六
十六日庚申天晴齋時梵義大師送蘿蔔大一杯
分諸僧畢司家永和等二人来各与一貫錢了
金山寺經藏来拜二月向西京可礼三藏真身
由告之七時行法畢經七八　三藏来坐行法
之間亦出會
十七日辛酉天晴齋時梵義大師送蘿蔔大一器

照大師好茶自持来令喫諸僧次參向三藏房
喫茶〻天國吉祥子来語五天多以菩薩戒爲
受戒本其作法聞之不似日本作法出家人不
用婦母不用童子深以禁之人皆有道心僧来
施物途中無施物人或取耳黄金施或脱衣施
云〻七時法了經一
十八日壬戌天晴放賴緣供奉三部印信中藴〻
地印信令寫訳經業受定照大師兩家五佛種
子梵字十字令寫譯經三藏梵義大師天吉祥
以爲中天竺人撰令畫也皆行向房語之從梵

才三藏房有請即行向喫茶梵義大師齋時送
餅淡八切八人斷蘿蔔兩種各一杯梵才三藏
送平茸煎物一杯以五臺石銚子一口送与照
大師畢中天竺惠遠和尚終話次云　皇帝賜
金羅紫袈裟單衫裙絞同三種納同三種者依
祈雨驗被賜云〻大平興國寺樂声始自十四日
晝夜不斷小師等每日見物種〻　猴樂舞
不可見盡云〻相國寺天清寺啓聖寺皆以女比
云〻〻〻大内門前又以不可思議云〻有宣旨被
元日本僧見物處〻皆行見門物　后宫車

千万云樓上[illegible]滿殿上人等見之云名上元節
正月例事也天始自十三日夜京内燈如日本
十二月晦夜及十五夜三箇夜也諸州只十五
日夜一夜云七時行法經二
十九日癸亥天晴少卿請日本八人令喫茶湯次
通事共行向大天國吉祥子房問行程答云大
天國五天竺中西北方経海從西海向南行二
箇月到着西印度信渡國下陸步行二箇月
来中印度云〻大天國王域四面各一百里云云
梵義大師送蘿蔔一大杯七時行法了經三四

廿日甲子天晴齋後小師等行向相國寺浴堂賴
緣供奉一人留以通事送薪沐浴成尋一人郎
畢照大師送酒一瓶菓子風藥三九七時行法
了經五六午時依別勅宣入內　侍省供奉官
依宣旨來問云於五臺山見何異相以通事答
奏云於中臺上現五色光又問云見他相答不
見他相又問云光長短何答一丈許又問云於
途中往還州府志有無何答云皆以志丁寧其
中杭州府龍圖寂以丁寧儲齋兩度共以窮美
志与錢十貫及裘二領潞州折州代州皆有齋

大日本史　十五　自養齋藏

二度途間菓子等多々也他州雖儲齋依無暇
過了又問云可住當院何答云待花水赴台州
天台山十二處道場一々數十日修行秘法欲
聖應其後明後年奏事由入京又參五臺山每
臺頂九旬修行佛道皈京是本意也通事申云
參臺二十八日之間全以無雪下廿八日參着
畢二十九日不雪下山諸又感喜無極是即菩
薩奉迎也云云還向之間二十六日無雪下廿
六日着當院二十七日雪下是人夫畜也云云
供奉官感善大卿少卿三藏同座兩度点茶三

藏申云六七年常坐不臥希有人也者即還參
了依宣旨皇太后御經進內了
廿一日乙丑天晴衡慶院住持賜紫尼子惠送來
日齋請八人可迎者依三藏命与使者行者百
文錢畢司家三人來令見五人歸鄉沙弥受戒
宣旨御藥李無舉被他行間持勾當祗中下也
入內々侍省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權勾當
傳法院陳遂礼者与司家一錢了前後司家与
錢廿貫了絹六疋了三藏來坐剃頭之間不訖
話七時行法了經七

大日本史　十六　自養齋藏

廿二日丙寅天晴辰一点借馬九疋八人道事向
齋處少卿并梵才三藏梵義大師西天惠遠和
尚惠寂和尚大天國吉祥子衆護同道向齋到
着後大卿來會出向賜紫尼并尼衆來拜衡慶
院廣大伽藍也施主尼年七十三老宿有才人
也七左方一座大卿二座三藏三座賜紫尼妙
曰大師法貴崇德院々主每日說法講法花經
人也年七十九施主院生人惠師也右方一座
少卿二座梵名大師三座成尋左方後坐中天
二人大天國二人齋行事賜紫僧知事僧古者

後座日本七人通事一人旨書珍膳以尼衆并
俗為垣下上鵜銭一貫下鵜各實五百文綾并
絹手巾各二襪各一足大卿少卿成尋三人別
有單衣一領金綾腰帶一午時帰了九足各与
百文了通事以銭買薫陸香完焼香料了客省
宣感来五人帰郷可乞朝辞錢日朝辞者二十
七日可宣由議定畢依先日約束与絹一足了
参三藏房告此子細畢七時行法了經八一
廿三日（丁卯）天晴齋時三藏送（萊谷下文廿八日可見）堇立大一杯七人
小一杯照大師送菜二坪日本消息頂惟觀心
賢泗州大師影一鋪一船頭曾聚取与送日本
五百羅漢像一鋪梵才三藏取与同送日本抗
州能大師盈比羅漢了虚空應現五百羅漢已
亡無多年云々三藏被拾絶戚涙雖抑百官圖二
帖百姓名帖揚文公談苑三帖八卷天州府京
地里圖一帖傳灯語要三帖（宇治御藏奉納）經法花音
義一卷（大雲寺藏奉納）主唐曆一帖老君枕中經一帖
注千字文一帖以上進上日本左大臣殿曆一
卷進上民部卿殿寒山詩一帖曆一帖進上治
部卿殿旦頂惟觀了永嘉集一卷證道歌注一

大日本史　十七　自養齋藏

帖泗州大師傳二卷廣清涼傳三帖古清涼山
傳二卷入唐日記入卷送石藏經藏七時行法
了經四五
廿五日（己巳）天晴齋時小典座可道堇立大一杯
持来三藏行者十六羅漢像十六鋪釈迦像一
鋪持来与直錢十貫四百文絹三足了惣合十
四貫也送石藏料耳通事陳詠食料与絹一足
了從當院倉借出五百羅漢模印七人各一兩
本摺取三藏来四人料与好紙十六枚了成尋
与人々好紙并打紙了左衛景德寺慈氏大聖
院比丘雄戴（隨京）来拜天台山大慈寺普賢懺堂住
僧也日本國元燈和尚弟子也者容者取受宣
戒来五人小師帰日本明州牒并弘路州縣驛
券使文字三道持来皇帝廣恩寔以不可思議
文字如左
容省牒傳法院
准傳法院牒㩁日本國僧成尋狀令欲先遣
小師頼縁快宗觀心賢善久等五人令陸路
往明州尋商客船却帰日本劫慮經過州縣
関津不練行由別有阻滞欲乞宮中出給公

大日本史　十八　自養齋藏

馮許令前去仍乞公文牒明州市舶司揀搭穩
便舶船遂一交付商客前往其賴緣等五人乞
息於明州廣惠教院安下等候使次又有沙弥
一名長命今乞　聖節投壇受戒亦乞劄付戒
壇院許令受戒訖使令隨令賴緣等五人朝辭
所准上傳法院牒客省者後歸日本國僧成尋等
乞要於今月廿七日令未敢施行取
聖旨　熙寧六年十一月廿五日　延和殿追
呈奉
聖旨賴緣等五人　傳宣樞密院差三州使

臣ゝ一名押伴前去并給與通馬馹券餘並
依所乞
牒具如前今奉
聖旨令賴緣等五人於今月二十七日朝辭其
遞馬馹券已具狀申樞密院所有揀搭穩便舶
船前去及且於廣惠教院安下等候使次亦牒
明州並訖內沙弥長命一名乞　聖節投壇受
戒速請移文於所乞戒壇院依應上件指揮施
事須牒
傳法院候到更請照會仍希公文向手謹牒

熙寧六年正月二十五日牒
權樞密副兼京東上閤門副使權同管勾客省
四方館公事提點醴泉觀公事張
東上閤門使管勾客省四方館公事勾當御前
志佐
軍頭引見司兼提舉集視公事兼提舉中太
一宮狀
唐人手跡准本省奏劉子在前
右具如前今欲牒
兩浙轉運司并

明州候到請名一依前次
聖旨指揮仍行移文字與沿路州縣及指揮
下本州市舶司揀選堪好舶船交付穩便客
人引伴賴緣等歸本國及指歸廣惠教院且
令賴緣等五人於本院安下等候客人引伴
歸本國并牒
傳法院請前詳項
聖旨指揮照會仍請行移文字與戒壇院候將
來　聖寧令沙弥長命投壇受戒希公文回示
并閤閤門者取處分

煕寧六年正月日駈使官梁造名兼受憑
再李造名之　旦訴造名　拾勾押官李造名兼受
行李〻劃旦造名
[illegible]名　[illegible]名　[illegible]名
七時行法了經六七
廿六日庚午天晴齋時梵義大師送菓二杯諸大
喫崇梵大師小師景福請諸僧喫茶次梵義大
師請諸僧喫茶湯次參三藏房點茶令出見文
參合集經梵本見出來廿五卷未徹秘密名字
三摩地分梵本青焔明王儀軌梵本房莊嚴寶

王經梵本皆中天竺貝葉㝡優美也司家三人
來乞錢小師出合一貫与了奉官依　宣旨來
依通事出去次筆書云奉　聖旨先帰本國五
人幾日可赴明州欲志送本國
主物色可附小師者成尋筆答奏云奉　聖旨
先帰本國五人小師相議來二十九日出云但
使臣未來待使來告可定日志送本國　主物
色旦以感悦即供奉入懷中還參七時行法了
經八一
廿八日辛未宣一點五人通事參内天晴齋時小

典座送平茸煎物大一杯午時五人帰來丙少
卜五人皆賜紫衣於御前着紫衣於御前着紫
貴進庭中申慶賀畢者面見作法如前於廊下
有齋賜絹各十足院内大卿少卿三藏梵義等
四人房〻列參五人拜賀了与錢五百文小師
与了絹五十足持來客省下部三人各与百文
了次客省上簡以宣戒爲首三人來与絹一足
半了司家三人來与錢一貫了房裝束下部一
人來乞与二百文了五人賜紫院内諸僧感歎
無極是只被饗應大師故也者院中老宿等多

着黄衣今小師五人着紫是希有事也申時客
省宣戒來与絹六足半了通事雖固辞与五足
了典座二人各与一足了行者二人各与百文
了惟觀与大天國行者褐也三件新出家料吉
祥子取乞也者与了行者來拜三藏來悦引見
揚文公談苑圓通大師從衆賜皆以紫衣依其
例取賜欽慈濟大師來請即行向房有茶菓藥
食備珍膳有十飯三藏來請有茶菓小飲七時
行法了經二三
廿八日壬申天晴借出院倉達磨六祖摸搨取照

大師志与原紙九張絹紙云々充三鋪料摺了三藏
以十五張充小師等五人摺取了七時行法了
經四八
廿九日癸酉天晴御藥以別使送院牒文云傳法
院准容省牒准本院牒日本國僧成尋狀令欲
先遣小師賴縁快宗惟觀心賢善久等五人令
陸路往明州尋商客船却歸日本切慮經過州
縣関津不練行由別有阻滯欲乞官中給出公馮
許令前去仍乞公文牒明州市舶司揀㨿穩便
船〻逐一交付商客前往其賴縁等五人乞

大日本史　二十三　自養齋藏

並於明州廣惠教院安下等候便次又有沙弥
一名長命今乞聖節投壇受戒亦乞劄付戒壇
院許令受戒訖便令隨後歸日本國僧成尋等
乞要於今月二十七日令賴縁等五人朝辭所
准上項本院牒容省未敢施行取
聖旨熈寧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延和殿進呈
奉聖旨賴縁等五人傳　宣樞密院差三班使臣
臺名押伴前去并給與遞馬駅劵餘並依所乞
牒令奉
聖旨令賴縁等五人於今月二十七日朝辭其

遞馬駅劵已具狀申樞密院所有揀㨿穩便舶
船前去及且於廣惠教院安下等候便次亦牒
明州煎訖內沙弥長命臺名乞
聖節投壇受戒速請移文於所乞戒壇院依應
上件指揮施行牒請照會者
右具如前當院已劄戒壇院請依應　容省
牒內聖旨指揮施行去訖今劄送
日本國僧成尋依此照會
熈寧六年正月日　有捺印　戒壇院牒送容省了
從臣來今出見　宣旨文云

大日本史　二十四　自養齋藏

准容省牒乃至朝辭其遞馬駅皆如前状略之伏乞依傳
宣指揮
右奉
聖旨依已得指揮仍差借職王宗彥今劄付
王宗彥準此
熈寧六年正月日
少卿爲五人賜紫、院來坐点茶了文惠大師來
坐古清涼山傳二帖被返了即送日本奉治部
卿殿了文惠大師志与釈迦仏牙頌一鋪即送
日本奉宇治殿客省官人來小師五人捻与五

百文錢了六祖影二張送日本一張石藏一張
進宇治殿向文惠大師房見寫吾形像懸壁郎
作頌云吾相非相從労郢匠〻〻既傳後成幻
妄幻妄匯真〻亦假名虛堂撝對水月澄明写
取同文惠大師書別紙告云　大僧視真已最
夢中夢更觀身水身了七時行法了經六七
卅日甲戌天晴齋時照大師自捧戒令行者計一
菜二經將來午時陳　御藥來依　宣旨通事
陳詠別給每日令外二百文妻子食者從二十
七日至二月十日二貫八百文被下了是依

蒙旨被重和尚故也者院內雜事支配後被歸
問少卿三藏梵名匕丘梵字西天新來二人大
天二人皆送至大平寺云至房点茶湯了大天
二人名寫取冬內一人名恭誠羅補垃一人名
生僧伽羅吒多三藏來坐悅通事餘事十三日
上元節茶菓文惠大師不在間未志〻送今日從
廨院歸來即以菓五經送房返事如右
洋人至孕示　手澤蕉惠十三日所賜珍菓不
敢奉　拒已依數捧収訖仰荷勤原弗勝悚戢
不宣
智普和南

阿闍梨法師　侍者
七時行法了經八一
二月一日乙亥天晴喫粥之後崇梵大師慈濟大
師來喫茶畢今日朝拜諸大師互以向房〻依
貞參向依貞來坐了齋時梵才三藏送茶立九
杯梵名大師為喫茶請即行向喫茶了申時以
入內〻侍東頭供奉官張士良使臣下賜被志
獻日本　皇帝金泥法華經錦廿疋物色如右
金書法花經七卷用金渡銀起突斂通畏釘子
裝經連一具盛斛縹袁銷金裏脛帙子并金複

金
川合羅雲鳳細錦二疋
川倒仙細錦二疋
川攢鳫細錦二疋
川黃師子細錦二疋
川雜花暈細錦二疋
川族四金鵬細錦二疋
川翠毛白師子細錦二疋
川方勝天下樂細錦二疋
川方勝宜男細錦二疋

川盤毬雲鳫細錦二疋
依日及晩不進受領表來日可賜使由申了
院内諸大師司家等來見感〻七時行法了
經二三
二日丙子天晴供奉使人來取進表云具位成尋
等今月一日蒙
中使宣降到送臣本國物已依
聖旨來數受領訖臣已逐一令小師五人如法
并受護前去謹具狀數
熈寧六年正月日　具位厶等　狀奏

大日本史　二十七　自養齋藏

與使錢百文了未時監使御藥來出會了使臣
王宗彥來五日小師可出由納了三司券客省
牒等三通家以丁寧也見御藥被下大天二人
錢四十貫依梵名大師等奏被下也十年遠來
無錢無便依之一日所奏也新來中天二人可
帰本國由奏了七時行法了經
三日丁丑天晴蔡諫議齋請書來文云今於傳法
院下項請日本國僧八人今月初四日到西有
箒四位蔡諫議位齋紫衣成尋褐衣賴緣快宗
聖秀惟觀心賢善久長命二月日与使錢百文

了七時行法了經五
四日戊寅天晴辰一点以馬五疋参僧四人成尋
賴緣惟觀長命與通事也快宗聖秀心賢善久
依疱瘡病不参先以大花盒二大香爐燒香讀
經日本平坐作法三礼唄表白發願請誦法花
經一二卷三人或第一卷或觀音經〻了齋布
施成尋賜好絹二疋三人各一疋通事別給大
瓶酒一瓶齋中間從大内送賜菓子精進物大
一荷以四人紫衣兵士令持之究如輿四人持
四大瓶酒一人又持菓子一盖進交領文学使

大日本史　二十八　自養齋藏

与錢一貫家可云無止人侍人密令見請文云
樞密制使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蔡定帰院了
与馬錢了七時行法了經六
五日己卯天晴齋時梵義大師送菜次送茶七時
行法了經七
六日庚辰天晴齋時照大師送菜汁三藏送汁諸
僧別有七時行法了經八
七日辛巳天晴齋時三藏送菜汁梵義大師送茶
七時行法了經一
八日丙午天晴辰一点賴緣快宗惟觀心賢善久

人仗臣馬　兵士一人馬鋪六人知鋪搭〻六
人相共出去了七時行法了經二
九日癸未天晴院内来將軍齋已時依請行向五
人前喫茶湯　樞密侍中大夫傳　參政侍郎
王陸中書參政諫議馮京中書樞密制使諫議
吳充樞密制使諫議蔡定如例問日本作法以
通事答了七時法經三
十日甲申天晴齋時照大師送菜汁今日終日從
三藏房菓茶等種〻也七時行法了經四
十一日乙酉天晴齋時三藏送菜二杯文惠大師

大日本史　二十九　自養齋藏

送菜五杯汁一杯照大師送二杯汁一杯多以
与通事七時行法了經五
十二日丙戌天晴大相國寺三覺院講經論傳戒
紫善湊送齋請其文云善湊啓取二月十五日
釋迦弥勒四寂之辰取十三日夜就大相国寺
佛牙院懺悔四戒十四日倫齋紙迎伏望法慈
早賜　光降謹狀　年月日具位如前
請了七時法了經六
十三日丁亥天晴依喚喫味無術送齋辭書了齋
時三藏送菜汁及申尅送藥食每日可送由被

送而以通事為使不可送給由兩度切申留了
自本不用非時依之停止了三藏志宬丁寧也
七時行法了經七
十四日戊子天晴齋時照大師送菜二杯汁一杯
午時三藏從齋所令持与錢五百文衣收一令
書文字示云　湊和尚傳語　闍梨為不来齋
時嚫錢各五百文衣收一令希知之聖秀長命
各五百文絹手巾一ケ以百文沐浴了七時行
法了經八
十五日己丑天晴齋時以前依例參向諸房皆有

大日本史　三十　自養齋藏

茶湯文惠齋及大師數度来向齋時三藏送汁
一杯梵義大師送菜二杯三藏令送見藏本諸
教壇圖一卷披見金剛界諸尊別壇圖也皇日
記云干時長興三年四月内於洛京敬愛寺内
寫得畢日本國持念弘順大師賜紫寛補記之
惠文記大平興國五年五月日
煕寧四年仲冬
開寶追福院左街威錄譯經文鑒大師用寧字
宗厚東坐題
寛補是朱雀院御時与寛建越會等十人来唐

國人也瑜伽大教大教與大唐從寛補受灌頂
人廿余人云奝然法橋日記依鉊會大師語所
記也鉊會云入唐五十年生年八十五云々七時
法了經
十六日庚寅天晴齋了梵義大師送茶三人喫了
辰破九十五粒三藏送給嗽良藥也一服一粒
臨非以生薑湯呑下云々今夜以酒服七粒了
三藏送酒一瓶子也七時行法了經二
十七日辛卯天晴齋時三藏送羹一杯齋了文惠
大師送原三杯三藏來數尅談話萬歳院講律

大日本史　三十一　自養齋藏

惠通宗未德珠三人以持律僧二人為使借送
四分羯磨二帖宣律師述四分含注戒本疏六
卷律師宣述行事抄會正記七卷本十二巻也真悟大師
元堪述付使借与律衙相一帖律要私抄一帖
行事抄六巻南海傳四巻三藏送茶喫了七時
法了經三
十八日壬辰天晴辰時三藏并文惠大師來共行
向堂寺浴室公家施温室良供奉為勅使道俗
濟々出入梵義大師送茶沐浴七時法了經四
十九日癸巳天晴三藏送散十六ケ分人々了四

明江鎮來拜秀才及旁人云々入夜照大師自
持來梨一杯茘一杯文惠大師送茶七時法了
經五
廿日甲午天晴齋後梵義大師送茶三藏來坐四
分注本疏有印板納興國寺戒藏可令交易摺
本云々七時法了經六
廿一日乙未天晴齋時照大師自捧菜二種來次
以行者送羹一杯齋了文惠大師送茶申時文
惠大師送平茸調羹一杯茎立七杯寸時法了
經七

大日本史　三十二　自養齋藏

廿二日丙申天晴講堂集會眾經堂等他寺ノ々
有齋々後讀文字令集經第四巻了分散了大
卿少卿三藏梵義天吉祥綴文二人并受二人證
義八人等也讀人證義文正也南岳七代記行
向文惠大師房達磨魏來梁來掛違欲見寺代
記也而大師書与詩云達磨識詞西來跨水後
逢羊渡海逢羊來年半夜悽々暗渡江從梁往魏日下更憐
双象日下是長安馬是傳大士也双象両枝嫩桂久昌々嫩即
少林也桂年代記又借了來日可令看者点茶湯了
三藏來坐七時法了經八

達磨渡来年暦

廿三日丁酉天晴齋時照大師送羹一杯菜一杯
次送茶從戒壇有使問沙弥祠部出家官牒三藏来
荅大唐有沙弥祠部日本無祠部便羕諾還了
申時以使請参向等及通事陳詠為渡日本要
買小船回之与唐絹二十五疋了交易銭廿五
貫買齋香上呂十三臍了日本定米五百石云
三藏感歎即有茶湯以論得經心地觀經理懺
悔文献三藏了合掌礼拜了願生一佛浄土拭
涙數度可云道心者七眨法了經一
廿四日戊戌天晴齋眨照大師送羹一杯菜一杯

大日本史　自養齋

次送茶以通事照大師示云新羅授一口者借
申用之献亘絹一疋永欲給頚者荅云更不可
有直早志献由畢即来悦文恵大師送達磨大
師自西天来勘文如右達磨大師以正法眼藏
及袈裟付嘱二祖恵可聽吾偈曰
吾本来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
然成大師當梁武帝普通八年丁未九月二十
一日到此土梁帝不契至當年十月十九日過
江北此是魏第八主孝明帝大和十年至少林
寺得二祖付法已於大和十九年丙辰十月五

日而入滅葬熊耳山経三年曰魏有使宋雲自
西土廻葱嶺逢見大師手携隻履云吾帰西天
後宋雲到本國當魏第九主莊帝乃聞奏尋開
塔而全身不見唯留隻履存爲大師示滅至今
大宋熙寧六年得五百三十九年矣讃曰
觀音應迹王宮誕神明珠辨智宝坐分身多
羅親印双徑逢奉帰命我祖水月空雲
依祖门心印集録之奉呈
依古今通系圖勘之梁武帝天監十九年改元
為善通元年八年丁未即魏明帝大和十年也

大日本史　自養齋

達磨和尚来至震旦相當南岳大師生十三年
大和十九年達磨和尚未滅當南岳大師生年
十二梁武帝魏明帝同時皇帝也
大相國寺東經藏戒律院僴則座主来以照大
師坊々乞受法花法照大師示云只觀無常迅
速一心要持經修行數年講法花念誦法花人
也者以廿六日庚子日可授内約了代地礼拜
随喜帰了　照大師志与胡文三枚唐朝徐諮
学士所書金剛般若經本四枚可渡日本者也
七眨行法了經二

廿五日己巳天晴齋既照大師送汁一—菓二—
次茶自作歸天台奏狀行向三藏房令見無取
捨仍令請書照大師三藏以照大師令閲經藏
送當今新譯經福蓋正行所集經一部十二卷
父子合集經二卷之一披見福蓋正行所一卷之
處龍樹菩薩集西天譯經三藏試鴻臚卿宣梵
大師賜紫臣日稱奉詔譯與又注云孔自宮臣
張永弼
講仁王經回明論唯識論沙門臣法秀證義
講法華經回明百法論沙門臣可照證義

大日本史　自養齋藏

講以王經百法回明論沙門臣超洙證義
講仁王經回明百法論慈雲大師賜紫沙門臣普振證義
講唯識回明百法論明義大師賜紫沙門臣行證義
講楞嚴經慈濟大師賜紫沙門臣智教證義當院
講圓覺經文章文惠大師賜紫沙門臣智普證義當院
右街鑒義講百法論宣密大師賜紫沙門臣顯證義
左街講經首座講法華經百法回明論證鑒大師賜紫沙門
右街講論首座講百法論文章文鑒大師賜紫沙門用寧變文
梵字宝梵大師紫賜沙門臣惠明筆受
梵字崇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明遠筆受當院

西天僧廣梵大師賜紫沙門臣天吉祥證梵義
梵才大師賜紫沙門臣惠詢奉詔譯
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宣秘大師賜紫沙門臣
惠賢奉詔同譯
經〻以下薦爲初也
景福殿使莱州團練使入内內侍省副知監譯
經臣李允恭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臣護延元水
都開國候食邑一千戸賜紫金魚袋臣
熙寧元年四月　日進所二卷一切同前所

大日本史　自養齋藏

三卷譯經僧十四人同前超榮逝去仍證義七
人六年四月日進入内〻侍省内東頭供奉官
勾當御藥院監譯經臣李舜舉推忠佐理功臣
正奉大夫行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柱國南
陽郡開國候邑一千戸賜紫金魚袋臣超抃同
潤文本一行也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学士監修國史兼譯
經潤文　所四五卷二年四月日進僧依譯人
經義七人上柱國　國公食邑一万戸實封肆

十二百戸臣富弼如苐三卷苐六卷三年四月
進講百法因明論因覚仁王経沙門臣文正證義
〔超栄逝去替潤如前冨替有嘗〕推忠協謀同徳守正亮節佐理
州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
下侍郎中書門下平昭章事昭文館大学士監
修國史兼訳経潤文使上柱國魯國公食邑万
一千百戸實封肆千二百戸臣宣公亮潤文苐
七八同前四年四月日進僧俗如前但筆受一
人惠明逝去苐六卷苐九潤文一人
朝散大夫諫議大夫参知政事上柱軽車都尉

日本史　自養齋藏

臨平都開國候食邑一千五百戸實封六百戸
賜紫金魚袋臣馮京四年四月進梵学情光大
師賜紫沙門臣智實筆受〔梵惠明〕處苐七十
一四年四月進僧俗同前苐十二卷潤文馮京
臣相如推忠佐理功正奉大夫右諫議〔以上如前雖粤〕
〔益事毎年二三卷訳出進奉為知此由委記之耳〕七時沁了経三
廿六日〔庚子〕天霽齋時照大師送汁一丨菓二丨
相國寺圓則座主来受法華経了借与儀軌一
卷次苐二卷形像儀軌一卷梵圖字曼陀羅一
紙早〻可書寫由示了受法初後地敷坐具各

三度礼拜了三藏奉借与智證大師大般若開
題一卷了七時法経四
廿七日〔辛丑〕天晴齋時照大師汁菓各一盃拜見
父子合集二卷了訳察僧中五人如前綴文二
人加位所文素右街嗣僧録用寧右街副僧録
監経潤文一人馮京如前佛以優陀夷遣淨飯
王許教化三請佛所故名父子合集経也雖廿
五卷訳出苐一以下未清書進覧日之不能拜
見廿五以下貝葉而有其残未訳進覧綵以錦
為標紙以金為軸荘厳甚妙也見大天國梵本

大日本史　自養齋藏

法華経八寸廣二寸五分貝葉苐一卷四枚苐
二卷五枚半苐三卷四枚文字頗小字也父子
合集経貝葉長一尺五寸廣三寸四十枚訳出
廿五卷雖多羅葉文少漢字訳出枚多也七時
法了経五六梵義大師送茶三杯
廿八日〔壬寅〕天晴申時少雨下酉時止了齋時三
藏送乳羹三杯〔料三人〕菓四杯〔料一人〕小典座送羹
一杯次三藏来数尅見古今廻〔通カ下同〕集圖還房了有
請即参向点茶両度照大師与忘古今廻集圖
一帖講律惠道和尚文送六卷抄律要私抄律

行〇裏南海傳即付使返送合注本疏六巻會正記十二巻四分羯磨二帖了此三經書共以要書而帰南地日迫不能書寫送日本國帰天台申文以照大師情書付司家永和了七時法了經七八入於三藏有請即參向儲種々珍菓不酒茶地比多学慈恩宗予学玄賛由被告示小僧問撰釈鏡水鈔有無答無由給以契丹僧作詮明抄釈玄賛書也者三藏問八鮮脱大小乘觀差別以天台義答了

廿九日癸卯天晴齋時照大師送平茸煎物一一

大日本史　自養齋藏

同裏匱一一司家三人来乞錢帰天台文字学少故也来日可与由約了照大師持来令看梵字々母石摺本御製天竺字学母梵書序御書御製序推忠協謀佐功臣光禄大夫行尚書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学士上柱國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戸食實封貳百戸臣賈　昌朝奉勅書并寫字御書天竺梵字後記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臨文館大学士監修國史上

柱国京兆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五百戸食實封貳千八百戸臣章得象奉勅撰記中云大平興國寺傳法院國朝所建翻訳之館載嚴勝範延集諸流藏篇寢深具函疊委之莊嚴五門二階堂内造石大龜立大石高一丈廣八尺两面書之依文多不書之堂只立一石無他佛像

真宗皇帝大宋慶暦五年三月十九日建立大宋皇帝四重閣内立大石高二丈廣一丈委如前〇裏照大師開經藏自入見新訳經四百餘巻一帙借出了今〇裏奉讀佛母宝德藏般若經一

大日本史　自養齋藏

部二巻了新作目録三帖借出見之上中如開元録下巻真言經不空訳爲始般若三藏天息災法天施護法護近来人也法賢惟浄等訳經〇裏天台慈恩二教皇帝被入此目録梵才三藏来返所借法門等志与福蓋正行所集經訳出草一部十二巻所書改文字潤文字潤文公卿右将軍右僕射諫議等文字也寂以有感又志与法智大師碑文自作也者沙弥長命上當院沙弥三十餘諸共參大平興國寺戒壇院以錢二百三十文買沉香薰陸香随身今日終日学明日

受戒作法礼拜焼香至明日受戒不出戒壇明
日官家有沙弥齋其後受戒云々聖秀行見還
語云諸寺沙弥百余人並立礼佛五十遍其後
有官人各与戒牒尚書官人云々有僧三人敎種
々事云々以日本沙弥為上﨟云々當院沙弥
令持衣擡煎茶具大儀式行戒壇院了云々中
時戒壇至和尚来向先出文状次来紫衣僧七
人同参礼拜看法華壇還了次文恵大師来坐
七眩法了經一二

參天台五臺山記第七
六年三月一日甲辰天晴卯二点參向少卿三藏
廣梵大師崇梵大師文惠大師慈濟大師皆以
点湯還來入行法間少卿三藏文惠大師中天
二人大天國二人來向行法之間不奉謁之齋
間照大師送汁菜從三藏房有請即參向廣梵
大師中天竺二人大天國二人同參來点茶西
度銀花盤并置銀口茶器茶壺銀也還次入照
大師房出去之間不謁還畢三藏具齋請來到
尼街崇福院講經賜紫尼惠饒今月六日參詣

大日本史
一
自養齋藏

就大相国寺供粮仏牙至日仍脩齋日本阿闍
梨并侍者等三人代莫賜光降者使行者与錢
三十文畢西天訳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録卿
傳法大師賜紫施護訳了義般若波羅蜜多經
一卷聖佛母般若波羅密多經一卷拜見畢仏
母經者心經同本異訳也鷲峯山千二百五十
比丘俱仏入三昧觀音說經以身子爲對揚問
人觀音經了仏從定起讚觀音并經依爲要經
寫之渡日本大相國寺賜紫有孚來坐年廿許
若僧也未對從內裏有御使供奉官　宣旨云

正二月無雨五穀并絶令祈雨可勤仕否答奏
云随　聖旨可勤仕使還參了無沉從　大内
後苑傳　宣云日本國成尋於後苑可粉壇祈
雨者且委知者出領狀了有後苑司六人判而
無何日可參修由七時法了經三四
二日乙巳天晴辰時有祈雨粉壇請書後苑司皆
判日本國僧成尋從今日於後苑可粉壇祈雨
者可修法花法由。奏了即使者与二百文了
只今可參由來示儀取具壇道具天蓋幡等間
又使到來与五十文了遲由三人如通事可參者借馬參任

大日本史
二
自養齋藏

後苑　皇帝御殿北大池々中有大宝殿名瑤津亭
也御念誦堂也造大橋人通宝殿以件殿爲壇
形莊嚴甚妙宛如衆香城八角一階殿也池方
二町池様方也龍頭船等有數十水鳥鳧鴈有
數池邊有大鶴六白鵝三随人語答之其形大
如鳥一切皆白人与食以定取之食之鵝三四
處有其數異類不記盡入四重門間寺門人乞
錢皆与之合一貫餘了別可入日本僧　宣旨
下了有父母屋內左大壇東庇塗護摩壇行事
張太保一人供奉官一人日本人藏人随色目五宝等皆

即時持来五十二大供諸龍王壇須修水天法
倶迦梨龍而法華法年来馮深就中光宅雲法
師依　皇帝諸講法華經至藥草喩品其雨普
等四方倶下天感大雨又或誦有降雨人々多
依恩先例修法華懺爲求菩提巡礼聖跡尋
勝地来須固辞而蒙無　朝恩将何以報依此
事愁所受申也又諸寺高僧二十三人爲看經
祈雨請来書取佛前文字　後苑瑶津亭道場
所奉　聖旨請僧二十二人并日本阿闍梨開
啓粉壇祈雨道場七晝夜具僧衆法名如後一

尼街副僧録文鑒大師開宝寺　一日本阿闍
梨　一大衆師十人　二名師子　華嚴大師
洪且（相国寺）　慈照大師守惑（万成院）　六人紫衣　善湊（三学護國院）
智普（顕聖寺）　文秀（国寧寺）　之鍇（相国寺）　恵淨（普覚）　令善（報慈寺）　二人褐
衣　自然（相國）　清彦（寶相禪院）　道場紫衣僧衆一十一
人　雲秀（相国）　副（相國）班同　省貞（清天寺）　闍梨　道材（相国寺）　鋭　處祥（相国）
知磬　永定（相国）　鈠　法顕（相国）　鈠　淨橋（相国寺）　鈠　智表（相国）　鈠　惟秀（相国）　鈠　侍者（兼）
恵班（相国）　鈠　文字
右仰道場僧衆逐日依法六時礼佛行道歌讃
法事轉誦經文所集勝國上祝　龍天早降耳

雨務在精虔不得慢易　年月日
道場十一人金剛經（毎人各一卷）　熾盛光經（毎人各五十卷）　五方
真言（毎人各五十遍）　押注文字如此又外面押又後苑牓
奉　聖旨於瑶津亭開啓粉壇祈雨道場紫晝
夜切慮不係祇應人等於道場并設壇處出入
交雜須議專行指揮
右事須出牓曉　道場處諸色人等如係祇
應者即潔淨端謹不得乱有交雜具不係祇
應人如敢擅至道場處必定別作施行，各知
委

以前件如前　年月日牓
入内々侍省東頭供奉官勾當後苑李（位一般）
李（一般）　馮（位如前）　勾當延福宮擁勾當後苑徐（一般）
張（一般）　閻（一般）　入内（乃至）奉官勾當御藥院兼後
苑陳　後苑瑶津亭　奉　聖旨請僧三十二人
并日本阿闍梨開啓粉壇祈雨道場七晝夜逐
日依法六時礼佛行道所集勝因並用上祝龍
天早降耳沢　三月日　道場所
申時　皇帝　駕来道場燒香拜法華場燒香
成尋立護摩壇　皇帝来御被　御下丁寧可

祈由者可盡忠節由　奏了奉向　皇帝立向
一間之内也着赤衫御座面前蒙　聖旨是希
有事也無幾還御畢諸僧前立至橋南端　皇
帝偏　御覧小僧一人寂初駕未旼諸僧出橋
南並立呼聖躬萬宝万歳々々万々歳即御挙
前還入堂畢入夜始法華法僧俗周匝見之子
旼一旼畢自行七旼畢及五更経五了
三日（丙午）天晴諸大衆師當時名僧手也以筆言
问答諸宗人々也華厳宗二人師号吝年有曽
人也法相宗人々且以高僧手也北地無天台

大日本史　五　自養齋藏

宗人律宗理性宗多々也厥上人多以未見公
卿又如是法花壇皆以感歎未旼俄僧俗皆以
出門外　皇后達爲礼法花壇参堂云々経一
旼還来聞之大皇大后（皇帝祖母也）　皇大后（皇帝母后也）
皇后（皇帝夫人也）皆以参堂仕女三百餘人皆来云々
皇帝同以　駕来云々聞如是事必欲顕法霊
驗一後五百歳一衆流布旼顕法花勝利弥令
信一衆二爲鼓　皇帝廣息必欲顕法驗三前
々大師手從日本来給未有如此事小僧始有
此事爲本國無驗大恥辱也依此事致誠修行

三日之内欲感大雨　皇帝頻労間而天弥晴
更無雨氣申時　皇帝以行事太保问云若有
夢想可奏也者答申云今朝後夜時護摩間如
夢人告云四明金隠日月光三日之内必可下
雨云々後幸日光晴閑地上清凉意也但不知
虚實太保還参了從午時荘厳數多龍頭手船
船楽競船種々遊戯皇帝皇后皆乗船御覧並
合船大三艘以錦荘船門外有白鵲鳥通事陳
詠以手摩鳥頸傾頸令摩又问何處鳥以足教
痒處云古々寂以希有也万事依無他念不委

大日本史　六　自養齋藏

記之七旼法華経苐六
四日（丁未）天晴後夜旼後中心思之今日已及三
日而天晴無雨氣本尊諸尊可助成給辰時散
念誦间眠入之處如陵王装束人一人又如納
蘓利装束人共馳上天了覚畢思之赤龍青龍
上天也深憑念之日中時切々祈申了未時俄
以天醫大雨下雷電頻鳴雨足弥天一時间大
降甚雨中晴天晴雨氣散了爲随喜　皇帝可
参堂給由驚動數尅々々奉待间太保爲御使
来懐中出取一紙与小僧文云雖似多感應得

雨不多弥可精祷者答奏云　龍王登天更有
何疑随　聖旨弥可精祷即入懐中持参了雖
似之言頗以有思依之彌祈乞雨其後有雨気
雖小雨下風頻吹不快也申三点有勅使太保
御云雖有雨氣風迅吹雨不下可祈止風若
有可入物可　奏者即答奏云十二天壇中風
天坐可祈止風由別不可有入物即誦念風天
真言一万遍祈申酉一尅風止雨大下終夜甚
雨七旼行法華経七
五日戊辰雨下従夜至辰時大下已一点雨頗宜
間皇帝駕御諸僧共立向申万歳如常為悦焼
香於法華壇焼香礼拝諸僧前立為御送立橋
南至武尋等在護摩壇方依不得路不出而
皇帝思食已前立由於橋　御覧依不参出止
御輦以大保為使　宣旨云雨大下寂為感悦
召出小師聖秀等同仰此悦由馳還参軍畢聖
秀果報不可思議也数度面見帝有今蒙　仰
寔以難量殿上人〻頻以来悦午時賜珎菓等
諸僧同喫大保来　宣旨云従今日延七日可
法楽下雨龍王等十二日可結願也者従未旼

雨大下終夜甚雨四時法了依自行即化他誓
止法
六日己巳雨大下已一点行事太保与乳母子太
保六来行事太保以筆書云此是御波〻母乳
子為一會闍梨来也　御乳母為両悦為闍梨
備一齋而　皇帝被仰云諸僧會合皆令齋者
闍梨知日縁答書云委某曰縁千廻感謝従今
以後可祈祷寿福乳母子太保入懐中還了即
送大齋種々珍菓物諸僧飽満行事太保云雨
已満水出二尺五寸云〻至于今者可止雨者
従日中時祈止雨由従申旼天晴畢而雲尚厚
以行南為馮子時太保来示云至于護摩従龍
壇可結願者頗雖不得意依不知唐作法日中
結願畢初夜龍壇十二天壇結願了終夜無雨
四時法畢　皇帝旦夕両度以　勅使焼香敷
無懈怠已時於大清楼東庇沐浴　皇帝夏涼
所也廣大四重楼也内荘厳不可思議也以錦
巻柱為天井重〻有錦隔后違　御所等嵡〻
示少卿行事小行水及久聴於其處可令浴由
有宣旨云〻従　御前方衣冠人〻運湯来慰

以浴畢諸僧俗来感紛欣無雨
七日庚戌天晴雲散日光顕現人々大悦行事太
保来示云何不回見　宮中答云此六日不剃
頭鬢髪極白因之不出亭外太保云　皇帝聞
食要剃刀由被下　宣旨畢明日持来其後可
可回見者大略依天気来示欲入内裏人不具
小刀剃刀所以不随身也僧録並官勾行事分
配法花大壇護摩仏供以珍菓充諸僧料極功
徳也初欣焼香上藺閣太保召寄紙以筆厳大
師令問云祈求雨大得感応粉壇并三観中何
供答云此行法者一心三観妙法更不可亦何
観供衆人感之太保自書云遊臺上中臺西臺
見五色雲直光金橋云々有通心人云々儲一
齋可請由約了太保云八龍可投苑池壇上道
具共可入池否答云更以不用太保并大喫今
朝行事太保此問答一般大以咲大咎　皇帝
戯言欲依僧録勧進奏　日本阿闍梨ム右奉
行闕也聖旨於今月初二日開啓祈雨粉壇道
場已被感応所有壇上供養龍八座欲乞就本
苑池内投送謹具状申聞謹録状上牒

大日本史　九　自養齋藏

牒件状如前謹牒　年月日ム状上寂初申乞
令作并青龍八座長一尺以紙素并畫之頭面
好作畫依之所奏也前々投金明池以金銀作
龍也是此草龍只投此池好也者從僧録許清
書送可注付名者加名進奏了僧録志丁寧人
也善湊和尚投詩　春暖群萌発稍虧膏沢滋
慶祈労　帝懇懃恪勤僧慈有感龍天喜无私
草木肥生民忻歳稔閏賀　聖主知行事張太
保来談話問云日本國亦有如闍梨祈雨得感応
人否答云多々也就中真言宗祖師弘法大師
諱空海於　唐朝従青龍寺恵果和尚傳受請雨
経法帰本朝後依　官家請於神泉苑修請雨
経時修圓僧都成嫉妬心駈諸龍納水瓶而弘
法大師祈雨壇上并龍穿堂上登天降大雨後
年又修祈雨法於神泉苑池邊石上金色龍乗
黒龍背出現弘法大師并弟子高僧實慧大僧
都真濟僧正真雅僧正真然僧正等十人同見
金色龍餘人不見　大師云此金色龍是无熱
池善女龍王之類也云々其後大雨普下從其
以来真言宗修此秘法必感大雨近五十年来

大日本史　十　自養齋藏

見仁海僧正修此法每度感雨世云雨僧正其
弟子現有成尊僧都修請雨經法感大雨張太
保重問云闍梨何不修請雨法修法華經法答
云成尋非真言宗非弘法大師門徒不学請雨
經法真言宗中尚傳此法人両三人深秘口傳
以他宗哉成尋是天台宗智證大師門徒祖師
從青龍寺法全和尚究学真言秘奥有水天祈
雨法秘法有倶哩迦龍祈雨法智学傳受而修
法華法所以何者　唐朝光宅寺雲法師講法
華經祈雨至藥草喩品其雨普等四方倶下之

以大感降雨加之誦法花人感雨有其數次八
大龍王皆蒙於閻浮提可降雨佛勤若干眷屬
在法華座此曼陀羅中列諸龍王曰之修此法
感雨也太保又問云如闍梨得感應人日本幾
人乎答勝自成尋人數十人等輩人數十人至
于成尋者日本國無智無行啞羊僧也依有巡
礼天臺五臺本意深所参来也太保又問云闍
梨所言頗以不信唐朝近来祈雨大卿西天日称三藏也
五十二日雨下中天恵遠恵寂去年新来二人也去年祈
雨至第七日雨下未曾聞三日感大雨与諸代

師等問答諸宗義闍梨皆勝計也与闍梨等其
少欤況於勝和尚人乎答曰受戒之後未曾虚
妄問答文字入懐中還参已了小行事司家來
護摩壇等茶碗器等依員返上之諸大師等見
感云太卿以金銀器置壇上皆取領耳璫手環
金收領況碗器手闍梨離塵清浄也云云　同家
運納已了自行四時了
八日辛天晴後苑瑶津亭　奉聖旨於今月初
五日開啓謝雨務壇道場七晝夜逐日依法四
時礼佛行道所集　勝因並用答謝

龍天三月五日道場所日僧録文鑑大師以黄
紙大文字書押門西外面也祭文二通寫之維
熙寧六年歳次癸寅三月甲辰朔二日乙巳
皇帝遣入内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
院兼後苑陳義礼等請僧三七人於後苑瑶津
亭開啓祈雨道場伏以夏春之交百物茂長雨
暘或失歳望以懲欽惟覺慈等觀群品尚冀流
沢徧此十方謹言
維熙寧六年歳次癸寅三月甲辰朔五日戊申
皇帝遣入内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

院兼後苑陳蒙礼等請僧二十五人於後苑瑤
津亭開啓謝雨粉壇道場七晝夜伏以本况不
時大田將撟側思(射)明精意乞　霊冀成歲功以
慰民望沛然嘉應曾不崇朝被除清壇祇謝神
貺尚繫無祐終獲有秋謹言
國婆々并官勾馮供奉種々珍菓菓子送〻諸
僧皆喫無間斷官人來見之火壇等行法皆僧
俗並立見物敢不制止此度降雨上中下万人
感悦　皇帝隨喜無極云々　黃昏燒香使行事
太保日來每日六時有燒香

大日本史　十三　自養齋藏

勅使兩三人互來燒香僧錄以御卷數令見曰
佳五寸紙銀花軸以金銀薄押紙為標紙以日
日本僧卷數為初次十人大衆師以道場衆列
之初五日為一卷合二卷也初云大宋皇帝須御
谷之奧日下又有大宋皇帝須疏全異日本卷
數皇帝進仙之義也四時自行畢
九日壬子天晴辰時　官家被賜剃頭人作悦於
僧錄宿房剃之丁七日不剃宛如鬼白髮白鬚
已以除了每日從廿二苑持來花甚妙也未曾
見種々色々春花麗春草花色紅大如桔梗花

而有五葉地　草花色如紅梅大如前菖蒲花
色黃而八重也此亭內有三躰畫像以弥陀五
尊為中尊釈迦中藥師東皆以漏一間皆有菩
薩羅漢東西各八鋪有十六羅漢像向佛有十
七星像九曜七星也東方有八西有九納置數
多畫像有十大明王像各三鋪像也降三世二
臂像左手執三鈷杵軍荼利二臂像右手執棒
吒紇明王如不動尊頭有三髑依燒香　勅使
太保來不見畢日中時畢如例僧錄官勾分仏
供次為回見官中依同道約束行向諸大衆師

大日本史　十四　自養齋藏

宿房慈照大師惠淨和尚以風藥丹藥各一丸
与小僧点茶慈照大師与襪一足善湊和尚与
襪一足甚雨之間依襪黑損也惠淨闍梨与的
乳茶壺貼即於此處脫古襪与通事著新二足
華藏大師慈照大師文鮮和尚惠淨闍梨善湊
和尚文秀和尚令喜和尚七人諸共行見先見
連枝木次見疊木亭以奇巖怪石四面疊上次
見永福之殿真宗皇帝常住此殿云々次見儀
鳳閣次見太清之樓次見隆儒殿　皇帝作文
之處四面有行廊廿處許中間無空處皆作花

薗種々菓樹種々食菜盡有之谷以朱木為墻
其中方五丈許有竹田之處又五丈許有麥畠
又有青蔓畠敢不可記尽殿々樓閣莊嚴甚妙
也皆隔以石疊上作山依有官家允許無制止
人樓閣之内皆殿上人圍碁之遊管絃之声種
々充滿至于　御殿邊無制止人諸大師仏稱
日本阿闍梨四見宮中殿樓舍閣等廿餘處名
皆忘却畢仍不記之皆四面廊之内也　御殿
南面敢不可見殿々樓閣皆有御座寄子疏床
等各有守護人宮中人々敢不可知其數就中

大日本史　十五　自養齋藏

賞夷殿莊嚴繪畫不可思議也還了見大輪明
王二臂各一蛇繞肘右手執捧々上有一蛇遶
髑髏自繞捧佛頂有化佛大力明王忿怒三面
左右赤色本躰青色中面頂有化佛有二蛇向
化佛肘有一蛇行事張太保可來遊由有使即
參向立池水門許從金明池放入水大流來見
之也者華四見宮中由答好即相共將向賞棘
殿今見種々色敢不知名問日本有無答無了
四見花薗菓樹花自取花束今見皆不知花等
也雖敎名依不知文字忘却了次入太清之樓

東花薗皆以同前從樓前還了黃昏燒香他大
保也楊供奉談話間不謁太保始半夜時了四
時法了
十日癸丑　天晴瑤津亭橋南左右有西亭西名澄
柱之亭東名極曦之亭人休息處也華藏大師
為喫茶請即具通々事小師行向華藏慈照兩
大師各点茶慈照大師与黑神九一畏於御前
有樂大師等共行向依僧錄命皆還了申時於
法花壇邊善湊和尚与詩
善湊啓祈禱有感悉賞後苑謹課成五十六字

大日本史　十六　自養齋藏

呈上　闍梨伏冀　光矚者矣　比丘善湊上
幸囙祈禱臨後苑不類尋常事々英幾處樓臺
呈鑿聳數般花木鬪芳栄矮槐偏僻階華景怯
石希奇旁太清喜獲　龍天無有感野僧無导
悉遊行詩奥書云許与三車但賜牛車何謂也
件和尚年紀六十七有智德行大衆師也華景
者亭名也太清者樓名也皆前往了華藏大師
慈照大師共華嚴宗人也華藏大師書与今大
衆師十人見闍梨德行同云与闍梨發善提心
修行佛道生々世々互相將導同生一仏淨土

之中俱爲善友黄昏燒香　勅使張太保呂寄
通事設數對自行四時了每日四時如法修行
法花之法曰之暫止自行三時也
十一日甲寅天晴辰三点　皇帝賀來瑤津亭燒
香立法花壇邊以五杵加持　皇帝依太保命
小師二人立後五六尺許去立通事法花壇燒
香後棄　御輿給間馳囲前立於橋南邊唱万
歳還御之後太保并宮勾揚供奉三人曳錢等
出南亭賜之廿一人皆賜紫衣三件四人褐衣
自然清彥二人小師僧錄成尋二人全羅紫衣

大日本史　十七　自養齋藏

三件廿三人絹各一疋僧錄兲（本ニ）二人各二疋僧
錄錢十貫諸僧各三貫聖秀長命各四貫五百
文通事三貫即太保与一錢賜成尋下項物色
如後　恩澤三貫七百五十文折絹并時賜錢
二十二貫二百五十文共三十貫文澡浴錢一
十貫文比全羅僧衣一副明黄絹偏衫三領兼
白布四疋宝来香藥等　金一分碎銀一分碎
真珠小一粒青瑠璃小二粒水晶二粒碎沉香
三兩白檀香三兩一分人參伏苓石菖蒲天門
冬各二分酥七兩乳香九兩除絹外兩項見錢

共三十六貫二百五十剩還龍腦亦賜閣梨聖
秀長命各澡浴四貫五百文　恩澤二貫五百
折絹褐絹僧衣一副通事陳詠錢三貫文以上
文字畢小行事司家三人來乞錢各六百小師
各四百与了合三貫也門戸雜文六百加小師
各四百与了兩又苑子惣二百三十文運食男
二十文茶湯男二十文或幕男二十文与了家
初請使与三百文外畢來乞錢人不知其數而
依僧錄制止不与之仏供備男一人与廿文畢
佛修菓子皆從申宮家儲備也苑子長一人別

大日本史　十八　自養齋藏

曰卅文了佛供男又一人廿文畢兵士一人百
文了半夜浩願了八龍王鼓誦讚諸共乘船放
池以五穀入池護摩壇　同入池了兩壇五宝
等同入了閣太保燒香使來同乘船揚供奉同
乘船月明極好殆可云興宴之（本ニ）自行四時了
十二日乙卯天晴卯一点退出初門十二天乞入
內時錢与百文畢擔夫二人与百文了從御前
廿様子茶二斤入銀八角茖盛鍮石様子將來
出東華門到店家取領茶菓与百文了二日請
使兵士乞不足錢与百文了擔夫五人各卅文了

從傳法院馬四疋擔夫等行者到來即到着院
先行者与廿文了皈天台山聖旨到来
傳法院　據日本國僧成尋状乞皈天台国清
寺安下候兩年重遊五臺山寺事
謹具〻進呈　熙寧六年三月十一日　内事
進呈奉　聖旨送摠容院押
相國寺僧返法華儀軌形像儀軌次第二巻来
返按入佛三昧耶命畢明日可来由示了更借
第一巻了慈照大師守恩来謁了當院内諸大
師等一〻来拜示兩澤之悦戌時三藏送酒一

瓶子召取照大師共喫了法花法堂莊嚴如本
始自行了經第七四時法了
十三日丙辰天晴卯二点借馬一疋爲謁五臺山
副僧正向啓聖院即出向点茶湯志獻絹二疋
汗衫料兩度難返遂収領了即退出馬廿疋實
与了三藏来告示云張行者同去天台不妨者
答感謝由畢依無雨氣念除雨障真言張太保
於　内告云若雨又久不下者祈雨有請欲令
整不可皈天台〻〻依之爲早去天台中心祈之
期一萬遍今日四千返畢七時法了經八未時

左　大相國寺東經藏院講經論賜紫惠明出
文字来褐衣一人共云欲去日本云但未知實
否受法僧法華法立印了文惠大師送茶二人
料
十四日丁巳雨下於三藏房点茶依有請也買木
香花都過麗花供壇上了為藥花似牡丹花小
也木香者若青木香歟文惠大師答云青木香
藥名也三藏云馬兜鈴根亦云雲南根講律釋
和尚来可去天台由云〻萬歲院僧也文惠大
師来請參向喫茶了今日一千遍了雨下即喜

感一万滿了三藏来坐典座依御藥指揮他處
人莛冷不令疾宿天台行者乘船之時可来由
示耳答云無令以前至乘船日住他處時〻来
通事所可案内乘船日与二百文了晩景小卿
来坐問訊七時行法了經一二
十五日戊午天晴卯二点慈濟大師来坐依月望
也者即退出了成尋先參向少卿房次三藏次
廣梵大師次崇梵大師次文惠大師次慈濟大
師房皆有点湯還房始行法間文惠大師来坐
謁了次崇梵大師来坐謁了始行法了少卿三

藏廣梵大師三人同來入行法間不謁由以通
事申了即還了次通事云十二日　皇帝妃出
男子宮中之人皆給官并天下大赦云々　皇
帝夫人一人名皇后妃三十六人更衣二十四
人惣有六十一人云々照大師從經藏取出新訳
大衆集善薩学論一部廿五卷借与法称善薩
造法護三藏訳日称三藏梵才三藏宣秘大師
同詔訳至和三年訳當日本天喜四年照大
師垩釆張行者至慈悲塔院買來天聖搃目錄
一部三帖六百文者壽昌寺僧來拜文惠大師

送茶三杯三藏府眨送羹乾茸等合四杯菓二杯送
之天聖目錄天聖五年作了至今年卌七年此
間新經論不入天聖錄七眨法了經三四
十六日己未天晴文惠大師持來大赦詔　門下
朕獲奉宗廟于茲七歳受動願治弗敢荒寧大
史豫言天下將降告正之朔日有蝕之推原典
經斯帽大異夙嘌膺戰栗朱爥厥咎豈非庻政之
失加於四方德誣未孚燭厥咎豈非庻政之失
加於四方德誣未孚刑罰未中善氣繆盭以累
三光令天動戚申儆不遠足用損茲徹膳變服

避朝推恩元元蕩宥多辟以圖消復以召和平
應四京諸州軍監見禁罪人除十悪外其餘死
罪降流罪已下並赦以通变借馬三疋充僧通
事垩秀三人行顕房点茶見目録經可買法文
司家官人來取經奏可買由示了且預置錢二
貫六百文還了馬各七十文畢大衆集善薩学
論弟八見了嘉祐三年四月進披弟九卷日称
三藏訳法護三藏逝去了云々弟十二云慈氏
鮮朕經說譬若有人以喝吒迦汁一兩点千兩
錢而作黄金非彼多鐵能金少討而返成鐵裝

菩提心一切業障消滅亦爾弟九卷初有不動
百字門功能甚妙也寫取了又有根本真言功
能亦尓有金剛輪陀羅尼等十二卷西天智吉
祥證梵義十八卷智吉祥逝去天吉祥證梵義
卌五卷嘉祐八年十不善業道經一卷日稱三
藏訳看了馬鳴善薩集也七時法了經五崇福
院主妙因大師賜紫尼法貴送齋請於大相国
寺伍牙院備齋二人侍者同來使行者与三十
文了
十七日庚申天晴齋時典座送羹一杯照大師自

持来汁一杯菓一杯三藏来坐議定新經作奏
狀可申由西天梵義大師有喫茶請与西天新
来二人共喫了六趣輪迴經一卷馬鳴菩薩集
華師法五十頌一卷馬鳴菩薩集尼乾子問無
我義經一卷馬鳴菩薩集日称三藏訳嘉祐八
年進河北定州僧重智与三藏行者来拜唯識
宗人也借出諸法集要經十卷日称三藏訳観
無畏尊者集者第一卷了治平元年進訳衆如
今日七時法華經六
十八日辛酉天騎三藏来坐乞新經　奏狀案了

大日本史　二十三　自養齋藏

齋時三藏送乳羹四杯迦通事料珍菓四杯一
人料照大師送菓一杯大卿從廨院還来以典
座可道問訊即与使共参入有茶湯被悦祈雨感
應中在　内中間万事辛苦如何者　奏狀以
照大師清書以通事送御藥許了　五臺山副
僧正来坐以狀云五臺山十寺副僧正兼真容
院供養主同句當僧正司公事覚恵大師兼鎗
参如例集要經第十着了治平四年進披如来不
思議秘密大乗經第一卷廿巻本也惟浄三藏
訳法護三藏共訳第一了景祐元年四月進客

崔宣戒来樞密院牒使臣舩手可送天台由聖
旨也七時法華經七
十九日壬戌天晴如来不思議秘密大乗經第十
云迦梨迦龍王於佛前說謁云我等今日於仏
前增益威光得善利我昔供養拘留孫及迦諸
迦大聖宝迦葉寂上人中勝乃至今供釈迦仙
案之俱梨迦龍王也十一云或見菩薩處虛空
中或見善薩於虛空中踞師子座或見菩薩菩
提樹下安處法坐成證菩提云云金剛手長子
名金剛軍次子名好臂共得無生法忍廿卷見

大日本史　二十四　自養齋藏

了訳人中有請天台教文章慈雲大師賜紫沙
门臣清滿照大師送茶令喫之相国寺受法座
主来与絹一疋香一裹真言震審了秘密大乗
經為真言大節經也金剛手秘密主本縁始末
委細說之曠野住處中移東土淨土莊嚴七日
請佛供養傳授記之擲手中金剛杵於虛空中
戲咲作法不思議也長子金剛軍同供養佛次
子鈔臂同伸供養以後年秦皇帝書写了送日
本之酉時雷電頻蔟大雨下中心為悅七時法
了經八一

廿日癸亥天霽齋時三藏送珍羹菜五種拜見新
訳佛說一切仏摂相應大教王經聖觀自在念
誦儀軌一巻法賢訳同詔訳法天施護等文云
境内旡旱當於彼處擇地畫作竜池即於池前
心念龍名以白芥子及塩作護摩即降大雨一
境豊稔云々今有所思、此度以白芥子護摩叶
此久次見普賢曼陀羅經一巻施護摩似金剛
界成身會有印真言要事等多々也次見妙臂
菩薩所問經四巻法天訳蘇婆呼童子經同本
異訳欤文云調伏諸龍須四方爐云々今用法

大日本、二十五　自養齋藏

花壇並黄色浄衣感雨叶此文意希欲所問經
一巻嗟韈曩法天子受三帰獲免悪道經一巻
息浄因縁經一巻浄意優婆塞經一巻初分說
經二巻上下說三迦葉身子目連得道也毘婆尸
佛二巻上下見了皆法天施護天息等訳也護國
尊者所問經四巻見了無量壽莊嚴經三巻雙
觀註同本異訳也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
三巻見了觀音勢至本縁授記說之慈氏陀老
和尚請禾佛手骨長三寸大方一寸仏牙一谷
入七宝筥重々最之諸人當頂谷伏地拜万歳
院恵道和尚来二人僧壱俗同来令喫茶了着
法花壇礼拜了佛牙請求老僧九十歳名善詣
申時三藏与呉樞密使共来使云来日請齋小
師二人通事同来者与使百文了七時法了經
二三
廿一日甲子天晴午後雨下辰一点借三藏馬行
向西府斉三座呉樞密家諫議上卿家中議式
寂以廣大侍人多々先召入住所小僧通事少
常問本國作法了次以紙筆問悟示閑入々々
書答問三觀四教五時一々答了次問法花大

大日本史　二十六　自養齋藏

指答了其次書南岳安樂行文三筒写与了次
斉四人同喫盡善窮美与小僧錢一貫了錢餘
人五百文通事同前午時還著傳法院雨下有
感女房以水精一貫取小僧念珠了沈香念仏
時懐中有香今以替取之不能周辞女房違始
自上各志与赤裙二腰草衫四筒了寂可哀三
藏馬人与百文了同去又一人与五十文了三
藏送茶喫了八種長養經一巻見了八齋戒也
除益障菩薩所問經下十巻且見了参向三藏
房喫茶七時了經四巻日終夜雨下

廿二日乙丑　雨下　諸僧群集、有新經文讃斎時典
座送汁一坏、見輔教編三帖、傳法正宗記十二
卷了、抗州霊隱寺東山契嵩和尚作、法藏二十
七人傳菩提達磨門人集也、達磨来朝年紀相
違在第五奥、別紙抄取了、文恵大師送茶三杯
次送調備菓七種、副僧文鑒大師来坐、点茶了
司家三人来、乞新經文字、奏了、下司家乞錢与
一貫了、七時行法了、經五今日終日大渇、副僧
錄云、雨乞多〻、為参不吉、可祈止雨者、祈之、入庭
止了

大日本史　〈〇　二十七　自養齋藏

廿三日丙寅　天晴　未日斎、便来、催可参来由示了
披寂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七
卷本法實訳第一云若欲雨者當往竜潭中持
誦若欲止雨者當用蔓花、於水中護摩、賜顕聖
寺新經聖旨到来如右
傳法院　攄日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主
傳燈大法師[illegible]賜紫成尋状、伏覩聖朝新訳經
五百餘卷未傳日本、昨雍煕元年日本僧奝然
来朝蒙　大宗皇帝賜号法済大師、三年還帰
賜大藏經一藏及新訳經二百八十六卷、見在

日本法成寺藏内成尋今来欲乞賜上件新訳
經所冀流通祝延　聖壽況成尋曾去顕聖寺
揀點收贖官中不許外國收贖、是致有此陳牒
伏乞攄状敷奏、本院遂具進呈奉　聖旨今顕
聖寺印新經賜与成尋、本院文錢
右請　顕聖寺印經院依　聖旨指揮、仍先
供敷令使錢數　煕寧六年三月日
入内〻侍省東頭供奉官勾當　御藥院傳法
院李　押送天台使臣左班殿直劉政、参謁文状
来、樞密院差使臣文字如右、三藏[illegible]、沙汰

大日本史　〈〇　二十八　自養齋藏

詠話、点茶了
傳法院中攄　日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
主傳燈大法師位賜紫成尋状　花水已来抒
啟天台景徳國清寺是智者流教之地、一覧無
跡之處、林松嶺茂十里扶疏、琪木璀璨、五嶺抱
寺、雙澗合流、四面標奇、智者真容安坐、禅床普
明錫泉、添濂殿、民成尋為安下之處、修行佛道
佃山中有智者十二所道場、大師或見普賢、或
遇神僧降伏天魔、感得宝蓋、成尋於此寺道場
一夏九旬、或七〻日、修法花法、行普賢懺專祝

聖寺且逐本懷花頂石橋銀地白沙有道場
有住僧他處〻中或無住人或無堂舍私結草
庵可修秘法小師二人行者二人為助成人台
州賜紫經失営佛支經両年後重遊五臺每五
項峯谷三七日結壇修行伏乞撿狀數奏本院
遂具進呈奉　聖旨送樞密院
右奉　聖旨依所乞差殿直劉政兼船伴送
至天台今劉付劉政唯此
煕寧六年三月十七日　押押押押
廿七日　朝辭廿八日可乗船由約了船究久

大日本史　二十九　自養齋藏

依文字多不書之楊州船也好船云〻頭聖寺
文字司家雇通事送了尉氏縣南去城九十里云〻與國
寺孟禪院主宝来和尚与照大師来坐賜紫人
也照大師云常念法花經孔雀瑜伽教十大明
王真言人也云云礼拜法花壇即買芍藥花十
二枚供養壇上花其葉似牡丹色赤大樂金剛
經七巻看了要樞也慈濟大師来坐筆言賜師
号。聖旨被下中書了　御藥奉次司家一人
来告此由照大師来請即行向告令遠去天台
為每日瞻礼欲圖閣梨形即以畫師令圖雖為

嘲被写己了大唐作法圖白形像懸自房咒師
影像皆圖持之司家三人来乞新經文字其師
号文字沙汰之间往還深泥辛苦殊甚可与錢
者荅云至于新經文字者一貫先了至于師号
者非取申乞只　朝恩所致何与錢乎然而切
〻乞之与一千五百文了通事從印經院還来
云從来日以好紙可摺者七旼法了經六七丑
時記之
廿四日丁卯雨下顯聖寺文字送傳法院顯聖寺
印經院准傳法院劄子撿日本國乃至私畧合使錢

大日本史　三十　自養齋藏

數者
右謹其如前本院勘會今来所要新訳經五百
餘巻切緣所管經板万數浩瀚逐時印造每一
歲并新訳成經共五千四百二十五巻並係一
依自来旧印經院條式内數目出賣今来本院
近准煕寧四年八月十日中書劄子撥賜到上
件經板赴院管勾後雖依舊来巻數出賣即不
見得是何繼文係　聖朝新訳致目下未敢印
造謹具狀申　傳法院伏特賜　持揮降下逐
部經名題目下院貴憑点撿印造有柱費官錢

謹録狀上　牒件狀如前謹牒
煕寧六年三月　日提轄管勾印經院吏
智悟大師賜紫懷謹
傳法院返牒　當院毎年所誕祝　聖壽新經
並降傳　宣劄子下印經院開板今來日本國
僧乞賜　雍煕元年後未新經五百餘卷緣貴
院目見得遂部經名題目更不須再來會問幸
早与印造了當請先供報合使錢數爲日本國
僧日近　朝辭爭要上件經起發免致怯問往
覆拖延住滞成尋注送顯聖寺　天聖録下冊

大日本史　三十一

自養齋藏

内　二百八十六卷自佛母出生三法藏經至
中天陀羅尼經九十三卷自大乘律至沙弥十
戒經二十九卷　西方賢聖集傳一百九卷自
白衣金幢緣起經至海惠所問經合五百卅卷
未入録并天聖五年以後治平四年以前印板
經㡳一点以馬四足向相國寺佛牙院爲謁華
藏大師前立行向出去間不謁妙因大師廣大
供養不可記盡備弥膳供一百餘人去僧小師
二人各錢一貫有一尼加供谷二百文一尼与
襪一足手中一合諸僧皆与午前眞言供養佛

牙午後講五人並坐高座次第說經各讀一卷
文字全異日本作法灰廻向程通俗通士女各
誦頌或如雅樂次第与手巾并腰帶貴大師高
德人也未時還院間兩止了司家書与師号中
書案文面奉　聖旨日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
雲寺主傳燈大法師位賜紫成尋今取旨賜師
号　右欲具狀申　中書　煕寧六年三月日
佛牙院四重宝閣七重莊嚴内外甚妙四面廊
皆有僧房當宝閣前陽左右廊如礼堂有大殿
母屋有僧房文辯和尚（大衆師也）住此僧房日別点

大日本史　三十二

自養齋藏

茶依祈雨後苑觀也花藏大師慈照大師來謁
惠淨和尚同謁礼拜道俗男女來礼不知數容
僧齋坐北庇敷列大卿少卿東座西面坐南大
卿北少卿南邊北面二座一座以西爲上三藏
次成尋次他院〻主三人不知名合五人二座
以東爲上俗四人通事列末北邊南面二座一
座以西爲上廣梵大師以中天二人大天國二
人二座以東爲上他寺老和尚八十餘歳云云
次重秀次長命以上仏面東也佛面西檀越妙
円大師賜紫尼法貴東面一人次北面一人他

寺院主賜紫尼不知名講經論尼次衡慶院主
講經賜紫尼人惠南面一人也妙因大師之弟
子也通事一人俗中得錢五百文雖固辞置去
了爲座席作法委記七时法了經八
廿五日戊辰天晴齋時照大師送計一杯菓二杯
三藏小師相国寺紫衣僧德嵩来欲同船去哉
別申告之次三藏相具来礼拜三度三藏告示
可同去二日船一艘使臣通事同船挾欲而可
随命由答畢嵩大師又三度拜僟了三藏啟遣
茶令喫人〻畢次大惠大師送茶四盏人〻喫

大日本史　二十三　自養齋藏

了通事云印經院從他處運渡新造印板撰定
取交印由百卌間廊取積云〻閑覺自性般若波
羅蜜多經四卷見了法護訳行向南浴室沐浴
了与百文畢買不空三藏碑二本谷百廿文大
證〻禪師碑百卌文大達法師碑百五十文律師
從万歲院来志与四分律本疏六卷菓二果与
三藏共来云〻在浴室間還了三藏後来示此旨
碑文三藏定直買与也顯聖寺院主智悟大師
来礼三度答拜畢印板目録持来注与要不要
了印了可及一月云〻從三藏房点茶了素意

於天台五臺欲修佛道而爲參臺山人花洛間
去年廿日住此訳館今年早飯天台思切去年
參臺騎馬及六十日老衰之身弥以疲極待花
水来以船欲飯二月廿五日待得花水即以上
表依祈雨　御修法三月十日延引十一日蒙
飯台　聖旨船使臣即具了依新經章又以
延日中心辛苦七时行法了經一
廿六日己巳天晴齋時三藏送菓二杯大乘菩薩
藏正法經卌卷拜見了法護惟淨等訳慶曆年
中進披仏毋般若波羅蜜多四集要義釈論四

大日本史　自養齋藏

卷三宝尊善薩造大域龍善薩造本論施護等
訳大中祥符四年五月進本論一卷合五卷見
了披見除蓋障善薩所問經第一卷法護惟淨
等訳天禧三年十一月進三十卷也東方大蓮
花世界蓮花眼如来之大士也所從来菩薩現
廣大供養宝樹等供粮釈迦如来除蓋障經三
十卷見了容省以通事告云明日不可有　朝
辞経若遅出来　朝辞後久留住可無使者書
送樞密院送容省牒案文傳法院申據日本國
至乃送樞密院　右奉　聖旨依所乞仍差小使

臣一名衆船伴送天台朝辞且令客省取旨文
賜令劄付客省関牒台州及令属去處施行準
此　熈寧六年三月十七日　押押押押
前日客省官人持来思失不書留仍乞也七
時法了経二三
廿七日庚午天晴斎時三蔵送菓二坏小師通事
又各一坏大恵大師来示云来日出廨院飯天
台曰雖相會早速平安可飯来者披仏説大悲
空智金剛大教王儀軌第十五巻本也至和元
年進有五種念珠時用不同最要事也此凯云

大日本史　自養齋藏

如九鈷杵而内中祈南之時通場衆中者賢劄
梨修千手供養法其作法全異常従西用九鈷
杵九鈷鈴々中鑄付八大忿怒尊形又廿四日
相国寺仏牙供養闍梨作法如後苑奇思之間
是九鈷文大略新訳説耳念誦之間無間断振
鈴以杵輪轉式當額上下異常相國寺嵩大師
与越州新司理参軍胡傳共来点茶了礼拝三
及次礼法花壇文恵大師作与写真讃相國寺
因則座主来拝照大師行者書工与上絹一疋
了一切如来名号経一巻息除中天経一巻心

印経一巻除賊難経一巻施一切無畏経一巻
看了客省宣咸来新経雖早出来　朝辞四月
十六日可宣者令出見文字二枚一紙先例勘
文太平興國年中日本奝然来朝賜号法濟大
師咸平二年寂照来朝賜号円通大師等文也
一枚可有賜物所闍梨金羅紫衣一鉢絹十疋
銭卅貫通事銭十貫也点茶還了衣冠官人一
人出来告師号欲得銭云々非　聖旨使曰之
不相會於三蔵訖喫茶飯了後三蔵来告賜善
恵大師号云々小師二人紫衣　聖旨下了云

大日本史　二十一　自養齋藏

七時法了経四無能勝幡荘厳経一巻最上燈
明如来経四巻観自在母経一巻聖曜母経一
巻如意陀羅尼経一巻看了訳人年号注別紙
了以後看経皆注別紙
廿八日辛卯天晴卯二点　御薬来今日新訳文
子合集経三四巻閏文右諫議参知政事馮京
来有僧俗斎　御薬董言示及闍梨祈求有感
應不待還去天台在京可勤仕　皇帝祈若住
處狭少作道場無便賜廣大寺可令住也飲食
不快者又於他寺可仕意去國清寺不許也者

是　聖旨趣耳答奏云天台智者於十二所道
陽或見普賢或感神僧成尋雖頽遇追　祖師
之遺風於天台勝地試欲扣聖應經両年後参
五臺一年修行後至住京洛可随左右蒙　聖
恩不可思議設雖還處可祈禱　聖壽賜師号
由知不知何答云雖聞此旨未見文字　御藥
云号善恵大師　朝辞之日可者文字者大卿
少卿三藏文監大師等同坐聞之諫議来即立
見参畢、宜賜茶酒使臣李供奉令持茶菓来
御藥云列訳經證義座看訳經并可喫食由者

大日本史　三十七　自養齋藏

随使来出訳遅先大卿取梵文一紙読了次筆
受智宝取梵文一句讀之梵才三藏唱證語筆
受書了決讀梵文一句如前如此一紙訳了詔
同訳少卿讀漢語了前後燒香薫香有手水散
下舉證義一人蔟顧廻向唱宝号奉祈　皇帝
次着食坐諫議与大卿一所御藥与李供奉一
所　少卿三藏成尋三人南面中座西八人東
面座東七人西面座食了間曳内菓子四種茶
二抔食了諫議有請与通事参向喫間祈雨感
應極作法一〻答了飯天台事問答了退出了

御藥又退出新經四月廿日比可出来者御藥
大卿等同来入房見法花壇了次張供奉与廣
梵大師倶来次　皇帝被摺十二時歌使臣張
供奉来前日付小師五人被献　日本　皇帝
經綿使臣也出會喫茶了通事可渡　日本旨
赤達使臣了三藏来坐依官使不審余誌公和
尚歌使由了張供奉早可　朝辞由示之目之
通事遣容者了御藥告云朝辞之後經廿日一
月更無妨早可朝辞者以此旨告客省也七時
法了經五

大日本史　三十八　自養齋藏

廿九日申壬天晴齋時照大師送汁一抔菜一抔
三藏送菜一抔以通事容者四月二日可　朝
辞由也即書文字案以三藏紙令書照大師以
通事送了万歳院律師并恵通和尚来律師付
少〻師一人今同船於抗州可買律文字人云〻
一人策引了又一人不可有由示了志与含注
本疏感悦由示了七時法了經六朝辞案文日
本國具位ム等　右ム等欲乞於四月初二日
朝辞赴台州国清寺謹具状申容省乞賜
指揮謹録状上　牒件状如前謹牒　年月日

日本ム等牒
廿日癸酉天騎斎眩三藏送好菜一抔廿七八九
三ヶ日間新訳經廿七巻看了目銭在別紙
御薬来参向数尅談話点茶三度少卿三藏御
薬好茶也先道士一人来坐数尅話了西天恵
遠恵寂二人飯西天聖旨文字送摠密院判成
了大天國二人同夫節新經之次可令　朝見
申大卿由奏文字与判了同天節者　皇帝生
日四月十日諸僧参内讀新經祈　聖壽云々
大卿少卿三藏梵義筆受二人合六人参内云

大日本史　三十九　養齋藏

々西湍人八人参御薬許一人着紫衫戴冠七
人皆戴帽無冠頂上結緒異唐人結額或用紫
衫或着青衫皆赤綿以之為通事八人之外有
下﨟十人多以色衣又契丹人多来由件人五
六日門可　朝見申容省所告也御薬還出与
小僧同送中門騎馬處了終日翳無雨子眩小
雨下七眩法了經七八
一廿九日卅日両日齋務官人皆於私宅遊戯
作文明日蝕　皇帝坐地上不可居床上官人
不参内齋務云々

參天台五臺山記第八 、
六年癸丑四月一日雨下今日〻蝕卯時云〻為
不令晴現祈雨從寅時雨下巳時雨止中心感
喜齋時三藏送羹四〻菜一〻午時　御藥來
王御帶同來以筆言問法門義天台義法華經
重〻問答及二紙兩人來坐房中看法筆壇見
畫師圖形像顯召教可書樣召照大師見文惠
大師述讃一日預置照大師也回則座主未志
与顯聖寺印本法華儀軌一卷客省宣咸來与
朝辭文客省　攄日本国僧成尋等狀欲乞於

大日本史　一　自養齋

四月初二日　朝辭赴台州国清寺申乞指揮
者　　右劄送僧成尋聖秀長命並通事陳詠
等仰於今月二日絶早趍赴　東華門祇候朝
辭不得懷挾文字並將帶頭及不得唐突仍
具知委申　　煕寧六年四月初一日押
押出請文
日本國具位ム等
右ム等今収領　客省　朝辭文狀一道二日
絶早趍赴東華門祇候　朝辭者謹錄狀上牒
上牒如前狀謹牒　年月日　台ムムムム

謹牒客省今出異國人〻參來　同天節進奉
金銀七宝馬絹錦布等文字數十枚郛丹西藩
等文字也谷數百人來云〻今日西藩人二十
餘人參來　御藥許多色黒所着衫以錦或縫
物依言語異有通事御藥羕行件藩人事各下
賜銭各目録小作紙從懷中取出各躰合點令
更　進奉馬四足与御帯共見各上品馬也少
卿三藏成尋三人共見之七時不經二壽坐寺
院主賜紫妙空大師汪仁送初六日齋請与行
者五十文了

大日本史　二　自養齋

二日乙亥天驕卯二点備馬四足參東華門途中
客省使三人來向入三重門從第四門廊東西
有休息處幕立倚子裝束備齋四前以銀器盛
珍菓美菜多以調備待　御出間一時許休居
莊嚴車數百出入其中以黄金裝束車入
皇帝殊入内云〻黄金洗手並金蹈床七宝具
足在御車前後婇女車七八兩相列辰三點依
催入門南庭數百人並立殆及千人欤有　御
出着白衫用常冠有銀蹈床於崇政殿南面坐
延和殿北殿也宮人各拜謝了由慶賀由各一

人出拜謝三面立兵士拜謁了依催僧少進向
御並立如前三度呼万歳退皈之處有小師
二人賜紫衣　宣旨即於　御前着三件又出
進　御前兩人呼萬歳此間成尋頗東退立以
御藥爲教使有兩年後必可參來　宣旨可
參由　奏了於御前賜絹三十疋錢并至ム錢
沓絹上置三貫許即退出安下處有舍人一人
爲齋伴喫齋了皈本院了祗候庫〻子三人車
入絹三卄疋錢六十貫来成尋絹十疋錢三十
貫聖秀長命各絹十疋錢十貫通事陳詠錢十
貫也与庫子錢九百文三人各三百文三僧各
三也通事与百文了御藥御帶兩人来入成尋
房使臣通事可　奏下別船由注狀令覧了御
藥入懷中參　内了相國寺廣照大師来拜之
反答拜了照大師告御帶官名作坊使文州刺
史王中正舊日曾任御藥院七眨法了經三
三日丙子天晴三藏来坐荼將来點少卿之小師
池等僧將来令拜了不知名通事与聖秀行向
顯業寺買来天台教九十餘卷回則座主借法
花次第了圖曼陀羅同未送曼陀羅未了云〻

以通事問卯經了不院主告云印了今染紙間
七十四五日可出来者七時法了經四
四日丁丑天晴卯時中書賜師号文字来先表畧
黄紙長一尺五寸廣六寸單定題云中書門下
牒成尋禮部侍郎平章事王押有印封中書門
下牒下行成尋同以日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主
傳燈大法師位賜紫成尋　牒奉
勅宜特賜号善慧大師牒至准
勅故牒
熈寧六年三月日　牒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王在名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馮在判京
禮部侍郎平章事王在判安石王將軍也印多〻也
与使臣人二人与二貫五百文了通事陳詠剃
頭又中書門下牒尚書祠部
中書門下奏據傳法院乃至數奏本院遂具
奏聞奉
聖旨送中書　牒奉　勅陳詠依所乞宜令
尚書祠部特与剃度依例出給文牒仍法号悟
本及関牒傳法院牒上准勅故牒

熙寧六年二月　日　牒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押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馮押
禮部侍郎平章事王押
御藥来看小師并三藏同看感喜三藏告示焼
香可祈皇帝郎庭中立机置上書別机安焼香
先礼三方堂谷二反次呼万歳祈之長命戒牒
乞来　尚書祠部　牒　准　銀臺司送下開
封府奏ヽ同天節開壇度到僧尼沙弥人數内
一名日本國沙弥長命　牒具如前其上件沙
弥長命已受戒訖事　須牒
勅出給戒牒為僧者故牒
熙寧六年肆月　日令史徐旦鄭　在判
給尚書侍部郎中充集賢校理同判大常兼礼
儀事兼同判王安國
右諫議大夫知制　同知道進銀臺司兼門下
封駁事集賢院兼尚書礼部兼同列王益柔
已上従尚書省請来案文
疑戒壇請来云六念案如右
皇帝　同天節勅東京右街大平興國寺資聖

大日本史　自養齋

為善戒壇院開壇度僧受戒所
六念第七引長命同引宗通徳済
第一念須知日月大小黒白〔從月一日至十五日云白月　從十六日至末云黒月〕
第二念須知食處有四〔或云常乞食或云僧常食　或云自己食或云壇越食〕
第三念須知受戒年月熙寧六年癸丑歳〔三月辰朔一日　甲辰刀時分　受具足戒〕
第四念須知三衣鉢具闕〔三衣具即云受持　不具即云闕受戒〕長衣〔已説淨　未説淨〕
第五念不別衆有七縁〔病時作食施衣道行乗船大衆集沙　門施食時得別衆食〕
第六念無病依衆行道〔有病當念随病醫療　無病者随衆行道〕
凡喫食時先作五觀法思念此食難得資身
済道
一計工多少量彼来處
二忖己得行全缺應供
三防心離過貪等為宗
四正是良薬為療形苦
五為修道業方受此食
知祠部秉律臨壇大徳賜紫恵炬
知六念秉律臨壇大徳善洄
威儀首秉律臨壇大徳恵順
羯戒師秉律臨壇大徳賜紫恵及
授五戒師秉律臨壇大徳恵幸

大日本史　自養齋識

授十戒師東律臨壇大德賜紫法隆
十戒和尚兼律臨壇大德善深
外判請律学臨壇大德善樂
内判請律学臨壇大德恵来
第十座講律内外臨壇大德恵鉅教授
第九座講経律論内外臨壇大德賜紫恵燈羯磨
第八座講律論内外臨壇大德賜紫恵深和尚
第七座講経律論内外臨壇傳戒賜紫令恵
第六座講経律論内外臨壇傳戒賜紫恵淨
第五座講経律論内外臨壇淨戒賜紫文辨
第四座講経律論内外臨壇傳戒印大師可携
第三座講経律論内外臨壇宣教大師　詮秘
第二座講経律論内外臨壇傳戒慈照大師恵嚴
第一座宗主講経律内外臨壇傳戒普照大師　詮
奉勅勅選補臨壇大德資聖萬善戒壇主講経律論内外臨壇場
紫　在判
卩筆受宗梵大師照大師等者師号文狀感歓
令巡礼五臺之次白地安下花浴訖舘不悳之
外賜師号且怖且悦七時法了經五
五日戊戌天晴通事以錢十貫儲大齋當院他院
人多以群集列着奇麻廣六功德也傳座梵恵
大師遠廣智大師恵琢向成等唱九地善薩合
掌得第九地善恵名故也通事明翔受戒奏狀
合作三藏持来即令写照大師獻御藥業文兵
位ム令為通事陳詠進蒙　聖恩降到祠部
道許令剃頭与成尋為弟子今来欲候到明翔
剃頭特乞開壇受戒与前来小師頼縁等五人
同受一般往般日本所貴前達不虚約三年间
却得迴信伏乞　監使御藥大道撿狀教奏謹
録狀上牒件狀如前謹
煕寧六年四月日日本國乃善恵大師賜
紫午時主御帯来忽与國清寺如日和尚詩一
冊了供奉官与通事来付明翔受戒奏狀了七
時法了經六
六日己亥天晴辰時三藏共行壽聖院尼大師斉
所通事小師二人同去路極遠三十里北門外
院也尼一人造廣大伽藍重〻堂〻院〻僧坊
寂多〻也請二百人僧儲斉毎年一度斉云〻
以錢上薦一貫中下五百文三藏献紫夏衫成
尋得綾汗衫皆以手布有一小男三藏比有梵字名

二人志与午布五臺副僧正來坐京中僧多以
群集華藏大師慈照大師手稱九地菩薩依路
次寄印經院買取千鉢文殊經一部十卷宝要
義論一部十卷善提離相論一卷廣釈菩提心
論一部四卷因集要義論四卷祥府法宝録廿
一卷五元録二卷与錢一貫五百文了院主智
悟大師点茶藥馬人与一百五十文三藏房点
茶七吃法了經七
七日庚辰天晴斎時三藏送菓二ヽ照大師送羹
一ヽ曲座送汁一ヽ三藏來点茶因則座主來

大日本史　二九(?)　自筆(?)

返法華圖曼陀羅并法華曼陀羅及私記一帖
座主骨肉前澤州司戸参軍李志臣來拜次法
華壇左街講經首座福聖大乘戒壇主賜紫大
師智咸送奇与使世文了請与三藏共可來者
戌時從三藏房有使即参有仙菓茶飲今日行
南浴室沐浴了与百文了与五十文了七吃法
了經八
八日辛巳天晴依同天節於御前為讚新訳父子
合集經三四五六七八等六卷大卿小卿三藏
梵義筆受二人卯時参内中了大卿小卿三藏

三人各以銀廿両造燒香筥入乳香名董陸十両
献　皇帝至于成尋者依朝辞了不参内大夫
國二人依日称三藏奏　朝見各賜紫衣絹廿
疋還來礼拜荅拜了三藏來坐筆告云大乘戒
壇院奇十日可行向者長命并天台行者買來
篭子一荷可入新經料也八百五十文者繩通
事買來百五十文云ヽ齋時三藏送羹一ヽ照
大師送汁一ヽ菓一ヽ照大師取來点茶七吃
法了經十二ヽ四叔
九日壬午天晴齋時三藏送菓二杯三人料聖秀

大日本史　十　自筆

并通事向印經院買來大教王經廿卷除蓋障
所問經廿卷与一貫二百文了者印經十三日
可持來者前後一百二卷日本未到新經為付
小師五人送本國所買取也天台行者以帶為
貨供錢一貫了因則座主來拜次高大師來傳
使臣語十四日可乘船由告示了七吃法了經
二
十日癸未天晴張行者以錢五貫四百文買紫紗
三疋來為宛夏單衫袈裟裙也以四百五十文買
皮鞋一足來籠子鏁鑰一筒百三十文云ヽ

從夜半付法宝錄歳次抄出新經目錄未畋功
畢　熈元年以後新經也七時法了經三
十一日甲申天晴齋畋照大師送汁一々菓一々
畫師行者雖固辞与錢一貫了以通事遣印經
院雨宝院羅尼經一巻買了祥府錄打損四巻
替送有感々々万歳院講律恵道和尚送十四
日齋請使与卅文了七時法了經四
十二日乙酉天晴他寺賜紫大師來拜不知其名
為印經沙汰参向三藏房点茶次三藏來坐照
大師自持來好茶点了通事参　尚書省乞祠
部之處書生官人乞一貫錢者与錢五百文了
以通事錢為一貫与書生取來祠部如右
尚書祠部
准
勅節文中書門下奏擄傳法院狀擄明州通
事客人陳詠狀昨於慶暦八年内本州市舶
給侍公牒往日本興販前後五廻文象抗州
運司公文差送日本国僧赴闕朝見日夕常
見日本闍梨精勤仏事欲乞剃頭為僧与日
本闍梨為弟子終身念佛報答國恩奉
勅陳詠依所乞宜令尚書祠部持与剃度依
例出給文牒仍賜法名悟本
牒具如前其上件賜名悟本事頃准
出給剃度文牒者故牒
熈寧陸年肆月　日書令史鄭押
牒尚書　如前長命戒牒
左諫議同前
左街大相國寺東經藏戒律院僧恵稔來拜雨
三座主欲同船去者答云船　不可有由了入
夜三藏送小瓶子服藥已了七時行法經五
十三日丙戌天晴齋畋照大師手自捧盤汁一々
菓一々持來待新印經間以船人運渡法門雜
具等三藏差詣大師頻來労問未畋新經來興
兩箇各數錦霞錦八人擔來一ヶ四人官人四人行者
二人印經院職掌共來其文狀云顕聖寺印經
院近准　傳法院印新經賜与日本國成尋内
除法苑珠林一百巻日本國僧稱本國已有更
不消印造外買印造肆伯壹指参巻冊遂勤本
院造經行人後延之計料到今使工料價子具
狀閈㘸申傳法院便蒙指揮依數支給下院造

作今擴經行後延之狀具上件經已於今月十
三日並已依數印造經裹具如後杜字号至轂
字号共參拾字号計二百七十八卷蓮華心輪
迴文偈頌一部二十五卷秘藏經一部三十卷
逍遥詠一部一十一卷緣識一部五卷景德傳
燈詠一部三十三卷　胎藏教三冊　天竺字
源七冊　天聖廣德錄三十卷
右具如前其上件已造了新經共四百千三卷
冊本院已隨狀差人將擎赴
院送納去訖謹具狀申
傳法院伏乞
指揮謹錄狀上
牒件狀如前謹牒
　熙寧六年四月十三日
三藏來坐○依字号計卷軸預納了官人等祿
錢一人三百文次一人二百文次四人各一百
文擔夫八人各五十文各皆稱不足由注文字
示云　大宗皇帝賜日本奝然一大藏經六千
餘卷使者人力更無錢祿其日幾被召納了分
始分錢多小在人心承諾還了即聖秀通事騎

馬向船申收乘船了擔兵士七人雇夫一人各
二度往还運物与實錢六十文馬二疋省分六
十文　嵩大師篭子等來船暫間經述了使臣
刘殿再前乘住了今朝先典座道見与絹疋了
保鸞下部房裝束人与錢一貫了伏地拜之月
者給注秀行者与五百文了並同去張者与二
百文了鞍一具預置照大師房了參五臺時可
用之七時法了經六
十四日丁卯天晴卯一点向傳法院參少卿許拜
辞次參大師房任廨院者等行者了次於三藏
喫粥茶菓次參梵義大師崇梵大師照大師慈
濟大師房拜辞了辰一点出院向乾元福聖禪
院諸律師齋所三藏同去已一点到着諸大師
律師迎來拜謝王大尉并若官二人共來三藏
合四人於一所同喫律師惠道和尚向二人者
与錢二貫午時三藏還間參　御藥許不在之
間与侍者錢三十文奉置辞別文字既了三藏
來船照大師前來楚休息辞別既了三藏書与
云相別不勝銷黯除中善為珍重早得入京相
見是所願也　示礼拜出云了照大師置好茶還

了高大師与大小師共来点茶行法了經七
戌時行浴堂沐浴了實与三十文了
十五日戊子天晴未時高大師与小師等共来使
臣殿直取出酒令飲人〻了諸人各分散了称
先例有由出船料揖工百文水手二百文下給
了捎工作百文与了未時出船至申時至水門
頭止船敎尅逗留官人来　捎工捜撿依秀才
同船愁見之云〻僧方官人〇来即出船酉時
至逐勢近辺止船了高大師与達磨六祖檀經
一帖可送日本由示了七時法了經八
十六日己丑天晴見高大師所持梵才三藏真影
三藏自作偈小師德嵩写予真乞讚以偈答之
尓令丹青繪予之相性本無生　容孚可狀
或謂其真　式称為假　真假兩端　善何取
捨　眤〻旻〻　識者非精　従著毫末　鷄
過滄溟　今見真影　實似謡同訳經三藏梵
才大師寂以感歎千鉢文殊經一見已了拯以
為貴使臣取出酒二盞進了今日過一百九十
里到襄邑縣止宿七時法了經第一
十七日庚寅天晴卯時出船、千鉢文殊一見了注

出儀軌一巻為参五臺山修行也以一本送日
本未時到南宗止船通事銭十八貫可出人尋
求問也通事得五貫水銀等云〻即及成一点
出船了子時至迎
十八日辛卯天晴卯時出船、酉時過一百里至宿
州其宅鎮應亭止宿一百六十里今日過了七
時法竹經二　宿止船了七時法了經三今日
嵩大師清書送日本新經目録了寂妙也杏多
〻買来似梅形
十九日壬辰天晴卯時出船辰時至宿州止船逗
留水手喫飯捎工責買云〻或尋真影入目録
送日本傳法院文惠大師作讚加写日本國善
惠大師写真讚訳義文惠大師智普述稟粹日
天為秉之賢分燈智者棲蹕奝然皇帝饗應不異奝然故云
觀國之光蒙
帝之沢聿遹良工遠傳高格慈相克肖乾成妄
瞻滄海萬里秋空一蟾遐寄敀舸衆仰无厭
凞寧癸丑孟冬五日訳館西齋書
師勤山此讚寓之卿中
以照大師令書也今聊目録北由緒云年餘六

旬且暮難期滄海波萬里去留無定故圖真影
送一室人若聞往生極樂之日披此真影念弥
陀号迴向西方兵記此由間落涙難抑今日過
二百卅里至宿州障縣宿七時法了經四
廿一日甲午天陰雨不下以通事奉都督府郎以
侍人被問誰依風不宜今日不出船七時法了
經六
廿二日乙未天晴辰一点出船入淮河了見浮船
大橋皆如前不記得須風上帆過九斗里至鴻
澤申時入小河楚州内曳船過六十里至淮
陰縣丑時止船宿七時法了經七
廿三日丙申天晴辰二点出船申時過六十里着
楚州府申三点開閘頗先出船數百艘間及千
酉一点入船南門辺着船宿了使臣本宅在此
州仍逗留七時法了經八
廿四日丁酉天晴依船修理今日逗留從然在南
門内午時金山寺僧二人來乞通惠大師冷彩
料者而依無錢不与之七時法了經一今日沐
浴了於船内所沸也
廿五日戊戌天晴使臣殿直朱書與云去問來為

癸運司指揮須管每一閘要船一百艘已上到
一次開如三日内不及一百艘第三日開不得
足失水利今日也是第三日近晩必開閘出閘
使行者終日雖行開閘過日了哀以爲難七時
法了經二以張行者昨今終日令縫七條袈裟
廿六日己亥天晴辰一点開閘頭出船梢工依請
取修理船板手至午時逗留午一点曳綱手出
船離楚州新店上船行間來向船有杭州監軍
資庫韓寺兼住船來相看同朱判官曼佗觀情
將茶謁來船上点茶志与扇二十合乳香二貼
此人會天台教重々問答泗州離州三十五里
至平河橋宿七時法了經三
廿七日庚子天晴卯時出船午時至宝應縣逗留
同二点出船過六十里酉時至界首止船宿楚
揚二州界也七時法了經四今日過楚州謝揚
湖了五湖之一也廣大也堀川西畔々也
廿八日辛丑天晴卯一点出船未時過六十里至
揚州高郵縣止船梢工賣買止宿了七時法了
經五
廿九日壬寅天晴卯時出船酉時雨下過六十里

至部伯鎮止宿船宿七時法了經六
五月一日癸卯雨下終日先入京上船間在閘頭
內待船入了晚頭入了閘第三閘而入夜間不
出船止宿七時法了經七
二日甲辰雨下卯時出船午時到着揚州府三下
六里也爲乞船逗留申時知府給支中送白米
三斗酒四瓶麵粉二斤終日徒然過了七時了
經八
三日乙巳天晴新經石余卷今夜洪湿了曳于之
間徒送時對船未來間今日遲了七時法了經

白食齋藏　十九

一梢工志與魚鰛仍與酒一瓶了
四日丙午天晴卯三点以兵士四人衆輸參府知
府饗應点茶湯船石還也晚頭可来者知府給
事中鬚髮皓好人々問答本國事次參開元
寺先礼大塔七重石塔也次礼頭子院々主点
茶與院主共參寺主大師院謁点茶而度依慈
覺大師往古住給寺至誠故參拜次參壽寧寺
廣大伽藍也有廿六小院云々參副僧正賜紫
惟雅院出去之間以文字預行者了僧判官賜
紫道演同出去了不謁以寺僧爲指南礼法花經

石碑了五間許立石刻經也誦經大師寺影壁
皆損了巳時飯船了兵士五人與五十文々齋
後即出參龍興寺依鑒真和尚本住寺也先礼
大佛殿後壁收面圖繪摩騰三藏影色黑手持
梵夾竺法蘭色黑手持朱軸青標紙四十二章
經一卷羅什玄奘慧遠道安道宣慈恩等影長
八尺許有丈六金色大仏三体並脇仕堂內莊
嚴甚妙也次參管內僧正賜紫惠礼院点茶而
度湯一度丁寧礼拜答拜了立王將軍安石大碑
新堂之內有等身釋迦々々殊立像右雲上師子

白食齋藏　二十

背上有蓮華普賢左雲上象立背有經篋廿六
羅漢寂甚妙也僧正出門送之來輸之處切
返了大仏殿西大殿五百羅漢等身像寂妙也
大佛殿後東廊十三間刻立法花經一部維摩
經金剛般若等文々上造宝殿極貴々石碑
還着船又兵士四人與四十文了遠々故也申時
從府被給杭州好船即指本船上河着南門依
日晚不乗移七時法了經二
五日丁未天晴卯一点乗移杭州船了杭州牒言
未來間逗留通支依秀才錢十五貫支遲々未

畤以轎子行浴堂沐浴了殿直酉剋取文字来
七畤法了経三
六日戊申雨下辰二点出船了未畤過二十五里
云〻故里下河宿七畤法了経四
七日己酉雨下卯畤通事来僅所取銭一貫半云
云秀才遁隠了即出船渡揚子江堰兵士七人
来加也一点入潤州河畢堰兵士七人与百文
梢工二百文本兵士廿人合二百文畢已三点
至京口堰船當州知府送酒小三瓶使与五十
文了未畤参府謁知府〻卿今年新任卿云〻
年七十餘人也小師五人送明州使臣三班借
職王彦来會云昨宗供奉文字感了途中使臣
殊有用意由也陳船頭舎弟永励出文状来有
十人也俗書筆多〻持来而依無要返了依潮
乾不越堰宿七畤法了経五
八日戊戌天晴殿直嵩大師参金山寺乙畢午時
越堰左右轆轤牛合十六頭依潮生也待殿直
等間至泳水搞止船殿直嵩大師等還来食了
寺主宝覚大師務周送来日斎諸僧四人各二
人皆送請畜而不了参由示使長老并行者等

了則又有文字送返吏已了請書六道畢皆
州商親張寧来謁依梢工食吏不出船當〻七
畤法了経六
九日辛亥雨下巳一点出船酉畤過七十五里至
丹陽縣丹陽橋止宿七時行法了経七兵士十
人与酒一瓶了
十日壬子天晴卯一点曳船午畤過四十五里至
呂城堰即曳船未三点通三十里至奔中堰左
右轆轤合十六頭水牛曳越已了即曳船酉畤
至常州北水門留宿七畤法了経八
十一日癸丑天晴常州剋丈為送金龍形張公洞
去畢去州陸路百廿里船路九十里〻〻仍謁
通判卯中点茶両度湯一度了還船偖即中送
酒五瓶新五斤使三人惣与五十文了竹轎買
實分三百五十文参府轎持兵士与廿五文了
弭節亭著船逗留未畤出船間艳才三蔵弟子
温大師来拜常州太平興国寺住僧也三蔵申
与紫衣也示三蔵常州人次少卿宣秘大師来
京羅五縣人也者　皇帝毎年送投金竜処
城山池台州岡也杭州銭塘江揚州揚子江等

也咸尋過三十六里至廻林鎮止船宿七ヒ点
了經一
十二日甲寅天晴卯時出船巳時至落杜鎮過卅
里了未時廿四里至無錫縣強行者流本宅暫
下船向宅了州与賜九十里也又至蕪州九十
里〻〻無錫館駅亭逗留船人賣買閑也未仁
点船出船酉時過三十五里至顧基上宿七時
法了經二
十三日乙卯雨下卯時出船申時過六十五里至
蕪州北門緇衣亭止船宿七時法了經三
十四日丙辰天晴辰時参府謁王司勲梢工水手
十五日食下畢有感〻〻退出間有点茶湯佗
官人法参出今日終日依船人米請取逗留行
浴堂沐浴〻主不取僧錢寂道心者也滿中入
亭終日休息於店家賢和布持来多〻也為先
天台山〻中科也司勲依今年新任刺史不送
僧食七時法了經四通事衆小船先去抗州了
貳
十五日丁巳天晴終日徒然入緇衣亭休息依樹
工水手食米未請取也七時法了經五出不

十六日戊午天晴巳時船出戌時過六十五里至
八尺馬鋪宿七時法了經六終夜甚雨
十七日己未雨下卯時止船終日曳船過八十里
至秀州北門宿七時法了經七
十八日庚申天晴辰時参府謁郎中西度点茶次
湯奇送酒約来嵩大師為通事殿直共参還船
後送酒五瓶無灰風麹新酒者茶酒司送文奉
返牒了七時出船了過六十里戌時至秀州内
且樹駅宿七時行法經八
十九日辛酉卯一点出感船過九十里戌一点抗
州十八里店宿七時行法經一今日未時允右
轆轤牛合十四頭曳越長安堰了塩官駅内也
廿日壬戌天晴卯一点出船辰時過十八里至臨
平賣買次至廣厳寺逗留明曳船上帆入抗州
了過九十里至照礼亭止船了七時法了經二
廿一日癸亥天晴辰時通事陳詠来劉錕李銓從
日本来由告一衆房衆船者乍悦迎送人處皆
船頭等相共来拜点茶并分酒二瓶了六船頭
各一瓶有坐禅供奉因宗房清水四禅師書即
披緘之處感涙頓下坐禅被送譲位除目并公

卿召及囙宗寺法華會日記囙宗房被送囙宗
寺二會日記堅義注記散斝已了為悦不少而
人合被送惟新科細布一段中貶参轉運使衙
被納文字後依沙汰文字支等不出會被来為
悦音次参知府舎人許人〻喫酒之間不斛棠
内還了七時法了経三
廿二日甲子天晴辰一点参通判学士出船中文
与判劉殿直中文也次参通判郎中許二人共
有点茶湯次参知府舎衙有茶湯行法了経四
廿三日乙丑天晴従然在船行法了経五
廿四日丙寅雨下行法経六去年渡海船施十郎
来与酒一瓶扇一枚了相共来一人劉錕船海
人与扇一枚了施十郎為通事去年韁幸召仕
故也
廿五日丁卯天晴秀州船来秉移已了李躲〻蕭
雖頗花麗年久打損船也行法了経七
廿六日戊辰天晴今年従日本将来永智上人李
詮於吴隠寺儲斎辰政行向嵩大師并小師三
人通事使臣殿直稱無暇由不去出州西門於
集賢亭乗船渡西湖三里上歩頭陸経于五里閒

漸向松林二寺門宛如天台十里松门次至霊
隠寺堂〻荘厳不可思議奇岩怪石異於他處
中天竺霊鷲山一小嶺飛来峯北面造霊隠寺
南造天竺寺也山体似飛来山洞数處奇秀絶
異也先参寺主慈覚大師賜紫雲如房重〻宿
處花義殊勝即点茶了自引将西軒夏凉〻戚
亭也上押打数十詩抜一両書取之
霊隠飛来峯　知軍州吏祖無擇　林捎葱
舊拂晴暉岩竇玲瓏寒露共言當日是飛来只
恐多年却飛去　熈寧元年八月二十日
霊隠寺西軒　廣陸陳良
好嶺来従天外飛擥前重畳覧幽奇竜廻曉洞
山先间風入秋林桂不知寒玉噴泉僧定後半
規留景客飯時勝尋到此迷真境履凿盤桓忍
暫移　嘉祐辛丑夏五月書
留題　霊隠長老方丈西軒　大常博士許敏
灑然危構絶風埃疊巘周環万象○聳壑喬松
千○起當軒吴鷲一峯来頹陽苒〻寺窻下飛
溜溪〻遶舎廻今日偷閑出城市擲遐欲去更徘
徊　絲書訖一両　拜院〻堂〻了著斎座

有錢五百文四人三百二百一百云〻　次向
浴堂極潔浄也次參天竺寺〻主房百余人字
同天台教管内僧正海月大師惠辯向仁王疏
有無答云四巻疏紛失了有天台一巻疏三巻
章安私記金剛般若疏非天台疏由示之答了
台疏由了僧引将見山洞卧龍石實似飛〻次
見葛仙公錬丹泉水極清涼飲之成藥云〻人〻
飲之拜五百羅漢八祖堂等了僧正儲仙菓茶
船頭等皆喫了山麥曲皆在碑文因之乞僧
正明日可送由約了於長老西軒聞佛法僧鳥
聲數度飛来奈鳴鳥也次參數興聖院見吳鷲
山洞廣大如五六間屋毋石埼造付十六羅漢
種〻佛像華奇怪洞也未時還船於西湖船頭
等喫酒菓等申時還通江橋大船了行法了經
八
廿七日己巳天晴辰一点天竺寺僧正使来被送
碑文一張感喜無極僧正消息如右
惠辯啓昨辰蒙
道馭臨山寺幸奉
慈相但愧

迎候踈漏本　擬侵晨請
謝忽値二三官員入寺宿霄故不及至容別擇
日
上謁所索飛来峯事碑只有陸鴻漸二寺碑畧
指出端由今封咨呈
座右留之不宜住天竺寺　慧辯
日本傳燈善惠大師　侍者
劉琨船頭来与鍮石匙箸各二具了来日可来
赴靈隱寺由也以永智供奉匙箸各二具送李
詮船頭許了行法了經一
廿八日庚午天晴辰二点向吳隱寺嵩大師三人
小師同去於西湖乗船先參天竺寺僧正昨日
出去者善妙大師出来点茶以橋上塔院拜礼
了処〻喫茶四ヶ度巳時向吳隱寺劉琨都綱
斉謂慈覚大師沐浴了申時飯船了昨日轉
運使新船在閘頭申陳一郎告之行法了經二
廿九日辛未天晴向新船許乗船了使臣別船家
好也〻〻職方思不可思議也未時雨下本船
極漏由云〻新經早渡後雨下感〻莊嚴法花
壇始終了經三

廿日壬申雨下坐禪返㪅付剳都綱了肥前〻司
消息同付了行法了經四張行者与通㪅口論
放言仍出船了頗非常行者也
六月一日癸酉天晴為轉船悅參轉運使衙奉謁
了有茶湯嵩大師来告張行者㪅不足言也兄
殿直同来示不兼引但於殿直船不可制〻由
了行法了經五開閘頭出船了大師舒州守也恐風
不出船殿直同不出實出船了風止
二日甲戌天晴船在閘頭外口依人〻恐風同梢
工不出也以止風由示大卿殿直梢工等畢乍
時潮生即出船渡錢塘江了大卿舒州都督白地向明州也
殿直同渡了但殿直船被曳潮不可河船居木
上傾水入雜物皆取上云〻人〻訪見㪅了大
卿以使被示無風渡了由潮乾不開閘〻外止
船了行法了經六
三日乙亥天晴卯時開閘入船即曳船至州此門
外宿殿直船不見行法了經七
四日丙子天晴卯時出船入州内了侍殿直申時
来着即共參府有茶湯学士好八也不出船止
了行法了經八

五日丁丑天晴卯三点出船一船越進申時至東
関於天花院前暫止船酉時曳船至堰了行法
了經一
六日戊寅天晴辰一点以牛十二頭曳越船堰司
来沙汰出兵士七人兼令渡曹娥江已了殿直
船閘渡江了午時至黎山頭路邊有好泉之酌
入船已了從江通四十八里至上虞縣初等慈
寺前宿行法了經二人〻入寺浴堂沐了
七日己卯天晴卯一点出船過十二里至餘姚江
辰二点以牛十六頭曳越堰頭了自曹娥堰至
餘姚堰五十里也午時入餘姚縣界内皆越州
縣也申時從堰過六十里至餘姚縣廣大縣也
大伽藍多〻也至竜泉寺大門前觀風亭止船
休息亥時出船丑時過六十里至熟山江邊宿
行法了經三
八日庚辰天晴辰時出船依風迎吹不能遠去通
餘姚縣入明州界了宿行法了經四
九日辛巳天晴過六十里至明州北門前宿了行
法了經五
十日壬午天晴至州前即參府学士用意殷多即

安下廣惠禪院知府送筭一碩麪一石法酒十
瓶從船雜物運取了以酒三瓶犒工兵士等了
通事三瓶取了沐浴了
十一日癸未天晴卯時參通判許夜前後孫吉船
五人來由申了但定海縣可送日本船由可被
賜丁文由了使臣殿直來了殿直酒食沐浴了
通事陳詠於京蒙　聖旨孫吉先賜奉国軍牒
如此相論今日未下定海縣船明日相定五人
僧可下定海也自沐浴了
十二日甲申天晴卯時陳詠來相定新訳經仏像
等買船可預送并賜預〻大宋皇帝志送〻
日本御筆文書至于物實者入孫吉船了五人
相共今日乘孫吉船渡了

善惠大師賜紫成尋記

享保四年己亥二月八日書寫畢

文化十年酉八月晦日謄寫卒功

巡禮五臺山記者成尋法師入宋筆記也文化癸酉歳
奉採拾之事於祖搶矣偶夏日閲普門書目而曠斯鹹
之內外典籍因閲書目而得此書矣按法師姓藤氏事
石藏文慶稟密教延久四年入宋廼神宗熙寧五年也
遊天台登五臺而入京勅館于大平興國寺傳法院賜
紫衣又與西天譯經三藏日稱等之梵宋碩師親炙遊
處六年依教祈雨得應賜號善惠大師尋加訳場監事
此歳奏取新譯經四百餘卷（釋書作三百餘卷）使其徒賫帰日
本付以內外書籍矣此書委載記中又詳釋書本傳矣
我邦自東漸以來踰海力遊者憧〻乎不絶趾然居相
接遇如師者未聞之矣今付遺芳於蠹殘之中欽慕之
餘謄寫以自備省覧此書編簡爛脫傳寫謬誤文義不
通者多置以俟他日挍正焉

巡禮五臺山記[illegible]
天保五年[illegible]

佚名 撰

神道五部書

明治六年（一八七三）京都刻本

據明治六年（一八七三）

京都刻本影印

明治六年十一月發兌

度會延佳標記
日溪宗興訂正

神道五部書

千里必究
不許翻刻

京都書肆　永田文昌堂梓

五部書次第
第一御鎭坐次第記
第二御鎭坐傳記
第三御鎭坐本紀
第四寶基本紀
第五倭姬命世記
神記第二阿波羅波秘書十二卷内

三面鏡外宮内宮多賀宮

寳一本作靈已下同

二神一本二柱神

小或作少　造化胡日出之時　非留宅於日之小宮則不能結幽契

狀如葦牙

天照坐伊勢二所皇大神宮御鎮坐次第記

天照坐皇太神一座（在伊勢國度會郡宇治鄉五十鈴河上）

記曰伊弉諾尊曰吾欲生御寓之珍子乃以左手持銅鏡（三面天鏡尊所作寳鏡也）則有化出之神是謂大日孁貴亦號天照大日孁貴也此御子光華明彩照徹於六合之内故伊（此已上以造化語）弉諾伊弉冊二神喜曰吾息雖多未有若（此已下以人事語）

此靈異之兒不宜久留此國自當早送于天而授以天上之事日神即留宅於日之小宮焉當神寳日出之時天照大日孁貴（指春宮）與止由氣皇大神預結幽契永治天下以降高天之原（尓）（天照太神）神留坐（天）皇親神漏岐神漏美命以八百萬神等（乎）天之高市（尓）神集集給（比）大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波）吾

主又一本王

記曰神之御鎮坐哉殊措之

思兼神之慮

一水御中主　有神之子三字　一本曰字无　思慮之貌勅也

一云天津彥火瓊瓊杵尊云云　已下同

命也下一本

子孫可主之地（奈利）安國（度）平（久）我皇御孫之尊知食（度）事依奉（比）以八坂瓊之曲玉八咫鏡及草薙劒三種之神財（天）授賜皇孫永為天璽視此寳鏡當猶視吾宜（岐）亦云眞經津鏡惟天照大神入天岩窟閉磐戸而幽居爾乃六合常闇（志天）晝夜不分庶事燎燭辨群神愁迷（弖）八百萬神深思遠

慮天御中主高貴高皇神勅曰令石凝姥神取天香山銅以鑄日像之鏡其狀美麗今崇祭伊勢大神宮御靈是也

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天照太日孁貴太子正哉吾勝勝速日天之忍穗耳尊子也母止由氣皇大神太子高皇産靈神女萬幡豐秋津姫命夫天照大日孁貴尊與止由氣皇大神亦是中也神是天孫尊太祖也故以高皇産靈神為皇親神謂親者祖也宗也故屬二祖之名號皇御孫命也）闢天關岐

有凡徳合天地為皇智合神靈為介大則變通之道神則神也二字

垂仁天皇

天一本太

十月以下至是也日本紀作九年秋歴十月朔日子度會一度遇宇是一字治坐一本座

靈御已下十三字一本大字

披雲路介駈仙蹕此天之八重雲伊頭之千別尒千別天筑紫日向高千穂槵觸之峯尒天降到居給

神日本磐余彦天皇元年大歳甲寅年冬十月發向日本國矣

經向珠城宮御宇廿五年丙辰春三月從伊勢國飯野高宮遷幸于伊蘇宮倭姫命

奉齋矣然後随神教下津磐根大宮柱太敷立弖二十六年丁巳冬十月甲子日奉遷于度會宇遲五十鈴河上之新殿鎮理定理坐矣

相殿神二座

左天手力男命（元是御戸開神坐靈御形弓坐是神代輪王所造也）

右萬幡豐秋津姫命（靈御形劒坐是神代龍神所造也）件

天御中主國常立同徳日神一徳

一本曰以生下有神字

姫神則止由氣皇太神太子高皇産靈神一女也是天照皇大神太子正哉吾勝尊妃皇孫命母也故天照皇太神與止由氣皇大神二柱御大神則曰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之大祖也故尊祖敬宗禮教為先矣

荒祭宮一座（天照大日靈貴荒魂靈御形鏡坐）

伊弉諾尊洗左眼曰以生號曰天照荒魂亦名瀬織津比咩神也記曰天鏡尊月殿居焉所鑄造之寶鏡三面之内二面者伊弉諾伊弉冊尊傳持天神賀吉詞白賜弖日神所化乃眞經津鏡一面座也因茲為御靈也

天照坐止由氣皇太神一座（在度會郡山田原）

變一作德

崇神天皇

記曰以代水德未露天地未成瑞八坂瓊之曲玉乎捧九宮久即水變為天地利天地起成天人民化生須名曰天御中主神(都智)故千變萬化受一水之德生續命之術故名亦曰御饌都神也古語曰大海之中有一物浮形如葦牙其中神人化生號天御中主神亦名國常立尊亦曰大元神故號豐葦原中國

亦因以曰天照止由氣皇大神也與大日孁貴天照大神豫結幽契永治天上天下給也

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三十九歲壬戌天照皇大神遷幸于但波乃吉佐宮積年今時止由氣之皇神天降坐天命明齊德給如天小宮之儀志弖一處雙座

倭姬命垂仁帝第四皇女四百八十二年

水德神故魚井祭

氣一本居

令一本尓

大佐々命此時祭主

下下一本作者負

泊瀬朝倉宮御宇天皇二十一年丁巳冬十月一日倭姬命夢教覺給久皇大神吾如天之小宮坐尓天下仁志天毛一所耳不坐御饌毛安不聞丹波國與佐之小見比沼之魚井之原(一本无)不坐道主貴(開化之後)乃齋奉御饌都神止由氣皇太神乎我坐國欲度誨覺給支今時大若子命差使弖朝廷尓令

言給弖搆立寶殿弖明年戊午(一本有秋字)七月七日以大佐々命弖従丹波國余佐郡眞井原志弖奉迎止由氣皇太神度遇之山田原齋奉焉御靈形鏡坐也

天地開闢之後雖萬物已備而莫照於混沌之前因茲萬物之化若存若亡而下下來來自不尊爾時國常立尊所化神以天

朝霧黄消處吹拂明鏡鑄造給所乃御量事也

黄金樋代御正躰入物也

外宮相殿皇孫尊

極秘左二神二面不二即一座也

大西荒魂小東和魂

道主貴自但波從奉事抜世記可考

傳記云云四德地五行與心性同德

玉者何同推未詳

津御量事天三面乃眞經津乃寶鏡鑄顯
給（倍利）故名曰天鏡尊爾時神明之道明現
而天文地理宜存矣彼三面寶鏡内第一
御鏡是也圓形坐奉藏黄金樋代焉

相殿三座

左一座皇御孫尊御靈形金鏡坐二面大
西小東以西爲上同御船代内坐是神代

靈異物也以二面（一座）爲道主貴奉齋神是也
大物忌内人奉仕其縁也
右二座天兒屋命靈形笏坐牙像也球玉（極秘箱内）
一隻賢木二枝坐天磐戸開之時天兒屋（藏靈鏡不我人云云）
命捧持祝詞敬拜鎭祭笏賢木是也
太玉命靈形瑞八坂瓊之曲玉奉藏圓筥
也是天祖吾勝尊所化寶玉是也亦五百

或説云亦號已下六字正本無之

翁曰靈貴者荒魂之謂

翁曰止由氣大神即天御

箇御統玉奉懸眞賢木枝也寶玉内納珍
寶也是天地人福田也奉納曲玉圓形筥（内宮）
一合靈異物觸事者勅亦五百箇乃在金
玉餝寶珠等天戸開之時太玉命捧持寶
玉是也圓筥則混沌形也故藏萬物種子
是也亦號玉串内人奉仕眞賢木五百箇
御統玉之其縁也

多賀宮一座

止由氣皇大神荒魂也伊弉諾尊到于筑
紫日向小戸橘之檍原而祓除之時洗左
眼因以生日天子是大日靈貴也天下現
名曰天照大神之荒魂荒祭神是也復洗
右眼因以生月天子天御中主靈貴也天
下降居而名止由氣大神之荒魂多賀宮

中主尊其荒魂是月神也伊勢参詣記云外宮月神此國常立尊也非伊弉諾伊弉冊尊所生也天神七代水氣爲始而有月神之号地神五代火德爲主而有日神之名萬物以陰陽爲父母而水火交會之理有之是兩宮眞寶之習也此外宮長官家行之説也今考究之

是也亦曰伊吹戸主神是也御靈形鏡坐也是天鏡尊所造三面寶鏡伊弉諾尊右手尓令捧持天月神所化乃眞經津鏡是也天鏡尊明德以持給所

以前天照坐二所皇大神宮御鎭坐本記所録顯如件

阿波羅波命 一神皇産靈十七代 荒木田押刀

乃乃古命 赤冠藥

乙乃古命

當宮調御倉神代秘書十二巻内神記幷飛鳥記以一禰宜光忠書寫本文治元年四月廿一日正殿假殿遷宮之次於宿館書寫畢

禰宜度會神主高倫 判

件書寫本者祖前三禰宜延行神主相承之于時以彼本書寫之

禰宜度會神主 判

於正案二通者神記一 飛鳥記 二 別宮秘藏之 判

垂仁天皇

伊勢二所皇大神御鎮坐傳記 神記第一 又一本作

纏向珠城宮皇女倭姫命伊勢國渡遇之
宗邏乃五十鈴河上之邊立磯宮御坐之
時尓狹長田之猿田彦大神 宇遲土公氏 人遠神神
齋内親王神主部 天村雲命之孫大若物 子弟乙若子命等也
忌等 天見通命之孫宇多大大 年禰奈大阿禮命等也 訓悟白久凡
天地開闢之事聖人所迹也爰伊勢天照

皇大神五十鈴乃河上尓御鎮坐之制作
未露紙墨故元始綿邈其理難言志頼爾
諸聞給倍吾是天下之土君也故號國底
立神也吾是應時從機比化生出現之故
號氣神吾亦根國底國里与麁備踈備來物
仁相率守護之故名鬼神吾亦爲生氣仁
授與壽福之故名大田神吾能反魂魄之

一本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云

一本威稜作稜威

故號興玉神悉皆自然之名也物皆有効
驗我將辭訖遂隱去矣
以昔天照大神天御中主神以天之御量
言立賜天津彦火瓊瓊杵尊 天照大神之太子正哉吾
勝勝速日天忍穂耳尊子也母天御中主神子高皇産靈神女栲幡豐秋津姫命
八坂瓊曲玉八咫鏡草薙劒三種寶物亦
以大小神祇三十二神使配侍爲因勅皇

孫曰葦原千五百秋之彌圖穂國是吾子
孫可王之地也宜爾皇孫就而治焉行矣
寳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也于時皇孫
離脱天磐座排分天八重雲威稜道別道
別而天降給天之八衢之衢奉迎相待 足
皇孫之所幸道路啓行天奉到筑紫日向
高千穂槵觸之峯以皇親神魯伎 天御中主神之

神武天皇

兒高皇産靈神是也神魯美命高皇産靈神弟神皇産靈神是也〔一本无〕皇
孫之命乎日向高千穗槵觸之峯尓天之
御翳日之御翳度大宮柱大敷立天瑞之
御殿度汝屋船命等木靈久久遲命也稲靈豊宇加能姫命也
天津奇護言乎以天言壽鎭白久皇孫之
命乎天津高御座尓坐天豊葦原瑞穗之
國乎安國度平久所知食弖天津日嗣乎

萬千秋乃長秋度所知食事以天津御量
事弖天津璽乃劒鏡乎捧持賜比言壽宜
治天下卅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三歳

神日本磐余彦天皇舊不合尊第四御子母玉依姫海童少女
也元年太歳甲寅年冬十月發向日本國
矣辛酉正月即建都橿原經營帝宅天皇
孫尊之美豆乃御舎乎造奉仕自神武天

崇神天皇

皇迄開化天皇九帝歴年六百卅余歳天
皇與同殿坐也此時帝與神其際未遠同
殿共牀以此為常故神物官物亦未分別
矣

御間城入彦五十瓊殖天皇漸畏神威同
殿不安改更令齋部氏率石凝姥神裔天
目一箇裔二氏取天香山白銅黒金更鑄

造劒鏡以為護身御璽是踐祚之日所獻
神璽鏡劒也謂内侍所是也凡璽則大已貴神其
子事代主命所獻于大日孁貴瑞八坂瓊
之曲玉神璽是也

天皇六年己丑天照大神倭大國魂二神
並祭於天皇大殿内然畏其神勢共住不
安故九月就於倭笠縫邑殊立磯城神籬

一本弥作珍

一本未現知作未視知

一本大祖作父母

奉遷天照大神及草薙劔令皇女豐鋤入
姫命奉齋焉
纏向珠城宮御宇天皇廿五年丙辰春三
月從伊勢國飯野高宮遷幸于伊蘇宮于
時倭姫命詔久南山末見給比吉宮地乎
覓幸給支今歳猿田彦大神参乃言壽覺
白久南大峯有美宮處佐古久志呂宇遲

之五十鈴之河上者大八洲之内弥圖之
靈地也隨翁之出現三二本百八万余歲前毛尓
未現知留在靈物利照耀如大日輪也惟
小縁之物尓不在須定主出現御座耶念
本倭姫命曰理實灼然惟久代天地之大
祖天照皇大神天御中主神并神魯伎神魯美命誓宣
弖豐葦原瑞穗國之内尓伊勢加佐波夜

之國波有美宮處度利見定給比天自天上志天
投降居給布天之逆大刀天之逆鉾大小
之金鈴五十口日之少宮之圖形文形等
是也弖度天平手乎拍給弖比甚喜於懷給於
此處尓遷造日少宮給大宮柱一名忌柱亦天御量
柱亦心柱是則皇帝之命國家之固也龍神土神各一座爲守護之神坐天太敷
立於下津磐根大田命以地精金之底津磐根奉敷之山峻峙搏

風於高天之原弖朝廷御宇二十六年丁
巳冬十月甲子奉遷于天照大神宇遲之
五十鈴河上尓鎭坐焉
天照坐皇太神一座亦曰大日孁貴
相殿神二座左天兒屋命靈右太玉命靈
御戸開前神二座左天手力男神靈右万幡豐秋津姫命
御門神二座豐石窻神櫛石窻神

一本前作所

御倉神三座 素戔烏尊子宇賀之御魂神亦名專女 三狐神

酒殿神一座　神靈器坐

宮中四至神四十四前。

攝神

荒祭宮一座 皇大神荒魂神也伊弉諾尊到筑紫日向小戸橘之檍原而祓除之時洗左眼因以生日天子大日孁貴也天下化生名曰天照大神荒魂荒祭神也謂祓戸神瀨織津比咩神是也

瀧原宮一座 皇大神遙宮也伊弉諾伊弉冊尊所生河神名曰水戸神亦名速秋津日子神也

伊雜宮一座 皇大神宮遙宮也天日別命兒玉柱屋姫命也依神託崇祭之

已上天照大神宮部類從神之專一是也

豐受皇大神一座

天地開闢初於高天原成神也一説曰伊弉諾伊弉冊尊先生大八洲次生海神次生河神次生風神等以降雖經廻一万余歲水德未露志天天下飢餓于時二柱神天之御量事乎以天瑞八坂瓊之曲玉乎捧天九宮所化神名號止由氣皇大神止支千變万

一本作謂

化受一水之德生續命術故名曰御饌都神也古語曰大海之中有一物浮形如葦牙其中神人化生號天御中主神故號豐葦原中國亦因以曰止由氣皇大神也故天地開闢之初神寶日出之時御饌都神天御中主尊與大日孁貴天照大神二柱御大神豫結幽契永治天下 兔 或為日為

雄略天皇

月永懸而不落或爲神爲皇常以無窮矣
光華明彩照徹於六合之内矣
御間城入彦五十瓊殖天皇卅九年壬戌
天照大神乎遷幸但波乃與佐宮積四年
奉齋今歳止由氣之皇神天降坐天合明
齊德給如天少宮之儀志天一處雙坐須于
時和久産巢日神子豐宇氣姫命稻靈神也奉

備御神酒今世謂丹後國竹野郡奈具社坐豐宇賀能賣神是也亦
丹波道主貴素盞嗚尊孫粟御子神是也奉備朝大御
食夕大御氣奉仕矣其功已辞竟天止由
氣大神復上高天原支此處仁志天以白銅
寶鏡弖道主貴八少男童天日別命崇祭
奉焉
泊瀬朝倉宮御宇天皇廿一年丁巳冬十

一本齊作齋

月一日倭姫命夢教覺給久皇大神吾如
天之少宮坐介天下仁志天毛一所耳不坐爪
御饌毛安不聞介丹波國與佐之小見比
沼之真井之原坐道主子八手止女乃齋一本无
奉御饌都神止由氣皇大神乎我坐國欲
度誨覺支介時大若子命差使弖朝廷介
御夢之狀乎令言給支卽天皇敕汝大若

子使罷往天布理奉宣支故率手置帆負
彥狹知二神之裔以齊斧齊鉏等始採山
材搆立寶殿弖明年戊午秋七月七日以
大佐々命弟若子命子介佐布命子彥和志理命子阿波良波命子従
丹波國與佐郡真井原弖之奉迎止由氣皇
太神度遇之山田原乃下都磐根如五十鈴宮地
大田命奉敷之大宮柱号忌柱亦名天御量柱亦曰心御柱是則皇帝之命

一本太玉命作太玉神

國家之固神明之德也故龍神土神各一座為守護神廣敷立天高天原仁千木高知鎮理定理坐止稱辭竟奉文亦撿納神寶卜兵器為神幣矣更定神地神戶二所皇大神宮乃朝大御氣夕大御氣日別齋敬供進之亦隨天神之訓以土師之物忌造天平瓮于丹波道主命物忌職奉仕御飯炊滿供進之

皇大神重託宣吾祭奉仕之時先須祭止由氣大神宮也然後我宮祭事可勤仕也故則諸祭事以止由氣宮為先也

相殿神三座左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大八洲主也右天兒屋命太玉命各天神地祇之忠神

多賀宮一座止由氣皇太神荒魂也伊弉諾尊到筑紫日向小戶之橘之檍原而祓除之時洗左眼因以生日天子是大日靈貴也天下化名曰天照大神之荒魂荒祭神也復洗右眼因以生月天子天御中主靈貴也天下化名曰止由氣大神之荒魂多賀宮是也亦洗鼻因以生神號速佐須良比賣神土藏靈貴也素盞嗚尊與合力坐給也多賀宮則伊吹戶主神祓戶神也天照大神第一攝神也依神誨奉傍止由氣宮也

山田原地主大土御祖神二座大年神子大國玉神子宇賀之御魂神一座素盞嗚尊子土乃御祖神一座亦衢神太田命神寶石寶形一面坐是神財也

調御倉神宇賀能美多麻神座是伊弉諾伊弉冊二柱尊所生神也亦號大宜都比賣神亦名保食神神祇官社內坐御膳神是也亦神服機殿祝祭三狐神同座神也故亦名專女神也齋王專女此緣也亦稻靈宇賀能美多麻神坐西北方敬拜祭也尊形座各一座也

酒殿神謂伊弉諾伊弉冊尊所生和久產巢日神兒豐宇賀能賣神從月天降坐善釀酒飲一杯吉万病除也其一杯之直千金財寶積車送之今號神酒驛家使及齋宮之節會夜賜給酒布此之緣也亦曰丹波國與謝郡比沼山頂有井其名

号麻那井。此所居神則竹野那奈具社
是也。故豐宇賀能賣神靈石坐也。亦酒
造天之甕一口大神之靈器也。以敬拜
祭也。古語曰吉祥甕腹滿甘露酒名號
神酒獻三
節祭也
已上止由氣大神靈貴神等崇祭諸神社
四至之神等皇大神宮縁也。故日天則東
南坐月天則西北方坐給矣。凡伊勢二所
兩宮日月所表諸神星位倭姫命與大田

命宇豆幣帛如横山積置豆朝廷寶位手
長御世度堅磐常磐尓齋奉比茂御世尓
幸閇奉度以天津御量言之奇護言天諸
穢悪事乎定忌言詞大神主大佐佐命物
忌荒木田酒女押刀子等尓訓言竟詔支
物忌之名此縁也
凡神代靈物之儀猿田彦神謹啓白久夫

一本
神明之道明現云云
劔者天照太神相殿靈也云云

弓者天照大神相殿神靈也
王者豊受宮相殿靈座

天地開闢之後雖万物已備而莫照於混
沌之前因茲万物之化若存若亡而下下
來來志天自不尊于時國常立尊所化神以
天津御量事地之精金白銅撰集三才相
應三面真經津寶鏡乎鑄造表給倍利故
鑄顯神名曰天鏡尊其時神明之道明。知。
明現天文地理以存矣亦劔者大刀子小刀子土

精金龍神所造也。弓箭者輪王所造陰陽
儀故名天之香子弓地之羽羽矢也。王者
日天月天之光精也。笏者天之四德地之
五行自然德也。物皆為神靈敢誰為私耶
焉高貴神詫宣久大土祖衢神等告覺給
天照大神則主火氣止由氣大神則主水
氣而万物長養也。故兩宮者天神地祇大

一本興作與

宗君臣上下元祖也惟天下大廟也國家
社稷也故尊祖敬宗禮敬為先故天子親　教一本
耕以供神明王后親蚕以供祭服而化陰
化陽有四時祭德合神明乃與天地通也
德與天地通則君道明而万民豊也故荷
前荒幣和幣赤曳絲赤丹穗青海原乃　布之　帛之　麻之　稲穗之
鰭廣者鰭狹者興藻菜邊藻菜山野物者

神道五部書巻二　御鎮坐傳紀　〇十五

甘菜辛菜御神酒者甕腹滿並弖皇御孫
命御世乎長御世登堅磐尓常磐尓齋此
奉茂御代尓幸閉奉壽言登詔倍利又詔布
神主部物忌職掌人等諸祭齋日尓不觸
諸穢惡事不見不聞不弔不言佛法言忌
亦不食宍迄神嘗會日尓不食新飯齊身
謐心愼攝掌以敬拜祭矣又神衣神部是同也

天月豊受御霊也　五飛龍東西南北中也

神鏡座事
一面者從月天顯現之明鏡圓形坐三光天象五飛龍
守護神是天鏡尊之鑄造白銅寶鏡也月　以下八字一本細注
五座
天所作三面之内也崇祭止由氣宮是也
太田命白久崇神天皇御宇止由氣皇大
神天降坐弖天照皇大神與一處雙坐于
時從天上御隨身之寶鏡是也神代天御

神道五部書巻二　御鎮坐傳紀　〇十六

中主神所授白銅鏡也是國常立尊所化
神天鏡尊月殿居所鑄造之鏡也三才三
面之内一面是也今二面者天鏡尊子天
萬尊傳持之次沫蕩尊次伊弉諾伊弉册
尊傳持天神賀吉詞白賜弖日神月神所
化乃真經津鏡也天地開闢之明鏡也三
才所顯之寶鏡也當受之以清淨而求之

以神心視之以無相無位因以為神明之
正躰也今崇祭一面荒祭宮御靈一面多
賀宮御靈坐已上三面辞竟奉支
一面者八百萬神等以石凝姥神奉鑄寶
鏡是則崇伊勢大神宮也 鏡名日像八咫古語八頭也八頭花崎八葉形也故名八咫也中臺圓鏡形坐也圓外日天八座
一面者日前（一本无）宮坐也石凝姥神鑄造鏡也
初度所鑄不合諸神意紀伊國日前神是
也

已上神代寶鏡是也

次倭姫命隨神誨更鑄造日月所化神鏡
藏置朝熊山神社也亦此所（天尓 天志）種種神
財鑄造已竟以靈石為神體也凡大小神
祇御靈等或天上地下乃璽物或御（雑器）

一本式作弐又一本无之
一本四拾貳種四字无之此數不詳
一本故號日天子五字无之
一本惟諸神以下十字無之
一本竟作覚

代（一本作體）制造之鏡八十三面釼大刀子小刀子
五十二枚矛大小一百二十柄御弓御箭
御楯各四十四種式以備二所皇大神之
大幣焉天照大神各貳拾四種也止由氣
大神各四拾貳種分置者也
興玉神詫宣久天照坐皇大神則大日孁
貴故號日天子故曰天照大神亦止由氣
皇大神則月天子也亦名天御中主神以
水德利万品故亦名曰御饌都神惟諸神
福田生化壽命也汝等受天地之靈氣而
種神明之光亂誰撓其神心誰于其慮耶
謹請再拜言壽竟于時倭姫命皇大神座
正宮之西北角大地之中臺祝祭也
雄略天皇即位二十二歳倭姫命嚴宮坐

一本忌字下有氣字

一本右作左

一本專作守

冬十一月新嘗祭之夜深天雜人等退出之後神主部物忌等宣久吾今夜兼皇大神吸（一本作井）止由氣皇大神勅所詫宣汝正明聞給倍人乃天下之神物也莫傷心神垂以所禱爲先冥加以正直爲本（一本作元）任其本心（一本无）皆令得大道故神人守混沌之始屏佛法之息崇（一本无三字）神祇散齋致齋内外潔齋之日不得弔喪問疾食宍不判刑殺不決罰罪人不作音樂不預穢悪事不散失其正致其精明之德左物不移右兵器無用不聞鞆音口不言穢悪目不見不淨鎮專謹愼之誠宜致如在之禮矣于時大神主阿波良波命兼宜記之

朝熊神社六座 倭姫命崇祭之神社也

一本朝熊水神一座

擶玉命一座 倭姫命御代瑞玉奉造之亦日瑤尻御靈石坐

保於止志神一座 倭姫命御代崇祭之神社也眞名鶴所化御靈石坐也懸税靈神

櫻大刀自神二座（一本无） 靈樹花木坐也大八洲櫻始從天上降居也因以爲花開姫命也一座大山祇雙坐也

苔虫神一座 櫻大刀自神與合力大刀子小刀子鉾類等造進之靈石坐也

大山祇一座 寶鏡鑄造功神也靈石坐也櫻神与並坐也

朝熊水神社一座 寶鏡鑄造功神也靈石坐也

件神社之寶鏡二面是則日天月天之所化白銅神鏡依神詫倭姫命之御制作也凡天照大神御入座之時大年神大山津見山祇朝熊水神等奉饗此之處故神社定給也

一本坐字无之

豊受宮御井神社

右御井者天二上命理治丁琥珀之鉢天
降居七星羅列守天少宮之儀也護如皇大神皇孫之命
天降坐時介天牟羅雲命御前立天天降
仕奉時介皇孫之命天牟羅雲命乎召詔
久食國之水波未熟荒水介在利介故御祖
天御中主尊之御許介参上此由言天來

止詔即天牟羅雲命参登天天孫之御祖
之御前介皇御孫乃申上宜事乎子細申
上時介御祖天照坐大神天御中主神神
魯伎神魯美尊詔久雜介奉牟政波行奉
下天在止毋水取政於波遺天天下復飢餓久
在利介何神乎加奉下止牟思聞介勇乎天志参登
來止詔天天忍石乃長井乃水乎取八盛

天誨給久此水持下天皇大神乃御饌介
八盛獻天遺水波天忍水止云天食國乃
水於波灌和天獻初又御伴介天降奉仕五
伴神三十二神八十友乃諸人毛介斯水乎
令飲詔天下奉支
以前太田命皇大神宮御鎮坐之時参相
狭長田乃御刀代田奉天即地主廣為天

奉仕三節祭并春秋神御衣祭及時時幣
帛驛使時太玉串并天八重榊儲供奉神
代之古風地祇之忠神也于時御宇廿二
年戊午齋内親王及神主部物忌等美神
宜以為訓傳各齋持不顯露深藏以神祕
焉大神主大佐佐前大神主彦和志理無
位神主御倉大物忌酒目押刀女等謹請

謹請

倭姫命　有璽（一本作在）

白髪内親王　有璽（在）（大无）

詔書皇太神宮前大神主彦和志理命謹

奉太田命訓傳磐余玉穂宮御宇（継体）丁亥乙

乃古命二男神主飛鳥記之也（謂神道之化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

神道五部書巻二

御鎮坐傳記

〇二十三

豐受大神所化

與或作與

三種神宝

皇孫命天降

獻一本在奉迎之下

豐受皇大神宮御鎭座本紀

天地初發之時大海之中有一物浮形如葦牙其中神人化生名號天御中主神故號豐葦原中國亦因以曰豐受皇大神也與天照大日孁尊與以此八坂瓊之曲玉八咫鏡及草薙劒三種之神財而授賜皇孫爲天璽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牀共殿以爲齋鏡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宣焉皇孫天津彦火瓊瓊杵尊天照大神太子正哉吾勝勝速日天之忍穗耳尊子也母天御中主神子高皇産靈神女𣑥幡千千姫命也惟素盞鳴尊欲奉辭日神昇大之時𢰤明玉命奉迎以瑞八坂瓊之曲玉獻素盞鳴神受之轉奉日神仍共約誓即感其玉生天祖吾勝尊是以天照太神育吾勝尊特甚鍾愛常懷腋下稱曰腋子今俗號稚子謂和可子是其轉語也夫天照皇大神止由氣皇太神二柱御大神則天津彦火瓊瓊杵尊之祖神也故名曰皇孫命者也

延佳按櫛明玉命者伊弉諾之子也非太玉命弟也以擶玉姓誤歟

同按麻殖郡忌部社者太玉命也可在太玉命之下但於上太玉命合二神注歟

以高皇産靈神名號皇親神漏岐命也伴神天兒屋命中臣首上祖也以天津諄辭之太祝詞令掌解除太玉命忌部首上祖也櫛明玉命兄也捧太幣天村雲命伊勢太神主上祖也神皇産靈神六世之孫也阿波國麻殖郡座忌部神社天村雲神社二座是也取太玉串奉仕天神地祇前後尓相從互闢天關岐披雲路介駈仙蹕比天之八重雲伊頭之千別尓千別天筑紫日向高千穗槵觸之峯尓天降到居焉經營宮室已下百字拔又一本加而恢弘大業光臨六合司牧人神紹世闡玄功時流至德以鎭元元上則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則崇神祇養正之心撥災反正德侔覆燾道協造化是以普天人民稟氣懷靈何非得處故與天地而無窮將金石而不朽焉實人民自然之德合古便今也

天照大神豊受大神一處御座

延佳按延喜式祝詞屋船命豊受姫命二神共称之

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卅九歳壬戌
天照大神遷幸但波乃吉佐宮今歳止由
氣之皇大神結幽契天降居于時大御食
津臣命建御倉命（中臣祖也）屋船命（草木靈今坐度會郡
號瀧野井庭神社也）宇賀之御魂稻女神（今號小股神社也）
宇須乃女神（五穀靈號宇須野社也）須麻留賣神（今號
須麻留賣社是也）宇賀乃大土御祖神（素盞鳴尊子也度相

賣一本可

山仙原地護神）若雷神（今世號北御門大明神是也）彥國見賀
岐建與束命（號度相國見神社也）天日起命（伊勢大神主祖
神也）振魂命（玉串大內人祖）相從以戾止矣爾時天
照太神與止由氣皇大神合明齊德居焉
如天上之儀一處雙座焉和久產巢日神
子豐宇賀能賣命（屋船稻靈神也）生五穀而善釀
酒奉御饗御炊神氷沼道主（素盞鳴尊孫也亦名粟御

子神今世號御炊物忌其緣也）率四九三十六竈神而朝
大御氣夕大御氣於炊備天奉御饗留丹
波道主貴（太日日天皇之子彥坐王子也今世號大物忌子其緣也）為
御杖代志天品物備貯之百机而奉神嘗焉
諸神所作祭神之物五穀既成百姓饒矣
其功已辭竟天天照大神伊勢國尓向幸
給止由氣大神復昇高天原天日之少宮

坐于時以吾天津水影乃寶鏡留居吉佐
宮給（天地開闢之際雖萬物已備而莫照於混沌之元因茲萬物之化若存若
亡而下下來來自不尊于時國常立尊所化神汎形於天津水影以天御量事真經
津寶鏡三面鑄表寔是自然之靈物天地感應當此特神明之道明而天文地理以
自存者也故鏡作神名號大鏡神尊其緣也）即起樹天津神籬
於魚井原祕藏黃金樋代道主貴八小童
天日起命豐宇賀能賣命備御饌奉齋焉

相殿神

天照大神御鎮坐

于一本作子

皇太神御鎮坐

于時高貴大神教宣以皇孫命靈宜崇大祖止由氣皇大神乃前社云云仍爲相殿神座（靈形鏡坐也皇孫命金鏡也）纏向珠城宮御宇廿六年丁巳冬十月甲子天照大神從但波吉佐宮天志奉遷于於度相宇治五十鈴河上天鎭居焉泊瀬朝倉宮御宇廿一年丁巳十月朔倭

姫命夢敎覺給久皇太神吾如天之少宮坐尓天下毛一所耳坐波御饌毛安不聞爪丹波國與佐之小見比沼之魚井之原坐道主子八乎止女乃奉齊御饌都神止是（由氣太神者水氣元神坐千變萬化受一水之德生續命之術故名曰御饌都神也亦古語水道曰御饌都神也亦天照太神與止由氣大神一所雙御坐之時隨從諸神等奉御饗其緣也）止由氣皇大神乎我坐國欲度

延佳按乎字衍歟異本無之御鎮坐傳記亦無之按字指大佐佐也但倭姫命世記有此語謂無乎字則云大若子使云大佐佐命文義相承歟旦又勅大若子命之上以大若子佐佐命奉布理則似連勅歟追考御鎮坐本紀以大若子命作大佐々命猶可考之

延佳考大佐々命者彥和志理命之二男也大御食津臣命者兒屋命四世之孫字佐津臣命子也小和志理命者天牟羅雲命之裔介佐布命之二男也事代命者介佐布命之三男也佐部支命者阿波羅命之一男也屋和古命者系圖未考野古命者阿波羅波命之三男也乙

誨覺給支爾時大若子命乎（一名大幡主命御間神社是也）差使朝廷尓御夢之狀乎令言給支即天皇祥御夢則天皇令日相夢矣汝大若子使罷往天布理奉宣支今歲物部八十氏之人等率手置帆負彥狹知二神之裔以齋斧齋鉏等始採山材天隨神敎度相山田原乃地形廣大亦麗於是地大田命以

金石天下津底根尓敷立天構立寶殿弖明年戊午秋七月七日以大佐佐命奉布理留共從神中臣祖大御食津命（坐度相郡號御）食社小和志理命事代命佐部支命御倉命（彥和志理命之三男也）屋和古命野古命乙乃古命河上命建御倉命興魂命各前後左右尓相副從奉仕大佐佐命（大神主）小和志理命奉戴正體興魂命

乃古命者阿波羅命之四男也河上命者系國未考建御名命之中臣祖也與丘命者宇治土公神也大田命司神欤

道主貴奉戴相殿神駈仙蹕（比）錦蓋覆日，
縄曳（物忌祖）天御翳日御翳屏奉行幸爾時若雷
神天之八重雲（乎）四方（尓）薄靡（天）為御垣
（天）從祖波國吉佐宮遷幸倭國宇大乃宮
御一宿坐次伊賀國穴穂宮御二宿坐于
時朝夕御饌箕造竹原并箕藤黒葛生所
三百六十町亦年魚取淵梁作瀬一處亦

爾處一作今處

今高河原社祭祀之延作松非禁裏豊明神事之縁也

御栗栖（嶄出之山謂之栗栖）三町國造等貢進仍二所皇大神
之朝大御氣夕大御氣之料所（尓）定給（支）
次伊勢國鈴鹿神戸御一宿次山邊行宮
御一宿（今號壹志郡新家村是也）次遷幸渡相沼木平
尾興丁行宮（天）三箇月坐焉號爾處（天）名
離宮也夜夜天人降臨而供神樂今世號
豐明其緣也來目命裔屯倉男女小男童

殿一宮

轉一傳

神宴焉
戊午秋九月望從離宮遷幸山田原之新
殿奉鎮御船代御樋代之内（樋代則天少宮之日倉儀）
（也故謂天御蔭日御蔭登隱坐祝言縁也船代則謂天材木屋船之靈故瑞舍名號）
（星船縁也天御翳日御翳隱坐古語也）以天衣奉餝之如日
少宮儀也依天照太神御託宣大神第一
攝神多賀宮（伊弉諾尊洗右眼因以生名號伊吹戸主神即大神分身）

（坐故亦名曰大神荒魂也）奉傍止由氣宮也（御形靈鏡坐在昔天）
（鏡神鑄造三面眞經津鏡是也一面者天御中主神寶鏡一面則伊弉諾伊弉冊尊）
（相受轉持左右掌日神月神所化之亦天寶鏡是也一面荒祭神御靈坐也）
照大神相殿坐神二前止由氣宮相殿神
皇孫命（尓）奉陪從（留）故號止由氣宮相殿
而東西座給（東天皇孫命一座西天兒屋根命靈形笏天津賢木執副）
（坐大玉命靈形瑞曲玉坐但東御靈常西相殿並坐給也）自爾以往以

延佳按傳記大土祖神二坐而大田命無之有大田命神宝石宮形一面坐是則也云六

又倭姫命世記云土御祖神二坐宇賀之御魂神土乃御祖神形鏡二坐宝瓶坐云云但此孔如大田命三坐也在両説

降坐下一本有亦名姫娥皇女稱電光所変也十二字

天手力男神万幡豊秋津姫命為天照皇（一本在相殿之上）
大神乃相殿神坐元是號御戸開神亦素盞嗚尊
孫大土祖一座衢神大田命一座宇賀魂
大年神一座山田原之地護神定祝祭也
大土祖靈鏡坐大田命靈銘亦御倉神靈稱
石坐宇賀魂靈瑠壷坐也
豊宇賀能賣命宇賀能美多麻神保食神
尊形一狀坐以白龍為守護神也凡玉子
八柱同謂和久産巣日神子豊
坐給也亦酒殿神宇賀能賣命坐也丹波

國竹野郡奈具神社是也代昔從月殿天
降坐五穀種所化神保食神分身善釀清
酒甕形石坐甕名賀多瞥器總吉祥之瓶
中盛甘露之酒直會集人除万病延命良
藥也亦以大土祖宇賀魂神為根宮中大
倉甕星神供神酒令號根倉甕是
小神祇四至神等鎮理定理坐居由中臣
祖大御食津臣命稱辭竟神善奉祝詞言
佐久度遡乃山田原乃下津磐根尓大宮柱
廣敷立弖高天原尓千木高知弖皇御麻

留利

支久

宴樂神樂也

乃命乃稱辭定奉留天照坐須止由居乃
皇大神乃廣前尓恐美恐美申給波久天照
皇大神神魯岐神魯美命尓言寄任天天
之少宮之寶殿於此靈處尓奉移造利以
今日天奉移鎮留御坐須狀於平久安久
令知食度申給登言壽鎮居白支宮人皆（堂上也）
參終夜宴樂猿女祖天鈿女喬歌女舞姫

求目命喬乇倉小男童笛生琴生簫生篳
篥生諸命等一時起歌舞其絲竹音鏗鏘
而滿六合天神地祇受和氣而隨實用天
下榮樂海內太平焉凡神樂起在昔素盞
嗚神奉為日神行甚無狀種種陵侮于時
天照太神赫怒入天石窟閉磐戸而幽居
焉爾乃六合常闇晝夜不分群神愁迷手

十一本作百

足罔眉凡厥廢事燎燭而式辨天御中主
神（止由氣皇大神是也）太子高皇産靈神命宣天會
八十万神於天八湍河原（雲漢是也）深思遠慮
於天石窟戸前擧庭火畢作俳優猿女君
祖天鈿女命採天香山竹其節間雕風孔
通和氣（今世號笛類是）亦天香弓興並叩絃（今世謂和琴縁也）
其木木合合而備安樂之聲移和風顯

神道五部書卷三
御鎮坐本紀　○十一

八音即猿女神伸手抗聲或歌或舞顯清
淨之妙音供神樂由調當此時欸解神怒
妖氣既明無復風塵以來風雨時若日月
全度一陰一陽万物之始也一音一聲万
樂之基也神道之奥賾天地之靈粹絲竹
之要八音之曲已以爲貴故依舊氏之權
猿女氏率來目命孫乇倉男女轉神代之

至一本作孝　求一本作受　男一本作意

遺迹而今供三節祭永爲後例也
天皇倭姫命詔宣久男弓弭之物大刀小刀
弓矢楯梓鹿皮角猪皮忌鍬忌鋤類是女
手末之物麻桶綿柱天機具荒妙衣和妙
衣荷前御調類是都合天地生長之土毛
式備宗廟之祭惟仁恩之忠至以信爲德
故神明饗德與信不求備物焉仍撿納神

神道五部書卷三
御鎮坐本紀　○十二

寶卜兵器爲神財亦更定神地神戸二所
大神宮乃朝大御氣夕大御氣（乎日別尓）
齋敬供進奉亦隨天神之訓以土師氏爲
物忌職造天平瓮諸土器類天供進亦開
化天皇孫子丹波道主貴苗裔八小男女
寶殿御鑰賜天奉開寶殿亦素盞嗚尊子
氷沼道主（亦名粟皇子神亦名大巳貴神亦名大國魂神亦大國主神古）

主一本作魂
都一本作宮
罔一本作田

詔曰大國主神名曰宇率御竈神火神嚴
賀靈卽御饌都神也
杳來雷水戸神嚴罔象女薪神嚴山雷而
御飯炊滿供進奉今號御炊物忌父子其縁也称女炊女是亦
度會河邊有一人漁人名號天忍海人今謂
之掃宇久取年魚蓄神膳食矣
天照皇大神重託宣久吾祭奉仕之時先須
祭奉止由氣皇大神宮也然後我宮祭事
神道五部書卷三
御鎭坐本紀　二十三
可勤仕也故則諸祭事以止由氣宮爲先
也亦止由氣大神一處御鎭坐乃今令卜
筮事天皇勅曰宜本已宗神績以神皇産
靈神苗裔神大佐佐命兼行二所皇大神
之大神主職奉仕矣御井水天孫降臨以
來天村雲命理治于虎珀之鉢徑一尺八寸天
降居留也爲守護七星十二神羅列坐光明如明星坐也皇大神

之一本无
之一本无
登一本作上
在一本作有
道一本无
石水之間一本太

皇孫之命天降坐時尓天村雲命御前立
天天降仕奉于時皇孫之命天村雲命乎
召詔久食國之水波未熟荒水尓在介利故
御祖天御中主神之御許尓參上此由言
天來止詔卽天村雲命參登弖天孫之御
祖之天照大神天御中主神之御前尓皇
御孫之申上宣事乎子細申上時尓御祖
神道五部書卷三
御鎭坐本紀　〇十四
天照皇大神天御中主皇大神正哉吾勝
尊神魯岐神魯美尊神議詔久雜尓奉牟
政者行奉下弖在度母水取政道於波遣天天
下復飢餓久在介利何神乎加奉下牟度思聞尓
勇乎弖志參登來度詔天天忍石乃長井乃
水乎取八盛天誨給久此水持下弖皇大
神乃御饌尓八盛獻天遺水波天忍石水

止術云天食國乃水尓灌和天朝夕御饌
尓奉獻禮卽時日向高千穗宮乃御井定
崇居焉奉仕矣自爾以降但波眞井石井
尓鎭移居水戸神奉仕岐其後從眞井乃
原遷于止由氣宮乃御井居止焉二所皇
大神乃朝大御氣夕大御氣度八盛移居
毎日二時供進矣凡此神井水者專不干

恒出異怪之事不過於是社亦他用更不
可用之亦道主裔大物忌父御井掃淨奉
亦御井與御炊殿往還間道一百廾丈橋
一十五丈黒木丸橋此毎月修理掃淨雜人等
不通志天愼敬仕奉亦天照大神座南御門
前乃御河中島尓造奉石疊天以黒木渡
奉御橋天止由氣大神乃大御饌伴神御

氣供進奉三節祭別禁封其橋人渡不往
還則齋敬供奉流也

朝夕御饌式

天照皇大神御前御飯二八具御水四毛比
御鹽四坏諸御贄類御河年魚等供進奉
止由氣皇大神御前御飯二八具御水四
毛比御鹽四坏諸御贄類御河年魚等供
進奉

相殿神御前御飯三八具御水六毛比御鹽六
坏御贄年魚等供進奉
神主部物忌等祝白朝廷天皇常石堅石尓
護幸給比百官尓仕奉人等及天下四方
國人民等平久愍給度申拜奉
天照大神八度
止由氣大神八度

赤以下八字一本傍注加年加比亦神顙大前一本作廣前

此設不審口女魚一本傍注黒鯛一本作女魚

祭禁令

神一本作仏

伴相殿神八度敬拜志天天津御量事奇護
言以言壽祝言
亦神嘗會夕宇賀魂稻靈初天津水田乃稻
種乃初穗穎供進奉赤丹穗於加年加比
亦長御氣遠御氣度大神大前尓如横山
打置天稱辭竟祝言
天神敕曰以口魚女并海鼠不供進御者

此其緣也
皇天倭姫内親王託宣久各念天地大冥之
時日月星神像現於虛空之代神足履地
而興于天御量柱於中國而上去下來見
六合天照大神悉治天原耀天統皇孫尊
專治葦原中國受日嗣聖明所覃莫不砥
屬宗廟社稷之靈得一無貳之盟百王之

鎭護孔照是以從人本天地續命祀皇祖
標德深其源根恭崇祖神令朝四方之國
以觀天位之貴弘大業明天下夫逆天則
無道逆地則無德而外走本居沒落根國
故齊情天地乘想風雲者為從道之本為
守神之要將除万言之雜說而擧一心之
定準卽配天命而嘗神氣理實灼然故祭

神清淨為先我鎭以得一為念也神主部
物忌等諸祭齋日不觸諸穢惡事不行佛
法言不食完亦迄至神嘗會日不食新飯
常謐心愼攝掌敬拜齋仕矣
蓋聞天地未割陰陽不分以前是名混沌
万物靈是封名虛空神亦曰大元神亦國
常立神亦名俱生神（希夷視聽之外一本）氤氳氣象之中虛

而有靈一而無體謂人乃受金神之性須守混沌之始故則敬神態(令ニ本无)以清淨為先謂從正式為清淨隨惡以為不淨惡者不淨之物鬼神所惡也

寶宮棟梁天表御形文

天照大神宮御形象日天尊位坐也

止由氣大神宮御形象月天尊位坐也

○十九

惟天神地祇明元八洲利物形體故皇天久坐而配日月照宇內之昏衢國家合天地而寶曆長久天眞之明道鬼神之變通人民式幸甚幸甚

東西左右摠卅四座

心御柱(一名天御柱亦名忌柱亦天御量柱)謂應天四德地五行徑四寸長五尺御柱

(傳云清淨而無貴之謂平瓮)

坐以五色絁奉纏之以八重榊奉餝之是則伊弉諾伊弉冊尊鎮府(御量事也 一本)陰陽變通之本基諸神化生之心臺也都合天心而興木德歸皇化而助國家故皇帝曆數天下之固常磐堅磐無動三十六禽十二神王常住守護坐依損失必有天下危

天平賀隨天神之訓土師物忌父取宇仁之(郡名)

○二十

波通造天平瓮敬祭諸神宮別八十口柱本并諸木本置之是則天下泰平吉瑞諸神納受寶器也

于時大佐佐命乙乃古命蒙勅宜奉仕已酉歲乙乃古命二男大神主飛鳥記之(一本)

豐受皇太神御鎮座本紀

文治元年四月廿一日正殿假殿遷宮之時〔已下一本无〕以外宮一禰宜光忠本書寫畢于時禰宜高倫寫之判

以行忠書寫本點之同一挍也己亥廿七　彼本點者悉朱也爲存知記之

己亥年二月四日　外宮禰宜正五位下度會神主章尚判

一本无此五字

一本鋤作耜無入字

一本無重浪二字

一本无會字

造伊勢二所大神宮寶基本紀

宮地求給事

活目入彦五十狹茅天皇即位廿五年丙辰春三月丁亥朔丙申離天照大神於豊鋤入姫命託倭姫命爰倭姫命求大神鎮坐之處而詣菟田篠幡更還之入近江國東廻美濃國到伊勢國于時天照大神誨倭姫命曰是神風伊勢國即常世之浪重浪歸國也傍國可怜國也欲居是國故隨大神之教乃其祠立於伊勢國因興立齋宮于五十鈴川上之側是謂礒宮天照大神始自天降之處也

天皇即位二十六年丁巳冬十一月新嘗會祭夜神主部物忌八十氏等詔吾今夜乘

一本祈朝廷即六字

一本祭作太

一本祇作禮

大神之威命所託宣也神主部物忌等愼無懈正明聞焉人乃天下之神物須掌靜謐志心乃神明之主莫傷心神禮神垂以祈禱爲先冥加以正直爲本須任其本誓皆令得大道者天下和順日月精明風雨以時國豊民安故神人守混沌之始屏佛法之息置高臺之上崇祭神祇任無二之心奉祈朝廷天地與龍圖運長日月與鳳曆德遙海内泰平民間殷富各念祭神祇以清淨爲先以眞信爲宗散齋致齋内外潔齋之日不樂不弔喪問病食完不判刑殺不決罰罪人不作音樂不預穢惡之事不散失其正致其精明之德左物不移右兵戈無用不聞鞆音口不言穢

已下廿四字一本脱

一本記識給云云仁者二字一本細字

一又云云作神散

一本無嗣繼
一本沈生死長夜之闇云云下[illegible]也一本无

惡目不見不淨鎭專謹愼之誠宜致如在
之禮背法而不行則日月照見給違文而
不判則神明記識摠而神代仁者人心聖
而常也直而正也地神之末天下四國人
夫等其心神黒焉分有無之異名心走使
無有安時心藏傷而神散去又云云則身
喪人受天地靈氣不貴靈氣之所化種神

神道五部書卷四
寶基本紀　〇三

明之光亂繼嗣不信神明之禁令故沈生死
長夜之闇吟根國底國因茲奉代皇天西
天眞人以苦心誨諭教令修善隨器投法
以來太神歸本居止託宣利倍若應節自在
尒告示則開大明戸無形顯音或少童女
昇立蘆葉上須在驗言矣猥莫信狂言類
從天地官陰陽掌神本宜存自正是長生

一本无出字

一本仁作尒本作木津作都

一本无和魂宮三字

一本事細字則作即

之術不死藥也神主部物忌等所託宣戀
致其誠終無欺貳齋仕敬祭天神地祇矣
纏向珠城宮御宇廿六歲丁巳冬十月甲
子奉遷于天照大神於五十鈴原今年倭
姫命詔物部八十氏諸人等五十鈴原乃
荒艸木根苅掃比大石小石造平弖遠山
近山乃大峽小峽尒立並木乎齋部之齋

神道五部書卷四
寶基本紀　〇四

斧乎以弖伐採天本末波山祇尒奉祭弖
中間乎持出來弖齋鉏乎以天齋柱立名
天御柱一名心御柱高天原仁千木高知弖下津磐
根尒大宮柱廣敷立弖天照大神並荒魂
宮和魂宮伴神等於鎭坐也其造宮之制
者柱則高太板則廣厚禮是皇天之昌運
國家之洪啓事波宜助神器之大造奈利則

一本沼作治

一本津作都 仁作尓

一本偁作稱 無於字

一本齋作齊

兼皇天之嚴命天移日少宮之寶基造伊
勢兩宮焉
泊瀬朝倉宮御宇廿一年丁巳依皇大神
御託宣天明年戊午歳秋七月七日以大
佐佐命天從丹波國與謝郡比沼山頂魚
井原奉迎等由氣皇大神卽山田原乃靈
地乃下津磐根仁大宮柱廣敷立弖高天

原仁千木高知弖稱辭定奉留其後重御
託宣偁我於祭奉仕之時先可奉祭止由
氣大神宮也然後我宮祭事可勤仕也因
茲諸祭事以止由氣宮為先檢定神寶更
定置神地神戸弖二所皇大神宮伴神相
殿神乃朝大御饌夕大御饌乎日別齋敬
供進之隨天神地祇之訓土師物忌取宇

一本太平作泰平

一本無内字 判作刎

仁之波仁造神器并天平瓮敬祭諸神宮
別天平瓮八十口柱本並諸木本置之天
照大神宮等由氣大神宮別八百口荒祭
高宮月夜見宮伊佐奈岐宮瀧原宮齋内
親王坐饗宮別八十口進之是則天下太
平之吉瑞諸神納受之寶器也
纏向日代宮十五歳九月十五日伊勢天

照皇大神宮假殿遷宮事
奉渡正體於假殿黒木板葺修造寶殿同日夕
奉遷正體於寶殿已終依宣旨究用當國
正税官物等也寶殿修補之間奉渡於假
殿行幸道長九十五丈爾時伊己呂比命
乙若子命大物忌大阿禮命奉頂正體諸
内人及妻子等人垣立弖衣垣曳弖蓋判

一本派肖字

羽等捧ヨ令行幸給者也
仲哀天皇五歳三月
仁德天皇十歳九月
允恭天皇二十歳十月有假殿遷幸事
繼體天皇即位十二年戊戌九月十一日
等由氣皇太神宮殿舍御門等朽損事依
宣旨造進假殿丁宇十一日以寅刻奉遷

御形於假殿之後本殿修補終夕戌剋奉
遷寶殿神主飛鳥小事物忌諸大小内人
及妻子等供奉以當國調庸及田租等宛
造假殿及寶殿等者也
欽明天皇即位五年甲子九月豐受宮假
殿宮子内親王供奉
用明天皇即位元年丙午二月

一本同作今
一本九作元
一本朱雀三年癸作白鳳二年乙
一本稱作称
一本朱雀三年作白鳳二年以作已

推古天皇二十一年八月
孝德天皇即位三年八月豐受太神宮假
殿遷宮事同年九月皇太神宮假殿遷宮
事
天武天皇九年壬申十月豐受大神宮破
損之間始宮司大朽連馬養崇宣旨當國
司差遣神戶百姓等以神税正税等造假

殿奉遷正體修補本殿已終矣
天武天皇朱雀三年癸酉九月十日依右
大臣宣奉敕伊勢二所太神宮御神寶物
等差敕使被奉送畢宣旨狀稱二所太神
之御遷宮之事廿年一度應奉令（一本无）遷御立
為長例也朱雀三年以往之例二所太神
宮殿舍御門御垣等宮司相待破損之時

一本無也字
一本破作被
一本同作令
一本同作令
一本亥作丑
一本无宮字
一本無者字

奉修補之例也依件宜定遷宮之年限
又外院殿舍御倉四面重重御垣等所破
造加也
持統天皇四年庚寅大神宮遷宮東本宮地也
同六年壬辰豐受大神宮遷宮東本宮地坐也
元明天皇和銅二年己酉大神宮遷宮西宮地也
同四年豐受宮遷宮西宮地也　二ケ也字一本作坐

天平九年丁亥九月諸別宮遷宮事荒祭
宮任假殿造立之舊跡奉遷于東宮地也
于時本宮西宮地坐豐受宮御鎭坐以往
荒祭宮與高宮掌左右一所御鎭坐以
中間為假殿之地故也神宮法更不改舊
跡者也仍舊之圖蹤跡斯存矣
天平勝寶元年己丑豐受宮別宮高宮遷

一本廿一年作九年
一本宣作定
一本無輪字

宮廿一年一度新宮及假殿等造進之節
神主部物忌玉串内人忌部等奉立忌柱
任儀式勤仕之其舊柱則宮地之内為人
無往反清淨之靈處奉藏置之齋敬如神
在愼無露顯矣
心御柱一名忌柱一名天御柱一名天御量
柱是則一氣之起天地之形陰陽之源万

物之體也故皇帝之命國家之固富物代
千秋萬歲無動下都磐根大宮柱廣敷立
稱辭宜奉焉
磐根者地輪之精金清淨之自德天長地
久之塞座如湯津石村久常磐堅磐尓無
動久宮柱太敷立弖伊波比與佐志給綠
也

一本無貴字

一本從至以下無三十二字

一本平等圓滿之心體無七字
一本黄金以下八字細又一本無之

一本擁衛作權衡

大神宮東西左右寶藏興于正宮之後斯
則大日靈貴尊無上無二元神故不立一
塵不翳一物衆物普受日神之光亂知皁
白緣也至于度會宮興于正宮之并是依
廣大慈悲之本誓施與他（一本作地）利養万物為元
曰緣也
棟文形事皇大神宮者日天圖形六合之

神道五部書卷四　○十一
寶基本紀

中心體（已下十字一本无）獨存任天眞故明白五行中火性
五色中白色故以白銅奉飾之豐受宮者
月天形八洲之中平等圓滿之心體五行
中水性五色中赤色故以金銅奉飾之黃
金種智圓明義也鞭懸者天神地祇之風
光衆人之壽命國之擁衛民之轡策者也
故式為名矣

一本智義也无之
義則仁也如天智則靈也如神十二字无之

一本亦作乍

一本知作和

一本天作大

一本故則日天之智義也八字无之

又一本有日天之三字

一本天作地地作天

一本能作德

千木者智義也摶風也義則仁也如天智
則靈也如神風者氣也夫天地之間非風
則不行不動故神聖乘風雲而往行冷然
善亦有風竅是則虛空之中無聲而獨能
聞和焉無形之中能露心矣實有之所歸
衆之所集至德一天道之竅也
千木片挨者水火之起天地之象也故則日

神道五部書卷四　○十二
寶基本紀

天之智義也片挨者仰天以旦開口久斯
受月天之一水利万品緣也任水德豐受
皇大神波子號御氣都神也（向上天神開口也向下地神令口）
也是阴阳化德也
堅魚木者衆星之形也奄守天下比於列
星也人氣昇天為星善氣則為善星惡氣
則為客星也能善元客惡起也

一本八洲已下三十五字無之　一本而作然　一本為作以　一本无四字　一本之字无之

御門鳥居八洲中四方中以西方為智門
也故以西方號鳥住也大智清淨心緣也
謂陰陽之始乃遂於太明之上出入於窈
冥門而君臣上下令道遙清淨之宮殿焉
瑞垣玉垣荒垣者天四德也五行万象太
位五官皆備矣摠天地與人形人體與寶
舍雖異其名而其源一也

榊ノ名眞賢木持受自然之正氣冬夏常青
故衆木中為賢木號榊也
御船代御樋代神寶藏神代制作形器也
太神宮屋形文錦御衣者皇天常住之本
居義豊受宮小車錦御衣者乘寶車廻四
方下度万類之由也

神鏡座事

一本十字无之　中臺圓形坐清明也八字无之

一面者從月天所顯現明鏡圖形崇止由氣宮
是也
一面者八百萬神等以石凝姥神奉鑄寶鏡
是則崇皇太神宮也（一名日像八咫鏡是也八咫謂八頭花崎八千葉鏡也）中臺圓形坐清明也
一面者日前宮坐也石凝姥神鑄作鏡也初（一本无之）
度所鑄不合諸神之意紀伊國日前神是
也

一面者內侍所神鏡坐也磯城瑞籬宮御宇
天皇漸畏神威同殿不安故更令齋部氏
率石凝姥神裔天目一箇裔二氏更鑄造
劔鏡以為護身御璽也
一面者日神月神所化之眞經津鏡
（已下一本細字）謂眞者以天道為神經者以地道為祇津

一本靜作淨心字无之　一本照貿二字无之

者人道也鏡者靈明心鏡也萬物精明之
德故照混沌之前歸元始之要斯天地人
之三才當受之以清靜求之以神心視之
以無形顯實故則以無相鏡為神明御正
體也
神代伊弉諾伊弉冊尊所捧持寶鏡天地開
闢之始出現鏡也一氣化為天地天地化

神道五部書卷四
寶基本紀　〇十五

一本從為以下十六字无之　一本和魂宮三字无之

為鬼神鬼神化為明鏡是斯日月變化水
火德用万物大意也故式為荒祭宮高宮
神形者也是二所大神宮為攝政神謂荒
鏡一本
魂宮和魂宮是也倭姫命更鑄造日月所
化神鏡納朝熊神社者也
倭姫命隨神誨以二所皇大神奉遷于伊勢
國度遇宮崇大小神祇齋敬諸神態所名

一本鉾作拵　一本神御作天神

神體等或天上地下靈物或御宇制作劔
鏡玉壺金石類是也蓋於礒宮以天富命
裔等所鑄造鏡八十二面大刀小刀五十
二枚鉾弓箭神財四十二種式備大幣也
木綿謂以穀木作白和幣名號木綿神神
七代地神五代神人皆著木皮藤綿連連
衣緣也潔齋之日清淨之祭服是其緣也

神道五部書卷四
寶基本紀　〇十六

一本便作他　一本住作往也字无之　一本從故謂已下三十九字无之　一本也字无之

以天真為明衣故也
幣帛者風心便以信備德緣也
大麻解除不淨為住清淨本源也
故謂鎮護神國之境福智圓滿之國遷魔
緣於鐵際撥穢惡於他界已身清淨義蓋
滅罪生善神咒也故謂秡
神代上曰逐之此云波羅賦也

一本燃作然　一本殺作敎　一本烝作蒸

内七言　佛稱中子　經稱染紙　塔稱阿良良岐
寺稱瓦葺　僧稱髮長　尼稱女髮長
長齋稱片膳（一本无）
外七言　死稱奈保留　病稱夜須美　哭稱
鹽垂　血稱阿世　打稱撫　肉稱菌　墓稱壌
倭姫命神託也
又七言別忌詞　堂稱香燃　優婆塞稱角筈

神道五部書巻四　寳基本紀　○十七

是佛弟子出世行者也
六色禁法　弔喪問病謂有重親喪病者不作預祭之限
食宍亦不判刑殺不決罰罪人不作音
樂謂不作歌舞之類也　不預穢惡之事惡者不淨之物
鬼神所惡也　一一烝　下淫佛法等是也　散齋致齋之并後祭
日僧尼及重服奪情從公之輩不得參
入内裏雖輕服人致齋之并散齋之日

一本庶作遮　一本依内云云

不得參人矣
伊勢大神宮神主大小内人祝部等諸祭
日僧尼及重服奪情從公之輩并輕服人
與同宿往反齋日犯弔喪問病等六色禁
忌者宜科上祓云云
大神宮四至内被禁斷巫覡態者依神託
宣也是庶民愚仰信妖言繁好厭呪而匿

神道五部書巻四　寳基本紀　○十八

正理故也云云
神道則出混沌之界歸混沌之始三寶則
破有無之見佛實相之地神則罰穢惡導
正源佛又立教令破有想目不妄視耳不
妄聽鼻不妄香口不妄言手不妄持足不
妄行精不妄施矣其死也及是也
我朝家道出混沌堺同華夷無為之功未（一本作境）

一本主作王　綱作网

科作斜

一本脩下有以下一八字

一本以下也之

假號令不言之化豈用章條於是朴往雕
來步盡驟至斯帝後主雖俱存一面網
重規疊科不能廢三章之科故赦而不誅
制甲令於先誅而不怒張丙律於後云云
詔掃災招福必憑幽冥敬神尊佛清淨為
先今聞諸國神祇社内多有穢臭及放雜
畜敬神之禮豈如此乎宜國司長官自執

神道五部書巻四　寶基本紀　○十九

幣帛慎致清掃常為歲事
神龜二年七月廿日
日天子天地未剖陰陽不分以斯是名混
沌万物靈是名虛空神亦曰大元神亦號
國常立神亦名俱生神希夷視聽外氤氳
氣象之中虛而有靈一而無體故發廣大
慈悲於自在神力現種種形隨種種心行

為方便利益所顯名曰大日靈貴亦曰天
照大神為万本體度萬品也世間人兒如
宿母胎也
月天子天地之間氣形質未相離是名渾
淪所顯尊形是名金剛神金神生化本性
万物之揔體也金剛水仁不朽火毋不燒
本性精明也故亦名神明亦名大神也任

神道五部書巻四　寶基本紀　○二十

大慈悲本誓每人隨思降寶如龍王寶珠
利萬品水德故亦名曰御氣都神也金玉
則衆物中功用最勝不朽不壞不黑故為
名無内外表裏故為本性謂人乃受金神
之性須守混沌之始云云故則敬信神尊
佛清淨為先云云從正故以為清淨隨惡
以為不淨惡不淨之物鬼神之所惡也是

テ裏書也
非本文
本記云 二所大神宮寳基本圖儀說祕府 本圖須殿
本云 大慶五年壬寅九月廿三日書寫之
大神宮禰宜荒木田神主行眞 判
建保二年甲戌九月十二日書寫之
荒木田神主氏良 判
文永三年丙刁三月二日以内宮一禰

宜延季神主憲繼書寫之件憲繼自筆
書寫本外宮玉串大内人度會神主常
主相傳之
建治三年丁丑九月二日禰宜度會神
主行忠書之數度校合訖為後代龜鏡
子孫證本之上者不可出門外矣祕中
之祕也努努千金莫傳之

一本大和姫

倭姫命世記

天地開闢之初神寶日出之時御饌都神
與大日孁貴豫結幽契永治天下言壽宣
肆或為月為日永懸而不落或為神為皇
常以無窮光華明彩照徹於六合之内以
降高天之原爾神留坐之皇親神漏岐神
漏美命以天八百萬神等乎天之高市仁

神集集給比神議議給弖大葦原千五百
秋瑞穂國波吾子孫可王之地奈利安國止
平久我皇孫之尊天降所知食登事依奉

一本我皇御孫之尊

岐如此依之奉留國中仁荒振神等乎波神
攘攘平介止武神議議給比諸神等皆量申
之天穂日之命乎遣而平介止武申支是天

一本是以天降遣時

降遣時尓此神返言不奏支次遣之健三
熊之命毛隨父事弖返言不申須又遣志
天若彦毛返言不申弖高津鳥殃尓依弖
立處尓身亡支是以天津神乃御言乎以
弖更量給弖經津主命健雷命二柱神等
天降給比弖大已貴神其子事代主神尓語
言天卽大已貴神乃以平國所杖之廣矛
天有螢火光神及五月蠅聲邪荒振鬼神

一本神和知給

等乎神攘攘給比神和和給弖語問志磐
根樹立草之片葉毛語止弖葦原之中國
皆已駈除平定奴止復命勢利于時以八坂瓊
之曲玉八咫鏡及草薙劔三種神財弖授
賜皇孫永為天璽之弖視此寶鏡古止當猶視
吾可與同牀共殿之弖以為齋鏡志寶祚之

一本天津彦火瓊々杵尊

隆當與天壤無窮志登宣比支卽天津彦彦火

一本天兒屋根命

一本從因生業止
一本天太玉命

一本三十三年

一本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
一本栲幡千千姬

瓊瓊杵尊登伴神天兒屋命掌解除宜久
謹請再拜諸神等各念倍此時天地清淨
志諸法如影像奈利清淨無假穢志取說不
可得須皆從國生業勢利大諄辭利勢太玉命
捧清和幣白和幣介天牟羅雲命取太玉
串天三十二神前後仁相副從天比各闢
天關支披雲路弖介駈仙蹕比天之八重雲

神道五部書卷五
倭姬命世記　〇三

乎伊頭之千別亦千別天筑紫日向高千
穗槵觸之峯仁天降到給比比治天下三十
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三年是時天地未遠
故以天柱擧於天上焉

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正哉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太子也母栲幡千千姬高皇產靈尊女也）

一本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

彥火火出見尊（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第二子也母木花開耶姬大山祇神女也）
治天下六十三萬七千八百九十二年、
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彥火火出見尊太子也母豐玉姬海童神大女也）
治天下八十三萬六千四十二年
神日本磐余彥天皇（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第四子也母玉依姬海童神少女也）

神道五部書卷五
倭姬命世記　〇四

天皇生而明達意確如也年十
五立爲太子及四十五歲謂諸兄及子等
曰昔我天神高皇產靈尊大日孁尊擧此
豐葦原瑞穗國而授我天祖彥火瓊瓊杵
尊於是火瓊瓊杵尊闢天關披雲路駈仙
蹕以戾止是時運屬鴻荒時鍾草昧故蒙
以養正治此西偏皇祖皇考乃神乃聖積

一本八年辛酉正月

一本神倭伊波礼彦天皇

履重暉多歷年所自天祖降跡以逮于今
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歲
元年甲寅歲冬十月發向日本國天皇親
帥諸皇子舟師東征也
八年辛酉春正月卽建都橿原經營帝宅
天皇孫命乃美豆御舍乎造仕奉弖天御
蔭日御蔭止隱坐弖四方國乎安國止平
介久知食須天津璽乃劒鏡乎捧持賜弖言
壽宜志弖天津日嗣乎萬千秋乃長秋尓奉
護利奉祐留稱辭竟奉留凡神倭伊波波
禮彥天皇已下稚日本根子彥太日日天
皇以往九帝歷年六百三十余歲當此時
帝與神其際未遠同殿共牀以此爲常故
神物官物亦未分別焉

一本謂名內侍所也六字無之

一本三月三日四字無之

一本秋八月十八日瑞籬八字无之

一本御字无之

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卽位六年己
丑秋九月就於倭笠縫邑殊立磯城神籬
奉遷天照大神及草薙劒令皇女豐鋤入
姬命奉齋焉其遷祭之夕宮人皆參終夜
宴樂歌舞然後隨大神之教國國處處仁
大宮處乎求給倍利天皇以往九帝同殿共
牀然漸畏其神勢共住不安改令齋部氏
率石凝姥神裔天目一箇裔二氏更鑄造
鏡劒以爲護身御璽焉是今踐祚之日所
獻之神璽鏡劒是也謂名內侍所也
三十九年壬戌三月三日遷幸但波乃吉
佐宮秋八月十八日瑞籬積四年奉齋從
此更倭國求給此歲豐宇介神天降坐奉
御饗

一本九月九日四字无之
一本四月八日四字无之
一本紀國
一本五月五日四字无之
一本天兒屋根命

四十三年丙寅九月九日遷倭國伊豆加志本宮八年奉齋（四字傍注）
五十一年甲戌四月八日遷木乃國奈久佐濱宮（四字傍注）積三年之間奉齋于時紀伊國造進舍人紀麻呂良地口御田
五十四年丁丑遷吉備國名方濱宮四年奉齋于時吉備國造進采女吉備都比賣

神道五部書巻五　倭姫命世記　〇七

又地口御田
五十八年辛巳五月五日遷倭彌和乃御室嶺上宮二年奉齋是時豐鋤入姫命吾日足止白支而時姪倭比賣命事依奉利御杖代止定弖從此倭姫命奉戴天照大神而行幸（已下一本大字）相殿神天兒屋命太玉命御戶開闢神天手力男神拷幡千姫命御門神豐石窻命櫛石窻命並五部伴神相副奉仕矣

一本倭姫命皇女
一本祈禱行幸

一書曰倭姫皇女垂仁天皇第二女也生而容貌甚麗幼而聰明叡智意貞潔通神明給倍利故皇御孫尊乃為御杖代弖奉頂皇大神從美和之御諸宮發給天願給國求奉支（已上一本細字）
六十年癸未遷于大和國宇多秋志野宮積四箇年之間奉齋于時倭國造進采女

神道五部書巻五　倭姫命世記　〇八

香刀比賣地口御田倭姫命乃御夢尓高天之原坐而吾見之國仁吾乎坐奉止悟教給支（一本作波）從此東向而乞宇氣比弖詔久我思刺弖往處吉有奈良波未嫁夫童女相止祈禱幸行尓時佐佐波多我門仁童女參相則問給久汝誰答曰奴吾波天見通命孫尓八佐加伎刀部（我一名伊己呂比命）兒宇太

一本返作歸

一本幸行作行幸

一本伊賀國已下無二十一字

延注按國造本紀云伊賀難波朝御宇隸伊勢國飛鳥代割置如故云云然則根本兩國天武御宇始非兩国歟

乃大乘宇禰奈登白岐亦詔曰御共從仕
奉哉答曰仕奉郎御共從奉仕件童女於
大物忌止定給比弖天磐戸乃鑰領賜利弖無
黒心志弖以丹心天清潔久齋慎美左物於
不移右須右物於不移左志弖左左右右左
返右廻事毛萬事違事奈久志弖大神尓奉仕
元元本本故也又弟大荒命同奉仕從宇

神道五部書卷五　倭姫命世記　○九

多秋篠宮幸行而佐佐波多宮坐焉
六十四年丁亥遷幸伊賀國隱部市守宮（一本无）
二年奉齋伊賀國天武天皇庚辰歲七月割伊勢國四郡立彼國
六十六年己丑冬（一本无六字）十二月朔日遷于同國
穴穗宮積四年奉齋尓時伊賀國造進箆
山葛山戸並地口御田細鱗魚取淵梁作
瀨等朝御氣夕御氣供進矣

一本夏四月四日五字無之

一本夏六月晦日五字無之

一本秋七月七日五字无

一本秋八月一日五字无

一本中島宮座大三箇云云

一本艘作隻已下同

一本地作艳天作地

活日入彦五十狹茅天皇卽位二年癸巳
夏四月四日遷于伊賀國敢都美惠宮二
年奉齋矣
四年乙未夏六月晦日遷幸淡海甲可日
雲宮四年奉齋于時淡海國造進地口御
田
八年己亥秋七月七日遷幸同國坂田宮

神道五部書卷五　倭姫命世記　○十

二年奉齋于時坂田君等進地口御田
十年辛丑秋八月一日遷幸于美濃國伊
久良河宮四年奉齋以遷于尾張國中島
宮三箇月奉齋倭姫命國保伎給于時美
濃國造等進舍人市主地口御田並御船
一艘進支同美濃縣主角鏑之作而進御
船二艘捧天船者天之曾己立（供御船也）地船者天（土中所船也）

一本秋九月一日五字无

一本次鈴鹿已去六箇月奉齋廿字无

一本大若子命

造奉 一本奉造

之御都張止白而進支采女忍比賣又進
地口御田故忍比賣之子繼天平瓮八十
枚作進
十四年乙巳秋九月一日遷幸于伊勢國
桑名野代宮四年奉齋次鈴鹿奈具波志
忍山尓神宮造奉天六箇月奉齋于時國
造大若子命一名大幡主命參相。御供仕奉國內

風俗令白支又國造建日方命參相支汝
國名何問給白久神風伊勢國止白進舍
人弟伊尓方命又地口神田並神戶又若
子命進舍人弟乙若子命次川俣縣造祖
大比古命參相支汝國名何問賜白久味
酒鈴鹿國奈具波志忍山止白支然神宮
造奉令行幸又神田並神戶進支次阿野

皆 各又一本作

宍 一本作宮

一本夏四月十六日六字无

賀 一本加

賀 一本加

縣造祖眞桑枝大命尓汝國名何問賜白
久草蔭阿野國白豆進神田並神戶次市
師縣造祖建洛古命尓汝國名何問賜白
久宍行阿佐賀國白進神戶並神田
十八年己酉夏四月十六日遷坐于阿佐
賀藤方片樋宮積年歷四箇年奉齋是時
尓阿佐賀乃弥子尓坐而伊豆速布留神

百往人者五十人取死四十往人者二十
人取死如此伊豆速布留時尓倭比賣命
於朝廷大若子乎進上而彼神事乎申之
者種種大御手津物彼神進屋波志志豆
目平奉止詔遣下給支于時其神乎阿佐
賀乃山嶺社作定而其神乎夜波志志都
米上奉天勞祀支尓時宇禮志止詔。天其

賀賀一本加加

坏一本杯

仕一本作
一本御吉志比女云云

處乎名天宇禮豊志止號支然度坐時仁阿
佐賀賀多尓多氣連等祖宇加乃日子之
子吉志比女次吉彦二人參相支此問給八
久汝等我阿佐留物者奈介曾止問給ヒ支
答白久皇大神之御贄之坏奉上伎佐宇
阿佐留止白支于時白事恐止詔而其伎
佐天令進大神御贄而佐佐牟乃本枝乎

割取而生比伎尓宇氣比伎良世給時尓
其火伎理出而采女忍比賣我作之天平
瓮八十枚持而伊波比戸尓仕奉支爾。時
吉志比女地口御田并麻園進
一書曰天照大神自美濃國廻到安濃藤
方片樋宮座于時安佐賀山有荒神百往
人者亡五十人四十往人者亡二十人因

一本保平定
上以祭之云云

一本冬十二
月二十八日
八字无

茲倭姫命不入坐度會郡宇遲村五十鈴
川上之宮奉齋藤方片樋宮于時阿佐賀
荒惡神為行乎倭姫命遣中臣大鹿島命
伊勢大若子命忌部玉櫛命奏問天皇天
皇詔久其國者大若子命先祖天日別命
所平山也大若子命祭平其神令倭姫命
奉入五十鈴宮即賜種種幣而返遣大若

子命祭其神已保平定即立社於安佐賀
以祭者矣然後倭姫命即得入坐但於其
渡物敢不返取
二十二年癸丑冬十二月二十八日遷飯
野高宮四箇年奉齋于時飯高縣造祖乙
加豆知命尓汝國名何問賜白久意須比
飯高國止白而進神田並神戸倭姫命飯

一本國五百支之

高止志白事貴止悦賜支次佐奈縣造祖弥志呂宿禰命尓汝國名何問賜白久許母理國志多備之國眞久佐牟毛久佐向國白弖進神田神戸又大若子命尓汝國名何問賜白久百張蘇我乃國千五百枝刺竹田之國白支其處尓御櫛落給支其處乎櫛田止號給櫛田社定賜支從其處天志

一本作草

御船乘給弖行幸其河後江尓到坐于時魚自然集出天御船參乘支尓時倭姬命見悦給弖其處尓魚見社定賜支從其行幸奈留御饗奉神參相支汝國名何問賜白久白濱眞名胡國申其處眞名胡神社定賜支又乙若子命以麻神蔭靈等進倭姬命而令祓解及陪從之人留弖鉸兵共入

一本解除作祓除

坐飯野高宮遂得向五十鈴宮白尓以来天皇之太子齋宮如及驛使國司人等到此等川爲解除止鈴聲之此其儀也從其行幸弖佐佐牟江御船泊給比其處尓佐佐牟江宮造令坐給支大若子命白鳥之眞野國止國保伎白支其處尓佐佐牟江社定給支從其處行幸之間尓無風波天志

一本天照大神誨倭姬命之

海鹽大與度美尓與度美弖御船令行幸其時倭姬命悦給弖其濱尓大與度社定給支「天照太神詠倭姬命曰是神風」

一本毛

二十五年丙辰春三月從飯野高宮遷幸于伊蘇宮令坐支于時大若子命尓問給久汝此國名何白久百船度會國玉掇伊蘇國止白天御鹽濱並社定奉支此宮座

一本社作林

一本幸行作行幸

天供奉御水在所波御井止號支于時倭姫命詔久南山未見給波吉宮處可有見由止詔天御宮處覔尓大若子命乎遣支倭姫命波皇大神乎奉戴天小船乘給御船仁雜神財並忌楯桙等乎留置天從小河幸行支從其河志天御船後立支爾時驛使等御船守尓留止白支其處乎守尓留止

號支從其處幸行速河彦詣相支汝國名何問給白久畔廣之狹田國止白天佐佐上神田進支其處速河狹田社定給支從其處行幸高水神參相支汝國名何問給白久岳高田深坂手國止白天田上御田進支其處坂手社定給支從其處行幸河盡支其河之水寒有支則寒河止號支其

一本惡作戒

處御船留給弖即其處仁御船神社定給支從其處行幸時御笠服給支其處乎加佐伎止號支大川瀨渡給止爲尓鹿完流相支是惡詔天不渡坐其瀨乎相鹿瀨止號支從其處指河上弖行幸波砂流速瀨有支于時眞奈胡神參相度奉支其瀨乎眞名胡御瀨止號弖御瀨社定給支從其

處行幸美地到給奴眞奈胡神尓國名何問給支大河之瀧原之國止白支其處乎宇大之大宇祢奈乎爲天荒草令苅掃天宮造令坐支此地波皇大神之欲給地波尓不有悟給支其時自大河南道宮處覔尓行幸尓美野尓到給天宮處覔佗賜比其處乎和比野止號支從其處行幸尓久求

一本乎名求處云云

都彥參相支汝國名何問給支白久名求
小野止白支倭姬命詔久御宮處乎名求
小野止號給弖其處尒久求社定賜于時
久求都彥白久吉大宮處有白支其處行
幸志圖作神參相天御園地進支其處悅
給閇相社定賜支從其處行幸仁美小野
有支倭姬命目天給弖卽其處乎目弖野

一本有作在
一本大若子問給云云

止號支又其處尒圓奈留有小山支其處乎
都不良止號支從此處行幸澤道野在支
其處乎澤道小野止號支其時大若子命
從大河御舟𦨞御向參相支于時倭姬命
大悅給天大若子命問給久吉宮處有哉
白久佐古久志呂宇遲之五十鈴川上尒
吉御宮處有白支亦悅給天問給久此國

一本鷲取老有云云

名何白久御船向田國止白支其處御船
乘給行幸支其忌楯桙種種神寶物留置
所名波忌楯小野號支從其處行幸彼有
小濱其處取鷲老公在支于時倭姬命御
水飲止詔久尒老尒何處尒吉水在止問
給支其老以寒御水御饗奉支于時讚給
水門尒水饗神社定賜支其濱名鷲取小

一本速兩二見國云云

濱止號支然而二見濱御船坐于時大若
子命仁國名何問給白久速兩二見國止
白支尒時其濱御濱御船留給弖坐時佐
見都日女參相支汝國名何問給支御詔
不聞御答毛不白弖以堅鹽多御饗奉支
倭姬命慈給堅多社定給支時乙若子命
其濱乎御鹽並御鹽山定奉支從其處行

川一本作津又作留

幸豆五十鈴河後之入江坐支時佐美川
日子參相支問給此河名何白久五十鈴
河後止白支其處尓江社定給支又荒崎
姫參相國名問給白久皇大神御前荒崎
白支恐志詔神前社定給此其江上行幸御
船泊志處名號御津浦支從其上行幸小

河内一本川内

島在支其島坐天山末河內見廻給天如

一本如大宅門地在前

大屋門前有地支其處上坐天其處名號
大屋門支從其處行幸神淵河原坐波苗
草戴者女參相支問給汝何爲者女白久
我取苗草女名宇遲都日女止白久又問
給久奈止加加久爲者女白久此國波鹿
乃見哉毛爲止白支其處鹿乃見止號支（一八遲之訓義見本源）
何是問給登止可責白支其處乎止鹿乃

一本氣作食

淵止號支從其矢田宮行幸支次家田田
上宮遷幸支其宮坐時度會大幡主命皇
大神乃朝御食夕御氣處乃御田定奉支
宇遲田田上尓在名拔穗田是也從其行
幸奈尾之根宮座給于時出雲神子吉雲

一本美作彦

建子命神一名伊勢都美一名櫛玉命並其子大歲神櫻
大刀命山神大山罪命朝熊水神等五十

鈴川後江天尓奉御饗于時猿田彦神裔宇
治土公祖大田命參相支汝國名何問給
尓佐古久志呂宇遲之國止白豆御止代
神田進支倭姫命問給久有吉宮處哉答
曰久佐古久志呂宇遲之五十鈴之河上
者是大日本國之中仁殊勝靈地侍奈利其
中翁世八万歲之間毛尓未視知留有靈物

一本世作卅

一本金鈴等也云云

照耀如日月奈利惟小縁之物不在志定主
出現御坐尓時可獻止念比弖彼處尓禮祭
止申勢利卽彼處仁往到給天御覽介波禮往
昔大神誓願給比天豐葦原瑞穗國之内仁
伊勢加佐波夜之國波有美宮處利止見定
給比從上天志天投降坐比志天之逆大刀逆
桙金鈴等是也甚喜於懷比弖言上給比支

一本諸作緒

廿六年丁巳冬十月甲子奉遷于天照大
神於度遇五十鈴河上畱令歳倭姫命詔
大幡主命物部八十友諸人等五十鈴原
乃荒草木根苅掃比大石小石造平弖遠
山近山乃大峽小峽尓立材乎齋部之齋
斧乎以天伐採天本末（一本作木）乎波山祇尓奉祭弖
中間乎持出來弖齋鉏乎以天齋柱立一名

一本都作津　一本際作後

天御柱一名心御柱高天原仁千木高知利下都磐
根仁大宮柱廣敷立天天照大神並荒魂
宮和魂宮止奉鎭坐于時美船神朝熊水
神等御船仁乘奉利弖五十鈴之川上仁遷
幸于時河際天尓志倭姫命御裳裔長計加
禮侍介留於洗給倍利從其以降號御裳須曽
河也采女忍比賣造天平賀八十枚令天

一本市作千

富命孫作神寶鏡大刀小刀矛楯弓箭木
綿等備神寶大幣矣爾時皇大神倭姫命
乃御夢喩給久我高天原尓坐[厂+長]戸押張
原如見見志眞伎志國宮處波是處也鎭
理定理給止覺給支于時倭姫命並御送
驛使安部武渟河別命和珥彦國葺命中
臣國摩大鹿島命物部十市根命大伴武

一本天作前
一本竹摩志賣留国云云
一本船作傳
一本佐許作許
一本于時御送驛使
一本大幡主命国造
一本諸作緒

日命並度會大幡主命等仁御夢状具令
教知給支于時大幡主命悦白久神風伊
勢國百船度會縣佐古久志呂宇治五十
鈴河上鎮理定理坐皇大神止國保伎奉
支終夜宴樂舞歌如日少宮之儀志爰倭
姫命朝日來向國夕日來向國浪音不聞
國風音不聞國弓矢鞆音不聞國打摩伎。

志賣留國敷浪七保國之吉國神風伊勢
之國百船度會縣之佐許久志呂五十鈴
宮尓鎮理定理給止國保伎給支于時送
驛使朝廷還詣上倭姫命御夢狀細返事
白支爾時天皇聞食弖即大鹿島命祭官
定給支大幡主命神國造兼大神主定給
支神館造立物部八十友諸人等率雜神

一本年作歳
一本伊弉諾下至物也注卅六字無之
一本湍作津

事取總捧弖太玉串供奉因興齋宮于宇
治縣五十鈴川上大宮際令倭姫命居焉
即建八尋機屋令天棚機姫神孫八千千
姫命織大神御衣譬猶在天上之儀焉（謂號
宇治機殿是一名號礒宮是也）次撫玉命大年神大山津
見神朝熊水神等奉饗彼處仁志神社定
給弖巖神寶（伊弉諾伊弉册尊所捧持白銅鏡二面是也是則日神月

神所化之鏡也水火二神爲靈物也）倭姫命御船乘給御膳
御贄處定行幸島國國崎島尓朝御饌夕
御饌止詔而湯貴潜女等定給天還坐時
神堺定給支戸島志波崎佐加太岐嶋定
給而伊波戸居給而朝御氣夕御氣處定
奉然倭姫命御船留而鰭廣魚鰭狹魚貝
湍物息津毛邊津毛依來爾海鹽相和而

一本爲作富

淡在留介故淡海浦止號支伊波戸居島名
戸島止號支彼刈處名柴前止號從其以
西之海中尓有七箇島從其以南鹽淡甘
支其島乎淡良伎之島止號支其鹽淡滿
溢浦名乎伊氣浦止號支其處尓參相己
御饗仕奉神乎淡海子神止號己社定給
支其處乎朝御氣夕御氣島定支還行幸

其御船泊留在志處乎津長原止號支其
處尓津長社定給支

廿七年戊午秋九月鳥鳴聲高聞己晝夜
不止囂此異止宜己大幡主命舍人紀麻
良止差使遣令見彼鳥鳴處罷行見波島
國伊雜方上葦原中有稻一基生本波一
基尓爲天末波千穗茂也彼稻白眞名鶴

咋持廻乍鳴支此見顯其鳥鳴聲止止支返
事申支爾時倭姫命宜久恐志事不問奴
鳥須良田作皇大神奉物乎止詔己物忌始
給己彼稻伊佐波登美神乎爲己拔穗尓
令拔己皇大神御前尓懸久眞尓懸奉始
天則其穗大幡主女子乙姫尓清酒令作
御饌仁奉始支千税奉始事因茲也彼稻

生地千田止號支在島國伊雜方上其處
伊佐波登美之神宮造奉爲皇大神攝宮
伊雜宮是也彼鶴眞鳥乎號稱大歳神同
處祝夾奉也又其神皇大神之坐朝熊河
後之葦原中石志己坐彼神小朝熊山嶺社
造奉祝夾令坐大歳神稱是也又明年秋
之比眞名鶴皇大神宮當天翔從北來天

日夜不止翔鳴支時當白草支也爰倭姫
命異給差足速男命使令見罷到見波彼
鶴佐佐牟江宮前之葦原中還行鳴使到
見葦原中生稻本波一基爲天末八百穗
茂也咋捧持鳴支爰使到見顯時鳴聲止
天翔事止支于時返事白支爾時倭姫命
歡詔久恐皇大神入坐波鳥禽相悅草木

共相隨奉稻一本千穗八百穗茂禮詔天
竹連吉比古等尓仰給先穗拔穗令拔半
分大税令圻皇大神御前懸奉拔穗波號
細税號大圻大半弖御前懸奉仍天都告
刀千税余八百税余止稱白弖仕奉也因（一本无）
茲其鶴住處八握穗社造祠也又伊鈴之
御河之溉水道田尓波苗草不敷志天作食詔

一本己母犯罪云云
本此子犯罪子母犯罪八字无之

支亦我朝御饌夕御饌乃御田作家田堰
水道田仁波田蛭穢故禮波我田仁波不住志止宣
支亦祓法定給敷蒔畔放溝埋樋放串刺
生剥逆剥屎戸許許太久之罪乎波天津罪
止告別弖生秦断死秦断母犯罪己子犯
罪母子犯罪子母犯罪畜犯罪白人古久
彌川入火燒罪乎波國都罪止告分天天津

金木乎本打切末打断弖千座乃置座仁
置足波志天天津菅麻波本苅断末苅切弖
八針仁取刺弖種種乃贖物等乎波案上案
下仁如海山仁久置足志天天津祝詞太祝詞
事乎宣禮如此久宣良波天津神國津神波
朝廷乎始弖天下四方國仁波罪止云罪波
不在止清淨仁所聞食武以掌其解除之

太諄辭天天罪國罪之事乎大祓除焉亦
年中雜神態三節祭定賜御贄島尓神主
等罷御贄漁天島國國崎潛女取奉王貫
鮑鵜倉慥柄島神戸神戸進堅魚等御贄國國
處處寄奉神戸人民乃奉留大神酒御贄
荷前等乎如海山久置足天神主部物忌
等忌慎天聖朝太御壽乎手長之大御壽

止湯津之如石村久常磐堅磐仁天津告（一本在湯字之上）
刀乃太告刀事乎以天稱申終夜宴樂舞
詠歌音乃巨細大小長短久國保伎奉二十
詠在別卷年中行事記具也云云
大足彥忍代別天皇二十年庚寅歲倭姫
命年既老耆不能仕吾足止奴宜天齋內親
王仁可仕奉物部八十氏人人定給天十

一本皇太神乃四字无之

一本伊勢神宮

一本叙叢雲自抽

二司寮官等遠波奉移五百野皇女久須姬
命卽春二月辛巳朔甲申遣五百野皇女
於皇太神乃御杖代天止志多氣宮造奉天
齋愼美令侍給支伊勢齋宮群行始是也
爰倭姫命宇治機殿乃礒宮坐給倍利奉日
神祀古止無倦焉
二十八年戊戌春二月暴神多起而東國

不安冬十月壬子朔癸丑日本武尊發路
之戊午枉道天拜伊勢太神宮仍辭于倭
姬命曰今被天皇之命而東征將誅諸叛
者故辭之於是倭姫命取草薙之劒授日
本武尊宣久愼之莫怠也是歲日本武尊
初至駿河入野中而遭野火之愁王所佩
劒天叢雲自抽之薙攘王之傍草因是得

一本居作氣

一本理奉止云云

一本鉏作鋤

免故號其劔曰草薙也日本武尊既平東夷還至尾張國納宮簀媛淹留踰月解劔置宅徒行登膽吹山中毒而薨其草薙劔今在尾張國熱田社也

泊瀬朝倉宮大泊瀬稚武天皇即位二十一年丁巳冬十月倭姫命夢教覺給久皇大神吾一所耳不坐波御饌毛安不聞食

丹波國與佐之小見比沼之魚井原坐道主子八乎止女乃齋奉御饌都神止由居大神乎我坐國欲止誨覺給支爾時大若子命乎差使朝廷仁令參上弖御夢狀令申給支即天皇勅汝大若子使罷往天布理奉宜支故率手置帆負彥狹知二神之裔以齋斧齋鉏等始採山村構立寶殿而

一本定作竟 吉作告

明年戊午秋七月七日以大佐佐命天從丹波國余佐郡眞井原志天奉迎止由氣皇大神度會山田原乃下津磐根爾大宮柱廣敷立弖高天原爾千木高知弖鎭定坐止稱辭定奉利奉饗利神賀吉詞白賜倍利又檢納神寶卜兵器爲神幣更定神地神戸弖二所皇大神乃朝大御饌夕大御饌

乎日別齋敬供進之又隨天神之訓爾土師物忌乎定置取宇仁之波邇造天平瓮八十枚天敬祭諸宮又皇大神第一攝神荒魂多賀宮乎波豐受大神宮仁奉副從給者也又依　勅宣以大佐佐命兼行二所大神宮大神主職仕奉又丹波道主命子始奉物忌御飯炊滿供進之御炊物忌

（一本大宇禰奈命云云）（一本亦皇神託宣云云）（一本宜依作宜助）

是也又須佐乃乎尊御玉道主貴社定粟御子神社坐是也又大若子命（一本作命）社定大間社是也宇多大宇禰奈命祖父天見通命社定田邊氏神社是也惣此御宇仁攝社四十四前崇祭之爰皇大神重託宣久吾祭奉仕之時先可奉祭止由氣大神宮也然後我宮祭事可勤仕也故則諸祭事以

神道五部書卷五　倭姫命世記　○三十五

此宮爲先也亦皇大神託宣久其造宮之制者柱則高太板則廣厚禮是皇天之昌運國家之洪啓波古止宜依神器之大造利奈即承皇天之嚴命天移日少宮之寳基造伊勢兩宮焉

二十三年己未二月倭姫命召集於宮人及物部八十氏等宣久神主部物忌等諸

（一本四州作四洲）

聞吾久代大神託宣摩志志木心神則天地之本基身體則五行之化生利奈肆元元入元初本本任本心與神垂以祈禱爲先冥加以正直爲本利夫尊天事地崇神敬祖則不絶宗廟經綸天業又屏佛法之息奉再拜神祇禮日月廻四州雖照六合須照正直頂止詔命明矣已專如在禮奉祈朝

神道五部書卷五　倭姫命世記　三十六

廷良波天下泰平志天四民安然奈良布告訖自退尾上山峯石隱坐

垂仁天皇二十五年丙辰春三月伊勢百船度會國玉掇伊蘇國仁入座即建神服織社令織大神之御服麻績機殿神服社是也從此處始有（一本有作在）号伊蘇宮焉然後随神誨造建神籬取丁巳年冬十月甲子奉遷於五十鈴川

一本隱状作隱狀

上之後見清麗膏地天和妙之機殿乎同
興于五十鈴川上側令倭姬命居焉于時
天棚機姬神令織大神和妙御衣給倍是
名號磯宮矣爰卷向日代宮御宇日本建
尊比比羅木乃以八尋鉾根天奉獻皇大
神宮留卽倭姬皇女彼八尋鉾根波納緋
囊天皇大神乃貴財止爲天八尋機殿於

一本在以之上

一本有御書天字

機殿也隱狀天爲皇大神御靈乎奉崇祭留
令天棚機姬神裔八千千姬命每年夏四
月秋九月織神服以供神明故曰神衣祭
也總此御世定神地神戶崇祭天神地祇
年中神態蓋始於此時矣至于大泊瀨稚
武天皇御宇自退甍爾時倭姬皇女大神
主物忌等仁託宣久天照大神波日月止

一本〻作帥

一本孰作執　抗文云

一本亦聞夫乃至齋敬焉乞之

共志天寓內仁照臨給倍利豐受大神波天地
止共志天國家於守幸給倍利故則天皇御宇
二柱靈尊訪神風之地比尋重浪之國天
天降鎭坐給倍利凢伊勢二所皇大神宮則
伊奘諾伊奘冊尊崇子宗廟社稷神惟群
神宗惟百王祖也尊無與二自餘諸神者
乃子乃臣孰能抗止夜詔布吾聞大日本國

者神國利奈依神明之加被乎得國家之安
全依國家之尊崇天增神明之靈威須肆
尓祭神之禮以神主祝部爲其齋主因玆
乎大若子命弟若子命同侍殿內天善爲
防護奉祈國家波羅禮寶祚之隆當與天壤
無窮矣亦聞夫悉地則生心須意則顯信
心留蒙神明利益事波依信心厚薄止奈利天

一本天照大神一座云云
一本大日孁至武智註無之

下四方國乃人夫等至天万奉齊敬焉
天照皇大神一座（大日孁貴此云於保比屢咩能武智）御靈御
形八咫鏡坐（謂八咫者八頭也）
一本无
相殿神二座（左天兒屋根命形弓坐　右天太玉命形劔坐）
一書曰天手力男神
万幡豐秋津姫命
荒祭宮一座（皇大神宮荒魂伊弉那伎大神所生神名八十枉津日神也一

名瀬織津比咩神是也御形鏡坐）
伊弉諾尊（左方靈御形鏡坐）
伊弉冊尊（右方靈御形鏡坐）
月夜見命二座（形馬乘男形也）
（一書曰御形馬乘男形著紫御衣帶金作太刀佩也）
一本十一月作十二月
荒魂命（右方）形鏡坐（飛鳥宮御宇丙寅年十一月上旬遷然見神社也）
瀧原宮一座靈御形鏡坐水戶神名速秋津

日子神是也
並宮一座（瀧御形鏡坐速秋津日子神妹速秋津比賣神是也）
此二神因河海持別而生神八柱
伊雜宮一座（天牟羅雲命裔天日別命子玉柱屋姫命是也形鏡坐）
大歳神一座（國津神子形石坐）
興玉神（無寶殿街神猿田彥大神是也一書曰街神孫大田命是土公氏遠祖神）
（五十鈴原地主神也）

一本瀧作立
一本作酒殿

瀧祭神（無寶殿在下津底水神也一名澤女神亦名美津波神）
朝熊神社（櫛玉命靈石坐保於止志神石坐櫻大刀神花木坐苔蟲神石坐大
山祇神石坐朝熊水神石坐寶鏡二面日月所化白銅鏡是也）
風神（一名志那都比古神廣瀬龍田同神也）
酒殿神（天逆大刀逆鉾金鈴藏納之）
御倉神專女也保食神是也
御戶開闢神天手力男神

一本豐受宮荒魂也　一本伊弉那伎神　一本直作御

一本靈形鏡坐四字无之

一本形尊二字无之

一本缶坐二字无之

御門神豐石窓櫛石窓神
四至神四十四前宮中祭之
豐受大神一座　御靈御形眞經津鏡坐圓鏡也神代三面内也天御中主靈元丹波國與謝郡比沼山頂麻奈井原坐御饌津神大自在天子御間城入彦五十瓊殖天皇即位三十九年七月七日天降坐
相殿神三座　大一座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御形鏡坐前二座天兒屋根命形笏坐太玉命形寶玉坐大左方坐前二座右方坐

多賀宮一座　豐受宮荒魂也伊弉那伎大神所生神名伊吹戸主神亦名神直日大直日神是也靈形鏡坐
土御祖神二座　宇迦之御魂神形寶瓶坐土乃御祖神形鏡坐
月讀神靈形鏡坐
調御倉神　三狐神形尊形也宇賀能美多麻神保食神是也
酒殿神形缶坐　豐宇賀能比賣命缶坐丹波竹野郡奈具社坐神是也天女善為醸酒飲一坏吉万病除之形石坐也

一本形瓶坐三字无之

一本大己貴神六字

一本堅作竪

風神　神八風
北御門社形瓶坐也　一名若雷神加茂社同神也形瓱座自在天男形著金鐙也
御井社　天忍石長井水是也七星羅列
御門鳥居四至神等二宮同前也
大國玉比賣神二座　大己貴命一座佐佐良比賣命一座
右大己貴命　亦名大國主神大物主國作大己貴葦原醜男八千戈神大國玉顯國玉神

日本紀曰神産巢日神之御子少名毘古那神與大國主神相並作堅此國之後者其少名毘古那神者度于常世國也神代下云高皇産靈尊勅大物主神汝若以國神為妻猶謂汝有疏心故今以吾女三穂津姫配汝為妻宜領八十万神永為皇孫

一本倭作リ本

一本此作比

一本迷作速

一本土作士　又一本作巳

奉護リ
裏書勘註曰風土記曰夫所以號度會郡ト
者畝傍樫原宮御宇神倭磐余彦天皇詔
天日別命覓國之時度會賀利佐嶺火氣
發起天日別命親云曰此小佐居歟禮使
迷命見使者還來申曰有大國玉神賀利
佐到于時大國玉神遣使奉迎天日別命

天因令造其橋不堪造畢于時則令以梓
弓為橋而渡焉爰大國玉神資彌豆佐佐
良比賣命參來迎相土橋郷岡本村ニ天申
日別命歎地出之參會日刀自爾度會焉
因以為名也
一書曰神倭磐余彦天皇御宇惡神伊不
加理豆人民壬火氣發起而天下不安留佐

一本平字无之

仁以日別命遣使大已貴神復命已發兵ヲ
從西宮徙此東洲之時崇祭大國玉神已大
貴命復命天皇大歡詔曰宜取伊勢國天郎
為天日別命之村地此世不堪火氣伊勢
多賀佐山嶺仁造石宅住居天天日別命
殺戮荒振神罰平不遵堺山川定地邑者
也以天日別命子崇祭是度會國御社也

彥國見賀佉建與束命是也　母大國玉神女　美濃佐佐
良姫也
神服織殿
倭姫命入坐飯野高丘宮作之機屋令織
大神之御服從高丘宮而入坐磯宮因立
社於其地曰名服織社號麻績郷者郡北
有神此神奉大宮神荒妙衣神麻續氏人

（一本因作同）（一本機字无之）（一本御字无之）（一本天智天皇以下卅十七字无之）

等別居此村因以爲名也
垂仁天皇二十二年春三月飯野高丘宮
坐二十五年春三月從飯野高丘宮遷于
伊蘇宮坐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照大神草
薙劔度會五十鈴川上鎮坐因興齋宮于
宇治縣五十鈴川上大宮邊令倭姫命居
焉即立八尋機殿令織大神御衣號宇治

機殿是也一名礒宮
磐余甕栗宮御宇三年遷于本服織社令
織大神御衣難波長柄豐崎宮御宇丙午
年竹連礒部直二氏建此郡焉
天智天皇即位七年八月三日夜雨機殿
燒亡便所造假殿九月御衣勤仕依宣旨
也其後兩機殿別別立之相去各卅丈

（一本見存二字无之）（一本有書寫又一本有寫而无書）（一本雅晴作雅清）

大神宮本紀下
伊弉諾伊弉冊尊者天地万物之靈神天
照皇太神宮者惟天神地祇之最貴者也
我國家神物靈蹤今皆見存觸事有効不
可謂虛焉于時大神主飛鳥孫御氣書寫
之爰神護慶雲二年二月七日禰宜五月
麻呂撰集之

蓋聞垂仁天皇女倭姫内親王隨神託定大
小神社或神代神寶奉崇神體或以變化
之靈物爲神形專致其精明之德云云

大治四年十二月廿七日書寫之畢　又
外權禰宜度會神主雅晴　判
丁卯歲五月書寫之

一本應永以下廿一字无之

豊受大神宮禰宜正四位上度會神主章尚判

應永二十五年戊戌仲夏端午

後一日書寫畢拔點了

明治六年六月　官許

同　年十二月　刻成

京都書肆　花屋町通油小路東　永田調兵衛

諸國弘通書林

京都花屋町通油小路東江入町　書林　文昌堂　永田調兵衛藏版

東京　須原屋茂兵衛
同　山城屋佐兵衛
同　岡田屋嘉七
同　出雲寺萬次郎
同　和泉屋金右衛門
同　小林新兵衛
同　須原屋伊八
同　村上勘兵衛出店
同　藤岡屋慶次郎
同　内野屋弥平次
同　椛屋喜兵衛
同　若林喜兵衛

尾張名古屋　永樂屋東四郎
同　菱屋藤兵衛
同　美濃屋伊六
同　萬屋東平
同　菱屋平兵衛
同　美濃屋代助
同　永樂屋正兵衛
同　金網屋伴七
參河岡嵜　近藤巳太郎
遠江濱松　伊勢屋清七
信濃善光寺　小枡屋喜太郎
美濃大垣　平野利兵衛

西京　村上勘兵衛
同　出雲寺文次郎
同　西村九郎右衛門
同　藤井孫兵衛
同　大谷仁兵衛
同　島林專助
同　佐々木總四郎
同　小林庄兵衛
同　須磨勘兵衛
同　勝村治右衛門
同　神先宗八
同　田中治兵衛
同　福井源次郎
同　下村和助

美濃大垣　岡安慶助
同高田　田中弥兵衛
同　村上哲藏
同加納　丁子屋平作
伊勢津　篠田伊十郎
同　丁子屋清七
同松坂　本屋嘉助
同　柏屋兵助
同山田　藤原屋長平
近江大津　本屋伊助
同　本屋總次郎
同八日市　本屋文右衛門
同高宮　本屋太兵衛
同長濱　酢屋藤兵衛

同　辻本仁兵衛
同　杉本甚助
同　梅村伊助
同　川勝德次郎
同　竹岡文助
同　澤田友五郎
同　河波卯助
大坂　秋田屋市兵衛
同　敦賀屋九兵衛
同　秋田屋太右衛門
同　敦賀屋彥七
同　河内屋勘助
同　河内屋茂兵衛
同　伊丹屋善兵衛

同　吉田作兵衛
同坂口　大和屋市兵衛
同高島　但馬屋七兵衛
越前福井　二文字屋安兵衛
同　帶屋喜八
同　萬司曾平
加賀金澤　近岡屋太兵衛
同　中村屋喜兵衛
同　當利屋卯兵衛
同　中越久二
同　池善平
越中富山　中村屋甚吾
同　古川屋吉兵衛
同　上市屋卯助

二

大坂　河内屋源七郎
同　藤屋德兵衛
同　河内屋喜兵衛
同　敦賀屋為七
同　河内屋吉兵衛
同　河内屋真七
同　塩屋弥七
同　河内屋和助
同　河内屋忠七
同　藤屋禹三郎
同　河内屋卯助
同　埁屋卯八郎
同　近江屋平助
同　河内屋龜七

越中富山　中島亀卜
同高岡　塩屋与右衛門
大和奈良　高橋平三
紀伊和哥山　坂本屋喜一郎
同　坂本屋大二郎
同築島　宮原屋傳右衛門
播磨姫路　灰屋鯆二
同　灰屋長兵衛
讚岐金毘羅　柏屋仲助
同　寶屋小七郎
筑前福岡　岩田屋芳兵衛
同博多　深屋弥助
肥後熊本　小島屋儀八郎
肥前佐賀　紙屋利兵衛

今井熊治　編

皇國神社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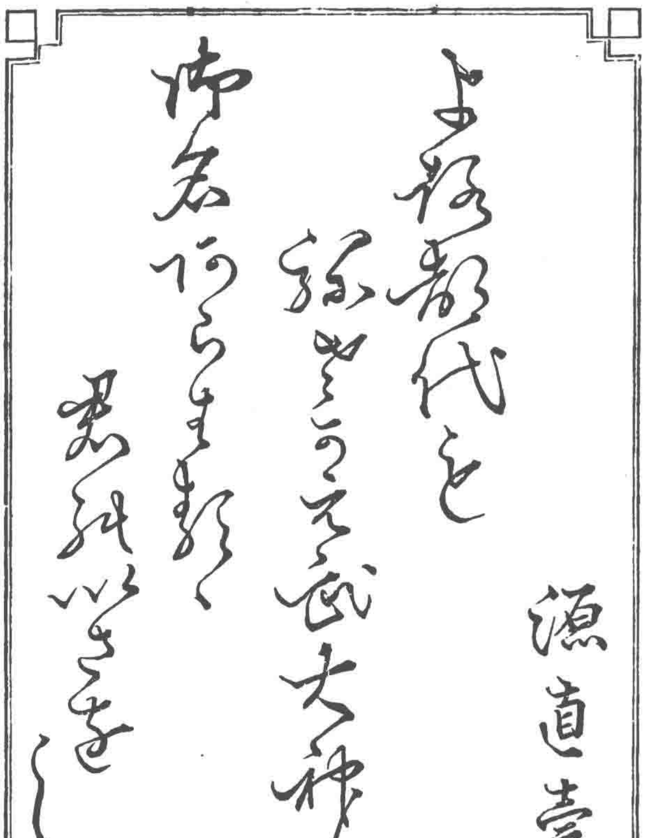
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新潟縣中川書店鉛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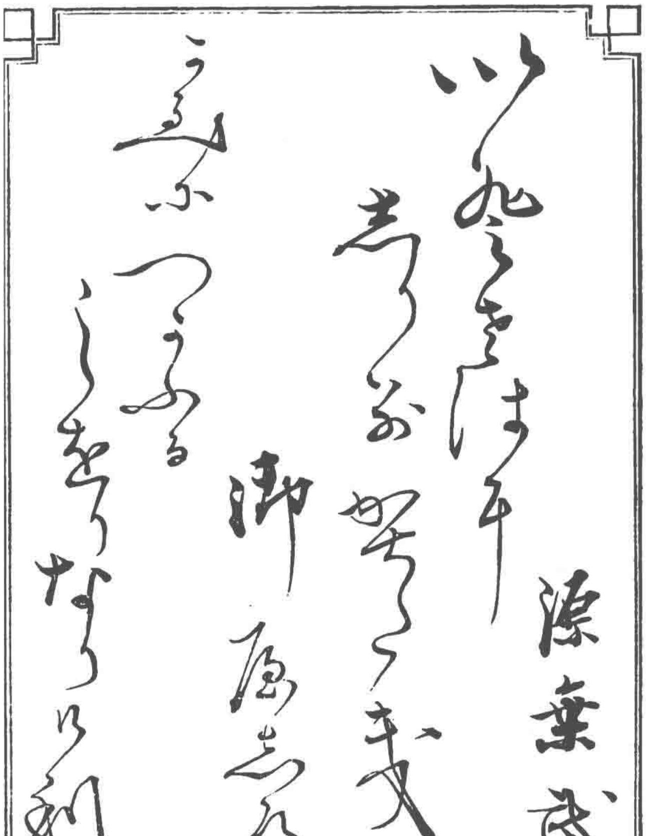
據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
新潟縣中川書店鉛排本影印

權大教正溝口直壹君
權中教正松平晋之丞君
題詠

皇國神社志　完

内藤澗君校閲
今井熊治編輯





緒言

一本邦建國以來年ヲ經ルコト久シト雖ドモ未タ嘗テ外侮ヲ受ケズ内政能ク治リ嚴然トシテ東洋ニ特立シ能ク一國ノ体面ヲ保チ國家ヲシテ泰山ノ安キニ置キ以テ今日ノ隆盛ヲ來タシヽハ　皇祖皇宗ノ遺勳餘烈ニ依ルト雖ドモ又世々忠義ノ臣民アリテ之ヲ輔佐スルノ功モ亦與リテ力アリト云ベシ而シテ之ガ祭祀ヲナシテ崇敬ノ意ヲ表スベキハ我等國民タルモノヽ最モ務ムベキ所ナリ然レドモ本邦有格神社ノ所在地祭神等ノ詳ナラズシテ或ハ知ラズ識ラズ不敬ニ流ルヽノ恐レアランコトヲ慮リ余淺學薄識ヲモ顧ミズ此書ヲ編輯スル所以ナリ

一祭神等ノ諸説區々タルモノハ或ハ大家ニ質シ或ハ該社ノ神官ニ尋ネ務メテ考證ノ確實ナルモノヲ採レリ然レドモ猶或ハ誤謬アランコトヲ恐ル看者幸ニ之ヲ正セヨ

一縣社鄉社ノ部ハ目下編輯中ナレバ他日將ニ續キテ之ヲ刻セントス

一此書編輯ノ際内藤彌君ノ懇篤ナル補助ニヨリテ成功ヲ告ケタルハ深ク感謝ニ堪ヘザル所ナリ

明治廿七年一月

編者識

皇國神社志

內藤弼 校閱
今井熊治 編纂

○神宮

伊勢內宮

伊勢國度會郡宇治山田町宇治鎭座
祭神天照皇太神

伊勢外宮

伊勢國度會郡宇治山田町山田鎭座
祭神豐宇氣姬神

○官幣大社

賀茂別雷神社

山城國愛宕郡上賀茂村鎭座
祭神別雷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五月十五日

賀茂御祖神社

山城國愛宕郡下鴨村鎭座
祭神玉依姬命鴨建角身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五月十五日

男山八幡宮

山城國綴喜郡八幡町男山鎭座
祭神應神天皇神功皇后玉依姬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十五日

松尾神社

山城國葛野郡松尾村山田鎭座
祭神大山咋命市杵島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二日

平野神社

山城國葛野郡衣笠村小北山鎭座
祭神仁德天皇日本武尊仲哀天皇天穗日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二日

稻荷神社

山城國紀伊郡深草村稻荷山鎭座
祭神倉稻魂命大田命大宮姬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九日

大神神社

大和國式上郡三輪町三輪山鎭座
祭神大巳貴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九日

大和神社

大和國山邊郡朝和村新泉鎭座
祭神大國魂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一日

石上神宮

大和國山邊郡山邊村布留鎭座
祭神布留御魂劒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十五日

春日神社

大和國添上郡奈良町三笠山麓鎭座
祭神武甕槌命經津主命天兒屋根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廣瀨神社

祭日三月十三日
大和國廣瀨郡河合村川合鎭座
祭神和加宇加賣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龍田神社

祭日四月四日
大和國平群郡龍田村立野鎭座
祭神級長津彥命級長津邊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丹生川上神社

祭日四月四日
大和國吉野郡南芳野村丹生鎭座
祭神罔象女命
陞格明治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枚岡神社

祭日六月一日
河內國河內郡牧岡村出雲井鎭座
祭神天兒屋根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大鳥神社

祭日二月一日
和泉國大鳥郡鳳村大鳥鎭座
祭神日本武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住吉神社

祭日八月十三日
攝津國住吉郡住吉村鎭座
祭神底筒男命中筒男命表筒男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生國魂神社

祭日六月十三日
攝津國西成郡難波村西高津鎭座
祭神生島神足島神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廣田神社

祭日九月九日
攝津國武庫郡大社村廣田鎭座
祭神天照皇大神荒魂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氷川神社

祭日三月十六日
武藏國北足立郡大宮町高鼻鎭座
祭神素盞嗚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安房神社

祭日八月一日
安房國安房郡神戶村大神宮吾谷山麓鎭座
祭神天太玉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香取神宮

祭日八月十日
下總國香取郡香取村香取鎭座
祭神經津主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鹿嶋神宮

祭日四月十四日
常陸國鹿島郡鹿島町宮中鎭座
祭神武甕槌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三嶋神社

祭日九月一日
伊豆國君澤郡三島町三島鎭座
祭神事代主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熱田神宮

祭日八月十六日
尾張國愛知郡熱田町鎭座
祭神草薙寶劒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日吉神社

祭日六月廿一日
近江國滋賀郡坂本村坂本鎭座
祭神大山咋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日前神宮

祭日四月十四日
紀伊國名草郡宮村秋月鎭座
祭神天照大神石凝姥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國懸神宮

祭日九月廿六日
紀伊國名草郡宮村秋月鎭座
祭神天照皇太神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出雲大社

祭日九月廿六日
出雲國神門郡杵築町鎭座
祭神素盞嗚命大巳貴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宇佐神宮

祭日五月十五日
豐前國宇佐郡宇佐町鎭座
祭神應神天皇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霧嶋神宮

祭日三月十八日
大隅國西囎唹郡東襲山村田口鎭座
祭神天津彦火瓊々杵命
陞格明治七年二月十五日

伊弉諾神社

祭日九月十九日
淡路國津名郡多賀村多賀鎭座
祭神伊弉諾命
國幣中社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今格同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香椎宮

祭日四月廿二日
筑前國糟屋郡香椎村香椎鎭座
祭神神功皇后
國幣中社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今格同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宮崎宮

祭日十月廿九日
日向國宮崎郡大宮村下北方鎭座
祭神神武天皇
國幣中社明治八年八月　今格同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橿原神宮

祭日十月廿六日
大和國高市郡白橿村畝傍鎭座
祭神神武天皇皇妃媛蹈鞴五十鈴姫命
陞格明治廿三年三月廿四日

祭日四月十三日

八坂神社

○官幣中社

山城國愛宕郡京都市下京區八坂上町鎭座

祭神素盞嗚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六月十五日

鹿兒嶋神宮

大隅國西噌唹郡西國分村宮內鎭座

祭神彥火々出見命

國幣中社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今格同七年三月廿五日

祭日八月十五日

白峯宮

山城國愛宕郡京都市上京區今出川通飛鳥井町鎭座

祭神崇德天皇淳仁天皇

陞格明治六年六月九日

祭日九月廿一日

赤間宮

長門國豐浦郡赤間關市阿彌陀寺町鎭座

祭神安德天皇

陞格明治八年十月七日

祭日十月七日

水無瀨宮

攝津國島上郡島本村廣瀨鎭座

祭神後鳥羽天皇土御門天皇順德天皇

陞格明治六年八月十四日

祭日十二月七日

鎌倉宮

相摸國鎌倉郡東鎌倉村二階堂鎭座

祭神護良親王

陞格明治六年六月九日

祭日八月廿日

井伊谷宮

遠江國引佐郡井伊谷村井伊谷鎭座

祭神宗良親王

陞格明治六年六月九日

祭日九月廿二日

八代宮

肥後國八代郡八代町八代城跡鎭座

祭神懷良親王

陞格明治十三年八月三日

祭日八月三日

梅宮神社

山城國葛野郡梅津村西梅津鎭座

祭神酒解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三日

貴船神社

山城國愛宕郡鞍馬村貴船鎭座

祭神彌都波能賣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六月一祭

大原野神社

山城國乙訓郡大原野村大原野鎭座

祭神武甕槌命經津主命天兒屋根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八日

吉田神社

山城國愛宕郡京都市上京區吉田神樂岡鎭座

祭神武甕槌命經津主命天兒屋根命

北野神社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十八日
山城國葛野郡衣笠村北野鎭座
祭神菅原道眞公

日枝神社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八月四日
武藏國南豐島郡東京市麴町區永田町鎭座
祭神大山咋命

月山神社

陞格明治十五年二月八日
祭日六月十五日
羽前國東田川郡立谷澤村月山鎭座
祭神月夜見命

宗像神社

國幣中社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今格同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七月十五日
筑前國宗像郡田島村鎭座（海中大島奥津島ニ分社）
祭神田心姫命湍津姫命市杵島姫命

金鑽神社

國幣中社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今格同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十一月十五日
武藏國兒玉郡青柳村二宮鎭座
祭神天照皇大神素盞烏尊

建部神社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四月十五日
近江國栗太郡瀨田村神領鎭座
祭神日本武尊

多賀神社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四月十五日
近江國犬上郡多賀村多賀鎭座
祭神伊弉諾尊伊弉册尊

竈山神社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四月廿二日
紀伊國名草郡三田村和田鎭座
祭神彦五瀨命

筥崎宮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九月十三日
筑前國粕屋郡箱崎町箱崎鎭座
祭神應神天皇

吉野宮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八月十五日
大和國吉野郡吉野村吉野山鎭座
祭神後醍醐天皇
陞格明治廿二年六月廿八日
祭日九月廿七日

攝社

御影神社　祭神贈從二位藤原資朝贈從三位藤原俊基
船岡神社　祭神贈從四位兒島範長贈正四位兒島高德贈正五位櫻山玆俊
瀧櫻神社　祭神贈正四位土居通增贈正四位得能通綱

阿蘇神社

肥後國阿蘇郡宮地村鎭座

祭神阿蘇比咩命
國幣中社明治四年五月十五日今格同廿三年四月十日
祭日七月廿八日

金崎宮

越前國敦賀郡敦賀町金崎鎭座
祭神尊良親王
陞格明治廿三年九月十二日
祭日五月六日

札幌神社

石狩國札幌郡圓山村鎭座
祭神大國魂大己貴命少彥命
陞格明治五年一月廿五日今格同廿六年十二月一日
祭日六月十五日

〇官幣小社

鵜戸神宮

日向國南那珂郡鵜戸村宮浦鎭座
祭神鸕鷀草葺不合尊神日本磐余彥命
陞格明治七年三月廿五日
祭日二月一日

太宰府神社

筑前國御笠郡太宰府村太宰府鎭座
祭神菅原道眞
國幣小社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今格同十五年七月八日
祭日八月廿五日

生田神社

攝津國八部郡神戸市下山手通鎭座
祭神稚日女尊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四月十五日

長田神社

攝津國八部郡林田村長田鎭座
祭神事代主命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十月十八日

大國魂神社

武藏國北多摩郡府中町鎭座
祭神大己貴命素盞嗚尊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五月五日

波上宮

琉球國那覇間切若狹町村
祭神速玉男命伊弉册尊事解男命
陞格明治廿三年一月廿九日
祭日十二月十九日

英彥山神社

豐前國田川郡彥山村英彥山頂
祭神忍骨命
陞格明治廿三年十一月七日
祭日九月廿八日

〇別格官幣社

談山神社

大和國十市郡多武峯村多武峯鎭座
祭神藤原鎌足
陞格明治七年十二月廿二日
祭日十一月十七日

護王神社

山城國愛宕郡京都市上京區烏丸下長者町下ル櫻鶴圓町鎭座
祭神和氣清麿

小御門神社

陞格明治七年十二月廿二日
祭日四月四日
下總國香取郡小御門村名古屋鎭座
祭神花山院師賢

菊池神社

陞格明治十五年七月六日
祭日四月廿九日
肥後國菊池郡隈府町隈府城址鎭座
祭神菊池武光

湊川神社

陞格明治十一年一月十日
祭日五月五日
攝津國八部郡神戶市兵庫多門通鎭座
祭神楠正成

名和神社

創建明治元年四月廿一日改格同五年五月廿四日
祭日七月十二日
伯耆國汗入郡名和村名和鎭座
祭神名和長年

阿部野神社

陞格明治十一年一月十日
祭日五月七日
攝津國東成郡天王寺村阿部野鎭座
祭神北畠顯家

藤嶋神社

陞格明治十五年二月三日
祭日一月廿四日
越前國吉田郡西藤島村牧ノ島鎭座
祭神新田義貞

結城神社

陞格明治九年十一月七日
祭日八月廿五日
伊勢國安濃郡津市八幡町鎭座
祭神結城宗廣

豐榮神社

陞格明治十五年二月三日
祭日五月一日
周防國吉敷郡山口町野田鎭座
祭神毛利元就

建勳神社

創建明治二年二月三日改格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祭日十月一日
山城國愛宕郡京都市上京區紫野船岡山
祭神織田信長

豐國神社

創建明治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改格同八年四月廿四日
祭日七月一日
山城國愛宕郡京都市下京區建仁寺町鎭座
祭神豐臣秀吉

東照宮

創建明治元年五月十日改格同六年八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十八日
下野國上都賀郡日光町日光鎭座
祭神徳月家康

常磐神社

陞格明治六年六月九日
祭日六月一日
常陸國東茨城郡常磐村鎭座
祭神徳川光國同齊昭

照國神社

陞格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祭日五月十二日
薩摩國鹿兒島郡鹿兒島市山下町城山麓鎮座
祭神島津齊彬

靈山神社

陞格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祭日十月廿八日
岩代國伊達郡靈山村大石鎮座
祭神北畠親房同顯家同顯信同守親

梨木神社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四月廿二日
山城國愛宕郡京都市上京區梨木鎮座
祭神三條實萬

靖國神社

陞格明治十八年十月十日
祭日十月十日
武藏國東京市麴町區富士見町鎮座
祭神勤王諸氏數百名

東照宮

陞格明治十二年六月四日
祭日五月六日十一月六日
駿河國有渡郡久能村根小屋久能山鎮座
祭神德川家康

四條畷神社

陞格明治廿一年五月四日
祭日四月十七日
河內國讚良郡四條村北條飯盛山鎮座
祭神楠正行

唐澤山神社

陞格明治廿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祭日二月十二日
下野國安蘇郡田沼町犬伏町界唐澤山鎮座
祭神藤原秀郷
陞格明治廿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祭日十月廿五日

○國幣中社

敢國神社

伊賀國阿拜郡府中村一ノ宮鎮座
祭神金山彥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二月五日

淺間奧宮

駿河國富士郡大宮町大宮鎮座
祭神木花開耶姬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社號改稱同十三年十一月
祭日十一月四日

淺間神社

甲斐國東八代郡一櫻村一ノ宮鎮座
祭神葦津姬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十四日

寒川神社

相摸國高座郡寒川村宮山鎮座
祭神應神天皇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二十日

玉前神社

上總國長柄郡一宮本鄕村鎮座

南宮神社

祭神玉依姫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十三日
美濃國不破郡宮代村鎭座

諏訪上社

祭神金山彦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五月五日
信濃國諏訪郡中洲村神宮寺鎭座

諏訪下社

祭神建御方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十五日
信濃國諏訪郡下諏訪村鎭座

貫前神社

祭神下照姫命
陞格上社ニ同シ
祭日八月一日
上野國北甘樂郡一宮町一ノ宮鎭座

二荒山神社

祭神經津主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三月十五日
下野國上都賀郡日光町日光鎭座

二荒山神社

祭神大己貴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十七日
下野國河内郡宇都宮馬場町鎭座

都々古別神社

祭神豐城入彦命
陞格明治十六年四月廿五日
祭日十月廿一日
磐城國東白川郡棚倉町鎭座

都々古別神社

祭神味耜高彦根命日本武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七月三日
磐城國東白川郡近津村八槻鎭座

伊佐須美神社

祭神前ニ同シ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九月十一日
岩代國大沼郡高田村鎭座

志波彦神社　鹽竈神社

祭神伊弉諾尊伊弉册尊
陞格明治六年六月十三日
祭日九月十五日
陸前國宮城郡鹽竈町鎭座
祭神志波彦神經津主命武甕槌命鹽土翁
陞格明治七年十二月

大物忌神社

祭日七月九日
羽後國飽海郡吹浦村鳥海山頂鎭座

若狹彦神社

祭神倉稻魂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五月三日
若狹國遠敷郡遠敷村龍前鎭座

祭神若狹彦命
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十日

若狹姫神社

若狹國遠敷郡遠敷村遠敷鎭座
祭神若狹比賣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十日

氣比神社

越前國敦賀郡敦賀町鎭座
祭神仲哀天皇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四日

氣多神社

能登國羽咋郡一ノ宮村一ノ宮鎭座

祭神大己貴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三日

射水神社

越中國射水郡高岡市古城鎭座
祭神瓊々杵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廿三日

彌彦神社

越後國西蒲原郡彌彦村彌彦鎭座
祭神天香語山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五月十四日

出雲神社

丹波國南桑田郡千歳村千歳鎭座

祭神三穗津姫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廿一日

籠神社

丹後國與謝郡府中村大垣鎭座
祭神底筒男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廿四日

出石神社

但馬國出石郡出石町寺內鎭座
祭神彦火々出見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廿日

宇倍神社

因幡國法美郡國府村宮下龜金山鎭座

祭神武內宿禰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廿一日

熊野神社

出雲國意宇郡熊野村熊成峯鎭座
祭神素盞嗚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一月四日

水若酢神社

隱岐國隱地郡郡村鎭座
祭神水若酢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三月十二日

海神社

播磨國明石郡垂水村東垂水鎭座

祭神底津少童命中津少童命表津少童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十一日

中山神社

美作國西北條郡一ノ宮西一ノ宮鎭座
祭神顯國玉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廿四日

安仁神社

備前國邑久郡大宮村藤井鎭座
祭神彦五瀬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十一日

吉備津神社

備中國賀陽郡眞金村鎭座

祭神吉備武彦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十八日

嚴嶋神社

安藝國佐伯郡嚴島町鎭座
祭神市杵島姫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六月十七日

住吉神社

長門國豐浦郡豐東上村楠乃鎭座
祭神表筒男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二月十五日

熊野坐神社

紀伊國東牟婁郡本宮村鎭座

祭神素盞嗚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十五日

忌部神社

阿波國名東郡德島市富田浦町
祭神天日鷲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十九日

田村神社

讃岐國香川郡一ノ宮村一ノ宮鎭座
祭神興玉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八日

大山祇神社

伊豫國越智郡宮ノ浦村宮浦鎭座

祭神大山祇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廿二日

土佐神社

土佐國土佐郡一宮村一宮鎭座
祭神味鉏高彦根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八月廿五日

高良山神社

筑後國御井郡御井町高良山上鎭座
祭神武內宿禰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十三日

西寒多神社

豐後國大分郡東稙田村寒田本宮嶽麓鎭座

祭神應神天皇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十五日

田嶋神社

肥前國東松浦郡呼子村加部島鎭座
祭神多賀理毘賣命多岐都毘賣命狹依毘賣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十六日

住吉神社

壹岐國壹岐郡那賀村住吉鎭座
祭神筒男命三神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九日

海神神社

對馬國上縣郡木坂村鎭座

祭神豐玉彦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八月五日

大麻比古神社

阿波國板野郡板東村板東鎭座
祭神猿田彦命
陞格明治六年六月十三日
祭日十一月一日

鶴岡八幡宮

相模國鎌倉郡東鎌倉村雪ノ下鎭座
祭神應神天皇神功皇后玉依姫
陞格明治十五年九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十五日

金刀比羅宮

讃岐國那珂郡琴平町鎭座

祭神大己貴命
國幣小社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今格同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十月十日

伊太祁曾神社

紀伊國名草郡西山東村伊太祁曾鎭座
祭神大屋毘古命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十月十五日

大洗磯前神社

常陸國東茨城郡磯濱町大洗岬角鎭座
祭神大名持尊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九月九日

酒列磯前神社

常陸國那珂郡平磯町磯岬角鎭座

祭神少比古名命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十月十五日

美保神社

出雲國島根郡美保關村美保關鎭座
祭神事代主命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四月七日

新田神社

薩摩國高城郡水引村宮内鎭座
祭神天津彦火瓊々杵尊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九月十五日

○國幣小社

砥鹿神社

參河國寶飯郡桑富村一ノ宮本宮山
祭神八千戈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五月四日

水無神社

飛彈國大野郡宮村鎭座
祭神高照光姫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廿五日

駒形神社

陸中國膽澤郡金ケ崎村西根駒ケ嶽鎭座
祭神木股神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十九日

岩木山神社

陸奥國中津輕郡岩木村百澤鎭座
祭神宇都志國玉命多都比晃賣命大山祇命
陞格明治六年六月十三日
祭日八月一日

出羽神社

羽前國東田川郡手向村羽黑山鎭座
祭神倉稻魂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七月十五日

湯殿山神社

羽前國東田川郡東村田麥俣湯殿山鎭座
祭神大己貴命少彥名命
陞格明治七年八月廿一日
祭日七月十五日

白山比咩神社

加賀國石川郡河内村三宮鎭座
祭神理菊媛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五月五日

度津神社

佐渡國羽茂郡本鄉村飯岡
祭神五十猛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廿三日

大神山神社

伯耆國會見郡大高村尾高鎭座
祭神大己貴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九日

日御崎神社

出雲國神門郡日御崎村日御崎鎭座
祭神大己貴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七月七日

物部神社

石見國安濃郡佐比賣村池田鎭座
祭神宇麻志麻治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七日

沼名前神社

備後國沼隈郡鞆町鞆鎭座
祭神綿津見大神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三月二日

玉祖神社

周防國佐波郡右田大崎鎭座
祭神玉屋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廿五日

都農神社

日向國兒湯郡都農村鎭座
祭神醜男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一月五日

枚聞神社

薩摩國頴娃郡頴娃村十川鎭座
祭神鹽土老翁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十三日

小國神社

遠江國周智郡一宮村五川鎭座
祭神大己貴命
陞格明治六年六月十三日
祭日四月十八日

伊和神社

播磨國完粟郡神戸村須行名鎭座
祭神大物主命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十月十五日

眞清田神社

尾張國中島郡一ノ宮町一宮鎭座
祭神火明命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四月廿二日

古四王神社

羽後國南秋田郡寺内村寺内鎭座
祭神大彥命
陞格明治十五年五月八日
祭日四月八日

函館八幡宮

渡島國龜田郡函館區谷地頭町鎭座
祭神應神天皇
陞格明治十年五月廿八日
祭日八月十五日

神部神社

駿河國安倍郡靜岡市賤機山鎭座
祭神大己貴命
陞格明治廿一年五月四日
祭日十一月廿五日

淺間神社

駿河國安倍郡靜岡市賤機山鎭座
祭神木花開耶姬命
陞格明治廿一年五月四日
祭日十一月廿五日

大歳御祖神社

駿河國安倍郡靜岡市賤機山鎭座
祭神大歳御祖命
陞格明治廿一年五月四日
祭日十一月廿五日

戸隱神社

信濃國上水内郡戸隱村戸隱鎭座
祭神天手力雄命
陞格明治廿三年二月八日
祭日四月廿三日

皇國神社志 終

明治廿七年一月廿五日印刷
仝　年一月三十日出版

發行之證

定價金貳拾錢

編輯者　新潟縣三島郡脇野町村大字脇野町第五十八番戸寄留
今井熊治

發行兼印刷者　仝縣仝郡與板町大字與板町第三百三十五番地
中川津兵衛

發賣所　仝上
中川書店

源紫偈迺部 著

古義神代考

文政五年（一八二二）浪速泰文堂刻本

據文政五年（一八二二）
浪速泰文堂刻本影印

古義神代考は由来よろし
此乃書をしも。いにしへ語るは、かくよ乃
かうがへを名けるに由来よしる皇大御國
は古事乃主をなべたもむねを考へ漢籍
などにもまうつして。古きに外國は説ども
なもひまま出て外國にも古傳のかさなしる
遺まにことなき死し全古義をさとし、にな
に見なれぞな程。今れる天地はさまゆ由に大
御代にして神の大御代のまなびごとなし

も萬は學乃本なる學をわざ死て。いづま乃御
書にも皆註解いできまてなに足ぬ語をなきま
な。志りすだに外國乃説なでなる。いまぎ論ひ
及せなものうらざ死まを戊申が聞たまつる
説をもはかぎわなにくまを書集て。かくを
ものせなになやさて漢籍ぶまにうつして。
讀ざ也も大氏をかきぶ見語と姿ま訓さ
なをかの漢籍には染つまるなに人等もかつ
讀く。皇大御國乃正しま道乃語るなへ字

志ら萬を眞心に直くおこなひしめんをよく
はまざそかし。されば語をさらに漢めろし
こなに語ら毋あなあわ。三神始造水火と書
なりといまる是を地いまぎ稚して浮脂乃語
を大虚空に水月な泛漂へましをあなもの
を水土とし。其中よわ葦牙の語と萌騰しも
乃とあなを氣火をして如此をかけなも乃なわ。
まるこ二靈生大八洲國下に謂生洲者即生
其主宰也。を註しるなあなを古傳乃趣と違

ふが如くなれども是を出とつは、考あなるもて。
志だらくかくを註しおまつ。又月夜見神を
素盞戔神をの御事。經津主神と甕槌神
を乃御事なをも。本居翁乃古事記傳に論ひま
こなことあわけれど今容易あるこ死がさけ
まそのぬ書紀はまくあわ。すべて語まつる乃
古を乃くはしま論る。別に古事記外傳をい
へなるあるをしていふべし。まして星中神人乃
説を天乃見をしるてるふ書にいへわ。吾徒を

神代正語神代紀葦牙直日靈葛花靈乃真はしら。大祓後釋玉鉾百首解仲子は比礼なる八部乃書なり。おのれが天乃みはしらをなれは古義神代考とを加へて十部は書なるべしといふなり。おのれが書る書をしもあまたいへる語とる。いといとかしこきわざなれど。道乃ためにをよしや罪を得るともよしや。毎年むやうはこよせといふめでしはへの布。萩乃下葉乃いろづくこ路。志乃ふるきふるでびかうかへるゞ須於いぐに。よくにぞこちのしぼあるひあぐをを経う須まへ

つふみね乃志ぎ乃ぶい

○古義神代考　○凡例三

古義神代考上卷

源紫偶迺部　著

未有天地之時。空中自有神人焉。

漢人所謂。（凡海外諸國。呼支那之人爲唐人。見明史。此姑曰漢人。下皆倣此。）天地主宰。先天無始。後天無終者。（天經或問。）

名曰天御中主。次高皇產靈。次神皇產靈。是爲造化三神矣。

漢人所謂上帝。印度人所謂。梵王帝釋等。恐是詩以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詩大雅大明。）

三神始造水火。

漢人以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朱子說。）

水火未分。其氣混沌。其形譬猶魚之浮水上也。水火既分。昇者爲日。降者爲月。殘者爲土。土猶星也。說見下。

日爲之天原。

漢人以水土之氣升爲天。（物理論。）

月爲之黃泉。

漢人以黃泉濁水也。（孟子註。）

土爲之世界。

西人以（凡歐羅巴諸國傳說。此曰西人。以下倣此。）天包火。火包氣。氣包水。水包土。重重包裹。人之肉目。止見水土二行。不見氣火二行。

其因昇者化神。號可美葦牙彥舅。次天常立。此神皆棲乎天原。

漢人以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皇極經世。）日月者。所謂陰陽之精。（淮南子。）是也。天原黃泉者。

所謂日中有三足烏。（歷天記。）月中有兔與蟾蜍之類。（五經通義。）是也。日月土雖既有體。而未有用焉。及國常立。豐斟渟。埿土煮。沙土煮。角樴。活樴。大戶之道。大戶摩邊。面足。惶根。伊奘諾。伊奘冉。諸神化生。（諾音奴各反。此訓那岐。冉音奴甘反。此訓那美。）天神賜伊奘諾伊奘冉二靈天瓊戈。勅造國土。

佛經亦有造天地之說。

於是二靈立於天浮橋之上。

漢人傳說。堯時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

拾遺記。亦浮橋之類與。
投戈探之。水沫自凝而成山川。
漢人以。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皺波浪
之勢。子。草木又聞。度再格之地。有沙海。沙乘大
風如浪。行旅過之。偶爲沙浪所壓。倏忽上成
丘山。
名曰自凝島。
造化之妙有度再格之一海。其性凝結不生
波浪。嘗湧大塊。如松脂不能沉物。雖用力按

抑不能入翁加里亞之奇水。從地中噴出。即
凝爲石之類。可以解自凝之義也
二靈降居彼島。作天柱。起八尋殿。
利未亞界内有亞太蠟山者。天下惟此山最
高。凡風雨露雷。皆在山半下。山頂終古晴明。
視日星倍大。國人呼爲天柱云。
乃巡天柱。制昏禮。見鶺鴒得交道。
漢人所謂。聖人師拱鼠制禮。子。淮南亦近于此
初二靈分巡天柱。相遇之時。伊弉冉神先唱曰

姸哉可愛少男與。
是爲一切言靈之根本。
伊弉諾神謂。婦人先言事既不祥。然同宮共住。
而先生蛭兒。雖已三歲。脚猶不立。故載之葦船
而流棄。
商船之通于天下。蓋起於此神矣。
次生淡洲。此亦不以充兒數。故還復上詣於天。
具奏其狀。
漢人亦嘗說。女媧氏補天。子。淮南　黃帝登雲天

莊子。史記。然世人多疑而不信焉。是亦所謂聞道
大笑之徒。固不足論也。夫飛龍騰蛇。能乘雲
遊霧。今謂龍蛇得之。神靈不得之。豈可乎。
時天神以太占卜之。乃教曰。婦人之辭其已先
揚乎。宜更還去。改旋天柱乃降之。
百再西亞人相傳。太古生民之始。人類聚居。
言語惟一。自洪水之後。機智漸生。人心好異。
即創一高臺。欲上窮天際。上帝憎其長傲。遂
亂諸人之語音。漢人以。天下之理。夫者唱。婦

者隨。關尹子

故二靈改復巡柱。是行也。伊弉諾神先唱。伊弉冉神後隨。然後以淡洲爲胞。生大八洲國。謂生洲者。即生其主宰也。漢人以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關尹子 萬物芸芸。無主則亂。格致草

既而伊弉諾神曰。我所生之國。唯有朝霧。而薰滿哉。乃吹撥之氣化爲神。號曰級長津彥。級長戶邊。是風神也。

漢人以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莊子

又悉生山川草木萬物神焉。

漢人以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前漢賈誼傳。

至於火神軻遇突智之生也。其母伊弉冉神。悶熱懊惱。因爲吐。此化爲神。名曰金山彥。次小便化爲神。名曰罔象女。次大便化爲神。名曰埴山媛。埴山媛生稚産靈。稚産靈生豐宇氣姬。是稻靈也。

蓋是二便復能滋五穀之緣也。漢人以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莊子

伊弉冉神終爲子所焦而化去。

漢人以血爲火。關尹子 蓋是婦人愁長血白血而死之緣也。小品方。婦人長血。又有白血。

時伊弉諾神哭泣流涕。其淚墮而爲神。是即畝丘樹下所居之神。號啼澤女矣。

世人或以人之生命。祈此神。蓋是故也。

故其伊弉冉神者。葬於出雲伯耆二國界悲婆之山。其魂則鎭於紀伊國熊野之有馬村。土俗祭之。則有花時。則以花祭。又用鼓吹幡旗。歌舞而祭矣。伊弉諾神遂拔所帶十握劒。斬軻遇突智爲五段。此各化成神也。

度再格國有鳥。名弗尼思。其壽四五百歲。自覺將終。則聚乾香木一堆。立其上。待天甚熱搖尾。燃火自焚矣。骨肉遺灰。變成一蟲。蟲又變爲鳥。故天下止有一鳥而已。西國言人物奇異無兩者。皆謂之弗尼思云。天下之奇。鳥

跌尚有如斯者。
復劍刃及鐔頭垂血。激越著天安河邊所在五百箇磐石。各爲神。又斬血激灑染於石礫樹草。此草木沙石。自含火之縁也。
天安河者。即天漢也。五百箇磐石者。即星辰也。漢人以星石也。孟康説。便是所化之神。皆是星中之神人。近世西人嘗作惑星地動之説。其意蓋亦近于本敎也。一説。以伊弉諾神斬軻遇突智。血成赤霧。天下陰闇。直達天漢化

爲三百六十五度。七百八十三磐石。是謂星度之精也。天書。
然後伊弉諾神。追伊弉冉神。入於黄泉。伊弉冉神曰。吾夫君何來之晩也。吾已飡泉之竈。請勿視吾矣。
世人忌食死家之火。自大古之法也。西域一種退攞特之人敬火。其説以天生五穀地産牲畜非火人何由而食之。人之所以生。火養之也。西域聞見録。

言訖忽然不見于時闇也伊弉諾神陰取湯津爪櫛牽折其雄柱。以爲一片之火而視之。則伊弉冉神脹滿太高。上有八色雷公。今世人夜忌一片之火。此其縁也。
又婦死時。夫避其葬處。蓋亦是故也。漢人以今人新死未歛者。聞雷聲屍輙漲起。五雜組。
伊弉諾神大驚。因將出返。盟曰族離。乃唾矣。乃掃矣。
漢人以鬼唯畏人唾。列異傳。

既而走還。時伊弉冉神恥恨曰。何不用要言。令吾恥辱。乃遣泉津醜女八人。追留之。故伊弉諾神。拔劍背揮以逃矣。因投黒鬘。此即化成蒲陶。醜女見而採噉之。噉了則更追。又投湯津爪櫛。此即化成筍。醜女亦以拔噉。噉了則更追。今世人夜忌擲櫛。此其縁也。又向大樹放屎。此即化成巨川。醜女將渡其水之間。已至泉津平坂。是時又雷等皆追來。故伊弉諾神。隱其坂路所植桃樹下。因採其實以擲之。則雷等皆退走矣。此

用桃避鬼之緣也。
漢人亦稱桃之制鬼者不一。其見於所謂經
則巫祝桃茢之類。禮檀弓。是也。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
祝祓除不祥。然後進弔。論佛骨表。
最後伊奘冉神亦自來追。故便以千人所引磐
石。塞其坂路。遂建絕妻之誓。時伊奘冉神曰。愛
也吾夫君。言如此者。吾縊殺汝所治國民。日將
千人。伊奘諾神乃報之曰。愛吾妹。稱妻爲妹。古言已。言
如此者。吾則產日將千五百人。

是日生者。多於日死者之緣也。
其於泉津平坂所塞磐石。是謂泉門塞道返大
神矣。謂泉津平坂。今出雲國言屋坂是也。或所
謂泉津平坂者。不復別有處所。但臨死氣絕之
際是之謂與。
黃泉一名根國。一名夜之食國。便是所在月
中之處。漢人以月中有物。婆娑者乃山河影
也。其空處乃海水影。淮南子。凡在神世以現在
身。往來於黃泉者。有伊奘諾。大國主二神。此

是神靈之事。常人有涯之智。不可得而思議
也。姑以今人論之。夫如今人。形軀受之父母
靈魂受之天神。造化三神。形軀可滅。靈魂不可滅。
一至命終。則靈魂忽去而適於黃泉。故俗謂
蘇生爲泉返。靈魂又有體與用。所謂魂魄是
也。體則屬黃泉。用則屬世界。漢人以能人生
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
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左傳。蓋至其死爲貴
神者。則兼體用。而神氣全耳。想若夫天堂地

獄之說。亦曾有取于此也。
伊奘諾神既還。乃將滌去黃泉之濁穢。往至筑
紫日向小戶橘之檍原。而祓除焉。
日向小戶。古事記。作橘之小門。蓋是速吸名
門古名。在豐後伊豫之間。漢人所謂。土佐至
佐加關。海面一百八十里。圖書編。便是凡海船
至日向者。必取針路於此門。故曰日向小門。
如橘豐日天皇。用明諱。恐亦象此地。余別有說。
檍原。淡湧之原之義也。

因投其衣帶杖履。此皆爲神。
蓋是世人棄觸死穢之杖履之緣也。
乃興言曰。上瀨是太疾。下瀨是太弱。便濯之中瀨也。
是亦天下修禊事之緣也。漢人以倭人。人死已葬。則擧家入水澡浴。身潔以除不祥。魏志晋書。
又聞東印度有大河。名安日。國人謂經此水一浴。所作罪業。悉得消除。五印度之人。咸往沐浴。冀得滅罪生天也。或亦有傳聞於本教耳。

因以生神。號曰八十枉津日。次將矯其枉而生神。號曰神直日。次大直日。
凡人之死生壽夭貧富禍福。理之不可解者。皆神能爲之主。其正命者。是爲伊弉諾神。主其非命者。是爲伊弉冉神。主其吉福者。是爲直日神。主其凶禍者。是爲枉津日神。蓋天命因果之說。自此而來。
又浮沈海水。因以生神。號曰底津少童。次底筒男。次中津少童。次中筒男。次表津少童。次表筒男。其少童三神。是阿曇連等所祭神矣。底筒男。中筒男。表筒男三神。是住吉大神矣。然後洗左眼。因以生神。號曰天照大神。亦名天照大日孁尊。即日神也。
佛有大日者。是本印度人稱日神名。亦不可知也。
此子光華明彩。照徹於六合之内。伊弉諾神喜曰。吾子雖多。未有若此靈異之兒。不宜久留此

國。因勅曰。可以治天原也。是時天地相去未遠。故以天柱。擧於天上也。
天柱者。伊弉諾神吹噏之氣。龍田風神。號天御柱國御柱。延喜式。便是佛經以日月各乘五風繞四天下。起世經。漢人又說。天了無質。日月衆星其行止皆須氣焉。晋書天文志。
復洗右眼。因以生神。號曰月神。亦名月弓尊。即月神也。其光彩亞日。因勅曰。可以治夜之食國。故亦送之于天。

漢人以盤古死目爲日月。暦紀。三五。日神是天原之大主宰。天原。所謂大陽也。月神是黄泉之大主宰。黄泉。所謂大陰也。日月二神。有人之貌。身帶光明。照徹於六合之内。佛經謂之日天子月天子。

復洗鼻。因以生神。號曰武速素戔嗚神。因勅曰。可以治天下也。是爲至貴三神矣。

夫造化三神者。生万物者也。日月二神者。照萬物者也。天者。覆萬物者也。地者。載萬物者

也。神者。主萬物者也。故如人之所以生也。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刻。一日一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脈還得寸口。而更始也。史記正義。凡萬物皆如此。回疆之人。嘗立一種之敎門。正字通。回回國名。西域大食國種也。明丘濬曰。國在玉門關外萬里。陳隋間入中國。金元以後。蔓延滋甚。所至輒相親。守其所謂敎門者尤篤。今在在有之。其說以天高覆我。地厚載我。日月明以照我。皆當禮拜。戒貪淫殘詐。尚敬謹敦厚。正人之氣不散。死而爲神靈歟。

羅巴人亦敬天地日月。每日黎明男女禮拜。最戒軍事。其說以天地生人。無非同類。奈何以人殺人。自殘同類之理。茂羅三部盧國。亦多事天神。少信佛法。有日天祠。莊嚴甚麗。其日天像。鑄以黄金。飾以奇寶。靈鑒幽通。神功潜被。女樂遆奏。明炬繼日。西域記。西人嘗說。測地周九萬里。而日離地心一千六百零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里餘。七曜之體。唯日最大。其徑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八之三。月離地心

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里餘。地大于月三十八倍又三之一。此說雖殊。知其當否。亦足以語本敎之眞義也。然大低世人。不曉造化之妙在理之外。以已所見。妄意以爲怪力之說。無足取焉。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荀子。夏蟲疑氷。孫綽賦。古人善言。是此等人。便是昧解聖人胸中。固當無怪也已。

是後伊弉諾神。神功既畢。德亦大矣。於是登天報命。仍留宅於日之少宮矣。

日之少宮。便是所在日中之處。猶月中有廣寒清虛之府。天寶遺事。想若夫日中黑點。日輪黑点。見天文經緯。又望氣經云。漢文帝時。日中出王字。益亦諸天神靈之所居耳。

其魂則鎮於淡路之洲。

右第一章

天照大神在於天上。勅月夜見神曰。聞葦原中國有保食神。宜再就候之。

葦原中國。猶漢人謂其國曰中土中華也。史記。騶衍言。中國名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

月夜見神受勅。而降到于保食神許。保食神乃廻首嚮國。則自口出飯。又嚮海。則鱗介亦自口出。又嚮山。則鳥獸亦自口出。

漢人傳。有騰黃神獸。其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龍翼。出日本國。壽二千歲。黃帝得而乘之。遂周旋六合。雲笈軒轅本紀。豈亦保食神之所產與。蘇子甞曰。予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爲爲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益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辨此耳。是可謂閎覽也。

夫品物悉備。貯之百机。而饗之。月夜見神忿然作色曰。穢矣鄙矣。寧可以口吐之物。敢養我乎。廼拔劒擊殺保食神。復命具言其事。時天照大神怒甚曰。汝是惡神。不須相見。乃與月夜見神。一日一夜。隔離而住。

益是日月有合度隔離。而時蝕之緣也。漢人以日爲德而君於天下。月爲刑而相佐。史記。

是後天照大神。復遣天熊之大人往看之。保食神實已死矣。唯有其神之頂化生牛馬。顱上生粟。眉上生蠒。眼中生稗。腹中生稻。陰生麥及大豆小豆。天熊之大人悉取持去而奉進之。

古之大宛今号哈薩克。歲有納支那之稅。牛馬百取一。羊千取一。其王初則大費躊躇。益其衆之意。以爲。天生水草。天產牲畜。我等自

費經營。如何有貢賦之說。

天照大神見之甚喜曰。此是顯見蒼生可食而活者也。乃以粟稗麥豆爲陸田種子。以稻爲水田種子。又因定天邑君。即以其稻種。始殖于天狹田及長田。其秋垂穎八握莫莫然。甚快也。又口裏含蠒。便得抽絲。自此始有養蠶之道焉。

漢人以。神農始教民播種五穀。淮南子。黃帝元妃西陵氏。始養蠶絲。雲笈。

是時素戔嗚神年已長矣。復生八握鬚髯。雖然

不治天下。常以哭泣爲行。令國内人民。多以夭折。復使青山變枯。

伊弉冉神日。縊殺千人者。於是乎見矣。

嘗天照大神之田有三處。此皆良田。雖經霖旱。無所損傷。

霖旱。以人事說焉。

素戔嗚神之田亦有三處。此皆磽地。雨則流之。旱則焦之。故素戔嗚神。妬害姉田。凡其惡事。曾無息時。雖然天照大神恩親之意。皆以平恕。容焉。至其當天照大神新嘗時。陰放屎於其新宮。天照大神舉體不平。

放屎詛人。蓋亦起于此。

又見稚日女神居于齋服殿。而織神衣。逆剝班駒投入之。稚日女神見驚墮機而神退。天照大神發慍。乃入于天石窟。閉磐戶而幽居焉。於是六合之内常闇。無復晝夜之殊。凡厥庶事燎燭而辨。

或謂。日神入石窟。蓋支那五龍紀以前之事。

然三代以前。文籍未備。固不可考也。但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之類。亦不甚遠也。

故八十萬神會合於天安河邊。計其可禱之方。時有思兼者。高皇産靈神兒。有思慮之智。乃深謀遠慮曰。宜圖造彼神之象。而奉招禱也。故使石凝姥鏡作遠祖。天抜戶兒。造日矛及八咫鏡。其初所造之鏡。是即紀伊國所坐日前神也。又天明玉。玉作遠祖。伊弉諾神兒。造八坂瓊之曲玉。天日鷲粟國忌部遠祖。造木綿。又

使山雷採五百箇眞坂樹八十玉籤。野槌採五百箇野薦八十玉籤。又聚常世之長鳴鳥使互長鳴。

漢人以長鳴鷄。高大過常。鷄鳴聲甚長。終日啼號不絶。[桂海虞衡志。]又意多利亞之一島。滿島皆鷄自生自育云。

凡此諸物皆來聚時。天兒屋神。[中臣連遠祖。興台產靈神兒。]太玉神。[忌部首遠祖。]則相與致其祈禱焉。是天兒屋神。主神事之宗源張本。

又天鈿女神。[猨女君遠祖。]則手持茅纏之矟。立於天石窟戶之前。而燒火處置覆槽踏之。爲神明憑談巧作俳優。於是天照大神。乃細開磐戶而窺之時。天手力雄神。侍磐戶側。則引而奉出。是時以鏡入其石窟。則觸戶小瑕。其瑕於今猶存。此卽伊勢崇祕之大神也。

漢人以伊勢乃皇大神所居。[武備志。]朝鮮人亦記。崇神天皇六年己丑。始祭天照大神。天照大神。地神始主。俗稱曰神。至今四方共祭之。[海東諸國記。]

天兒屋。太玉二神。則界以左繩。乃請曰。勿復還幸。故群神大喜。卽科素戔嗚神千座置戶之解除。拔髮拔爪以唾洟爲幣。乃使天兒屋神。掌其解除之太諄辭而宣之焉。世人愼收己爪者。此其緣也。

漢人亦說。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爲犧牲。禱於桑林之社。[帝王記。]

既而群神嘖素戔嗚神曰。汝所行甚無狀。故不

可住於天上。亦不可居於葦原中國。宜急適於底根之國。[卽黃泉。]乃共逐降去。于時霖也。素戔嗚神結束青草。以爲笠蓑。而乞宿於衆神。衆神曰。汝是躬行濁惡。而見逐謫者。如何乞宿於我。遂同距之。是以風雨雖甚。不得留休。而辛苦降矣。自爾以來世諱著笠蓑。以入他人屋內。又諱負束草。以入他人家內。有犯此者。必債解除。此太古之遺法也。

一說以爲。素戔嗚神降生於北印度。改號牛

頭天王亦武塔神。嘗欲通南海神女。卒眷屬至夜叉國。其國有鬼王。名曰巨且大王。四姓皆爲魑魅魍魎之類。天王乞宿於巨且。巨且閉戸距之。天王去又問宿於蘇民將來。將來曰。臣是貧賤之人耳。何能叔留若干眷屬。天王曰。吾獨宿留。請。當慇念。於是將來以粟莖爲席。以粟飯爲饒。以饗天王。天王歡喜。因謂將來曰。吾末代必驅逐疫神。獨除汝子孫。天王遂取南海神女生八王子。謂八王子者。

大歲。大將軍。大陰。歲刑。歲破。歲殺。黄幡。豹尾。是也。備後風土記。簠簋内傳等。載此。葢古來言。葢聞之南印度之地。自五夏以至秋分。無日不雨。及是則片雲不合。酷暑難堪。惟日有涼風解之。本教曰。于時霖也。豈謂斯與。

是後素戔嗚神曰。諸神逐我。我今當永去。如何不與我姉相見。而擅自徑去與。廼復扇天扇國。上詣于天。時天鈿女見之。而告言於天照大神也。天照大神曰。吾弟所以上來。非復好意。必欲奪我之國者與。吾雖婦女。何當避乎。

漢人以日者陽德之母。春秋内事。磐余彦天皇神武曰。今我是日神子孫。而向日征虜。此逆天道也。神武紀。

乃昭裝武備。振起弓彇。急握劒柄。蹈堅庭而陷股。若沫雪以蹴散。奮稜威之雄誥。發稜威之嘖讓而徑詰問焉。

軍旅之事。始起于此。

素戔嗚神對曰。吾將就乎根國。如不與姉相見。

何能敢去。是以跋渉雲霧。復上來。不意阿姉。翻起嚴顏。時天照大神。復問曰。若然者將何以明爾之赤心也。對曰。請與姉共誓。吾若懷不善而復上來者。誓約之中生兒必當爲女矣。如此則可以降女於葦原中國。如有清心者。必當生男矣。如此則可以使男御天上。且姉之所生。亦同此誓。

是此。赤心。乃是祓除之功。

於是天照大神。乃索取素戔嗚神十握劒。打折

爲三段濯於天眞名井。齧然咀嚼。而吹棄氣噴之狹霧所生神。號曰田心姬。次湍津姬。次市杵島姬。凡三女矣。

盖是女人之國。闕神井。輙得生子之緣也。女人之國。見後漢書。參同契集解諸書。及漢人又傳。簡狄見玄鳥墮卵吞之生契。姜嫄履巨人跡生棄。史記。是皆無人道而生子者也。

既而素戔嗚神。乞取天照大神髻鬘及腕所纏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濯於天眞名井。齧然咀嚼。而吹棄氣噴之狹霧所生神。號曰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次天穗日。次天津彥根。次活津彥根。次熊野橡樟日。凡五男矣。其天穗日神。是出雲臣。土師連等祖也。天津彥根神。是凡川內直。山代直等祖也。

大荒之中。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是堯時。益所說云。思幽之國。見山海經。王充論衡曰。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上世之人。胸中無怯者可見。

是時天照大神勅曰。原其物根。則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者。是吾物也。故彼五男神。悉是吾兒。乃取而子養焉。又勅曰。其十握劍者。是再物也。故此三女神。悉是再兒。便授之素戔嗚神。此則筑紫胸肩君等所祭神也。

漢人所謂。林靈素三女者。丘文莊天妃廟碑。盖亦指此神也。

於是素戔嗚神。白天照大神曰。今則奉覲已訖。當隨衆神之意。永歸根國矣。請姉照臨天國。可平安焉。已而帥其子五十猛神。降到於新羅國。居曾尸茂梨之處。

朝鮮。人相傳。當初無君長。有神人降檀木下。國人立爲君。是爲檀君。國號朝鮮。唐堯時也。至商武丁八年。入阿斯達山爲神。東國通鑑。嘗天國排開廣庭天皇欽明十六年。百濟王子餘昌。遣王子惠奏。聖明王爲賊見殺。時蘇我臣謂王子惠曰。昔在天皇大泊瀨雄略之世。汝國爲高麗所逼。危甚累卵。於是天皇命神祇伯。敬

受策於神祇。祝者廼託神語報曰。屈請建邦之神。往救將亡之主。必當國家謐靖。人物又安。由是請神往救。所以社稷安寧。原夫建邦神者。天地剖判之代。草木言語之時。自天降來。造立國家之神也。頃聞汝國輟而不祀。方今悛悔前過。脩理神宮。奉祭神靈。國可昌盛。汝當莫忘。欽明紀。此謂素戔嗚神也。蓋聖明王惑於佛。廢宗廟之祭。遂以佛法貢獻國家。其爲賊見殺。不亦宜乎。論佛骨表不謂乎。佛者。

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歲。至周穆王。蓋亦俱年不減百歲。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尤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九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以上。

乃興言曰。此地吾不欲居。遂以埴土作舟。

漢人所謂。土船之類。後漢南蠻傳。或是乎。

乘之東渡。到出雲國簸川上所在鳥上之峯。

所謂入阿斯達山爲神者。謬傳之耳。

時彼處有神。名曰脚摩。其妻名曰手摩。此神正在姙身。夫妻共愁。乃告素戔嗚神曰。我生兒雖多。每生輒有八岐大蛇來吞。不得一存。其大蛇。頭尾各有八岐。眼如赤酸醬。松柏生於背上。蔓

延於丘谷之間。今吾且產。恐亦見吞。是以哀傷。

漢人亦說。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之一丈。土俗常懼。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諭巫祝。欲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搜神記。

素戔嗚神乃教之曰。汝可以衆菓釀酒八甕。吾當爲汝殺蛇。二神隨教設酒。至產時。果彼大蛇來臨戶。將吞兒焉。素戔嗚神勅蛇曰。汝是可畏

之神敢不饗乎。乃以八甕酒。每口沃入其蛇飲酒而睡。

蛇性好酒。蓋緣斯與南亞墨利加伯西爾之地有一獸。其地云虎餓時百夫莫可當。値其飽後。一人制之有餘。即犬亦可斃之也云。

素戔嗚神抜劍斬之。

一說。此蛇爲八段。每段成雷。總爲八雷。飛躍昇天。是神異之甚矣。蟒蛇及鼻之屬。今猶有如然者云。

至斬尾時。劒刃少缺。即擘而視之。尾中有一神劒。素戔嗚神曰。此不可以吾私用也。乃遣五世孫天之葺根神。上奉於天。此今所謂草薙劒矣。本名天叢雲劒。蓋大蛇所居之上。常有雲氣。故以名與。至日本武皇子。改名草薙劒。即尾張國熱田祝部所掌之神也。其斷蛇劒。號曰天蠅斫。古語拾遺。天十握劒其名天羽羽斬。古語大蛇謂之羽羽。亦名蛇麁正。亦蛇韓鋤。此今在寸簸神部許也。

漢人稱日本刀者不一。謂日本刀極剛利。中國不及也。上等曰上庫刀。次等曰備前刀。以有血漕爲巧。刀上或鑿龍。或鑿劒。或鑿八幡大菩薩。春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宮。皆其形著在外。爲美觀者。日本風土記。

寸簸神部。備前國石上布都之魂神社。延喜式。便是。

是後素戔嗚神。以其脚摩手摩生兒眞髮觸奇稻田媛爲妃。行覓將婚之處。遂到淸地。乃言曰。吾心淸淸矣。故今呼此地曰淸。於彼處建宮。時素戔嗚神歌曰。夜句茂多菟。伊都毛夜覇餓岐。

菟磨語昧再。夜覇餓枳菟俱廬。贈廼夜覇餓岐廻。

三十一字詠。始起于此。

乃相與遘合。而生兒八島篠神。此神五世孫。即大國主神。大國主神。亦名國作大巳貴。亦名葦原醜男。亦名八千戈。亦名大國玉。亦名顯國玉。其子凡有一百八十一神。素戔嗚神因勅曰。吾兒宮首者。即脚摩手摩也。故賜號於二神。曰稻田宮主神。初五十猛神天降之時。多將樹種而

下。然不殖韓地。盡以持歸。遂始自筑紫。凡大八洲國之內。莫不播殖而成青山焉。

漢人傳說。周成王之時。倭人貢暢。暢艸可以織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珍物產於四遠幽遠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論衡

所以稱五十猛神。爲有功之神。即紀伊國所坐大神是也。其妹大屋津姬。次抓津姬二神。亦能分布木種。甞素戔嗚神。謂韓鄉之島。是有金銀

亞勒瑪尼亞屬國。有博尼美亞者。地生金。掘井恒得金塊。有重十餘斤者。河底常有金。如豆粒。凡海外諸國如此者多。如國家。淨御原天武朝。對馬始出銀。豐櫻彥天皇聖武時。陸奧始貢黃金。

若使吾兒所御之國。不有浮寶者。未是佳也。

浮寶者。謂船也。

乃拔鬚髯散之。即成杉。又拔散胸毛。是成檜。尻毛。是成柀。眉毛。是成櫲樟。

漢人以盤古死。毛髮爲草木。三五暦記

已而定其當用。曰杉及櫲樟此兩樹者。可以爲浮寶。檜可以爲瑞宮之材。柀可以爲顯見蒼生奧津棄戶將臥之具。

奧津棄戶將臥之具。謂棺槨也。上古皆用臥棺故云。

然後素戔嗚神。遂入於根國者矣。

右第二章

古義神代考上卷　終

古義神代考中卷

源紫偈迺部　著

天照大神以思兼神妹栲幡千千姬配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爲妃。令降之於葦原中國。是時勝速日天忍穗耳尊。立于天浮橋。而臨睨曰彼地未平矣。不須也頗傾也凶目之國與。頗傾也。地形偏傾之謂。夫地者在天之中。一彈九耳。地球圖說。見阮元史天文史。本回回人札馬魯丁所創。岐伯謂地在天中。大氣擧之。黃帝經便是地既一彈九。則無處非中。又無處非偏。故天祖自天上臨睨曰。不須也頗傾也。本教之真義。不亦大乎。漢人又以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故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列子。佛氏又說。佛告富樓那。是世界地形相。團圓如銅燭盤。如陶家輪。地亦復如是。猶如燭盤邊緣隆起。立世阿毘曇論。

乃更還登。具陳不降之狀。既而生兒天照國照彥火明神。次天饒石國饒石天津彥火瓊瓊杵尊。其火明神兒天香山。是尾張連等遠祖也。火明神亦名饒速日。後乘天磐船。飛降於河內國。娶長髓彥妹御炊屋姬爲妃。生兒宇摩志摩治。是物部氏之遠祖也。

後世呼武士云毛迺迺夫。起於此。

先是大國主神之平國也。行到出雲國五十田狹之小汀。而且飲食時。海上忽有人聲。乃驚而求之。都無所見。頃時有一箇小男。以白蘞皮爲舟。以鷦鷯羽爲衣。隨潮水以浮到。大國主神即取置掌中而翫之。則跳齧其頰。

僬僥之國。人皆三尺。小人之國。朱衣元冠。長皆七寸。今所謂郭罕。男女皆長二尺餘。然尚氣好鬪。少有不合。即裂眦相向。有笑其么麼者。則抽刀併命。怒不可解。此雖不可比於神人。亦引備觀。

乃怪其物色。遣使白於天神。時高皇產靈神曰。吾所產兒凡有一千五百座。其中一兒。最惡不順教養。自指間漏墮者。必彼矣。宜愛而養之。此

即少彦名神也。於是大國主神與少彦名神。戮力一心。經營天下。復爲顯見蒼生及畜產。則定其療病之方。

漢人以神農氏以赭鞭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藥。史記 如天下溫泉。亦嘗二神之所造。彼又記我風俗。以其俗信巫。疾無醫藥。疾無醫藥非矣。醫學綱目。證治準繩等。並載我醫方。劉氏鴻書亦云。日本有諸藥而無甘草芎藭。甘草芎藭皆有之。唯近重興產耳。世病者裸而就水濵杓水淋沐之。面四方呼其神。誠禱即愈。平攘錄 豈謂此乎。朝鮮人亦記。日本釋良心以神應經來獻。兼傳其本國神醫和介氏丹波氏治癰疽八穴法。其八穴雖未試用。神應經其傳授遠有所自。而所論折量補瀉法。皆古賢所未發者。其取穴又多有起發古人所未盡處。神應經序 佛經。佛告曼珠室利。東方去此過十殑伽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淨琉璃。佛號藥師琉璃光如來明行圓滿。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經。

又爲攘鳥獸昆虫之災異。則定其禁厭之法。是

以百姓至今咸蒙恩頼。

印度所謂大黑者。見南海寄歸傳。又佛祖通載。以大黑爲軍神。 益亦指大國主神。當考下文。

嘗大國主神謂少彦名神曰。吾等所造之國。豈謂善成之乎。少彦名神對曰。或有所成。或有不成。是談也。蓋有幽深之致焉。其後少彦名神。遂適於常世鄉矣。

蓋少彦名神。初不順天神之教養。自立于海外。而開國土。如漢人所謂。太古天皇氏以木德王。歲起攝提。無爲而化者。三皇本紀 恐是謂少彦名耳。故至大國主神起。乃自海外來到。戮力一心。造天下矣。凡天下爲大地者三。謂之三大界。其一界分爲三州。所謂亞細亞。歐羅巴。亞弗利加是也。其二界分爲二州。所謂北亞墨利加。南亞墨利加是也。其三界則爲一州。所謂墨瓦臘尼加是也。合爲六大洲。萬國各在六大洲之中。其屬亞細亞者。爲日本。支那。韃而靼。印度。巴爾西亞。亞辣比亞。都兒格。

那多里亞。莫卧兒。如徳亞。亞再黙泥亞。大灣。呂宋。錫蘭。渤泥。馬路古。爪哇。蘇門答剌。及地中海諸島。大小數百。屬歐羅巴者。爲伊斯把泥亞。拂郎察。意太里亞。入再馬泥亞。和蘭地。蘇亦徴亞。波羅泥亞。第那瑪再加。諸再勿入亞。雪際亞。没斯箇未亞。蠟皮亞。翁加里亞。厄力西亞。大貎利太泥亞。意再蘭太。依蘭地。則蘭地。鄂底亞。歌再魯。非土蘭地。倭再加日物私的再。馬與里革。米諸里革。野非加。克再西

革撒而地泥亞。齊西里亞。馬兒太。哥再孛。甘的亞。匿苦魯波牟突。尖山島。新增白蜆。喜百再尼亞。諸種七十餘國。屬亞弗利加一名利未亞者。爲巴再巴利亞。馬路古。佛沙。皮力土再熱利土。沙拉泥利徳。入匿亞。工鄂。喝叭布剌贊西拔再。亞耶那。亞白祁私。亞毘心域。阨入多。怒皮亞。謨納厄牟機。扭平。馬拿莫太巴。福島。聖勞冷祖島。聖多黙島。沙哥多剌。葛不歌再垤。諸種大小百餘國。屬北亞墨利加者。

爲南渚。北渚。諸龍伯再兀卧兒。狼徳。新伊西把泥亞。勿羅洛多。新拂郎察。新諳入里亞。加拿太。洛勿洛多。古巴。諸種。屬南亞墨利加者。爲金加西蠟孛露。祈多故私可挍巴牙那智里加利巴納。伯西兒巴剌孤亞。亞馬作搦巴太温得再歌烏卧。諸種。如墨兀臘尼加。國土未詳。蓋六大洲中。以亞細亞爲天下至尊之地靈也。若夫歐羅巴。比於萬國則可也。而其地方近寒帶。不得四時中正之位。且其國聖

人伯多祿者。始即位稱伊多利亞帝也。實我活目入彦五十狹茅天皇垂仁三十年。漢平帝元始元年之事也。又如其國莫斯哥未亞帝。以伊多利亞千三百二十五年。爲開基元年。則亞細亞之至尊可以見矣。而我大日本在亞細亞之極東。日出之處。昔者豐御食炊屋姫天皇推古聘隋煬帝書曰。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没處天子。煬帝覽之怪其意氣高遠遣裴世清等十三人。来觀國風。見經籍後傳記。北史。隋書。並作日出

（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釋氏資鑑。作帝覽之甚悅。）彼又以爲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見舊唐書。又明史。以近東海日出而名也。）其說亦似不遠矣。想二神造天下。而亞細亞。歐羅巴。亞弗利加之一大界始成。大國主神以爲善成矣。然亞墨利加墨瓦臘尼加之二大界未成。故少彦名神曰。或有所成。或有不成。遂適於常世鄉。乃往造亞墨利加諸州也。古言謂底曰常。亞墨利加諸州與我脚底相對。故謂之常世。（常世有三義。此取神世幽深常世脚底世界之義。）

之傳。誠有旨哉。文德天皇齊衡三年。常陸國上言。夜半望海光耀屬天。明日有兩怪石在水次。高各尺許。體於神造。非人間石。後一日亦有二十餘小石。在向石左右。似若侍坐。彩色非常。廼馮人云。我是大奈母知少彦名神也。昔造此國訖。去往東海。今爲濟民。更亦来歸。（文德實錄。）嘗聞北亞墨利加西北諸蠻方。凡祈晴雨則於衆石中尋取一石彷彿似物形者。即以爲神而祭之。或是祭少彦名之遺風耳。

其國又曾解有天神。用香花鳥羽供之云。實我文龜永正之間。明弘治末年。歐羅巴州一大臣。名閣龍者。生平講習行海之法。一日行游西海。嗅海中氣味。曰。自此以西。必有人烟國土矣。因聞諸國王。遂率衆出海。展轉數月果至一地。即亞墨利加一隅。其後又有亞墨利哥者。至歐羅巴西南海。尋得赤道以南之大地。即以其名名之。故曰亞墨利加。數年之後、又有一人。名哥再徳斯。國王仍賜海船命

往西北尋訪。復得大地。在赤道以北。即北亞墨利加是也。以西把尼亞之君復念。地爲圜體。徂西自可達東。向至亞墨利加而海道遂阻。必有西行入海之處。於是命一强有力之臣名墨瓦蘭者。率舟師而往訪。墨瓦蘭既承國命。沿亞墨利加之東偏。紆廻數萬里。展轉經年歲。已盡亞墨利加之界。忽得海峽亘千餘里。海南大地。又復恍一乾坤。墨瓦蘭實開此區。因以其名命之。曰墨瓦臘尼加云。此西

人艾儒略所說。
自後國中所未成者。大國主神獨能巡造。
神世之真義。皆是帝王之舊辭。故初二靈之
生國土也。舉大八洲而不言他方。此又云國
中。讀者勿疑。
遂又到出雲國。興言曰。夫葦原中國。本自荒芒
至及磐石草木。咸能强暴。
是所謂草木言語之世。漢人亦說。石言于晉
魏榆。左傳。

然吾已摧伏。莫不和順。今理此國。唯吾一身而
已。其可與吾共理天下者。蓋有之乎。于時神光
照海。忽然有浮来者曰。如吾不在。則汝何能平
此國乎。由吾在故。汝得建其大造之績矣。大國
主神問曰。然則汝是誰耶。對曰。吾是汝之幸魂
奇魂也。大國主神曰。唯然。迺知汝是吾之幸魂
奇魂。今欲何處住耶。對曰。吾欲住於日本國之
三諸山。故即營宮彼處。使就而居。此大三輪之
大物主神也。此神之子。即甘茂君等。大三輪君

等。又姫蹈鞴五十鈴姫。
幸魂奇魂者。即靈魂之神也。漢人以魄者迫
然著人。主於性也。白虎通。又以靈氣在心一来
一逝。管子。惟人萬物之靈。其至人者。上闚青天。
下潛黄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莊子。故生爲上
公。死爲貴神。巫山賦。雖然。至人非自至。人有爲
至人者。是爲幸魂奇魂。其於大國主神也。且
如是。況人乎哉。夫天下萬國者。大國主少彦
名二神之所造。抑二神能仰觀俯察。以立濟

世之道。則自夫三皇五帝。以至萬方開國聖
者。凡天地間有大造之績者。皆是不得非二
神之靈魂。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不治而不亂。
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
焉。列子。亦神人之謂耳。今且試舉老釋證之。夫
釋氏者。以彦波瀲尊末年入滅。老子者。以磐
余彦天皇。神武五十七年生。孔子嘗問老子。老
子告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
愚。孔子去謂弟子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老

子遂著道德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史記。是猶少彦名告大國主以幽深之致遂入常世也。釋氏亦記。甚深般若波羅密多。我滅度已後時後分後五百歲。於東北方當廣流布。大般若經。其說曾不虛。若支那。秦西漢既知有佛。迨明帝夜夢金人。廼遣使印度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釋迦立像。併與沙門攝騰竺法蘭還。正字通。攝騰一作攝摩騰。並見字典。佛入支那三百歲傳百濟一百歲。百濟聖明王。遂貢獻國家。實天國排開廣庭天皇欽明十三年也。初朝議忌之。遠橘豐日天皇用明始許之。是亦大國主奉天神之勅。愛養少彦名之意。多足驗于此矣。然則如支那聖教。則大國主之神靈所創作。如天竺佛教。及西方諸州種種之教術。則少彦名之神靈所創作。故其道亦自有裨本教聖治也已矣。蓋山之高乎。有亞太臘山。江之大乎。有地中海。河之深乎。有銀河。沙之遠乎。有萬里石塘。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

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海內之廣邈也。此自有善道。彼亦自有善道。皆須學之。雖然少彦名本最惡之神。故天下不能莫惡道。惡道者。聖神之所疾。王制之所禁。寬永十六年。停耶蘇商船。寬文六年。禁不受不施宗。類是也。豈可不愼哉。是故不本本教而取它道。謂之攻乎異端。君子正而不它。揚子法言。本教之準繩一立。則博文約禮。豈唯孔丘之學哉。昔者朝命立之博士。其萬事百物之學。靡有遺逸。故蘇因高。推古紀。唐國號妹子臣。曰蘇因高。吉備眞備。開元初授經於趙玄默。見舊唐書。朝衡等數人。仲滿改姓名爲朝衡。其事蹟。詳于舊新唐書。文苑英華。古今和歌集。李白詩。東征傳。續紀。續後紀等。皆遊支那博學無方。金剛三昧日本僧。見酉陽雜俎。至印度。眞如王過流沙。元亨釋書。皆莫非爲法也。夫天下之大。氣質萬品。教術亦不能不萬品。故本教者。合宇內總古今。莫所不學。人能以最靈之性。通天徹地。心誠求之。何不成之有。孔丘無常師。學則不固。論語。孰謂之模捘手持兩端。唐蘇味道。號模捘手。世孰謂之左手畫圓。右手

畫方。不能兩全。後世識淺之人。不曉此義。求諸此道。則唯此是彼非。求諸彼道。則唯彼是此非。譬諸亞細亞之人。與亞墨利加之人。脚底相對。而吾以彼爲傾倒也。彼亦以吾爲傾倒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間孔子居盡渾人我同天地。而後論之。譬猶歐羅巴諸州。以水火氣土爲四行。莫卧爾百爾西亞諸國。以地水火風爲四大。夏那邏邏諸國。以水火木金土爲五行之類。各非無至理。世人苟詳此義。則應

知我神道本教之所以統記乎百學。知我神道本教之所以統記乎百學。則庶足以盡天地萬物之情邪。

一云。勝速日尊兒天大耳尊。此神娶丹舃姬生兒火瓊瓊杵尊。一云。事代主神化爲八尋熊鰐。通三島溝檝姬。而生兒姬蹈鞴五十鈴姬。是爲神日本磐余彥火火出見天皇之后也。

右第三章

皇天二祖高皇產靈神。天照大神。勅八十萬神曰。豐葦原中國是吾兒可王之地也。然彼地有殘賊强暴橫惡之神者。當遣誰者平也。惟爾諸神勿隱所知。僉曰。天穗日神是神之傑也。可不試與。於是俯順衆言。即以天穗日神往平之。然此神佞媚於大國主神。比及三年。尚不報聞。故仍遣其子大背飯三熊之大人。此亦還順其父。遂不報聞。故更會諸神。問當遣者。僉曰。天國玉之子天稚彥是壯士也。宜試之。於是天照大神。賜天稚彥天鹿兒弓及天羽羽矢以遣之。此神

亦不忠誠也。來到即娶顯國玉之女子下照姬。亦名高姬。亦名稚國玉。因留住曰。吾亦欲馭葦原中國。遂不復命。故天照大神。乃召思兼神問其不來之狀。時思兼神思而告曰。宜且遣雉問之。乃從彼神謀。使雉往候之。

漢人以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前漢五行志。士相見之贄。各執雉。禮記。取其守介不失節。註。

其雉飛下居于天稚彥門前湯津杜樹之杪。而鳴曰。天稚彥何故八年之間。未有復命。

凡在神世鳥獸之爲人語者。越後白兎。富良富良鼠。一尋鰐。頭八咫烏之類。不一。漢人亦說宋處宗鷄。華表柱鶴。皆爲人語。且如介葛盧。公冶長。侯瑾。陽翁仲。李南。唐僧隆多羅。成子。楊宣。皆能解鳥獸之語。此皆載籍所傳。豈妄意臆斷可疑之乎。先賢亦嘗論焉。

時天探女見。而謂天稚彥曰。鳴聲惡鳥在此樹上。可射之。

俗以毘沙門者。嘗降伏天探女。故其像令身

被金甲。而足蹈女人之肩。云。陀羅尼集云。或

天稚彥乃取天神所賜弓矢射之。則矢達雉胸。而至天神所處。時天神見其矢曰。此昔我賜天稚彥之矢也。今何故來。乃取矢而呪之曰。若以惡心射。則天稚彥必當遭害。若以平心射。則當無恙。因還投之。即其矢落下。中于天稚彥之高胸。因以立死。此世人所謂。返矢可畏之緣也。

今謂鳴弦之術。以此爲原始矣。

天稚彥之妻下照姬。哭泣悲哀。聲達于天。是時天國玉聞其哭聲。知夫天稚彥已死。乃遣疾風擧尸致天。

漢人亦以風爲天地之使。河圖帝通記。當與第一章天柱并看。

便造喪屋而殯矣。時其葬官皆以衆鳥任事。

益以天稚彥爲雉。致死故也。

而八日八夜以遊。

此亦日神之故事。漢人以倭國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爲樂。後漢書。

先是。天稚彥與味耜高彥根神友善。故味耜高彥根神。登天弔喪大臨焉。嘗此神形貌自與天稚彥相似。故天稚彥妻子等。見而喜曰。吾君猶在。則攀持衣帶。不可排離。時味耜高彥根神忿曰。朋友喪亡。故吾即來弔。如何誤死人於我耶。乃拔神戶劍。亦名大葉刈。所倒喪屋。其屋墮而成山。今在美濃國藍見川之上喪山是也。

意太里亞羅助多之地有一室。此室舊在如

德亞國後爲囘囘竊據。天神凌空移至此地。越海七千餘里。其趣不遠。

世人忌以死者誤已。此其緣也。時味耜高彥根神光儀華艷。映于丘谷之間。故其妹下照媛。欲令衆人知映丘谷者是味耜高彥根神。歌曰。阿妹奈屢夜。乙登多奈婆多迺。汙奈餓勢屢。多磨迺彌素磨屢。彌素磨屢迺。阿奈陀磨波夜。彌多再輔拖和拖邏須。阿泥素企多伽避顧禰。是後天神更選當遣於葦原中國者。僉曰。磐裂根裂

神之子。磐筒男磐筒女。所生之子經津主神。是將佳也。時有天石窟所住神稜威雄走神之子甕速日神。甕速日神之子熯速日神。熯速日神之子武甕槌神。

天石窟。在天漢之中。漢人以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上浮。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衆星出焉。物理論。益漢者。衆石相聚。而畜水之處。凡自此土名曰星者。大氐皆然。其有光者。受日光也。故知自星中觀此土。猶我觀

彼也。邵子嘗有水火土石之説。亦有意哉。

此神進曰。豈唯經津主神獨爲丈夫。而吾非丈夫者哉。其辭氣慷慨。故即配經津主神。令平葦原中國。於是二神降到出雲國五十田狹之小汀。則問大國主神曰。天神勅豐葦原中國是吾兒可王之地也。故先遣我二神。驅除平定。汝意何如。當須避不。時大國主神對曰。將問我子。然後報。是時其子事代主神遊行在三穗之碕。以釣魚爲樂。故遣使者稻背脛。而致天神勅於事

代主神。且問將報之辭。事代主神曰。今天神有此勅矣。我父宜奉避。吾亦不可違。因蹈船枻而避矣。使者既還報命。時有事代主神弟名健御名方者。此神獨違相鬪。及其遂知不可勝而逃去。二神追往而迫到信濃國諏方海。乃將殺之。健御名方伏罪曰。請勿殺吾。吾亦誓不出此境此葦原中國。隨勅奉矣。於是二神遂赦之還。既而大國主神白於二神曰。我子既避去矣。故吾亦當避。如吾防禦。則國內諸神。必當同禦。今我

奉避。誰復敢有不順者。乃以平國時所杖之廣矛。授二神曰。吾以此矛卒有治功。天孫若用此矛治國。必當平安。

漢人以炎帝世衰。諸侯相侵伐。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歸之。史記。

於是二神遂誅邪神及草木石類。則還昇報告。

時天有惡神。名曰天津甕星。亦名天香香背男。

便是星神也。

西人說。星體大小六等。上等全徑大于地。全

徑。六十八倍。其最大者加二十倍。次小者減亦如之。其六等得地體三分之一。六等之外更有微渺難見者。魏石申以赤點記星。百三十八座。八百十星。商巫咸以黄點記星。四十四座。百四十四星。齊甘德以黑點記星。百十八座。五百十一星。三家合三百座。計一千四百六十五星。蓋在數千歳之上。而言星中有神人者。獨我本教耳。但漢人以昭王恒星之降也。東方朔李太白緯星之托也。或亦近乎。

又張端義貴耳集。徽考實籙宮設醮。一日親臨之。道士伏章。久乃起。上問故。對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畢章始達。上問。奎宿何神。曰本朝蘇軾。是後謗議者言皆不入。雖道流之說出于戃怳。然不爲無補。佛經又說。我北辰菩薩。名曰妙見。處於閻浮提衆星中最勝。七佛神咒經。此等亦不甚遠也。

故加遺殿後神建葉槌者。則服。高皇產靈神。更還遺經津主武甕槌二神。勅大國主神曰。夫汝

所治顯露之事。宜是吾孫治之。汝則可以治幽事。又汝應住天日隅宮。今當供造。其造宮之制。即以千尋拷繩。結爲百八十紐。柱則高大。板則廣厚。又將佃供田。又爲汝往来遊海之具。高橋浮橋及天鳥船亦將供造。

秦始皇作浮橋于河。春秋後傳。穆天子乘鳥船浮于大沼。穆天子傳。

又於天安河。亦造打橋。又供造百八十縫之白楯。又當主汝祭祀者。天穗日神是也。於是大國

主神報曰。天神勅教慇懃如此。敢不從命乎。吾所治顯露事者。皇孫當治。吾將退治幽事。乃薦夷鳥神於二神曰。是當代我而奉從也。吾將自此避去。即躬被瑞之八坂瓊而長隱者矣。既而大物主神。即大國主神魂。及八重事代主神。即事代主神魂。乃合八十萬神於天高市。帥以昇天。陳其誠欵之至。大物主神乃期曰。天照大神悉治天原。皇孫專治葦原中國之八十魂神。我親治大地官者。時高皇産靈神。勅大物主神。汝若以國神女爲

妻。吾猶謂汝有疏心。故今以吾女三穗津姬。配汝爲妻。宜領八十萬神。永爲皇孫奉護。乃使還降之。即以手置帆負神定爲作笠者。彥狹知神爲作盾者。

磐余彥天皇神武建都橿原。經營帝宅。仍令天富者率手置帆負彥狹知二神之孫。構立正殿。古語拾遺。故以二神爲工匠之祖也。

天目一箇神爲作金者。天日鷲神爲作木綿者。櫛明玉神爲作玉者。乃使太玉神以弱肩被太手繦。而代御手以祭此神者。始起於此矣。且天兒屋神。主神事之宗源者也。故俾以太占之卜事而奉仕焉。

漢人以其俗擧事行來有所云爲。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魏志。

是時。齋主神號齋之大人。此神今在乎東國檝取之地也。高皇産靈神因勅曰。吾則起樹天津神籬於天津磐境。當爲吾孫奉齋矣。汝天兒屋

太玉二神。宜持降天津神籬。亦爲吾孫奉齋焉。乃使二神陪從天忍穗耳尊以降之。

磐余彥天皇神武四年。詔建樹神籬。用祭皇祖天神。所謂神祇官西院坐御巫等祭神。高皇産靈。神皇産靈。魂留産靈。生産靈。足産靈。大宮賣神。事代主神。御膳神。便是也。

是時天照大神手持寶鏡。授天忍穗耳尊曰。吾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床共殿。以爲齋鏡。

此勅是本教之大本。先教之教。先道之道。元元本本。渾然一理。所以寶祚之隆。天壤無窮。故無爲而治之法也。聖神之一言。聖聖相承。故謂之隨神道。亦自有神道也。孝徳紀夫蜘蛛之布網。磨旋蔓生。皆循右而轉。埤雅禽畜之賢者。則有義犬義鷹。容齋隨筆國家人民良善之質。固不教而仁義忠孝。其無爲而治者。不待多言。是以孔子賛舜以無爲。老釋之所宗。亦無爲而已。雖然至世漸陵夷。則人心必有好異。人

○古義神代考中　○二十三

心必有好異。則亦不能莫治之之法。於是始有學校之政。是亦明王之所以奉本教也。所謂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易彖傳蓋此之謂也。以来所以有禪神道聖治者。雖種種之教術。亦假用之以爲安天下之具。種種之教術者。謂天下所立之善道也。其善道惡道之論。既見三章。清乾隆年間。開創四庫全書之館。經有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樂十類。史有正史。編年。記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録。史評十五類。子有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家。術數。藝術。譜録。雜家。類書。小説。釋家道家。十四類。集有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五類。此書共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五種矣。其道之大。其書之博。於彼六大洲中者。亦可以知哉。故其假用之之法。譬猶造物者之無盡藏。不能莫其旋轉運動。逐世而新者。又譬諸飲食有酸鹹。書説命。若作和羹。再惟鹽梅。

○古義神代考中　○二十四

宰我。子貢。善爲説辭。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徳行。孔子兼之。孟子大迦葉之頭陀。阿難陀之多聞。舍利弗之智惠。目犍連之神通。阿那律之天眼。須菩提之解空。富樓那之説法。迦旃延之論義。優婆離之持戒。羅睺羅之密行。釋迦兼之。然則天下所立之教法者。廼謂之我王道之一也。良不誣已。聖神之本教一理之所以貫萬理。亦不能莫不然也。學者思諸。

復勅天兒屋太玉二神。惟再二神。亦同侍殿内。

善爲防護。又勅曰。以吾天原所御齋庭之穗。亦當御於吾兒。

國家生民之多。登穀之美。所以冠乎天下四大海。職此之由。漢人以日本土氣溫煥宜禾稻桑麻。産金銀。琥珀。水晶。硫黄。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漆器。扇。刀劍。鎧甲。志。武備

時。忍穗耳尊有奏曰。欲以皇孫瓊瓊杵尊代降。因以天兒屋太玉及諸部神等悉皆相授皇孫。

且服御之物。一依前授焉。

右第四章

古義神代考中卷　終

古義神代考下卷

源紫偈迺部　著

天照大神乃賜天津彥火瓊瓊杵尊八坂瓊曲玉及八咫鏡。草薙劒。三種寶物。且以思兼神爲執政之神。因勅曰。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宜再皇孫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

猗歟盛哉。大祖聖神之勅。亘乎億萬歷而不可易也。唐玄宗嘗稱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張九齡曲江集）。宋太宗以爲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葢古之道也（宋史）。豈其不然乎。彼又以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桴於海。欲居九夷有旨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前漢地理志）。葢姬氏之來。徐福之走。亦不得非是故也。

已而祖降之間。先驅者還白。有一神。居天八達之衢。其鼻長七咫。背長七尺餘。且口尻明耀。眼如八咫鏡。而赩然似赤酸醬也。即遣從神往問。時有八十萬神。皆不得目勝相問。故特勅天鈿女曰。汝是目勝於人者。宜往問之。天鈿女乃露其胸乳。抑裳帶於臍下。而笑噱向立。是時衢神問曰。天鈿女汝爲之何故耶。對曰。天照大神之子所幸道路。有如此居者誰也。敢問。衢神對曰。聞天照大神之子。今當降行。故奉迎相待。吾名是猿田彥。時天鈿女復問曰。汝將先我行乎。抑我先汝行乎。對曰。吾先啓行。天鈿女復問曰。汝何處到耶。皇孫何處到耶。對曰。天神之子則當到筑紫日向高千穗槵日之峯。吾則應到伊勢之狹長田五十鈴川上。

此即後奉齋天照大神於五十鈴川上之幽契。故古來以五十鈴川上。爲天照大神始自天降之處也。朝鮮人記。垂仁天皇十三年甲辰。天照大神降。二十五年丙辰。始立天照大神宮于伊勢國（東海諸國記）。

因曰。發顯我者汝也。故汝可以送我而致之矣。天鈿女還詣報狀。於是天神以真床覆衾裹天

津彦火瓊瓊杵尊。乃脱離天磐座。排分天八重雲。以奉降之。時天忍日神。大伴連遠祖。帥天津来目。来目部祖。背負天磐靫。臂著稜威高鞆。手捉天梔弓天羽羽矢。及副持八目鳴鏑。又帯頭槌劒。而立皇孫之前。遊行降来。果如先期。皇孫則到筑紫日向高千穂槵日之峯。其猿田彦神者則到伊勢之狭長田五十鈴川上。即天鈿女神随猿田彦神所乞。遂以侍送焉。時皇孫勅天鈿女。汝宜以所顕神名為姓氏焉。因賜姓氏曰猿女君。

故猿女君等男女。皆呼為君。此其縁也。初適皇孫降到於高千穂峯之時。天暗如夜。群神失道。物色難辨。於茲有二人。一為大鉗。一為小鉗。奏言。皇孫御手自抜稲千穂為粈。以投散四方。則天日開晴矣。故皇孫搓穂為粈。以投散之。天日忽開晴矣。故称皇孫曰天國饒石彦火瓊瓊杵尊。火訓穂。呼其處曰高千穂二上峯。既而皇孫遊行之状也。則自槵日二上天浮橋。立於浮渚在平處。而膂宍之空國。自頓丘覓國行去。到於吾

田長屋笠狭之碕矣。其地有一人。自號事勝國勝長狭。皇孫問曰。國在耶。以不對曰。於焉有國。請任意遊之。因立宮殿。是焉遊息。其事勝國勝神是伊弉諾神之子也。亦名鹽土老翁。是後皇孫遊幸海濱。遂登長屋之竹島。巡覧其地。時有於秀起浪穂之上。起八尋殿。而手玉玲瓏織経之少女。皇孫見之問曰。汝是誰之子耶。對曰。妾是大山祇神之子。名神吾田鹿葦津姫。亦名木花開耶姫。因自亦吾姉磐長姫在。皇孫曰。吾欲

以汝為妻如何。對曰。妾父大山祇神在。請以垂問。皇孫因謂大山祇神曰。吾見汝之女子。欲以為妻。於是大山祇神乃使二女持百机飲食奉進。時皇孫謂姉為醜不御而罷。妹有國色。引而幸之。則一夜有身。故磐長姫大慙而詛之曰。假使皇孫不斥妾而御。則生兒永壽有如磐石之常在。今既不然。唯弟獨見御。故其生兒必如木華之移落。又顕見蒼生。亦當衰去矣。此世人短折之縁也。

按火火出見尊得壽益七八百歲。至磐余彥天皇。神武則僅百三十七歲。古事記磐余彥天皇寶曰。自天祖降跡以逮于今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歲。神武紀。然則此年數也過半在瓊瓊杵尊耳。漢人以人壽不過百歲數之終也。故過百二十不死。謂之失歸之妖。然漢竇公年一百八十。日本紀武內年三百七[illegible]完顏氏醫姥年二百許歲。此皆正史所[illegible]其宅小說。若宋卿党翁之類。又不勝其數也。五雜組

是後神吾田鹿葦津姬。見皇孫曰。妾孕天孫之子。不可私以生也。故告狀知聞。皇孫聞之即嘲曰。雖復天神之子。如何一夜使人娠乎。抑非吾之子歟。吾田鹿葦津姬忿恨。乃作無戶室。入居其內而誓曰。妾所娠若非天孫之胤。必當韲滅。如實天孫之胤。火不能害。即放火燒室。其火初明時生出之兒自言。吾是天神之子。名火照神。吾父何處坐耶。次火盛時生出之兒亦言。吾是

天神之子。名火進神。吾父及兄何處在耶。次火炎衰時生出之兒亦言。吾是天神之子。名彥火火出見尊。吾父及兄等何處在耶。凡三子矣。彥火火出見尊。亦名火折尊。其火照神是隼人等始祖也。

漢人亦說。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史記蘇氏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恠哉。佛經又說。耶輸多羅抱兒放火投之。[illegible]不燒。悲花經。然如耶輸多羅生羅睺羅。佛出家以後六年之事。豈可同日而論哉。

然後母吾田鹿葦津姬。自火燼中出。乃稱之曰。妾所生兒。及妾身。無所少損。天孫豈見之乎。皇孫報曰。我知本是吾兒。但一夜而有身。慮有疑者。欲使衆人皆知是吾兒。并亦欲明汝有靈異之威。子等復有超倫之氣。故有前日之嘲辭也。

於是以竹刀截其兒臍。其所棄竹刀。終成竹林。
故號彼地曰竹屋。
漢人亦傳。竹王所損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王
祠竹林是也。（華陽國志）
時吾田鹿葦津姬。以卜定田。號曰狹名田。以其
田稻釀天甜酒嘗之。又用渟浪田稻為飯嘗之。
禮內則。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
然是後吾田鹿葦津姬。恨皇孫不與共言。皇孫
憂之乃為歌曰。憶企都茂播陛再幡與庚耐毋。
作稱耐據茂。阿黨播怒介茂譽播磨都智耐理
譽。久之天津彥火瓊瓊杵尊。崩於笠狹之崎宮。
因葬日向可愛之山陵。

右第五章

瓊瓊杵尊崩。彥火火出見尊承初。兄火照神能
得海幸。故號海幸彥。弟彥火火出見尊能得山
幸。故號山幸彥。兄則每有風雨。輒失其利。弟則
雖逢風雨。其幸不忒。時兄謂弟曰。吾試欲與汝
換利器。弟許諾因易之。於是兄取弟弓矢。入山

獵獸。弟取兄鉤。入海釣魚。俱不得利。空手来
歸。兄即還弟弓矢。而責己鉤。時弟已失鉤於
海中。無因訪獲。故別以其橫刀。鍛作新鉤數千
與之。兄怒不受。曰。非我故鉤。雖多不取。益復急
責。
此。禍心也。便是所以獲罪於天神。說見下文。
故火火出見尊憂苦甚深。行吟海畔。時有川鴈
嬰羂困厄。即起憐心解而放去。
齊王見牛之觳觫。而有不忍之心。（孟子）宋帝洗
手而不注水於蟻子。（程子）此皆足以王之心。
須臾有鹽土老翁来。老翁問曰。何故患於此處
乎。火火出見尊具言其事。老翁曰。勿復憂。吾當
為汝計之。即取囊中玄櫛投地。則化成五百箇
竹林。
漢人亦謂。玄王鬼之櫛用竹。仙家来黑栢樹
作櫛。久之投地。則為竹篁矣。竹之殖於地有
梳地髮之義。（陰陽寶鑑）
因取其竹。作無目堅間。以細繩繫著火火出見。

莫而沉之所謂堅間。是今之竹籠也。于時海底自有可怜小汀。乃尋汀而進。忽到海神豐玉彦之宮。

豐玉彦便是海龍王名。其所居曰海宮。漢人謂之魚鱗屋。楚辞九歌。佛經謂之龍宮。

其宮也。城闕崇華。樓臺壯麗。門前有一好井。井上有百枝杜樹。故火火出見尊。跳昇其樹而立。時有豐玉姬侍者。持玉碗来汲井水。終不能滿。俯視井中。則倒映人笑之顔。因以仰見天孫。即

入告豐玉姬曰。吾謂我王獨能絶麗。今有一客。彌復遠勝。

書紀。此語爲告其王之言。今考文理。姑爲告豐玉姬之言。

豐玉姬聞之。乃出見火火出見尊。便以驚還。而白其父神曰。有一貴客。骨法非常。若從天降者。當有天垢。從地来者。當有地垢。實是妙美之虚空彦者與。

蓋水火氣土。皆能使人類住者。於是一言乎見之矣。

是時海神自迎延入。乃鋪設海驢皮八重。

漢人以東海島中出海驢。其皮供用。本艸綱目。

使坐其上。兼設饌百机。以盡主人之禮。因從容問曰。天神之孫。何以辱臨乎。頃吾兒。姓氏錄、豐玉彦神之子。有穗高見神。使是来語曰。天孫憂居海濱。未審虚實。蓋有之乎。

琉球自言。始祖爲天孫氏。其初有一男一女。生大荒。自成夫婦。生三男二女。爲神。一爲天

神。一爲海神也。宋淳熙十四年。舜天即位。舜天日本人皇後裔。世纘中山。此謂天孫氏。或亦近指火火出見尊。宋淳熙十四年。實我後鳥羽天皇文治三年。蓋鎮西八郎源爲朝幼而勇猛絶倫。其長七尺餘。猿臂善射。年僅十三。在豐後陷數十餘城。稱日本猿臂將軍。後白河天皇保元元年。斷其肘筋。放伊豆大島。於是遂到琉球。開其國云。漢人以大小琉球。雖受中國冊封。而臣服於日本。其國敬神。以婦人

守節者爲尸謂之女王。世由神選以相代云。
自國王以下。莫不拜禱。三才圖會。
火火出見尊對以事之本末。海神乃集大小之
魚逼問之。皆曰不知。唯赤女比有口疾而不來。
或曰口女有口疾。
魚能作人語。又解人情。異域亦有說。見西域記。
故因名赤女口女。探其口則所失之鉤自口女
口出。
王昌齡割赤鯉腹。得金錯刀之類。傳記。異亦有

之。
於是海神制曰。儞口女。從今以往。不得呑餌。又
不得預天孫之饌。即以口女魚所以不進御者。
此其緣也。赤女即赤鯛也。口女即鯔魚也。已而
海神以其子豐玉姬妻之。火火出見尊。仍留住
海宮。已經三年。彼處雖復安樂。猶有憶鄉之情
故時復太息。豐玉姬聞之。謂其父曰。天孫悽然
數歎。益懷土之憂乎。海神乃語火火出見尊曰。
天孫若欲還幸本宮。吾當奉送。便授所得釣鉤

因誨之曰。以此與汝兄時。乃可稱曰。大鉤。踉蹄
鉤。貧鉤。癡騃鉤。言訖。則可後手投。復進潮滿瓊
潮涸瓊二種實物。仍教用瓊之法。
益在海濱作風招之類。亦是用瓊之法。所謂
思則潮溢之瓊。思則潮涸之瓊。便是。風招、即
嘯也。佛經以龍王有摩尼珠。名立海清淨實
嚴普明價直三千大千世界。
又教曰。兄作高田。則汝可作洿田。兄作洿田則
汝可作高田。遂召集鰐魚。問曰。天神之孫。今當

還幸上國。儞等幾日之內將送以奉致。時諸鰐
魚。各隨其長短。定其日數。中有一尋鰐。自言一
日之內則當致焉。
一尋鰐者。至短者也。短者身輕而行駛。長者
身重而行遲。莫斯哥未亞西北海島多魚鼈。
其魚皮以爲舟。遇風不沉不破。如陸走則負
皮舟而行。或亦近矣。
故即遣一尋鰐魚。以奉送焉。其將歸之時。海神
自言。今者天神之孫。辱臨吾處。中心欣慶。何日

忘之。皇孫雖隔八重之隈。冀時復相憶而勿棄置也。既而火火出見尊歸來本宮。一依海神之教。先以其鈎與兄。兄尚怒不受。故弟出潮滿瓊。則潮大溢。而兄自沒溺。因請曰。吾當事汝爲奴僕。願垂救活。弟出潮涸瓊。則潮自涸而兄還平復。已而兄改前言曰。吾是汝兄。如何爲人兄。而事弟耶。弟更出潮滿瓊。兄見之走登高山。則潮亦沒山。又緣高樹。則潮亦沒樹。兄既窮途無所逃去。乃伏罪曰。吾已過矣。從今以往。吾生兒八

十連屬。不離汝之垣邊。永當爲俳優之民也。請哀之。於是隨其所乞遂赦之。時兄著犢鼻。塗赭於面掌。而汚其身。乃擧足蹈行。學其溺苦之狀。以服弟之神德矣。

漢人以倭國其俗以丹朱塗身。山海經。或謂火照神與彼又以赭衣爲罪人服。漢書註。又唐吐蕃禁錮人。塗面以赭之類。間有之。

是以火照神苗裔諸隼人等。至今不離天皇宮牆之傍。代吠狗而奉事者也。世人不憤失針。此其緣也。

凡人類皆受靈魂於造化三神。自天子以下至庶人。皆不得非天神所生者。故福人者。便是福已靈魂者也。禍人者。便是禍已靈魂者也。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者。書。尚非別義也。故聖人之道皆莫不歸乎敬天者。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在神世神人自爲之。而示大戒於百世之人。世人其可不愼哉。

先是豐玉姬謂天孫曰。妾已娠矣。當産不久。天

孫之胤。豈可産於海中乎。妾必以風濤急峻之日到海濱。請爲我作産室相待矣。於是火火出見尊即以鸕鷀之羽葺爲産屋。

漢人以鸕鷀産婦執之易生。本艸。

屋甍未及合。豐玉姬自馭大龜。光海來到。

馬路古國有大龜。一殼可容一人。或用爲盾以禦敵。

時孕月已滿。産期方急。由此不待葺合。徑入居焉。已而謂天孫曰。凡他境人。臨産時。必顯本[illegible]

之形。妾今以本身將産。請勿看之。天孫心怪其
言。竊覘之則化爲八尋大鰐。匍匐逶虵。
　外人龍女之說。與此全相似矣。見西域記。今述異記等。不煩記焉。今世不令其夫覘産屋。此其緣也。今以
豐玉姬大恨曰。不用吾言。令我屈辱。故自今以
往。妾奴婢至君處者。勿復放還。君奴婢至妾處
者。亦勿復還。遂以真床覆衾及草。裹其子置之
波瀲。閉海途而徑去矣。此海陸不相通之緣也。
于時火火出見尊。乃歌曰。飫企都鄧利軻茂豆

句志磨爾。和我謂禰志。伊茂播和素邏珥。譽能
據鄧馭鄧母。故其兒名稱彥波瀲武鸕鷀草葺
不合尊也。乃取他婦人爲乳母湯母及飯嚼湯
坐人。凡諸部備行。以奉養焉。此權用他姬婦以
乳養皇子。及世取乳母養兒之緣也。是後豐玉
姬聞其兒端正。心甚憐重。欲復歸養。於義不可。
故遣女弟玉依姬。以來養者也。時豐玉姬寄玉
依姬。而奉報歌曰。阿軻娜磨迺。比訶利播阿利
登比鄧播伊珮耐。企弭我譽贈比志。多輔妬句

阿利計利。凡此贈答二首。號曰擧歌。彥火火出
見尊御天下也五百八十歲崩于高千穗宮。故
葬日向高屋山上陵。
　蓋火火出見尊。初來入海宮。定是數年。既入
海宮。留住三歲。後御天下五百八十歲。其海
宮留住三歲。豈唯三年之謂乎。大泊瀨幼武
天皇。雄略朝。水江浦島子到蓬萊。居之三年。歸
來則林園零落。親舊悉亡。逢人問之。曰。吾聞
浦島子仙化而去。漸過百年。故知火火出見

尊聖壽。蓋是七八百歲也。人或難神世年代
甚久遠也。然正史確實無可容疑。但據如周
髀以一年爲一晝夜等。則又神世日月之歷
行。大異於今日。而有然者。亦不可知也。

　右第六章

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以其姨玉依姬爲
妃。生彥五瀨神。次稻飯神。次三毛入野神。次神
日本磐余彥尊。凡四男矣。
漢人以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號天御中

主。王彦瀲凡三十二世。皆以尊爲號。居筑紫城。彦瀲子神武立。更以天皇爲號。徙居大和州。唐書。又以彦瀲等二十五世。並都於筑紫日向宮。彦瀲第四子號神武天皇。自筑紫宮入居大和州橿原宮。宋史。又以其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倭王姓阿毎。其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通典。又以國王以王爲姓。歷世不易。一統志。

神日本磐余彦尊。諱彦火火出見。初號狹野。後撥平天下。奄有八洲。故復加號曰神日本磐余彦尊。

後淡海御船奉勅撰諡号。奉稱神武天皇。釋日本紀。朝鮮人記。神武天皇人皇始祖。名狹野。地神末主彦瀲尊第四子。母玉依姫。俗稱海神女。以庚午歳生。周幽王十一年。四十九年戊午。入大倭州。盡除中洲賊衆。五十二年辛酉。正月庚申。始號天皇。百十一年己未。定國都。在位七十六年。壽百二十七。海東諸國記。

其彦五瀨神。東征之役。與長髓彦會戰於孔舍衞坂。中流矢薨。稻飯神海中卒遇暴風。則蹈浪秀而往乎常世鄉矣。此即新羅王始祖也。漢人以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北史新羅傳。蓋謬傳之耳。又以三韓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後漢韓傳。三父之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崩於西州之宮。因葬日向吾平山上陵。

姦儒嘗以日本元来無禮樂孝悌之道。兄弟叔姪公然配偶。是倭奴之敗風而已。嗚呼何物書簏。作此不敬姦邪之妄説。夫禮樂孝悌之名目者。畢竟制犯者之道。故犯者多則法益嚴也。天地不言四時行。論語。風俗正而不犯則何禁之有。上古婚姻之禮。唯忌同母兄弟外。皆不避之者。本教之所以正貴賤。尊血脈重宗廟。繼後世也。故雖彦波瀲之神大鷦鷯仁德之聖。尚有之。若夫氣長足姫神功之攝政。豊

御食炊屋姬推古之即位。豈以不避同姓故王諸呂漢后事毀唐廟哉。唐則天事則是以天之真宗豈天皇。武文勅不比等撰律令也。其八虐之制。因隋唐十惡。而省內亂。條略姦小功以上親。曰其以我王制。爲昭公取於呉。論語。襄公淫乎妹之類乎。左傳。詩齋風。及夫姦同母妹者。聖神之所疾也。當稚子宿禰天皇恭允二十四年。夏六月。御羹凝以作氷。帝異之使占之。卜者曰。有內亂。蓋親親相姦乎。時皇太子姦同母妹輕大娘

因以大娘謫于伊豫。太子亦以故不能即位。遂自殺矣。聖神之道寔可懼者如斯。豈倭奴敗風之所稱也乎。腐儒不能解本教。妄發狂言。欲蔑如帝綱。自非姦回亂賊之徒何也。若以己所見妄設論議。彼此互競勢利。以得其計。則謂乞于瞿曇。何以知五偶方丈。漢子仲尼。何以知九重禁門。匹夫舜禹。叛賊湯武。何以得爲聖人亦可也。舜娶堯二女。便是取於同姓者也。周公禁之。便是以堯舜爲不知禮者也。太伯去之。夷齊飢之。成湯則放武王則伐其無乃是也乎。蓋春秋之閒。弑君三十六。弑父比比不已。不知堯舜之名教。於何處乎諄諄焉鄂羅斯人。最重君臣之義。自古無叛逆簒奪之事。視他國之朝夕易姓者相懸矣。孔子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者。論語。瞭然可見已。故刺他以爲夷者。自言爲夷者也。刺他以爲賊者。自言爲賊者也。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論語。君子重厚之

風。豈如斯哉。非君子不可以語變。于文中亦本教之謂也矣。

右第七章

古義神代考下卷　大尾

須天迺屋藏版

文政五歳壬午秋七月發梓

江戸中通新右衛門町　崇文堂　前川六左衛門
京都錦小路室町西へ入　明學堂　城戸市右衛門
浪速心齋橋北久太郎町　群玉堂　岡田茂兵衛
同　南久太郎町　泰文堂　山本長兵衛

發行書房

松林加倉井忠珍　撰

天滿宮世家

文化十一年（一八一四）松林堂刻本

據文化十一年（一八一四）
松林堂刻本影印

文化十一年新刻

天滿宮世家

松林堂藏板

天滿宮讃

公之文才　世少其類　敏踰陳思　達過白氏
況兼博學　咸達其旨　德行如玉　貞烈貫霜
奈何讒惡　構謀醞釀　龍鱗一逆　身放西洋
哀戚無極　不嘗變操　常仰賜褐　為升君情
忠誠至篤　享壽不長　天憫公德　無[illegible][illegible]決
尋世淫虐　神德益昭　厥靈駢格　村村[illegible]鄉
皆祀致恪　非覺聖明　其孰能若　追慕賢行
以紀遺蹟　庶幾不謬

天滿宮世家　一

天滿宮世家序

夫物有激而後盛人有阨而後德愈顯故靈逆于風而震益迅水觸於石而聲聞于百里若其在人則文王阨于羑里而周室龍興孔子困於陳蔡而春秋垂教於後世由是觀之賢人君子之逢阨遭難以困其身以空閼其名是皆所以天之還祐其人以成乎其德矣在我天滿宮亦爾公之賢德雖固足以自顯乎世而有纂業之

譎然後其德益明矣然則若公之事蹟則識勸懲之所要而敎義之所由其不可不正傳也明矣然而世匱于其傳雖間有紀之者或雜怪異之說以亂其正或誣之以侮人而汙其德或叨加浮辭以混其實是以若世小童及顓蒙者則雖暗信而尊之而至淺學書生之徒則却侮謾公以爲公德固不正故見放黜而反怨乎其上爲崇於朝廷是猶小人之所不爲其德不足法

何況其進行乎豈不哀哉昔者周成王背周公之大德而烈風毀禾燕惠王困鄒衍之忠而盛夏降霜何者失其所當尊奉也推是以觀今世學者動輕視於公以妨兒童之所信者其罪豈少乎要是皆由公傳之不具矣余嘗憾之有志于編錄公之事而以窮鄉匱困書故至今未果今年得移于江戶而頗窺其所因書焉因取其確而征者斷其怪而疑者正邪正之義私附抑

揚之爲錄上至其先祖下及其子孫以爲一卷倣孔子世家號曰天滿宮世家間使圖畫賢蹟以便乎兒童之讀解其辭雖淺近庶使千載之後及異域之民莫謬定公之大德以獲罪於上下之神祇也已若其筆削改正之以編靑史則俟後世之君子文化七年庚午夏四月

常陸松林加倉井忠珍撰

法橋菅原忠俊書

天滿宮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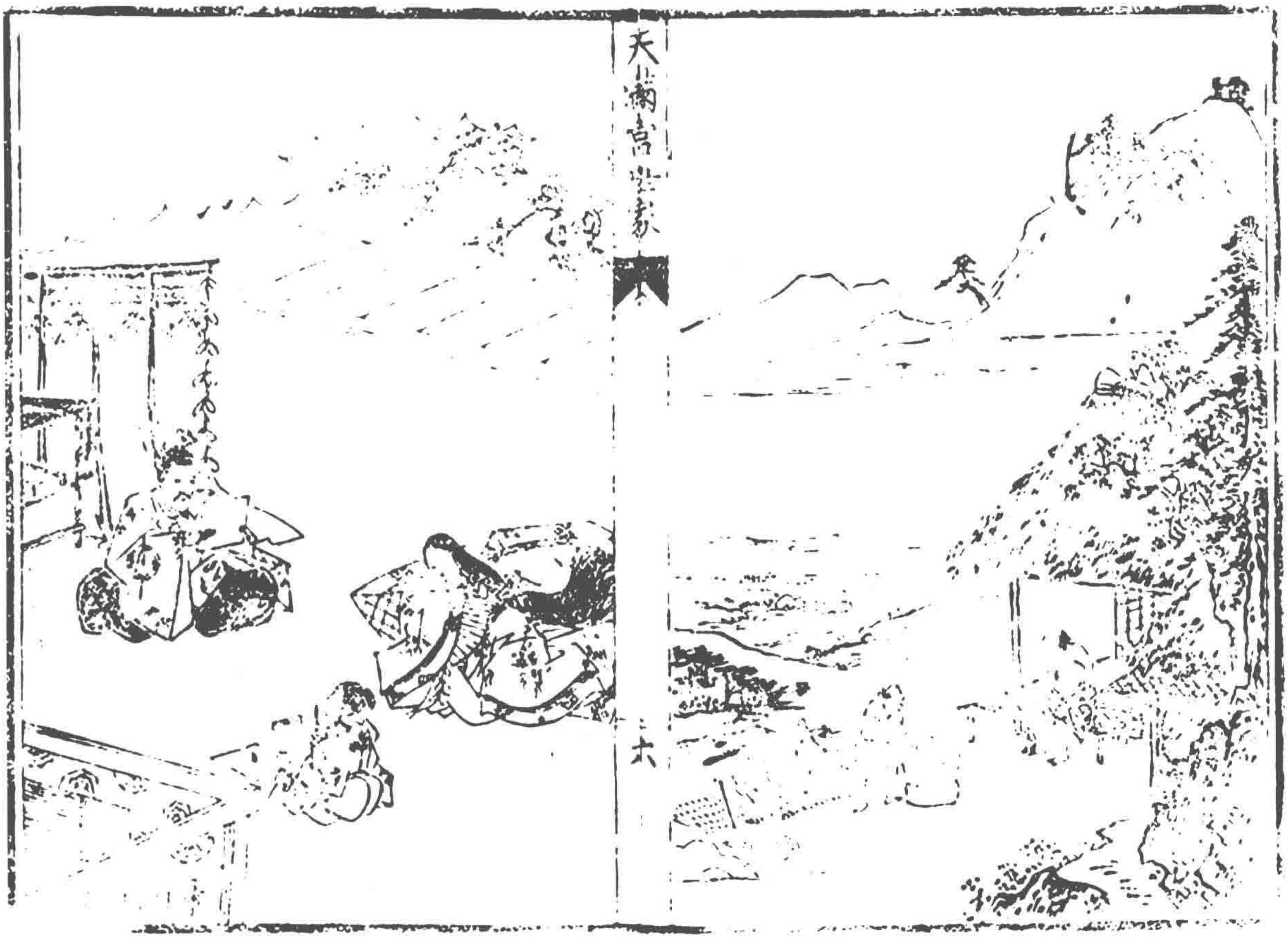
常陸松林加倉井忠珍著

天滿大自在天神宮。諱道眞字三。姓菅原。山城國京都人也。其官至右大臣。故世稱之菅丞相。其先曰天穗日命。天穗日命生夷鳥命。夷鳥命降居于出雲國。自夷鳥命十二世有二子。長曰鸕濡渟命。為出雲國造。弟曰甘味乾飯根命。甘味乾飯根命生野見宿禰。野見宿禰仁厚而有材力善相撲戲于時京師當麻蹶速亦以材力聞喜與人角力天皇意惡之因徵野見宿禰令與蹶速相撲則宿禰踐折蹶速腰而斃之。

帝感不徒卒以其采地悉賜宿禰因留京師數十日。會皇后日葉酢姬崩本朝古禮當殉十數人宿禰私聞其議以為今群臣無辜而殉死于地下。惟可憫矣然古禮不可徒改也。乃造土偶人數頭請以換殉葬。帝感其仁心而聽之。自是而殉葬之禮革而天下服其仁是以帝崩後上謚曰垂仁。是職由野見宿禰之功矣。故賜姓曰土師而移居於河内。增以造土偶人為職因名其鄉亦曰土師而其子孫增昌。其後裔曰近江介古人有文才。當平城天皇時仕于京師。為

遠江守從五位下居於菅原因姓焉古人為人木訥而不諂于世。安貧而好學卒為文章博士侍讀於帝。古人生清公清公又好學為從三位行大學博士清公生是善是善承和二年舉文章生。以後漢書教授書生頻歷官至參議從三位行大學頭教授文德清和二朝而稱卿曰菅相公卒撰文德實錄著東宮切韻大補益於學者有文集十卷嘗作高雄山神護寺鐘銘其鐘今猶存其文曰愛宕之山。神護之寺。三寶院備六度無闕唯所有梵鐘形小音窄故禪林寺少僧都覺然和尚始發弘願有心改鑄鎔範未成衣裓早化檀越少納言從五位上和氣朝臣彝範悼和尚之遺志尋先祖之舊蹤以貞觀十七年八月廿三日雇冶工志我部海繼以銅一千五百斤令鑄成焉恐年代久遠後人不知仍聊記於鐘側銘曰傳音在器證果惟因爾祖初業厥孫聿遵宿昔三尺今日千斤體有寬窄功無舊新山聲萬歲谷響由旬聞宜覺夢和郎歸眞慈周世界感及非人彫琢勝趣蒙叟當仁

是善娶于大伴氏而生公公以仁明天皇承和十二



年乙丑生。公生而穎悟倜儻，大絶于世。十一歳能賦詩。是善以為能，使學儒於田口達音、釋於天台座主法性房尊意，書於王羲之蘭亭帖。學業増進，而德行愈正。清和天皇貞觀四年壬午，公年十八，始仕于朝。為文章生，兼下野權掾。母大伴氏嘗祝公之學問昇進，作和歌曰「比佐可多乃津幾能可津良遠於留婆加利伊邊乃加世遠毛不加世帝之可那」。六年甲申叙從六位下。是善授後漢書於諸生，畢，各詠史，公得黄憲，作詩并序，人服其文才。八年丙戌，代是善序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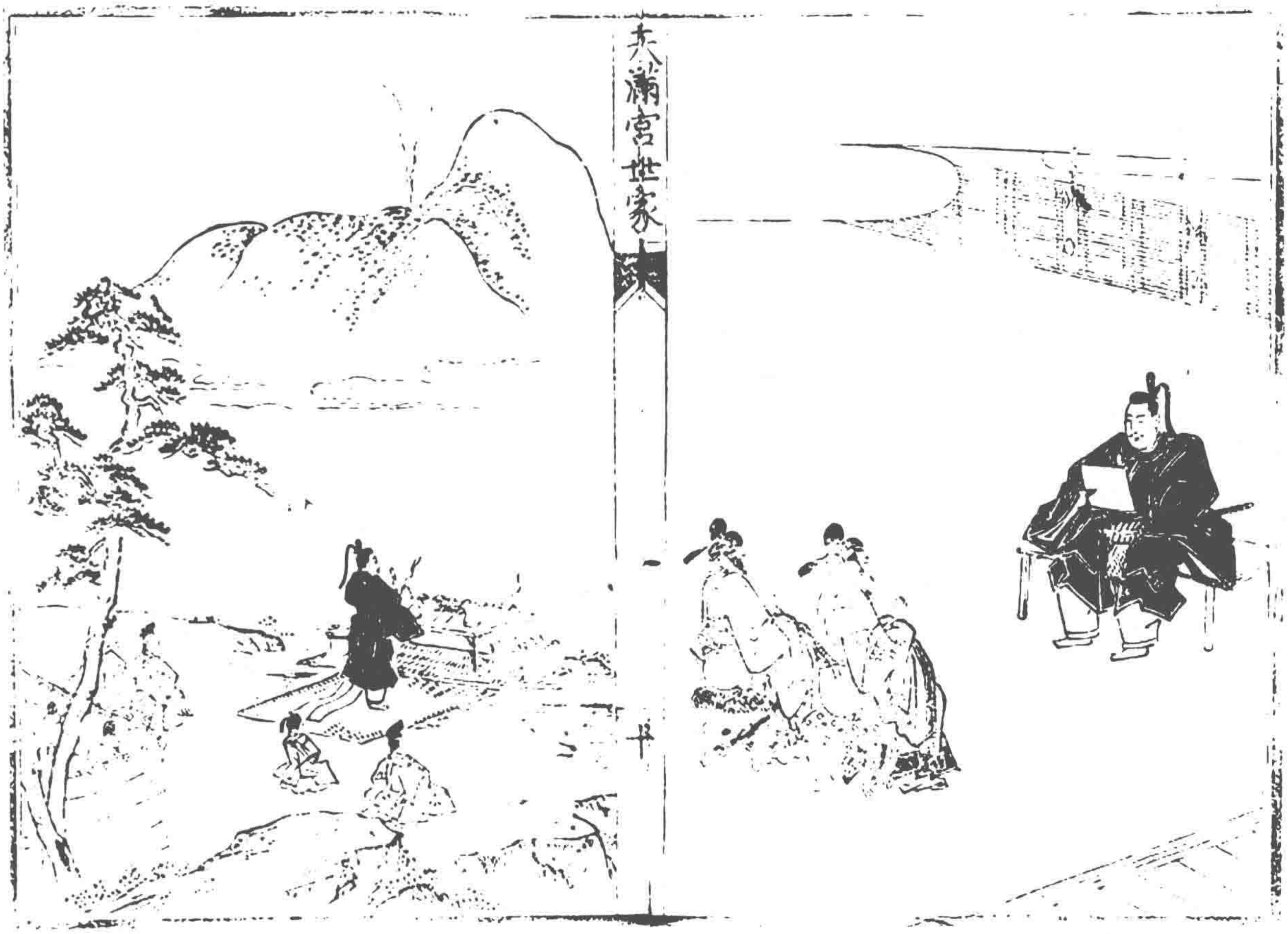
揚大戒論，尋亦奉父命作文德實録序。其文曰：臣基經等竊惟，自古人君王者莫不用天度以叙憲章，立日官而平曆數。故姬漢之千餘載，善惡呈理於掌中；齊梁之百所年，昏明折微於眼下者也。伏惟太上天皇孝治有日，文思無風。夢想先皇之起居，庶幾聖主之言動。去貞觀十三年，詔右大臣從三位行左近衛大將臣藤原基經、中納言從三位行民部卿兼茂春宮坊大夫臣南淵朝臣愛成、正六位上行小内記都宿禰言道、散位正六位上嶋田朝臣良臣等數人。

舊史氏始就撰修三四年來編録蹤畧適屬揖讓刀
筆暫休今上陛下武子文孫重熈累洽追尋前義愈
勸修數月以降大納言正三位臣年名參議從三位
左衛門督臣音人天不憗遺奄然下世至元慶二年
更勅攝政右大臣臣基經俾命參議刑部卿正四位
下兼行勘解由長官近江守臣菅原朝臣是善等與
前修史者文章博士從五位下大外記嶋田朝臣良
臣等專精實録潭志必書良香慭斯文之晩成悲彼
命之早殞註記隨手亡去忽焉臣等百倍筋力參合

精誠銘肌所𨕖鞅掌從事起自嘉祥三年三月己亥
訖于天安二年八月乙卯都盧九年勒成十卷春秋
繋事鱗次不愆動靜由衷毛擧無失唯細微常語麁
小庶幾今之所撰存而畧焉名曰日本文德天皇實
録取諸雖百世可知也臣等生謝龍門種非虎乳殊
恐謬缺文於聖訓忝直筆於朗時謹詣天闕奉進以
聞是善甍之九年丁亥公始侍宴於内賦詩除文章
得業進玄蕃助十二年辛卯公年二十七為少内記
春偶遊于都良香家有客數人方射謂菅原氏之子

素專業于文學而不嫺于武藝必不能射矣請試使
射使公射則公善射一座賓客驚歎十四年壬辰公
年二十八正月渤海王使揚成規來聘是時公少内
記正七位上而丁母氏憂雖然朝議以爲非公無可
與儐韓使者因命於公不脱喪服儐之是以公之名
震乎海内陽成天皇元慶元年公年三十四爲式部
少輔兼文章博士叙從五位下五年辛丑五月晦是
善卒公居喪疏食致瘠一如禮六年壬寅加加賀權
守七年辛卯渤海使裴頲來聘本朝古例儐外國使

治部太輔所職也然學問文章皆不若公以故復命
公攝治部太輔儐諸鴻臚館公相與賦詩屬文以贈
答則裴頲見公詩大賞爲有白樂天風三月及第爲
著作郎奉命作報渤海國王書其文曰天皇敬問渤
海王成規等至省啓照然惟王家之急繼紛澤施治
性之貞凝丹青守信國猷不墜景式猶全相繼舊基
於居城靡欺先紀於行幹言其篤信來覲既修贈以
翔仁放歸如速數千里之波浪雖有遲遅十二廻之
寒暄豈促圭晷苟謂拘禮誰爲隔蹤德也不孤夢想



君子而已國信附廻到宜撿受梅勲王及境局小大無恙略废遣此何煩多以是公之名聞於異域仁和二年丙午光孝天皇即位公年四十二詩語適有不合朝議出貶讃岐守正五位下就任讃岐牧民寛而嚴貴文而備武以故民大服其化一年大旱而民愁苦公潔齋數日乃作文禱于城山神曰維仁和四年歳次戊申五月癸巳朔六日戊戌守正五位下菅原朝臣某以酒果香幣之奠敬祭于城山神四月以降渉旬少雨吏民之困苗種不田某忽解三龜式親五

馬分憂在任結憤惟悲嗟乎命之數奇逢此愆序政不良乎感無徹也伏惟境内多山茲山獨峻城中數社茲社尤靈是用吉月良辰禱請昭告誠之至矣神其察之若八十九鄕二十萬口無損一口無愁敢不蘋藻清明玉幣重疊以賽應驗以飾威稜若甘澍不饒旱雲如結神之靈無所見人之望遂不從斯乃俾神無光俾人有怨人神共失禮祭或疎神其裁之仭惜冥祐尚饗即時山巓奮然起雲驟雨沛然百姓大喜居官五年宇多天皇寛平二年庚戌詔歸于京師

悉除前官授左大辯四年壬子公年四十八五月所
嘗承命撰類聚國史成凡二百卷勒以上天子感公
之文才欲大登庸公五年癸丑進公參議正四位下
以參萬機公撰新撰萬葉集上天子嘉賞之是時藤
原時平以大臣家督新任中納言從三位雖位在公
上學問文章不若公是以始忌公六年甲寅公年五
十門人公卿設宴以賀公之壽帝深勞公教授之德
欲賜之賀詞而恐顯之則群臣嫉之因密使人置砂
金一包及文於公之几上其文曰傳聞菅家門客與

賀知命之年弟子削跡人間無名世上而數託謬敍
之風多改愁昧之過古人有言無德不報無言不酬
深感彼義欲罷不能金以表中誠之不輕砂以祈上
壽之無涯莫疑其人可求其志遠居北闕之以北遥
增南向之和南公見之心知其上所爲益感焉八月
上欲使于唐命公爲遣唐正使紀長谷雄爲副使既
聞唐有亂而止七年乙卯公年五十一春偶侍東宮
太子從容語公曰吾聞唐有一日賦詩百首者吾今
試與卿詩題十首卿能賦之於一時乎公操筆乃成

其第一送春云送春不用動舟車唯別殘鶯與落花
若使昭光知我意今宵旅病在詩家十月公任權中
納言從三位行近江守八年太子復命公作五言律
二十物題於一時公亦不辭一時而二十詩悉成人
皆服其神速于時大内記都良香亦以文名一日眺
望春色和暖柳枝青發之狀忽得氣晴風梳新柳髮
之句未得其對句沈思考按者累日夢得冰消波濯
舊苔鬚之句心大歡悅以爲得秀句以告公公莞爾
笑曰可則可然後一句恐非子之作良香感其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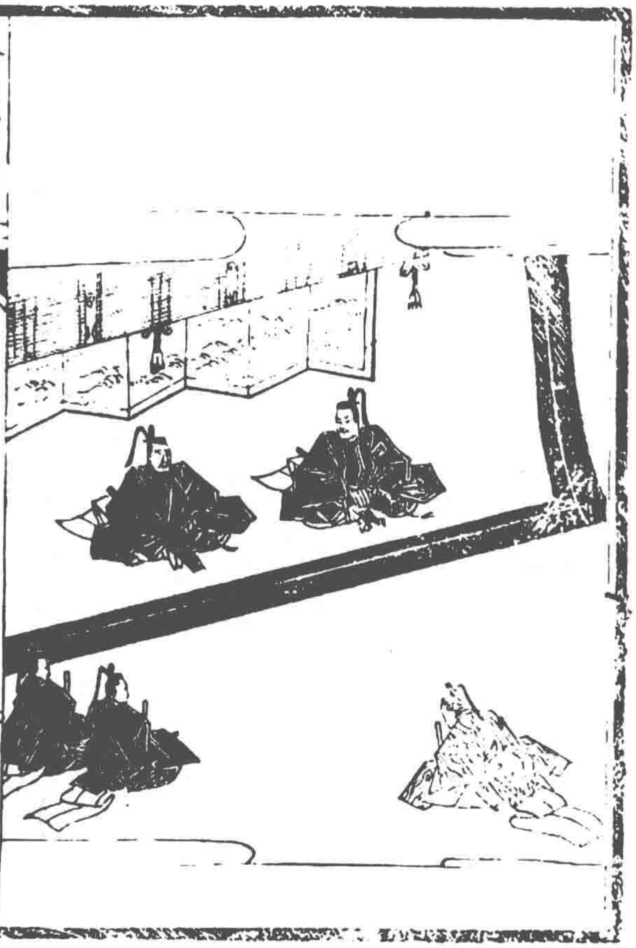
九年丁巳七月天皇禪位太子諱敦仁號亭子院是
時公年五十二進權大納言行右近衛大將位如故
中納言藤原時平亦爲大納言正三位行左近衛大
將相與輔佐幼君于時大臣闕而不置天下之政專
決於二卿是以二卿官雖未至大臣其儀同大臣此
時京師風俗奢侈下令禁之而不止於是公與時平
謀一日時平美服而朝上見之而怒時平大怖悉黜
其衆輿從御單歩而退使公謝於朝閉門而不出者
累日蒙赦命而復常天下之民聞之以爲雖三公重

天子威命猶如是況庶人乎是以奢侈風俗乃改矣
於是上特貴公爲師而受學以故寵遇無若公者然
而時平者累世之貴族也故天子不能獨任公其權
爵任官常左時平然時平猶愠其勢不若公雖陽厭
交而内欲黜公而已搏之百計不已醍醐天皇昌泰
元年戊午十月公扈從太上皇於大和及攝津諸於
神廟作倭乃太比波歌二年己未命公以從三位守右
大臣行右近衛大將如故而時平亦以正三位守左
大臣行左近衛大將于時上年甚少屢幸于神泉苑

公以爲不利御身時微諫以故帝稍疏公公以是竊
危爲因自以身自卑賤登位陪皇子外戚之列是可
不怖乎乃上表請免右大臣曰臣道眞伏奉今月十
四日詔旨以臣任右大臣仰戴天慈不知所措臣地
非貴種家是儒林向因太上皇拔擢之恩自至諸公
卿今日昇進之次無寢無食以思以慮人心已不從
容鬼瞰必加睚眦伏願陛下高迴聖監早罷臣官非
唯不奪志於匹夫亦復得從望於衆庶不堪懇款屏
營之至上表以聞臣道眞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上不聽公又上表以辭官職而上又不聽三年庚申
正月朔日食之上見太上皇公扈從獻詩上及太上
皇悅公之篤學謹愼親脱御衣賜公與以爲關白公
固辭而不奉命七月彗星出文章博士三善清行諫
公曰今年正月朔日食之方今彗星又孛于天而明
年歲次辛酉夫日食者小人毀君子之象而彗者所
以除舊而敷新辛者金氣之老也夫老者變之所生
酉者西方主金氣而金爲從革是則大臣革命之時
也方是時有其機者必應之況天道虧盈而益謙乎

今夫以學問文章官至大臣者吉備公之他惟閣下
一人耳則可不謂盈乎公不若速辭高官以安其身
矣功成名遂而身退是之謂也公曰善乎卿之諫也
是固予之所願然上表及再而上不聽則吾無如之
何也已矣八月公集錄其祖清公及是善詩文加之
以其自作號曰菅原三代集以獻朝廷則叡感不徒
乃賜御製詩賞之曰門風自古是儒林今日文華皆
悉金唯詠一聯知氣味況連三代飽清吟琢磨寒玉
聲聲麗裁制餘霞句句侵更有菅家勝白樣從茲抛



却匣塵涭。公愈不安處於其榮寵。十一月又上書請減其食邑一千戸而不許。居暫之。公有所愈危。復請若本官不得命。惟願免右近衛大將。然上卒不聽。延喜元年辛酉公年五十七。二月七日進爵從二位。時平公風聞帝嘗竊許公以爲關白。愈懼公竟擅天下之權。遂使其族卿藤原定國菅根等。託勅命詔陰陽寮兒詛公而不驗。先是宇多天皇方在位而倦于萬機。竊欲禪位於太子。議于公。公曰。方今陛下富於春秋。而太子未長。禪位恐未便於國家矣。以是其議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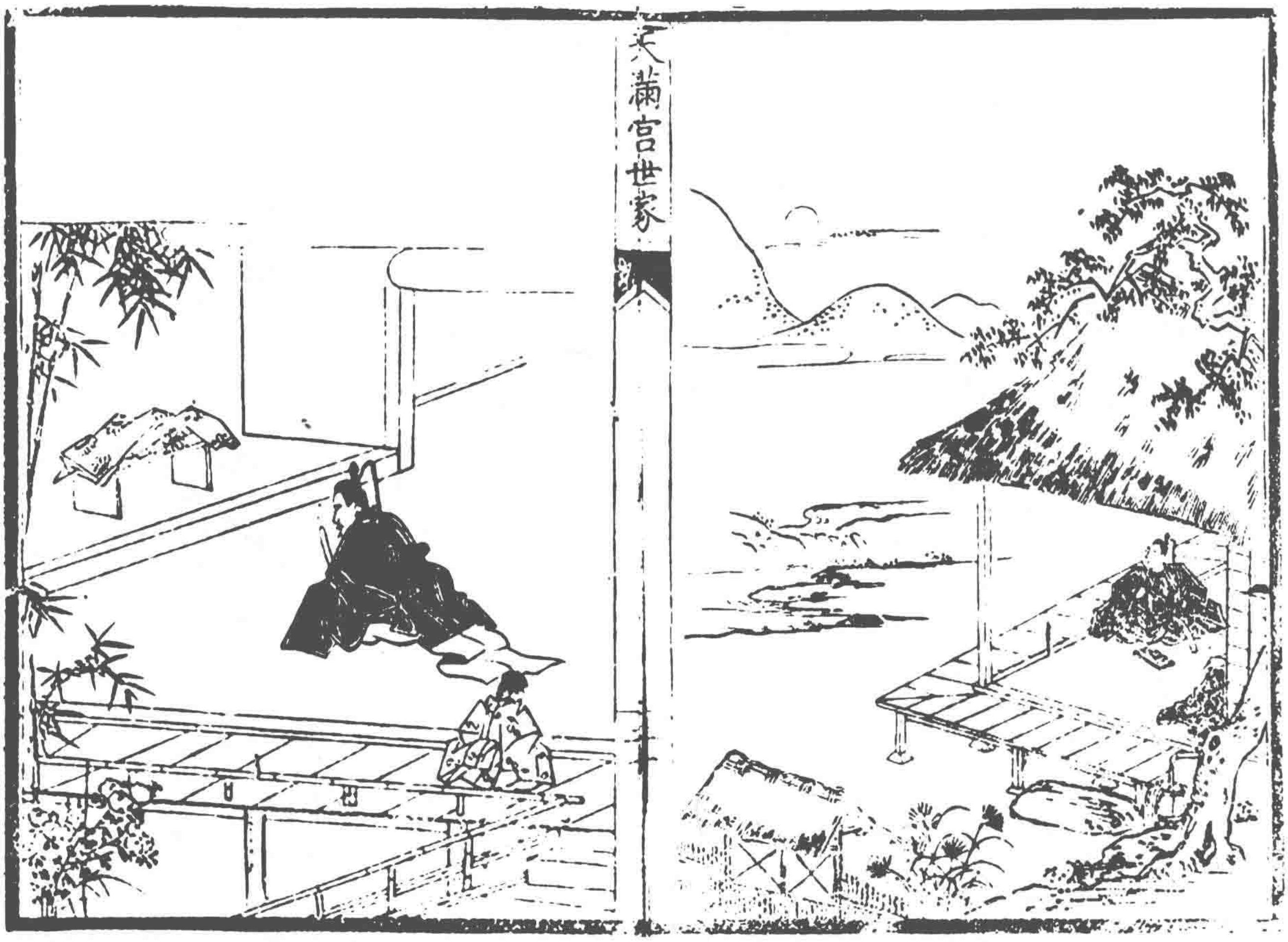
焉。居數年而帝又問焉。公曰。方今太子長矣。其可也若大議一定。則陛下毋遲遲也。於是以寛平九年七月上卽位。故至茲時平公姬旣立爲皇后。而公姬爲齊世親王夫人。是以時平公圖其有所誣矯浸潤。乃譏公曰。上皇嘗欲禪位於陛下。而道眞以其女故。私欲傳寶位於齊世親王。而沮陛下。然而上皇聖明。幸不用姦臣之說。以故陛下得卽位。今道眞雖陽似忠臣。朝夕謀廢陛下而立齊世親王。以已爲外祖陛下豈其未之察乎。且內使皇后藤原氏媒蘖其事。于時

帝年始十八聞之大震怒以爲道眞以私昵遺其君
暴虐無道乃二十五日卒召公於紫宸殿下褫右大
臣行右近衛大將貶太宰府權帥而位如故於是公
當自朝而直赴于太宰府自悼其無罪而就于放所
私詠短歌上太上皇幸留于京太上皇駭而遽命駕
參内將欲親告於帝以釋公直至殿門告内豎則藤
原菅根當直菅根時平公之黨且嘗有怨於公因承
命而不奏太上皇立簇於殿門側久而不獲命太上
皇大慍曰命矣夫菅右相雖朕猶如此況右相乎則

遂比叡山法性房聞公放黜急下山訣公且請圖其
形以留之公則與之亦贈扇形硯以爲別藤原仲平
時平公弟也而特善于公及公放來訣盡悲云于時
雖讒言行而古之交義可見矣於是公將赴于放所
東馬而出途顧瞻其邸潸然流涕乃爲和歌曰幾美
可壽武也土乃倭寸惠遠由久由久毛加玖留留末
天仁加遍利三之婆耶既而上怒增劇放公之子右
少辨高視於某地式部大丞景行於某地藏人兼茂
於某地文章得業淳重於某地各地名諸書闕而不載故今某之以族後

之知者公悲哀益甚因作詩云自從勅使驅將去父子
一時五處離口不能言眼中血俯仰天神與地祇是
時以公天子之罪人雖親弟子及親戚無樂從阨於
放所者惟伊勢外宮渡會神主白太夫年未壯而慕
公甚遂從公於太宰府由是公愛不徒是以後世從
祀之云既公至筑紫博多海濱沙漠無處於坐漁人
卷漁綱坐公後世圖之曰綱輪天神或圖其騎牛曰
牛天神皆慕公放黜後所歷也公在放所政餘樂思
於風雲致忠於北闕奉嘗所賜御衣掛諸架上朝夕

拜禮以爲拜陛下之意其詩云去年今夜侍清涼秋
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餘香
其謹愼忠貞皆如此類公又嘗遊于安樂寺翫月色
皎然鄕思至切乃爲和歌曰與比乃間波美也古能
所良耳須美奴良武古古呂津久之乃安利亞氣乃
津幾延喜三年癸亥二月二十五日公以疾薨于放
所年五十九天下知與不知莫不悲公之大賢而其
不幸至於此者矣於是衆皆欲葬諸四堂之邊靈柩
既駕牛斃而不行衆以爲公靈之所欲因窆其側而



葬大宰府今神廟是也爾後水旱天災頻至盜賊疫癘之害數起而天下兇然時平公尋亦薨年三十九二十三年春太子諱保明薨年二十一四月復公之官更贈正二位公薨後二十八年延長八年庚寅六月二十六日黑雲起自西南風烈雷迅震于清涼殿大納言藤原清貫右中辨平希世及小臣數人死天皇避災於常寧殿月餘而崩年四十六然而天災猶不息官以爲公之祟百官有司恐怖戰慄無知所置後十八年村上天皇天曆元年丁未九月天子追尊

天滿宮世家

公爲菅神大立北野祠上始行幸後四十四年一條天皇正曆四年癸巳五月使勅使菅原幹正於筑紫安樂寺祠贈公太政大臣正一位尋復追尊菅神爲天滿大自在天神宮自是而天下災害乃息矣於是天下翕然皆尊信追慕公卿鄉村村饒而祀之以爲學問文章之主神矣嗚乎其非天下之至德其孰能如是乎公所著有菅家集類聚國史菅家文集等數百卷或行于世或不[illegible]公之夫人西園寺氏生世子高視高視後赦歸朝貶土佐權守從五位下高視生從

四位上行山城守雅規雅規生右大辨従四位上資忠資忠生従四位上行上総介孝標孝標生従四位上行大學頭定義定義生正四位下行大學頭是綱是綱生治部權少輔従五位下宣忠宣忠生大藏卿従四位上長守長守生參議正二位行大藏卿爲長爲長善書幷和歌著十訓抄文鳳抄本朝雜例等書其有益于學多矣爲長生參議正二位長成世爲菅原氏長者號高辻家而其他庶子孫以學問文章至顯官者頗多云

忠珍曰世多傳公之蹟者而鮮實錄多以公爲以其寃死故作靈爲祟於朝廷讒大臣時平公等是大僞說也何者公詩云恩賜御衣今在此奉持每日拜餘香其溫潤忠正如此而豈有怨朝廷而爲祟之理哉況時平公之薨在其震災以前乎是全世俗小說者流求財而所爲無一可取者故予臆天滿宮故實及菅公略傳菅家實錄其他王代一覽神社考等取其實而確者而其疑者闕焉然若公薨後時平公尋亦薨而帝壽不長天災頻臻王室多難豈其非以天之憎黜阨無辜大賢故也與公薨後歷代聖主累追贈公至以爲天神者其良有故矣夫

天滿宮世家終

天滿宮世家作例五條

一貝原損軒松本愚山等勉辨公薨後天下之變災為非朝廷黜陟公故徒時節之偶然余以為辨則辨然是非制作之本義矣何也書誠作不善之殃易贊積善之餘慶則制作之法率取諸懲惡而勸善之義明矣而今從二生說則是為作善作惡終無報應也若此則何以能道民是所謂深察而不知制作之法者故今不取其說

一世儒皆以兼字為

今上之御諱而闕書之余以為二名不偏諱禮法之常典而韓子辨之盡矣則義亦不宜闕畫也若將以世俗所惑為例則余之所不取故直書不闕畫矣

一毋大伴氏貝原氏直書之曰大伴可謂實錄矣而松本氏以為大伴者淳和天皇御諱不宜稱大伴卒刊其一字書之伴余以為如是其甚矣夫臨文不諱禮經之常典況若姓則先帝王所賜乎是義非所宜諱雖然過敬人臣之職分故今假改其偏字稱大伴庶踰私刊其偏以失其實者乎

一貝原氏以天穗日命為素盞烏尊子松本氏以天穗日命為天照太神子余以為天滿宮人臣也則以其先源於素盞烏尊固其義也若以其神道之流則繫諸天照皇亦非無其義也然而斯間甚有所難言之故今闕天穗日之所生而不敢載亦惟闕疑謹言其餘之志也覽者勿疑

一若初是善得公於梅樹下與公謫後父子法性房室喫石榴子吐為火焰以燒戶牖等之類奇怪之

甚者無一出乎實錄故今槩而不取之

天滿宮世家作例終

門人田中晁書

天滿宮世家跋

我聞文章者非徒爲其觀美也亦非爲其求名也實錄天下之事蹟使覽者善則勸之惡則懲之以輔佐其政教者也故右大臣菅原公雖才德兼備賢烈天下後世之摸範而其傳未有孤行于世者而俗傳多僞事實不明謬誤過半是以我松林先生管憂之而有斯作其文簡而密寬而嚴其懲惡而勸善之義虧滿益謙之意隱然見乎辭焉誠至先生紀事文則近代希有其類矣嗚乎公薨之後至于今九百餘年則非世無文人才子也又非匱博物好事之士也然而未嘗有任若世家者矣况今且不朽之乎則公之靈若有知也其必當嘉賞矣然則先生之忠於公不亦偉乎余受文於其門則不堪欣然於是乎跋于其後若至其贊懲惡勸善有益於國家則非小子所能及也。

文化九年壬申春三月門人　本山明謹題

戢山人箕勝書

松林堂藏版

憎黜陀無辜大賢故也與公薨後歷代聖主累追尊公至以爲天神者其良有故矣夫

天滿宮世家終

施貲刻諸子題號次第俱隨其施時先後而不必以僧俗及其位階甲乙

靑山良純　字禪寮主　興善寺主

一鑑寺主　江坂氏　岡田博政

釋祥瑞　深見要言　婦人松尾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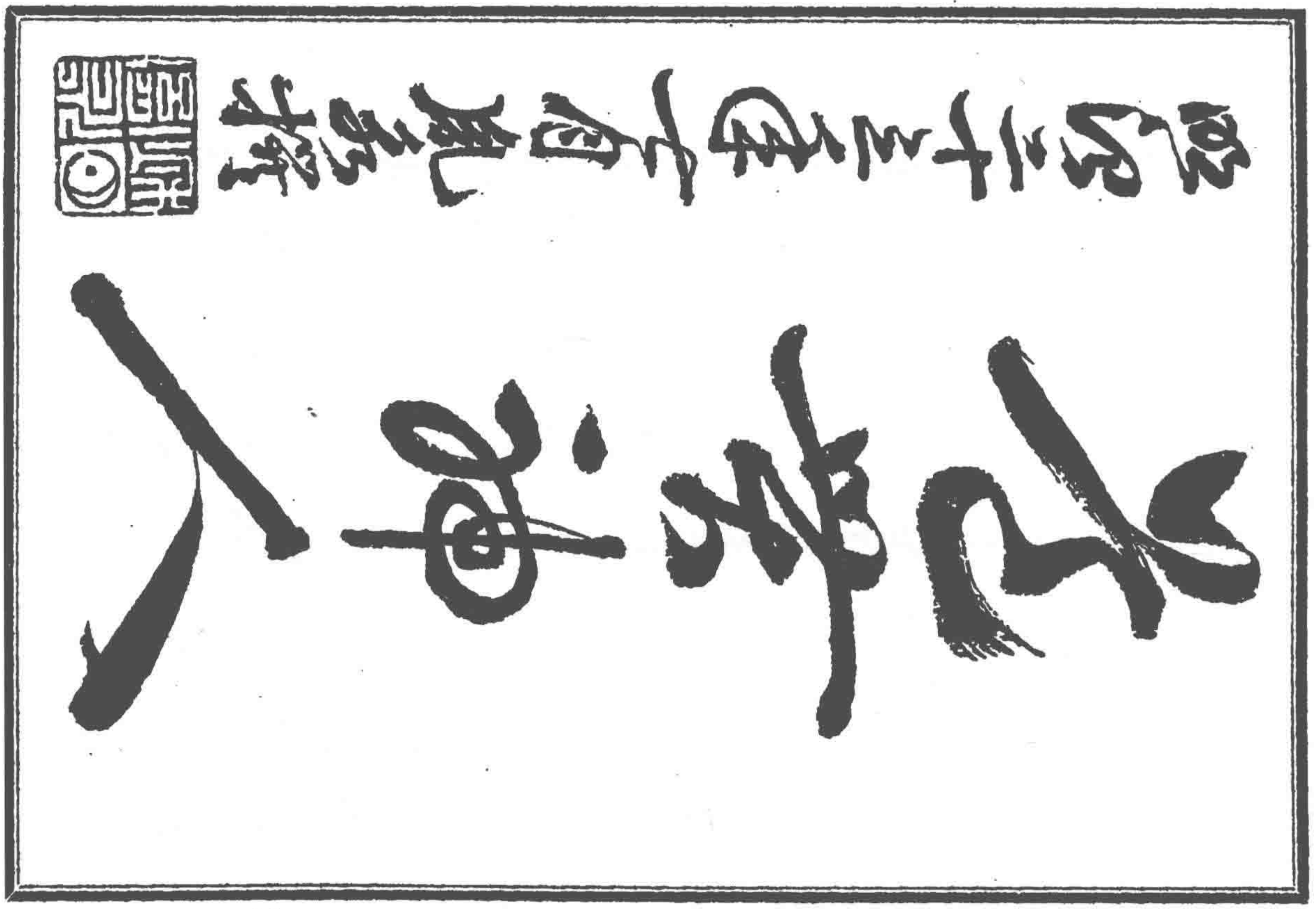
長安寺主　釋俊英　釋大榮

岡本監輔　著

祖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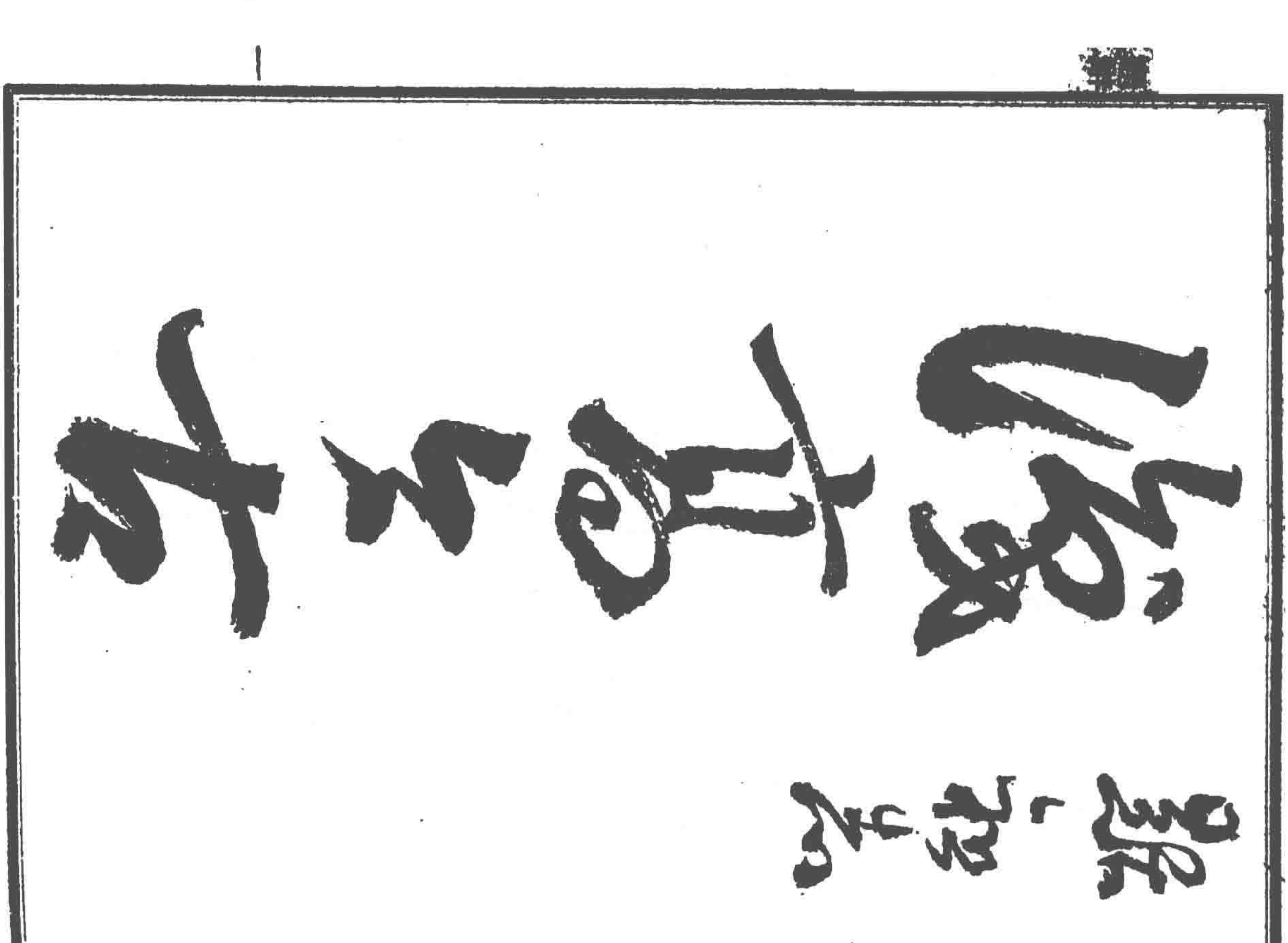
明治二十三年（一八九〇）東京鉛排本

據明治三年（一八七〇）
東京鉛排本影印



二

一



祖志序

余讀莊子驚其言之河漢。曰是道家者流之志怪誕者耳。其言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而居焉。乘雲氣御飛龍。而遊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是言有人能爲神仙。主於氣化者也。又曰。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傳說得之。以相武帝。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是言有人能覆載天地。生成萬物。或爲山川之神。或爲星辰者也。噫何其言之怪誕也。其後反覆熟讀。然後知其大有寓意焉。蓋欲明聖王道德所以制其功跡。而道德屬無形。故爲此奇怪之言以托之者乎。然則藐姑射之說。假神仙以明聖

王。體天地之道。無爲自然而治也。豨韋伏戲等說。明其體天道者。萬世不朽也。如無形之物而僅發諸口。則涉形跡。大失其眞。故莊子全書。盡以寓言發之也。我邦上古之史。志我祖宗所本。固非寓言之比。而其言有涉奇怪者。余因南華之意。悟傳者之深意也。若夫言天神在高天原者。豈非謂其照臨下土。如日月在天乎。諸冉二尊生國土生日月百神者。豈非謂其開土宇立民主。如造物發生万彙乎。天地之始者。今日是也。豈其始神。而今人乎哉。豈其始能造物。而今不能造物乎哉。顧者我神聖體天地之道。固非言議所及。盛德卓越萬古。漢土堯舜三王。猶一吷也。故其立言不得不然也。而皇統綿綿。永與天地無窮。則傳者之意。果有明徵矣。葦庵岡本君。有見於此。據古史作

祖志。盡加之辨。使聖神之跡。章章不復容疑。眞前賢所未發者矣。其書之成使余序之。余喜其見之有與余暗合者。書所啓感悟。以弁其卷首如此。余又聞之。天地者先祖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夫人情莫不尊本。況於我忠孝成俗乎。尊本之至。必欲神之。神之必欲天之。是勢之必至也。宜乎我邦尊崇祖宗之所本。而神之天之也。西人有以土偶爲人之本者。又有以猿猴爲人祖者。是大不近人情。可謂誣妄之甚也。我邦剖判之始。有斯神人。而造斯人世。無所謂土偶猿猴異物爲之始者也。此志也。不唯發古史之眞。亦可以爲誣妄者流之藥矣。

明治廿三年六月下浣

盛岡　大田代恒德撰

祖志序

天祖垂統。天孫經邦。人極由之以立。國體由之以嚴。安平之化。其來遠矣。修國史者。尤當致詳於神代也。而自古漢學者。往往暗於大義。見紀記所載。以爲荒唐不經。無足信者。其修史也。倣孔子修書斷唐虞以前之例。起筆於人皇。其於神代則闕如焉。惑之甚也。孔子生周末。歎世道式微。欲舉前代盛德大業。以垂訓於後世。而前代帝王唐虞尤盛。實爲道統之始。故起筆於此耳。且漢土國體大異於我。革命易姓。德業不久。前代事蹟可疑者。不必傳而可也。我邦則不然。皇統一系。終古無變。事苟關祖宗者。雖至微。固當講究而明之。而況鴻業所本。聖化所由乎。是之不察。妄假例孔子。以忘臣子之義。是不

唯祖宗之罪人。實孔子之罪人也。至若夫國學者流。墨守紀記。以爲片言隻句。皆眞實無可疑者。詭譎妄誕。無所不至。其汚瀆神明。亦已甚矣。蓋上古人智蒙昧。又無文字。事皆由口碑而傳。是以平易之事。動輒致涉奇怪。彼紀記者。隨而筆之。宜乎其呈荒唐之觀也。若能由理推之。以意逆之。荒唐之中。眞相自見。無復可疑矣。學問之要。在拆疑以求眞。若疑者皆舍而不顧。何以求眞。而何謂之學乎。取其疑者。直以爲眞。何以知眞。而亦何謂之學乎。世無活眼者。不能就紀記所載。洞察而開示之。大義不明。以至今日。使邪說詭辯之徒。至橫行無忌。可勝慨哉。葦庵岡本先生。學識海深。議論風發。開如炬之眼揮如椽之筆。經營歲餘。著祖志十卷。起自開闢。至於應神十六年。考證確實。

道理正大。向之奇怪者。悉變而爲平易。炳然赫然。如排雲霧而見白日。使邪說詭辯之徒。無復托迹之地。其忠乎祖宗。而報于國家。可謂厚且至矣。嗚呼紀記之無正說也尚矣。正說之存。實始於此書。假令此書。或有一二失正鵠者。其一新上古面目之功。何可磨滅乎。先生志存經綸。而身不用於世。忠厚之情。不能自已。每著一書。必以世道人心爲主。曩著岡本子五卷。以明道德之本旨。健吉既受讀而序之矣。先生著作至數百千卷之多。健吉將一一受讀而序之。況於此二千五百年來絕無厪有之書乎。於是乎言。

明治廿三年六月

周防　山中健吉謹識

祖志緒論

邦人說古典、紛紛聚訟、漢學者以爲怪誕不經、國學者以爲的確可信、是皆判敎學爲二、余無取焉、
余謂口碑相傳、不能無訛、猶毀譽失眞、由其要他人竦聽、苟不如此、則致湮滅不傳也、講古典者、着眼于此、考證本末、則自有眞相呈露、可以爲日用訓典、是怪誕中有的確者存也、況我邦自古以質托名而世代遼遠、神聖間出、其所傳者必有至理寓焉、如三神造化万物、比諸儒之大極兩儀、佛之三諦之說、如合符契、而眞理活潑、昭乎不可誣者、固非二家所及也、宜講明其說、一心崇奉、敬事以範四海焉、如幸魂奇魂、分析情性、神習人習、差別聖凡、亦莫非道德精微之談、信爲正心修身之極致、治國安民之要訣、學者宜發揮之、以爲上下男女諸學科之大本也、余持此說有年、欲編一書以問諸世、遂自去秋起草、逐次必加論評、無不迎刃而解、至今春忽告成、若有天助者、然是不過發明斯道散在之一端也、斯道廣大如天、隨人發揮、愈出無窮、固非朝夕所能盡、將竢四方博雅指摘精

思而通之、所以草草刷印也、
紀記二書、及姓氏錄、國造本紀、古語拾遺之爲正史、固勿論、已尙有可議者焉、舊事記、天書、倭姬世紀等、皆眞僞混淆、不一、風土記、除出雲播磨常陸外、人多疑其僞撰、此等諸書、敍戰伐婚娶等事、往往文飾過實、其失易觀、如諸社緣起說神明靈驗、亦然、後人取捨、或偏于一己之見、妄逞臆說、間涉淫暴、自謂古人率性任眞、或恐直情徑行、同人道于牛馬、其誣祖宗、瀆神明、孰大焉、今斥其文飾太甚者、餘皆存之、務全原意、註皆據某書、與正史異例、想像當時、蓋有如是者焉、未可一概爲虛僞也、苟以爲虛僞、則無不虛僞者、雖正史所傳、亦爲可疑、將言上世曾無一事、豈有此理哉、歌詞祝詞等、字面稍有異同、務從先輩公論所皈、所以重古傳也、而其義則余竊裁之矣、
本註多據先輩本居宣長平田篤胤諸子之說、折衷斟酌、不復識別其人、如平田氏、最居多、諸子有功于斯道、實爲吾儕先覺、而其人未嘗以字号自標榜、如翁與大人之稱、非漢文所宜、故先書其姓

名次省其名專曰某氏後標論斷不敢輙從諸子殆比忠臣爭子論斷全據余所見考覈事實明晰道理毋論高深與卑近固將辨誠非好立異也或譏余說過高深是一偏之見耳大道周遍充實毋有精粗淺深之別必欲以高深言之是非知道者也必欲以卑賤言之亦非知道者也況於史記神皇之事迹雖無窮乎人心有智事物有理彼此觸發以進高明是學之所以由起故余說或涉高深或涉卑淺要莫非學高深者是神習所在卑淺者是人習所在學者宜記二習之說而實驗之猶目視而足行也其中往往引用和歌自万葉集至近世諸家蓋斯道存于歌詠上下男女各言其志忠孝節義隨感而發可以通事理養徳性也間引漢人之語亦所以公斯道也具眼者其詳之

本居平田諸子丹心報國固無間然矣顧其說神超于万物殆近佛氏小乘之見而未有小乘試氏之嶮者以其言之不出國也準之四海其不致與祖宗孝敬之訓抵觸背馳者鮮矣夫神也者莫著

於人心人心本體清明正直仁孝勇義亙六合貫古今生生活潑周流不息即是三神本然善善惡惡昭布森列雖天地不得易之雖君父不得奪之王侯而違之則生無顏匹夫而從之即死有餘榮萬物皆爲其所制而無一物能與之抗者亦不得與之相離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是之謂神明古之神聖皆能全之體乎虛明以爲万化之源而吾未能純于此常有親比欽崇之心猶手足持行以適其性而手足支離者常羨他人持行苟有一毫侮慢之念則害本體萎縮阻喪雖寤寐不能安是爲惡魔入室侵擾故齋戒祭祀務與神明合固非得已也若夫諸神靈應昭著亦莫非我心感召我心精誠凝聚之極万物翕然來同其勢猶鳥之赴林魚之沒水其不誠者反之乃有吉凶諸徵故人道貴積誠保存本體孝敬勇義不斃不已也抑感召多類或由一人或由一家人或由一國人或由山人羽客或由一切万物靈怪雜出變化不測莫非三神妙用所在未有離物而孤行者要之與人心一體無間其所異者清濁大小遠近親疏之分耳故人心精明純眞而日新之務不敢自恃自逸

則是直與神聖爲徒、山人羽客皆供使令、而小乘外道不足道矣、是雖與昧者言也、本篇詳之、高天原淸氣所會、人之心性與之同體、本無幽明生死之別、豫母津國濁氣所皈、要不能外乎高天原、其所異者精粗本末之分耳、或指皇都曰高天原、所以尊之也、然皇都之說、旣經先儒道破、非余創闢也、

我八大洲爲神明首出之鄕、大道存乎不言之中、忠厚成風、壽康安樂、德化被于四表、絕與外藩不同、漢人自古傳扶桑蓬萊等說、艶羨不置、稱其三皇五帝出于扶桑之域、少昊羲和等國皆在海外東經、殆非虛語也、平田氏於此考證甚詳、其中有頗涉牽强者、余一一辨明、未知果當與否、然彼此關係之大、則不容疑也、後人昧乎古典、不察文運隆替所由、肆然取決一己、甚至謂皇神出于外番、是自侮之甚也、其致人侮亦宜矣、聞遠西人近講我古典、雖一微物皆徵驗之、以判文野、於其所疑不敢妄斷、蓋不敢妄斷、已未易達也、邦人自有神明異傳、靈蹤灼然、不可誣罔、心誠求之、必有默契

者、而自處蠻部、謂祖先啖人肉者、崇拜外人、視猶鬼神、是亡國之術也、顧彼出于蕃別子孫、凶德逆傳、其志不在國家、而然乎、國家病毒孰大焉、而其身之所以存者幾何也、須授此篇、以救病根也、

余修此篇、自開闢至應神十六年、絕筆、欲人知純然大八洲世界之狀、察其正直自然之風、體其忠厚仁慈之德、以爲一切學問之根脚也、此際文獻足徵者、隨見錄之、雖片紙隻語、網羅無遺、於是乎五畿八道諸國太古之事、盡在目睫中、閑居無事、刮目展讀、如躬歷其域、與古人遊也、豈不大愉快哉、

此篇全用漢文、欲其傳之廣、且使漢學生知講古言之益也、平田氏謂三皇六文伏羲八卦、皆出於神州、西傳遂爲六書之祖、據上世所傳國文與漢文全一、其揆則知漢文亦我之固有也、果且有彼此哉、或以觀淺識之是、率天下而無學也、大非祖宗神明之意也、

祖志目次

卷之一

神代志第一　自天地開闢至伊奘諾伊奘冉二尊偶生

神代志第二　自諾冉二尊天降至二尊生大八洲

卷之二

神代志第三　自諾尊生風神至冉尊生火神

神代志第四　自諾尊斬火神至諾尊逐素盞嗚尊

卷之三

神代志第五　自天照大神與素尊誓至天鈿女命侍于大神御前

神代志第六　自八百万神逐素尊至素尊造須賀宮

卷之四

神代志第七　自八嶋篠神見國至少彥名命適常世國

神代志第七　自大物主神至遠津山岬多良斯神

卷之五

神代志第九　自天忍穗耳尊天降至大國主神守衛大倭

神代志第十　自產巢日神造大國主神瑞殿至忍穗耳尊使瓊瓊杵尊代降

卷之六

神代志第十一　自瓊瓊杵尊天降至瓊瓊杵尊末年

神代志第十二　自火火出見尊至鸕鷀草葺不合尊

卷之七

皇代志第一　自神武天皇降誕至天皇納綏靖五十鈴媛
皇代志第二　自神武天皇即位至天皇七十六年

卷之八

皇代志第三　自綏靖天皇初年至開化天皇末年
皇代志第四　自崇神天皇初年至崇神天皇末年

卷之九

皇代志第五　自垂仁天皇初年至垂仁天皇末年
皇代志第六　自景行天皇初年至景行天皇末年

卷之十

皇代志第七　自成務天皇初年至神功皇后生皇子于筑紫

皇代志第八　自神功皇后攝政元年至應神天皇即位十六年

神代志第一

阿波　岡本監輔　撰

天地未生之時有神在於高天原曰天御中主神次高皇產靈神次神皇產靈神三神者獨化隱身之神也國天訓阿米爲開聲地訓都知爲閉聲是自然之音也阿米即阿加良梅之省語阿加良梅即空目謂蒼空不見其涯也或曰阿袁美延之省語阿袁美延靑所見也亦通都知爲都牟比知之省語都牟比知重積泥土也未生謂混沌未分古事記作初發初發猶言最初非開發之謂也神者指凡德之異常者而言不必分正邪也在謂自然存在古事記作成日本紀作生此據一書高天原謂天即太虛也或以爲天日或以爲大空一高處者皆非也天御中主言在天之中央而主宰万物也御與眞通神字或作尊或作命諸神皆然其訓美許登猶言御事本不分君臣也後世君稱尊臣

稱命尊爲至尊之義命爲傳命之義自其所敬而言則無復貴賤之別故同訓御事猶中古曰於許登也次不前也猶兄弟次序非前神既去後神次之如父子之謂也高爲高顯之義皇與御同爲美稱神爲幽隱之義產靈一作產巢日產巢日生產万有之意日與靈同訓火也古人以火爲人靈靈即靈妙不可思議之謂也神魯之魯爲助語岐謂男神美謂女神獨化謂無對隱身猶言不見也

我大八洲位乎東海居于天地之中爲神明首出之鄕神明宣大謨辭以傳後世其言眞率簡易有類小兒告語而其中寓至深至精之理万世不可變易古人淸虛自牧淵默恬澹是謂隨神之道後世人文漸開從其言而解之漸入精微是勢之自然也講神典者著眼于此則天下之理源源乎其來無窮矣天地未生之時自開闢後立言其實連開闢前後而言也神訓迦美其義如上又與鏡通有照臨之意高天原爲太虛淸淨之名在天則太虛在地則皇居在人則心性而唯太虛爲本義即所謂天也大者不外乎太虛其曰高曰原者皆爲在上之義本係尊稱其實彌宇宙

也皇居則尊稱之以擬天耳心性者自其精誠事天事神而言人與天與神無二也倭姫曰產靈
神乃靈父母乃氣留入生出留神乎人神止申須吾心乃體中留坐須神是那理是出于世紀
其言之發于倭姫命與否皆未可知然亦必有所受也人神即心性其本體太虛清明而無所不
照者也覩彼頭腦及眼球之中皆有靈液玲瓏洞徹乃所以万物照映無遁形豈非有清明者爲
之本體乎是分氣與神而言故曰入其質併父母之氣莫非產靈神所生也此所謂高天原爲指
太虛而言者而神人万物皆在其中蓋其曰在高天原者言無古無今無始無終而能爲万化之
源也天御中主者爲在天地正中主宰万物之義不曰地者以天包之也神與上同訓者是爲上
之上者乃有幽隱之意焉火爲人靈故人非火不生然是不獨人爲然而万物皆然也可見火之
生万物万物駸駸醇化一屬高皇產靈之發張而万物有生斯有死必皈寂然無跡者莫非神皇
產靈之靜復其所以保万物之平準無不太中至善能致生之非生死之非死万古秩然不變者

實天御中主之爲之根本主宰也異本古語拾遺稱天地剖判之初天中所生之神曰天御中主
神有三男長高皇產靈神次津速產靈神次神皇產靈神而神皇實錄神皇系圖並以高皇產靈
爲天御中主者是傳者之妄也不然自後世推尊有功之神以配三神而爲此說也獨古事記出
于天皇述古之志曾無他說案之尤爲可從獨化古事記作獨神成坐謂一德完全而神用無方
也隱身謂有神明可言無形體可見蓋存乎天神大諄辭由人之精誠隨神而認得之無方體可
求也其實不外乎大道眞理祝詞有神奈我良之言而万葉集有神隨孝德天皇紀有惟神紀本
註曰惟神者謂隨神道亦自有神道也此言奉天祖天神大諄辭之旨則乎三神以修身治民則
神道在我流行不息也隨神道是用功所在自有神道是成功所在也隨神無違謂之聖聖訓曰
知日者万物之宗也神之可見莫著於日能知日德者爲神聖之事如天照太神爲其極致故神
明者不超乎人之質體也蓋三神者一體兩用不增不減而能千變万化苟無天地万物斯無三

神而天地万物皆非三神也自其至中至正能爲天地万物之主宰而言則曰天御中主自其生生發育不已而言則曰高皇産靈自其靜寂幽深不測而言則曰神皇産靈高神二靈相須共體不見不聞而見者聞者莫非其用不由形而存不恃力而行而万物皆資焉非自然非安排常活潑屈伸無窮而人之心性即是三神所在無復幽明生死之間故人心體乎太虛清明純一無不中正者天御中主之所以爲元神也其至顯至實者屬幸魂是神皇産靈也至幽至靜者屬和魂是神皇産靈也而幸魂中有和魂和魂中有幸魂幸魂和魂相爲表裏未肯須臾相離而凡言善者皆皈天御中主即産靈之本體其言惡者皆屬虛浮無根本體低側皆迷而然非本體所在也源藤高歌曰大概波鏡迺見氐毛思比知禮空留身迺努神能心迺藤原經顯曰理能迺波努道迺春日山神能心登聞毛賴母志藤原家隆曰何事毛愛登能美見流世中爾神能誠曾現那理介理豈非神人一致乎故人能正其心不容私僞一動一靜認其有神明照臨不可誣罔久之

不息則心與神會身在高天原莫不快活自由而一毫有違則害本體或偏于幸魂或偏於奇魂而無所主宰則爲外物所束縛不能與人相保也顯宗天皇紀稱阿閉臣事代銜命使於任那月神著人謂之曰我祖高皇産靈尊有預鎔造天地之功宜以民地奉之我月神也又稱日神著人謂事代曰以磐余田獻我祖高皇産靈尊可見大地成壞本乎産靈不待斯須相離而万物在天地間亦皆以産靈爲體也拾遺集曰君見飫婆結乃神曾恨米志強顏人迺何遺介牟長潔集曰解謂也氐怒人乃心能都良起與理結乃神迺恨矣都流加那古人皆信斯民出于産靈本無不是之人故每遇橫虐呼以訴之也神人本無二故古語曰現人神又曰現御神人之所以貴乎隨神也嗚乎後之說神典者何其粗淺也虛心以求之精思而通之庶乎其不差矣

于時太虛之中生一物其狀難言若浮雲無所根繫而漂蕩焉其中有萌騰若葦牙者因此有神化生名可美葦牙彥舅神次天常立神二神亦獨化隱身之神也而自天之御中主神至天之常立神

凡五柱、是爲別天神。国書紀本文作洲壤浮漂、譬猶游魚之浮水上也。此據一書可美善也、旨也。是爲美稱、非止美味之謂也。葦牙訓阿志加比、其反爲伊幾。與生息勢氣同訓。牙訓幾佐志、即氣機。爲生氣發動之初、與加比同義。其訓加比者、津守國冬歌曰海原也 涙留 漂布 葦牙乃 牙阿留 國登成禮留惶佐是也。諺所謂有牙無牙者、亦本于此。或曰阿斯訶備、葦頴也。頴謂穗、即蘆花也。此就火德而尊稱之。古本作葦穗、後人省穗旁爲禾、或避歷代尊號也。萌騰謂火氣騰上、如蘆花飛揚於空也。一書作如葦禾乱上風中、可以見矣。亦通。彥訓盈子、即日子、爲男神美稱。舅訓遲、袁遲之省也。袁遲小父之義也、亦爲美稱。常與底通、一作底、謂極處也。天常立神、一名天角凝魂命、一名角魂神、角亦就葦牙而言。柱謂其序列如柱也。別天神不以世言之、以其非父死子繼之謂也。

太虛即高天原。不曰高天原、而曰太虛、示高天原之爲太虛也。一物指大氣之凝成者而言。即國土本質、三神妙用所在也。古事記作國稚如浮脂、蓋水氣映日、未成一定之形也。萌騰若葦牙、謂

其生氣發動、如葦牙之萌出、非謂其形似葦牙也。葦牙彥舅、取其生氣不息之義。天之常立、爲立乎天極堅定不動之義。蓋自其淸氣直進無所不至而言、則曰彥舅。自其万古一定無所變易而言、則曰常立。是主一物而言。故曰因此化生、言非有此物、不得有此神也。其實二神與一物而現、非有一物然後生神也。天者不外乎太虛、而此所謂天者、屬太虛之一分、即大氣包地者是也。而極天之上、地之下、無不充實通徹、合天地万物爲一、無有間斷者、即產靈二神之妙用、即天御中主之主宰使然也。

次有神化生、曰國之常立神、次豐雲野神。二神亦獨化隱身之神也。国國訓久爾者、爲久美之轉。久美者組也、謂搆造。國常立、取其立乎地極之義。常一作底。豐爲饒足之義。雲與組同訓、野與沼通。言凝聚生發之物、與湖泥混也。或作斟渟、有結搆凝聚之意。一作國主、爲盛大主張之義。據書紀則二神亦爲因葦牙化生者。是知泥土羨以下十神皆然也。書紀國常立次有國狹槌、又曰國狹立、而無

角樴活樴蓋本爲男女二神覩其豈國主異稱太多亦属無謂殆有誤也舊事記以國狹槌爲國常立一名而角樴則列埿土煑上矣

此說國土成就之際自有此二神與國土而生言清氣萠騰之餘滴有洲壤浮漂斯有此神非先有洲壤而後有此神也次字謂其次第有序猶別天神之例也蓋天御中主與二産靈爲万天主宰總統日月星辰國土一切万物葦牙彦舅天之常立二神爲一天主宰包括國土四面而國之常主豐雲野二神主宰國土收攝地上万物是所以日夜相代四時順布而万物生化不息故謂之次非前後之謂也天之與國必有二神猶人之有夫婦其天常立國常立二神者天中主之神御也葦牙彦舅豐雲野二神者高神二神之氣運也氣運之謂靈妙用不測神御之謂德本體無變一而二二而一斯其至矣又按高天原有神者亦指此國初生之神而言邪蓋開闢之初自有氣化之神一德完全窈冥不測猶嬰兒在胎生生之功逐日長進子孫相續繁滋而三神者出乎

其類拔乎其萃因推尊之配諸天地曰天中主曰產靈以爲主宰天地生產万物猶天照太神之於日月讓命之於月口碑相傳以神明之使人從其名以按其義爲其三神之德不外乎天地之實理能知三神則知天地之實理也是之謂天神太諄辭獨化言未有男女配偶之節也隱爲未發而有待之義言有形體之質將現形體而未全備故未可以人言之也太虛之中亦謂地上無一物之處生一物者地氣上騰也蓋地勢之不同氣候之不齊遂致一種大氣凝聚於一處乃生此變化而其下化生諸神也其名曰葦牙彦舅曰天之常立係後來推尊之稱則又無論矣太古之說出于神明告語而各家所傳彼此異同未知孰是然以理推之不出于彼則必居于此姑存之以備後考云又按漢土古傳開闢之說混三神二靈及其他諸天神動涉蔹駁由其傳之不明也老子中經稱上皇大一者道之父也天地之先也一曰上上大一其神人首鳥身狀如凤凰五色珠衣乃在九天之上太淸之中太冥之外微細之內吾不知其名也元氣是耳道之父言道出

于此也、九天東曰蒼天、東南曰易天、南曰炎天、西南曰朱天、西曰成天、西北曰幽天、北曰玄天、東北曰變天、中曰鈞天是也、太淸自其高顯而言、太幽自其幽隱而言、微細自其靜定而言、元氣謂其質體也、此假指天御中主而言者、而曰道之父、豈謂神超于道邪、旣而曰八首烏身、是神籍物而存也、則亦矛盾之甚矣、三五曆紀諸書稱古昔天地未分渾沌如鷄子、盤古氏生其中、万八千歲、天地開闢、曰甲子歲甲寅、淸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天精爲日、地精爲月、日分爲星五緯各居其方、天左旋、地右動、盤古氏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万八千歲、天極高、地極厚、盤古極長、盤古氏夫婦陰陽之始也、日分爲星、春秋說題辭謂星之爲言精也、易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是也、五緯謂木火水土金五星、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爲經、五星右旋爲緯、緯星每四千五百六十歲與日月俱入牽牛初度、日月如車蓋、五星如編珠、是太昊氏之所以爲元曆也、曰高深、曰長、自其地球凝成万物長遂而言、蓋以

地對天、故謂天、高其質、謂太空無際、不必深拘也、世史類編述異記枕中書皆謂盤古氏生於大荒、莫知其始、蓋陶鎔造化之主、天地万物之始、乃元始天王、大元聖母是也、大荒謂曠遠懸絕之境、據其生天皇而天皇與于東、則亦不外于日出之處矣、淮南子曰、古未有天地之時、窈窈冥冥、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成、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万物乃形、蓋謂盤古夫妻、枕中書曰、昔二儀未分、溟涬鴻濛、未有成形、混沌玄黃、已有盤古眞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于其中、玄玄太空、無響無聲、元氣浩浩、二儀始分、相去三万六千里、崖石出血成水、元始天皇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殿竝金玉飾之、復忽生大元玉女在石澗積血之中、號曰大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與通氣結精、招還上宮、大元聖母生天皇、後生地皇、地皇生人皇、於是所傳三皇大文是此所宣、故能召請天上大聖、及地下神靈、無所不制也、此假指二靈而言者、曰生於大荒、曰元始君下見乃與通氣、可見氣化

之人而非所以氣化也可平三皇大文按漢武內傳西王母說天皇因山源之規矩睹河嶽之盤曲陵回阜轉山高隴長周旋委蛇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其形秘於玄臺而出爲靈眞之信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迎此八會之書五嶽眞形圖也玄臺在玉京山蓋天皇有七寶玄臺云信謂敘位之璽八會謂三元立五行具是三才五行之形乃爲文章之祖太平經文者生於東明於西故書出東北而天見其象是知眞文初出在東北也蓋言天皇興于東方始製靈書也天皇製靈書則或有之然宏廣人持之而百神尊奉親迎者恐無此理矣此等諸說頗屬曖昧與我本教天神時存其名而有妙用不測之實者不同蓋傳者失實也平田篤胤曰道之父言有此神斯有此道也天地之先老子所謂先天地生者也太清謂北極紫微垣內紫微又曰紫宮春秋元命包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宣氣立精爲神垣也天經或問南北極者天體永久不動之兩點周天倚爲環轉之樞者也故名爲極而居中有不轉之所以爲之

必大冥謂冥氣極遠絕也微細老子所謂夷希微者是也天謂天日神典謂之天原玄家所謂水精宮於內流光照於外其中有城郭者是也後世指大空曰天非古也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神典所謂二產靈神在高天原隱身者也玉京山謂紫微宮在高天原高天原與天原不同天原專指日神所御之域而言也平田氏據古典徵事實每每出人意表而謂神超于道與玄家同失神之所以爲神者其豈超于道哉神之妙用不測乃道之妙用不測也是爲眞宏所分之闕不可不察也

次有神曰埿土煑神妹沙土煑神次角樴神妹活樴神次大戸之道神妹大苫邊神次面足神妹吾屋惶根神次伊奘諾神妹伊奘冉神八神者稱生之神也自國之常立尊至伊奘冉尊是謂神世七代而國之常立尊與豐雲野尊各爲一世其十神者合二神爲一世也因埿土是初土之義謂泥壞初乾沙土謂現洲沙煑與根通一作根爲尊稱妹謂妻非同母女弟之謂也仁賢天皇紀古者不言

兄弟長幼、女以男稱兄、男以女爲妹、可以見矣。機與牙通、角機謂物初生有象、活機謂生氣活動、戸
謂止所、道與身通、苫與富通、邉爲比米之省語、比米姫也、是爲女神美稱、面足謂面目具足、率而以
兼其他、蓋泥土煑以下諸神、形體與國土而長進、至是方能具足也。万葉集柿本朝臣詠讃岐國歌
曰、天地日月與共滿將行神御面跡言、國土與神體次第滿足也。吾屋歎辭、惶根謂心之德可敬畏
也。伊奘諾是誘君之省語、伊奘冉乃誘女君之省語、是爲相誘引以成事功之義、世訓與寄也。人物
寄會之謂也。神世七代之説、出于古傳舊事記、有天神七代之説、天神謂高天原出現之神、令義解
云、天神者伊勢山城鴨住吉出雲國造齋神等類是也。地祇者大神大倭葛木鴨出雲大汝神等是
也。可以見矣。天神七代地神五代之説、係後人附會、不足道已。
此説氣化而有男女、然角機以下、則其氣化形化未可知也。遲土沙土、謂其生於泥沙凝結之間、
角機活機、言未有火化、始知食草木根芽與魚獸生肉也。大戸大宮、皆就家居而言、言始知穴處

巣居也、面足惶根、因頭腦得名、言頭腦完全而神智從之也。人非頭腦完全、則不得有神智也。指
頭曰根者、頭之於人、猶樹木之於根也。是與訓胸曰身根同義、蓋頭腦者神明所舍也。漢人言頭
腦者、素問、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本草備要、人之記性皆在腦中、小兒腦未滿、老人
腦漸空、故皆健忘、凡人追憶往事、必閉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凝神于腦也。醫學原始、人之一身、五
臟藏於身內、爲生長之具、五官居於身上、爲知覺之具、耳目口鼻聚於首、便與物接、耳目口鼻之
所導入、最近於腦、必以腦先受其象而覺之、而存之、故心之記、正記於腦耳、是能達面足惶根之
説者也。或曰、面足謂衣服稍具容儀可觀也、人之修衣服容儀、必在智識漸進之時、則是與前説
相須而通者也。惶與賢同訓加志古、可見惶敬則賢明、不可相離也。諾冉二字訓那岐那美岐美、
則君也、陰陽合德以成事功之謂也。凡此七神、爲因萌騰若葉牙而化生者、則知若葉牙者非國
土亦非神形、即地氣蒸蒸而然也。一書有言曰、國常立尊生天鏡尊、天鏡尊生天萬尊、天萬尊生

沫蕩尊沫蕩尊生伊奘諾尊或曰天鏡即泥土煑沙土煑取其下視水土明照如物映水故有此名天萬即大戸之道大苫邊取其宮室既成萬物具足故有此名或以爲角樴活樴亦通沫蕩即面足惶根沫蕩謂其漂泯既歛蕩訓那岐爲海無波之義舊事記作青橿城根尊妹吾屋橿城根尊青訓與淡通神代系紀稱青橿城尊亦云沫蕩尊亦云面足尊則是以二神爲一神也或曰此所謂生者謂化成之神非生子之謂也御鎭座傳記國常立尊以天御量作天經津鏡鑄陶而發顯之其神名天鏡尊然此特就天鏡一神而言使天鏡果爲泥土煑沙土煑則有男女未可謂無生子也況於天万尊以下平盆泥涂煑以下相傳至伊奘諾尊無慮幾百千年當其時或有別神納多妻者而男女二神最顯故特書之耳辭淡蕩爲海無波之義殆無謂也是母乃粟之君之義歟言始知植粟也橿城訓與炊同恐是炊粟之義歟今阿波國蓋此神所住也神名式不載泥土煑角樴等神而阿波國名方郡小社有意富門麻比賣今隷名東郡在上八万村稱宅宮大明神

相傳爲大苫邊神則知泥土煑諸神亦興于此間也有意富門比賣而無沫蕩與角樴以上諸神者失其傳也書紀引一書所以運古傳其於本文無甚輕重不可不知也國常立豐雲野二神本非有形之神而列諸一代者因其有所主宰乃能生物故分而言之所以示人之出于神其道一致也舊事記天神七代之説則以天讓日天狹霧國禪月國狹霧尊爲高天原首出天祖其次有一代俱生天神曰天御中主曰可美葦牙彥舅二代曰國常立曰豐國主三代以下皆爲耦生天神曰角樴曰活樴四代曰泥土曰沙土五代曰大苫彥曰大苫邊六代曰青橿城根曰吾屋橿城根七代曰伊奘諾曰伊奘冉更有獨化天神六世配自國常立至伊奘諾六世矣俱生見淮南子曰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舊事記因此

神代志第二

諸天神詔伊奘諾伊奘冉二神曰有浮漂之土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之國汝其修理而固成之賜

以天瓊矛二神奉勅立於天浮橋下覗有物若浮脂因投矛探之矛滴凝爲一島名曰磤馭盧島其傳云潮許袁呂許袁呂畫鳴埀攪回之使凝固也豐葦原者自其葦牙萌芽茂而言千五百秋祝之之辞猶言千秋万歳也百訓毛毛而此云富即毛毛轉也凡穀以秋熟秋有飽足之意故特擧秋以冠瑞穗也長爲恒久之義瑞穗謂稻然兼百穀而言也瓊矛謂美玉所飾之矛賜瓊矛者爲委任全權之章徽馭盧猶言自凝也後世以丈夫言之者誤矣自凝島在紀伊淡路之間島體六十町無有人居高丈許希見草石是新撰鑑相記所載也仁德天皇御製於志氐流夜難波乃崎由今立弖我國見禮婆淡路島自凝島阿遲摩佐能島茂見由万葉集武庫浦遊滂轉小舟粟島遊背爾見乍乏小舟可以見其在淡攝之間也許袁呂凝也嗚詞訓那須成也鳴借字非取其義也

諸天神謂面足惶根諸神埿土沙土表二神生於海資拾食魚介角穢活織二神撿動植諸物而食之大戸大宮二神就鄉陽定住處其間有敲石取火以煮食物穴處巢居以避寒暑之事其

爲生與獸不甚遠其所以異者有惟神之道耳至面足惶根二神始製衣服乃有容儀可見凡有血氣之屬無不畏懾此時人生者稍衆而知瀕海有膏沃之地可資生活故命二神經營之也葦原謂瀕海諸國矛訓火發乃生氣發動之謂也古人以瓊矛爲大道所在曰玉矛之道蓋爲其象心之堅定無動勇進不屈也嵯峨天皇御製曰久堅乃天與理降須玉矛乃道阿流國皆今乃我國言斯道出乎天備於人上下由之自古而然是我之所以爲美不不可知也藤原基家歌曰神古皆波野遊毛山遊毛造利置計八留誠能道遊履米登旦榮仁親王曰敷島能大和嶋根遊踏美曾米志神代能道皆今毛正志幾亦言其自然有道人皆可遊行也道訓美知美爲助詞知與血及乳訓知父訓知知同義皆謂人之所由而立不可須臾或離也修理二字自其國土現存而言可見下文二神生國者非生産之謂也天浮橋謂桴也以其遠流絕海故謂之天海與天同訓自其茫茫接空與空同無涯際而言也阿波國美馬郡一宇祖谷諸處至今存太古之語而祖

川以浮橋命津者七八處麻川亦存此名蓋伊奘諾伊奘冉二尊生于此際也有物若桴符謂海上霧氣咲日也一書作立于天狹霧之中近得其實投矛揆之言以矛爲杖向淺渚覓土地也蓋諸尊奉諸神命與衆從者同乘桴浮川出海冉尊亦從在其中行著一淺渚會霧深不知所向冉尊尚幼自衆中進助之共立桴上驗水淺深以卜其所出庶幾傍近或有可據守之地忽霧晴知其著一島有類矛滴凝固故名之曰自凝島而口碑相傳以爲信然非有他也自凝島蓋謂今沼島沼與瓊通沼島因瓊矛得名也或以爲二島或以爲三島者皆非也自凝島自開闢既著名故後世遂併其近傍諸島而通稱之不足怪也

二神於是降居礖馭廬島以矛植于島上以爲天柱營八尋殿而偕住焉後瓊矛化爲小山矣伊奘諾尊謂伊奘冉尊曰吾與汝巡天柱相見乃爲夫婦汝自左吾自右巡焉會於一面伊奘冊尊先唱曰阿那邇夜志愛袁登古袁伊奘諾尊和曰阿那邇夜志愛袁登賣袁伊奘冉尊曰女

人先言不祥然遂爲夫婦生子蛭兒及三歲不能行載葦船順風放之次生淡洲亦不入子數圍柱訓波志羅波爲永久之義志羅標也猶言永久之標也八訓耶爲彌之省語如八重八雲皆是也然亦有實其數者蓋自彌之義轉爲美稱以致之也尋之爲言廣也有廣大全備之意後世稱神社曰耶志呂蓋八尋之轉也殿在宮内宮統名也殿別名也瓊矛化爲小山自後世而言猶出雲風土記所謂梓山大神之御梓也吾訓阿自命而親人也又訓和其義稍廣汝訓伊麻志猶在也又訓那古人相謂之辭非賤之也又有那邇某也亦通上下而言及中古指降等者曰那曰那邇又曰麻斯其尊者曰美麻斯美麻斯猶御座也其曰奈牟知者蓋汝貴也古者亦通上下而言也汝自左我自右古事記作汝自右我自左殆非也古俗左曰與右曰邊左訓日足生氣充足之謂也右訓身限形質有局之謂也阿那邇夜志愛紀作熹哉及妍哉註曰此云阿那而惠夜阿那與阿莫同義爲痛切意夜本歎辭志爲助辭愛書紀作可美訓哀袁登古古書紀作少男袁登賣作少女結末袁與余通呼

聲也、舊紀作歟是也、二尊唱和之言是爲我邦歌謠之權輿、一書又有言陰神便握陽神之手握手
蓋古俗也、後世謂立約不變曰知岐留即手握也不祥訓布佐波受古事記作不良者是也又有訓
佐賀那志者猶無善也祥善性皆訓佐賀與直訓須久者通又與淸訓須我通姪爲比流伞之義謂
委靡怯懦者淡洲猶言淡薄之士此在紀伊淡路之間非謂淡路也一書及舊事記皆謂先生淡路
島意所不快故曰淡路即吾耻也以淡路爲胞生大八洲蓋淡洲與淡路音近故致此訛其實淡路
即阿波道取其往來阿波之義以淡路爲胞亦由其曰生子遂致若説耳
天柱即國柱謂之天柱者以其天神所賜故安置之於此以爲國家之中心鎭護猶人身之有心
也伊勢神宮之制有心御柱謂中心之柱又曰忌柱取其忌惡持謹又曰天御量柱取其量度事
物万葉集有眞木柱太心謂其心大不動也可見天柱者所以崇敬天神而示與衆相保之義也
平春海歌曰天地能神也加多米志萬代爾立且動加努國能御柱蓋亦此意云巡天柱者重婚

禮也、人與禽獸異撰、欲爲夫婦不可直情徑行也紀記二尊稱汝身吾身云云之説蓋二神欲修
夫婦之道不欲顯言其實故爲隱語以達其情耳女人訓袁美那袁下袁爲助辭舊紀作婦人訓
多袁夜賣即手弱女也古人謂男曰益荒夫女曰手弱女強弱異性也夫曰兄婦曰妹長幼異序
也則其智德勢位之不同亦可以知矣故男先女後天地之行不可易也是非男尊女卑之説男
女之道親愛相保何尊卑之有唯其剛柔不同所以唱和異宜也蛭兒非神名蓋有自廢自棄之
行放命不恭故有此稱也抑伊奘冉尊一言之失使伊奘諾尊蔽過遂非以致生不祥之兒可見
婚姻之不可不正也順風放之終言蛭子一生非三年之後乃放之也言順風者欲其不至死而
備嘗艱難所以懲之亦所以自破也紫式部歌曰理奈志也人古曾人此言左良米自良身乎也
思此捨邊幾二神爲蛭兒慮蓋此意也父子之親出于天性未有父母而棄其子者也況於二神
平山上憶良歌曰銀毛金毛玉毛何世牟爾愈禮流寶子爾如加米也毛是人之恒情也後世講

國典者至此動混聽見渉猥褻莫非乱道壞倫之說侮慢神明欺甚焉其不得冥誅以罹奇禍者幸矣可勝歎哉

二神議曰吾子不良當白天神請命乃登天具奏其狀天神以太占卜之敎曰女人先言不祥更降改言於是復環天柱伊奘諾尊自左伊奘冉尊自右伊奘諾尊唱而伊奘冉尊和焉先生淡路之穗之狹別島次生大日本豐秋津島曰天御虛空豐秋津根別次生伊豫二名島一身而四面面有名伊豫國曰愛比賣讚岐國曰飯依比古阿波國曰大宜津比賣土佐國曰建依別次生筑紫島亦一身而四面面有名筑紫國曰白日別豐國曰豐日別肥國曰速日別日向國曰豐久志比泥別次雙生隱岐島與佐渡島隱岐曰天之忍許呂別佐渡曰建日別次生伊岐島曰天一柱次生津島曰天之狹手依比賣由是始有大八島之號焉次生六小島吉備兒島曰建日方別小豆島曰大野手比賣大島曰大多麻流別女島曰天一根知訶島曰天之忍男兩兒島曰天兩屋又生越洲其餘小島

亦皆潮沫凝固而成者矣因太占謂卜事太爲美稱占訓麻邇任也即爲聽命于神之義祝詞有物知人謂任卜事者物謂神也知者使其灼然明白之意也或曰是太眞道之溢也或曰眞似也謂似事而顯也卜訓宇良邊合也骨裏之象與其事符合也敎訓阿知彼比味也使之玩味自得也其訓阿知波比者爲天地合之義天地合而萬物生斯有味無道者反之故訓無道曰阿知幾那志言無味氣也島字書紀作洲此據古事記別爲吾君兄之省語稱其健也大日本訓意保夜馬登即大倭後世言大倭有四一謂大八洲全國二謂大八洲之一三謂畿內一國四謂大和國一郷也伊豫爲彌之義二名二字借音名與並通言讚岐與阿波並列伊豫與土佐並列也一身四面擬人而言然地形亦有頭腹胸背自然之理也愛比賣與兄媛同紀書例皇胤用姬字他姓用媛字讚岐訓佐奴岐謂竿木之義自其獻矛而言也宜者食也都助辞建與健通書紀率用武字築紫訓都玖志築石也取其築石垣于海濱以禦外寇也久士比爲奇靈之義三子島言三島知子也隱岐與奧通謂

其遠在海中也忍訓於志爲大之省語己呂心也佐渡與狹門通謂水門狹小或曰䂓之義也津島即對馬自其往來泊船而言壹岐即悠紀自其置忌部齋淨以祈海上之安寧而言也吉備與黍同訓由黍得此名也知訶島總稱今五島平戶等兩兒島未詳越洲即高志爲伎多佐利之義即北去也伎與古通佐利切爲志如指海外曰諸越亦此義蓋謂渡島蝦夷也三越皆係其所往來故其地亦有此名猶安房之名出于阿波其出雲伯耆曰高志者自筑紫而言也舊事紀以越洲列大八洲之中似是

天神敕敎猶彼伏羲敎嫁娶乎言行相須故言則改行故戒先言而遂改其行也事與言同訓亦爲此耳生國者蓋創見其地之謂也先是無人知其地者至二尊創開之立己所生之子爲其地之主神也古事記以島國列三十五神之中者可以見矣生淡路之穗之狹別島言最初探得淡路即穗之狹別所知之島也據此下伊奘諾尊告伊奘冉尊曰汝所作之國則其非生產之義也

明矣古訓蒼生曰靑人草諸尊有靑人草之言冉尊亦稱人草其實與神無異異者材德之大小優劣耳是豈二神所鑄生哉鎭火祭祝詞稱生八十國島八百万神万物特賞其功烈耳不可深拘也伊預爲愈美之省語言其地氣淸淑可人也筑紫取其盡心經營之義蓋其地近韓異族出沒故天孫以降尤盡力於此也雙生亦就形勢而言當二尊發揄時知其有二島對峙故曰雙生也大島即薩摩大島其實總琉球諸島而言也古事記隱伎伊伎津島大倭下皆有亦名二字者蓋對上曰某別某比實而言蓋其以功德得名彼此相類故曰亦名也抑大八洲全成乎二尊之經營拓開而一民莫非二尊之裔天照太神奉二尊勅御高天原而天孫一系万世相仍不容臣民窺覦所以國勢鞏固禍乱易戡也源賴朝曰凡六十餘州雖立錐之地不得有不皈太神宮所領者言不唯臣民不可得而私即雖皇孫亦不可得而私也賴朝創征夷府後人議其擅權而猶有此言豈非以其家傳受之言深銘乎心不可踰閑乎源君美謂先據淡路征諸國其民悅服如

皈父母因以國神治之一新故常故謂之生亦通然當時氣運恐未至如此也小嶋總海外諸國在其中此主大八洲而言故指外曰小嶋潮洙凝固者言與八洲同成乎潮洙也諸冉二神蓋生于四國之中央四國本爲一嶋不謂之葦原中國而與七洲同列者此國亦由二尊始顯于天下也然於阿波特稱大宜津姫者可見根據之地全在于此絕不與他國同也或曰四國冠阿佐伊土四字即厤系也可以見阿波之爲祖國矣未知是非乎田篤胤曰大地成乎大虛之中其初浮漂若遊魚及二尊立國柱乃堅凝爲圓體北極爲首南極爲尾而皇國位其額即爲前面所以望天日于南方也漢人言地輿者自古頗詳鄒衍嘗說儒者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耳名曰赤縣州赤縣州內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如赤縣者九所謂九州也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者乃爲一州有八大瀛海環其外此所謂八極也此河圖括地象皆說也括地象及河圖始開圖稱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崑

崙山爲天柱爲地首氣上通天地之中也地下有四柱四柱廣一萬里有三千六百軸犬牙相牽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有五色水出五色雲其山中應于天之最中四維多玉乃所謂鍾山也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當我二萬四千二百七十里三十町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當我二萬四千百十四里二十一町而黄帝本行記山海經管子並稱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括地象亦載此說二萬六千里當我二千七百八里三分里之一而周圓四爲八萬一千六百八十一里十分之六當我八千五百八里半又按山海經海外東經曰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歩豎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丘北帝謂大昊豎亥謂東華小童君歩謂禹歩七尺禹歩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左足次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選與筭通十筭五億則爲五百萬歩與餘九千八百歩併則得一萬六千六百九十里百步是大地東西直徑之數當我一千七百三十九里餘是就古鼎圖象而爲說者也尙書考靈曜曰地有四游

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亦三万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動移而人不
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西東猶言左右、尸子曰、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
皮三寸、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周髀算經曰、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
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言北極而不言南極、南極亦可知矣、是古人
說地之大略也、鍾山在崑崙邱、邱有石室、鍾山其中峯也、十洲記鍾山上有金臺玉闕、天帝治處
也、鍾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崚嶒山、西有蚴嵺山、東有束木山、四山高鍾山宮城五所、如一登四
面山下、望乃見鍾山耳、僊眞之人出入道徑自一路、從平邪山東南入穴中、乃到鍾山北阿門外、
也、八極謂四方四維、淮南子地形訓、八紘之外乃有八極、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
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
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

門是也、其九州者、洛書靈准聽、及春秋命歷序稱、人皇氏九頭、九男相像、乘雲車出谷口、依地勢
裁度爲九州、各居其一、曰居方氏、人皇氏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名州之始也、河圖括地象稱崑崙
之墟下洞含右赤縣之州、是爲中則、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迎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
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柱州曰肥土、正北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
曰申土、是所謂九州也、洞含即平邪山東南之洞穴是也、赤縣猶言空國、是爲中以赤縣爲十也、
晨一作辰、二字同義、辰房星天時也、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淮南
子迎作次、柱作台、玄作濟、成作薄、迎滔其義未詳、弇蓋也、柱因其有天柱山而言也、又有五嶽、嶽
猶名山記、東嶽廣桑山在東海中、青帝所都、西嶽麗農山在西海中、白帝所都、北嶽廣野山在北
海中、黑帝所都、中嶽崑崙山在九海中、爲天地心、黃帝所都、四嶽皆在崑崙山四方巨海之中、此
五嶽諸山皆神僊所居、五帝所理、非世人之所到也、非世人所到、謂神仙幽境、枕中書神仙到玉

京山雖有億万里、往還如一歩耳、世人安知此哉、亦復此意、抑天地同體、無方可言、而其有四方
者、蓋本于呼春陽發動之處曰東、孔子曰、五行用事先於木、木東方万物之初者出焉、說文東動
也、東方万物所甲柝萌動、故爲動也、可以見矣、關令尹喜傳老子東遊至日窟、常陽之山陽谷神
王陳丹椹朱實、次登祖山、復登凬山日窟、即陽谷、祖山即十洲記所謂祖山、祖山因其爲五嶽之
祖、故有此名、即所謂扶桑山、蓋謂磤馭盧島也、余按平田氏考證精博、固非他人所及、而其以磤
馭盧島爲祖山者、謂二神生國、如人產兒也、以余見之、祖州蓋謂四國、如實其山、則阿波國祖山
是矣、太古之時、神聖興于其域、德化光被四表、子孫遂適赤縣、故彼偬異之人、常記其爲祖山、傳
述不已也、祖字方言伊夜、其實太古語、與四國統名曰伊像者相通、伊豫毋乃祖之義歟、然則四
國之爲祖洲、亦不容疑矣、

祖志卷之一畢

神代志第三

阿波　岡本監輔　撰

既而伊奘諾尊颺言曰、異哉吾所生之國、唯有朝霧薰滿哉、乃噴其氣、有神化生、曰級長津彥、次級長戸邊、是風神也、次生海神、曰大綿津見、次生水戸神、曰速秋津彥、速秋津姬、速秋津彥與速秋津姬、分治河海、生神沫那藝、沫那美、頰那藝、頰那美、天之水分、國之水分、天之久比奢母智、國之久比奢母智、凡八神、次生山神、曰大山津見、次生木祖、曰句句廼馳、次生草祖、曰草野姬、一名野椎、大山津見、野椎二神、分治山野、生神天之狹土、國之狹土、天之狹霧、國之狹霧、天之闇戸、國之闇戸、大戸惑子、大戸惑女、凡八神、國氣訓伊伎、謂氣息也、級長訓志那、我即息長也、古者言風曰志、又曰知、風亦息也、此訓志奴、即息去也、命訓伊能知、即息內也、海訓宇美、產也、魚介滋生也、川訓加波、皺也、

淺深無定也、其訓海曰和多者、渡之義也、津見之見、爲毛智之省、持也、水戸謂水之所出、戸猶門也、那藝、溺也、那美、波也、頰訓都良、圓也、分訓久麻理、分配也、久比奢母智、汲瓠持之義也、山訓耶麻、止也、謂無動也、大山津見、一名大水上、書紀有山雷、即山津見也、木祖草祖、取始祖之義、而神無異、句句廼智、爲莖持之義、草野姬、古事記作鹿屋野比賣、鹿屋謂茅草、一名異草、上古宮殿以此修葺其屋、野椎、爲野津持之義、狹土訓佐豆知、佐爲志那切級也、謂坂路、豆助辭、知爲尊稱、闇謂谷也、諸尊吹撥之氣、化爲神、就其精神感動天地而言、其實使級長津彥爲之祭主也、風爲清輕之物、無色無臭、万物之所以生化不息、而皈一體、益其運行、無有過不及、以生万物、即產靈自然之本體也、可不敬乎、二尊興感于此盛德之至也、至山川等神、亦不外乎此義、其有分職者、猶漢人焉夷陽侯之於水、勾芒后稷之於社稷、蓋因天地之自然、而經營之、不敢違神明之則也、後世直以諸神爲風神及山川等神、殊不思諸神形化相禪、父子一揆、如大山津見之於鑿土、老翁火產靈

之於豐受姫、莫非血脉相續也、按阿波國忌部郷之北重清村有天津賀佐比古祠、祠畔古冢二、
俗稱轟大明神、相傳爲級長津彦、或曰忌部郷宮内邑有荒岬祠、其神級長戸邊也、大和諸國祭
此神者多、天津賀佐比古祠存古冢、尤似近古、或曰倭建命之子建貝兒王、爲宮首之祖、是其祠
也、未知是非、平田氏曰大山津見神成于火神之骸、而今曰二神生之者誤也、其説近是、
於是伊奘諾伊奘冉二尊議曰、我既生國土諸神、何不生御宇宙之神乎、伊奘諾尊乃以左手持白
銅鏡、則有神化生、曰天照大日孁尊、光華明彩、照徹乎六合、右手持白銅鏡、則有神化生、曰月讀尊、
光彩亞日、而同首顧眄之間、有神化生、曰素盞烏尊、二尊既生三神大喜曰、吾生多子、未有此靈異
之兒也、不宜久留此國、當早送于天、伊奘諾尊手執其頸所嬰之瓊綸響瑲瑲然、以賜之曰、汝宜知
高天原、是時天地相去未遠、故以天柱擧之於天、是爲天照太神、太神名其瓊曰御倉板擧之神、次
勅月讀尊曰、汝宜知夜之食國也、勅素盞烏尊曰、汝宜知滄海原也、囯白銅訓眞澄、言其淸明不留

塵垢也、鏡爲正直之器、照姸媸無所私、是所以爲神明之徳也、日孁尊或作日靈貴、訓比屢咩能武
智、咩與陪通、統也、武智持也、是爲統持天日之義、或曰咩女也、月讀爲月夜持之義、古事記有山野
神持別之説、皆謂由其所長而主宰之、猶言爲神主也、勢瓊綸者、蓋古者男女皆用玉貫緒懸之頭
頸手足等也、太神宮式有頸玉手玉足玉緒、所以祝壽康也、古八謂生命曰玉緒、故又稱魂曰多麻
也、瑲瑲謂其玉之搖動相觸有聲也、御倉板擧、取其藏于御庫安置閣上之義、板擧謂閣也、月讀者、
會月成年之謂、或作月弓、語之轉也、或作月夜見、代日夜現之義也、食國謂所知食、訓茲須謂食膳
言身有其國猶飲食之也、万葉集作御食國、書紀有勅月讀尊治滄海原潮之八百重之言、蓋潮之
爲盈虛、隨月出入、故屬之月也、素盞烏或作進雄、謂其敢勇也、
生日月及素尊、先于火神者、從一書之説也、持白銅鏡、祝其生美子也、光華明彩、言其明徳自然
成就、照臨四方、如日也、是非如后羿妻奔月宮爲嫦娥傳説乘東維騎箕尾比列星之謂也、平田

篇亂以爲神代諸神其身有光如高彥根猿田彥可以見矣大神其最也據史稱如螢光神如火瓮光神卽知雖邪神皆有光也未知是非此國謂降誕之地或曰伊勢國五十鈴川上當此時二尊經營國土有類伯禹治洚水則其生照祖或在此地也天謂高天原卽皇居所在也遂三神在高天原者指太虛而言包天地日月在其中而言皇居者非其實上世遷徙無常如神祖以下歷世不住一處莫非二尊經國之意神后紀太神託宣曰百傳云云者言其遷幸頻煩也然亦常在向陽高顯之地穀蕈易生之處其廟祀皆於山岡天下之人尊之比天命曰高天原猶漢人稱人主曰天子其所住曰天闕朝參曰朝天宗室曰天潢三公曰三台郎官曰列宿也弘仁私記序曰天地剖判泥濕未乾是以棲山往來因多蹤跡故曰耶麻騰或曰耶麻騰者止住於山之謂也或曰人民據山而居仍曰山戶或曰山外之謂也是可以見矣其地常在南海諸國大和伊勢常陸等處當時未以一處目之後世安知其所在自後世推尊照祖反有種種異說混乎其間莫非

神怪之談蓋當時民乏經驗見先覺所爲異常爲天降地出口碑訛傳不足怪也余謂高天原在南海者恐不外乎阿波國吉野川傍近之域高天與高海通蓋此國在磯馭盧島傍太古時海濤斗入者殆十里其左右平原多沃壤人呼之曰高海或呼曰高濱濱海二音與天相近而諸神所傳太諄辞本有高天原之言及二尊興于其地以爲造國之基天照太神生于外入而治之人乃相謂曰是眞高天原也遂有高天原之稱焉阿波風土記天神二分其山而降之其大者落于阿波曰天之諄辞山其碎片落于大和曰天香山諄辞山蓋美馬郡祖山也以其山下多忌部諸神常宣大諄辭故曰諄辭山爲香山之宗故曰祖山其實諸神首出于此山中次到大和據香山以鎮四方也祖山及一宇山重巒疊嶂不可究盡諸神之祠甚多一宇山主伊奘諾尊而有大宮天一神祠在影久里天石門祠在法正里白山祠在峯切里其他吉良宮內等處有山靈祠鎮守祠八幡祠松尾祠杉尾祠星祠竈祠龍祠午頭祠坐午王祠王子祠三社祠五社祠者不可勝計祠

旁墳塚相望除八幡神外未詳其爲何神八幡亦多與他神混者窃意天一神與星祠祭大中御
主神山靈祭大山祇神竈祠祭火神午王祠祭素盞嗚神也彼窮山僻遠之地唯有山川秀麗淸
絕與淳尨大古之民而多祠宇如此可見天神發跡于此者甚多而歷世之久皆皈泯沒無聞也
然法正之天石窟吉良之神明祠八百万神祠宮內之神明山則其跡顯然今日十日所覩有不
可掩者固非他處所及也平田篤胤曰高天原謂北辰天原謂天日日國裏面空虛天神居此故
曰原如天安河亦在於此而今曰高天原者自國土而言也是臆度之說未可信已然神之所以
爲神固有非人智所企及者則附之不可擬議亦可矣天地淸明之氣常爲万物之本體無所不
通如人之精神思想亘六合貫古今亦爲此故則其身體淸虛占位天日或昇降星辰世界者未
可謂決無此事也仙人爲神之劣等者而人稱其不老不死白日飛冲況於太神乎然是自爲一
說古史所傳未謂必然也伊奘諾尊賜瓊于太神者所以寵章之異於諸神蓋將讓高天原之業

故賜之以爲璽符耳太神尊瓊爲神奉祀匪懈繼述之意嚴矣豈非千万世人子之龜鑑乎天地
未遠謂上下之分未白也自指皇居曰高天原遂致有此言猶後世呼公卿曰雲上衆庶曰地下
也我邦自古上下之嚴莫非太神盛德所致蓋臣民出于二尊而統乎太神與一家居住無異故
其親疎之分益致嚴肅自然之勢也如孔子之裔世襲衍聖公其國人稱之曰聖伴皇上足不履
地亦不外于此矣以天柱舉之使太神攝天柱以嚴即位之儀也天柱者天神所賜二神常敬重
之不附諸神今送太神以之所以委任全權告成功于天神也送月神于天不過爲日神之輔佐
蓋日神之業在于照臨四海愛育万民而月神輔之觀時施政也滄海原謂瀚海諸國如漢人所
謂四海若率土之濱是也一書作治天下對日神御高天原而言故有此說使在皇都外灝海要
害以當禦侮之任也
次生火神軻遇突智軻遇突智之生也伊奘冉尊見焦病而臥焉告伊奘諾尊曰比七日夜勿來見

我伊奘諾尊異之、先期見之、伊奘冉尊熱悶懊惱、歐氣化爲神曰金山彥、次金山姬、乃言曰夫君不用我言、而見我、夫君當知上國也、吾知下國矣、去抵豫母津平阪曰悔生惡子於上國、乃還生水神彌都波能賣、土神埴山姬及天吉葛川菜、因敎之曰惡子粲横則水神把瓠、土神把水苦而鎭之、遂神避矣、其軻遇突智者是爲火產靈神、火產靈神娶埴山媛、生稚產靈神、稚產靈神頭上生蠶與桑、臍中生五穀、稚產靈神生豐宇氣毘賣姬、一名保食神、一名大宜津姬、一名倉稻魂神、因軻遇取火光赫赫之義、突如天津國津之津、智爲美稱、金山取其焦惱之義、惡子自其心之猛烈而言、非善惡之惡也、彌都波即水速之義、吉葛因瓜蔓得名、川菜水苦也、蠶訓加比古、即蠶桑之義、桑訓久波、即蚕葉之義也、受訓宇氣、謂食也、大宜與大氣同、氣宜並爲宇氣切、倉稻訓宇迦、即宇氣轉也、屋船謂瑞殿御鎭座、本紀曰船代謂天材木屋船之靈、故瑞舍名屋船、蓋屋船代者屋骨代之義也、船與骨通、

冉尊見焦、若自火神出產而言、非其實也、或當出產時偶有火傷之變、遂爲此說、則亦未可知已、軻過突智生遇此變、所以能爲火神、冉尊深悔其怠忽、以爲後戒、故人之生產死葬尤致愼于火、淸潔以居、自古成俗也、紀記並言生火、遂神避者、終言此後至死之事也、平田篤胤曰、神避與神集神逐等同例、非謂死也、未知是非、夫君知上國、吾知下國、言彼此不相爲謀也、然是一時忿怒之言耳、故更還生水土神也、金山彥神因處火神炫燿威武、謀蓄貨財得名、蓋有就山鑿金之功也、歐氣化爲神者、謂其神出于焦思苦心之餘也、火神長于使火、吞草昧世、固爲必須、然動有暴戾傷物之患、故特生水土神以豫防之、一書有大小便化爲水土神之說、蓋因二神有化臭腐爲神奇之功、遂致有若說耳、莊周曰、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二神蓋深達此義者也、按神名帳、波邇移麻比賣、彌都波能賣神社並在阿波國美馬郡、豈冉尊在此生二神乎、余美馬郡人也、郡多天日鷲神故跡、赫赫如前日事、而世人未記二神神社所在、豈非闕其生于大小便

之説而忽之乎然天日鷲神亦久不祀忽諸可勝嘆哉日鷲神社本在忌部郷吉良邑御所平之地天正年間長曾我部氏之乱曾罹兵燹至今空留遺蹤爲家氏所占居余曾祖母之族村田氏世住貞光村其家傳永祿四年上棟札札上書曰天日鷲尊四國一宮四國領無爲山上有御魂所二處一係其后並敷大石可方丈餘其外亦周圍大石人不敢近焉御魂所側並立七石可長六七尺圍三四尺又有宮影樂堂前門幟立燈明地産家谷麻畑御供田下在家其傍近有麻岩屋麻釜楮釜城迹的場弓射谷東陷木綿葉川山勢高聳是爲友内山有亭取石等立石更有日名祇石窟大巖壁立其前有石垣四周相傳日鷲神所住俗知照自稱日鷲神後至此隠窟中斷食七日夜遂自號曰日蓮山下一路係手力男神所開其旁多排列大石殆非人間所及云友内之友音與木綿通天正中禰宜叙位有有山字有音亦與木綿通今從字謬談矣定光村在吉良正北一里本曰麻殖莊麻殖氏記稱寛元四年三月大西小笠原氏改阿波國村里名稱悉以國

主姓名一字爲號因改美馬里爲郡里大村爲重清宗重二村忌部神社所有之山里爲貞光莊是也定光村有八門假家櫻馬場御前社朝日御子塚夕日御子塚其忌部市以四九兩日始于神代斸木綿紙宮于四方至今不絶其人著荒妙衣以青紫線飾袂負諸物于背其風自大古傳至近代有木綿葉川發源于西南一宇等山過吉良至貞光入吉野川藤原家隆歌曰夏來禊波流留留麻乃木綿葉川誰賀水上爾御祓志都良牟 是也此間道路名大下馬貞光市外有間道曰唐人口吉良西隔木綿葉川曰宮平有蜂窩祠祭八十子神實冉尊衆多之子云有大黄蜂營房大者五六尺其上磐石二各方一丈似古塚其外大石上有馬蹄蹟相傳日鷲神乘馬到此有一里曰吉野其後溪水出焉曰吉野川吉野川之名蓋本於此吉良東毛加里有兒宮神社據其上棟札在寶永明應弘治慶長等間屢經建營里中更有千陀神社祭太玉命更有絹織岩屋四周河石作垣苔蘚被之又有鍛冶屋敷其東有楮山嶺古植楮之處也其東南一處曰宮内有宮

人七十四戸、戸主一人、終年不觸糞穢、以祭白人宮、而不及神明山、殆必有以也、其祭者持花縵、成列、如葬儀、樂用鼓笛及鐸、神世之風、可想也、白人宮祭天照大神瓊瓊杵尊豐秋津姫伊弉諾伊弉冉二神、或曰、白人宮合祀崇德天皇、配祀源爲朝、西南更有神宮、或曰、是祭崇德帝也、神明山亦在此、與穴吹山接、有石室、廣二三間、長七八間、皆用河中石疊成、苔蘚蒼老、古色可掬、穴吹村在宮內之北、其山有麻苑地二三十畝、自神代傳至明治七年、作麻苑、税神官武田氏、管之納幣于諸社、世呼武田氏曰幣元、貞光村西鄰有半田村、半田即機之轉、有神戶谷、古巫戶所住也、吉良有爲一宇山、有印部山定光寺、更有天岩戸、壯大容十數人、太古之狀宛然、如見相傳天照太神幽居之處也、忌部鄉方三里、古屬神領、不許穢多族住其間、本有禰宜三十五戸、僧寺十八房、禰宜今存二三家、如村雲氏武田氏是也、僧寺今存七八房、皆用福字、如圓福福生万福西福東福皆是也、穴吹村與貞光村、嘗爭日鷲神社所有、然三好康長所願書、稱日鷲神社在四國之

中央、吉良四方去海各十二里、而據房州太玉社所記、其中有言曰、本宮大日鷲神、其本社在阿波國忌部鄉吉良、名御所平、本宮左爲天留命、右爲由布主命、攝社天太玉命、其本社在忌部鄉毛賀名八百万神社、在吉良大社之側、大田神社在大田村、母御前社在貞光村、稚子御前神社、在毛賀名、稻倉魂社在一宇、古見宿社在半田村、末社巢眞彥社在貞光村、二柱社在穴吹山、神明社在穴吹山神明山、市杵島姬社在小嶋村、大麻神社在穴吹山、阿波志不載吉良名、有日鷲及太玉等神社、粗漏亦甚矣、蓋亦有以也、阿波神社不以本末言之、而房州太玉命、係攝社、由其日鷲神子孫祭已祖神、而太玉命特著者、其功德最盛、而無子孫奉齋、如藤原氏之於兒屋命者、故世皆皈重于此也、攝社有太玉命、未可謂末社、無有皇太神忍穗耳諸神、顧當時距天祖既遠、又有高天原之說、人皆以爲信然、則其於天祖發跡之地、當如夢與幻也、后社皆係楮機千千姬命、云據阿波志穗野山與高越山之間、有字楮里、每歲以麻及紙、充忌部祭料、高越山下有楳川、

過字取川、入吉野川、東北山崎村有忌部山忌部祠、在焉。日鷲溪在其東、天村雲神祠在山下、日鷲神子孫世居阿波、其祠必有在此者焉、恐非日鷲本祠也。川田村依高越山爲射立鄉、其神主村雲某、主張日鷲神社所在、然神迹可徵、人心叛神、未有若忌部鄉者、是不可改者也。村雲神祠、在種穗山、見神名式、考證其說、近是、由此觀之、吉良之爲本社也明矣。神名帳忌部社、屬麻植郡、而今則爲美馬郡、蓋分麻殖、置美馬也。麻殖昔嘗爲一國、居今阿波國三分之一、今則爲第一小郡、不過美馬郡三分之一、日鷲社入美馬郡、而麻殖郡特存其名、亦何疑焉。康長所願、嘗有言、三里四方之境內、禁末世不淨之醜徒、神孫無垢之民人、翻錦繡之袖於官途、貴賤渴仰之信者、拭隨喜之淚於寶庭、又稱望使威武、輝于日域、掌握天下之權柄、普爲國家之安全、當時祀典之盛可想也。今則神迹荒廢、莫人知其所由者、故老相傳、如夢如幻、何神之衰也、可勝嘆哉。貞光村有七家、自稱日鷲神之裔、織目氏、村田氏、宇山氏、織下氏、其三家則余忘之矣。更有三木氏、遇兵燹、

轉居麻植郡一地、今曰三木村、三木即御調轉語、今貞光山一地有三木關、云余家在貞光穴吹之間、依山成邑、呼曰三谷、壘壁若列障、以向友內山、本是友內山支脉、與吉良宮內相爲表裏、樹木鬱然深秀、土人斬伐無度、而生氣未嘗耗竭焉。風土既異、民多窮康、余家世住山麓溪頭、本無姓氏、專稱曰谷、遠祖以來墳墓累累相望、未知其所始也。安知其非日鷲神之子孫哉。今陳忌部諸神遺蹤頹敗之狀如此、是豈特爲日鷲神言者哉。彌都波能賣祠在忌部鄉拜村、稱龍王祠、埴山姬祠在忌部鄉北重清村、稱十二社權現、或曰埴山姬在北莊村、或曰彌都波能賣祠在三好郡池田村、或曰二神祠在井之內村、未知孰是、然余隣邑瀧中島村有十二社、相傳爲水神、而余邑亦有龍王之祠矣。二神者司田之神也、至今春秋祭祀匪懈、而其爲田祖則人未嘗記臆焉、何神之衰也。水神持瓠、土神持水苔者、自防火一端而言、其貲金神及水土神之蓋其職、所以豐阜貨財、滋生衆穀也。此生諸神者、固非一時之事、蓋冉脅嘗厭人世、率火神營別宅、而再與諸脅合、

遂生諸子也、阿波諸郡、祭諸冉二神者甚多、三好郡天椅立神社、在吉野川北岸、相傳祭諸尊、今稱金毘羅與院、靈驗無比、當是諸尊造天浮橋之處、美馬郡忌部郷一宇山主諸尊、而其白山祠、祭冉尊、云上野八幡、爲地方大社、其實冉尊也、上野之邑在忌部郷之北、高陽爽塏、西南望友内山、東南望高越山、山勢嵯峨、樹木千章、吉野川流于其下、水光瀲灧、與山映發、如畫也、當是冉尊所住之處矣、或曰冉尊祠在忌部郷口山之尾山、恐非也、高越山在麻殖郡、亦祭諸尊、山下射立郷、相傳諸尊駐輿之處也、或曰高越祭冉尊也、山崎村白山祠、祭冉尊、而敷地村亦有二神之祠、阿波郡勝命村、則又有菊理姬祠云、願二神必與于此間也、稚產靈頭上生蠶桑、臍生五穀、言蠶桑穀種始也、農桑之業也、然是或與保食神混、而失其實也、平田氏曰草祖、木祖、爲豐受姬之幸魂、而紀記以爲諸冉二神所生者錯矣、據大殿祭詞、有屋船久久遲命屋船豐宇氣姬御鎮座本紀以屋船命、爲草木靈、則知合二祖、曰屋船神、其實不外乎豐受姬、蓋豐受姬掌衣食居住三者

也、未知是非、舊紀本文不載火神一段、省之也、非與古事記異也、按阿波國板野郡大寺村有岡上神社、相傳爲稚產靈命、蓋火神與埴山姬在此際所生也、火神祠在紀伊名草郡、曰香都知神社、又曰靜火神社、是爲最的確者、豈從冉尊徙住者乎、據此則知豐受姬亦生于此際也、

神代志第四

於是伊奘諾尊歎曰、愛矣我妹、豈以一兒易我妹乎、匍匐伊奘冉尊之傍、而泣淚墮爲神、居香山畝丘樹下、曰泣澤女、遂拔其所佩十握劍、斬軻遇突智之頸、爲三段、劍刃滴血、激迸上爲天安河五百箇磐石、而劍鋒滴血着石、有神化生、曰磐裂神、次根裂神、劍鐔滴血着石、有神化生、曰甕速日神、而火神之骸亦化爲神、一段名雷神、一段名大山祇神、一段名高龗、其所斬之劍曰伊都之尾羽張神、

國香山在大和國十市郡、畝丘樹下、皆地名、見神名式、澤訓佐波、謂淚落如雨也、雨訓佐米、者即佐波米之省也、万葉集哭澤能神社爾三輪須惠 禱祈 杼母我王波高日知志奴 蓋古人嘗禱生命于

此神也、握字作拳、或掬搏也、並列四指以知物之長短也、甄爲嚴重之義、筒與槌通、磐筒謂石槌、蓋古鑄劍所用也、閼訓久、長與久那通、谷也、龗古事記作於加美、龗也、万葉集吾岡能於可美爾言旦令落雪能摧志彼所爾散家武、蓋掌降雨也、伊都或作稜威、兼雄健清淨二意、甯訓伊加豆知、伊加殿也、豆助辭、知美稱、祇訓都美、與津見同、此皆火神之骸、上爲香山、因此化生也、香與軻遇同訓亦爲此、

火產靈、二尊所生而親斬之、非人情也、蓋火產靈爲冉尊季子、冉尊鍾愛之、後生驕慢之心、使冉尊憂愁、以指人世諸尊怒之、固其所也、謂之斬者、制其心、分其財、使不自肆也、化生爲神者、諸子各成其家也、據火產靈與埴山姬合以生稚產靈、則其非爲冉尊所斬者也明矣、太凡神明事迹、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而不可信者附之不可思議可也、二尊及皇祖諸神盛德大業、自有卓絕万世非常人所能窺者、從而神之、口碑相傳、必致失實、譬猶要他人聳聽者、皆莊其語、否則不敢

傳之、以皈泯滅、然他尊常說話、不盈人耳也、讀神代史者、宜就奇怪中以求其實、乃爲善讀者、我邦天統相傳、終古如一、未嘗有洪水漂蕩國土、万物之事、曾無立一種敎法說禍福、誘愚民者、以其民之正直自然、不要敎法懲勸也、其間有奇怪之談、雖信據者、安知其非物理所寓哉、天下之事、信疑難決者、即深妙道理所在、其用甚大、要在精思而自得之、後人未達物理、而一概謂之怪、豈不誤哉、

伊奘諾尊欲見伊奘冉尊、退往豫母都國、適伊奘冉尊自殿戶出迎、如生平、伊奘諾尊呼曰、愛矣我妹、吾與汝造國未竣、汝盍還、伊奘冉尊對曰、夫君何來之晚也、吾既飡豫母津竈矣、雖然、夫君惠然見來、吾今欲還、且與豫津毋神議、請勿視我、還入殿內、久之不出、乃折其左髻所插湯津爪櫛之雄柱一箇、點一火入而視之、則伊奘冉尊脹滿太高、蛆沸膿流、上有八雷、伊奘諾尊大驚、急走還、伊奘冉尊悔恨曰、何爲不用要言、令吾恥辱、遣豫母津醜女八人追之、伊奘諾尊拔黑鬘化爲蒲萄、醜女

摭噉噉畢、更追、亦取右髻所揷湯津爪櫛、折其齒投之、化爲筍、醜女抜噉畢、猶進、後伊奘冉尊親率
千五百豫母津軍來追、乃抜其十握劍背揮且走、向大樹放尿、化爲巨川、醜女將渡之、伊奘諾尊逃
到豫母津平阪、有大桃樹、隱樹下、採桃子三箇以擲之、雷神皆逃、因勅桃子曰、葦原中國顯見蒼生
有患苦如吾者、汝宜救之、賜名意富迦牟都美命、最後伊奘冉尊親來、因用千夫所挽之石塞阪路
石在中相向而立、遂立絶妻之誓、伊奘諾尊盟曰族也離矣、不負於族、乃唾焉、有神化生、曰速玉之
男、次掃焉、有神化生、曰泉津事解之男、伊奘冉尊曰、愛矣吾夫君、汝如此者、吾日絞殺汝國人千頭、
伊奘諾尊曰、愛矣我妹、汝若然者、吾日立千五百産舍、白此莫過、即投其杖、化爲神、曰衝立船戸神、
是生者多於死者之緣也、伊奘諾尊又言曰、始吾爲汝悲者、吾之怯也、伊奘冉尊令豫母津守路者
及菊理媛言曰、吾與汝既生國、何求更生乎、吾當留此、不可共去、伊奘諾尊聞而善之、乃散去矣、因
号伊奘冉尊曰豫母津太神、塞路之石曰道返太神、圖豫母津與夜見、通夜見與耶美、通即闇之義、

謂人目不能見、蓋與顯世有表裏之別也、泉與土若路通、豫母津或作黃泉者、自係漢人所傳、以爲
天玄地黃、而泉在地中、故曰黃泉、非豫母都之本義也、食于豫母都竈、謂入豫母都神之伍、是忌火
穢、尙潔淨之緣也、古事記以豫母津平坂、爲出雲國伊賦夜坂、蓋冉尊之告永絶在此間也、湯津敬
辭、瓜與妻通、或曰、湯津是五百箇之省也、瓜櫛密齒櫛、以竹作之也、雄柱訓烏波志良、謂櫛左右端
大齒也、雷謂凡可怖畏者、非必霆雷之謂、此指醜女而言也、醜女謂剛猛者、非謂醜惡也、黑鬘訓久
呂美加豆良、蓋以黑玉作之、垂下如葡萄子也、上古男女飾髪、皆用蔓草、而其垂玉者、謂之玉鬘云、
葦原中國、兼四海万國而言、顯見者、見在之義也、蒼生、古事記作靑人草、古有神習靑人草習之說
靑人草謂神之劣等者、即衆庶也、意富加牟豆美大神之實也、速玉謂魂之速顯、事解爲講和之義、
菊理訓久久利、蓋聞入之義也、船戸借字、爲莫經此處之義、速玉事解菊理三神社、並在紀伊熊野、
速玉在新宮、菊理姫在本宮、事解在那智、衝立船戸神一名岐神、一名久那斗神、道反大神一名八

亦比古八亦比賣神三神者謂之障神也、
豫母津國與高天原異者高天原清氣所會故正直無私及終天年者皆皈于此而豫母津國濁氣所會故枉邪多私及強死横死者皆皈于此也夜見與讀通得誦言之義謂其心不忘於物也、或以爲夜闇見物爲陰暗不見物於義皆通要之自濁氣用事有所窒礙而言漢人詛之黄泉者自埋入屍于地下而言也抑古人謂蘇生曰夜見還可見諸尊抵豫津國者爰遊也爰遊之談故說雷說醜女無一有其實也諸尊本非混爰現者然皆有此爰自謂妄想所致自今以後不可復有此事深以爲耻屢告諸神以戒之後世傳述不已乃謂諸尊具往根國遂致混一幽明也皆記一說以豫母津平坂爲臨死氣絶之際蓋謂諸尊氣絶再蘇之時也陰陽升降鬼神變化皆在一心故古人謂心曰高胸坂一心平正則無復怪物可見坦然無事是之謂平坂也點一片燭蓋謂其靈明一悟走逃亦謂其悔改也速玉事解等皆就一心理會得名道返亦取其改過是與八雷

醜女並非有其實然彼爲昏絶之時曾無精神可言此爲再蘇之時自有道理可傳所以爲異也、男女配偶由三神仁愛之德備乎我而生生之功不可息也然愛之或偏必致彼此不安其所是諸尊之所以告永絶非永絶則無以界幽冥而保生者也盛德如諸尊而有此過可以見人之不能無過也男女之道日夜之理日司生夜司殺而夜終不能克日故生者必多於死者固如諸尊夢中所矢可以見凡天下之事其害生者皆非神明之意而邪勝惡出于神明本體之自然不可易也諸尊以爲再爲悲爲怯豈非知前日迷妄之過而漸復神明之本體者乎聞再爲不可共去之言而善之蓋知幽明之際道一而跡異可以神交而不可以身從也藤原兼邦歌曰名留毛知祗天乃益人乎坂道塞伎志石曾命那理介理蓋言人非一心堅定則不可活也荷田東滿曰身遠守留心能關志末佐志久波世留禍事能何傳出加牟言變怪皆生於心也可不察乎立産舍謂生子蓋二神以前既有此事實也平田篤胤曰人之性顯露中有幽冥神之性幽冥中有顯露、

故人有生滅、神有生而無滅也、是或然矣、然乎、田氏所謂神者、蓋併形體而言也、可乎、
伊奘諾尊既還歎曰、吾到不須也凶目汚穢之國矣、吾欲濯除吾身之穢也、往見粟門及速吸名門潮
勢太急、遂至筑紫日向橘小門之檍原而祓除焉、先投其帶有神化生曰長乳齒神、次投裳有神化
生曰時置師神、次投衣有神化生曰和豆良比神、次投褌有神化生曰道俣神、次投冠有神化生曰
飽咋神、次投左手纏有神化生曰奧疎神曰奧津那藝佐毘古曰奧津甲斐辨羅神、次投右手纏有
神化生曰邊疎神曰邊津那藝佐毘古曰邊津甲斐辨羅神、乃勅言曰、上瀨大駛下瀨大緩、乃濯之
中瀨因以生神曰八十枉津日神、次大禍津日神是因穢國之汚垢而生者也、次將矯其枉而生神
曰神直日神、次大直日神、次伊豆能賣神、又濯水底因以生神曰底津綿津見神、次底筒男命、又濯
於水中因以生神曰中津綿津見神、次中筒男命、又濯於水上因以生神曰表津綿津見神、次表筒
男命、既而洗鼻因以生神曰速佐須良比賣、其枉津日神一名瀨織津比賣神者天照大神之荒魂

也、神直日神一名氣吹戸主神者天照大神之和魂也、綿津見三神者是爲志加大神、大神子宇都
志日金折命者阿曇連等祖也、其筒男三神者即住吉大神也、速佐須良比賣是與素盞鳴尊戮力
者也、凶不須訓伊那否也、爲厭惡之義、凶目訓志許米志許醜也、米與目同訓自目視而言也、粟門
即阿波鳴戸、速吸在豐後國海部郡、神名帳有早吸日女神社、即今早鞆渟神、武天皇紀有速吸之
門是也、彼紀列綱于前、叙目于後、頗致混淆、須細講焉、橘小戸之檍原、屬日向國宮崎那賀兩郡地
形似扇、中有橘鄉、南有小戸川、東有平沙、南北三里、号曰檍原、檍即栽也、或謂之杻、用諸灌水降神
或曰、橘小門之檍原在筑前國、穢訓介賀禮言氣枯也、取其無生氣之義、祓訓波良比、自拂除也、訓
波良閉、使人拂除也、俗謂償物、假曰拂、亦爲祓除之意、又謂之須處須、爲令淸之意、亦與祓通、禊訓
美曾岐、滌身也、禊爲祓中一事、魏志倭人傳稱人死已葬、則舉家詣水中澡浴、如練沐、晉書亦曰、留
家入水澡浴身、潔以除不祥、蓋我古人貴潔淸事神、故如此也、至今伊勢神宮之人、常存此儀、云長

道飽咋諸神者、由物得名、稱小袴也、手纏繃也、與謂海中、遊謂海畔、甲斐謂間、猶山間曰峽也、辨方
也、羅助辭、直日爲轉惡爲善之義、箇借字、與都知同、都與之通、知爲男稱、伊豆爲明津之省語、自禊
除既畢而言也、本居宣長以此神爲速津日神矣、宇都志顯也、日金折未詳、信濃國有氷鉇神社、氷
鉇鄕、及佐久郡云、祖訓意夜通祖考而言也、子亦通子孫、古言然也、
諸尊遊豫毋都國一再次、固爲一身小過、而謂之汚穢追悔不已者、所以不敢自欺自逸而全
三神本體在我者也、隨身諸物、皆化爲神、自諾尊覺悟之餘、處物當而言、認其雖一微物皆有
神靈、存善惡感應不可誣妄也、枉津日以下諸神、在一心祓除上、得名愈淸潔愈進高明、皆爲隨
神不息之義、諸尊默而識之、漢人所謂造化在握者也、後人據其所告語相傳、以爲神而事之、知
神之無所不在、則知道之無所不在、比諸漢人道德仁義之訓、徒多枝節、將壞不啻也、所謂惡神
者、一由汚垢致之、非大神本體固有之、可見人之一心淸淨則是無罪惡、雖有罪惡、解除之則散、

直毘本體、譬猶塵垢已去、鏡面光明、而不自恃其無罪惡、精精明明、對越神明、唯恐害其本體、是
所以歷代有却祟及道饗之祭、亦諸尊祓除之意也、卻祟祭、主除在內之祟、其詞曰、皇御孫乃尊
乃天乃御舍乃內爾坐皇神等波、荒備給比健比給事無志弖、高天原爾始志事乎、神奈我良
毛所知食弖、神直日大直日爾直志給比弖、自此波四方乎見霽山川能淸地爾遷出坐弖、吾地
止宇須波伎坐世止云云、宇須波伎爲主長之意、波伎佩也、道饗、主防外來之邪、其詞曰、大八衢
爾湯津磐村之如久塞坐八衢比古八衢比賣久那斗止御名波申弖、稱辭竟奉久波、根國底國
與利麤備疎備來物爾相率相口合事無久志弖、下行波下乎守理、上往波上乎守理、夜乃守日
乃守爾守奉齋奉禮止云云、八衢彥八衢姬、謂道反大神、下行上行、謂妖孽自外來者也、神之爲
祟與鬼魅、皆由人有釁而起、人無釁則彼亦無如之何、然必禱于神以豫防之、爲知其已惡之難
知、而恃善之爲惡德也、義解以爲饗鬼魅者、祭皇神併及鬼魅、乎將矯其枉、四字是隨神用功所

在而神之本體、不外乎此。蓋本體在用功之中。雖神聖不得忽之也。枉與禍同訓麻賀。故枉津或作禍津。可見世間禍殃。皆由枉邪。致之枉邪。即災禍也。枉者自外來。非我之固有。我之固有即產靈本體。太虛而生生。即高天原神明所在。至誠無二中正自然。苟能體之。隨神之道。則其處事接物。無不得其當。若有一毫枉邪。則致本體傾側動搖不安。甚至百怪橫行。天地易位。是人之大祟也。可不察哉。潜者沒頭於水中也。所以滅絕妄念。皈乎太虛。是之謂高天原鎮坐。即求與三神合一之謂也。是與儒家致齋、道家數息、佛家禪定相近。而其功尤為着實。中瀨不疾不弱。尤適體行。不唯為治心之要。兼有衛生之益也。兼邦百首。橘乃小戶乃身禊乎。始留旦今毛。清留吾身那理介理。身兼內外而言。新後撰集。墨江乃朝滿潮爾身禊志旦。戀忘草摘旦皈羅卒。蓋亦息妄之說也。以枉津日神。為皇大神荒魂。據倭姬世紀。殆如無謂者。然是或有所受也。天地之大而猶有陰陽錯行之失。則天地之大祟也。神之有枉津日。安得非大神盛德之累乎。不敢拒絕之而自為己

之荒魂。是大神之意。所以要惡神皈啓大切。莫非盛德之質也。抑八十枉津日。為構造諸般罪惡之稱。大枉津日。為積成一大罪惡之稱。而神直日大直日。正與二神相反。即為祓禍所在之神。蓋一由汚垢而生。故常釀非理之事。而一因清淨而生。故清淨愈進。愈復神明之本也。然枉津日根於諸尊惡穢之靈。故無汚行者未嘗無反賜福之由。直日根於諸尊欲清之靈。故苟恃其清則未嘗無反降禍之由。菅原道真歌曰。心陀爾誠能道爾合比那波。祈受登旦毛神也守良牟。理則然矣。然恃之則不可。菅公致禍。殆有所恃也。藤原為守曰。皆人能祈留心毛理爾背加努道遊神也宇久夏牟。又曰。治禮留御世爾曾伊登登知良禮計留神波正志幾道守留倍登。宗良親王曰。理道糾能神爾禰凝迦計旦猶佐理登毛登世遊賴牟加奈。蓋尤覺有合。蓄大凡人之禍福。其實在我。感召非自外來。襲者是人之所以與神合一。無間苟皈心乎三神。身在高天原。則不知禍亦不知福。常常能保其快樂。是之謂現人神也。綿津見神有子孫。蓋二尊前日所生。非此時始化生。

因其浴于水、致有此訛耳、否則諸尊住其地之久、與他神婚以生之也、度會延經考證載長寬勘文引天地本紀曰、伊謝那支命娶惠乃女命生大夜乃女命、次足夜乃女命、次若夜女命、天地本紀其佚既久、其書之眞僞、亦未可知、然以理考之、諸尊生子、必當娶佗神也、日向筑前並有橘小門及檍原地名、蓋諸尊在此兩地祓除故也、古事記及書紀一説以日月神及素尊爲生于此時、亦由貞日神等説遂致此訛也、

初伊奘諾伊奘冉二尊生諸神、喜得日月及素盞嗚三神、而素盞嗚尊獨不奉命、比鬚將八握至胸、哭泣恚恨不已、使青山枯槁河海乾涸、勇悍安忍、夭折蒼生、是以惡神之聲如五月蠅、万物之妖悉起、伊奘諾尊問曰、汝何不治所寄之國而恒哭泣乎、對曰、欲從母於根之堅洲國也、伊奘諾尊大怒曰、若然者、不可住此國、當隨意遠適根國、乃逐之、素盞嗚尊啓曰、請抵高天原、與姉相見、然後永往、許之、國八握猶言彌束、吉其長也、恨訓宇良美、裏忌也、或曰、裏見見後而不見前之謂也、所寄之國

謂青海原堅洲者、片隅之義也、訓隅曰須、如天日隅宮是也、天之御巢、亦與日隅通、此謂絶遠之國、非指出雲也、父訓知知、母訓波波、古言也、或訓父曰加曾、母曰伊呂、父數也、數世以父也、母色也、形色受之母也、

根國一曰底國、即常世國、謂海外諸國、如新羅高麗及渉土諸國皆是也、以其地懸絶、人難往來、故謂之遠適、及後與豫母津國同爲黄泉之稱、自遠適之義而言、非本義也、蓋由尊經營國土之志甚鋭、苐與諸尊生八洲、遂行九逵、知渉土諸國芒芒土曠、人稀居常、欲往而經營之、中道神避、不果其志、素尊體悉之深、以爲遺憾、欲驅國中蒼生、悉移其地、大致人心不安、是諸尊所以發怒、然強抑制之、適足以貽害、故激而逐之、乃所以教之也、漢人古説東海有君子大人之國、扶桑暘谷之域、猶我説根國、而扶桑之名最著、其實皆指皇國而言、蓋始于素尊西征也、山海經稱羽盆所記其中多奇怪之説、而亦有不可易者、兩漢六朝諸儒皆不之疑也、其海外東經有青鬣邱在

東海南山夾邱在堯舜東大人國在其北爲人大坐而削船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
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䖝䖝在其北靑邱國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黑齒
國在其北爲人黑齒食稻啖蛇下有湯谷十日所浴湯谷上有扶桑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
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雨師妾在其北其爲人黑玄股之國在其北其爲人衣魚食鷗毛民之國
在其北爲人身生毛勞民之國在其北其爲人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堯葬狄山帝嚳葬
猶漢氏諸遠郡國有天子廟也君子國與大人國合爲一國大荒東經東海外有山名曰大言日
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說文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後漢
書東方曰夷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黃帝本行記鳳凰出於東方君子之國
淮南子東方有君子國是也坐而削船刳木爲舟也使二大虎使馴服以獸也畢沅謂是經南
山西山北山東山中山五篇皆係伯禹所紀而海外以下則本有附經所傳山川人物等圖周人

因此纂記古說如二大虎是也其說近是薰者草也一名蕙䖝䖝同虹字彙補䖝䖝海外神名有兩
首言其兄弟狀貌甚相類也靑邱因樹竹繁茂得名黑齒染之自異也大荒東經曰有黑齒之國
帝俊生黑齒俊帝嚳名湯當作暘大木即扶桑日居上下枝即十子攀樹圖也大荒東經稱湯谷
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亦謂十子交登高樹而烏常在頭上飛鳴也雨師妾國
名蓋因女神司雨得此名也股髀也郭注謂髀以下蓋黑者黑色行縢也衣魚以魚皮爲服也
鷗同鷗毛民自多毛而言大荒北經曰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生修鞈修鞈殺綽人帝念之
潛爲之國是此毛民蓋謂禹之子孫爲毛民之長也勾芒木神也是少昊之子其名曰重與大昊
同位東方淮南子曰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國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靑土
樹木之野大皞勾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尙書大傳曰東方之極自碣石至日出榑桑之野大皞
勾芒司之是也曰烏曰龍皆自其陽氣用事而言由此觀之所謂大人君子之國扶桑暘谷之域

者其可知也扶桑或作搏桑搏與扶同或作榑木說文神木日所出也又謂之叒木叒而灼切音若或作若木呂氏春秋華之美者若木之華尸子大木之奇靈者爲若楚辭義和之未揚若華何光註義和日御也言日未揚出之時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四方以東爲本說文東動也从日在木中黄帝本行記註曰東字从日穿木以日出望之如穿扶桑之林木也鄭樵曰日在木中曰東在木上曰杲在木下曰杳木若木也日所升降是可以見矣東山經曰流沙三百里至無皐之山南望幼海東望榑桑白恐千誤然此經載里數大略不必拘也大荒東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有谷曰温源谷頵羝未詳柱謂起高也温源谷謂温泉也莊子曰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又曰搏扶搖而上者九万里扶搖即搏叒搏扶搖者以扶搖爲梯而搏之也或作扶榣爲是十洲記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万里東有碧海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万里上有太帝宮太眞東王父所治之處也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

根偶生更相依倚是名扶桑倭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玄虚椹如中國之桑味甚甘香美地生紫金丸玉如諸夏之瓦石眞僊靈官變化万端蓋無常形亦能有分形爲百身者太帝史記作泰帝正義索隱皆以爲大昊伏羲氏之稱言伏羲長隱于此也倭人食椹蓋蒸晒收儲以充餌食也尸子木食之人多爲仁者名爲若木是也平田篤胤以爲鬘郎蓋謂薩摩國海門嶽至大隅國佐多岬其間有櫻島所謂両山夾郎也青郎謂肥筑豊及四國木國等黒歯國謂豊後女島島有赤水明神祭比賣語曾神神體木像持竿染歯岩下有赤銹鐵漿水拍手則應響迸出云扶桑之扶是借字从木爲可扶桑即叒木也叒音與佐久良近即櫻之謂也淺人說叒木甚曖昧者以其地無櫻也其中最精者莫如十洲記而未嘗有一言及花焉唯楚辭呂氏春秋言之亦未能詳也文化中有一儒士遊對馬有記曰蹤日觀嶺土人相傳昔有巨櫻樹圍方六里溪谷常若夜晨曬夕曦唯櫻爲見故曰日觀事雖似誕亦奇蹟也可以見古者櫻之多大木也同根偶成蓋

瞻樹之多蘖株也上所謂杜三百里亦然傍人謂神其稽有光照諸神皆然不必山依樹然蘖
彼樗質與皮能解邪熱散鬱氣消飲食止淡喘治瘡瘍其功效甚多其爲仙家所餌亦不容疑也
皇國自古多大木其埋沒土中化爲石者紀伊豫諸國甚多爲山爲磯迤數十里木理現存或
有未全化者京都愛宕山成平檜柏之類和歌浦海底成平一株楠木玉津嶋成平大松樹伊勢
外宮天岩戸諸處及一見浦亦成平一株楠木如筑後三毛郡櫨木肥前佐嘉郡樟樹播磨明石
驛家楠木昔古人所目擊也今昔物語稱昔近江國栗田郡有大柞樹圍五百尋朝蔭丹波國夕
蔭伊勢國志賀栗田甲賀三郡之民皆爲木所掩不見日光熊民訴諸朝天皇遣掃守宿禰伐之
百姓始得耕作至今其地多化石神異經東方荒中有栗木高二十丈栗徑三尺其殼赤其肉黄
白味甘食之使人短氣而渇殆是也後世以大樹稱者文化九年紀伊國人伐大樗樹于熊野深
山三十里圍百二十抱高三百二十間枝向南北者十九抱伐截之口徑三十四間四尺八寸有

寄生杉樹七株高各七八間其他松杉槻柯柏栩楢天等叢生者甚多云現今熊野山更有大杉
明神其木三十尋餘陸奧亦有大杉大明神圍三十尋飛驒高山有銀杏木枝葉皆爲三叉其形
藪一里信濃國戸隱山深田之處雪深五丈餘有一大松樹隨地蟠屈三里自古無人知其齡
者是其地方所誇說者也平田氏牽合地理未謂必然至榑桑之說殆不可易已圖我土皆迤
櫻樹尤易滋殖櫻木多讓宇亦有數十株合爲一本者自水涯進山麓沿溪徑行翔殘暎雲漘
氷觀郁蔥間邦人生于其間呼吸精氣長生久視固爲宗仰常事而西人印之惺談不息知十洲
記所稱也然是甚在蔡齊西征之後蔡齊之西也從神頌衆于孫繁滋居相往來皆記其有稱祭
大木口碑相傳故其國人傳述如此也扶桑之花其名特著從道極杉楠桓諸木皆謂之扶桑即
大木之謂也壁見曰蔡齊曰湯放而宛陶則盛要之其非爲心之爲皆紀作父母二神勅素盞
鳥尊故其無道云云果如此則從母之說非也許之者察其思親之誠也

是後伊奘諾尊竣神功登天復命居日之少宮又在淡海多賀又在淡路島其伊奘冉尊者葬出雲伯耆之界比婆之山一陵在紀伊熊野之有馬村土俗祭此神花時則以花又用鼓吹幡旗歌舞云伊奘諾尊嘗欲昇天設梯立之一夜而登則旣作矣伊奘諾尊大怪焉丹波久志比之資是也古語久志比怪也出雲國神門郡有古志鄉伊奘冉尊時引日淵河造池古志國人來宿築堤故曰古志有狹結驛古志國人名佐與布者來居此故曰最邑國淡海本謂湖水遂轉爲國名也近江在艮方日之所初出也故曰日之少宮出雲作築宮在乾方日之所入也故曰日隅宮居少宮謂神避古人祭禮如遷宮祝曰天御蔭日御蔭比隱坐其神祠曰保許尾與日滅通亦日隱之義也比婆山在出雲國能義郡日波村或曰母理西南里餘接伯耆之處有一山可望北海山上平地有一陵高四五丈周圍石垣即冉尊陵云陵上生松樹幾株其間小竹密生牛馬不敢近其陵以食之人謂其竹爲杖蝮蛇見之不能動云一陵在熊野蓋遷葬也那智三卷書稱有馬村有田宮乃伊奘冉尊神避之

地其東有隱窟曰產立窟又曰花窟窟高二十六丈有石表高一丈三尺即葬冉尊之處也每歲祭春以繩作花及旛旗繞窟歌舞祭之蓋往古遺俗也其產田舍祭冉尊及軻遇突智神云伊奘冉神時謂其太古出雲多伊奘冉神說話爲其素尊住此冉尊葬此耳非冉尊召高志人役之也登天報命謂死猶漢人謂天子死曰登遐賓天也不曰神避而曰登天不曰葬于某地而曰住于天蓋其心精明純粹與天合一無間死猶生也天之少宮在東北日出之鄉万物之所以成始成終言其清明正大之氣直皈太元三神本體全在於我以爲万物生化之源也上曰居少宮故下曰又在其實少宮不外乎淡海淡路或曰皇都在日向則以淡路幽宮爲日之少宮在大和則以多賀社爲日之少宮理或然也昇天設梯謂其還幸之時架橋於河也冉尊之陵在於出雲伯耆之界而一陵在熊野者蓋冉尊嘗住熊野行惠于土人故後世追思而爲之陵也出雲多木國地名爲其諸神出于木國故擬以本國名示不敢忘本也非木國擬出雲也

圖志卷之三畢

祖志卷之三

神代志第五

岡波　岡本監輔　撰

天照大神御高天原時、素盞嗚尊將見大神、告別羽明玉命、來獻八尺瓊之勾璁。素盞嗚尊受之昇天。溟渤鼓盪、山嶽震動。天鈿賣命見之、來報大神。大神聞之、愕曰、吾弟之來、蓋欲奪人國也。結髮爲髻、縛裳爲袴、以八尺勾璁之五百箇統之珠、纏諸左右髻鬘及腕。背負千箭之靫、腹附五百箭之靫、臂著高鞆、振起弓彇、急握劍柄、蹈堅庭、陷股如雪、蹴散而待之。問曰、汝何爲來耶。素盞嗚尊對曰、吾無黑心。吾將永就根國。是以來參阿姊。胡起嚴顏。大神曰、若然者、何以明之。對曰、請與姊誓。誓當生子。吾所生者必男矣。大神曰、汝生男者、予知高天原乃陷。天安河相對而誓焉。太神先乞取素盞嗚尊十握劍、折爲三段、濯於天眞名井、齰然咀嚼而噴之、則有神化生。曰田心姬、次狹依姬、次湍津姬。凡三女矣。

既而素盞嗚尊乞取大神左髻所纏五百箇統之瓊、瓊響瑲瑲然、濯於天眞名井、齰然咀嚼而噴之、有神化生。果男也。素盞嗚尊颺言曰、正哉吾勝矣。因名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次咀嚼右髻之瓊而噴之、有神化生。曰天穗日命。次咀嚼御鬘之瓊而噴之、有神化生。曰天津彥根命。次咀嚼左手之瓊而噴之、有神化生。曰活津彥根命。次咀嚼右手之瓊而噴之、有神化生。曰熊野櫲樟日命。凡五男矣。於是太神察其無他、勅曰、五男本因吾物而生。悉是我兒。三女本因汝物而生。自是汝子。乃取五神而子養焉。降三女神于筑紫、敎之曰、汝三神宜降居道中、奉助皇孫而爲皇孫所祭也。三神天降居埼門山。時置靑𤥨玉於奧津島、紫𤥨玉於中津宮、八咫鏡於邊津宮、以爲神體之形而隱焉。因號其地曰胸形。在豐前國宇佐島。今在海北道中、曰道主貴。國溟渤鼓盪、山嶽震動、所以摸寫勇猛之狀。是與漢人所謂海不揚波知有聖人者反、體同義。爲髻、假男相也。男子合髮爲一、以結之、垂其餘于後。謂之髻。又有分爲二者。女子則結髮于頷、插櫛垂後云。崇峻天皇紀、古俗年少兒年十五六間、

束髪於額、十七八間、爲角子、今亦然、是即髻也、髻訓美都良、組蔓之義也、北史皇國傳、垂髪於兩耳上是也、戒菴筆記、倭國婦人髪長散在後、可以見矣、緫髪爲綸、謂髪之于前、如男子也、髪者向後長垂者也、八尺謂其尺之長、一作八坂、借其聲耳、勾璁一作曲玉、勾者曲也、謂綰玉綸之形、非一顆之形也、或曰、是彌眞明白赫玉之省語也、五百箇言其數之多、統總括也、以絲貫穿而総括也、纏玉亦表守備之嚴耳、攷盛箭室也、作靭誤矣、鞆以鹿皮縫之、在臂者之使弓弦觸此有聲也、高鞆亦取其鳴音之高、其訓登茂者、音物之省語也、或曰、稜巴紋、彌頭也、誓訓宇氣、此本爲固請證信之義、又轉爲祭立言、以決吉凶之義、是與卜以問神者無異、故又用願所等字也、隔天安河者遠之也、天安河在大和國、又在近江、日子根亦在近江、天眞名井、蓋亦美稱、指汲水之處而言、非別有其井、丹波國與佐之眞名井原、豊受大神御座之地、云眞名井、所以炊神饌也、出雲國意宇郡、亦有眞名井神社、伊勢外宮西南藤岡山眞名井、則二宮御饌所用也、濯于眞名井、取其誠之也、又有淳名井、謂

止水、有去來井、謂流水、汗然訓佐我彌、齧之省也、凡齧堅者、其口必噬也、田心、古事記作多紀理、與湍津並因湍水得名也、狹依是眞宜之省也、一作市杵島、市杵蓋伊都久志也、速日之日活用、夫流忍穗耳、爲大大耳之省語耳、美稱、皇孫訓須賣美麻、須賣統也、美麻是御眞子之省也、孫字古訓比古、其訓麻呂者、眞子之義、通子孫而言、其稱子之子曰麻呂者、始于奈良朝、非本義也、皇孫謂皇統、與天孫謂天日嗣之統同義、非孫之謂也、埼門山未詳、或曰、御許山、山上有盤石、常瀦清水湛然、過旱不涸、雨雪不汚云、雅訓努字義未詳、奥津島、田心姫所居、即今沖島、在中津宮西北四十八里、中津宮、市杵島姫所居、即大島、在神湊北三里、邊津宮、湍津姫所居、今曰田島、在中津宮三里之南、爲神體之形、言現身、不居此也、胸形猶言身形也、胸形即筑前國宗像郡、道主之道、謂海道也、素戔欲見太神于皇都、本於恩親之誠、即神明本體之所在也、故曰、吾無黑心、無黑心者、誠也、誠則丹心、黑訓幾多奈志、無片段也、謂人爲攙擾、丹訓阿加志、明白也、謂天眞自然、或曰、誠訓麻古

登猶言天載僞訓伊都破理言忌敬破也旨哉言也孔子曰誠者天之道也天之道即神也莫以可尙矣忌敬破則則自恣無度所以致自斃也可不察乎抑大神男粧以虞素尊横弱者出于不得已之勢卒四海八莫非同一兄弟猶大神之與素尊也而暴横如素尊者何限故雖一家必有嚴君以訓勅之使子弟無有鬩墻之禍况於國乎列聖親征寇賊宗室勞於行間莫非大神之意及至誠既已貫徹則彼此精神合一無間生生活潑流行是素尊之所以獻五男神盎伊奘諾大神詔素尊知天下其意在遏亂畧以安四海使天照大神御高天原亦不外乎鞏固經國之基故素尊獻五神者所以謝前日之過而奉諾尊之意大神宿昔苦心實爲此耳今慶素尊有此誠故先賜三女神副以寶玉而素尊果獻五神副以寶劍於是伊奘諾尊正統始定而天壤無窮之業成矣咀嚼且嗔云者喜其爲已有之意其實不外乎黜撿男女性德而傳者神之遂致有吾物汝物之説也一書作日神先食其十握九握八握三劍化生三神素尊含其瓊著于左右手足及

左右掌臂化生六神近是或曰人之於子猶左右手足故爲此譬喩其曰化生謂由之所生異于賤者也據三神置玉于宮莫非大神所賜豈與咀嚼者哉源若美謂素尊自以其子質大神大神亦給質子以脱危難也女神自爲他神之子史不足徴已其説大粗然亦未爲無所見矣

天忍穗耳尊先生天照國照日子火明命火明命娶天道日女命生兒曰天香山命天穏日命之兒武夷鳥命一名武三熊命其五世孫曰久志和都命天津彦根命之兒天目一箇命一名天之御影命其三世孫曰彦伊賀都命後世臣連宿禰國造伴造縣主稲置直首等出於其族者甚衆国火明命蓋天糠戸神香山命蓋石凝姥命云夷鳥與鄙照通因其有平邊之功得此名也三熊取諸地名目一箇蓋謂隻眼也御影未詳伊賀都命蓋意宮伊我都命見于姓氏錄臣訓意美爲大持省語謂統持其部也連訓牟良自群主之意謂在群中爲之主也是自他人尊稱之非對君之謂也臣連常住近京連比臣稍卑雄畧天皇紀還詔曰臣連伴造毎日朝參國司郡司隨時朝集還訓美夜都古

御奴也、夜都古猶言侍仕公室之子也、國造領國、大國曰國、小國曰郡、伴謂各部、部訓辨、爲牟禮省
語、伴造掌其部也、縣主如字、大縣曰縣、小縣曰邑、稻置或作稻寸、猶言稻君、管屯倉也、直訓阿多比
延、即直兄也、物價曰直、是代天皇治其地之謂也、首訓意毘登、即大人之意也、

久志和都彥命伊賀都命、蓋爲二神子孫之最盛者、案其年紀、率在神代之末、與天統準而不與
素盞嗚尊世紀合、蓋天孫西下之後、久幽鴻荒、而子孫不能記其名也、當時必有世襲其名如神
祖之於彥火火出見尊者、而其人不甚著、則雖欲不湮沒得乎、捬姓氏錄曰、某神幾世孫、而其間
曾無別神可充其數、則知唯記其爲幾世、而悉忘之也、

既而素盞嗚尊其行益無狀、初大神之田有三處、曰天安田、曰天平田、曰天邑幷田、皆爲沃土、雖遇
霖旱無所損傷、而素盞嗚尊之田、亦有三處、曰天樴田、曰天川依田、曰天口鋭田、皆爲磽地、雨則流
旱則焦、素盞嗚尊妬之、遂毀御田之畔、埴其溝渠、廢槽重種、又侵穀物已成、亘以絡繩、插籤、放天班

駒使伏田中、又當大嘗、放屎於新宮御席之下、大神不知徑坐其上、由是擧體不平、然且不慍曰、是
糞如者、醉而吐爾、毀畔埋溝者、是土之愛也、而素盞嗚尊狂態愈甚、方太神居齋服殿織神衣、捬天
班駒生剝之、穿殿甍而投入之、大神驚動、稚日女命墮機、以梭傷體而神退矣、稚日女大神女弟也、
大神赫怒謂素盞嗚尊曰、汝猶有黑心、吾不欲與汝相見、入天石窟閉戶幽居、高天原常暗、葦原中
國不辨晝夜、惡神之聲如五月蠅、万物之妖悉起、凡其庶事皆黜、火辨之囲插籤、謂立杭田中以傷
田人之足也、齋服殿謂織祭服之處、天班駒謂馬之飛騰異常者、斑駁文也、雲笈七籤軒轅本紀有
騰黃、其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翼出日本國、壽二千歲、黃帝得而乘之、遂周旋六合、所謂乘八翼
之龍、遊天下也、或曰、龍翼馬身、一名乘黃、一名飛黃、出日本國、六典曰、宋齊梁陳皆有車府乘黃之
官、今大僕寺有乘黃署、天班駒者、豈騰黃之謂歟、新嘗嚮新穀于神、亦自御食也、古俗新嘗通上下、
尤要潔淸、万葉集下總國歌曰、爾保登理能葛飾早稻遼爾倍嘗登毛曾乃悲志伎乎戶爾立米耶

毛爾倍濤謂刈早稻會隣里而嘗之歌意此時閉門不許外人來入但不使意中之郎立乎外也東
歌曰誰曾此屋能戸遊曾尓流爾布奈未爾我夫遠遣旦齋布此戸遊爾布奈未即新嘗言夫曾
新嘗吾獨齋居而誰敢來排戸乎此風蓋各國皆然也常陸風土記古老傳神祖尊巡行到駿河國
福慈岳日暮請宿福慈神以新嘗齋居辭登筑波岳請之筑波神曰今夜新嘗然敢奉尊旨設食敬
祇古風可想也古時新嘗與大嘗無異後世踐祚曰大嘗每年曰新嘗也天磐戸謂宮殿之堅固非
必巖窟也閉訓多都廼也蓋上古俗閉戸于外臨國持來塞之更挿別物使固也
據大神田旱潦云云之說則知先是自有日輪陰晴而高天原之非天空亦不容疑矣當時素尊
有田三處可以見住皇都之久也素尊橫暴至絕衣食之源而尙且不怒乃曰醉而吐爾士之愛
也含弘自處不言偕惡欲其掩飾悔悟好善之心長而惡惡之心短是爲誘入於善之要必至不
可恕乃入天石窟是所以自責其身蓋謂吾之不能化弟者吾之不德故不見弟之傲慢也其修

九

十

己之心益眞欲弟遷善之念益切素尊雖暴無所與抗而其心有耻安得不屈服乎此爲法于天
下後世者可謂至矣天磐戸本謂石窟蓋太古宮殿因大巖造之也
於是八百万神會於天安河上請高皇產靈尊子八意思兼神令畫策焉思兼神曰宜圖造日神之
像而奉招禱也乃聚常世長鳴鳥使互長鳴採天安河之河上之天堅石與天香山之鐵科石凝姥
命爲冶工全剝天眞名鹿之皮作天羽鞴以鑄日像之鏡始所鑄造二面狹少不合諸神之意是即
木國日前神也次造八咫鏡一曰眞經津鏡其狀美麗以充日像即伊勢大神也仍科天目一箇神
作雜刀斧及鐵鐸天日鷲神種木綿作白和幣長白羽神種麻作靑和幣天羽槌雄神織文布天御
梓神爲司天棚機姬神爲織女織神衣手置帆負彥狹知二神作天御量伐大峽小峽之材以造瑞
殿兼作御笠矛盾天楯明玉神作八尺勾璁之五百箇統之玉山雷神採天香山之五百箇眞坂樹
之八十玉籤野椎神採五百箇野篶之八十玉籤然後使天兒屋命卜之捕天香山之眞男鹿全拔

其肩取天香山之天波波迦燒肩骨而卜之卜合謀矣此鹿卜之始也國史安河之會皆在大和國
高市郡菅原之地云彼有高市神社相傳八百万神會合之地也一書作會於天高市八意思慮
兼八八與彌通日神之象謂其光明之心即鏡也非形容也招禱謝罪請出也常世長鳴鳥謂鷄常
世謂有夜無日即在此時指鷄曰常世者取其有功于常世自後而言也如常世思兼神亦然金山
即香山也一作香山史稱天香山本在天上天神二分而降之一在伊豫一在大和阿波風土記天
降之山其大者曰天山在阿波國天之諄詞山是也石凝爲鑄重之義姥訓登賣利所見之義因鏡
光得名香山稱亦因其採鐵于此此神子孫稱斗米名者甚多斗米不必女稱如名草斗畔可以見
矣羽鞴韋囊所以吹火以其扇風似鳥翼故曰羽鞴也日像之鏡一書及舊事紀作日矛矛恐象誤
咫訓阿多謂手也一手廣四寸合兩手則爲八寸謂之八咫也眞經津眞太也全剝謂扱去其骨使
中空爐也眞名鹿謂鹿眞名美稱也目一箇神一名天津麻羅命古事記有鍛人天津麻羅曰鍛名

葢取用其用鷲羽作矢也白羽謂衣服古言然也棚機猶言手之機也木綿以栲皮造之打揉如綿
也栲山栲色小白穗栲栲漆相似如一豐後柚富郡多栲樹云葢古者合穀與杜仲與栲同謂之木
綿也古語拾遺作天日鷲神以津咋見神種殖穀木註云是時穀木與麻一夜繁茂津咋見盖日鷲
神之族今阿波國美馬郡北莊村有此神之祠云以字可見日鷲神之司青白諸幣也和幣訓尼枳
底底爲多閇省語即妙也文布訓斯杼理即筋織之轉布有青筋之文也古者專用諸帶謂之常陸
帶常陸風土記稱久慈郡有靜織里上古之人未知綾此村始織之因名是所謂荒衣也又謂之㲲
妙衣神衣和衣也以赤糸織之其糸曰赤引然古者荒和通木綿與麻而言不必分也伊勢神宮有
神衣祭所以供神衣也其有兩機殿始于垂仁天皇云神名秘書曰人面等遠祖天八千千姬殖桑
于天香山養蚕取糸以織御衣及大神垂跡之時奉兩機具天降其後以女子号織子男子号人面
以四九兩月十四日進之人面訓比登母葢一面之義言每神限一面織之不猥織也手置謂布手

度物帆負未詳狹知爲度知之省大量謂天神所定之尺度蓋以身長爲度而斗斛亦出于此云歟謂兩山之間其地必出良材也殿訓美阿良加即御在所也橋借字奇也五百箇眞賢木猶言五百枝眞賢木謂一本衆枝也仲哀天皇紀有五百枝賢木似是箇訓豆爲數物之語助玉籤謂刺立於地以祭神者籤或作串此謂著玉木竹對根掘賢木大者而言故曰串八十言其多也篶小竹色黑者也兒屋蓋招祖泥之義也平田篤胤曰是爲心彌之義即彌心之倒也彌心即八意蓋與八意思兼神本爲一神也心訓古凝也下呂是助辭未知是非波波迦朱櫻也生於山野其皮色如朱故有此名或曰樺樹也鹿卜出于太古其卜法七日齋戒詣卜庭請降神詞自矢曰吉則兆當如此凶則如彼矣判斷不容一毫私意所以爲貴也魏志皇國傳其俗舉事輒灼骨而卜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圻占兆蓋謂鹿卜也

天安河古語拾遺作天八湍河原未詳其所在蓋由諸神遷徙頻煩不住一處然以余見之其必

在南海諸國也按阿波國忌部郷一宇山有天石門自往古相傳爲大照大神幽居之處其東北吉良里有伊勢神明其傍嘗有日鷲神社與八百萬神之社而山下有木綿葉川其東宮內里亦有神明山或恐八湍河指木綿葉川而言也八湍猶言箭灘謂其流急如箭木綿葉川有十釜瀧瀧等處奔流激石殷殷如雷奇巖甲于天下眞不愧八湍之稱矣木綿葉川向北而流數里入吉野川又東流十餘里注海在磤馭慮島西南五六里吉與安音相近太古時呼吉野川曰安河亦未可知也古老說太古麻殖郡迤東諸處皆爲海瀕久後土沙淤塞遂成村里理或然也太古時沃壤近磤馭慮島者推吉野川近傍爲第一而一宇山在四國之中央經營四國甚便則二尊及大神屢幸于此亦不容疑焉其名國神曰大宜津姬蓋亦因其掌二尊食膳也一宇諸山多五金自古傳之當是天之辭詞山紀記以爲採天香山之金者以其爲同一天神所住故訛傳也而至今莫人能探知金鑛者豈非神明深秘之乎日前宮在木國者蓋天香山命傳之也神武天皇紀

有高倉下、實出于天香山命、如名草戸畔、亦然、蓋天香山命奉勅自阿波往住也、後風土記稱大神勅阿波玉居伊勢國、因呼其地曰阿波、此皆八疑其出于後人杜撰、然亦有不可易者焉、阿波玉蓋大宜津姬之族在阿波者歟、毛賀里有絹織窟、恐是栲機姬所住也、諸山亦多賢木野榊與朱櫻、多眞男鹿、而其谷地多御所平宮平中宮宮原宮成宮內大內等名、附近村落如拜村拜原西林東林、皆因拜齋而得名、是恐非忌部諸神所獨當也、麻殖郡宮島村有八幡宮、實祭日鷲神云、其地瀕吉野川、每洪水漲溢、社地乃高起、未嘗有漂沒之患、村民清潔奉祀、不留一墳墓、每有死者、埋諸村端一洞穴中、死骸忽化爲烏有、那賀郡宮內村有八桙神社、祭天八千桙神、相傳爲大己貴神、其地昔屬神領、村民齋忌殊甚、村內不得築墓耕耘、不得用糞溺、亦不許斫竹木供葬具也、宮嶋神之爲日鷲神、未可信據、八千桙神、而曰天者、豈非以其住天府乎、淡路訓阿波遲者、始于二尊之時、因其往來阿波得名、可見阿波之爲天府、而諸神之有事于阿波、即所以昇天也、

阿波諸郡到處有大己貴、事代主、健御名方神社、而其祭后妃諸神、須勢理姬、湍津姬、沼河姬、下照姬、夏之賣等者甚多、豈非讓國之後徙住于此、以效誠歟者乎、諸郡又多万幡姬、木花開耶姬、豐玉姬諸神之祠、殆必有以也、皇大神住何許、則未可知、已然忌部鄉一宇諸處神迹靈蹤甚多、峯巒重疊、溪澗縈廻、樹木深秀、水泉絕佳、或恐大神所住也、名西郡矢野神山祭天石門別八倉比賣、其傍亦有天石門、亦恐大神所住也、勝浦郡日峯、俯瞰東海、常世重浪所皈、四望豁然、形勢雄偉、其絕頂祭大日靈貴命、極多靈異云、其南金磯田野日開野三村、並有大神祠、闔村祀之、蓋爲奇跡、是亦安知非當日高天原之所在乎、而後世記忌部諸神事跡、而不及天祖者、蓋天祖住此未久、輙幸他處、曾無一定居住之地、且居至尊、不親民事、而日鷲神之子孫在此、常任親民之職也、然神明石室、余久疑之、未知其爲何神之宮與陵也、聞土人屢入室中、撫壓之、詭其爲最古之物、本居宣長嘗往而覩之、至戶外、脫屨拜伏、長跪遂不敢近、宣長到此、則余未能信己、或恐是

宣長門人好古者也鹿卜視火拆左右縱横文理一定是文字之源也世傳大卜占書有八字曰
〓〓〓〓〓〓〓〓人莫能解者淸人沈文啓釋曰六四七五五八三十未知當否然淸人往往
精通古篆則其非妄意解釋者也明矣恨其占法失傳也平田篤胤曰質疑于神尤爲難事而猶
有兆文可判吉凶况於人事乎安得不有必象相驗是知神代必有文字也神代口訣稱神代文
字象形也象形者如一齒丶二齒〻斗齒口玉齒○是也釋日本記擧善淵愛成說有言上宮記
古事記日本紀皆有假名本假名用和字起于神代假名本在今記紀未成之前又稱大藏省中
有肥人薩人之書亦神代文字也愛成者陽成天皇時人必有所受或親視其書也閔哲稱南倭
北虜皆有文字類鳥跡古篆意其初有達人製之邪蓋彼亦或目擊我之古文而爲此說也
於是天兒屋命掘天香山之五百箇眞坂樹上枝懸八坂瓊之五百箇統中枝懸八咫鏡下枝懸靑
和幣白和幣太玉命奉持之兒屋命宣太祝詞天手力雄命潜立磐戸之側天鈿賣命爲神樂長採

祖志卷之三

十七

十八

天香山之竹節間彫孔而吹之用木合擊以合樂聲天加奈止美命駢置天香弓六張長白羽命兩
手持菅茅而奏焉時有金色靈鵄集高幡之上旣而天鈿賣命以天香山之眞坂樹爲鬘日影爲襷手
持結束小竹葉且持茅纏鐸著之稍擧庭燎於天石窟之前伏汙氣登其上踊躍以爲神明憑談之
狀曰比登布多美用伊都牟由那那夜許許能多理毛毛知用呂都故出乳房垂裳緒于臍下巧作
俳優高天原鳴動八百万神共笑大神以爲奇又聞天兒屋命之稱辭乃勅曰頃者人雖多請未有
若此言之可嘉也少開窟戸而窺之勅曰自吾幽居以爲天原與葦原中國皆暗何由天鈿賣爲樂
八百万神皆咲邪天鈿賣對曰有至貴神勝于汝尊故歡喜遊樂如此也言未畢天太玉命出其鏡
奉示大神愈以爲奇稍自戸出臨手力雄命進排戸取御手曳出中臣神忌部神以尻久米繩廻懸
其後曰從此以內勿復還御以鏡入石窟觸戸小瑕大神旣出戸天原天下忽得照明八百万神相
見面皆明白乃伸手歌舞相與稱曰阿波禮阿那於茂志呂阿那多能志阿那佐夜憩飫憩大庭會

於是焉始乃遷太神於新宮、令大宮賣神侍於御前、豊磐間戸櫛磐間戸二神守衛殿門、因太玉爲
太手向之義、蓋白祝詞者兒屋命掌之、執幣帛者太玉命掌之也、大祝詞訓布豆能理等、共等告說
之言也、或作大諄辭、諄告曉之熟也、鈿賣謂其強悍、古語拾遺今俗強女謂之於須志、此緣也、節間
彫孔是笛之始也、用木合聲是笏拍子之始也、持管以奏是和琴管搔之始也、和琴一名曰管琴、爲
此也、加奈止美即金鵄、蓋天日鷲翔矢命也、天香弓之香與麛通、因射鹿得此名也、奏謂撫弓弦、上
代本紀曰天香弓與並叩弦是也、伏汙氣者紀作覆槽、借字耳、汙氣是空筩之省語、蓋其形如筩而
空中、登其上、舞蹈使有響也、今東鄙俗用盤盛水覆瓶筩于其上以扣之、其聲如鼓音、謂之宇介云、
鈿賣命懸談賣爲六言四句之諷語、此係平田氏據古語拾遺貞觀儀式等所補入、今從之、比登布
多美川言八宜見蓋也、蓋謂石窟之戸也、伊都牟由那那言稜威盛成也、蓋大神出窟戸有光輝、
吾事乃成之謂也、夜許許能多理言彌心足也、母母智孫呂都言股乳宜也、此頌大神之言、本非歟

名世人常誦之、遂定爲數名也、自一至十其下一語皆曰蒬商字之義也、百千曰百智千智、爲其雜
言百都千都也、十曰登袁是多理之轉且混也、自三十至九十皆曰曾是橫轉也、五百八百等百皆
訓保、亦毋母之省也、或曰此謂循環之理有諷意焉、一訓比登比日也、於物無雙登語助、二訓布多
隔也、言一氣判爲二也、三訓美身也、一身生於二親而爲三也、四訓用因也、物有左右斯有前後、有
長短斯有廣狹也、五訓伊都忌敬也、居四方之中無所偏倚也、六訓牟三之轉睦也、身與身合之謂
也、七訓那那中也、上下四方而有中央也、八訓夜彌也、即四之轉、四方四隅之謂也、九訓許許凝也、
八方與中央是數之極也、故曰凝、如中心謂中凝亦此意、十訓登袁與止尾同、而尾與陽同訓、有終
而復始之義、其曰百曰千曰万者皆倍加之數、已未知當否、巧爲俳優兼聲容而說而其歌舞有節
可見也、如律呂本出于自然、然非人巧爲之則亦無可見也、稱辭之稱與湛水之湛同訓列舉神之
功德使神滿足之意也、人雖多請四字可以見請太神出御之多、亦可以見神之非與人異者也、至

實神謂八咫鏡也尻久米繩書紀作端出之繩謂藁端不斷也尻謂藁本久米爲籠之義阿波禮見
物感嘆之聲通悲喜而言阿那切迫辭也於茂志呂面明白也多能志即手伸謂樂也佐夜憇分明
也憇飫蓋汗氣也大直會慶大神出御國中復舊大饗大神亦自祝也直訓奈保良比即奈保理之
展也大宮賣即天鈿賣命侍於御前候命也是後世內侍之始也豐磐間戸櫛磐間戸即太玉命之
子平田氏曰天石戸別命之異稱也一名阿居太都命一名天背男命
大神怒入石窟者非遺世之意即使世知一日不可無君也凡河內弓恒歌曰世遠舍旦山爾入
留人山爾旦毛猶憂岐時波伊都知行良牟源定信曰假能世登此世遠言波波君親能惠波何
如爾入爾答遍牟是自私而無術者也人之氣力薄弱者淡薄自甘遺外家國動致滅身賊民大
神經營四方未嘗斯須忘二尊造國之志豈爲此輩哉聖德體乎至明猶天之有日溫仁育民猶
日生万物故天下尊之親之直指爲日而今過素尊侵擾大神以爲是吾之不德也幽居思過而

天下無所受命不知所爲與居晝夜無異故命之曰常闇及其復位也民仰覩之道路相慶有類
陰雨新霽日輪高照是比喩之言也然反有其實非如彼故人加足于帝腹因現客星犯帝座之
象有君人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三次也當其幽居羣神在位者安得一日安居乎故相與出力
從事大祭其儀甚嚴先輩謂此祭天神以慰大神之心蓋大神本欲祭祖考爲素尊所擾中廢故
今本其意以行之如祭保食神亦在其中可謂知言矣當時諸神各有擅長于工藝于器械于言
辞各執其所長合議以奉一君汲汲唯恐不及有類一家子弟會于一堂上以議家政推思兼神
爲會長以仰其籌略而各就其位亦莫非衆議推選未嘗有植黨爭權之風未嘗害一體親睦之
化如栲幡千千姬天鈿賣皆以女神敢參大議奏偉勳實由大神教養有素毫釐之利錙銖之害
上下男女皆同之也可以見當時上下之分未甚嚴政府之權亦未甚重也否則大臣在朝總攬
百揆雖一旦空天位安得衆神齊會如此乎我邦自古上下相保至誠懇篤絕無海外人上下成

市、烏合立約之風、是其所以有會議之擧、吾未聞海外万國有此事者、彼唐虞君臣都兪吁咈于
一堂之上、自爲千載美談、未免有推奬大過、自衒其功之風、周官徒隙詢于万民之儀、不足道也、
況於漢唐諸國乎、鹿卜自矢、廣厚稱辭、和琴歌舞奏樂、可以卜當時之人心、祭祀首用鏡者、象其
人心無私、如鏡之虛明、愛善愛美之心、一出自然、非思議所及也、青白和幣、亦在表心之清淨、蓋
人心本體、不容一塵、以制万惡、而妙用活潑、便是三神之靈、存乎人我之間者也、事神者其可忽
哉、眞坂樹、蘰、日影、襷、尻久米繩等、皆主潔淸素樸、不使物勝於誠、漢人所謂淸廟茅屋、大路越席
者也、北史稱俗無盤俎、藉以槲葉、食用手餔之、性質直有雅風、槲葉、葢三綱葉之類、所以潔淸事
神、雖衆庶無不然也、至于食用手、則視筑紫邊土之民、偶有此事、而言也、素戔嗚訪保食神乞食、見
其盛食百机、以爲穢而斬之、抵簸川上、見箸流至、沿水而行、是果如何世界也、況於數千載之後
乎、唐人迂濶、如此可笑也哉、或曰、此會實係高皇産靈主張、産靈下必脫詔命等字也、是虞君櫂

下墜、而爲此膽說、耳曠古盛典、淪于人心赫赫者、前日事、安得移之殊、不思若然者、大非大神幽
居之意、亦非八百万神至誠報國之心也、
其八意思兼神者、高皇産靈神之子也、其子曰天表春、次子曰天下春、天日鷲命者、天手力男神之
子也、長白羽、天羽槌雄二神者、天日鷲命之子也、天御梓神者、亦手力雄命之子也、手置帆負、彥狹
知二神者、産巢日神之子也、天櫛明玉命者、高皇産靈神之女栲幡千千比賣命之弟也、天兒屋根
命者、津速産靈神之子、武乳速命之子、天相命之子、與台産靈神娶玉主命之女許登能麻遲比賣
命所生也、天太玉命者、高皇産靈神之子、天底立命之子也、其后曰天比理刀咩命、子曰天神立命、
曰天櫛耳命、凡齋部供作諸氏、皆太玉命所率也、手力男神者、産巢日神之子、天底立命之子也、天
鈿女命者、天太玉命之子也、囮與台訓、巳己等、即心利也、万葉訓心神爲許許呂、度是也、許爲凝聚
意、是言靈之神也、王主命、蓋手力雄命也、供作諸氏、如鏡作、服部、倭文、麻績諸氏、皆供大幣也

平田篤胤考證諸書以爲思兼神即天兒屋根命是也天日鷲神一稱天日鷲翔矢命長白羽神一稱天物知命一稱八坂彥命天羽槌雄命一稱健葉槌命一稱天羽雷命一稱綺日安命天御梓神一稱天鈴杵命手置帆負神一稱天御食持神一稱多久豆玉命櫛明玉命一稱天豐玉命一稱天明玉命一稱天羽明玉命一稱玉祖命律速產靈神一稱神速魂命天相命一稱市千魂命輿台產靈一稱己己登魂命一稱天之辭代命一稱天石門別安國玉主命兒屋根命一稱太詔戶命一稱櫛眞智命一稱櫛眞命一稱太麻等能智命一稱太祥等能豆神一稱國之辭代命太玉命一稱天櫛玉命一稱天神玉命天神立命一稱天押立命一稱健角身命手力雄神一稱天石戶別命一稱伊佐布魂命一稱明日名門命天鈿賣命一稱宮比神一稱天之波波伎神即大宮賣棚機姬栲衾幡千千姬同一神也按平田氏考證甚精確據姓氏錄等所記蓋有如此者焉顧凡神之多異稱者由其功德大盛然亦安知其無合祖孫爲一神者哉謂孫爲子古多其例

如櫛玉神玉恐是太玉之子櫛玉櫛玉之子神玉也神立押立健角身亦恐祖孫相續者也

神代志第六

於是八百万神相議敍罪素戔鳴尊科以千位置戶使斬鬚髮拔手足爪以贖爲白和幣淸爲靑和幣以贖之始有手端吉棄物足端凶棄物天兒屋命宣大諄辭解除其罪觸天小臂祓之祓畢八百万神讓素戔鳴尊曰汝所爲無狀不可留高天原亦不可居葦原中國宜速適根國也乃逐之時素戔鳴尊見大神白曰衆神處我以根國不見阿姊不忍離也今者奉覲既訖當隨衆神之意永皈根國請阿姊平安照臨天國吾所生之兒皆奉阿姊乃還降焉圖祓有二義一則解罪一則除穢而其義相因也徵祓具亦有二義一則科可祓之物以供其用如以唾洟爲幣亦是也用馬者蓋取其要神之聽容祓除如馬大刀取其斷罪其餘準之一則投棄隨身諸物併祓除所用諸物悉棄之也千位與千座同千置其數之極多座置安置祓具之處是以楉捶之其楉謂之金木後世有四座置八

座置、謂其位所置之物蓋連結小木造之是自爲一物非安置祓具者也、或曰各用一束稻曰四八者、神道所尙也、置戸謂祓具古事記有詛戸亦與此同吉棄物凶棄物者蓋解除有吉凶兩種吉解主禱吉事凶解主除凶事吉解貴故用手爪凶解賤故用足爪也然二祓者古無傳其儀者是與置戸其義未詳洟鼻液也、以唾洟爲幣者旣傾財貨而猶不足故以身躰所有繼之也

素尊見逐、可以見刑之出于不得已雖貴近不得宥恕也我國開闢以來天統相傳未有禪讓放伐之事實本于大神詔勅然科素尊祓具拔手足爪不要大神勅是諸神之所以自主亦莫非大神之意也、一書作以神逐之理逐之古事記亦此意言其非私意也或曰神代刑法有三嚴蛭兒于葦船而流之與逐素尊于根國是爲流刑一也火酢芹命爲狗人是爲徒刑二也科素尊出千座置戸是爲贖刑三也如諸尊斬火神之骸冉尊殺國人之言皆出于一時忿怒不足以言刑也、且神代所謂刑者非有約束條目蓋上古人民皆聽上所言而行故法訓能理宜之謂也上之

所宜下奉而行謂之法刑出於法之餘不得已故神代少刑也神代未有斬絞況於族磔夷滅之刑乎其言不可易已抑流徒贖三刑出于天祖天孫之制諸神斟酌折衷以適人之性情無不周到是豈三代以下諸國屑屑徒事刑法者之所能及哉是不可不知也、

素戔鳴尊旣爲八百万神所逐時會霖雨結靑草爲簑笠乞宿諸神諸神皆曰汝以惡行見逐如何乞宿于我雖甚風雨不得留休辛苦以降後人惡着簑笠負束草以入他人屋內犯此必督解除是其遺法也、遂乞食保食神保食神出飯其口又出鰭廣物狹物及毛麤物柔物備百机饗之素戔鳴尊窃覩之以爲穢拔劍一擊殺之後大神遣天熊之大人往見之保食神頭上生粟眉上生蠶與桑目生稗腹以下生稻麥及大小豆頂則化爲牛馬矣天熊之大人悉取而獻之大神喜曰此是顯見蒼生之可食而生活者也乃以粟稗麥豆爲陸田種子稻爲水田種子又定天邑君植稻于天狹田長田及秋垂穎八握莫莫然又植桑于天香山養蠶口裏含繭抽絲始有養蠶之業後大神勅天之

阿波玉居伊勢國五穀長遂繁茂因呼其地曰阿波今曰阿杰後屬伊賀国辛苦訓多志奈武是爲手足悩之義過硬難事大勞手足之謂也狹田爲眞沼田之義長田之長猶長秋之長也皆爲稱辞

阿波玉説見後風土記似可信伴信友曰仲哀天皇記吾田節之淡郡所居可以合考矣

素尊見逐艱苦所以化横暴飯褻穢後來大國主之經營國土亦以辛苦致之由素尊遺訓也艱難辛苦之事其可不備嘗哉保食神身生動植物亦出于訛傳益其神精通物産居常收集諸物可餌食者如五穀栽其所珍重常在懐中若袖中自隨及見殺狼藉身邊也素尊怒出飯其口豈窺其先嘗以爲無禮乎化爲牛馬則逐甚之也藤原由道歌曰五種能穀物迺姿保食能神曾那志計留万代能爲米是可謂知保食神者矣蓋其言爲万代者知其非偶然也而謂之其知其非偶然之實則亦未能信也定天邑君分狹長田種稻及諸物者使達植物之性者相土宜以種之督諸民以試驗之也口裏含繭抽絲者其業頗難於農且屬婦女之事故躬親試之以教飼養繰

紝之法也衣食者爲斯民急務之第一故大神爲之一一點檢相土宜審氣候驅盗賊時培養務盡其性以開利源垂慶万世是大神一時之行而兼神農后稷西陵氏也其爲宏猷果何如哉我邦自古訓公民曰於保美多迦良猶言大御寶多加良田力也是可謂深達大神之旨者矣而不知其所由來則可乎祈年祭大神者固爲此也保食神一段按書紀作天照大神在天上聞葦原中國有保食神勅月夜見尊就候月讀尊受勅云云恐非也保食神住何許未詳攝津風土記以宇可乃賣命居稻椋山爲厨膳之處又稱居稻倉山盛飯因以爲名山城名勝志月讀尊到保食神許有一湯津杜樹尊倚樹立其樹所在今号桂里按丹波風土記往昔豐宇氣大神天降在伊去奈子嶽天道日女命等請五穀及桑蚕等種掘其名井于嶽灌水以植焉及秋垂穎莫莫大神大歡喜曰妍哉田庭因呼其地曰田庭丹波即田庭也丹波有十二月栗神無祠稱木曰神古老曰稚產靈神所植毎歲十二月朔日生花二十日結實正月元日取其實奉大神至今不差據此

則似住丹波者伊勢外宮祭此神始于雄畧帝時自丹波遷之也丹後風土記比治山頂有井曰眞井嘗有天女八人降浴時有老夫婦曰和奈佐至井竊藏一女衣其七人皆飛昇天一女隠身水中懷慙老夫謂之曰吾無兒請以汝爲兒天女曰何敢不從請賜衣裳即與之因相與住十餘歲天女善釀酒飲一杯除万病其家大富後老夫婦謂天女曰汝非吾兒宜速去天女聞之慟哭老夫益怒天女流涙出門謂郷人曰久沈人間不得還天吾將奈之何嗟歎仰天歌曰阿麻野波良布理佐兼美禮婆加須美多智伊幣治麻土比天由久幣志良受毋遂去至丹波里擄槻樹而哭因呼其地曰哭木村至竹野郡船木村謂人曰我心奈具志久矣乃留其地是所謂奈具社即豐宇賀能賣也或曰是蓋保食神分身掌酒醴者也未能信巳比治山即伊去奈子嶽云奈具志猶和平也

於是素戔嗚尊師其子五十猛神巡覽天涯地角降抵新羅國曾戸茂梨之地颺言曰吾不欲居此

也用埴土造舟乘之而東到出雲國安來之埃川上曰吾心安平矣因号其地曰安來乃又言曰韓島則有金銀吾兒所御之國而不有浮寶未可也拔鬚髮而散之則化爲杉胸毛爲檜臀毛爲柀眉毛爲櫲樟已而定其用曰杉櫲樟可以爲浮寶檜可以爲瑞宮柀可以爲顯見蒼生奧津棄戸將臥之具而八十木種可餌食者皆播殖之初五十猛神天降韓地時多持木種然未之植也盡持歸及是始植筑紫遂徧大八洲盡爲青山故稱此神曰有功之神即木國大神也其妹大屋津姫枛津姫與五十猛神分種木種因亦奉遷於木國五十猛神一稱大屋彥神一稱伊太祁曾神客居石見國邇摩郡其地曰五十多伎一稱韓神曾富理神国巡視天涯地角者在察外蕃之狀蓋體諸尊之意爲皇孫慮也祝詞作天能壁立極蓋此時既行赤縣諸國也新羅二字蓋係後人追書當素尊時未有此名也或曰茂梨者神社之謂也高麗曲有蘇志摩利一曰廻庭樂蓋擬素尊故事作之也其道音戯在仁智要錄按其舞圖着簑笠以屈折蓋摸素尊流離辛苦之態也用埴土造舟蓋以藥土塗舟也

按出雲大社記社西鶴山之麓有天盤船素尊用埴所造之船化爲石者云安來郷名在意宇郡者紀一書作安藝國可愛之川上誤矣埃與可愛同訓埃川即伯耆大川經安來郷入海者也韓國二字亦係追書韓訓加羅創于垂仁天皇朝大加羅來朝其實總海外諸國而言也古事記作辛國取其航海艱難云金訓久我禰又訓許賀禰黄金也黄曰許猶木陰曰許加宜荷前曰能佐伎銀訓志路加禰白金也吾兒謂皇孫也浮寶謂船海表有金銀而欲得之非有大船往來不可故多植材木以備他日之用欲其交易有無以便彼此也奧津棄戸將臥之具謂棺槨奧津指遠郊地下而言棄戸猶言死者之室也將臥言上古皆用臥棺也據有功云云則五十之訓當是伊曾曾爲佐莪切謂其有功也紀伊本此神所住故曰木國自後世地名必用二字遂稱紀伊云杮謂四方木也伊大祁曾神居石見國出于石見風土記韓神因其往來蕃國得名曾富理未詳以韓神曾富理神爲五十猛神者據内侍所御神樂式大宗秘府畧記也是與園神同列而祭之曰園韓神園神守疫皆大物

主神也、

素尊於是既化爲大善神矣蓋其不能無遺憾于前日父母之訓所以鋭意飛飭以全功德也、丈部稻磨呂歌曰父母賀頭掻撫幸阿禮弖言志辞曾忘禮兼都留物部手力良曰我賀母能袖母智撫弖弖我賀故爾泣祁志心遊忘禮衣努加毋藤原爲氏曰多良知禰能在弖伊佐米志言能葉波亡幾後爾古曾思比知良留留此爲常人言雖素尊亦當然也素尊說韓島有金銀其志在於交易有無以謀彼此之便益其子孫及從神在彼地者衆故不能忘諸懷也我邦出銀始于文武天皇時對馬國司守忍海造大國貢上金始于天平中陸奧國貢上稱德天皇紀稱陸奧國馳驛貢小田郡所出黄金九百兩我國家黄金從此始出焉其時詔云此大倭國者天地開闢以來爾黄金波人國用理献言波有登毛斯地者無物止念部流仁聞看食國中能東方陸奥國守從五位上百濟王敬福伊部内少田郡仁黄金在奏弖献云云謂斯地無金銀者殆誤傳素尊之言

也、素尊未謂斯地無金銀、而必欲取之於外者、知貿易爲致富之要也、鬚髮爲杉、胸毛爲檜、言其良材在目前、得之極易、未曾勞尋究也、可以見厥新羅皈此土之甚、得其策亦可以見我多良材易滋殖、固爲工買之資、不可不勉也、此等説話、雖出訛言、頗有意思、天地間本無此理、而言之者使人聳聽而記臆也、植八十木種、可餌食者徧大八洲、偉哉木國大神之功也、益烈山澤、未聞有此事、四百餘州至今濯濯童山矣、比之大神、奚啻月鼈雲泥、按東國通鑑載朝鮮開國之説曰、東方初無君長、有神降檀木下、國人立爲君、是爲檀君、國号朝鮮、是唐堯戊辰歳也、初都平壤、後徙都白嶽、至商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達山爲神、檀君當是大祁部與岐通、即君之謂也、是爲五十猛神之一、名蕊其子在韓世襲其名者也、檀君不言世數世襲其名也、東國史畧又曰、檀君姓桓氏、名王儉、東方初無君長、有神人桓因之子桓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神檀樹下、謂之神市、在世理化、生子号曰檀君、唐戊辰即位、始稱朝鮮、都平壤、移都白嶽、娶非西岬河伯之女、生子曰扶

婁、丁巳禹南巡狩、會諸侯于塗山、遣扶婁朝焉、築城壇于海島中、以祭天、又命三子築城、葬于松壤、後嗣避箕子、來封移都於藏唐京、傳世凡一千五百年、桓是阿米、若加武之轉、阿米即天加武即神也、王儉當是和氣、和氣即別也、因則伊奘雄、則進雄、此謂諸冉二神、與素尊也、市在則素盞世理、則勢理是泥、素尊與須勢理姫爲一、傳者之失也、此曰一千五百年、而據通鑑檀君終于商武丁八年、則其即位在黄帝九年丁巳、在少昊金天氏元年、而曰丁巳禹南巡云云者、誤傳少昊會諸侯于渤海之事也、東國史畧又曰、聞新羅人自以少昊金天氏之故、姓金氏、蓋金天氏亦出于素尊之裔、與檀君本爲同族者也、

素戔嗚尊遂到簸川上鳥髮之地、見箸自河上流至、謂上有人家也、沿河而行、聞有哭聲、至則有翁嫗相向撫一少女、素戔嗚尊問曰、汝爲誰、何哭如此、翁曰、吾國神大山津見神之子名脚摩乳、妻名手摩乳、女名奇稲田姫、吾本有八女、頻年爲高志八岐大蛇所呑、今者大蛇將至、問其状何

如曰一身而八頭尾、眼如赤酸醬、背上生蘿及松杉、長亘八丘八谷之間、腹下赤血爛然、素戔嗚尊
曰汝能獻此女於我乎、對曰未記尊名、曰吾天照大神之弟也、翁曰謹奉命、素戔嗚尊乃自裝爲童
女、以湯津爪櫛挿其髮、告脚摩乳手摩乳、用諸菓釀八醞毒酒、且作周垣、垣作八門、門樓假皮、皮上
置一酒槽、以待少頃蛇至、果如所言、素戔嗚尊謂之曰、汝是可畏之神也、敢不饗乎、每槽盛酒、大蛇
垂頭竭飲之、遂醉而臥、素戔嗚尊乃拔十握劍、寸斬之、簸水盡赤、蛇體每段化爲雷、飛躍昇天、至中
尾鋒及少缺、擘而視之、有一劍、以爲是皆吞帶劍之人也、異之奏於天照大神、此劍曰叢雲、蓋大蛇
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名焉、後至日本武尊、改曰草薙、其斬蛇之劍曰蛇麁正、一名天羽羽斬、一名蛇
蠅斫、一名蛇韓鋤、囯簸川、即大原郡斐伊川島上山、今曰船通山、八頭八尾、言其多、不必拘也、源君
美以爲是土蜘蛛類事劫奪者也、古人因名託言自其、曰奇稻田姬、而遂有湯津爪櫛挿髻之說、自
其名八岐大蛇、而遂有一身八頭尾之說、未知是非、以櫛挿髻、是示稻田姬爲己妻者、與古者婚禮

爲新婦上髮挿櫛、主定之義也、万葉集橘寺乃長屋尓吾率宿志童女波奈理波髮上都良可許稱
未冠女曰放髮丱、伊勢談比來志振分髮毛、肩過奴君奈良須志豆誰可上階幾、蓋童女髮垂下至
目、謂之目指、至肩則斬末放之、曰童放、八歲以上則不復斬、以至十四五歲云、可以見矣、結構八架
架置一槽、使八首各入、不可轉動、以分其勢、是用兵之法也、可以見武勇之中自有知略存矣、據古
傳素尊常帶八握九握十握三劍云、此一段天書作挿湯津爪櫛子稻田姬髮、堀池落八醞酒數石、
上設壇、背姬至期、果有大蛇至、見其池有人影、飲酒沈醉而眠、是曰爲一說、八醞古事記作八鹽折、
醞釀酒也、鹽折訓志本袁理、謂絞復也、蓋一釀熟絞取汁、藥糟更用其酒爲汁、亦更釀之、如此八次、
乃成也、鹽與絞通、折猶復也、作八門、蓋一處列八門也、據此時釀酒則知少彦名以前既有酒醞也、
有一劍、古事記作有都牟刈之大刀、刈訓賀理、都牟賀理謂截物銳利之狀、劍訓都流岐、爲都牟賀
理之省語、稱其用也、大刀訓多知、統名也、小刀訓加多那、片刃也、上古刀皆兩刃、唯小刀有一刃者

云、呑帶劍之人、據天背鐃正、一作號玉蕋荒魂之義也、刈刈斬奈詳、蠅所蠅鋼即自斫之義、韓劍蓋

自其韓國所得而言也、

大蛇蓋有其物、非如漢人指殘賊曰封豕長蛇也、然其曰八頭尾生松柏者、特甚之耳、素尊斬大

蛇、威風凜然、其氣直貫斗牛、使千万世之下、讀其傳者、莫不扼腕慷慨、以激賞其餘勇、非如劉邦

斬赤帝子之冷淡也、八醞酒八假皮、可以徵當時之開化矣、按古今以酒滅身者甚衆、在我邦則

以大蛇爲談柄、大蛇非人、然亦爲可畏之神、而其亡滅如此、人宜監于此、致愼于酒也、隨者酒爲

百藥之長、忘憂合歡、其功如神、本非滅人之物、唯人爲之奴、不自知以致亡滅已、如夜行胃淺露

入洞穴、淡林遇疫癘流行、飲之微醺、使人勇壯、可以袪邪氣、防百害、其稗益于人也、亦大矣、應神

天皇嘗飲須須許理所獻之酒、歌曰、須須許理賀迦美志御酒仁我醉留兎許登奈具志惠具志

留我醉留兎乃出以杖打大坂之大石、石走而避、當時諺曰、堅石避醉人也、許登奈具志夜和酒

也、愛具志笑酒也、清輔朝臣袋冊子、有夜行誦文、歌曰、加多志波夜都加勢勢久理留久梅留酒

手惠比足惠比我醉留兎蓋本于應神帝故事、百怪怖去之意云、

於是素戔嗚尊、相造宮之地、到清曰、吾心須賀須賀斯、乃造室而居焉、其地曰須賀、初造宮也、有雲

自其地升騰、因作歌曰、夜久毛多都伊豆毛夜幣賀伎都麻碁微爾夜幣賀伎都久流曾能夜幣賀

岐袁、其作室住宿之處曰御室山、召脚摩乳手摩乳曰、汝任我宮主、賜名稻田宮主神、一稱稻田宮

主須賀之八耳神、以稻田姬爲妃、生子八島篠神、稻田姬將産、覓地至一處、曰久庶久庶志、其地曰

熊谷、大神又娶大山津見神之子神大市姬、生大年神宇迦之御魂神、後居熊成峯、遂適根國、大神

嘗簪佐世木葉而踊躍焉、其葉墮地、其處曰佐世、又至須佐鄕、曰、此國雖小亦國也、吾名不著木石、

因留魂、定大須佐小須佐田、即有正倉、又到朝酌鄕、曰、朝御餼勘養夕御餼勘養五贄組之處也、乃

定其地、使居住焉、國相造宮之地、爲婚禮也、上古婚禮、必新造宮也、書紀作行覓將婚之處、須賀在

意宇郡須賀須賀斯爲清淨爽快之義夜久毛多都彌組立也是爲出雲冠辭又曰夜都米佐須彌詰刺也詰爲壓迫意刺猶起也伊豆毛爲伊傳久毛之省語夜幣賀伎彌重垣謂雲幾重非謂垣也下亦然都麻碁微爾爲夫妻隱也若曰甚昧是使夫婦隱也袁助辭猶言余任訓多禮登阿禮之省語也又有多理登阿理也稻田蓋須賀地舊名八耳蓋嚴都美美美稱也篠一作士努美士努知主也久廉志謂幽遂宜生子也大年神一稱大歲御祖命年訓登志即田寄之省語謂其田作穀以寄進天皇也所年祝詞有奥津御年謂稻也奥津晩成之義也熊成即意宇郡熊野山須賀宮所在邪須切爲奴是蓋隱野之義也遂適根國謂神避蓋由前有神逐之語故言此以結之簪訓加無左之髮插之義也佐世木謂鳥草樹似枌踊與舞異舞通悲喜踊止樂事不著木石言宜託田以垂後世也須佐即素戔也正倉訓富久羅即祠也是自祀其魂也非正稅之倉也歟發歟用音發用訓讀曰加牟加比加與氣同謂食牟加比向也而其訓牟久則自獻者而言訓牟加布者自受者而言五與

四十一

嚴通敎謂食物其訓爾倍者新嘗之轉也組猶言黨謂掌食者此言掌食者之住處也佐世在大原郡須佐在飯石郡朝酌在嶋根郡

素尊三十一字之詠蓋自賀也而有欲保守成之意焉所以自勵也是爲我邦千万世和歌之祖三十一字能言天地万物之理邦國古今之變飛潛動植之微君親男女之極莫不包羅由緒協夫爲之勇猛悍卒爲之和順其立言簡而其感人也深矣契沖曰三句爲上三陽數十七字亦陽數二句爲下二陰數十四字亦陰數上句長下句短蓋天地之道也小澤芦菴歌曰素戔鳴能神能御代與利阿良加禰能地爾傳弖且茂督言能葉藤原良經曰八雲起出雲八重墻今日庶傳毛昔能跡波隔弖佐利計利藤原光俊曰佐波加利能朝政志計計禮登世世爾樂弖努波敷島能道源和氏曰武士能古禮也限能遠理遠理毛忘良禮佐理志敷島能道皆能言此道者也顧後世男女言情動涉淫褻其害風敗俗莫甚焉後光明天皇辟推皇朝衰微之源以和歌爲第一

四十二

蓋由源氏物語等浮華淫靡之書、大行于世也、天皇深惡此等諸書、不敢近諸左右、云玄鑑深遠、卓越前古、凡修此道者、不可一日或忽之、若夫以言情爲主、而不問正邪者陋矣、非眞言情者也、孔子嘗評詩以思無邪、斷之、雖和歌亦然、安得有不問心之眞妄而專論辭之巧拙者哉、

祖志卷之三畢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71
SS号=14664071